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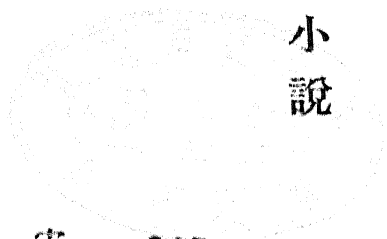
潔本  
水

許

宋雲彬  
敘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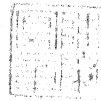
潔本小說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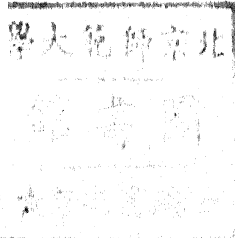


滸

宋雲彬敍訂



北师大图 B2395024



# 導言

一

水滸傳所敘述的，是北宋末年宋江等以梁山泊爲巢穴，打家劫舍，抗拒官軍的故事。

水滸故事爲南宋以來流行的傳說，宋江亦實有其人。宋史徽宗本紀載：

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州界。命知州張叔夜討平之。

同書侯蒙傳載：

宋江寇京東，侯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

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同書張叔夜傳載：

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撓其鋒。聲言將至（海州），張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逡趨海濱，劫巨

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覆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

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又舉元通鑑考異引北盟會編載童貫別傳云：

貫將劉廷慶、宋江等討方臘。

這些史料證明了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歷史的人物，而宋江等後受朝廷招安，并且跟童貫征討方臘，也實有

其事。

宋江等未受招安以前，橫行齊魏，至於官軍數萬，無敢抗者，聲勢盛大，可見一斑。在王綱解紐，人心思亂的時代，梁山泊好漢們的英雄行徑，是一般人所樂於稱道的。奇聞異說，輾轉傳布，在南宋時候已有許多文人根據那些傳說來寫水滸故事了。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載宋末遺民龔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的自序說：

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

高如李嵩輩所描寫的水滸故事，沒有流傳下來。今所傳大宋宣和遺事，中間有幾節水滸故事，也許就是當時傳寫的一種。

到了元朝，水滸故事愈加發展。元朝是戲曲盛行時代；我們參考元曲選涵虛子（元曲選卷首轉錄的）和錄鬼簿，當時寫水滸故事的劇本有十九種，現在只有五種還保存在臧晉叔的元曲選裏，其餘都失傳了。那被保存的五種是：

黑旋風雙獻功，——高文秀撰；

梁山泊黑旋風負荆，——康進之撰；

同樂院燕青博魚，——李文蔚撰；

都孔目風雨還牢末，——李致遠撰；

爭報恩三虎下山，——無名氏撰。

從這現存五種元曲裏可以看出水滸故事的演化之迹。如雙獻功裏的宋江說：

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坡來嘍囉，寨名水滸，泊號梁山，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

可見南宋時盛傳的宋江等三十六人，到了元朝漸變成了「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已加到了一百另八人了。而梁山泊已有了「方圓八百里」的地面，聲勢越傳越張大了。又如李逵負荊裏的宋江自白：

杏黃旗上七個字：替天行道救生民。

而劇中的王林也說：

你山上頭領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漢。

爭報恩的宋江自敘詞：

忠義堂高擲杏黃旗，上寫着「替天行道宋公明」。

可見到了元朝，梁山泊的強盜已被公認為「替天行道」的「忠義」的英雄，而梁山泊已變成「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義堂了。這一點可以看出當時民間的心理對於梁山泊英雄都表示同情，并且替後來編水滸傳的暗中定下了範圍。

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元曲中的水滸故事的中心部分，大致都相同，如雙獻功裏的宋江自白說：

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及時雨者是也。幼年曾爲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經過，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蓋，知某有難，領嘍囉下山，將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讓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晁蓋三打祝家莊身亡，衆兄弟拜某爲頭領。

燕青博魚裏的宋江自白也說：

因帶酒殺了閻婆惜，一脚踢翻燭臺，延燒了官房。

又說：

晁蓋三打祝家莊，中箭身亡。

爭報恩裏的宋江自白，也說：

只因誤殺閻婆惜，逃出鄆州城，佔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營。

所寫宋江上梁山的歷史大致相同。而梁山泊大小頭領的組織及性質，元曲所寫也無多大出入。因此，我們推想在元朝也許已有一部比較完整的水滸傳出現，編戲曲的就各取水滸傳的一部分做題材，所以全劇的本事和所描寫的人物的個性，雖不盡和水滸傳相同，但對於水滸傳的中心部分大致是相同的。

如上所述，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水滸故事，先有口頭的傳說，但在南宋之末，文士如高如李嵩輩已開始寫作短篇的水滸故事，到了元朝，更有人把許多短篇的水滸故事綴集起來，形成後來的大部水滸傳。

## 二

史略說：最先的水滸傳，今不可得。現存的水滸傳約成書於元末明初，而有各種不同的本子。近人魯迅中國小說

現存之水滸傳，則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前署「東原羅貫中編輯」，明崇禎末與三國演義合刻為英雄譜，單行本未見……文詞蹇拙，體制紛紜，中間詩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創初就，未加潤色者，雖非原本，蓋近之矣……又有一百十回之忠義水滸傳，亦英雄譜本，別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滸傳，文詞脫略，往往難讀，亦此類。

二曰一百回本忠義水滸傳……武定侯郭勛家所傳之本……今未見。別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贄序及批點，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題為「施耐菴撰，羅貫中纂修」……文辭乃大有增刪，幾乎改觀，除去惡詩，增益駢語，描寫亦愈入細微……

三曰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亦題「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首有楊定見序……全書自首至受招安，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文詞與百回本幾無別，特於字句稍有更定……詩詞又較多，則爲刊時增入……

四曰七十回本水滸傳……爲金人瑞字聖嘆所傳，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於宋江收天書之後，卽以盧俊義少全夥被縛於嵇叔夜終……其書與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無甚異，惟刊去駢語特多，百二十回本發凡有一舊本去詩詞之繁累，語頗似聖嘆真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刪去詩詞而語氣遂稍參差者，則所據殆仍是百回本耳……

水滸傳既有這許多不同的版本，而水滸傳究竟是什麼人編的，也有如下列各個不同的說素：

(一) 羅貫中編，郎瑛七修類稿。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

又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水滸傳羅貫著，貫字貫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以水滸傳敘宋江奸盜脫騙機械甚詳。

又也是園書日著錄。

舊本羅貫中水滸傳二十卷。

(二) 施耐菴編的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說。

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按卽指施耐菴）嘗入市肆，細閱故書，於敝楮中偶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

一通，備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

(三) 施耐菴撰，羅貫中編的，如李贄批點百回本水滸題。

施耐菴撰，羅貫中纂修。

(四)施耐菴撰，羅貫中續的。如金人瑞（聖嘆）在他批改七十回本的卷首，既一口咬定七十回爲施耐菴所作，七十回後則爲羅貫中所續，更在第七十回的評語裏說：

一部書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里羣龍，一齊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

上列諸說究竟那一說是不錯的，頗不易下論斷。近人鄭振鐸作水滸傳的演化一文，臚列衆說，加以考證，得到下面的結論：

水滸傳的作者，最早有高如李嵩二人，其作品絕不可得見。其後有施耐菴（在元代），其所寫著也已絕難得到。元末明初有羅貫中，依施氏之作重爲編次。羅氏這部書是許多今本水滸傳之所從出。羅書今雖未見，但根據種種理由，略可知其書的內容大概。又其一部或全部的原文，似存在各種簡本水滸傳中。

明嘉靖間，郭勳（？）將羅書重加烘潤改編，大異其本來面目，使之成爲一部極偉大的名著。於羅本事蹟之外，又加入征遼一節，共成百回。（按即魯迅所說一百回的別本）明萬曆間，余象斗又取羅氏原書刊行，同時並加入郭氏所增征遼一節，及他自己所增的征田虎、征王慶二節。（按余氏刊本題爲新刊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已殘缺不全。）

明天啓崇禎間，楊定見又取郭氏本刊行，而加余氏所增田王兩節故事，加以潤改，定爲一百二十回。這是最完備的一部水滸全書。（按即魯迅所說的百二十回忠義水滸傳）

此外崇禎時有熊飛刊行的一百十五回水滸，與三國合稱英雄譜。同時又有五湖老人三十卷本水滸。



出現清順治間有金人瑞批評七十回本出現，係割取郭氏本的前七十一回自爲一書，但其影響極大。在這許多作者或編者中，最重要的作者或編者是羅貫中、郭勳（？）余象斗、楊定見、羅是爲定今本水滸傳的第一個祖本的人，郭是使水滸成爲大名著的人，余是使水滸成爲第一全本的人，楊是編定最完備的水滸全本的人。

鄭氏的話都有根據，但對於施耐菴的生平事蹟，亦無法考出。最近鄭氏在賈仲名的續錄鬼簿中發見關於羅貫中的記載：

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辭，極爲清新。與余爲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公元一三六四）復會別後，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

鄭氏這一箇發見很重要，使我們知道今本水滸的祖本的寫定時約在十四世紀末年了。

### 三

梁山泊英雄故事，爲什麼在南宋很廣泛的流傳於民間？據魯迅的意見，以爲：

宋代外敵憑陵，國政廢弛，轉思草澤，蓋亦人情。

但爲什麼到了元朝，宋江等盜匪一變而爲「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英雄？據胡適的意見：

水滸的故事乃是四百年來老百姓與文人發揮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這故事發揮他們的宿怨，故把一座強盜山寨變成替天行道的機關。

究竟老百姓肚皮裏有些什麼宿怨要發洩，胡適並沒有明白告訴我們。但我們看水滸傳所寫梁山泊的仇敵，不外貪官污吏、豪紳地主，老百姓平日受貪官污吏的殘虐，豪紳地主的剝削，自然對梁山泊英雄表同情，而一肚皮宿怨就借水滸故事來發洩了。同時失意的文人，既不能取得富厚勢位，就不必擺出正人君子的架

子，索性替梁山泊英雄做起傳記來，把他們寫得有聲有色。水滸故事之所以數百年來在民間流傳弗衰，水滸傳之所以屢經文人增刪，終成爲我國最有名的英雄傳奇，其原因在此。

再就文學技術方面講，水滸傳的描寫個性之深刻，在我國過去的文學作品中可以說是鳳毛麟角。金聖嘆（人瑞）在水滸讀法中說：

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卽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爲他把一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

又說：

水滸傳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個人也只是一樣，便只寫得兩個人也只是一樣。

又在外書中說：

水滸所傳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

不但如此，水滸傳對這一百八人的排比及故事的穿插也非常精密。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說：

世但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輕纖毫不爽，而中間抑揚映帶，回護詠嘆之工，真有超出言語之外者。

其次，水滸傳的文句都是「大衆化」的。它不會把「直娘賊」「撮鳥」這一類口語改成文雅的辭句，更不會把「老婆」改稱「妻子」，「爺娘」寫作「父母」。如果「大衆文學」這箇名稱可以成立的話，則水滸傳便是大衆文學裏面的第一部好書。

#### 四

這部「潔本水滸傳」是根據金聖嘆批改的「七十回本」加以刪雜而成的。爲什麼取這一個本子？

們覺得水滸傳經過許多人的改編，愈改編愈進步。金聖嘆本來是有文學天才的人，他把水滸刪剩七十回，梁山泊大聚義後，就戛然而止，這是何等高妙的文學技術！梁山泊大聚義是梁山泊的全盛時代，以後宋江等受招安，全夥英雄一個個都遭殺害，不但作者的精神不像前七十回那麼貫注，就是故事的本身也沒有以前那麼生動了。所以我們不選取什麼「古本」「孤本」，而拿這最通行的「金批七十回本」來加以刪薙。

在動手刪薙之前，我們先定下一個標準，凡涉於神怪的穢褻的和一切浮詞泛語都在刪薙之列。此外有些不關緊要的故事，如「魯智深大鬧桃花村」「魯智深火燒瓦官寺」「武行者夜走蜈蚣嶺」等都全部刪去。又如原書寫林冲接管草料場，因天下大雪，到外邊去沽酒取煖，回來時兩間草屋已被雪壓倒，作者便加上這麼幾句：「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像這類因果報應之談，我們都把它刪去。又本書末了寫盧俊義做一個夢，夢見梁山泊好漢全部被樞叔夜縛，要在堂下草裏一齊處斬。盧俊義嚇得魂不附體，微微閃開眼看堂上時，卻有一個牌額大書「天下太平」四個青字。這一段是金聖嘆有意添加進去的，他自己生在明朝末年，眼見盜賊遍天下，所以夢想有一個英雄來收服這些草寇。這種思想實在迂腐得可以，我們就老實把它一筆勾消。

刪薙的標準如是，但卻有例外，如戴宗作起「神行法」，一天能行八百里，我們如果依照所定標準把這類神怪的話刪去，則全部水滸傳便有許多地方不能連貫起來。又如宋江得天書及發見題着一百八人的姓名的石碣，雖都屬於神怪的一類，但這明明是宋江吳用在那裏搗鬼，想借此以欺騙其他的頭領的，我們也就不把它刪去。我們覺得從古以來，不論其為盜魁為帝王，都要有一點作偽的本領才行。就拿中興漢室的劉秀來講罷，他在昆陽打了勝仗，還不敢公然稱帝，等到他的同學強符送了「赤伏符」來，纔舉行即位大典。試問赤伏符和天書有什麼兩樣？



# 目錄

導	言	.....	一
第 一	高俠的發跡	.....	一
第 二	史家莊與少華山	.....	二〇
第 三	魯達(一)	.....	一六
第 四	魯達(二)	.....	三一
第 五	林冲(一)	.....	四三
第 六	林冲(二)	.....	五三
第 七	草料場	.....	六三
第 八	梁山泊	.....	七三
第 九	東溪村密謀	.....	八〇
第 十	三阮	.....	八八
第 十一	智取生辰綱	.....	九七
第 十二	黃泥岡事發	.....	一〇六
第 十三	火併	.....	一二九
第 十四	閻婆惜	.....	一三一

第十五	宋江亡命	一四四
第十六	景陽岡	一四四
第十七	潘金蓮	一六一
第十八	紫石街	一六〇
第十九	十字坡	一六一
第二十	快活林	一六一
第二十一	鴛鴦樓	一〇一
第二十二	武松落草	一一一
第二十三	清風寨(一)	一一三
第二十四	清風寨(二)	一一六
第二十五	宋江刺配江州	一一四
第二十六	黑旋風	一六三
第二十七	滄陽樓	一七四
第二十八	白龍廟小聚會	一六七
第二十九	無爲軍	一九四
第三十	天書	二〇四
第三十一	真假李逵	二二四
第三十二	楊雄與石秀	二三七

第三十三	偷雞	三三七
第三十四	劫牢	三三七
第三十五	祝家莊的毀滅	三五七
第三十六	雷橫朱仝的入夥	三五六
第三十七	高唐州	三七六
第三十八	連環馬	三八四
第三十九	盜甲	三九三
第四十	衆虎歸山	四〇四
第四十一	假太尉	四一六
第四十二	晁蓋之死	四二六
第四十三	玉麒麟(一)	四三四
第四十四	玉麒麟(二)	四四六
第四十五	關勝	四六〇
第四十六	大名府	四六九
第四十七	曾頭市	四七八
第四十八	梁山泊大聚義	四八七





## 第一 高俅的發跡

故宋哲宗皇帝在時，其時去仁宗天子已遠。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便有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卻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俅。這人吹彈歌舞，刺鎗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閒。因幫了一個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五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俅斷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高俅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開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憎客，養閒人，招納四方干隔滌漢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卻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仕是親戚，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齎發高俅回東京投奔董將仕家過活。

當時高俅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一封書。董將仕一見高俅，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裏尋思道：「這高俅我家如何安得着他？」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數日，董將仕思量出一個路數，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俅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誤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久後也得個出身。足下意內如何？」高俅大喜，謝了董將仕。

董將仕使個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俅逕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俅，看了來書，知道高俅原是幫閒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裏如何安得着他，不如做個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裏做個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歡喜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仕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個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個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

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個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閒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卽如架棋書畫，無所不通，踢毬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

當日，王都尉府中準備筵宴，水陸俱備。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個玉龍筆架，也是這個匠人一手做的，卻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個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端王相別回宮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個鎮紙玉獅子，着一個小金盒子盛了，用黃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卻使高俅送去。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着書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道：『你是那個府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你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院公引到庭門。高

俵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繡龍袍，腰繫文武雙穗緋，把繡龍袍前襟拽扎揣在繖兒邊，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個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高俵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那個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個不着，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俵身邊。那高俵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個「鴛鴦拐」踢還端王。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俵向前跪下道：「小的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俵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卻先問高俵道：「你這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高俵又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俵，胡亂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高俵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為天下圓，但踢何傷。」高俵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俵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高俵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鱧膠黏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裏肯放高俵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個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

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俵回來，正疑思間，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了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俵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既殿下欲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執杯相謝。二人又閒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

端王自從索得高俵做伴之後，留在宮中宿食。高俵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隨，寸步不離。未及兩個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冊立端王為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徽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俵道：「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

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

高俅得做太尉，揀選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監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會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卻不是那廝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卽是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卽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

這王進卻無妻子，只有一個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稟說染病在家，見有患病狀在官，高殿帥焦躁，那裏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連累小人了。」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個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廝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廝你爺是街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得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個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得？」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不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廝！」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大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恕你今日，明日卻和你理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抬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嘆口氣道：「我的性命今番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卻原來正是東京幫開的圓社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個月將息不起。有此之讎，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讎。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只有

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會到京師的，愛兒子使鎗棒，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裏是人去處，足可安生立命。」

當下子母二人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要私走，只恐門前兩個牌軍，是殿帥府撥來伏侍你的，若他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當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來，分付道：「你先喫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裏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些開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裏歇了等我。」張牌答應，先喫了晚飯，叫了安置，望廟中去了。

當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擔兒打挾了，又裝兩個料袋，裝鞍，拴在馬上的。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進叫起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嶽廟裏和張牌買個三牲素熟，在那裏等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把索子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家中粗重都棄了，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跟在馬後，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

兩個牌軍買了福物素熟，在廟等到巳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尋時，只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並無有人。看看待晚，嶽廟裏張牌疑忌，一直奔回家來，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兩個見他當夜不歸，又不見了他老娘。次日，兩個牌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亦無尋處。兩個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棄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見告，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廝待走那裏去！」隨即押下文書，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

王教頭子母二人自離了東京，免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一月有餘，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擔兒

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慚愧了我子母兩個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二人歡喜，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遇着一處村坊，那裏去投宿是好？』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裏閃出一道燈光來。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裏陪個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當時轉入林子裏來看時，卻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牆，牆外卻有二三百株柳樹。

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個莊客出來。王進放下擔兒，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答道：『實不相瞞，小人子母二人貪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來到這裏，前不巴村，後不巴店，竟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週全方便。』莊客答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擔兒，就牽了馬，隨莊客到裏面打麥場上，歇下擔兒，把馬拴在柳樹上。子母二人，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髮皆白，頭戴遮塵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阜絲縑，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道：『客入休拜。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子母二人，敘禮罷，都坐定。太公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如何昏晚到此？』王進答道：『小人姓張，原是京師人，爲因消折了本錢，無可營用，要去延安府投奔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假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個頂着房屋走哩？你子母二位，敢未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桌。子母二人，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上，先燙酒來篩下。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道：『小人子母無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請喫酒。』一面勸了五七杯酒，搬出飯來，二人喫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進子母到客房裏安歇。

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到王進老母在房裏聲喚。太公問道：「客官，天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時了。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相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夜心痛病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個醫心痛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喫，教他放心慢慢將息。」王進謝了。

自此王進子母二人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得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拾要行。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個後生脫膊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個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裏使。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真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個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較一較麼？」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巨耐這廝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裏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你聽這廝胡說，若喫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爲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當材時，較量一棒耍子。」

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你不算好漢！」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一個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亦是他自作自受。」王進道：「恕無禮。」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裏，來到空地上，使個旗鼓。那後生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入來，逕奔王進。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生輪着棒又趕入來，王進

同身把棒望空地裏劈將下來。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王進卻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卻望後生懷裏直搗將來，只一繳。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下。王進連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傍邊掇條椽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枉自經了許多師家，原來不直半分。師父沒奈何，只得請教。」王進道：「我子母二人連日在此攪擾宅上，無恩可報，當以効力。」太公大喜，教那後生穿了衣裳，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一個羊，安排了酒食菓品之類，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個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杯酒，說道：「師父如此高強，必是個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笑道：「好不廝欺，俏不廝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鎗棒終日搏弄，為因新任一個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舊讎，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裏，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

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得一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工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肩脯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頭今日既到這裏，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自當重重酬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自當日為始，喫了酒飯，留住王教頭子母二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

荏苒光陰，早過半年之上，史進十八般武藝：矛、鎗、弓、弩、銃、鞭、鐮、劍、鎚、搦、斧、鉞、并、戈、戟、牌、棒、與、鎗、扒、一一與得精。



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個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個段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備了馬，子母二人相辭。太公王進請娘，乘了馬，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親送十里之程，心中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灑淚分手，和莊客自回。

## 第二 史家莊與少華山

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且壯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白日裏只在莊後射弓走馬。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病，患證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沒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鎗棒。

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個月日。時當六月中旬，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無可消遣，提個交床坐在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涼。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喝采道：『好涼風！』正乘涼哩，只見一個人探頭探腦在那裏張望。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裏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戶標兔李吉。史進喝道：『李吉，張我莊內做甚麼？莫不是來相腳頭？』李吉向前聲喏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邱乙郎喫碗酒，因見大郎在此乘涼，不敢過來衝撞。』史進道：『我且問你，往常時你只是擔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曾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史進道：『胡說！偌大一個少華山，恁地廣闊，不信沒有個獐兒、兔兒。』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如今山上添了一夥強人，紮下一個山寨，聚集着五七百個小嘍囉，有百十四匹好馬，爲頭那個大王喚作神機軍師朱武，第二個喚做跳澗虎陳達，第三個喚做白花蛇楊春。這三個爲頭打家劫舍，華陰縣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拿他，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不想那厮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吉，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李吉唱個喏自去了。

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廝們大弄，必要來辱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裏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史進對衆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個強人，聚集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廝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啤。我今特請你衆人來商議。倘若那廝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衆人可各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遞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衆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梆子響時，誰不敢來。』當晚衆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牆垣，安排莊院，設立幾處梆子，拴束衣甲，整頓刀馬，提防賊寇。

少華山寨中三個頭領坐定商議爲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人氏，能使兩口雙刀，雖無十分本事，卻精通陣法，廣有謀略；第二個好漢姓陳，名達，原是鄴城人氏，使一條白點鋼鎗；第三個好漢姓楊，名春，蒲州解良縣人氏，使一口大桿刀。當日朱武卻與陳達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錢，招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廝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糧食在寨裏，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跳潤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裏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白花蛇楊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陳達道：『蒲城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裏人民豐富，錢糧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是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村過，那個九紋龍史進是個大蟲，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肯放我們過去？』陳達道：『兄弟好懦弱，一個村坊，過去不得，怎地敢抵敵官軍。』喝叫小嘍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便先去打史家莊，後取華陰縣。』朱武楊春再三諫勸，陳達那裏肯聽，隨即披掛上馬，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嘍囉，鳴鑼擂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

史進正在莊前整製刀馬，只見莊客報知此事。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三四百

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鎗曳棒，聚三四百人，一齊到史家莊上。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穿朱紅甲，上穿青錦襖，下着抹綠靴，腰繫皮搭膊，前後鐵掩心，一張弓，一壺箭，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叢的鄉夫及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齊吶喊，直到村北路口。

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奔到山坡下，將小嘍囉擺開。史進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四面巾，身披裏金生鐵甲，上穿一領紅衲襖，腳穿一對吊墩靴，腰繫七尺攢線搭膊，坐騎一匹頭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小嘍囉趁勢便吶喊。二員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彌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有耳朵，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裏欠少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繇貴莊，假一條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倒來經繇我村中過，卻不拿你，倒放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運累於我。」陳達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陳達大怒道：「趕人不要趕上，休得要逞精神。」史進也怒，輪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陳達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兩個交馬鬪了多時，史進賣個破綻，讓陳達把鎗望心窩裏擗來。史進卻把腰一閃，陳達和鎗顛入懷裏來。史進輕舒猿臂，款紐狼腰，只一挾，把陳達輕輕摘離了嵌花鞍，款款揪住了線搭膊，只一去，丟落地，那匹戰馬撥風也似去了。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了。衆人把小嘍囉一趕都走了。史進回到莊上，把陳達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個賊首，一併解官請賞。且把酒來賞了衆人，教且權散。衆人喝采：「不枉了大郎如此豪傑！」

朱武楊春兩個正在寨裏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嘍囉再去探聽消息。只見回去的人牽着空馬，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送了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嘍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

雄！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盡數都去與他死拼，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尙自輸了，你如何拼得他過？找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楊春問道：『如何苦計？』朱武附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計！我和你便去，事不宜遲。』

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裏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廝合休，我教他兩個一發解官，快牽過馬來！』一面打起梆子，衆人早都到來。史進上了馬，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個雙雙跪下，擎着四行眼淚。史進下馬來，喝道：『你兩個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個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無計懇求，今來一逕就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并無怨心。』

史進聽了，尋思道：『他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恥笑我不是英雄。自古道：『大蟲不吃伏肉。』』史進便道：『你兩個且跟我進來。』朱武楊春並無懼怯，隨了史進，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綁縛。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他兩個那裏肯起來。『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史進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甯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喫我酒食麼？』朱武道：『一死尙然不懼，何況酒肉乎？』當時史進大喜，解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朱武楊春陳達拜謝大恩，酒至數杯，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

朱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們非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卻也難得史大郎爲義氣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過了十數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蘇條金，使

兩個小嘍囉乘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史進初時推卻，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爲當。」叫莊客置酒管待小校，喫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校回山。又過半月有餘，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好大珠子，又使小嘍囉連夜送來莊上。史進受了。

又過了半月，史進尋思道：「也難得這三個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個裁縫，自去縣裏買了三疋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養了三個，將大盒子盛了，委兩個莊客去送。史進莊上有個爲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滿莊人都叫他做「養伯當」。史進教他同一個得力莊客挑了盒擔，直送到山下。小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裏，見了朱武等三個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喫了十數碗酒，下山同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

在葦光陰，時遇八月中秋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飲酒。先使莊客王四齎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楊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個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喫了十來碗酒。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時常送物事來的小嘍囉，一把抱住，那裏肯放，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裏，喫了十數碗酒。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着，被山風一吹，酒卻湧上來，跟踉跄跄，一步一擲，走不得十里之路，見座林子，奔到裏面，望着那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原來擄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兔兒，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裏來扶他，那裏扶得動，只見王四搭膊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道：「這廝醉了，那裏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李吉解那搭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拆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卻不識得，只認得三個名字。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發發跡，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卻在這裏華陰縣裏。」

見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個賊人。叵耐史進那廝，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邱乙郎，他道我來相脚頭躑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銀子並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裏來出首。

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喫了一驚，跳將起來，卻見四邊都是松樹，便去腰裏摸時，搭膊和書都不見了。四下裏尋時，只見空搭膊在莎草地上。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信卻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自道：「若回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躁，定是趕我出來，不如只說不會有回書，那裏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莊上，卻好五更天氣。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緣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蔭，寨中三個頭領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喫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回書麼？」王四道：「三個頭領要寫回書，卻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準來赴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杯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脫節，不是耍處。」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你『養伯當』，真個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曾住脚，一直奔回莊上。」史進道：「既然如此，教人去縣裏買些果品案酒伺候。」

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中莊客宰了一腔大羊，殺了百十個鷄鵝，準備下酒食筵宴。看天色晚來，少華山上來武陳達、楊春三個頭領，分付小嘍囉看守寨柵，只帶三五個做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馬，步行下山，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敘禮罷，請入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一面飲酒。莊內莊客輪流把盞，一邊割羊勸酒，酒至數杯，卻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史進和三個頭領敘說舊話新言，只聽得牆外邊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道：「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掇條梯子上牆打一看時，只見是華陰縣尉在馬上，引着兩個都頭，帶着三四百士兵，圍住莊院。外面火光中，照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擺得似麻林一般。兩

個都頭口裏叫道：『不要走了強賊！』

當時史進道：『卻怎生是好？』朱武等三個頭領跪下道：『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縛我三個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若是死時，我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方便。且等我問個來歷情緣。』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個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兩個都頭道：『大郎，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裏。』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誣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卻又友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卻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奔入莊裏來捉人。三個頭領把手指道：『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個都頭都不必鬪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個都頭都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刀殺了，喝教多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個火把。莊裏史進和三個頭領全不披掛，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史進卻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莊門，吶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並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卻是個大蟲，那裏攔當得住。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個都頭並李吉。史進見了大怒：『驢人相見，分外眼明。』兩個都頭見勢頭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卻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刀，把李吉斬做兩段。兩個都頭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個一朴刀，結果了兩個性命。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土兵那裏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直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忙叫小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



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家財，粗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略府勾當，我先要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日，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是我今去意難留。我若尋得師父，也要那裏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樂。」朱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個寨主，卻不快活？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個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

史進住了幾日，定要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只自收拾了些散碎銀兩，打拴一個包裹，餘者多的盡數寄留在山寨。史進頭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裹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頂上明黃纓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揸五指梅紅攢線搭膊，青白道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鈸，背口雁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了朱武等三人。衆多小嘍囉都送下山來，朱武等灑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

## 第三 魯達〔一〕

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正路，望延安府路上來。獨自行了半月之上，來到渭州。這裏也有一個經略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這裏。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個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喫甚茶？」史進道：「喫個泡茶。」茶博士點個泡茶，放在史進的面前。史進問道：「這裏經略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略府內，有個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個姓王的，不知那個是王進。」道猶未了，只見一個大漢大踏步竟進入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個軍官模樣，頭裏戴一頂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緞，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鬚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那人入到茶房裏面坐下。茶博士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位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道：「客官請坐，拜茶。」那人見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兩個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經略府提轄，姓魯，諱個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麼？」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個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略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如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個阿哥不在這裏。洒家聽得說，

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略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裏。你既是史大郎時，多開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使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喫不妨，只顧去。」

兩個挽了胳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分了人衆石時，中間裏一個人仗着十來條桿棒，地上攤着十數個膏藥，一盤子盛着，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卻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見了，卻認得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裏？」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也和俺去喫三杯。」李忠道：「待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你，去便回去。」李忠道：「小人的衣服，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罵道：「這廝們夾着屁股撒開不去的。」酒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閃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槍棒。三個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個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旂，漾在空中飄蕩。三人來到潘家酒樓上，揀個齊楚兒裏坐下。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得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廝，只顧來聒噪。」

三個酒至數杯，正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開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躁，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得酒家，卻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攬俺弟兄們喫酒。酒家須不

會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這個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女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得他來。』

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個到來。前面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個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個是那裏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父女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個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個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會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裏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女父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遠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恥。女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抬貴手。』

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在那個客店裏歇？那個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裏住？』老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女兩個，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呸！俺只道那個鄭大官人，卻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個腌臢潑才，投托着俺小種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鋪戶，卻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個且在這裏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廝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卻理會。』

兩個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女兩個告道：『若是能殺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

道：「這個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桌上，看着史進李忠道：「洒家今日不會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魯提轄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來與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個不爽利的人！」魯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女兩個將去做盤纏，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個起身，看那個店主人敢留你！」金老並女兒拜謝去了。

魯達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三人再喫了兩角酒，下來叫道：「主人家，洒錢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喫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個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略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地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問他。

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明天，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父女兩個先打火做飯，喫罷，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脚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裏是金老歇處？」小二道：「金公魯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擔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裏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魯提轄道：「鄭屠的錢，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裏肯放。魯達大怒，揸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落兩個當門牙齒。小二爬將起來，一道烟跑向店裏去躲了。店主人那裏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女兩個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撥條凳子坐了兩個時辰，約莫金公去得遠了，方纔起身，逕到狀元橋來。

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豬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個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面。』鄭屠道：『使得，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廝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卻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

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個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卻纔精的，怕府裏要裹餛飩，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卻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剝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卻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得，跳起身來，拿着那兩包臊子，在手睜着眼，看着鄭屠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卻似下一陣的『肉雨』。鄭屠大怒，兩條忿氣，從脚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無明業火，焰騰騰的，按捺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衆鄰舍並十來個火家，那個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驚得呆了。

鄭屠右手拿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趕將入去，望小腹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

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卻便似開了個油醬鋪，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來，就眼睜眉梢，只一拳，打得眼稜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個彩帛鋪的，紅的，黑的，紫的都綻將出來。

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魯達喝道：「咄！你是個破落戶，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便饒了你。你如今對俺討饒，洒家偏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卻似做了一個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鉢兒，鐺兒，一齊響。

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上，口裏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提轄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他。洒家須喫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鄰舍，並鄭屠的家人，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粗重都棄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煙走了。

鄭屠家中衆人和那報信的店小二，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候得府尹陞廳，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經略府提轄，不敢擅自逕來捉捕兇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略府前，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略聽得教請，到廳上與府尹施禮罷。經略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會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拿兇身。」經略聽說，喫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只見性格粗鹵，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須教他推問使得。」經略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

父親老經略處的軍官，爲因俺這裏無人幫護，撥他來做個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這個人時，卻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緣，台行申稟老經略相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略相公，出到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裏，陞廳坐下，便喚當日輯捕使臣押下文書，捉拿犯人魯達。

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個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卻纔挖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裳和些被臥在裏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裏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拏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鄰舍並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拏得房主人并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鄰佑人等，點了件作行人，仰着本地地方官人並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鄰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並下處鄰舍，止得個不應魯達在逃。行開個廣捕急遞的文書，各處追捉，出賞錢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月貫址，形貌，到處張掛，一千人等疎放聽候。

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飢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拾路，正不知投那裏去的，一連地行了半月之上，卻走到代州雁門縣。人得城來，見這市井熱鬧，人煙輳集，車馬駢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個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卻見一簇人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魯達看見挨滿，也鑽在人叢裏聽時。——魯達卻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代州雁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係經略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者，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



魯提轄正聽到那裏，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這裏？」攔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當下魯提轄扭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卻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你緣何卻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卻不被做公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洒家不瞞你說，因為你事，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正迎着鄭屠那廝，被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不想來到這裏，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裏？」金老道：「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回東京去，又怕這廝趕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個京師古鄰來這裏做買賣，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裏，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做媒，結交此間一個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出於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個員外也愛刺鎗使棒，常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覓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卻再商議。」

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妝豔飾，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覓有今日？」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須生受，洒家便要去了。」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裏，如何肯放教你去？」老兒接了棹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飯來。」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老兒道：「提轄，恩人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掛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兒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分付那個嫗娘，一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廝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鵝肥鮮，時新菓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個盞子，三雙筷，鋪下菜蔬菓子，噉飯等物。嫗娘將銀酒壺燙上酒來。父女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

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日老漢初到這裏，寫個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父女兩個兀自拜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卻也難得你這片心。』

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窗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裏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裏一個官人騎在馬上，口裏大喝道：『休叫走了這賊！』魯達見不是頭，拿起凳子，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搶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起來，便喝散了那三二十人，各自去了。

那官人下馬，入到裏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洒家？』老兒道：『這個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卻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喫酒，因此引莊客來廝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

魯提轄上樓坐定，金老重整杯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洒家怎敢。』員外道：『聊表相敬之禮。小子多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爲萬幸。』魯達道：『洒家是個粗鹵漢子，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蒙員外不棄貧賤，結爲相識，但有用洒家處，便與你去。』趙員外大喜，動問打死鄭屠一事，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喫了半夜酒，各自歇了。

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欲請提轄到敝莊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多里路，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再牽一匹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個並馬行程，於路說些閒話，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攔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管待。魯達道：『員外錯愛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便道：『四海之內皆兄

弟也。」如何言報答之事。」

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個正在書院裏閒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裏見了趙員外，並魯提轄，見沒人，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爲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員外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後卻散了，人都有些疑心，說開去，昨日有三四個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裏緝捕恩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酒家自去便了。」趙員外道：「若是留提轄在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恨，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趙某卻有個道理，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酒家是個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不肯？」趙員外道：「若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個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薩道場，寺裏有五百僧人，爲頭智真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會捨錢在寺裏，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裏，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會有個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時，那裏投奔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既蒙員外做主，洒家情愿做和尚。專靠員外做主。」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疋禮物。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個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攙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兩個下了轎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趙員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上剎相浼。」真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喫茶。」趙員外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當時同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禪椅上。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你來這裏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

兩班。

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中多有相瀆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

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利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日這個表弟姓魯，是關內軍漢出身，因見塵世艱辛，情願棄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大慈大悲，看趙某薄面，披剃爲僧。一應所用，弟子自當準備。萬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個因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盞托，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食。只見首座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個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卻恁兇險！」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裏坐地。首座衆僧稟長老，說道：「卻纔這個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相貌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咒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卻好回來，對衆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卻得清淨證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

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裏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大衆，整整齊齊五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裏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下巾幘，把頭髮分做九路綰了，搨撲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

了，卻待剃鬚。魯達道：『留下這些兒還洒家也好。』衆僧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衆聽偈。』念道：『寸草不留，六根清淨，與汝剃除，免得爭競。』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剃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靈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皈依佛法，三要皈依師友，此是「三皈」。」「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食酒，五不要妄語。』智深不曉得戒壇答應，「能」「否」「二」字，卻便道：『洒家記得。』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裏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後，選佛場坐地。當夜無話。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衆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冒瀆，誤犯清規，萬望觀趙某薄面，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咒，辨道參禪。』員外道：『日後自當報答。』人叢裏，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你從今日難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洒家都依了。』

當時趙員外相辭了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抬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

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上下肩兩個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洒家自睡，于你甚事？』上下肩禪和子都不睬他，緣他自睡了。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

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說道他後來證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

智深見沒人說他，每到晚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響；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屎，遍地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個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人！』長老喝道：『胡道！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

## 第四 魯達 (二)

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個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衣直裰，繫了鴉青繖，換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頸懶凳上，尋思道：『千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酒家做了和尚，俄得乾癯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喫，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喫也好！』正想酒哩，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上山來，上蓋着桶蓋。那漢子手裏拿着一個鐮子，唱上山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  
順風吹起烏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

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裏甚麼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你真個也是作耍。』智深道：『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轎夫、老郎們做生活的。喫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喫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本錢，見住着本寺的屋子，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個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喫。』

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交襠踢着。那漢子雙手掩着，做一

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鏟子，開了桶蓋，只顧舀冷酒喫。無移時，兩桶酒喫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裏討錢。』那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裏長老得知，壞了衣服，忍氣吞聲，那裏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鏟子，飛也似下山去了。

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卻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卓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下，露出脊背上花繡來，搦着兩個膀子上山來。看看來到山門下，兩個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籠，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曠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賭，也見庫局裏貼着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智深一來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你兩個要打酒家，俺便和你廝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個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個虛拖竹籠攔他。智深用手隔過，揸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跟踉跄跄，卻待掙扎，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魯智深道：『酒家饒你這廝。』跟跄踉跄入寺裏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卻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卻似嘴邊起個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使把亮桶關了。智深拾人陪來，一拳一脚，打開亮桶，三二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裏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個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

智深雖然酒醉，卻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向前來打個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又不曾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卻說。』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洒家直打死你那幾個禿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鞦韆地睡了。衆多職事僧圍定長老告



訴道：『向日徒弟們會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容得這個野貓，亂了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啐，後來卻成得正果。沒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怨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個沒分曉的長老！』各自散去歇息。

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尙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走出僧堂來。侍者吃了一驚，趕出外來尋時，卻走在佛殿後撒尿。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個武夫出身，今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欄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爲！』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住，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喫，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深，教回僧堂去了。

魯智深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個月，不敢出寺門去。忽一日，天氣暴暖，是二月間時令，離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再回僧堂裏，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裏，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時，原來卻是一個市井，約有五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麵店。智深尋思道：『干鳥麼俺早知有這個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喫，也早下來買些喫。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看看有甚東西買些喫。』聽得那響處卻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問壁一家門上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鐵匠鋪門前看時，見三個人打鐵。智深便問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魯智深，腮邊新剃，鬚長短鬚，戩戩地好慘，瀨人，先有五分怕他。那待

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什麼生活？』魯智深道：『酒家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鐵麼？』待詔道：『小人這裏有些好鐵，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憑分付。』智深道：『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關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智深焦躁道：『俺便不及關王，他也是個人。』那待詔道：『小人據嘗說，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八十一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在此。』智深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兩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你。』那待詔接了銀子，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銀子在這裏，和你買碗酒喫。』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趕趁些生活，不及相陪。』

智深離了鐵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步，見一個酒望子挑出在房簷上。智深便掀起簾子，入到裏面坐下，敲着桌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裏的，本錢也是寺裏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人的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那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酒家別處喫得，卻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卻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裏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不生個道理，如何能殼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梢盡頭，一家挑出個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裏看時，卻是個傍村小酒店。智深走入店裏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

看道：『和尚，你那裏來？』智深說：『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喫。』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我卻不敢賣與你喫。』智深道：『酒家不是你快將酒賣來。』

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喫了十來碗，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莊家道：『早來有些羊肉都賣沒了。』

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牆邊砂鍋裏煮着一隻狗在那裏。智深道：『你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喫狗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酒家的銀子有在這裏。』便摸銀子遞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滑，只顧討那裏肯住。莊家倒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智深睜起眼道：『酒家又不白喫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舀一桶來。

智深無移時，又喫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裏，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喫。』嚇得莊家目瞪口呆，罔知所措，看他卻向那五臺山上去了。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下一回酒，卻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會拽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裏，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擡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亭子柱打折了，攤了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擻，搶上山來。兩個門子叫道：『苦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裏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擂鼓也似敲門，兩個門子那裏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個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卻拿着拳頭嚇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柵刺子只一扳，卻似攙蔥般，扳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

打簌簌地，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會，調轉身來，看看右邊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廝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价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

兩個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己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寺並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裏說：『這野貓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一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個且聽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得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得方丈，都道：『好個紈紈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只在裏面聽。』

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個鳥寺！』衆僧聽得，只得叫門子：『拽了大拴，繇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個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腳捻手拽了拴，飛也似閃入房裏躲了。衆僧也各自迴避。

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擗將入來，喫了一交，爬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奔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揚起簾子，鑽將入來，都喫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裏哈哈地響，看着地下便吐。衆僧都聞不得那臭，個個道：『善哉！』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爬上禪床，解下緋，把直裰帶子都必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脚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肚饑哩！』扯來便喫。衆僧看見，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個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喫！』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去，那和尚躲不迭，卻待下禪床。智深

把他劈耳朵揪住，將肉便塞。對床四五個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嘍啞刺，刺只顧鬚。滿堂僧衆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

首座那裏禁約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棒，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搶入僧堂裏佛面前推翻供桌，擄了兩條桌腳，從堂裏打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兇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桌腳着地捲將來。衆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兩頭的。

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數十個，見長老來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桌腳，叫道：『長老與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規，打攤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個且繇他，你攪得衆僧捲堂而走，這個罪業非小！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個穢污，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我安排你一個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

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真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齋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個直廳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裏，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

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卓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

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攪了亭子，捲堂鬧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裏出家，是個清淨去處，你這等做作，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個去處安身。我這裏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你，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裏去安身立命，願聽俺師四句偈言。」長老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遷，遇江而止。」魯智深聽了四句偈子，拜了長老九拜，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裏歇了，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衆僧聞得魯智深去了，無一個不歡喜。

魯智深不則一日來到東京，入得城來，但見街坊熱鬧，人物喧譁，來到城中，陪個小心，問人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便是。」智深提了禪杖，便走早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徑投知客寮內去。道人撞見，報與知客。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得兇猛，提着鐵禪杖，跨着戒刀，背着個大包裏，先有五分鐘。他知客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唱個喏。知客回了問訊，智深說道：「洒家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着俺來投上刹清大師，長老處討個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合當同到方丈裏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拿在手裏。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即刻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如何不早說！」隨即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信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鋪坐具。

少刻，只見智清禪師出來。知客向前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有真禪師書在此。」清長老道：「師兄多時不會有法帖來。」知客叫智深道：「師兄快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卻把那炷香沒放處。知客忍不住笑，與他插在爐內，拜到三拜，知客叫住，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拆開看時，中間備細說着魯智深出家緣由，并今下山投託上刹之故，「萬望慈悲收錄，做個職事人員，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必當證果……」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

「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喫些齋飯。」智深謝了，扯了坐具七條，提了包裹，拏了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云：「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這個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略府軍官，原爲打死了人，落髮爲僧，二次在彼開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那裏安他不得，卻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千萬囑付，不可推故，待要着他在這裏，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知客道：「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如何安着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廡宇後，那片菜園時常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個破落戶侵害，縱放羊馬，好生囉啤。一個老和尚在那裏住持，那裏敢管他？何不教此人去那裏住持，倒敢管得下？」清長老道：「都寺說得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等他喫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着智深到方丈裏。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掛搭，做個職事人員，我這敝寺有個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巖廟開壁，你可去那裏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着洒家投大刹，討個職事僧做，卻不教俺做個都寺監寺，如何教洒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個大職事人員。」智深道：「洒家不管菜園，殺也做都寺監寺。」知客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個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至如維那，侍者，書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做得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個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得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室的，喚做浴主，這個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管飯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東廁的，淨頭，與這管菜園的菜頭，這個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陞你做個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個浴主，又一年，好纔做個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洒家明日便去。」

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裏歇了。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退居廡宇內掛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當夜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個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廡宇裏來住持。

菜園左近有二三十個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廡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爲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個潑皮看了，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差一個和尚——甚麼魯智深——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廝服我們！』數中一個道：『我有一個道理，他又不會認得我，我們如何便去尋得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參賀他，雙手搶住腳，翻筋斗擰那廝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

魯智深來到退居廡宇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了戒刀，那數個種地道人都來參拜了，凡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個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

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個潑皮（中間有兩個爲頭的，一個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個叫做青草蛇李四）拿着些果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師父新來住持，我們隣舍街坊都來作慶。』

智深也卻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智深道：『你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廡宇裏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擷洒家……這廝卻是倒來捋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廝看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個來搶左腳，一個來搶



右脚。智深不等他上身，右脚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個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後頭那二三十個破落戶，驚得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個走的一個下去，兩個走的兩個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彈。只是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原來那兩座糞窖沒底似深。兩個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蟲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人打一救，攙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

兩個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個穿了。智深叫道：「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到這裏戲弄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伙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裏，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卻是那裏來的長老，恁的得了相國寺裏，不會見有師父。今日我等情願伏侍。」智深道：「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爲殺得人多，因此情願出家。五臺山來到這裏，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二三十個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得入去出來。」衆潑皮喏喏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廨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

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個豬，來請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二三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裏，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喫到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正在那裏喧鬧，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衆人有扣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裏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個老鴉巢，每日直

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上面去拆了那巢便了。』有幾個道：『我們便去。』

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個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裰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卻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洒家演武使器械。』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爲始，這二三十個破落戶見智深匾匾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

## 第五 林冲〔一〕

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喫他們酒食多矣，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緣槐樹下鋪了蘆蓆，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衆人喫得飽了，再取果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拳，不會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喫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颯颯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

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牆外一個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個官人，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個白玉圈連珠鬚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獺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爪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生的豹頭環眼，燕頰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口裏道：「這個師父端的非凡，使得好器械！」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叫請來廝見？」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個就槐樹下相見了，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智深道：「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只爲殺得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爲兄。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裏

還香願，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洒家初到這裏，正沒相識，得這幾個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盃，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裏？』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個詐見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卻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

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錦兒徑奔嶽廟裏來，搶到五嶽樓看時，見了數個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扶梯上一個年少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趕到跟前，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

原來高衙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爲子。本是叔伯弟兄，卻與他做乾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卻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曉得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閑漢見鬧，一齊攏來說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睨那高衙內，衆閒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

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二三十個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裏去？』智深道：『我來幫你厮打。』林冲道：『原來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喫着他。』

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卻怕他本管太尉，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喫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洒家與你去。」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和他理會。」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話。阿哥，明日再得相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

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閒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兩日，衆多閒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個幫閒的，喚作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間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個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個好漢，不敢欺他，這個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閒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殺得他。」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許多好姑娘，不知怎的，只愛他，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得他時，我自重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卻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喫酒——教他直去焚樓上深閣裏喫酒。小閒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一睡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閒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衙內歡喜，卻顧不得朋友交情。

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卻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裏悶，不會出去。」陸謙道：「我同兄去喫三杯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個喫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我同林兄到家去喫三盃。」林冲娘子趕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

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閒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喫兩盃。」當時兩個上到樊樓內，占個關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按酒。兩個敘說閒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何故歎氣？」林冲道：「陸兄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沈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個教頭，誰人及得兄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卻受誰的氣？」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得嫂子，兄且休氣，只顧飲酒。」林冲喫了八九杯酒，因要小遣，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

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卻在這裏！」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個時辰，只見一個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撞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間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漢子去。直到太尉府前巷內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桌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啤娘子的那後生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忙下得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一地裏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人入去喫酒。』」因此特奔到這裏。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喫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扶梯上，卻關着樓門，只聽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

在這裏！』又聽得高衙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得回轉！』林冲立在扶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得是丈夫聲口，只顧來開門。高衙內喫了一驚，幹開了樓窗，跳牆走了。林冲上得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會被這廝點污了？』娘子道：『不會。』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女使錦兒接着，三個人一處歸家去了。

林冲擎了一把解腕尖刀，徑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也不見了，卻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娘子勸道：『我又不曾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忍耐這陸謙畜生，廝趕着稱「兄」稱「弟」——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照管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裏肯放他出門。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并不見面。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徑尋到林冲家相探，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會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舍，本當草酌三盃，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閒玩一遭，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個同上街來，喫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

高衙內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喫了那驚，跳牆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因此在府中臥病。陸虞候和富安兩個來府裏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爲林家那人，兩次不能殺得他，又喫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兒得半年三個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個身上，好歹要共那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證。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個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個邀老都管僻靜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殺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一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個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個道：『我們已

有計了，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的別證，卻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林冲的老婆幾時見他的？」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嶽廟裏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高俅道：「如此，因為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爲惜林冲一個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卻怎生是好？」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問道：「我這小衙內的病，你兩個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便得。」高俅道：「既如此，你明日便與我行。」

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那一日，兩個同行到閱武坊巷口，見一大條漢，頭戴一頂抓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拿着一口寶刀，插着個草標兒，立在街上，口裏自言自語道：「不遇識者，屈洗了我這口寶刀！」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港。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個東京，沒一個識得軍器的！」林冲聽得說，回過頭來，那漢颯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遞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喫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價是值二千貫，只沒個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歎口氣道：「金子做生鐵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了我的。」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卻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酒家且回去明日再見。」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中，將銀子折算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裏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中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林冲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



林冲把這口刀翻來覆去的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

次日已牌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個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兩個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拿了那口刀，隨這兩個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得你。」兩個人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卻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個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兩個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

林冲擎着刀，立在簷前。兩個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簷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個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急待回身，只聽得靴履響，脚步鳴，一個人從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卻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擎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個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裏？」林冲道：「恩相，他兩個已投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我擎下這廝。」說猶未了，旁邊耳房裏走出三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下去。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 hands 裏拿着利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怎敢入來？見有兩個

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府中那有承局？那厮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勸理明白處決，就把這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階下。府幹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你是個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負屈啣冤，小人雖是粗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入節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正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卻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場。兩次雖不成，皆有人證。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太尉差兩個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個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冲口詞，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扭來上了，推入牢裏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

正值有個當案孔目姓孫，名定，爲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裏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個無罪的人，只是沒拿那兩個承局處。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

滕府尹也知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詞，高俅情知理短，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陸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圓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監押前去。兩個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衆隣舍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個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林冲道：『多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得動。』張教頭叫酒保安排，按酒菓子管待兩個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出銀兩齎發他兩個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官司，今日有句說話，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生半個兒女，未曾面紅耳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況兼青春年少，休爲林冲誤了前程，卻是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冲林去得心穩，免得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災避難，早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不揀怎的，三年五載，養贖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彀。休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并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誤。泰山可憐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那裏肯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扎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道：『既然恁地時，權且繇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當時叫酒保尋個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道是：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爲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

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並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爲照……年……月……日。」

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個花字，打個手模。正在閣裏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裏過泰山了。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誤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自行招嫁，莫爲林冲誤了賢妻。」那娘子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女婿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繇他放心去。他便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娘子聽得說，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一時哭倒，暈絕在地。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攙扶回去。張教頭囑付林冲道：「只顧前程去，掙扎回來廝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掛念。如有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別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着公人去了。

兩個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

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得，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開兒內看時，見坐着一個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阜紗背子，下面阜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

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菓品按酒，都搬來擺了一桌。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關兒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

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個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裏。」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個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處，把林冲結果了，就彼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卻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卻不曾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得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薛霸道：「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使叫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罷。」

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專等好音，切不可相誤。」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個人又喫了一會酒，陸虞候算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自分手。

## 第六 林冲 (二)

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己，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薛董二人帶林冲到客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了飯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喫棒時，倒也無事；次後兩三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卻發，又是個新喫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霸道：『好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棒，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董超道：『你自慢慢的走，休聽咭咭。』薛霸一路上喃喃吶吶的，口裏埋冤叫苦，說道：『卻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個魔頭！』看看天色又晚，三個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得房內，兩個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裹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個防送公人坐了喫。董超薛霸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白沸滾湯，提將來，傾在腳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腳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裏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下腳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裏。林冲叫一聲：『哎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腳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腳，顛倒嫌冷嫌熱，卻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罵了半夜。林冲那裏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個潑了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腳，收

拾。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喫。林冲起來，暈了，喫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去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朵並索兒卻是麻編的，叫林冲穿。林冲看時，腳上滿面都是燎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草鞋穿上。叫店小二算過酒錢，兩個公人帶了林冲出店，卻是五更天氣。

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腳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不止。薛霸罵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擗將起來！』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腳疼走不動。』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煙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豬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個險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讎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

今日這兩個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裏歇一歇。』三個人奔到裏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着一株大樹，便倒了。只見董超薛霸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卻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略略閉得眼，從地下叫將起來。林冲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俺兩個正要睡一睡，這裏又無關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林冲答道：『小人是個好漢，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那裏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林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

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腳和枷緊緊的縛在樹上，同董超兩個跳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傳着高太尉鈞旨，教我兩個到這裏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便多走幾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我兩個回去快些。休得要怨我弟兄兩個，只

是上司差遣，不緣自己。你須精細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冲見說，淚如雨下，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讎，近日無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閒語，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來。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個胖大和尚來，喝道：「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兩個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卓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着禪杖，輪起來打兩個公人。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認得是魯智深。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個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道：「非干他兩個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個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個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個，也是冤屈！」

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酒家憂得你苦。自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你斷配滄州，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卻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來請兩個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廝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這兩個撮鳥，帶你入店裏去，酒家也在那店裏歇。夜間聽得那廝兩個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腳，那時俺便要殺這兩個撮鳥，卻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了。酒家見這廝們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裏出門時，酒家先投奔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廝兩個撮鳥。他到來這裏害你，正好殺這兩個！」

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個性命。」魯智深喝道：「你這兩個撮鳥，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兩個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個性命！」就那裏插了戒刀，喝道：「你這兩個撮鳥，快攙兄弟，都跟酒家來！」提了禪杖先走。兩個公人那裏敢回話，只扯「林教頭救俺兩個」，依前背上包裹，拾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拴了包裹，一同跟出林子來。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深冲超、霸四人入來坐



下，喚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回些麵來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個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個寺裏住持？』智深笑道：『你兩個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奈何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酒家若撞着那廝，教他喫三百禪杖。』兩個公人那裏敢再開口。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口。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裏去？』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兩個公人聽了，暗暗地道：『苦也！卻是壞了我們的勾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裏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兩個公人不敢高聲，只怕和尚發作了。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個跟着車子行着。兩個公人懷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個公人也喫，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兩個公人打火做飯。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廨字裏新來了個僧人，喚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回去實說，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謹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子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

行了十七八日，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靜處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就松林裏少歇。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靜去處，酒家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處可說知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銀與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個頭，兄弟面上，饒你兩個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個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卻待分手。魯智深看着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的頭，硬似這松樹麼？』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頭。』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

下，打得樹有二寸深痕，齊齊折了，喝一聲：「你兩個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

董超薛霸都吐出舌頭來，半晌縮不進去。林冲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個公人道：「好個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冲道：「這個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來。」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三人當下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三個人到裏面來，林冲讓兩個公人上首坐了，董超二人半日方纔得自在。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三五個篩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亂，搬東搬西。林冲與兩個公人坐了半個時辰，酒保並不來問。林冲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着，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個犯人，便不來睬着，我須不白喫你的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我的好意。」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爲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他，專一招集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個養在家中，常常贖付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我如今賣酒與你喫得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個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軍中傳說柴大官人名字，卻原來在這裏。我們何不同去投奔他？」薛超董超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角，那個大莊院便是。」

林冲等謝了店主人出門，走了三二里，果然見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闊河，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那條闊板橋上坐着四五個莊客，都在那裏乘涼。三個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個

犯人——送配牢城，姓林的——求見。莊客齊道：『你沒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敢怕投東莊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林冲道：『如此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個公人再回舊路，肚裏好生愁悶。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脣，三牙掩口鬚鬚，三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卓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紫繡團胸繡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縷，足穿一雙金線抹綠皂朝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引領從人都到莊上來。

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自肚裏躊躇。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位帶枷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因為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裏說，這裏有個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那官人滾鞍下馬，飛奔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林冲連忙答禮。那官人攔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來。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個敘禮罷。柴進說道：『小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帶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院後歇息，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移時，只見數個莊客托出一盤肉，一盤餅，溫一壺酒，又一個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柴進見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相待，快去整治。』林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穀了。』柴進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此，豈可輕慢。』莊客便如飛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三杯，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兩個公人一同飲了。柴進道：『教頭請裏面少坐。』自家隨

卽解了弓袋箭壺，就請兩個公人一同飲酒。

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個公人在林冲肩下，敘說些閒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沈，安排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桌上，抬在各人面前。柴進親自舉杯，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喫。』喫得一道湯，五七杯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柴進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好。快抬一張桌來。』林冲起身看時，只見那個教師入來，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後堂。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參。』那人全不睬着，也不還禮。林冲不敢抬頭。

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相見。』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那洪教頭說道：『休拜起來。』卻不躬身答禮。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頭坐。洪教頭亦不相讓，走去上首便坐。柴進看了，又不喜歡。林冲只得肩下坐了。兩個公人亦就坐了。洪教頭便問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柴進道：『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洪教頭道：『大官人只因好習鎗棒，往往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皆道：『我是鎗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真！』林冲聽了，並不做聲。柴進說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觑他。』洪教頭怪這柴進說：『休小觑他。』便跳起身來，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頭。』柴進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林冲道：『小人卻是不敢。』洪教頭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中先怯了。』因此越要來惹林冲使棒。

柴進一來要看林冲本事，二來要林冲贏他，滅那廝嘴。柴進道：『且把酒來喫着，待月上來也罷。』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卻早月上來了，照見廳堂裏面如同白日。柴進起身道：『二位教頭較量一棒。』林冲自肚裏尋思道：『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我若一棒打翻了他，柴大官人面上須不好看……』

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礙柴進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林冲見柴進說開就裏，方纔放心。

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來，來，來！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闕出堂後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桿棒來放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條棒，使個旗鼓，喝道：「來，來，來！」柴進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話。」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師父請教。」洪教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東大擂打將入來。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來搶林冲。

兩個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一聲「少歇。」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事？」林冲道：「小人輸了。」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林冲道：「小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柴進道：「是小可一時失了計較。」大笑道：「這個容易。」便叫莊客取十兩銀來。當時將來柴進對押解兩個公人道：「小可大膽，相煩二位下顧，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日牢城營內，但有事務，都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銀子，亦不怕他走了。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教師再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卻纔棒法怯了，肚裏平欺他，便提起棒，卻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叫莊客取出一錠銀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柴進乃言：「二位教頭比試，非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爲利物。若還贏的，便將此銀子去。」

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又要爭這個大銀子，又怕輸了銳氣，把棒來盡心使個旗鼓，吐個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裏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個門戶，吐個勢，喚做「撥草尋蛇勢。」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便使棒蓋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洪

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棒下來。林冲看他脚步已亂了，便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頭膝兒骨上，撇了棒，撲地倒了。

柴進大喜，快將酒來把盞衆人一齊大笑。洪教頭那裏掙扎得起來，衆莊客一頭笑着扶了。洪教頭羞慚滿面，自投莊外去了。柴進攔住林冲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林冲那裏肯受，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留林冲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又住了五七日，兩個公人催促要行，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必然看覷教頭。」卽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冲，又將銀五兩齎發兩個公人，喫了一夜酒。次日天明，喫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個的行李。林冲依舊帶上枷，辭了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兩個公人相謝了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將及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打發那挑行李的回去，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來。兩個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回東京去。

## 第七 草料場

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牢城營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點視。卻有那一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便覷的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撇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衆人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個是新來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個賊配軍！我如何不下拜，卻來唱喏！你這廝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是大刺刺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紋，一世也不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把林冲罵得「一佛出世」，那裏敢抬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林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差撥哥哥，些小薄禮，休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都在裏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林教頭，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個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總賴紈顧。」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書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直一錠金子。我一

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有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謝指教。」

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冲歎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并書來見管營，備說：「林冲是個好漢，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呈上。本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又無十分大事……」管營道：「況是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

林冲正在單身房裏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名。」林冲聽得叫喚，來到廳前。管營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牌頭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卻打。」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冲去替換他。」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裏取了行李，來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你看別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謝得炤顧。」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開了頂上枷更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去稟了管營，就將枷也開了。林冲自在天王堂內安排宿食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久情熟，繇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冲救濟。

時遇隆冬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閒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卻在這裏？」林冲回頭看時，卻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後來不合偷了店主



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齎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卻在這裏撞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這裏？』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齎發小人，一地裏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一個酒店主人，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賣買順當，主人家有個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兩個，權在營前開了個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裏？』林冲指着臉，上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裏。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見你。』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婦二人正沒個親眷，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個。』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當時管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李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常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錢。

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個人閃將進來，酒店裏坐下，隨後又一人閃入來，看時，前面那個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個走卒模樣，跟着也來坐下。李小二入來問道：『可要喫酒？』只見那個人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個來說話問時，你只說：「有個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專等專等。」』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回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都到酒店裏，只見那個官人和管營，差撥兩個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個攬

棧也似伏侍不暇。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燙酒。約計喫過數十杯，再討了按酒鋪放桌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有伴當燙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這兩個人來得不尷尬！』老婆道：『怎麼的不尷尬？』小二道：『這兩個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吶出一句「高太尉」三個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我自自在門前理會，你且去閤子背後聽說甚麼。』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個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或叫得他來看，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他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老婆道：『說得是。』便入去聽了一個時辰，出來說道：『他那四個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只見那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帕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得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結果他性命。』正說之時，閤子裏叫『將湯來。』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喫了半個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個低着頭也去了。

轉背不多時，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裏來，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二卻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卻纔有個東京來的尷尬人，在我這裏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撥口裏吶出「高太尉」三個字來，小二心下疑惑，又着渾家聽了一個時辰。他卻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個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兩個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

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髭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

大，紫棠色面皮。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那潑賤賊敢來這裏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爲泥！』李小二道：『只要隄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云：「喫飯防噎，走路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帶在身上，前街後巷，一地裏去尋。李小二夫妻兩個捏着兩把汗，當晚無事。林冲次日天明起來，洗漱罷，帶了刀，又去滄州城裏城外，小街夾巷，圍圍尋了一日，牢城營裏，都沒動靜，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小二道：『恩人，只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不見消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到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裏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抬舉得你。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料場，每月但是納草料的，有些當例錢取覓，原是一個老軍看管。如今我抬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你在那裏尋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裏交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徑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個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卻如何？』李小二道：『這個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裏收草料時有些當例錢鈔，往嘗不使錢時，不能覈這差使。』林冲道：『卻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甚意……』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沒事便好了。正是小人家離得遠了，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請林冲喫了。

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卻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林冲和差撥兩個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四下裏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個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

在那裏，你要便拿了去。」老軍指壁上掛一個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二三里便有市井。」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

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牀上生些餓火起來；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裏崩塌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卻纔老軍所說，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氈笠子戴上，拿了鎗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鎗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

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個草帚兒，在露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裏來？」林冲道：「你認得這個葫蘆兒？」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喫。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杯，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着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緊了。

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林冲把手牀上摸時，只拽得一條絮被。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打火處，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個古廟，可以安身——「我且去那裏宿一夜，等到天明，卻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廟門，再把門掩上。

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撥將過來靠了門。入得裏面看時，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個判官，一個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氈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溼了，和氈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卻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正喫時，只聽得外面必剝剝地爆響。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只見草料場裏火起，刮刮雜雜的燒着。當時林冲便拿了花鎗，卻待開門來救火，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

林冲就伏門邊聽時，是三個人脚步響，直奔廟裏來，用手推門，卻被石頭靠住了，再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個道：『這一條計好麼？』一個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京師，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得推故了！』一個道：『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又一個道：『張教頭那廝三四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女婿沒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個央挽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又一個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個火把，待走那裏去！』那一個道：『這早晚燒個八分過了！』又聽得一個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個死罪！』又一個道：『我們回城裏去罷！』一個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林冲聽那三個人時，一個是差撥，一個是陸虞候，一個是富安，自思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廝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撥開，挺着花鎗，左手拽開廟門，大喝一聲：『潑賊那裏去！』三個人都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林冲舉手，脰察的一鎗，先擲倒差撥。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趕上，後心只一鎗，又擲倒了翻身回來。陸虞候卻纔行得三四步，林冲喝聲道：『奸賊你待那裏去！』劈胸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把鎗擲在地裏，用

脚踏住胸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便去陸謙臉上擱着，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仇，你如何這等害我！』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奸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喫我一刀！』回頭看時，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廝原來也恁的歹，且喫我一刀！』林冲已殺了富安、陸謙和差撥，再穿了白布衫，繫了搭膊，把氈笠子帶上，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提了鎗，便出廟門投東去。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了水桶、鈎子來救火。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提着鎗只顧走。

那雪越下得猛，林冲投東去了兩個更次，身上單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裏看時，離得草料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木交雜，遠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着，破壁縫裏透火光出來。林冲逕投那草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坐着一個老莊客，周圍坐着四五個小莊家，向火地爐裏面焙焙地燒着柴火。林冲走到面前，叫道：『衆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溼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得？』林冲烘着身上溼衣服，略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着一個甕兒，裏面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望願回些酒喫。』老莊客道：『我每夜輪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個喫尚且不穀，那得回與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亂只回三兩碗與小人攪寒。』老莊客道：『你那人休纏！』林冲聞得酒香，越要喫，說道：『沒奈何，回些罷。』衆莊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喫，去便去，不去時將來弔在這裏！』林冲怒道：『這廝們好無道理！』把手中鎗看着塊焙焙着的火柴頭，望老莊家臉上只一挑，又把鎗去火爐裏只一攪。那老莊家的鬚鬚焙焙的燒着，衆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鎗桿亂打，老莊家先走了，莊客們都動彈不得，被林冲趕打一頓，都走了。林冲道：『都走了，老爺快活喫酒！』土坑上卻有兩個椰瓢，取一個下來，傾那甕酒來，喫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跟跟踉踉，捉脚不住，走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掉，隨着

那山澗邊倒了，那裏掙得起來。

衆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鎗拽棒，都奔草屋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卻尋着蹤跡，趕將來，只見倒在雪地裏，花鎗丟在一邊。衆莊客一齊上，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條索縛了，趁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一個去處來。只見一個莊客從院裏出來，說道：『大官人未起，衆人且把這廝高吊起在門樓下。』看看天色曉來，林冲酒醒，打一看時，果然好個大莊院。林冲大叫道：『甚麼人敢弔我在這裏？』那莊客聽得叫，手拿柴棍，從門房裏走出來，喝道：『你這廝還自好口！』那個被燒了鬚鬚的老莊客說道：『休要問他，只顧打等大官人起來，好生推問。』衆莊客一齊上，林冲被打，掙扎不得，只叫道：『不妨事，我有分辯處。』只見一個莊客來叫道：『大官人來了。』林冲朦朧地見個官人背叉着手，行將出來，至廊下問道：『你等衆人打甚麼人？』衆莊客答道：『昨夜捉得個偷米賊人。』那官人向前來看時，認得是林冲，慌忙喝退莊客，親自解下問道：『教頭緣何被弔在這裏？』衆莊客看見，一齊走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小旋風柴進，連忙叫道：『大官人救我！』柴進道：『教頭爲何到此被村夫恥辱？』林冲道：『一言難盡！』

兩個且到裏面坐下，把這火燒草料場一事備細告訴。柴進聽罷道：『兄長如此命蹇，今日天假其便，但請放心。這裏是小弟的東莊，且住幾時，卻再商量。』叫莊客取一籠衣裳出來，叫林冲徹裏至外都換了，請去煖閣裏坐地，安排酒食杯盤管待。自此林冲只在柴進東莊上住了五七日。

滄州牢城營裏管營首告林冲，殺死差撥陸虞候、富安等三人，放火延燒大軍草料場，州尹大驚，隨即押了公文帖，仰緝捕人員，將帶做公的，沿鄉歷邑，道店村坊，畫影圖形，出三千貫賞錢捉拿正犯林冲，看看挨捕甚緊，各處村坊講動了。

林冲在柴大官人東莊上聽得這話，如坐針氈。俟候柴進回莊，林冲便說道：『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爭奈官

司追捕甚緊，排家搜捉，倘或尋到大官人莊上時，須負累大官人不好。既蒙大官人仗義疎財，求借林冲些小盤纏，投奔他處棲身。異日不死，當效犬馬之報。」柴進道：「既是兄長要行，小人有個去處，作書一封與兄長去，如何？」林冲道：「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濟，教小人安身立命，只不知投何處去？」柴進道：「是山東濟州管下一個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是宛子城、蓼兒洼。如今有三個好漢在那裏扎寨，爲頭的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喚做揆着天杜遷，第三個喚做雲裏金剛宋萬。那三個好漢亦與我交厚，嘗寄書緘來。我今修一封書做下彌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裏躲避，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漢亦與我交厚，嘗寄書緘來。我今修一封書與兄長去投那裏入夥，如何？」林冲道：「若得如此顧盼最好。」柴進道：「只是滄州道口見今官司張掛榜文，又差兩個軍官在那裏提簡，把住道口。兄長必由從那裏經過……」柴進低頭一想道：「再有個計策，送兄長過去。」林冲道：「若蒙周全，死而不忘！」柴進當日先叫莊客背了包裹出關去等。柴進卻備了三二十四匹馬，帶了弓箭旗鎗，駕了鷹鷂，牽着獵狗，一行人馬都打扮了，卻把林冲雜在裏面，一齊上馬，都投關外。

把關軍官坐在關上，看見是柴大官人，卻都認得。原來這軍官未襲職時，曾到柴進莊上，因此熟識。軍官起身道：「大官人又去快活？」柴進下馬問道：「二位官人緣何在此？」軍官道：「滄州大尹行移文書，畫影圖形，捉拿犯人林冲，特差某等在此守把，但有過往客商，一一盤問，纔放出關。」柴進笑道：「我這一夥人內，中間夾帶着林冲，你緣何不認得？」軍官也笑道：「大官人是識法度的，不到得肯夾帶了出去。請尊便上馬。」柴進又笑道：「只恁地相托得過，拿得野味，回來相送。」作別了，一齊上馬，出關去了。行得十四五里，卻見先去的莊客在那裏等候，柴進叫林冲下了馬，脫去打獵的衣服，卻穿上莊客帶來的自己衣裳，繫了腰刀，戴上紅纓氈笠，背上包裹，提了袞刀，相辭柴進，拜別了便行。



## 第八 梁山泊

林冲與柴大官人別後，上路行了十數日，時遇暮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緊起，又見紛紛揚揚下着滿天大雪。林冲踏着雪，只顧走，看看天色冷得緊切，漸漸晚了，遠遠望見枕溪靠湖一個酒店，被雪漫漫地壓着。林冲奔入那酒店裏來，揭開蘆簾，拂身入去，倒側身看時，都是座頭，揀一處坐上，倚了衰刀，解放包裹，抬了氈笠，把腰刀也掛了。只見一個酒保來問道：「客官，打多少酒？」林冲道：「先取兩角酒來。」酒保將個桶兒打兩角酒，將來放在桌上。林冲又問道：「有甚麼下酒？」酒保道：「有生熟牛肉，肥鵝，嫩雞。」林冲道：「先切二斤熟牛肉來。」酒保去不多時，將來鋪下一大盤牛肉，數般菜蔬，放個大碗，一面篩酒。林冲喫了三四碗酒，只見店裏一個人背叉着手，走出來門前看雪。那人問酒保道：「甚麼人喫酒？」林冲看那人時，頭戴深簷煖帽，身穿貂鼠皮襖，脚着一雙獐皮穿鞦靴，身材長大，相貌魁宏，雙拳骨臉，三叉黃髻，只把頭來仰着看雪。林冲叫酒保只顧篩酒。林冲說道：「酒保，你也來喫碗酒。」酒保喫了一碗。林冲問道：「此間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酒保答道：「此間要去梁山泊，雖只數里，卻是水路，全無旱路。若要時，須用船去，方纔渡得到那裏。」林冲道：「你可與我覓隻船兒。」酒保道：「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那裏去尋船隻？」林冲道：「我多與你些錢，央你覓隻船來，渡我過去。」酒保道：「卻是沒討處。」林冲尋思道：「這般卻怎的好……」又喫了幾碗酒，悶上心來，驀然想起：「我先在京師做教頭，每日六街三市遊玩喫酒，誰想今日被高俅這賊坑陷了我這一場文了面，直斷送到這裏，悶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受此寂寞。」因感傷懷，問酒保借筆硯來，乘着一時酒興，向那白粉壁上寫下八句道：

仗義是林冲，爲人最朴忠。江湖馳譽望，京國顯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類轉蓬。他年若得志，威鎮泰山東！

撇下筆再取酒來，正飲之間，只見那個穿皮襖的漢子走向前來，把林冲劈腰揪住，說道：「你好大膽！你在滄州做下迷天大罪，卻在這裏！見今官司出三千貫信賞錢捉你，卻是要怎地？」林冲道：「你道我是誰？」那漢道：「你不是豹子頭林冲？」林冲道：「我自姓張。」那漢笑道：「你莫胡說。見今壁上寫下名字，你臉上文着金印，如何要賴得過？」林冲道：「你真個要拿我？」那漢笑道：「我卻拿你做甚麼？」便邀到後面一個水亭上，叫酒保點起燈來，和林冲施禮，對面坐下。那漢問道：「卻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要尋船去，那裏是強人山寨，你待要去做甚麼？」林冲道：「實不相瞞，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緊急，無安身處，特投這山寨裏好漢入夥，因此要去。」那漢道：「雖然如此，必有個人薦兄長來入夥？」林冲道：「滄州橫海郡故友舉薦將來。」那漢道：「莫非小旋風柴進麼？」林冲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柴大官人與山寨中大王頭領交厚，嘗有書信往來。」原來王倫當初不得第之時，與杜遷投奔柴進，多得柴進留在莊子上住了幾時，臨起身又齎發盤纏銀兩，因此有恩。

林冲聽了，便拜道：「有眼不識泰山！願求大名。」那漢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王頭領手下耳目，姓朱，名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氏，江湖上俱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山寨裏教小弟在此間開酒店爲名，專一探聽往來客商經過。但有財帛者，便去山寨裏報知。但是孤單客人到此，無財帛的放他過去，有財帛的來到這裏，輕則蒙汗藥麻翻，重則登時結果，將精肉片爲靶子，肥肉煎油點燈。卻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因此不敢下手。次後見寫出大名來，會有東京來的人傳說兄長的豪傑，不期今日得會。既有柴大官人書緘相薦，亦是兄長名震寰海，王頭領必當重用。」隨即安排魚肉盤饌酒肴，到來相待。

兩個在水亭上喫了半夜酒。林冲道：『如何能穀船來渡過去？』朱貴道：『這裏自有船隻，兄長放心，且暫宿一宵，五更卻請起來同住。』當時兩個各自去歇息。睡到五更時分，朱貴自來叫起林冲來，洗漱罷，再取三五杯酒相待，喫了些肉食之類。此時天尚未明。朱貴到水亭上把牕子開了，取出一張鵲畫弓，搭上那一枝響箭，覷着對港敗蘆折葦裏面射將去。林冲道：『此是何意？』朱貴道：『此是山寨裏的號箭。少頃便有船來。』沒多時，只見對過蘆葦泊裏三五個小嘍囉搖着一隻快船過來，徑到水亭下。朱貴當時引了林冲，取了刀仗行李下船。小嘍囉把船搖開，望泊子裏去，奔金沙灘來。到得岸邊，朱貴同林冲上了岸。小嘍囉背了包裹，拿了刀仗，兩個好漢上山寨來。那幾個小嘍囉自把船搖到小港裏去了。林冲看岸上時，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半山裏一座斷金亭子，再轉將過來，見座大關。關前擺着鎗刀劍戟，弓弩戈矛，四邊都是擗木砲石。小嘍囉先去報知。

二人進得關來，兩邊夾道擺着隊伍旗號，又過了兩座關隘，方纔到寨門口。林冲看見四面高山，三關雄壯，團團圍定，中間裏鏡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靠着山口纔是正門，兩邊都是耳房。朱貴引着林冲來到聚義廳上，中間交椅上坐着一個好漢，正是白衣秀士王倫；左邊交椅上坐着摸着天杜遷；右邊交椅坐着雲裏金剛宋萬。朱貴林冲向前聲借了。林冲立在宋貴側邊。宋貴便道：『這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綽號豹子頭。因被高太尉陷害，刺配滄州。那裏又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爭奈殺死三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好生相敬，因此特寫書來，舉薦入夥。』

林冲懷中取書遞上。王倫接來拆開看了，便請林冲來坐第四位交椅，朱貴坐了第五位；一面叫小嘍囉取酒來，把了三巡，動問：『柴大官人近日無恙？』林冲答道：『每日只在郊外獵較，樂情。』王倫動問了一回，驀然尋思道：『我卻是個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着杜遷來這裏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個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們

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不若只是一怪，推卻事故，發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後患……只是柴進面上卻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顧他不得。」重叫小嘍囉一面安排酒食，整理筵宴，請林冲赴席。衆好漢一同喫酒。將次席終，王倫叫小嘍囉把一個盤子托出五十兩白銀，兩匹紵絲來。王倫起身說道：「柴大官人舉薦將教頭來敵寨入夥，爭奈小寨糧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後誤了足下，亦不好看。略有些薄禮，望乞笑留。尋個大寨安身歇馬，切勿見怪。」林冲道：「三位頭領容覆，小人千里投名，萬里投主，憑托柴大官人面皮，徑投大寨入夥。林冲雖然不才，望賜收錄，當以一死向前，並無諂佞，實爲平生之幸，不爲銀兩齎發而來。乞頭領照察。」王倫道：「我這裏是個小去處，如何安着得你休怪，休怪。」

朱貴見了，便諫道：「哥哥在上，莫怪小弟多言。山寨中糧食雖少，近村遠鎮可以去借；山場水泊，木植廣有，便要蓋千間房屋，卻也無妨。這位是柴大官人，力舉薦來的人，如何教他別處去？抑且柴大官人自來與山上有恩，日後得知不納此人，須不好看。這位又是有一本事的，人他必然來出氣力。」杜遷道：「山寨中那爭他一個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時見怪，顯的我們忘恩背義。日前多會虧了他，今日薦個人來，便恁推卻，發付他去。」宋萬也勸道：「柴大官人面上，可容他在這裏做個頭領，也好。不然，見得我們無義氣，使江湖上好漢見笑。」

王倫道：「兄弟們不知，他在滄州雖是犯了迷天大罪，今日上山，卻不知心腹，倘或來看虛實，如之奈何？」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來投入夥，何故相疑？」王倫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夥，把一個投名狀來。」林冲便道：「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笑道：「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入夥，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這個便謂之「投名狀。」林冲道：「這事也不難。林冲便下山去，只怕沒人過。」王倫道：「與你三日限。若三日內有投名狀來，便容你入夥；若三日內沒時，只得休怪。」林冲應承了。當夜席散，朱貴相別下山，自去守店。林冲到晚取了刀仗行李，小嘍囉引去客房內歇了一夜。次日早起

來，喫些茶飯，帶了腰刀，提了袞刀，叫一個小嘍囉領路下山。把船渡過去，在僻靜小路上等候客人過往。從朝至暮，等了一日，並無一個孤單客人經過。林冲悶悶不已，和小嘍囉再過渡來，回到山寨中。王倫問道：「投名狀何在？」林冲答道：「今日並無一個過往，以此不曾取得。」王倫道：「你明日若無投名狀時，也難在這裏了。」林冲再不敢答應，心內自己不樂，來到房中討些飯喫了。又歇了一夜，次日清早起來，和小嘍囉喫了早飯，拿了袞刀又下山來。小嘍囉道：「俺們今日投南山路去等。」兩個過渡，來到林子裏等候，並不見一個客人過往。伏到午牌時候，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人，結踪而過。林冲又不敢動手，看他過去。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來，又不見一個客人過。林冲對小嘍囉道：「我恁地晦氣，等了兩日，不見一個孤單客人過往，如何是好？」小嘍囉道：「哥哥且寬心，明日還有一日限，我和哥哥去東山路上等候。」當晚依舊渡回。王倫說道：「今日投名狀如何？」林冲不敢應答，只歎了一口氣。王倫笑道：「想是今日又沒有了，我說與你三日限，今已兩日了。若明日再無，不必相見了，便請那步下山投別處去。」

林冲回到房中，端的是心內好悶，仰天長嘆道：「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賊陷害，流落到此，天地也不容我，直如此命蹇時乖！」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討些飯食喫了，打拴那包裹，撇在房中，跨了腰刀，提了袞刀，又和小嘍囉下山過渡，投東山路上來。林冲道：「我今日若還取不得投名狀時，只得去別處安身立命！」兩個來到山下東路林子裏潛伏等候。看看日頭中了，又沒一個人來。時遇殘雪初晴，日色明朗。林冲提着袞刀，對小嘍囉道：「眼見得又不濟事了，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取了行李，只得往別處去尋個所在！」小校用手指道：「好了兀的，不是一個人來！」林冲看時，叫聲「慚愧！」只見那個人遠遠在山坡下望見行來，待他來得較近，林冲把袞刀桿剪了一下，驀地跳將出來。那漢子見了林冲，叫聲「阿也！」撇了擔子，轉身便走。林冲趕將去，那裏趕得上。那漢子閃過山坡去了。林冲道：「你看我命苦麼？來了三日，甫能等得一個人來，又喫他走了！」小校道：「雖

然不殺得人，這一擔財帛可以抵當。」林冲道：「你先挑了上山去，我再等一等。」小喽囉先把擔兒挑出林去，只見山坡下轉出一個大漢來。林冲見了，說道：「天賜其便！」只見那人挺着朴刀，大叫如雷，喝道：「潑賊，殺不盡的強徒，將俺行李那裏去！洒家正要捉你這廝們，倒來拔虎鬚！」飛也似踴躍將來。林冲見他來得勢猛，也使步迎他。林冲打一看時，只見那漢子頭戴一頂范陽氈笠，上撒着一把紅纓，穿一領白緞子征衫，繫一條縱線緋。下面青白間道行纏，抓着褲子口獐皮襪，帶毛牛勝靴，跨口腰刀，提條朴刀，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老大一搭青記，腮邊微露些少赤鬚，把氈笠子掀在脊梁上，坦開胸脯，帶着抓角兒軟頭巾，挺手中朴刀，高聲喝道：「你那潑賊，將俺行李財帛那裏去了！」林冲正沒好氣，那裏答應，圓睜怪眼，倒豎虎鬚，挺着朴刀，搶將來，鬪那個大漢。此時殘雪初晴，薄雲方散，溪邊踏一片寒冰，岸畔湧兩條殺氣，一往一來，鬪到三十來合，不分勝敗，兩個又鬪了十數合。

正鬪到分際，只見山高處叫道：「兩位好漢，不要鬪了。」林冲聽得，驀地跳出圈子外來，兩個收住手中朴刀，看那山頂上時，卻是白衣秀士王倫和杜遷、宋萬，並許多小嘍囉，走下山來，將船渡了河，說道：「兩位好漢，端的好兩口朴刀，神出鬼沒，這個是俺的兄弟豹子頭林冲，青面漢，你卻是誰？願通姓名。」那漢道：「洒家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姓楊，名志，流落在此關西。年紀小時，曾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蓋萬歲山，差一般十個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赴京交納，不想洒家時乖運蹇，押着那花石綱來到黃河裏，遭風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綱，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處避難。如今赦了俺們罪犯，洒家今來收的一擔兒錢物，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再理會本身的勾當。打從這裏經過，雇倩莊家挑那擔兒，不想被你們奪了，可把來還洒家，如何？」王倫道：「你莫是綽號喚做青面獸的？」楊志道：「洒家便是。」王倫道：「既然是楊制使，就請到山寨，喫三盃水酒，納還行李，如何？」楊志道：「好漢既然認得洒家，便還了俺行李，更強似請喫酒。」王倫道：「制使

小可數年前到東京應舉時，便聞制使大名；今日幸得相見，如何教你空去？且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並無他意。」楊志聽說了，只得跟了王倫一行人等過了河，上山寨來。王倫叫殺羊置酒，安排筵宴，管待楊志。

酒至數盃，王倫心裏想道：「若留林冲，實形容得我們不濟，不如我做個人情，並留了楊志，與他作敵。」因指着林冲對楊志道：「這個兄弟，他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喚做豹子頭林冲，因這高太尉那厮安不得好人，把他尋事刺配滄州，那裏又犯了事，如今也新到這裏，卻纔制使要上東京勾當，不是王倫糾合制使小可兀自棄文就武，來此落草，制使又有罪的人，雖經赦宥，難復前職，亦且高俅那厮見掌軍權，他如何肯容你？不如只就小寨歇馬，大秤分金銀，大碗喫酒肉，同做好漢，不知制使心下主意若何？」楊志答道：「重蒙衆頭領如此帶攆，只是洒家有個親眷，見在東京居住，前者官事連累了他，不曾酬謝得他，今日欲要投那裏走一遭，望衆頭領還了洒家行李，如不肯還，楊志空手也去了。」王倫笑道：「既是制使不肯在此，如何敢逼勒入夥？且請寬心住一宵，明日早行。」楊志大喜。當日飲酒到二更方歇，各自去歇息了。次日早起來，又置酒與楊志送行。喫了早飯，衆頭領叫一個小嘍囉把昨夜擔兒挑了，一齊都送下山。來到路口，與楊志作別。叫小嘍囉渡河，送出大路，衆人相別了，自回山寨。王倫自此方纔肯教林冲坐第四位，朱貴坐第五位。從此五個好漢在梁山泊打家劫舍。

## 第九 東溪村密謀

山東濟州鄆城縣新到任一個知縣，姓時，名文彬。當日陞廳公座，左右兩邊排着公吏人等。知縣隨即叫喚尉司捕盜官員並兩個巡捕都頭。本縣尉司管下有兩個都頭：一個喚做步兵都頭，一個喚做馬兵都頭。這馬兵都頭姓朱，名頭管着二十匹坐馬弓手，二十個土兵；那步兵都頭管着二十個使鎗的頭目，二十個土兵。這馬兵都頭姓朱，名全身長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鬚髯，長一尺五寸；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似關雲長模樣；滿縣人都稱他做美髯公。原是本處富戶，只因他仗義疎財，結識江湖上好漢，學得一身武藝。那步兵都頭姓雷，名橫，身長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鬚鬚，爲他膂力過人，能跳二三丈闊澗，滿縣人都稱他做插翅虎。原是本縣打鐵匠人出身，後來開張碓房，殺牛放賭，雖然仗義，只有些心地褊窄，也學得一身好武藝。

那朱全雷橫兩個專管擒拿盜賊。當日，知縣呼喚兩個人上廳來，聲了喏，取台旨。知縣道：『我自到任以來，聞知本府濟州管下所屬水鄉梁山泊盜賊聚衆打劫，拒敵官軍，亦恐各鄉村盜賊猖狂，小人甚多。今喚你等兩個，休辭辛苦，與我將帶本管土兵人等，一個出西門，一個出東門，分投巡捕。若有賊人，隨即勦獲申解，不可擾動鄉民。體知東溪村山上有株大紅葉樹，別處皆無。你們衆人採幾片來縣裏呈納，方表你們會巡到那裏。若無紅葉，便是汝等虛妄，定行責罰不恕。』兩個都頭領了台旨，各自回歸，點了本管土兵，分投自去巡察。

朱全引入出西門，自去巡捕。雷橫當晚引了二十個土兵出東門，繞村巡察。遍地裏走了一遭，回來，到東溪村山上，衆人採了那紅葉，就下村來。行不到三二里，早到靈官廟前，見殿門不關。雷橫道：『這殿裏又沒有廟祝，殿



門不關，莫不有歹人在裏面麼？我們直入去看一看。」衆人拿着火一齊炤將入來。只見供桌上赤條條地睡着一個大漢。天道又熱，那漢子把些破衣裳團做一塊作枕頭枕在項上，齣齣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雷橫看了道：「好怪！好怪！知縣相公忒神明！原來這東溪村真個有賊！」大喝一聲。那漢卻待要掙扎，被二十個土兵一齊向前，把那漢子一條索綁了，押出廟門投一個保正莊上來。

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任。若要時，又將銀兩資助他起身，最愛刺鎗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個村坊（一個東溪村，一個西溪村）只隔着一條大溪。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聚在溪裏，無可奈何。忽一日，有個僧人經過，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個去處，教用青石鑿個寶塔放於所在，鎮住溪邊。其時西溪村的鬼都趕過東溪村來，那時晁蓋得知了，大怒，從溪裏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過來，東溪邊放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晁蓋獨霸在那村坊，江湖都聞他名字。那早雷橫並土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莊裏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晁蓋未起，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衆土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裏。雷橫自引了十數個爲頭的入到草堂上坐下。晁蓋起身接待，動問道：「都頭有甚公幹到這裏？」雷橫答道：「奉知縣相公鈞旨，着我與朱仝兩個引了部下土兵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盜賊，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逕到貴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蓋道：「這個何妨？」一面叫莊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湯來喫。晁蓋動問道：「敝莊曾拿得個把小賊麼？」雷橫道：「卻纔前面靈官殿上有個大漢睡着在那裏。我看那廝不是良善君子，一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們把索子縛綁了，奉待便解去縣裏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叫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也好答應。見今吊在貴莊門房裏。」晁蓋聽了，記在心稱謝道：「多虧都頭見報。」少刻，莊客捧出盤饌酒食。晁蓋說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

軒下少坐。便叫莊客裏面點起燈燭，請都頭到裏面酌盃。晁蓋坐了主位，雷橫坐了客席。兩個坐定，莊客鋪下菓品，按酒菜蔬盤饌，莊客一面篩酒，晁蓋又叫置酒與土兵衆人喫。莊客請衆人都引去廊下客位裏管待，大盤肉，大碗酒，只管叫衆人喫。

晁蓋一頭相待雷橫飲酒，一面自肚裏尋思：『村中有甚麼小賊喫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誰。』相陪喫了五七盃酒，便叫家裏一個主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我去淨了手便來。』那主管陪待着雷橫喫酒。晁蓋卻去裏面拿了個燈籠，逕來門樓下看時，土兵都去喫酒，沒一個在外面。晁蓋便問看門的莊客：『都頭拿的賊吊在那裏？』莊客道：『在門房裏關着。』晁蓋去推開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裏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起兩條黑魃魃毛腿，赤着一雙脚。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紫黑關臉，鬚邊一搭硃砂記，上面生一片黑黃毛。晁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裏人？我村中不曾見有你。』那漢道：『小人是遠鄉客人，來這裏投奔一個好人，卻把我拿來做賊，我須有分辯處。』晁蓋道：『你來我這村中投奔誰？』那漢道：『我來這村中投奔一個好漢。』晁蓋道：『這好漢叫做甚麼？』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晁蓋道：『你卻尋他有甚麼勾當？』那漢道：『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要與他說知，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卻要我救你，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了這裏，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此救護，深感厚恩。義士提攜則個。』

當時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急入後廳來見雷橫說道：『甚是慢客。』雷橫道：『多多相擾，理甚不當。』兩個又喫了數盃酒，只見窗子外射入天光來。雷橫道：『東方動了，小人告退，好去縣中畫卯。』晁蓋道：『都頭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敵村公幹，千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卻得再來拜望，將保正免送。』晁蓋道：『卻罷也，送到莊門口。』兩個同走出來，那夥土兵衆人都得了酒食，喫得飽了，各自拿了鎗棒，便去門房裏

解了那漢，背剪縛着，帶出門外。晁蓋見了，說道：「好條大漢！」雷橫道：「這廝便是靈官殿裏捉的賊。」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我則個！」晁蓋假意看他一看，喝問道：「兀的這廝不是王小三麼？」那漢道：「我便是阿舅救我！」

衆人喫了一驚。雷橫便問晁蓋道：「這人是誰？如何卻認得保正？」晁蓋道：「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這廝如何在廟裏歇？乃是家姐的孩兒，從小在這裏過活，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這廝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跟個本京客人來這裏販賣，向後再不會見面。多聽得人說這廝不成器，如何卻在這裏？小可本也認他不得，爲他鬢邊有一搭硃砂記，因此影影認得。」晁蓋喝道：「王小三，你如何不逕來見我，卻去村中做賊？」那漢叫道：「阿舅，我不會做賊。」晁蓋喝道：「你既不做賊，如何拿你在這裏？」奪過土兵手裏棍棒，劈頭劈臉便打。雷橫並衆人勸道：「且不要打聽他說。」那漢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喫了一杯酒，不敢來見阿舅，權去廟裏睡得醒了，卻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緣，將我拿了，卻不會做賊。」晁蓋拿出棍來又要打，口裏罵道：「畜生，你卻不逕來見我，且在路上一貪，噲這口黃湯，我家中沒得與你喫，辱沒殺人。」雷橫勸道：「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會做賊，我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裏睡得蹺蹊，亦且面生，又不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這裏，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喚土兵：「快解了綁縛的索子，放還保正。」衆土兵登時解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們回去。」晁蓋道：「都頭且住，請入小莊，再有話說。」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入草堂裏來。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說道：「都頭休嫌輕微，望賜笑留。」雷橫道：「不當如此。」晁蓋道：「若是不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道：「既是保正厚意，權且收受，改日卻得報答。」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土兵，再送出莊門外。

雷橫相別了，引着土兵自去。晁蓋卻同那漢到後軒下，取幾件衣裳，與他換了，取頂頭巾與他戴了，便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道：「小人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鬢邊有這搭硃砂記，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廟裏，不想被這廝們捉住，綁縛了來，今日幸得在此，哥哥坐定，受劉唐四拜。」拜罷，晁蓋道：「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道：「小人自幼飄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往往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會來投奔哥哥，因此劉唐肯說這話。——這裏別無外人，方可傾心吐膽對哥哥說。」晁蓋道：「這裏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劉唐道：「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梁世傑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蔡京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路裏，不知被誰人打劫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便可商議個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爲罪。聞知哥哥大名，是個真男子，武藝過人，小弟不才，頗也學得本事，休道三五个壯子，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拿條鎗，也不懼他。倘蒙哥哥不棄時，情願相助一臂。不知哥哥心內如何？」晁蓋道：「壯哉！且再計較。你既來這裏，想你喫了些艱辛，且去客房裏將息少歇，待我從長商議，來日說話。」晁蓋叫莊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裏歇息，莊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幹事了。

且說劉唐在房裏尋思道：「我着甚來緣苦惱這遭？多虧晁蓋完成，解脫了這件事。只叵耐雷橫那廝平白地要陷我做賊，把我吊這一夜，想那廝去未遠，我不如拿了條棒趕上去，齊打翻了那廝們，卻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也出一口惡氣。此計大妙！」劉唐便出房門，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大踏步投南趕來。此時天色已明，卻早見雷橫引着土兵，慢慢地行將去。劉唐趕上來，大喝一聲：「兀那都頭不要走！」

雷橫喫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劉唐，燃着朴刀趕來。雷橫慌忙去土兵手裏奪條朴刀拿着，喝道：「你那廝趕

將來做甚麼？」劉唐道：「你曉事的，留下那十兩銀子還了我，我便饒了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廝性命，剗地問我取銀子。」劉唐道：「我須不是賊，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騙我阿舅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眼相看！你若不還我，叫我目前流血！」雷橫大怒，指着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說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性的腌臢潑才，怎敢罵我！」雷橫又罵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晁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劉唐大怒道：「我來和你見個輸贏！」撚着朴刀，直奔雷橫。雷橫見劉唐趕上來，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去迎。兩個就在大路上廝併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衆土兵見雷橫贏劉唐不得，卻待都要一齊上併他，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個人掣兩條銅鍊，叫道：「你們兩個好漢不要鬪，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話說。」便把銅鍊就中一隔，兩個都收了朴刀，跳出圈子外來，立住了脚，看那人時，似秀才打扮，戴一頂桶子樣抹眉梁頭巾，穿一領皂沿邊麻布寬衫，腰繫一條茶褐纒帶，下面絲鞋淨襪，生得眉青目秀，面白鬚長。這人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手提銅鍊，指着劉唐叫道：「那漢且住！你因甚和都頭爭執？」劉唐光着眼看吳用道：「不干你秀才事！」雷橫便道：「教授不知，這廝夜來赤條條地睡在靈官殿裏，被我們拿了這廝，帶到晁保正莊上，原來卻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晁保正請我們喫了酒，送些禮物與我，這廝瞞了他阿舅，直趕到這裏，問我取你道這廝大膽麼？」吳用尋思道：「晁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我商議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曾見有這個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等……必有些蹊蹺……我且勸開了這場鬧，卻再問他。」吳用便道：「大漢休執迷，你的母舅與我至交，又和這都頭亦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却來討了，也須壞了你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母舅說。」劉唐道：「秀才你不省得，這個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我阿舅的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只除是保正自來取，便還他，卻不還你！」劉唐道：「你冤屈人做賊，詐了銀

子，怎的不還？」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你不還，只除問得手裏朴刀肯罷！」吳用又勸：「你兩個鬪了半日，又沒輸贏，只管鬪到幾時是了？」劉唐道：「他不還我銀子，直和他拚個你死我活罷罷！」雷橫大怒道：「我若怕你，添個士兵來併你，也不算好漢！我自好歹拗翻你罷！」劉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趕上來。這邊雷橫便指手畫腳，也趕攆來。兩個又要廝併。這吳用橫身在裏面勸，那裏勸得住。劉唐撚着朴刀，只待鑽將過來。雷橫口裏千賊萬賊價罵，挺朴刀正待要鬪。只見衆士兵指道：「保正來了！」

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大路上趕來，大喝道：「畜生不得無禮！」那吳用大笑道：「須是保正自來，方纔勸得這場鬪。」晁蓋趕得氣喘，問道：「怎的趕來這裏鬪朴刀？」雷橫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趕來問我取銀子。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鬪了五十合，教授解勸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道。都頭看小人之面，請回自當改日登門陪話。」雷橫道：「小人也知那廝胡爲，不與他一般見識。又勞保正遠出。」說罷，作別自去。

吳用對晁蓋說道：「不是保正自來，幾乎做出一場大事。這個令甥端的非凡，是好武藝！小生在籬笆裏看了，這個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只辦得架隔遮攔。若再鬪幾合，雷橫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生慌忙出來，隔了這個令甥從何而來。往常時，莊上不會見有。」晁蓋道：「卻待正要來請先生到敵莊商議句話。正欲使人來，只是不見了他，鎗架上朴刀又沒了。只見牧童報說：『一個大漢，擎條朴刀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追得來，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請尊步同到敵莊，有句話計較計較。」那吳用還至書齋，掛了銅鍊，在書房裏分付主人家道：「學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假。」拽上書齋門，將鎖鎖了，同晁蓋劉唐到晁家莊上。晁蓋徑邀進後堂深處，分賓而坐。吳用問道：「保正，此人是誰？」晁蓋道：「此人江湖上好漢，姓劉名唐，是東潞州人氏。因此有一套富貴，特來投奔我。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裏，卻被雷橫捉了，拿到我莊上。我因認他做外

甥，方得脫身。他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裏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今早正要來請教授商議，此一件事若何？」吳用笑道：「小生見劉兄趕得來，蹣蹣也，猜個七八分了。此一事卻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個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團弄？便是保正與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這段事，須得七八個好漢方可，多也無用。」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晁蓋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漢，可以便去請來，成就這件事。」

當時吳學究道：「我尋思起來，有三個人義膽包身，武藝出衆，敢赴湯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這三個人，方纔完得這件事。」晁蓋道：「這三個卻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吳用道：「這三人是弟兄三個，在濟州梁山泊邊石碣村住，日嘗只打魚爲生，亦曾在泊子裏做私商勾當。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個喚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喚做活閻羅阮小七。這三個是親兄弟，小生舊日在那裏住了數年，與他相交時，他雖是個不通文墨的人，爲見他與人結交，真有義氣，是個好男子，因此和他來往。今已好兩年不會相見，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蓋道：「我也曾聞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會相會。石碣村離這裏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請他們來商議？」吳用道：「着人去請他們，如何肯來？小生必須自己去那裏，憑三寸不爛之舌，說他們入夥。」晁蓋大喜道：「先生高見，幾時可行？」吳用答道：「事不宜遲，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裏。」晁蓋道：「最好。」當時叫莊客且安排酒食來喫。吳用道：「北京到東京也會行過，只不知「生辰綱」從那條路來，再煩劉兄休辭辛苦，連夜入北京路上探聽起程的日期，端的從那條路上來。」劉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去。」吳用道：「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卻是五月初頭，尚有四五十日，等小生先去說了。三阮弟兄同來，那時卻教劉兄去。」晁蓋道：「也是。劉兄弟只在我莊上等候。」

### 第十三阮

當日喫了半晌酒食。至三更時分，吳用起來洗漱罷，喫了些早飯，討了些銀兩藏在身邊，穿上草鞋，晁蓋劉唐送出莊門。吳用連夜投石碣村來。行到晌午時分，早來到那村中。吳學究自來認得，不用問人，來到石碣村中，投阮小二家來。來得門前，看時，只見枯椿上纜着數隻小漁船，疎籬外晒着一張破魚網，倚山傍水，約有十數間草房。吳用叫一聲道：『二哥在家麼？』只見阮小二走將出來，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着雙腳，出來見了是吳用，慌忙聲喏道：『教授何來，甚風吹得到此？』吳用答道：『有些小事，特來相浼二郎。』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說不妨。』吳用道：『小生自離了此間，又早二年。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他要辦筵席，用着十數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因比特地來相投足下。』阮小二笑了一聲，說道：『小人且和教授喫三杯，卻說。』吳用道：『小生的來意，也正欲要和二郎喫三杯。』阮小二道：『隔湖有幾處酒店，我們就在船裏蕩將過去。』吳用道：『最好，也要就與五郎說句話，不知在家也不在。』阮小二道：『我們一同去尋他便了。』兩個來到泊岸邊，枯椿上纜的小船解了一隻，便扶着吳用下船去了。樹根頭拿了一把樺楸，只顧蕩，早蕩將開去，望湖泊裏來。

正蕩之間，只見阮小二把手一招，叫道：『七哥，曾見五郎麼？』吳用看時，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船來。那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簷笠，身上穿個棋子布背心，腰繫着一條生布裙，把那隻船蕩着問道：『二哥，你尋五哥做甚麼？』吳用叫一聲：『七郎，小生特來相央你們說話。』阮小七道：『教授恕罪，好幾時不曾相見。』吳用道：



『一同和二哥去喫杯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喫杯酒，只是一向不會見面。』兩隻船廝跟着在湖泊裏不多時，划到個去處，團團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間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麼？』那婆婆道：『說不得，魚叉不得打，連日去賭錢，輸得沒了分文，卻纔討了我頭上釵兒出鎮上賭去了。』阮小二笑了一聲，便把船划開。阮小七便在背後船上說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賭錢只是輸，卻不晦氣——莫說哥哥不贏，我也輸得赤條條地。』吳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計了。』

兩隻船廝並着投石碣村鎮上來。划了半個時辰，只見獨木橋邊，一個漢子，把着兩串銅錢，下來解船。阮小二道：『五郎來了。』吳用看見，但見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鬚邊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領舊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鬱鬱一個豹子來，裏面匾扎起袴子，上面鬪着一條間道棋子布手巾。吳用叫一聲道：『五郎，得采麼？』阮小五道：『原來卻是教授。好兩年不會見面。我在橋上望你們半日了。』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尋你，老娘說道，出鎮上賭錢去了，因此同來這裏尋你。且來和教授去水閣上喫三杯。』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小船，跳在船裏，捉了樺楫，只一划，三隻船廝並着划了一歇，三隻船撐到水亭下荷花蕩中。三隻船都纜了，扶吳學究上了岸，入酒店裏來，都到水閣內揀一副紅油桌凳。阮小二便道：『先生，休怪我三個弟兄粗俗，請教授上坐。』吳用道：『卻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顧坐主位，請教授坐客席。我兄弟兩個便先坐了。』吳用道：『七郎只是性快。』

四個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四隻大盞子擺開，鋪下四雙筯，放了四盤菜蔬，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甚麼下口？』小二哥道：『新宰得一頭黃牛，花糕也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阮小五道：『教授休笑話，沒甚孝順。』吳用道：『到來相擾，多激惱你們。』阮小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在桌上。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喫了幾塊，便喫不得了。那三個狠

餐虎食，喫了一回，阮小五動問道：『教授到此貴幹？』阮小二道：『教授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教學。今來要對付十數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特來尋我們。』阮小七道：『若是每常，要三五十尾也有，莫說十數個，再要多些，我兄弟們也包辦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難得。』阮小五道：『教授遠來，我們也對付十來個重五六斤的相送。』吳用道：『小生多有銀兩在此，隨算價錢，只是不用小的，須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卻沒討處，便是五哥許五六斤的也不能數，須要等得幾日纔得我的船裏有一桶小活魚就帶來喫些。』阮小七便去船內取將一桶小魚上來，約有五七斤，自去竈上安排，盛做三盤，把來放在桌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亂喫些個。』

四個又喫了一回，看看天色漸晚，吳用尋思道：『這酒店裏須難說話……今夜必是他家權宿，到那裏卻又理會。』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請教授權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卻再計較。』吳用道：『小生來這裏走一遭，千難萬難，幸得你們弟兄今日做一處眼見得這席酒不肯要小生還錢，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須銀子在此，相煩就此店中沽一甕酒，買些肉，村中尋一對雞，夜間同一醉如何？』阮小二道：『那裏要教授壞錢，我兄弟兄自去整理，不煩惱沒對付處。』吳用道：『逕來要請你們三位，若還不依小生時，只此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這般說時，且順情喫了，卻再理會。』吳用道：『還是七郎性直爽快。』

吳用取出一兩銀子付與阮小七，就問主人家沽了一甕酒，借個大甕盛了，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對大雞。阮小二道：『我的酒錢一發還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四人離了酒店，再下了船，把酒肉都放在船艙裏，解了纜索，逕划將開去，一直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上了岸，把船仍舊纜在樁上，取了酒肉，四人一齊都到後面坐地，便叫點起燈來。原來阮家弟兄三個只有阮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會婚娶。四個人都在阮小二家後面水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雞，叫阿嫂同討的小猴子在廚下安排。約有一更相次，酒肉都搬來擺在桌

上。

吳用勸他弟兄們喫了幾杯，又提起買魚事來，說道：『你這裏偌大一個去處，卻怎地沒了這等大魚？』阮小二道：『實不瞞教授說，這般大魚只除梁山泊裏便有。我這石碣湖中狹小，存不得這等大魚。』吳用道：『這裏和梁山泊一望不遠，相通一派之水，如何不去打些？』阮小二歎了一口氣道：『休說！』吳用又問道：『二哥如何歎氣？』阮小五接了說道：『教授不知，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飯碗，如今絕不敢去。』吳用道：『偌大去處，終不成官司禁打魚鮮？』阮小五道：『甚麼官司敢來禁打魚鮮，便是活閻王也禁治不得。』吳用道：『既沒官司禁治，如何絕不敢去？』阮小五道：『原來教授不知來歷，且和教授說知。』吳用道：『小生卻不理會得。』阮小七接着便道：『這個梁山泊去處，難說難言。如今泊子裏新有一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吳用道：『小生卻不知。原來如今有強人，我那裏並不會聞得說。』阮小二道：『那夥強人爲頭的是個落第舉子，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叫做摸着天杜遷，第三個叫做雲裏金剛宋萬，以下有個旱地忽律朱貴。見在李家道口開酒店，專一探聽事情，也不打緊。如今新來一個好漢，是東京禁軍教頭，甚麼豹子頭林冲，十分好武藝。——這幾個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搶擄來往客人。我們有一年多不去那裏打魚。如今泊子裏把住了，絕了我們的衣飯，因此一言難盡。』吳用道：『小生實是不知有這段事。如何官司不來捉他們？』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彈，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到先把好百姓家養的豬羊雞鵝盡都喫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裏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屎尿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

吳用道：『恁地時，那廝們倒快活。』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紬錦；成囊喫酒，大塊喫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阮小七說道：『人生一世，草生

「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吳用道：「這等人學他做甚麼！他做的勾當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了，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塗，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我弟兄們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帶挈我們的，也去了罷！」阮小五道：「我也常常這般思量，我弟兄三個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別人，誰是識我們的？」吳用道：「假如便有識你們的，你們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人識我們的，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若能覓見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吳用又勸他三個喫了兩巡酒，說道：「你們三個敢上梁山泊捉這夥賊麼？」阮小七道：「便捉得他們，那裏去請賞也？」吳用道：「小生短見，假如你們怨恨打魚不得，也去那裏撞籌，卻不是好？」阮小二道：「老先生，你不知我弟兄們幾遍商量，要去入夥，聽得那白衣秀士王倫的手下人都說道：他心地窄狹，安不得人，前番那個東京林冲上山，嘔盡他的氣，王倫那厮不肯胡亂着人，因此我弟兄們看了這般樣，一齊都心懶了。」阮小七道：「他們若似老兄這等慷慨，愛我弟兄們便好。」阮小五道：「那王倫若得似教授這般情分時，我們也去了多時，不到今日。我弟兄三個便替他死也甘心！」

吳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如今山東河北多少英雄豪傑的好漢！」阮小二道：「好漢們儘有，我弟兄自不會遇着！」吳用道：「只此間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你們會認得他麼？」阮小五道：「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蓋麼？」吳用道：「正是此人。」阮小七道：「雖然與我們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緣分淺薄，聞名不會相會。」吳用道：「這等一個仗義疎財的好男子，如何不與他相見？」阮小二道：「我弟兄們無事也不會到那裏，因此不能覓與他相見。」吳用道：「小生這幾年也只在晁保正莊上左近教些村學，如今打聽得他有一套富貴待取，特地來和你們商議，我等就那半路裏攔住取了，如何？」阮小五道：「這個卻使不得，他既是仗義疎財的好男子，我們卻去壞他的道路，須喫江湖上好漢們知時笑話。」吳用道：「我只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原來真個惜」

客好義！我對你們實說，果有協助之心，我教你們知此一事。我如今見在晁保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個大名，特地教我來請你們說話。」阮小二道：「我弟兄三個真真實實地並沒半點兒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買賣，有心要帶挈我們，一定是煩老兄來。若還端的有這事，我三個若捨不得性命相幫他時，殘酒爲誓，教我們都遭橫事，惡病臨身，死於非命。」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頸項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

吳用道：「你們三位弟兄在這裏，不是我壞心術來誘你們。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日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即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今有一個好漢，姓劉，名唐，特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們去商議，聚幾個好漢，向山凹僻靜處取此一套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你們三個計較，成此一事。不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甚麼來？」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今日還了願心，正是搔着我癢處，我們幾時去？」吳用道：「請三位即便去來。明日起個五更，一齊都到晁天莊上去。」

阮家三弟兄大喜。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喫了早飯，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着吳學究，四個人離了石碣村，拽開脚步，取路投東溪村來。行了一日，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下，晁蓋和劉唐在那裏等，望見吳用引着阮家三弟兄直到槐樹前，兩下都廝見了。晁蓋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虛傳，且請到莊裏說話。」六人俱從莊外入來，到得後堂分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大喜，便叫莊客宰豬羊，安排燒紙。阮氏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語言洒落，三個說道：「我們最愛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如何得會？」三個弟兄好生歡喜。當晚喫了些飯，說了半夜話。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香花燈燭，擺了夜來煮的豬羊燒紙。衆人見晁蓋如此志誠，盡皆歡喜，個個說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卻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此一等正是不義之財，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誅地滅，神明鑒察。」六人多說誓了，燒化

紙錢。

六籌好漢正在堂後散福飲酒，只見一個莊客報說：「門前有個先生要見保正化齋糧。」晁蓋道：「你不好不曉事，見我管待客人在此喫酒，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須直來問我？」莊客道：「小人把米與他，他又不要，只要面見保正。」晁蓋道：「一定是嫌少，你便再與他三二斗米去，你說與他：『保正今日在莊上請人喫酒，沒工夫相見。』」莊客去了多時，只見又來說道：「那先生與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稱是一清道人，不爲錢米而來，只求見保正一面。」晁蓋道：「你這廝不會答應，便說今日委實沒工夫，教他改日卻來相見拜茶。」莊客道：「小人也是這般說，那個先生說道：『我不爲錢米齋糧，聞知保正是個義士，特求一見。』」晁蓋道：「你也這般纏，全不替我分憂，他若再嫌少時，可與他三四斗去，何必又來說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便去廝見一面，打甚麼緊，你去發付他罷，再休要來說。」莊客去了沒半個時辰，只聽得莊門外熱鬧，又見一個莊客飛也似來報道：「那先生發怒，把十來個莊客都打倒了。」晁蓋聽得嚇了一驚，慌忙起身道：「衆位弟兄少坐，晁蓋自去看一看。」便從後堂出來，到莊門前看時，只見那個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生得古怪，正在莊門外綠槐樹下一頭打，一頭口裏說道：「不識好人。」晁蓋見了，叫道：「先生息怒，你來尋晁保正，無非是投齋化緣，他已與了你米，何故噴怪如此？」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貧道不爲酒食錢米而來，我覷得十萬貫如同等閒，特地來尋保正，有句話說，巨耐村夫無禮，毀罵貧道，因此性發。」晁蓋道：「你可曾認得晁保正麼？」那先生道：「只聞其名，不曾會面。」晁蓋道：「小子便是，先生有甚話說？」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貧道稽首。」晁蓋道：「先生少禮，請到莊裏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兩人入莊裏來，吳用見那先生入來自和劉唐三阮一處躲過。

晁蓋請那先生到後堂喫茶已罷，那先生道：「這裏不是說話處，別有甚麼去處可坐？」晁蓋見說，便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閣兒內，分賓坐定。晁蓋道：「不敢拜問先生高姓，貴鄉何處？」那先生答道：「貧道覆姓公孫，

單諱一個勝字，道號一清先生。貧道是蘄州人氏，自幼鄉中好習鎗棒，學成武藝多般，人但呼爲公孫勝大郎。爲因學得一家道術，善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江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貧道久聞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大名，無緣不會拜識，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未知義士肯納受否？」晁蓋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綱麼？」那先生大驚道：「保正何以知之？」晁蓋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否？」公孫勝道：「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有云：『當取不取，過後莫悔。』保正心下如何？」

正說之間，只見一個人從閣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那人卻是智多星吳學究。晁蓋笑道：「教授休取笑，且請相見。」兩個敘禮罷，吳學究道：「江湖上久聞人說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處得會。」晁蓋道：「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星吳學究。」公孫勝道：「吾聞江湖上人多曾說加亮先生大名，豈知緣法卻在保正莊上得會。只是保正疎財仗義，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晁蓋道：「再有幾個相識在裏面，一發請進後堂深處相見。」三個人入到裏面，就與劉唐三阮都相見了衆人道：「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哥哥正而坐。」晁蓋道：「量小的是個窮主人，怎敢占上？」吳學究道：「保正哥哥年長，依着小生，且請坐了。」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吳用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三位，劉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卻纔聚義飲酒，重整盃盤，再備酒肴，衆人飲酌。

吳學究道：「前日所說，央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裏來，今日天晚，來早便請登程。」公孫勝道：「這一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他來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晁蓋道：「黃泥岡東十里路，地名安樂村，有一個開漢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曾來投奔我，我會齎助他盤纏。」吳學究道：「只這個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亦還要用了白勝。」晁蓋道：「吳先生，我等還是軟取，卻是硬取？」吳學究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來的光

景力則力取，智則智取。我有一條計策，不知中你們意否？如此如此……」晁蓋聽了大喜，攬着脚道：「好妙計！不枉了稱你做智多星！果然賽過諸葛亮好計策！」吳用道：「休得再提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只可你知我知。」晁蓋便道：「阮家三兄且請回歸，至期來小莊聚會。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公孫先生并劉唐只在敝莊權住。」

當日飲酒至晚，各自去客房裏歇息。次日五更起來，安排早飯喫了，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送與阮家三兄弟道：「權表薄意，切勿推卻。」三阮那裏肯受。吳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方纔受了銀兩，一齊送出莊外來。吳用附耳低言道：「這般這般，至期不可有誤。」三阮相別了，自回石碣村去。晁蓋留住公孫勝、劉唐在莊上。吳學究常來議事。



## 第十一 智取生辰綱

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可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指着塔下道：『你常說這個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一遭不致失誤。』梁中書看塔下那人時，卻是青面獸楊志。那楊志自從離了梁山泊，取路到東京，將出那擔兒內金銀財物買上告下，又要補殿司府制使職役。把許多東西都使盡了，方纔得申文書，引去見殿帥高太尉。卻被高太尉把文書一筆都批倒，將楊志趕出殿帥府來。楊志在客店裏住了幾日，盤纏都使盡了，便把那祖上留下來的寶刀，拿去街上貨賣。不期被個潑皮破落戶牛二強奪那口刀，楊志一時性起，將那牛二殺了。因此犯罪遠配北京大名府留守使充軍。那大名府留守梁中書，原在東京也曾認得楊志。當下看了開封府公文，備問情由，便把楊志當廳開了枷，留在廳前聽用。梁中書有心要擡舉楊志，就叫他在府裏做一個管軍提轄使。梁中書躊躇使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擡舉你處。』楊志叉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梁中書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託，其實去不得。』

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支詞，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會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蓋山、黃泥岡、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着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一萬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卻裝做腳夫挑着，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卻打扮做客人的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得是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

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腳，一面選揀軍人。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俟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要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孀公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和你一同去。」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道：「禮物都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得？」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衆人都繇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任便，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他昇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孀公，倘或路上與小人鬻拗起來，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若悞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梁中書道：「這個也容易，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疎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真有見識。」隨即喚老謝都管

并兩個虞候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起京太師府交割。這干係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鬻拗。夫人處分付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個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脚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個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藤條。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喫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候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

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楊志一心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趲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路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楊志卻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個廂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個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着林子便要歇息。楊志趕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逼趕要行。兩個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便喊道：『你兩個好不曉事！這干係須是俺的，你們不替洒家打這夫子，卻在背後也慢慢地挨，這路上不是耍處！』那虞候道：『不是我兩個要慢走，其實熱了行不動，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今恁地正熱裏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匀！』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卻似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慳，去處若不日裏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個虞候口裏不言，肚中尋思：『這廝不直得便罵人！』楊志提了朴刀，拿着藤條，自去趕那擔子。兩個虞候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兩個虞候告訴道：『楊家那廝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直這般會做大！』老都管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鬻拗。」因此我

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耐他。」兩個虞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個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

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個客店裏歇了。那十一個廂禁軍雨汗通流，都歎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着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大藤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那衆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起來都要乘涼起身去。楊志跳起來，喝道：「那裏去！且睡了，卻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裏熱時走不得，卻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麼！」拿了藤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飯，走一路上趕打着，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裏喃喃地怨，兩個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他。

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個人沒一個不怨。楊志當日客店裏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當日行的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卻監着那十一個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被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四下裏無半點雲彩，其實那熱不可當。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腳疼，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兀的不晒殺人！」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卻再理會。」

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一行十五人奔土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這裏是甚麼去處，你們卻在這裏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剝做我七八段也是去不得了！」

楊志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睡倒。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個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下喘氣。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岡，聞常太平時節，白日裏兀自出來劫人，休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裏停腳！』兩個虞候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些話來驚嚇人！』老都管道：『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略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裏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楊志拿着藤條，喝道：『一個不走的，喫他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個分說道：『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不把入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你好不知疼癢，只顧逞辯！』楊志罵道：『這畜生不毆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藤條，劈臉又打去。

老都管喝道：『楊提轄，且任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嬾公時，門上軍漢見了無千無萬，都向着我啞啞連聲，不是我口淺，量你是個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憐，擡舉你做個提轄，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莊一個老的，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裏，那裏知道路途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會去來，不會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剗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

楊志卻待要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裏影着一個人，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藤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喝一聲道：『你這廝好大胆，怎敢看俺的行貨！』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六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裏乘涼，一個鬢邊老大一搭硃砂記，拿着一條朴刀。見楊志趕來，七個人齊叫一聲『阿也！』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

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裏經過，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我七個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貨，只顧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卻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人道：「客官請幾個棗子了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坐着道：「既是有賊，我們去休。」楊志說道：「俺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別了臉對衆軍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楊志也把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

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裏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裏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什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裏去？」那漢子道：「挑出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喫，也解暑氣。」正在那裏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胆！」衆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于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

得甚麼！到來只顧喫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要賣與你喫——卻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

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熱了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喫，我又不曾賣與他，這個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七個客人說道：『呸！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我們正想酒來解渴，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喫。』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會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緊？看你不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是——又沒碗瓢舀喫。』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緊？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裏。』

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着舀那酒喫，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喫盡了。七個客人道：『正不會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一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喫。』那漢道：『饒不得！做定的價錢！』一個客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喫。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手裏拿一個瓢，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住，望桶裏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裏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戴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唳！』

那對過衆軍漢見了，心內癢起來，都待要喫。數中一個看着老都管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

客人買他一桶喫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喫，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老爺方便！

老都管見衆軍所說，自心裏也要喫得些，竟來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喫，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喫些避暑氣。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喫。』楊志尋思道：『俺在遠遠處望着廝們都買他的酒喫了，那桶裏當面也見喫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喫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喫了，便起身。』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喫。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衆軍陪着笑，說道：『大哥，直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纏。』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你這個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真，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須不關他衆人之事，胡亂賣與他衆人喫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

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喫。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百喫，陪個小心，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喫一瓢，楊提轄喫一瓢，楊志那裏肯喫。老都管自先喫了一瓢。兩個虞候各喫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喫盡了。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自本不喫，一者天氣甚熱，二者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喫了一半，棗子分幾個喫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喫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了你衆人半貫錢罷。』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

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傍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腳輕，一個個面面廝覷，都軟倒了。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



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扎掙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

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卻纔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卻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喫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叫人死心塌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抖在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喫，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裏，假意兜半瓢喫。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裏。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

原來楊志喫的酒少，便醒得快，爬將起來，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個人時，口角流涎，都動不得。楊志憤悶道：『不爭你把我了生辰綱去，教俺如何回去見梁中書？』這紙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如今閃得俺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待走那裏去？』不如就這岡子上尋個死處！撩衣破步，望着黃泥岡下便想跳下去。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尋思道：『爹娘生下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及今日尋個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得着時，卻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個人時，只是眼睜睜地看着楊志，沒個掙扎得起。楊志指着罵道：『都是你這廝們不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腰刀，週圍看時，別無物件。楊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

## 第十二 黃泥岡事發

那押生辰綱老都管并這幾個廂禁軍驍行午住，趕回北京；到得梁中書府，直至廳前，一齊都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上辛苦，多虧了你衆人。』又問：『楊提轄何在？』衆人告道：『不可說這人是膽忘恩的賊。自離此間五七日後，行得到黃泥岡，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裏歇涼，不想楊志和七個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推七輛江州車兒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卻叫一個漢子挑一擔酒來岡子上歇下。小的衆人不合買他酒喫，被那廝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細縛衆人。楊志和那七個賊人卻把生辰綱財寶並行李盡裝載車上將了去。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留兩個虞候在那裏隨衙聽候捉拿賊人。小人等衆人星夜趕回來告知恩相。』梁中書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擡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時，碎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差人星夜來濟州投下，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道。蔡太師看了大驚道：『這班賊人甚是膽大，去年將我女婿送來的禮物打劫去了，至今未獲，今年又來無禮，如何干罷！』隨即押了一紙公文，着一個府幹親自齎了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這夥賊人，便要回報。

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裏差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相公。』府尹聽得大驚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慌忙陞廳來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狀子，已經差緝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蹤跡。前日留守司又

差人行劄付到來，又經着仰尉司并緝捕觀察，杖限跟捉，未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道：「小人是太師府裏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裏要這一千人臨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裏宿歇立等相公要拿這七個販棗子的并賣酒一人，在逃軍官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解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去沙門島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裏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裏行來的鈞帖。」府尹看罷大驚，隨即便喚緝捕人等，只見階下一人聲喏，立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稟道：「小人是三都緝捕使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上打劫去了的生辰綱，是你該管麼？」何濤答道：「稟復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晝夜無眠，差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責，到今未見蹤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於無奈。」府尹喝道：「胡說！上不緊，則下慢！我自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諸侯，非同容易！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裏，領個緝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禍及於我！先把你這廝迭配遠惡軍州，雁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恕！」

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裏，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衆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箭穿雁嘴，鈎搭魚腮，盡無言語。何濤道：「你們閒常時都在這房裏賺錢使用，如今有此一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得？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劫了他的財寶，自去山寨裏快活，如何拿得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當初只有五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裏，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個，悶悶不已。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

一紙批文，爲因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劫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擔，正不知是甚麼人打劫了去。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又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覆道：「未見次第，不曾獲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一「迭配：州」字樣，只不會填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卻是如何得了？」

正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濤道：「你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卻來怎地？」何濤的妻子乖覺，連忙招手，說道：「阿叔，你且來廚下，和你說話。」何清當時跟了嫂嫂進到廚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燙幾杯酒，請何清喫。何清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我不中也是你一個親兄弟，你便奢遮殺，到底是我親哥哥，便叫我一處喫盞酒，有甚麼辱沒了你？」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裏自過活不得哩！」何清道：「哥哥每日起了大錢大物，那裏去了做兄弟的？又不來，有甚麼過活不得處？」阿嫂道：「你不知爲這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着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正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會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着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卻已安排些酒食與你喫，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諄諄地聽得人說道，有賊打劫了牛辰綱去，正在那裏地面上？」阿嫂道：「只聽得說道黃泥岡上。」何清道：「卻是甚麼人劫了？」阿嫂道：「叔叔，你又不醉，我方纔說了，是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既是販棗子的客人了，卻悶怎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阿嫂道：「你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憂哥哥，放着常來的一班兒好酒肉兄弟，閒常不睬的是親兄弟，今日纔有事，便叫沒捉處。若是教兄弟閒常拚得幾杯酒喫，今日這夥小賊倒有個商量處！」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何清笑道：「直等親哥臨危之際，兄弟或者有個道理救他。」

說了，便起身要去。阿嫂留住，再喫兩杯。

那婦人聽了這話，說得蹣蹣，慌忙來對丈夫備細說了。何濤連忙叫請兄弟到面前。何濤陪着笑臉，說道：「兄弟，你既知此賊去向，如何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麼來歷，我自和嫂子說要兄弟何能救得哥哥？」何濤道：「好兄弟，休得要看冷，暖。只想我日常的好處，休記我閒時的歹處，救我這條性命！」何清道：「哥哥，你別有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管下三二百個，何不與哥哥出些氣力量一個兄弟，怎救得哥哥？」何濤道：「兄弟，休說他們，你的話眼裏有些門路，休要把與別人做好漢。你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補報你處。」——正教我怎地心寬！何清道：「有甚麼去向，兄弟不省的？」何濤道：「你不要嘔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處，兄弟自來出些氣力，拿這夥小賊！」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是兄弟情分。如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要這一千人，天來大事，你卻說小賊！」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爲賭錢上，喫哥哥多少打罵，我是怕哥哥，不敢和他爭涉。閒常有酒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

何濤見他話眼有些來歷，慌忙取一個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兄弟，權將這銀子收了。日後捕得賊人時，金銀段疋賞賜，我一力包辦。」何清笑道：「哥哥正是一急來抱佛脚，閒時不燒香。」我若要哥哥銀子時，便是兄弟勸措哥哥了。快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哥哥如此，我便不說。既是哥哥兩口兒，我行陪話，我說與哥哥，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何濤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如何沒三五百貫錢？兄弟，你休推卻。我且問你，這夥賊卻在那裏有些來歷？」何清拍着大腿道：「這夥賊，我都捉在便袋裏了！」何濤大驚道：「兄弟，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裏？」何清道：「哥哥只莫管，我自都有在這裏便了。哥只把銀子收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要常情便了。」何濤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賞的，非是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裏？」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個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上面。」何濤道：「你且說怎的寫在上

面？」何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賭博輸了，沒一文盤纏；有個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個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爲是官司行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勸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息，須要問他「那裏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察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爲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個月。」

「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卻認得一個爲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得我？我先曾跟一個賭漢去投奔他，因此我認得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個三髯鬚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個漢子挑兩個桶來，我不認得他。店主自與他廝叫道：「白大郎，那裏去？」那人應道：「有擔醋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是個賭客。」我也只安在心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的說道：「黃泥岡上一夥的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卻是兀誰？如今只拿了白勝，一問便知端的。這個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麼？」何濤稟道：「略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便差八個做公的，一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逕奔到白勝家裏，卻是三更時分。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卻說道害熱病不會得汗。從牀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裏肯認，把那婦人捆了，也不肯招。衆做公的繞屋尋賊，尋到床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掘開，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扛擡賊物，都連夜趕回濟州城裏來，卻好五更天明時分。把白勝押到廳前，便將索子捆了。

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連打三四頓，打得皮破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道：「賊首，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廝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頓。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六人，只拿住晁保正，那六人便自有下落。」先取一面二十斤死囚枷，枷了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裏監收。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領二十個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着落本縣立等要捉晁保正。并不知姓名六個正賊，就帶原解生辰綱的兩個虞候作眼拿人。一同何觀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并兩個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只帶一兩個跟着來下公文，逕奔鄆城縣衙門前來。

當下已牌時分，卻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個茶坊裏坐下，喫茶相等。喫了一個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裏不知是那個押司直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何濤看時，只見縣裏走出一個押司來。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早喪；下一个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調人之急，扶人之困，因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卻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

當時宋江帶着一個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何觀察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個公人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裏面喫茶說話。」宋公明道：「謹領。」兩個人到茶坊裏坐定。伴當都叫去門前等候。宋江道：「不敢拜問尊兄高姓？」何濤答道：「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濤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道：「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安敢占上。」宋江道：「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個謙讓了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道：「茶博士將兩杯茶來。」沒多時，茶到。兩個喫了茶。宋江道：「觀察到敝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何濤道：「實不相瞞，來貴縣有幾個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敢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是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敝府管下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個，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劫去了十一擔金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贓。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個正賊都在貴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個幹辦，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處着落，便是觀察自齎公文來要，敢不捕送。只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爲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姓名，煩乞用心。」

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卻答應道：「晁蓋這廝，姦頑役戶，本縣內上下人沒一個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他受！」何濤道：「相煩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一壺中捉鼈，手到拿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投下，本官看了，便可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攬開。這件公事非是小可，不當輕



洩於人。何濤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務，倦怠了少歇。觀察略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略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押司尊便，小弟只在此專等。』

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博士道：『那官人要用茶，一發我還茶錢。』離了茶坊，飛也似跑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知縣坐堂時，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押觀穩便。」叫他略待一待。』卻自槽上披了馬，牽出後門外去，袖了鞭子，慌忙的跳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馬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攏將去，沒半個時辰，早到晁蓋莊上。莊客見了，入去莊裏報知。

晁蓋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司在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後着？』莊客道：『只獨自一個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忙出來迎接。宋江道：『有一個暗攜了晁蓋手，便投側邊小房裏來。』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得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岡事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你等七人。濟州府差一個何緝捕，帶着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並本州文書來拿你等七人，說你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只推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馬而來，報道哥哥。』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若不快走時，便待甚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夜下來。你們不可耽擱，倘有些疎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不來救你。』

晁蓋聽罷，喫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話，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晁蓋道：『七個人，三個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個在這裏賢弟且見他一面。』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個吳學究，一個公孫勝，蘄州來的；一個劉唐，東潞州人。』

宋江略講一禮，回身便走，囑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來了。

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那來相見的這個人麼？」吳用道：「卻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大驚道：「莫不走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虧殺這個兄弟，担着血海也似干係來報與我們！原來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府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個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立等要拿我們七個。虧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裏俟候，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去了公文，少刻便差人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卻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裏！這大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卻不會得會。盡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公孫勝、劉唐都道：「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晁蓋點頭道：「正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結義兄弟。吳先生不會得會四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個兄弟，也不枉了！」

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卻是怎地解救？」吳用道：「兄長，不須商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晁蓋道：『卻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爲上計，卻是走那裏去好？』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肚裏了。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了，一齊都奔石碣村三阮家裏去。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晁蓋道：『三阮是個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精細！石碣村那裏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與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入了夥。』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便和劉唐帶了幾個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卻來早路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個打併了便來。』

吳用劉唐把那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五六擔裝了，叫五六個莊客一發喫了酒食。吳用袖了銅鍊，劉唐提了朴刀，監押着五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碣村來。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齎發他些錢物，從他去投別主願去的，都在莊上併疊財物，打拴行李。

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裏來。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宋江道：「觀察久等。卻被村裏有個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因此躡攔了些。」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裏。」兩個入得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案邊，叫左右掛上迴避牌，低聲稟道：「奉濟州府公文，爲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

知縣接着，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干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有下列。」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個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隨即叫喚尉司並兩個都頭，一個姓朱，名全，一個姓雷，名橫。他兩個非是等閒人也。當下朱全雷橫兩個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並土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並兩個虞候作眼拿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縣尉騎着馬，兩個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拿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門，飛奔東溪村晁家來，到得東溪村裏，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個觀音菴取齊。

朱全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前後有兩條路，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闖去打後門，他奔前門走了。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個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那廝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又有莊客協助，卻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廝們亂攆，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唿哨響爲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個捉一

個，見兩個捉一雙！雷橫道：『也說得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進來，我去截住後門。』朱全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我閒常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裏，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耍處。』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全道：『只消得三十來個夠了。』

朱全領了十個弓手，二十個土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在前後，幫護着縣尉；土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二十個火把，擎着攬義朴刀，留客住鈎鎌刀，一齊都奔晁家莊來。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裏一縷火起，從中堂燒將起來，湧得黑烟遍地，紅焰飛空。又走不到十數步，只見前後門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焰騰騰地一齊都着。前面雷橫挺着朴刀，背後衆土兵發着喊，一齊把莊門打開，都撲入裏面，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並不會見有一個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將起來，叫前面捉人。原來朱全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打後門，卻被朱全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驚小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

朱全那時到莊後時，兀自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裏只顧放火，他和公孫勝引了十數個去的莊客，吶着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朱全在黑影裏叫道：『保正快走！朱全在這裏等你多時。』晁蓋那裏聽得說，同公孫勝捨命只顧殺出來，朱全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晁蓋卻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朱全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人！』雷橫聽得，轉身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投去趕。雷橫自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朱全搬了土兵，挺着刀去趕晁蓋。晁蓋一面走口裏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甚麼？我須沒歹處！』朱全見後面沒有人，方纔敢說道：『保正，你兀自不見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我賺他

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

朱仝正趕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朱仝分付晁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仝回頭叫道：「有三個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土兵衆人趕去。朱仝一面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卻如防送的相似。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朱仝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衆土兵隨後趕來，向前扶起。朱仝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脚走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了左腿。」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仝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些土兵全無幾個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土兵去趕。衆土兵心裏道：「兩個都頭尙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們有何用！」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裏正不知那條路去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仝和晁蓋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卻不見了人情！」回來說道：「那裏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

縣尉和兩個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拏得一個賊人，只叫苦道：「如何回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解將鄆城縣裏來。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只拏得幾家鄰舍。」知縣把一千拿到的鄰舍當廳勘問。衆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居住，遠者三二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時常有擲槍使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個下落。數內一個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鄰舍告道：「也有不願去的，還在這裏。」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這個貼鄰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個時辰，早拿到兩個莊客。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個人來商議，小人只認得一個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一個叫做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個

水

評

黃泥岡事發

一一八

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個，小人不認得，卻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得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個。」只此是實。」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個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干鄰舍，保放回家聽候。

### 第十三 火併

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個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直府尹陞廳。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稟說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個姓阮的端的在那裏？」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個姓阮的——一個叫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村湖裏住。」知府道：「還有三個姓甚麼？」白勝告道：「一個是智多星吳用，一個是入雲龍公孫勝，一個叫做赤髮鬼劉唐。」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裏。」隨既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只拿了姓阮三個更有頭腦。」

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裏與衆人商議。衆多做公的道：「若說這個石碣村湖蕩，緊靠著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誰敢去那裏捕捉賊人？」何濤聽罷，說道：「這一論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本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週圍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閒常時也兀自劫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若不起得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裏捕捉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簡點與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處去緝捕。」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各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盜巡簡領了濟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個點起五百軍兵，同衆多做公的一齊奔石碣村來。

晁蓋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十數個莊客來到石碣村，半路上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卻來接應。

到家。七個人都在阮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貴在那裏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夥的，須是先投奔他，我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應的物件裝在船裏，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

大家正在那裏商議投奔梁山泊，只見幾個打漁的來報道：『官軍人馬飛奔村裏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廝們趕來，我等休走！』阮小二道：『不妨！我自對付他，叫那廝大半下水裏去死，小半都擄殺他！』晁蓋道：『劉唐兄弟你和學究先生且把財賦老小裝船裏，逕撐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頭勢，隨後便到。』阮小二選兩隻棹船，把娘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船裏。吳用、劉唐各押著一隻，叫七八個伴當搖了船，先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撐駕小船，如此迎敵。兩個各棹船去了。

何濤并捕盜巡簡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船，盡數奪了，便使會水的官兵下船裏進發。岸上的騎馬船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吶喊，人兵並起，撲將入去，早是一所空房，裏面只有些粗重家伙。何濤道：『且去拿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個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裏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簡商議道：『這湖泊裏港汊又多，路徑甚雜，抑且水蕩陂塘，不知深淺；若是四分五路去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姦計，我們把馬匹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裏，一發都下船裏去。』

當時捕盜巡簡并何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時捉的船非止百十隻，也有撐的，亦有搖的，一齊都望阮小五打漁莊上來，行不十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唱歌。衆人且住了船聽時，那歌道：

打漁一世蓼兒洼，不種青苗不種麻。

酷吏賊官都殺盡，盡忠心報答趙官家。

何觀察并衆人聽了，盡喫一驚，只見遠遠地一個人獨掉一隻小船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個便是阮



小五！何濤把手一招，衆人併力向前，各執器械，挺着迎將去。只見阮小五大笑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直如此大膽！敢來引老爺做甚麼？卻不是來搵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的，搭上箭，拽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箭來，拿着樺楸，翻筋斗鑽下水裏去。衆人趕來跟前，拿個空。

又撐不到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葦蕩裏打唿哨，號人把船擺開，見前面兩個人掉着一隻船來。船頭上立着一人，頭戴青箬笠，身披綠蓑衣，手裏拿着條筆管鎗，口裏唱着道：

老爺生長石碣村，稟性生來要殺人。

先斬何濤巡簡首，京師獻與趙王君。

何觀察并衆人聽了，又喫一驚，有認得的說道：「這個正是阮小七！」何濤喝道：「衆人併力向前，先拿住這個賊，休教走了！」阮小七聽得，笑道：「潑賊！」便把鎗只一點，那船便使轉來，望小港裏串著走。衆人捨命喊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船的飛也似搖著橈，口裏打著唿哨，串著小港汊中，只顧走。衆官兵趕來趕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把船且泊了，都傍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正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卻商議不定，便問那當村住的人說道：「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裏有許多去處。」何濤便教划著兩隻小船，船上各帶三兩個做公的去前面探路。去了兩個時辰有餘，不見回報。何濤道：「這廝們好不了事！」再差五個做公的，又划兩隻船去探路。這幾個做公的划了兩隻船，又去了一個多時辰，並不見些回報。何濤道：「這幾個都是久慣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卻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著一隻船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顛倒！」

天色又看看晚了，何濤思想：「在此不著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自去走一遭。」揀一隻疾快小船，選了幾個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裝起五六把樺楸，何濤坐在船頭上，望這個蘆葦港裏蕩將去。那時已是日沒沉西，划

得船開，約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個人提著把鋤頭走將來。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這裏是甚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村裏莊家，這裏喚做斷頭溝，沒路了。」何濤道：「你會見兩隻船過來麼？」那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們只在前面鳥林裏廝打。」何濤道：「離這裏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見便是。」何濤聽得，便叫攏船前去接應，便差兩個做公的拿了攔叉上岸來，只見那漢提起鋤頭來，手到把兩個做公的一鋤頭一個，翻筋斗都打下水裏去。何濤見了，喫一驚，急跳起身來時，卻待奔上岸，只見那隻船忽地搶將開去，水底下鑽起一個人來，把何濤兩腿只一扯，撲通地倒擡下水裏去。這幾個船裏的卻待要走，被這提鋤頭的趕將上船來，一鋤頭一個，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

這何濤被水底下的這人倒拖上岸來，就解下他的胳膊來，細了。看水底下這人卻是阮小七，岸上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弟兄兩個看著何濤罵道：「老爺弟兄三個，從來只愛殺人放火，量你這廝直得甚麼！你如何大膽，特地引著官兵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人奉命差遣，概不認己。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望乞饒恕性命則個。」阮家弟兄道：「且把他來細做個「糶子」，撇在船艙裏。」把那幾個屍首都擲去水裏去了。個個唸哨一聲，蘆葦叢中鑽出四五个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船。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船出來。

這捕盜巡領著官兵，都在那船裏，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他去了許多時不見回報。」那時正是初更左右，衆人都在船上歇涼，只聽得後面唸哨響，迎著風看時，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光來。衆人道：「今番卻休了！」原來都是一叢小船，兩隻價幫住，上面滿滿堆著蘆葦柴草，刮刮雜雜燒著，乘著順風直衝將來。那百十來隻官船屯塞做一塊，港汊又狹，又沒迴避處，那頭等大船也有十數隻，卻被他火船推來鑽在大

船隊裏一燒。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著船燒將來，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奔走。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也燒將起來。那捕盜官兵兩頭沒處走。風又緊，火又猛，衆官兵只得都奔爛泥裏立地。火光叢中，只見一隻小快船，船尾上一個搖著船，船頭上坐着一個先生，手裏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口裏喝道：『休教走了一個！』衆兵都在爛泥裏慌做一堆。

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個人，引著四五個打魚的，都手裏明晃晃拿著刀鎗走來；這邊蘆葦西岸又是兩個人，也引著四五個打魚的，手裏也明晃晃拿著飛魚鉤走來。東西兩岸四個好漢，并這夥人一齊動手，排頭兒擲將來。無移時，把許多官兵都擲死在爛泥裏。東岸兩個是晁蓋，阮小五；西岸兩個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個先生便是公孫勝。五位好漢，引著十數個打魚的，莊家把這夥官兵都擲死在蘆葦蕩裏。單單只剩得一個何觀察，細做糶子也似，丟在船艙裏。阮小二指著罵道：『你這廝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蠢蟲！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卻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撩撥的！我也不來你城裏借糧，他也休要來我這村中討死，倘或正眼兒覷着，休道你是一個小小州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時，我也擲他三二十個透明的窟籠！俺們放你回去，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個鳥官人，教他休做夢！這裏沒大路，我著兄弟送你出路口去！』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這裏一直去，便有尋路處！別的人殺了，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喫你那州尹賊驢笑，且請下你兩個耳朵來做表證！』阮小七身邊拔起尖刀，把何觀察兩個耳朵割下來，鮮紅淋漓，插了刀，解了腰牌，放上岸去。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回濟州去了。

晁蓋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數個打魚的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船，離了石碣村湖泊，逕投李家道口來；到得那裏，相尋著吳用，劉唐船隻，合做一處。吳用問起拒敵官兵一事，晁蓋備細說了。吳用衆人大喜，整頓船隻。

齊了，一同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慌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聽了，大喜。逐一都相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待衆人。隨即取出一張皮靶弓來，搭上一枝響箭，望着那對港蘆葦中射去。響箭到處，只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備細寫衆豪傑入夥姓名人數，先付與小嘍囉齎了，教去寨裏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衆好漢。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船，請衆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船隻，一齊望山寨裏來。行了多時，早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響鑼鳴。晁蓋看時，只見七八個小嘍囉划出四隻哨船來，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舊先去了。

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並打魚的人在此等候。又見數十個小嘍囉下山來，接引到關上。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道：『小可王倫，久聞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某是個不讀書史的人，甚是粗鹵，今日事在藏拙，甘心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不棄幸甚。』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小寨，再有計議。』一行從人都跟着上山來。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王倫再三謙讓晁蓋一行人上階。晁蓋等七人在右邊一字兒立下；王倫與衆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一個個都講禮罷，分賓主對席坐下。王倫喚階下衆小頭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有客館安歇。單說山寨裏宰了兩頭黃牛，十個羊，五個豬，大吹大擂筵席。衆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告訴王倫等衆位。王倫聽罷，駭然了半晌，心內躊躇，做聲不得，自己沉吟，虛作應答。筵宴至晚席散，衆頭領送晁蓋等衆人關下客館內安歇，自有來的人服侍。

晁蓋心中歡喜，對吳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裏去安身？不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吳用只是冷笑。晁蓋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吳用道：『兄長性直，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兄長不看他的心，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吳用道：『兄

長不見他早間席上與兄長說話倒有交情；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簡，放了何濤，阮氏三雄如此豪傑，他便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應答，心裏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只就早上便議定了坐位，杜遷宋萬這兩個自是粗鹵的人，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諸事曉得，今不得已，坐了第四位。早間見林冲看王倫答應兄長模樣，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瞅這王倫，心內自己躊躇。我看這人倒有顧盼之心，只是不得已。小生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併。」晁蓋道：「全仗先生妙策。」當夜七人安歇了。

次日天明，只見人報道：「林教頭相訪。」吳用便對晁蓋道：「這人來相探，中俺計了。」七個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裏面。吳用向前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可有失恭敬，雖有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望乞恕罪。」吳學究道：「我等雖是不才，非爲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顧盼之意，感恩不淺！」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林冲那裏肯推晁蓋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帶坐下。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林冲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曾有誤。雖然今日能彀得見尊顏，不得遂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話。」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用便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冲道：「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又不能報得此讎，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吳用道：「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稱爲小旋風柴進的麼？」林冲道：「正是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疎財，接納四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能彀會他一面也好！」

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教頭若非武藝超羣，他如何肯薦上山，非是吳

用過稱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與頭領坐。此天下公論，也不負了柴大官人的書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誠恐負累他，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日去住無門，非在位次低微，只爲王倫心術不定，語言不准，難以相聚。」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懷嫉妬賢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夜來因見兄長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來關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自投別處去便了。」林冲道：「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小可只恐衆豪傑生退去之意，特來早早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厮話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厮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林冲身上！」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意。」吳用便道：「頭領爲新弟兄面上，倒與舊弟兄分顏，若是可容卽容，不可容時，小生等登時告退。」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量這一個潑男女，腌臢畜生，說甚弟兄衆豪傑，且請寬心。」林冲起身別了衆人，說道：「少間相會。」衆人相送出來，林冲自上山去了。

沒多時，只見小嘍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裏頭領相請衆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晁蓋道：「上覆頭領，少間便到。」小嘍囉去了。晁蓋問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何？」吳用笑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心懶，小生憑着三寸不爛之舌，不繇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只看小生把手撚鬚爲號，兄長便可協力。」晁蓋等衆人暗喜。辰牌已後，三四人來邀請。晁蓋和衆頭領各各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卻來赴席。只見宋萬親自騎馬，又來相請。小嘍囉擡了七乘山轎，七個人都上轎子，一逕投南山水寨裏來，直到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都出來相接，邀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王倫與四個頭領——杜遷、宋萬、林冲、朱貴——坐在左邊主位上，晁蓋與六個

好漢——吳用公勝孫劉唐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嘍囉輪番把盞。

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和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閒話支吾開去。吳用把眼來看林冲時，只見林冲側坐在椅上，把眼瞅王倫，身上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嘍囉取來三四個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個大盤子，裏放著五錠大銀。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敵山小寨是一汪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薄禮，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卻？非是敵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誤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

說言未了，只見林冲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之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卻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量你是個落第窮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吳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林冲把桌子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搥的火雜雜。吳用便把手將鬚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勝孫便兩邊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去幫住杜遷，阮小五幫住宋萬，阮小七幫住朱貴，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

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是一個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賙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卻！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這嫉賢妬能的賊，不殺了要你用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個緊緊幫着，那裏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卻被晁蓋、劉唐兩個攔住。王倫見頭勢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裏！」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來救，見了林冲這般兇猛頭勢，誰敢向前。林冲即時拿住王倫，又罵了一頓，去心窩裏只一刀，脰察地搨倒在亭上。晁蓋見搨王倫，各掣刀在手。林冲疾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裏，嚇得那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哥執鞭墜轡！」

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拽過一把交椅來，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爲例！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卻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若欲相逼，寧死而已！弟有片言，不知衆位肯依我麼？」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

林冲說道：「我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妒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厮，非林冲要圖此位。據着我胸襟膽氣，焉敢拒敵官軍，他日剪除君側元兇首惡，今有晁兄仗義疎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寨之主，好麼？」衆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賓不壓主」，晁蓋強殺只是個遠來新到的人，安敢便來占上？」林冲拓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不必推卻；若有不從，即以王倫爲例！」再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冲喝叫衆人就於亭前參拜了，一面使小廝囉去大寨裏擺下筵席，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裏聚義。



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大寨裏來，得到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間焚起一爐香來。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個粗匹夫，不過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豪傑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吳用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未見經綸濟世之才，雖曾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豈可占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晁蓋道：『卻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那個及得！』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適蒙頭領所說，鼎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占上，頭領再要讓人時，晁蓋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杜遷宋萬那裏肯坐，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朱貴坐了第十一位。

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都來參拜了，分立兩下。晁蓋道：『你等衆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先生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衆人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灘頭，休教有失。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兩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衆小頭目，并衆多小嘍囉。當下推牛宰馬，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衆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喫了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衆頭領計議：『整點倉廩，修理寨柵，打造軍器——鎗刀弓箭，衣甲頭盔——準備迎敵官軍，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廝殺，好做準備。』

一日，林冲見晁蓋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山，驀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

訴與晁蓋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王倫心術不定，難以過活，一向蹉跎過了，流落東京，不知死活。』晁蓋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聚。你快寫書，便教人下山去，星夜取上山來，多少是好。』林冲當下寫了一封書，叫兩個自身邊心腹小嘍囉下山去了。不過兩個月，小嘍囉還寨說道：『直至東京城內殿帥府前，尋到張教頭家，聞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自縊身死，已故半載。張教頭亦爲憂疑，半月之前染患身故。止剩得女使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訪問鄰里，亦是如此說。打聽得真實，回來報與頭領。』林冲見說了，潸然淚下。自此杜絕了心中掛念。晁蓋等見說，悵然嗟歎。山寨中自此無話，每日只是操練人兵，準備抵敵官軍。

## 第十四 閻婆惜

濟州府太守見何濤先折了許多人馬，獨自一個逃得性命轉來，已被割了兩個耳朵，又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捉，亦皆失陷。黃安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太守肚裏正懷着鬼胎，沒個道理處。只見承局來報道：『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報到此。』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交與府尹。太守看罷，隨即和新官到州衙裏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糧等項。當下安排筵席管待新官，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一節，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師將這件勾當抬舉我，卻是此等地面，這般府分，又沒強兵猛將，如何收捕得這夥強人？倘或這廝們來城裏借糧時，卻怎生奈何？』舊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裝行李，自回東京聽罪。

新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守濟州的官軍來，當下商議招軍買馬，集草屯糧，招募悍勇民夫，智謀賢士，準備收捕梁山泊好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牌仰附近州郡，併力勦捕；一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知會收勦及仰屬縣着令守禦本境。

本州孔目差人齎一紙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教守禦本境，防備梁山泊賊人。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疊成文案，行下各鄉村一體守備。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思道：『晁蓋等衆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傷了何濤觀察，又損害許多官軍人馬，又把黃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人

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卻饒不得，倘有疎失，如之奈何？自家一個心中納悶，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將此文書立成文案，行下各鄉各保自理會文卷。

宋江卻信步走出縣來，走不過二三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轉回頭來看時，卻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個婆子，卻與他說道：「你有緣，做好事，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話說？」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從東京來，不是這裏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個女兒，婆惜他，那閻公平昔是個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閻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口兒因來山東投奔一個官人，不着，流落在這鄆城縣，不想這裏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個僻靜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無錢津送，沒做道理處，央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裏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裏走頭沒路的，只見押司打從這裏過，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趕來，望押司可憐見他，則個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個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裏借筆硯寫個帖子，與你去縣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尙無那討使用。」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十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爹娘，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說。」隨即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自回下處去了。

忽一朝，那閻婆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個婦人家面，回來問閻婆道：「宋押司下處不見一個婦人面，他會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裏住在宋家村，卻不曾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見他散施棺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恐怕是未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耍笑，從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衙院人家串，那一個衙院不愛他有幾個上行首要，問我過房了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倒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沒娘

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願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個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說，次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攙掇，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樓房，置辦些家伙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個在那裏居住。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綾羅。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端的養的婆惜豐衣足食！

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向後漸漸來得慢了，卻是爲何？原來宋江是個好漢，只愛學使鎗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閻婆惜水也似後生，况兼十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閻婆惜家喫酒。這張文遠卻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廝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五兩舍，飄蓬浪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更兼品竹調絲，無有不曾，這婆惜是個酒色娼妓，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亦是個酒色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便記在心裏。向後但是宋江不在，這張三便去那裏，假意兒只說來尋宋江，那婆娘留住喫茶，言來語去，便搭識上了。宋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他，全不兜攬他些個。這宋江是個好漢，不以這女色爲念，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張三和這閻婆惜如膠似漆，夜去明來，街坊上入也都知了，卻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朵裏。宋江半信不信，自肚裏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繇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門便了。」自此有幾個月不去，閻婆累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去。

一日將晚，宋江從縣裏出來，去對過茶房裏坐定喫茶。只見一個大漢，頭帶白范陽氈笠兒，身穿一領黑綠羅袍，下面腿絆護膝，八搭麻鞋，腰裏跨着一口腰刀，背着一個大包，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着看那縣裏。宋江見了這個大漢，走得蹊蹺慌忙起身，趕出茶房來，跟着那漢走。約走了三二十步，那漢回過頭來時，看了

宋江，卻不認得。宋江見了這人，略有面熟，「莫不是那裏會廝會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那漢見宋江看了一會，也有些認得，立住了脚，定眼看那宋江，又不敢問。宋江尋思道：「這個人好作怪，卻怎地只顧看我？」宋江亦不敢問他。只見那漢去路邊一個篋頭鋪裏問道：「大哥，前面那個押司是誰？」篋頭待詔應道：「這位是宋押司。」那漢提着朴刀，走到面前，唱個大喏，說道：「押司認得小弟麼？」宋江道：「足下有些面善。」那漢道：「可借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一條僻靜小巷。那漢道：「這個酒店裏好說話。」

兩個上到酒樓，揀個僻靜閣兒裏坐下。那漢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撇在桌子底下。那漢撲翻身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不敢拜問足下高姓？」那人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真個有些面熟。小人，失了。」那漢道：「小弟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識尊顏，蒙恩救了性命的赤髮鬼劉唐便是。」宋江聽了大驚，說道：「賢弟，你好大膽！早是沒做公的看見！險些兒惹出事來！」劉唐道：「感承大恩，不懼一死，特地來酬謝。」宋江道：「晁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誰教你來？」劉唐道：「晁頭領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見今做了梁山泊主都頭領。吳學究做了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冲一力維持，火併了王倫。山寨裏原有杜遷、宋萬、朱貴和俺弟兄七個，共是十一個頭領。見今山寨裏聚集得七八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因想兄長大恩，無可報答，特使劉唐齎一封書信，并黃金一百兩，相謝押司，再去謝那朱都頭。」劉唐打開包裹，取出書來，便遞與宋江。宋江看罷，便拽起褶子前襟，摸出招文袋，打開包兒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桌上。宋江把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招文袋內，放下衣襟，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隨即便喚量酒的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鋪下了些菜蔬果子之類，叫量酒人篩酒與劉唐喫。

看看天色晚了，劉唐喫了酒，量酒人自下去。劉唐把桌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宋江慌忙攔住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們七個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銀使用。宋江家中頗有些過活，且放在你山寨，等宋江缺少盤纏時，卻

來取。今日非是宋江見外，於內已受了一條。朱全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送去。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賢弟，我不敢留你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認得時，不是耍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停攔。宋江再三申意，衆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微表孝順之心。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令非比昔日，小弟怎敢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宋江道：『既是號令嚴明，我便寫一封回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裏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個直性的人，見宋江如此推卻，想是不肯受了，便將金子依前包了。

看看天色夜來，劉唐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了四拜。宋江教量酒人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在此，我明日卻自來算。』劉唐背上包裹，拿了朴刀，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到巷口，天色昏黃，是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宋江攬住劉唐的手，分付道：『兄弟保重，再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耍處。我更不遠送了，只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朗，拽開脚步，望西路便走，連夜回梁山泊來。

宋江與劉唐別了，自慢慢走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道：『早是沒做公的看見險些惹出一場大事來！』一頭想：『那晁蓋倒去落草了，直如此大弄！』轉不過兩個灣，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聲：『押司，那裏去來？好兩日不見面！』宋江回頭看時，原來是閻婆倒喫一惱。

閻婆趕上前來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好貴人，難見面！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有緣，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不開，改日卻來。』閻婆道：『這個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裏專望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直恁地下得。』宋江道：『端

的忙些個，明日準來。」閻婆道：「我今日要和你去。」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發話道：「是誰挑撥你？我娘兒兩個下半世過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說的閒是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個主張，我女兒但有差錯，都在老身上。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江道：「你不要纏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裏。」閻婆道：「押司便誤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這回錯過，後次難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裏自有告訴。」宋江是個快性的人，喫那婆子纏不過，便道：「你放了手，我去便了。」閻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趕不上。」宋江道：「直恁地這等！」兩個廝跟着，來到門前，宋江立住了脚，閻婆把手一攔，說道：「押司來到這裏，終不成不去了。」宋江進到裏面凳子上坐了，那婆子是乖的，生怕宋江走去，便幫在身邊坐了，叫道：「我兒，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閻婆惜倒在床上，對着盞孤燈，正在沒可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得娘叫道：「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婆娘只是張三郎，慌忙起來，把手掠一掠雲髻，飛也似跑下樓來，就榻子眼裏，張時堂前琉璃燈，卻明亮，照見是宋江，那婆娘復翻身轉，又上樓去，依前倒在床上。閻婆聽得女兒脚步下樓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兒，你的三郎在這裏，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床上應道：「這屋裏多遠，他不會來，他不瞎，如何自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他，沒了當絮絮聒聒地。」閻婆道：「這賤人真個望不見押司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婆子笑道：「押司，我同你上樓去。」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心裏自有五分不自在，爲這婆子來扯，勉強只得上樓去。

本是一間六椽樓屋，前半間安一副春臺凳子，後半間鋪着臥房，貼裏安一張三面稜花的床，兩邊都是欄杆，上掛着一頂紅羅幔帳，側首放個衣架，搭着手巾，這邊放着個洗手盆，一個刷子，一張金漆桌子上放一個錫燈臺，邊廂兩個杌子，正面壁上掛一幅仕女對床排着四把一字交椅。宋江來到樓上，閻婆便拖入房裏去，宋江便向杌子上朝着床邊坐了。閻婆就床上拖起女兒來，說道：「押司在這裏，我兒，你只是性氣不好，把言語來傷觸



他惱得押司不上門，閒時卻在家裏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你卻不起來陪句話兒，顛倒使性！」婆惜把手拓開，說那婆子：「你做甚麼這般鳥亂？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宋江聽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撥過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兒過來，說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便罷，不要焦躁。」那婆娘那裏肯過來，便去宋江對面坐了。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看女兒也別轉了臉。閻婆道：「沒酒沒漿，做甚麼道場？」老身有一瓶兒好酒在這裏，買些菓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喫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等他下樓去時，我隨後也走了。」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卻有屈戌，便把房門拽上，將屈戌搭了。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了我！」

閻婆下樓來，先去竈前點起個燈，竈裏見成燒着一鍋腳湯，再湊上些柴頭，拿了些碎銀子，出巷口去買得些時新菓品，鮮魚嫩鷄，肥鮮之類，歸到家中，都把盤子盛了，取酒傾在盆裏，舀半鏟子，在鍋裏燙熱了，傾在酒壺裏，收拾了數盆菜蔬，三隻酒盞，三雙筷，一桶盆托上樓來，放在春臺上，開了房門，搬將入來，擺滿金漆桌子。看宋江時，只低着頭，看女兒時，也朝着別處。閻婆道：「我兒起來把盞酒。」婆惜道：「你們自喫，我不耐煩。」婆子道：「我兒，爺娘手裏從小兒慣了你性兒，別人面上須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使怎的？終不成飛劍來取了我頭？」那婆子倒笑起來，說道：「又是我的不是了。押司是個風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見識。你不把酒便罷，且回過臉來，喫盞酒兒。」婆惜只不回過頭來。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勸意喫了一盞。婆子笑道：「押司莫要見責，閒話都打疊起，明日慢慢告訴外人，見押司在這裏，多少乾熱的，不怯氣，胡言亂語，放屁辣臊，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喫酒。」篩了三盞在桌子上，說道：「我兒，不要使小兒的性，胡亂喫一盞酒。」婆惜道：「沒得只顧纏我，我飽了，喫不得！」閻婆道：「我兒，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使得。」婆惜只得勸意拿起酒來，喫了半盞。婆子笑道：「我兒，只是焦躁，且開懷喫兩盞兒睡。」——押司也滿飲幾杯。」宋江被他勸不過，連飲了三五杯。婆子也連連

喫了幾杯，再下樓去燙酒。那婆子見女兒不喫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心喫酒，歡喜道：『若是今夜兜得他住，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卻再商量。』

婆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鏝了大半鏝，傾在注子裏，爬上樓來，見那宋江低着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着臉弄裙子。這婆子哈哈笑道：『你兩個又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押司你不合是個男子漢，只得裝些溫柔，說些風話兒耍。』宋江正沒道理處，口裏只不做聲，肚裏好生進退不得。閻婆惜自想道：『你不來睬我，指望老娘一似閒常時來陪你話，相伴你耍笑，我如今卻不耍。』

那婆子喫了許多酒，口裏只管夾七帶八糟。正在那裏張家長，李家短，說白道綠，卻有鄆城縣一個賣糟醃的唐二哥，叫做唐牛兒，時常在街上只是幫閒，常常得宋江齋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幾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這一日晚，正賭錢輸了，沒道理處，卻去縣前尋宋江，奔到下處，尋不見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尋誰，這般忙？』唐牛兒道：『我喉急了，要尋孤老，一地裏不見他。』衆人道：『你的孤老是誰？』唐牛兒道：『便是縣裏宋押司。』衆人道：『我方纔見他和閻婆兩個過去，一路走着。』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惜賊賤蟲，他自和張三兩個打得火塊也似熱，只瞞着宋押司一個。他敢也知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喫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我正沒錢使，喉急了，胡亂去那裏尋幾貫錢使，就幫兩碗酒喫。』一逕奔到閻婆門前，見裏面燈明，門卻不關，入到樓梯邊，聽得閻婆在樓上哈哈地笑。

唐牛兒捏脚捏手，上到樓上，板壁縫裏張時，見宋江和婆惜兩個都低着頭；那婆子坐在橫頭桌子邊，口裏七十三八十四只顛嘈。唐牛兒閃將入來，看着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個喏，立在邊頭。宋江尋思道：『這厮來得最好。』把嘴望下一努。唐牛兒是個乖巧人，便瞧科，看着宋江便說道：『小人何處不尋過，原來卻在這裏喫酒耍好喫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裏有甚麼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早間那件公事。』

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着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一地裏又沒尋處。相公焦躁做一片。押司便可動身。」宋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喫那婆子攔住道：「押司不要使這科分。這唐牛兒捻泛過來，你這精賊也瞞老娘！正是『魯般手裏調大斧』。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和夫人喫酒取樂，有甚麼事務得發作？你這般道兒，只好瞞癩癩老娘手裏說不過去。」唐牛兒便道：「真個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我卻不會說慌。」閻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卻是琉璃葫蘆兒一般，卻纔見押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攛掇押司來我屋裏，顛倒打抹他去。」常言道：「殺人可恕，情理難容。」

這婆子跳起身來，便把那唐牛兒劈頸子只一叉，跟踉蹌蹌，直從房裏又下樓來。唐牛兒道：「你做甚麼便又我！」婆子喝道：「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服，如殺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唐牛兒鑽將過去道：「你打！」這婆子乘着酒興，又開五指，去那唐牛兒臉上只一掌，直擲出簾子外去。婆子便扯簾子，撇放門背後，卻把兩扇門關上，掌拴拴了口裏，只顧罵。那唐牛兒喫了這一掌，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這屋裏粉碎！教你雙日不着單日，着我姓唐！」拍着胸大罵了去。

婆子再到樓上，看着宋江道：「押司沒事，那乞丐做甚麼！那厮一地裏去搗酒喫，只是搬是搬非，這等倒街臥巷的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宋江是個真實的人，喫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倒抽身不得。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裏見責，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我兒，和押司只喫這杯。我猜着你兩口多時不見，一定要早睡，收拾了罷休。」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收拾杯盤下樓來，自去竈下去。宋江在樓上自肚裏尋思說：「這婆子女兒和張三兩個有事，我心裏半信不信，眼裏不會見真實。況且夜深了，我只得權睡一睡，且看這婆娘怎地。」今夜和我情分如何？」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道：「夜深了，我叫押司兩口兒早睡。」那婆娘應道：「不干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樓來，口裏道：「押司安置，今夜多歡，明日慢慢地起。」婆子下樓來，收拾了竈上，洗了脚。

手吹滅燈，自去睡了。

宋江坐在椅子上，睨那婆娘時，復地嘆口氣。約莫已是二更天氣，那婆娘不脫衣裳，便上牀去，自倚了繡枕，扭過身，朝裏壁自睡了。宋江看了尋思道：『可奈這賤人全不睬我些個，他自睡了。我今日喫這婆子言來語去，央了幾杯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去，放在桌子上，脫下上蓋衣裳，搭在衣架上，腰裏解下鸞帶，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卻掛在牀邊欄杆子上，脫去了絲鞋淨襪，便上牀去，那婆娘腳後睡了半個更次，聽得婆惜在腳後冷笑，宋江心裏氣悶，如何睡得着。

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看看三更交四更，酒卻醒了。推到五更，宋江起來，面盆裏冷水洗了臉，便穿了上蓋衣裳，帶了巾幘，口裏罵道：『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也不會睡着，聽得宋江罵時，扭過身回道：『你不羞這臉！』宋江忿那口氣，便下樓來。閻婆聽得脚步響，便在牀上說道：『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沒來繇，起五更做甚麼？』宋江也不應，只顧來開門。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時，與我拽上門。』宋江出得門來，就拽上了忿那口氣，沒出處，一直要奔回下處來，卻從縣前過，見一盞明燈，看時，卻是賣湯藥的王公來，到縣前趕早市。那老兒見是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早？』宋江道：『便是夜來酒醉，錯聽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傷酒，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宋江道：『最好。』就凳上坐了。那老兒濃濃的捧一盞「二陳湯」遞與宋江喫。

宋江喫了，驀然想起道：『時常喫他的湯藥，不曾要我還錢。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材，不曾與得他。』想起昨日有那晁蓋送來的金子，受了他一條在招文袋裏。『何不就與那老兒做棺材錢，教他歡喜。』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一向不曾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裏，把與你，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裏。你百年歸壽時，我卻再與你些送終之資。』王公道：『恩主時常觀老漢，又蒙與終身壽。』

具，老漢今世不能報答，後世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如此說。」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喫了一驚，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謊，只道金子在招文袋裏，不想出來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來與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宋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慌急急，奔回閻婆家裏來。

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爬將起來，牀面前燈卻明亮，焰見牀頭欄杆子上拖下條紫羅鸞帶。婆惜見了，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只覺袋裏有些重，便把手抽開，望桌子上只一抖，正抖出那包金子和書來。這婆娘拿起來看時，燈下焰見是黃黃的一條金子。婆惜將金子放下，卻把那紙書展開來，燈下看時，上而寫着晁蓋並許多事務。婆惜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裏」原來也有「井落在吊桶裏」原來你和梁山泊強賊通同往來，送一百兩金子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就把這封書依原包了金子，還慢慢插在招文袋裏。——「不怕你教五聖來攝了去！」

正在樓上自言自語，只聽得樓下呀地門響。牀上問道：「是誰？」門前道：「是我。」牀上道：「我說早哩，押司卻不信，要去，原來早了又回來。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走。」這邊也不回話，一逕已上樓來。那婆娘聽得是宋江了，慌忙把鸞帶、刀子、招文袋，一發捲做一塊，藏在被裏，扭過身，靠了牀裏壁，只做齣齣假睡着。

宋江撞到房裏，逕去牀頭欄杆上取時，卻不見了。宋江心內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氣，把手去搖那婦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只不應。宋江又搖道：「你不要急，我自明日與你陪話。」婆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宋江道：「你情知是我，假做甚麼？」婆惜扭過身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在那裏交付與我手裏，卻來問我討？」宋江道：「忘了在你腳後小欄杆上，這裏又沒人來，只是你收得。」婆惜道：「呸！你不見鬼來！」宋江道：「夜來是我不是了，明日與你陪話。你

只還了我罷，休要作耍。」婆惜道：「誰和你作耍！我不會收得！」宋江道：「你先時不會脫衣裳睡；如今蓋着被子睡，一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

只見那婆惜柳眉踢豎，星眼圓睜，說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還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賊斷！」宋江道：「我須不會冤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賊哩！」宋江聽見這話心裏越慌，便說道：「我須不會歹看承你娘兒兩個，還了我罷！我要去幹事。」婆惜道：「閒常也只噴老娘和張三有事，他有些不如你處，也不該一刀的罪犯不強似你和打劫賊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鄰舍聽得，不是耍處！」婆惜道：「你怕外人聽得，你莫做不得！這封書，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宋江道：「休說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當行即行，敢問那三件事？」婆惜道：「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這個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帶的，我身上穿的家裏使用的，雖都是你辦的，也委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宋江道：「這件也依得。」婆惜道：「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宋江道：「我已兩件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還你這招文袋裏的款狀！」宋江道：「那兩件倒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送來與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把了回去。若端的有時，雙手便送與你。」婆惜道：「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他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卻似放屁！」做公人的，那個貓兒不喫腥？」閻羅王面前須沒放回的鬼！」你待瞞誰？便把這一二百兩金子與我，直得甚麼！你怕是賊賊時，快鎔過了與我！」

宋江道：「你也須知我是老實的人，不會說慌。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道：「你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兒般捉弄我，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這封書，歇三日卻

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我這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會有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廳上，你也說不會有金子。」宋江聽了「公廳」兩字，怒氣直起，那裏按捺得住，睜着眼睛道：「你還也不還？」那婦人道：「你恁地狠，我便還你不送。」宋江道：「你真個不還？」婆惜道：「不還再饒你一百個不還，若要還時，在鄆城縣還你。」宋江便來扯婆惜蓋的被，婦人身邊卻有這件物，倒不顧被，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胸前。宋江扯開被來，卻見這鸞帶頭正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宋江道：「原來卻在這裏！」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奪。那婆惜那裏肯放。宋江在床邊捨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宋江狠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上。宋江便搶在手裏。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只這一聲，提起宋江這個念頭來。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卻叫第二聲時，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卻早刀落去。那婆惜額子上只一勒，鮮血飛出，那婦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再復一刀，那顆頭伶伶落在枕頭上，連忙取過招文袋，抽出那封書來，便就殘燈下燒了，繫上鸞帶，走下樓來。

那婆子在下面睡，聽他兩口兒論口，倒也不着在意裏，只聽得女兒叫一聲「黑三郎殺人也！」正不知怎地，慌忙跳起來，穿了衣裳奔上樓來，卻好和宋江打個胸膈撞。閻婆問道：「你兩口兒做甚麼鬧？」宋江道：「你女兒忒無禮，被我殺了。」婆子笑道：「卻是甚話，便是押司生的眼兒，又酒性不好，專要殺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你不信時，去房裏看我，我真個殺了。」婆子道：「我不信。」推開房門看時，只見血泊裏挺着屍首。婆子道：「苦也，卻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漢，一世也不走，隨你要怎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錯殺了，只是老身無人養贍。」宋江道：「這個不妨。既是你如此說時，你卻不用憂心，我頗有家計，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快活過半世。」閻婆道：「恁地是卻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床上，怎地斷送？」宋江道：「這個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具棺材與你，作行人入殮時，我自分付他來。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果。」婆子謝

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了。鄰舍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紙筆來，我寫個票子與你去取。』閻婆道：『票子也不濟事，須是押司自去取，便肯早早發來。』宋江道：『也說得是。』

兩個下樓來，婆子到房裏拿了鎖鑰，出到門前，把門鎖了，帶了鑰匙。宋江與閻婆兩個投縣前來。此日天色尚早，未明，縣門卻纔開。那婆子約莫到縣前左側，把宋江一把扭住，發喊叫道：『有殺人賊在這裏！』嚇得宋江慌做一團，連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裏掩得住。縣前有幾個做公的走將攏來看時，認得是宋江，便勸道：『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人，有事只消得好說。』閻婆道：『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同到縣裏！』原來宋江爲人最好，上下愛敬，滿縣人沒一個不讓他的。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又不信這婆子說。

正在那裏沒個解救，恰好唐牛兒托一盤子洗淨的糟薑來縣前趕趁，正見這婆子結扭住宋江在那裏叫冤屈。唐牛兒見是閻婆一把扭結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鳥氣來，便把盤子放在賣藥的老王凳子上，攢將過來，喝道：『老賊蟲！你做甚麼結扭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要你償命也。』唐牛兒大怒，那裏聽他說，把婆子手一拆拆開了，不問事緣，又開五指，去閻婆臉上只一掌，打個滿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脫，往鬧裏一直走了。婆子便一把卻結扭住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你卻打奪去了！』唐牛兒慌道：『我那裏得知！』閻婆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個不時，須要帶累你們！』衆做公的只礙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須不耽擱。衆人向前，一個帶住婆子，三四個拿住唐牛兒，把他橫拖倒拽，直推進鄆城縣裏來。



## 第十五 宋江亡命

當時衆做公的拿住唐牛兒，解進縣裏來。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慌忙出來陞廳。衆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知縣看時，只見一個婆子跪在左邊，一個猴子跪在右邊。知縣問道：「甚麼殺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閻，有個女兒喚做婆惜，典與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間，我女兒和宋江一處喫酒，這個唐牛兒一逕來尋鬧，叫罵出門，鄰里盡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身結扭到縣前，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告相公做主！」知縣道：「你這廝怎敢打奪了兇身？」唐牛兒告道：「小人不知前後因依。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江搪碗酒喫，被這閻婆叉小人出來。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糞，遇見閻婆結扭押司在縣裏，小人見了，不合去勸他，他便走了。卻不知他殺死他女兒的緣繇。」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個君子誠實的人，如何肯造次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左右在那裏？」便喚當廳公吏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見說閻婆告宋江殺了他女兒，正是他的表子，隨即取了各人口詞，就替閻婆寫了狀子，疊了一宗案，便喚當地方作行人并坊廂里正鄰右一千人等來到閻婆家，開了門，取屍首登場檢驗了。身邊放着行兇刀子一把。當日再三看驗得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衆人登場了當屍首把棺木盛了，寄放寺院裏，將一千人帶到縣裏。知縣卻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脫他，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唐牛兒供道：「小人並不知前後。」知縣道：「你這廝如何隔夜去他家尋鬧？一定你有干涉！」唐牛兒告道：「小人一時撞去搪碗酒喫……」知縣道：「胡說打這廝！」左右兩邊狼虎一般，公人把這唐牛兒一索細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後語言一般。知縣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問。

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禁在牢裏。

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雖然如此，見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必須去拿宋江來對問，便有下落。」知縣喫他三回五次來稟，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宋江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幾家鄰人來回話：「兇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張文遠又稟道：「犯人宋江逃去，他父親宋太公並兄弟宋清現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實限比捕，跟尋宋江到官理問。」知縣本不肯行移，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自慢慢地出他，怎當這張文遠立主文案，唆使閻婆上廳，只管來告，知縣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押紙公文，差三兩個做公的去宋家莊勾追宋太公並兄弟宋清。

公人領了公文，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太公出來迎接，至草廳上坐定。公人將出文書，遞與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下請坐，容老漢告稟。老漢祖代務農，守此田園過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年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自在縣裏住居，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畝過活。他與老漢水米無交，並無干涉。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連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裏告了，執憑文帖在此存照。老漢取來教上下看。」衆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這個是預先開的門路，苦死不肯做冤家。衆人回說道：「太公既有執憑，把將來我們看，抄去縣裏回話。」太公隨即宰殺些鷄鵝，置酒管待了衆人，齎發了十數兩銀子，取出執憑公文，教他衆人抄了。衆公人相辭了宋太公，自回縣去回知縣的話，說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執憑文帖，見有抄白在此，難以勾捉。」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便道：「既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只可出一千貫賞錢，行移諸處海捕捉拿便了。」

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宋江實是宋清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拿宋江？」知縣喝道：「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見有執憑公文存照，如何拿得他

父親兄弟來比捕。」閻婆告道：「相公誰不知道他叫做孝義黑三郎？這執憑是個假的。只是相公做主則個！」知縣道：「胡說！前官手裏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哽哽咽咽地價哭告道：「相公人命大如天！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只得去州裏告狀！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相公不與他行移拿人時，這閻婆上司去告狀，倒是利害。倘或來提問時，小吏難去回話。」

知縣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紙公文，便差朱全雷橫二都頭當廳發落：「你等可帶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搜捉犯人宋江來。」朱雷二都頭領了公文，便來點起士兵四十餘人，逕奔宋家莊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出來迎接。朱全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我們，上司差遣，蓋不繇己。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宋太公道：「兩位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干涉，前官手裏已告開了他，見告的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不同老漢一家過活，亦不會回莊上來。」朱全道：「雖然如此，我們憑書請客，奉帖勾人，難憑你說不在莊上。你等我們搜一搜，看好去回話。」——便叫士兵三四十人圍了莊院。——「我自把定前門，雷都頭，你先入去搜。」雷橫便入進裏面，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朱全說道：「端的不在莊裏。」朱全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衆弟兄把了門，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宋太公道：「老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莊上？」朱全道：「這個是人命的公事，你卻嗔怪我們不得。」太公道：「都頭尊便，自細細地去搜。」朱全道：「雷都頭，你監着太公在這裏，休教他走動。」

朱全自進莊裏，把朴刀倚在壁邊，把門來拴了；走入佛堂內去，把供牀拖在一邊，揭起那片地板來，板底下有條索頭，將索子頭只一拽，銅鈴一聲響。宋江從地窖子裏鑽將出來，見了朱全，喫了一驚。朱全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捉你，只爲你閒常和我最好，有的事多不相瞞，一日酒中，兄長曾說道：「我家佛堂底下有個地窖子，上面供的三世佛，佛座下有片地板蓋着，上便壓着供牀，你有些緊急之事，可來這裏躲避。」小弟那時聽說，記在

心裏。今日本縣知縣差我和雷橫兩個來時，沒奈何，要瞞生人眼目。相公也有覷兄長之心，只是被張三和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道，本縣不做主時，定要在州裏告狀；因此上又差我兩個來搜你莊上。我只怕雷橫執着，不會周全人，倘或見了兄長，沒個做圓活處，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此地雖好，也不是安身之處。倘或有人知得，來這裏搜着，如之奈何？」宋江道：「我也自這般尋思。若不是賢弟如此周全，宋江定遭縲纆之厄！」朱全道：「休如此說。兄長卻投何處去好？」宋江道：「小可尋思有三個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二乃是青州清風寨小李廣花榮處，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他有兩個孩兒，長男叫做毛頭星孔明，次子叫做獨火星孔亮，多曾來縣裏相會。那三處在這裏躊躇未定，不知投何處去好？」朱全道：「兄長可以作急尋思，當日即行。今晚便可動身，切勿遲延自誤。」宋江道：「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長維持，金帛使用，只顧來取。」朱全道：「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長只顧安排去路。」宋江謝了朱全，再入地窖子去。朱全依舊把地板蓋上，還將供牀壓了，開門拿朴刀出來說道：「真個沒在莊裏。」叫道：「雷都頭，我們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尋思：「朱全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顛倒要拿宋太公？這話一定是反說。他若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

朱全雷橫叫了土兵都入草堂上來。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衆人。朱全道：「休要安排酒食，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裏走一遭。」雷橫道：「四郎如何不見？」宋太公道：「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不在莊裏。」宋江那廝，自三年已前把這逆子告出了戶，見有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朱全道：「如何說得過我兩個奉着知縣台旨，叫拿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裏回話？」雷橫道：「朱都頭，你聽我說。宋押司他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也未便該死罪。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是假的，我們須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權且担負他些個，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朱全尋思道：「我自反說，要他不疑。」朱全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

來蘇做甚麼惡人。」宋太公道謝了道：「深感二位都頭相顧。」隨即排下酒食，犒賞衆人，將出二十兩銀子，送與兩位都頭。朱全雷橫堅執不受，把來散與衆人——四十個土兵——分了，抄了一張執憑公文，相別了宋太公，離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頭自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縣裏知縣正值陞廳，見朱全雷橫回來了，便問緣繇。兩個稟道：「莊前莊後，四圍村坊，搜遍了二次，其實沒這個人。宋太公臥病在牀，不能動止，早晚臨危。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道：「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動了一紙海捕文書。

縣裏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那張三也耐不過衆人面皮，況且婆娘已死了，張三又平常亦受宋江好處，因此也只得罷了。朱全自湊些錢物，把與閻婆教不要去州裏告狀。這婆子也得了些錢物，沒奈何，只得依允了。朱全又將若干銀兩教人上州裏去使用文書，不要駁將下來。又得知縣一力主張，出一千貫賞錢，行移開了一個海捕文書，只把唐牛兒問做成個「故縱兇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干連的人盡數保放寧家。

宋江他是個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窖子？原來故宋時，爲官容易做吏最難，爲甚的爲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譏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爲甚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卻做家私在屋裏。宋時多有這般算的。

宋江從地窖子出來，和父親兄弟商議：「今番不是朱全相覷，須喫官司。此恩不可忘報，如今我和兄弟兩個且去逃難。天可憐見，若遇寬恩大赦，那時回來，父子相見，父親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全，央他上下使用，及資助閻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擾。」太公道：「這事不用你憂心，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處，那裏使個得託的人寄封信來。」當晚弟兄兩個拴束包裹，到四更時分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兩個打扮動

身，宋江戴着白范陽氈笠兒，身穿白段子衫，繫一條梅紅縱線縲，下面纏腳絛襯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當打扮，背了包裹，都出草廳，兩拜辭了父親。只見宋太公灑淚不住，又分付道：『你兩個前程萬里，休得煩惱！』宋江宋清卻分付大小莊客：『早晚慇懃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弟兄兩個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條朴刀，逕出離了宋家村。兩個取路登程，正遇着秋末冬初，弟兄兩個行了數程，在路上思量道：『我們卻投奔兀誰的是？』宋清答道：『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只不會拜識。何不只去投奔他？人都說他仗義疎財，專一結識天下好漢，救助遭配的人，是個見世的孟嘗君。我兩個只奔他去。』宋江道：『我也心裏是這般思想，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往，無緣分上，不會得會。』兩個商量了，逕往滄州路上來。

宋江弟兄兩個不則一日來到滄州界分，問人道：『柴大官人莊在何處？』問了地名，一逕投莊前來，便問莊客：『柴大官人在莊上也？』莊客答道：『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不在莊上。』宋江便問：『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莊客道：『有四十餘里。』宋江道：『從何處落路去？』莊客道：『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莊客道：『莫不是及時雨宋押司麼？』宋江道：『便是。』莊客道：『大官人時常說大名，只怨恨不能相會。既是宋押司時，小人引去。』莊客慌忙便領了宋江宋清逕投東莊來。沒三個時辰，早來到東莊。莊客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宋江道：『好。』自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解下腰刀，歇了包裹，坐在亭子上。那莊客入去不多時，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柴大官人引着三五個伴當，慌忙跑將出來，亭子上與宋江相見。柴大官人見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天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想之念，多幸多幸！』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宋江疎頑小吏，今日特來相投。』柴進扶起宋江來，口裏說道：『昨夜燈花，今早鶯噪，不想卻是貴兄降臨。』滿臉堆下笑來。

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心裏甚喜，便喚兄弟宋清也相見了。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後堂西軒下歇處。柴進攜住宋江的手，入到裏面正廳上，分賓主坐定。柴進道：『不敢動問，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如何得暇來到荒村僻處？』宋江答道：『久聞大官人名，如雷貫耳，雖然節次收得筆翰，只恨賤投無閒，不能殷相會。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沒出豁的事來，弟兄二人尋思無處安身，想起大官人仗義疎財，特來投奔。』柴進聽罷，笑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敝莊，俱不用憂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正眼兒覷着小莊。』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告訴了一遍。柴進笑將起來，說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說罷，便請宋江弟兄兩個洗浴。隨即將出兩套衣服，巾幘、絲鞋、淨襪。教宋江弟兄兩個換了出浴的舊衣裳。兩個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莊客自把宋江弟兄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柴進邀宋江去後堂深處，已安排下酒食了，便請宋江正面坐地。柴進對席。宋清有宋江在上側手坐了。三人坐定，有十數個近上的莊客，并幾個主管輪替着把盞，伏侍歡飲。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宋江稱謝不已。酒至半酣，三人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

看看天色晚了，點起燈燭。宋江辭道：『酒止。』柴進那裏肯放，直喫到初更左右。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一個莊客提碗、燈籠，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便道：『我且躲杯酒。』大寬轉穿出前面廊下來，俄延走着，卻轉到東廊前面。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起了，只顧踏去。那廊下有一個大漢，因害瘧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鉢火在那裏向。宋江仰着臉，只顧踏將去，正跳在火鉢柄上，把那火鉢裏炭火都鉢在那漢臉上。那漢喫了一驚，驚出一身汗來。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消遣我！』宋江也喫一驚，正分說不得，那個提燈籠的莊客慌忙叫道：『不得無禮，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漢道：『客官，客官，我初來時也是「客官」，也曾最相待過，如今卻聽莊客搬口，便疎慢了我，正是「人無千日好，」卻待要打宋江。那

莊客撇了燈籠，便向前來勸。正勸不開，只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柴大官人親趕到，說：「我接不着押司，如何卻在這裏鬧？」那莊客便把蹠了火鉢的事說一遍。柴進笑道：「大漢，你不認得這位奢遮的押司。」那漢道：「奢遮殺，問他敢比得鄆城縣押司他可能？」柴進大笑道：「大漢，你認得宋押司不？」那漢道：「我雖不曾認得，江湖上久聞他是個及時雨宋公明——是個天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問道：「如何見得他是天下聞名的好漢？」那漢道：「卻纔說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我如今只等病好時，便去投奔他。」柴進道：「你要見他麼？」那漢道：「不要見他說甚的！」柴進道：「大漢，遠便十萬八千里，近便只在你面前。」柴進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時雨宋公明。」那漢道：「真個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定睛看了看，納頭便拜，說道：「我不信今日早與兄長相見。」宋江道：「何故如此錯愛？」那漢道：「卻纔甚是無禮，萬望恕罪。」有眼不識泰山，跪在地下，那裏肯起來。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

柴進指着那漢道：「這人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已在此間一年了。」宋江道：「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不期今日卻在這裏相會。多幸！多幸！」柴進道：「偶然豪傑相聚，實是難得，就請同做一席說話。」宋江大喜，攙住武松的手，一同到後堂席上，便喚宋清與武松相見。柴進便邀武松坐地。宋江連忙讓他一同在上面坐。武松那裏肯坐，謙了半晌，武松坐了第三位。柴進教再整杯盤來，勸三人痛飲。宋江在燈下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中歡喜，便問武松道：「二郎因何在此？」武松答道：「小弟在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本處機密相爭，一時間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廝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逕地逃來投奔大官人處來躲避。今已一年有餘，後來打聽得那廝卻不會死，救得活了。今欲正要回鄉去尋哥哥，不想染患瘡疾，不能動身回去。卻纔正發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長蹠了鉢柄，喫了那一驚，驚出一身冷汗，恐怕病倒好了。」宋江聽了大喜。當夜飲到三更，酒罷，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



過了數日，宋江取出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柴進知道，那裏肯要他壞錢；自取出一箱緞疋綉絹，門下自有針工便教做三人的稱身衣裳。

柴進因何不喜武松原來武松初來投奔柴進時，也一般接納管待；次後在莊上，但喫醉了酒，性氣剛，莊客有些管顧不到處，他便要下拳打他們，因此滿莊裏莊客沒一個道他好。衆人只是嫌他，都去柴進面前告訴他許多不是處。柴進雖然不趕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卻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武松思鄉，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柴進宋江兩個都留他再住幾時。武松道：「小弟因哥哥多時不通信息，只得要去望他。」宋江道：「實是二郎要去，不敢苦留。如若得閒時，再來相會幾時。」武松相謝了宋江。柴進取出些金銀送與武松。武松謝道：「實是多多相擾了大官人。」武松縛了包裹，提了哨棒，要行。柴進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袖襖，戴着個白范陽氈笠兒，背上包裹，提了哨棒，相辭了便行。宋江道：「賢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內，取了些銀兩，趕出到莊門前來，說道：「我送兄弟一程。」宋江和兄弟宋清兩個等武松辭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暫別了便來。」

三個離了柴進東莊，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別道：「尊兄遠了，請回。柴大官人必然專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幾步。」路上說些閒話，不覺又過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手道：「尊兄不必遠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幾步。」兀那官道上有個小酒店，我們喫三鍾了作別。」三個來到酒店裏。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哨棒，下席坐了。宋清橫頭坐定，便叫酒保打酒來，且買些盤饌菓品菜蔬之類，都搬來擺在桌子上。三人飲了幾杯，看看紅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將晚，哥哥不棄，武二時就此受武二四拜，拜爲義兄。」宋江大喜。武松納頭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邊取出一錠十兩銀子，送與武松。武松那裏肯受，說道：「哥哥客中自用盤費。」宋江道：「賢弟不必遠慮，你若推卻，我便不認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纏袋裏。宋江

取些碎銀子還了酒錢，武松拿了哨棒，三個出酒店前來作別。武松墮淚拜辭了自去。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門前，望武松不見了方纔轉身回來。行不到五里路頭，只見柴大官人騎着馬，背後牽着兩匹空馬來接。宋江望見了大喜，一同上馬回莊上來。下了馬，請入後堂飲酒。宋江弟兄兩個自此只在柴大官人莊上。

## 第十六 景陽岡

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後，當晚投客店歇了；次日早起來打火喫了飯，還了房錢，拴束包裹，提了哨棒，便走上路；尋思道：『江湖上只聞說及時雨宋公明，果然不虛，結識得這般弟兄，也不枉了！』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地面，此去離縣治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饑渴，望見前面有一個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個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筯，一碟熟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喫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一碗酒。武松喫了道：『酒好！』又篩下一碗，恰好喫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

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酒卻不添了。』武松道：『卻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卻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卻喫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醇釀好喫，少刻

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喫！」

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喫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喫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三斤來喫。」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

武松喫得口滑，只顧要喫；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麼？」酒家看了，看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喫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儻或醉倒了時，怎扶得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喫你的休，要引老爺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廝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喫了前後共喫了十八碗，縮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卻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卻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哨棒便走。」

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裏去？」武松立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三二十條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個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得三二十人，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二十遭。」

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教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做聲，便真個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卻把鳥大蟲誑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我時，請尊便自行！」一面說，一面搖着頭，自進店裏去了。

這武松提了哨棒，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抬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卻怕甚麼鳥！」橫拖着哨棒，便上岡子來。

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紙榜文。武松住了腳讀時，上面寫道：——

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並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

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

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喫他恥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甌笠兒掀在脊梁上，將哨棒縮在肋下，一步步下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語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

武松走了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踉踉跄跄，直奔過亂樹林來；見

一塊光撻撻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卻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呵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饑，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裏攏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膀一掀，揪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揪他不着，吼一聲，卻似半天裏起個霹靂，振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剪，武松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剪不着，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

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儘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卻退了十步遠。那大蟲恰好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脫搭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裏肯放半點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大蟲嘴直接上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捺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彈不得，只剩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槌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纔丟了棒，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足都蘇軟了。武松再來青石上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儻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卻怎地鬪得他過？且掙扎』

下岡子去，明早來理會。」就石頭邊尋了盃笠兒，轉過亂樹林邊，一步步捱下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見枯草中又鑽出兩隻大蟲來。武松道：「呵呀！我今番罷了！」只見那兩隻大蟲在黑影裏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卻是兩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紉在身上，手裏各拿着一條五股叉，見了武松，喫一驚道：「你……你……你……喫了惚律心，豹子膽，獅子腿，膽倒包着身軀，如何敢獨自一個，昏黑將夜，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你……你……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兩個是甚麼人？」那個人道：「我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兩個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蟲，夜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往客人不記其數，都被這畜生喫了！本縣知縣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大難近，誰敢向前！我們爲他，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個捕獵，和十數個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裏埋伏，卻見你大刺刺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兩個喫了一驚。你卻正是甚麼人，曾見大蟲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卻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見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個獵戶聽得，癡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兩個道：「怎地打來？」

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再說了一遍。兩個獵戶聽了，又喜又驚，叫攆那十個鄉夫來。只見這十個鄉夫都拿着鋼叉，踏弩刀，鎗，隨即攏來。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你兩個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夥十數個人都在面前。兩個獵戶叫武松把打大蟲的事說向衆人。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信時，我和你去看便了。」衆人身邊有火刀，火石，隨即發出火來，點起五七個火把，衆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衆人見了大喜，先叫一個去報知本縣里正並該管上戶。這裏五七個鄉夫自把大蟲縛了，擡下岡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鬪將來，先把死大蟲擡在面前，將一乘兜

轎擡了武松，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那上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到草廳上。卻有本鄉上戶，本鄉獵戶三二十人，都來相探武松。衆人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武松道：『小人是此間鄰郡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從滄州回鄉來，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喫得大醉了，上岡子來，正撞見這畜生。』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腳細說了一遍。衆上戶道：『真乃英雄好漢！』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杯。

武松因打大蟲困乏了，要睡。大戶便叫莊客打併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上戶先使人去縣裏報知，一面合具虎牀，安排端正，迎送縣裏去。天明，武松起來洗嗽罷，衆多上戶牽一腔羊，挑一擔酒，都在廳前伺候。武松穿了衣裳，整頓巾幘，出到前面，與衆人相見。衆上戶把盞說道：『被這個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連累獵戶喫了幾頓限棒！今日幸得壯士來到，除了這個大害第一，鄉中人民有福，第二，客侶通行，實出壯士之賜。』武松謝道：『非小人之能，托賴衆長上福蔭。』衆人都來作賀。喫了一早晨酒食，抬出大蟲，放在虎牀上。衆鄉村上戶都把網疋花紅來掛與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莊上。一齊都出莊門前來。早有陽穀縣知縣相公使人來接武松，都相見了，叫四個莊客將乘涼轎來擡了武松，把那大蟲扛在前面，也掛着花紅綬疋，迎到陽穀縣裏來。那陽穀縣人民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迎喝了來，盡皆出來看，鬧動了那個縣治。武松在轎上看時，只見亞肩疊背，鬧鬧攘攘，屯街塞巷，都來看迎大蟲。到縣前衙門口，知縣已在廳上專等。武松下了轎，扛着大蟲，都到廳前，放在甬道上。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又見了這個老大錦毛大蟲，心中自忖道：『不是這個漢，怎地打得這個虎！』便喚武松上廳來。武松去廳前聲了喏。知縣問道：『你那打虎的壯士，你卻說怎生打了這個大蟲？』武松就廳前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廳上廳下衆多人等都驚得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出上戶湊的賞賜錢一千貫，給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賞賜。小人聞知這衆獵戶因這個大蟲受了相公的責罰，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



用？」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武松就把這賞錢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知縣見他忠厚仁德，有心要擡舉他，便道：「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穀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本縣做個都頭如何？」武松跪稟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

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步兵都頭。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喫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誰想倒來做了陽穀縣都頭！」自此上官見愛，鄉里聞名。

## 第十七 潘金蓮

一日，武松走出陽穀縣前來閒玩，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了跡，如何不看覷我則個？』武都頭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卻在這裏？』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裏，要便喫酒醉了，和人相打，常時喫官司，教我便要隨衙職候，不曾有一個月清淨，常教我受苦。這個便是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取得一個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個屁？我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

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個。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個猛虎？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個諱名，叫做三寸丁，穀樹皮。那清河縣裏，有一個大戶人家，有個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喚做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為那個大戶要纏他，這使女只是要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個大戶以此記恨於心，卻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裏有幾個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卻來他家裏齷惱。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

當下見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個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裏

知縣參他做個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裏？」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一逕望紫石街來。轉過兩個灣，來到一個茶坊間壁，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簾子開處，一個婦人出到簾子下，應道：「大哥，怎地半早便歸？」武大道：「你的叔叔在這裏，且來廝見。」武大郎接了擔兒，入去便出來道：「二哥，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揭起簾子，入進裏面，與那婦人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道：「叔叔萬福。」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推金山，倒玉柱，納頭便拜。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那婦人道：「奴家聽得間壁王乾娘說，「有個打虎的好漢，迎到縣前來，」要奴家同去看一看，不想去得遲了，趕不上，不曾看見。原來卻是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三個人同到樓上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武大應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也。」

武大下樓去了。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來這裏幾日了？」武松答道：「到此間十數日了。」婦人道：「叔叔，在那裏安歇？」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裏安歇。」那婦人道：「叔叔恁地時卻不便當。」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服侍。」婦人道：「那等人服侍叔叔，怎地顧管得到。何不搬來一家裏住？早晚要些湯水喫時，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喫，不強似這夥腌臢人，叔叔便喫口清湯也放心得下。」武松道：「深謝嫂嫂。」那婦人道：「莫不別處有嬌嬌，可取來廝會也好。」武松道：「武二並不會婚娶。」婦人又問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武二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裏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住，不想卻搬在這裏。」那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喫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裏住不得，搬來這裏。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

分，不似武二撒潑。」那婦人笑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一三答不回頭，四答和身轉」的人。」武松道：「家兄卻不得惹事，要嫂嫂憂心。」

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大買了些酒肉菓品歸來，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這裏坐地，卻教我撇了下來。」武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間壁王乾娘安排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之類，隨即燙酒上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個人坐下，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直顧上下篩酒燙酒，那裏來管別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道：「叔叔，怎地魚和肉也不喫一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那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意見。武大又是個善弱的人，那裏會管待人。那婦人喫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喫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恁麼理會。當日喫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喫幾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卻又來望哥哥。」都送下樓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搬來家裏住，若是叔叔不搬來時，教我兩口兒也喫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大哥，你便打點一間房，請叔叔來家裏過活，休教鄰舍街坊道個不是。」武大道：「大嫂說得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奴這裏專望。」

武松別了哥嫂，離了紫石街，逕投縣裏來，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武松上廳來稟道：「武松有個親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裏宿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相鈞旨。」知縣道：「這是孝悌的勾當，我如何阻你？你可每日來縣裏伺候。」武松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衣服並前者賞賜的物件，叫個土兵

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裏。武大，叫個木匠，就在樓上整了一間房，鋪下一張床，裏面放一條桌子，安兩個杌子，一個火爐。武松先把行李安頓了，分付士兵自回去。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

次日早起，那婦人慌忙起來燒洗面湯，舀漱口水，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幘，出門去縣裏畫卯。那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個歸來喫飯，休去別處喫。」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裏畫了卯，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裏。那婦人洗手剔甲，齊齊整整，安排下飯食。三口兒共桌兒喫了飯，婦人雙手捧一盞茶遞與武松喫。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縣裏撥一個士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卻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骨肉，又不服侍了別人，便撥一個士兵使用，這廚上鍋上竈也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人。」武松道：「恁地時，卻生受嫂嫂。」

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裳。那婦人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裏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畫卯，承應差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服侍武松。武松倒過意不去。那婦人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直漢，卻不見怪。

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二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裏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大雪來。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不止。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這婦人趕出去做買賣，及問壁王婆買下些酒肉之類，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那婦人獨自一個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等着，只見武松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那婦人揭起簾子，陪着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愛念。」入得門來，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雙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上，解了腰裏纏袋，脫了身上鷄哥綠紵絲襖，入房裏搭了。那婦人便道：「奴等一早起，叔叔，怎地不歸來喫早飯？」武松

道：『便是縣裏一個相識，請喫早飯。卻纔又有一個作東，我不奈煩，一直走到家來。』那婦人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道：『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個杌子，自近火邊坐地。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關了，卻搬些按酒菓品菜蔬入武松房裏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未歸？』婦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自飲三杯。』武松道：『一發等哥哥家來喫。』婦人道：『那裏等得他來等他不得！』說猶未了，早煖了一注子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自燙酒正當。』婦人道：『叔叔你自便。』那婦人也掇個杌子，近火邊正坐。火頭邊兒上擺着杯盤，那婦人拿盞酒，擊在手裏，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手來，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說道：『天色寒冷，叔叔飲個成雙杯兒。』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卻篩一杯酒，遞與那婦人喫。婦人接過酒來，喫了，卻拿注子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將酥胸微露，雲鬢半髲，臉上堆着笑容，說道：『我聽得一個閒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養着一個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說。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那婦人道：『他曉得甚麼，曉得這等事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只管把閒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四五分，自家只把頭來低了。那婦人起身去燙酒。武松自在房裏拿起火篋簇火。

那婦人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裏，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裳，不怕冷。』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快意，也不應他。那婦人見他不應，劈手便來奪火篋口裏道：『叔叔不會簇火，我與叔叔撥火，只要似火盆常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躁，只不做聲。那婦人放了火篋，卻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喫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劈手奪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識羞恥！』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那婦人推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噲齒。

戴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豬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裏認得是嫂嫂，拳頭卻不認得是嫂嫂！再來休要恁地！」那婦人通紅了臉，便撥開了杌子，口裏說道：「我自作樂耍子，不直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盞碟，自向廚下去了。武松自在房裏氣忿忿地。

天色卻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門，那婦人慌忙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廚下，見老婆雙眼哭得紅紅的。武大道：「你和誰鬧來？」那婦人道：「都是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有誰爭奈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喫；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做聲，喫鄰舍家笑話！」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會喫點心，我和你喫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響，再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膀靴，着了上蓋帶，上氈笠兒，一頭繫纏袋，一面出門。武大叫道：「二哥，那裏去？」也不應，一直地只顧去了。武大回到廚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婦人罵道：「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也不再許你留這厮在家裏宿歇！」武大道：「他搬出去，須喫別人笑話！」那婦人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倒不喫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道話，我卻做不得這樣的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

正在家人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一個土兵，拿着條擔擔，逕來房裏收拾了行李，便出門去。武大趕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你只繇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繇武松搬了去。那婦人在裏面喃喃的罵道：「卻也好！人只道一個親兄弟做都頭，怎地養活了哥嫂，卻不知反來嚼咬人，正是一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啞啞不樂，又放他不下。

自從武松搬了縣衙裏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裏尋兄弟說話，卻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分付，教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

歲月如流，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卻說本縣知縣自到任已來，卻得二年半多了；賺得好些金銀，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貯使用，謀個陞轉，卻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須得一個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來，『須是此人可去……有這等英雄了得！』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個親戚在東京城裏住，欲要送一擔禮物去，就捎封書問安則個。只恐途中不好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你可休辭辛苦，與我去走一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抬舉，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不會到東京，就那裏觀看光景一遭。相公明日打點端正了便行。』知縣大喜，賞了三杯。

武松領了知縣言語，出縣門來，到得下處，取了些銀兩，叫了個土兵，卻上街來買了一瓶酒，并魚肉菓品之類，一逕投紫石街來，直到武大家裏。武大恰好賣炊餅了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叫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想道：『莫不這廝思量我了，卻又回來……那廝一定強不過我，且慢慢地相問他。』那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鬢，換些豔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來縣裏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道：『沒處尋。』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沒事壞錢做甚麼？』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則個。』那婦人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地。』三個人來到樓上客位裏，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掇個杌子，橫頭坐了。土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勸哥哥嫂嫂喫酒。那婦人只顧把眼來睜武松。武松只顧喫酒。酒至五巡，武松討個勸杯，叫土兵篩了一杯酒，拿在手裏，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個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



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喫酒；歸到家裏，便下了簾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依我時，滿飲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喫過了一杯酒，武松再篩第二杯，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我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看待他。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道：『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被武松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朵邊起，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便罵道：「你這個腌臢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脰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擱不出的鬪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也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個個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卻不要『心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飲過此杯。」那婦人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扶梯上，發話道：「你既是聰明伶俐，卻不道『長嫂爲母。』我當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說有甚麼阿叔那裏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烏撞着許多事！」哭下樓去了。

那武大武二——弟兄——自再喫了幾杯。武松拜辭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便說道：「哥哥便不做得買賣也罷，只在家坐地，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武松帶了士兵，自回縣前來收拾。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點兩個精壯士兵，縣衙裏撥兩個心腹伴當，都分付了，那四個跟了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拽扎起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穀縣，取路望東京去了。

## 第十八 紫石街

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閒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過了兩個月。去時殘冬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見哥哥，且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大銀，酒食相待，不必用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裏，換了衣服鞋襪，戴上個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鄰舍看見武松回了，都喫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的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大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

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一靈床子，又寫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個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了！』

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停了半晌，方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得甚麼症候？喫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頭說道：『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忽害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喫過，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那個王婆聽得武松回來，便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會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武都頭，卻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我又是個沒腳蟹，不是這個乾娘，鄰舍家誰肯來幫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裏？』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裏去尋墳地，沒』

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

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逕投縣裏來，開了鎖，去房裏換了一身素白衣服，便叫土兵打了一條麻藤繫在腰裏，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一個土兵鎖上了房門，去縣前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點起燈燭，鋪設酒餚。到兩個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拜，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便放聲大哭，哭得那兩邊鄰舍無事，悽惶。那婦人也在裏面假哭。武松哭罷，將羹飯酒餚和土兵喫了，討兩條席子，叫土兵中門傍邊睡。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自睡。

天色漸白了，土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卻怎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卻贖誰的藥喫？」那婦人道：「見有藥帖在這裏。」武松道：「卻是誰買棺材？」那婦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抬出去？」那婦人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恁地且去縣裏畫卯卻來。」便起身帶了土兵，走到紫石街巷口，問土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土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麼？」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土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土兵去了。武松卻推開門來，叫聲：「何九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卻纔起來，聽得是武松歸了，嚇得手忙腳亂，頭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一個袋兒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裏有句閒話說，則個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與都頭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更不開口，且只顧喫酒。何九

叔見他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卻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口，并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杯，只見武松揭起衣裳，聽地掣出把尖刀來，插在桌子上。量酒的驚得呆了，那裏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吐氣。武松掙起雙袖，握着尖刀，指何九叔道：「小子粗疎，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哥哥死的緣故，便不干涉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有半句兒差，我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聞言不道，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罷，一雙手按住脰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何九叔便去袖子裏取出一個袋兒，放在桌子上道：「都頭息怒，這個袋子便是一個大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裏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小人并然不知前後因地，忽於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舖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喫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知，道那人是個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喫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裏，揭起千秋旛，只見七竅內有瘀血，脣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要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肯聲張，自咬破舌尖，只做了惡，扶歸家裏，只是火家自己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并送喪人的名姓，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

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卻不知是誰，小人閒聽得說來，有個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廝曾和大哥去茶坊裏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都頭要知備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然有這個人時，一同去走一走。」武松收了刀，藏了骨頭銀子，算還酒錢，便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裏來，卻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着

個柳籠烤棧在手裏，糴米歸來。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蟲來時，我便認得了！你兩個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廝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卻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出五兩來銀子。——『你拿去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個月，便陪侍他喫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個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卻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怎地和我哥哥茶坊裏捉姦。』鄆哥道：『我說與你，你卻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得一籃兒雪梨要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鉤子，一地裏沒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裏。」我聽得了這話，一逕奔去尋他，叵耐王婆老猪狗攔住，不讓我入屋裏去，喫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猪狗便打我一頓栗暴，直叉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那廝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喫他苦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擔兒等着。只看我丟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裏被我罵那老猪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喫我先把籃兒撇出街上，一頭頂住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卻搶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卻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喫他兩個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卻不提防西門慶那廝開了房門，奔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卻不知怎地死了。』武松問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卻不要說謊。』鄆哥道：『便到官府，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飯來喫了，還了飯錢。

三個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把兩個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個便是證見。要相公作主則個。』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說。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也是個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賊。」你殺了人，見傷了人，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武松懷裏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十兩銀子，一張紙，告道：『覆告相公。這個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商議。可待時便與你拿問。』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在房裏。當日西門慶得知，卻使心腹人來縣裏許官吏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教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蹤——五件俱全，方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卻又理會。』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下廳來到自己房內，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喫，『留在房裏相等一等，我去便來也。』又自帶了三兩個土兵，離了縣衙，將了硯瓦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個土兵買了個猪首、一隻鵝、一隻雞、一擔酒，和些果品之類，安排在家裏。約莫也是巳牌時候，帶了個土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膽看他怎的。

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婦人慢慢地行下樓來，問道：『有甚麼話說？』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諸鄰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替嫂嫂相謝衆鄰。』那婦人大刺刺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土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的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

物去靈前擺了，堆盤滿宴，鋪下酒食果品之類；叫一個土兵後面燙酒，兩個土兵門前安排桌凳，又有兩個前後把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個道理。先備一杯菜酒，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門走過來。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喫酒。兩個都心裏道：『看他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鄉開銀鋪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松拖住便道：『一杯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鋪的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搬不得，不及奉陪。』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鄰都在那裏了。』不彀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裏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那對門賣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瞧道有些尷尬，那裏肯來；被武松不管他，拖了過來，卻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餛飩兒的。』張公卻好正在屋裏，見武松入來，喫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說話。』武松道：『家間多擾了街坊，相請喫杯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曾有些禮數到都頭家，卻如何請老子喫酒？』武松道：『不成微敬，便請到家。』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話的爲何先坐的不走了？原來都有土兵前後把着門，都是監禁的一般。

武松請到四家鄰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撥條凳子，卻坐在橫頭。便叫土兵把前後門關了。那後面土兵自來篩酒。武松唱個大喏，說道：『衆高鄰休怪小人粗鹵，胡亂請些個。』衆鄰舍道：『小人們都不會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成意思，衆高鄰休得笑話則個。』土兵只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杯，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人忙些個。』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喫酒，如何卻這般相待，』

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土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後共喫了七杯酒過，衆人卻似喫了呂太后一千個筵席，只見武松喝叫土兵：『且收拾過了杯盤，少間再喫。』武松抹桌子，衆鄰舍卻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千高鄰在這裏，中間那位高鄰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武松便唱個喏，道：『相煩則個。』便捲起雙袖，去衣裳底下颺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右手四指籠着刀靶，大姆指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高鄰在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個證見！』

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鄰舍，嚇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廝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鄰休怪，不必喫驚。武松雖是粗鹵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有冤報冤，有讎報讎」，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鄰做個證見。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喫我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衆鄰舍都目瞪口呆，再不敢動。武松看着王婆，喝道：『兀的老豬狗聽着我的哥哥，這個性命都在你身上，慢慢的卻問你！』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這淫婦聽着，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脍察了，插在桌子上，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髮，右手劈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倒了，隔桌子把那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一交放翻在靈牀面前，兩脚踏住，右手拔起刀來，指定王婆，道：『老豬狗，你從實說！』那婆子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

武松叫土兵取過紙墨筆硯，排好了桌子，把刀指着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句。』胡正卿脍脍磨着道：『小……小人……便……寫……寫……』討了些硯水，磨起墨來，胡正卿拿着筆拂那紙，道：『王婆你實說！』那婆子道：『又不干我事，教說甚麼？』武松道：『老豬狗，我都知了，你賴那個去？你不說時，我先剛了這』



個淫婦，後殺你這個老狗！』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上便攔兩攔。那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我！你放我起來，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跪在靈牀子前，喝一聲：『淫婦快說！』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武松叫他說一句，卻叫胡正卿寫一句。王婆道：『咬蟲！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寫在上面。叫他兩個都點指畫了字，就叫四家鄰舍書了名，也畫了字。叫土兵解賭膊來，背接綁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裏。叫土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牀子前。拖過那婦人來，跪在靈前，喝那老狗也跪在靈前，洒淚道：『哥哥靈魂不遠！今日兄弟與你報讎雪恨！』叫土兵把紙錢點着。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卻待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兩隻腳踏住他兩隻胳膊，說時遲，那時快，脰察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鄰舍眼都定了，只掩了臉，看他忒兇，又不敢勸，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牀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揩了刀，插在鞘裏，洗了手，唱個喏道：『有勞高鄰，甚是休怪。且請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四家鄰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武松分付土兵，也教押王婆上樓去。關了樓門，着兩個土兵在樓下看守。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一直奔西門慶藥舖前來，看着主管，唱個喏，問道：『大官人在麼？』主管道：『卻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一句話。』那主管也有些認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靜巷內，驀然翻過臉來道：『你要死，卻是要活？』主管慌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會傷犯了都……』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慶去，你若耍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裏？』主管道：『卻纔和……和一個相識……去……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喫……』武松聽了，轉身便走。那主管驚得半晌，腳不動，自去了。

武松逕奔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喫酒？』酒保道：『和一個一般的財主在

樓上邊街閣兒裏喫酒。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窗眼裏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個坐着客席，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淋淋的滾出來。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去，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攢將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喫了一驚，叫聲「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脚跨上窗檻，要尋走路；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裏正慌，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卻用手略按一按，托地已跳在桌子上，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兩個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那個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倒了。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脚來。武松只顧奔入去，見他脚起，略閃一閃，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裏去了。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裏便不怕他，右手虛招一招，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窩裏打來；卻被武松略躲個過，就勢裏從着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胛只一提，右手早掉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那西門慶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了，跌得個「發昏章第十一！」街上兩邊人都喫了一驚。

武松伸手下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窗子外，湧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裏，看這西門慶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相結在一處，提在手裏；把那口刀，一直奔回紫石街來，叫土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酒澆奠了，又灑淚道：「哥哥靈魂不遠，早昇天界，兄弟與你報讎，殺了姦夫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便叫土兵樓上請高鄰下來，把那婆子押在前面。武松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再對四家鄰舍道：「我又有一句話對你們高鄰說，須去不得。」那四家鄰舍叉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衆人一聽尊命。」

當下武松對四家鄰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讎，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卻纔甚是驚嚇了高鄰。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牀子就今燒化了家中，但有些一應物件，望煩四位高鄰與小人變賣。」

些錢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裏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只替小人從實證一證。」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有兩個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鄰收貯變賣；卻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逕到縣裏來。此時開動了一個陽穀縣，街上的人不計其數。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階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四家鄰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說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一般供說，四家鄰舍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當該伴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檢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檢驗了西門慶身屍，明白填寫屍單格目，回到縣裏，呈堂立案。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一千平人寄監在門房裏。

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廝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牀推倒，救獲亡兄神主，與嫂鬪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鬪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鬪殺身亡。』讀款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穀縣雖是個小縣分，倒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士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鄆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士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仗，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鬧動了衙門口。

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即陞廳。那陳府尹是個聰察的官，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穀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贓物並行兇刀仗封了，發與庫子

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了，下在牢裏；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事司監死囚牢裏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鄆哥、四家鄰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主西門慶妻子留在本府羈帶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細斷。』那何九叔、鄆哥、四家鄰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牢裏，自有幾個土兵送飯。

陳府尹哀憐武松是個仗義的烈漢，時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子常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喫。陳府尹把這招稿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卻使個心腹人齎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死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讎，鬪殺西門慶姦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即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並四家人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犯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千衆人，省諭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繇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枷，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字：『剮』。上坐下擡破鼓響，碎鑼鳴，犯繇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裏喫了一副。

武松帶上行枷，看覷了王婆，有那原舊的上鄰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個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與兩個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亦回本縣去了。武松自和兩個公人且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

## 第十九 十字坡

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坐了兩個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炎火日當天，礫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個人已到嶺上，卻是巳牌時分。武松道：「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喫。」兩個公人道：「也說得是。」三個人奔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數間草屋，傍着谿邊柳樹上挑出個酒帘兒。武松見了，指道：「那裏不有個酒店！」三個人奔下嶺來，山岡邊見個樵夫挑一擔柴過去。武松叫道：「漢子，借問這裏叫做甚麼去處？」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問了，自和兩個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個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窗檻邊坐着一個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鬢邊插着些野花。見武松同兩個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搽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鈕——說道：「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酒，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

兩個公人和武松入到裏面，一副柏木桌凳，座頭上，兩個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桌子上，解了腰間搭膊，脫下布衫。兩個公人說道：「這裏又沒人看見，我們就擔些利害，且與除了這枷，快活喫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桌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窗檻上。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客官，要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燙來。肉便切三五斤來。」

一發算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三二十個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裏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筷，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竈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桌子上，兩個公人拿起來便喫。武松取一個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裏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

大樹十字坡

客人誰敢那裏過？

肥的切做饅頭餡，

瘦的卻把去填河。」

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頭餡肉有幾根毛——一像人小便處的毛一般，以此疑忌。」武松又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卻怎地不見？」那婦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一個須冷落。」那婦人笑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卻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正是一燈蛾撲火，惹焰燒身。」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廝。」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喫幾碗酒，去後面樹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武松聽了這話，自家肚裏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要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酒，請我們喫幾碗。」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那婦人心裏暗笑，便去裏面托出一甌渾色酒來。武松看了道：「這個正是好生酒，只宜熱喫得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燙來你嘗看。」婦人自笑道：「這個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喫，這藥卻是發作得快；那廝當是我手裏行貨。」燙得熱了，把將過來篩做三碗，笑道：「客官，試

嘗這酒。』兩個公人那裏忍得饑渴，只顧拏起來喫了。武松便道：『娘子，我從來喫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卻把這酒潑在僻暗處，只虛把舌頭來啣道：『好酒還是這個酒，衝得人動。』那婦人那會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兩個公人只見天旋地轉，噤了口，望後撲地便倒。武松也雙眼緊閉，撲地仰倒在凳邊。只聽得笑道：『着了，絲你奸似鬼，喫了老娘洗脚水！』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只聽得飛奔出三兩個蠢漢來，聽他把兩個公人先扛了進去，這婦人便來桌上提那包裹，又公人的纏袋，想是捏一捏，約莫裏面已是金銀，只聽得他大笑道：『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聽得把包裹纏袋提入去了，隨聽他出來看這兩個漢子，扛擡武松，那裏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卻似有千百斤重的。只聽得那婦人喝道：『你這鳥男女，只會喫飯喫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個鳥大漢，卻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那兩個瘦蠻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剝這廝用。』聽他一頭說，一頭想，是脫那綠紗衫兒，解了紅絹裙子，赤膊着，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把兩隻手一抱，抱將攏來，當胸前摟住，卻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在婦人身上，只見他殺豬也似叫將起來。那兩個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得呆了。

那婦人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裏敢掙扎。只見門前一人挑擔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脚踏住婦人，提着雙拳，看那人時，頭戴青紗凹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紵護膝，八搭麻鞋，腰繫着纏袋，生得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根鬚鬚，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叉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回道：『然也。』那人納頭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有眼不

識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武松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兩個也不是等閒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卻纔衝撞嫂嫂休怪。」那婦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伯伯裏面坐地。」

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在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爲因一時爭些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燒做白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翦徑。忽一日有個老兒挑擔柴過來，小人欺負他老，搶出去和他廝併，鬪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翦徑，因見小人手脚活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裏，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個女兒招贅小人做了女婿。城裏怎地住得，只好依舊來此間蓋些草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藥與他喫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切餛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裏賣。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人都喚他做母夜叉孫二娘。小人卻纔回來聽得渾家叫喚，誰想得遇都頭！小人多曾分付渾家道：「三等入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他不曾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則恁地也爭些兒壞了一個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姓魯，名達，爲因三拳打死了一個鎮關西，逃走上五臺山落髮爲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繡，江湖上人都呼他做花和尚魯智深，使一條渾鐵禪杖，重六十來斤，也從這裏經過。渾家見他生得肥胖，酒裏下了些蒙汗藥，扛入在作坊裏。正要動手開剝，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禪杖非俗，卻慌忙把解藥救起來，結拜爲兄。打聽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和一個甚麼青面獸楊志，在那方落草。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殺去……」原來魯智深救林冲，被高太尉知道了，差人到相國寺去捉他，卻得一夥潑皮通報，魯智深就一把火燒了那菜園裏廡宇，逃走江湖上，東又不着，西又不着，來到孟州十字坡，遇着張青



夫婦住了四五日，打聽得二龍山寶珠寺被一個叫做鄧龍的占據着，他特地去奔那鄧龍入夥。巨耐那鄧龍不肯安着他在山上；和他廝併，又敵他不過，只把山下三座關牢牢地拴住，不讓他上去。魯智深正在山下納悶，卻好楊志爲失陷了生辰綱，沒處去，也投二龍山來，在山東遇見魯智深也就相識了。楊志和魯智深沒法上得山去，幸賴在山下開酒店的林冲的徒弟操刀鬼曹正，用計賺開柵門，把那鄧龍殺了。魯智深楊志就霸在那方落草。

武松道：「這兩個，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道：「只可惜了一個頭陀，長七八尺，一條大漢，也把來麻壞了！小人歸得遲了些個，已把他卸下四肢。如今只留得一個箍頭的鐵界尺，一領皂直裰，一張度牒在此。別的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一件是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裏嘯響，小人只恨道不曾救得這個人，心裏常常憶念他。」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廝們你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第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切不可壞他。」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卻是如何起了這片心？」母夜叉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者怪伯伯說起風話，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我見嫂嫂瞧得我包裹緊，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拏住，甚是衝撞了嫂嫂，休怪。」

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兄長，你且放出那兩個公人，則個。」張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綑着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見那兩個公人，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個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

的緣由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個歡喜不盡，便對武松說道：『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妨。』

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歹，比及都頭去牢城營裏受苦，不若就這裏把兩個公人做翻，且在小人家裏過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武松道：『最是兄長好心，願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兩個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個來，不可害他。』張青道：『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擡起兩個公人來，孫二娘便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個時辰，兩個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卻如何醉在這裏？這家怎麼好酒，我們又喫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喫。』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個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個火家自去宰殺鷄鵝，煮得熟了，整頓杯盤端坐。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放了桌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個公人到後花園內，武松便讓兩個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孫二娘坐在橫頭，兩個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擺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是鐵打的，非一日之功。兩個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卻是殺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疏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爲事逃在柴大官人莊上。』兩個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個送我到這裏來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喫驚，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你只顧喫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

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裏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忽然感激激張青夫妻兩個，論年齡，張青卻長武松九年，因此張青便把武松結拜爲弟。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纏袋來交還清了，又送

十來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齎發兩個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與了兩個公人，再帶上行。枷依舊貼了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忽然感激，只得灑淚別了，取路投孟州來。未及晌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個公人回去，不在話下。隨即卻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

## 第二十 快活林

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前，看見一座牌額，上書三個大字，寫着道：『安平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裏，公人自去下文書，討了收管，不必得說。武松自到單身房裏，早有十數個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說道：『好漢，你新到這裏，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信并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喫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沒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狼狽。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略有些東西，若是他好問我討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衆囚徒道：『好漢，休說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簷下，不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個道：『差撥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裏，只見那個人走將入來問道：『那個是新到囚徒？』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直須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穀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裏貓兒也不喫你打了！』武松道：『你到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碎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喫，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裏到把我發回陽穀縣去不成！』那差撥大怒去了。又有衆囚徒走攏來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問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隨他怎麼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正在那裏說未了，只見三四個人來單身房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武松應道：『老爺在這裏，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麼！』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點視廳前。那管營相公正在

廳上坐，五六個軍漢押武松在當面。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那兜挖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你衆人鬧動，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挖！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漢！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便不是陽穀縣爲事的好男子！」——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癡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兩下衆人都笑起來。

那軍漢拿起棍來，吆呼一聲。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個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絛髻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朵邊略說了幾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會害甚病來？」武松道：「我於路不會害，酒也喫得，飯也喫得，肉也喫得，路也走得。」管營道：「這廝是途中得病到這裏，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他下這頓殺威棒。」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會害便了。」武松道：「不會害，不會害，打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寄下倒是鈎腸債，幾時得了。」兩邊看的人都笑。管營也笑道：「想你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不會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三四個軍人引武松依前送到單身房裏。衆囚徒都來問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嗎？」武松道：「並不會有。」衆囚徒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道：「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來與你喫了，趁飽帶你去土牢裏，把索子細翻着，薰薦捲了你，塞了你七竅，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個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個喚做「一盆吊」。」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細了，卻把一個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個更次便是死的。這個喚「土布袋」。」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衆人道：「只是這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

衆人說猶未了，只見一個軍人托着一個盒子入來，問道：『那個是新配來的武都頭？』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那人答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裏。』武松看時，一大鑊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是一大碗汁。武松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喫了，卻來對付我？……我且落得喫了，卻再理會。』武松把那鑊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麵都喫盡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武松坐在房裏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

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個人又頂一個盒子入來。武松問道：『你又來怎地？』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裏。』擺下幾般菜蔬，又是一大鑊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武松見了，暗暗自忖道：『喫了這頓飯食，必然來結果我……且繇他便死，也做個飽鬼，落得喫了，卻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喫了，收拾碗碟回去了。不多時，那個人又和一個漢子一陣來，一個提着浴桶，一個提一大桶湯，來看着武松道：『請都頭洗浴。』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兩個漢子安排傾下湯，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即送過浴裙手巾，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個自把殘湯傾了，提了浴桶去。一個便把紗帳將來掛起，鋪了藤簾，放個涼枕，叫了安置，也回去了。武松把門關上，拴了，自在裏面思想道：『這個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放倒頭便自睡了一夜無事。

天明起來，纔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個人提着桶洗面水進來，教武松洗了面，又取漱口水漱了口；又帶個篋頭待詔來替武松篋了頭，縮個髻子，裹了巾幘；又是一個人將個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武松想道：『繇你走道兒，我且落得喫了。』武松喫罷飯，便是一盞茶，卻纔茶罷，只見送飯的那個人來請道：『這裏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裏安歇，搬茶搬飯，卻便當。』武松道：『這番來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

一個便來收拾行李被臥，一個引着武松離了單身房裏，來到前面一個去處，推開房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武松來到房裏看了，存想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裏去，卻如何到這般去處？』

比單身房好生齊整！武松坐到日中，那個人又將一個提盒入來，手裏提着一注子酒。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般菓子，一隻熟鷄，又有許多蒸捲兒。那人便把熟鷄來撕了，將注子裏好酒篩下，請都頭喫。武松心裏忖道：『畢竟是如何……』到晚又是許多下飯，又請武松洗浴乘涼，歇息。武松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這般想，卻怎地這般請我……』

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裏來閒走，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裏擔水的劈柴的，做雜工的，卻在晴日頭裏晒着。正是六月炎天，那裏去躲這熱。武松卻背叉着手，問道：『你們卻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衆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自不知，我們撥在這裏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還別有那沒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裏，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大鐵鏈鎖着，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個青石墩，有個闕眼，是縛竿脚的好塊大石。武松就石上坐了一會，便回房裏來坐地了自存想，只見那個人又搬酒和肉來。

武松自到那房裏，住了數日，每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喫，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梯己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喫了？』那人道：『是管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喫。』武松道：『我是個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喫？』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個月，卻說話。』武松道：『卻又作怪！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卻來結果我！——這個悶葫蘆，教我如何猜得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喫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在那裏會和我相會，我便喫他的酒食。』那個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個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

營。」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個人？」那人道：「正是。」武松道：「我待喫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是麼？」那人道：「正是。」武松道：「卻又蹊蹺！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個緣故。我且問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個好男子。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廝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那人道：「小管營分付小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月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和我相會了罷。」那人害怕，那裏肯去。武松焦躁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多時，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個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遣，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覲相見。今日幸得兄長至此，正要拜識尊顏，只恨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卻纔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個月，卻有話說，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麼？」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這卻如何造次說得？」武松道：「管營恁地時，卻是秀才耍倒教武松癩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為兄長是個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只是兄長遠路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個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卻對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我去年害了三個月瘧疾，景陽岡上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蟲，也是三拳二脚，便自打死了，何況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武松道：「只是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個石墩，約有多少斤重？」施恩道：「敢怕有三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



道：「請喫罷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遲。」

兩個來到天王堂前，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都躬身唱喏。武松把石墩略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個嬌惰了，那裏拔得動。」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松笑道：「小管營也信真個擎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擎一擎。」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裏，把那個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衆囚徒見了，盡皆駭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回過身來，看着施恩并衆囚徒，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神！」衆囚徒一齊都拜道：「真神人也！」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須用說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卻得相煩告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這等兒女相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便是一刀一割的勾當，武松也替你去幹，若是有些諂佞的，非爲人也！」

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謔謔，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個諱名，叫做金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裏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着營裏有八九十個拚命囚徒，去那裏開着一個酒肉店，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裏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閒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潞州來，帶一個人到此，那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諱名，叫做蔣門神。那廝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腳，相撲爲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秦嶽爭交，不曾有對普天之下沒我

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吃那廝一頓拳脚打了，兩個月起不得床。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兜着手，直到如今，創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廝打，他卻有張團練那班兒正軍，若自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折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個大丈夫，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養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先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哪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哪吒的模樣，卻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卻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卻在這裏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喫。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和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即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廝不在家時，卻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喫他做了手脚，卻是不好。」武松焦躁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準備！」

正在那裏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敘片時。」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個無禮，相對便坐了。施恩卻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卻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卻不自在？」老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裏又無外人，便叫施恩也坐了，僕從搬出酒，殺果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

非爲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俠氣象；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個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報讎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杯，受愚男四拜，拜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答道：「小人有何才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答禮，結爲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吃得大醉了，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

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都頭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裏，延挨一日，卻再理會。」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裏。明日飯後，卻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早飯罷，喫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閒走了一遭，回到客房裏，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裏，只具着數杯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喫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在意，喫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裏坐地。只見那兩個僕人又來服侍武松洗浴。武松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卻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喫，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誤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誤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

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裏繫條紅絹搭膊，下面腿絛護膝，八搭麻鞋，討了一個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喫早飯。武松喫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脚小，騎那馬怎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道：「兄長如何『無三不過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個酒店，便請我

喫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子去。這個喚做「無三不過望」。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四五里田地，算來賣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喫三碗時，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纔到得那裏。」便道：「恐哥哥醉了，如何使得？」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卻是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喫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若不是酒醉後了膽，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那時節，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力量，又有勢。」施恩道：「卻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恁地先教兩個僕人自將了家裏好酒，果品殺饌，去前路等候，卻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武松道：「恁麼卻纔中我意，去打蔣門神，教我也有些膽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廝，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個僕人先挑食籠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慢慢的隨後來接應，都分付下了。

施恩和武松兩個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傍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那兩個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裏等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先安下殺饌，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喫，大碗篩來，只斟三碗。」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喫了三碗，便起身。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奔前去了。武松笑道：「卻纔去肚裏發一發，我們去休！」兩個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個解開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卻早又望見一個酒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卻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施恩立住了腳，問道：「此間是個村醪酒店，也算一望麼？」武松道：「是酒望，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去便了。」兩個入來坐下，僕人排了酒碗果品。武松連喫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兩個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個酒店。武松入來，又喫了三碗，便走。

武松施恩兩個一處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喫三碗。約莫也喫過十來處酒肆，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個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武松道：「這個卻不妨，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時，我還要喫。」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

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喫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卻有些微風。武松酒卻湧上來，把布衫攤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卻裝做十分醉的，前顛後偃，東倒西歪。來到林子前，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了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卻來。」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個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撒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武松假醉伴顛，斜着眼睛，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個大漢一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了字路口一個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掛着一個酒望子，寫着四個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帶綠油欄杆，插着兩把鎗金旗，每把上五個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壁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廚竈，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裏面坐着一個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

武松看了，瞅着醉眼，逕奔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座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桌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那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裏時，也有五七個當撐的酒保。武松卻敲着桌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裏？」一個當頭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裏，燙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舀些

上等酒下來。酒保將去，又燙一碗過來。武松提起來，啞一啞，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你！」酒保忍氣吞聲，拿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要尋鬧相似，便換些上好的酒與他罷。」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來與酒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燙一碗過來。武松喫了道：「這酒略有些意思。」問道：「過賣，你那主人家姓甚麼？」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卻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這廝那裏喫醉了，來這裏討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個外鄉蠻子，不省得了，在那裏放屁！」武松問道：「你說甚麼？」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喫酒。」武松道：「過賣，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喫酒。」酒保喝道：「休胡說！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喫酒也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推開櫃身子，卻待奔出來。

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懷裏，便把那桶酒只一潑，潑在地上，搶入櫃身子裏，卻好接着那婦人。武松手硬，那裏掙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膊，一手把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鬢，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渾酒缸裏只一丟，聽得撲通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裏。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個當撐的酒保，手脚活些個的，都搶來奔武松。武松手到，輕輕地只一提，提一個過來，兩手揪住，也望大酒缸裏只一丟，椿在裏面。又一個酒保奔來，提着頭只一掠，也丟在酒缸裏。再有兩個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個人在三隻酒缸裏，那裏掙扎得起，後面兩個人在酒地上爬不動。這幾個火家搗子打得屁滾尿流，乖的走了一個。武松道：「那廝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衆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那個搗子逕奔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喫了一驚，踢翻了交椅，丟去蠅拂子，便鑢將來。武松卻好迎着，正在大關路上撞見蔣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先自喫了那一驚，奔將來，那步不會停住，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先欺他醉，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

時快，武松先把兩個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然轉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腳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接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蹶，蹶將過來，那隻右腳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着正中間，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頭上便打（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卻先飛起左腳，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腳，這一撲有名，喚做『玉環步，鴛鴦腳』——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打得蔣門神在地下叫饒。

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便罷！』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武松道：『第一件，要你便離了快活林，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即交還原主，金銀彪施恩，誰教你強奪他的？』蔣門神慌忙應道：『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了你起來，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爲頭爲腦的英雄豪傑，都來與施恩陪話。』蔣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在這裏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早已臉青嘴腫，頰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烏蠢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蟲，也只三拳兩腳，我兀自打死了，量你這個直得甚麼！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個，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廝！』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啜啜連聲告饒。

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個悍勇軍健，都來相幫，卻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裏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裏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裏看時，滿地都是酒漿，入脚不得；那兩個烏男女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扎掙，那婦人纔方從缸裏爬得出來，頭臉都喫磕破了，下半截淋漓滴滴，都拖着酒漿，那幾個火家酒保走得不

見影了。

武松與衆人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尋不着傷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個爲頭的豪傑，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桌面，請衆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裏，我武松自從陽穀縣殺了人配在這裏，便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我和他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廝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我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廝一條性命。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我再撞見時，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喫他一嚇，那裏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就裝了行李，起身去了。

武松邀衆高鄰直喫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卻說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裏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那一個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平安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老小，不知去向。這裏直顧自己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裏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裏並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閒錢來與施恩。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



## 第二十一 鴛鴦樓

荏苒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已及新秋。一天，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個軍漢，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個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卻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們尋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個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個剛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帶了個小伴當，上了馬，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

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又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個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帳前現缺恁地一個人，不知你肯與我做個親隨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個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鎧服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果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喫得大醉，就廳前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他當做親人一般看待，又叫裁縫

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尋思道：『難得這個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裏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夠入宅裏來……』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浼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綬疋……等件。武松買個柳籐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裏面。

時光迅速，卻早又是八月中秋。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喫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裏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個義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卻要迴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裏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唱個無禮，遠遠地斜着身坐下。張都監着丫環養娘相勸，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擡上果桌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賞鐘斟酒與義士喫。』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窗，武松喫得半醉，卻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個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出來，唱曲。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裏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個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個。』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個萬福，頓開喉嚨，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是——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高捲珠簾低綺戶，焰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個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副勸盤，丫環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武松那裏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個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還了盞子。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不惟善知音律，亦且極能鍼指。如你不嫌低微數日之間，擇了良時，將來與你做個妻室。』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巾幘，拿條哨棒來，庭心裏月下，使幾回棒，打了幾個輪頭，仰面看天時，約莫三更時分。

武松進到房裏，卻待脫衣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提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個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個賊奔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哨棒，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裏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復翻身卻奔出來，不隄防黑影裏撇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個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裏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賊來！』

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個賊配軍，本是賊眉賊眼，賊心賊肝的人，我倒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卻纔教你一處喫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個官，你如何卻做這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廝休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贓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裏，打開他那柳籐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卻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瞪口呆，只叫得屈。衆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贓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廝外貌像人，倒有這等禽心獸肝，既然賊證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

『天明卻和這廝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裏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

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贓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卻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一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賊證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雨點的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己。』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武松下到大牢裏，尋思道：『叵耐張都監那廝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掙得性命出去時，卻又理會。』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裏，將他一隻腳晝夜匣着，又把木扭釘住雙手，那裏容他些鬆寬。

施恩已有人說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說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來報仇，買囑張都監卻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緣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卻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洸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爲你喫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逕投康節級，卻在牢未回。施恩教他家的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個同姓結義做兄弟，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裏，卻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說出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作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個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還不喫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喫半點兒苦。你卻快着人去，只囑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那裏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裏，又尋一個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個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他不要從輕，勸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裏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卻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斷。

次日施恩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喫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是張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放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有

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來，卻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卻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管待，又分儀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歸家來，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催趲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裏請衆人喫酒，買來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喫了酒食，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卻不提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

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卻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個賊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鬧看，但見閒人便拿問。施恩得知了，那裏敢再去看覷武松，卻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

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就裏，那知府方纔知道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賺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個健壯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兩個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卻得老管營使錢通了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極輕。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兩個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着頭絡着手。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

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開，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着；因此小弟不能覈再進大牢裏看望兄長，只到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只見蔣門神那廝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廝打。小弟又被他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流人陪話，卻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熟鵝在此請哥哥喫了兩塊去。」施恩便邀兩個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個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廝，他是個賊漢，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個公人。那廝兩個那裏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喫了，把一個包裹拴在武松腰裏，把這兩隻熟鵝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雙八塔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提防，這兩個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兩個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有措置。」

武松和兩個公人上路，行不到數里之上，兩個公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個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與那廝到來撩撲老爺！」武松右手卻喫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卻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了那隻熟鵝來，只顧自喫，也不睬那兩個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再把這隻熟鵝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撕來只顧自喫，行不過五里路，把這兩隻熟鵝都喫盡了。

約算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個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裏等候，見了公人，壓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這兩個公人與那兩個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武松早睃見，自瞧了八分尷尬，只安在肚裏，卻且只做不見。又走不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四面都是野港闊河。五個人行至浦邊一條闌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

裏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個公人答應道：「你又不眼睛，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淨手則個。」那兩個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卻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這一個急待轉身，武松右脚早起，撲通地也踢下水裏去。那兩個公人慌了，望橋下便走。武松喝一聲『那裏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個，趕將下橋來。那兩個先自驚倒了一個。武松奔上前去，望那一個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就水邊撈起朴刀來，趕上去，擲上幾朴刀，死在地下，卻轉身回來，把那個驚倒的也擲幾刀。這兩個踢下水去的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又砍倒一個。趕入一步，劈頭揪住一個，喝道：「你這廝實說，我便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個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個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吃酒，專等小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地，卻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個屍首都攬在浦裏。又怕那兩個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又擲了幾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個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個念頭，竟奔回孟州城裏來。

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武松逕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卻是一個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卻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個燈籠出來，裏面便關了角門。武松卻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了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卻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卻掣出腰刀在手裏，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裏忍得住，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將出來，拿了攪草棍，拔了攪，卻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劈頭揪住，卻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裏只叫得一



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個——喫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謊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卻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一脚，踢開屍首，把刀插入鞘裏，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裳穿了，拴縛得緊緊，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卻把後槽一牀單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袋裏，卻把來掛在門邊，卻將一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卻閃將出來，拿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

此時卻有些月光明亮，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卻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撥過了門扇，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攔都提過了。武松卻望燈明處來看時，正是廚房裏，只見兩個丫嬛正在那湯罐邊埋怨，說道：『服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喫！那兩個客人也不識羞恥，撞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只說個不了！』那兩個女使正口裏喃喃地怨恨，武松卻倚了朴刀，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先把一個女使鬢角兒揪住，一刀殺了，那一個卻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裏又似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道是兩個丫嬛，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卻把這兩個屍首拖放竈前，滅了廚下燈火，趁着那牆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裏來。

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已都認得路數，逕蹙到鴛鴦樓扶梯邊來，捏脚捏手，摸上樓來。此時親隨的人都伏事得厭煩，遠遠地躲去了，只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說話。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沖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揸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燈燭，煒煌一兩處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喫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

神急要掙扎時，武松早落一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腳動，被武松當頭一刀，齊耳根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個都在掙命。這張團練終是個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剝翻了兩個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個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割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了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喫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牆上大寫下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揣幾件在懷裏。卻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人們都醉了，快着兩個上去攙扶。』說猶未了，早有兩個人上樓來。武松卻閃在扶梯邊看時，卻是兩個自家親隨人，——便是前日捉拿武松的。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卻攔住去路。兩個人進樓中，見三個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相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剝翻了一個。那一個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卻饒你不得！』揪住也是一刀，殺得血濺畫樓，屍橫燈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個也只是一死！』提了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怪？』武松搶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入來，兀自問道：『是誰？』武松的刀早飛起，劈面門剝着，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去割頭時，刀切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廚房下，拿取朴刀，丟了缺刀，翻身再入樓下來。只見燈明下，前番那個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個小的，把燈照見夫人被殺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蘭心窩裏拗着。兩個小的亦被武松拗死。一朴刀一個結果了，走出中堂，把攔拴了前門，又入來，尋着兩三個婦女，也都拗死了在地下。

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走了罷休！』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除下纏袋來，把懷裏踏

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開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喫拿了。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個小去處，那土城喜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拄，立在壕塹邊。月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就壕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絀護膝，抓扎起衣服，從這城壕裏走過對岸，卻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裏有雙八搭麻鞋，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出得鬆爽！』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撒開。』提了朴刀，投東小路便走。走了一五更，天色朦朧，尙未明亮。

## 第二十二 武松落草

武松一夜辛苦，身體困倦，棒瘡發了又疼，那裏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個小小古廟，武松奔入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撲翻身便睡。卻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撓鈎，把武松搭住。兩個人便搶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綁了。那四個男女道：『這個漢子卻肥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裏掙扎得脫，被這四個人奪了包裹朴刀，卻似牽羊的一般，腳不點地，拖到村裏來。這四個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卻是那裏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聽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個小門裏面還點着碗燈。四個男女將武松剝了衣裳，綁在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松自肚裏尋思道：『卻撞在橫死神手裏，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裏告了，便喫一刀一剮，卻也留得一個清名於世。』那四個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裏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裏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

沒一盞茶時，只見兩個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個婦人，背後一個大漢。兩個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個不是叔叔？』那大漢道：『果然是我兄弟。』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卻正是菜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個男女喫了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且拿個氈笠子與他戴上。原來這張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卻有幾處，所以武松不認得。張青即便請出前面客席裏，敘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道：『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裏，得蒙施管

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顧我。爲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趁錢，卻被一個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厮，倚勢豪強，公然白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卻路見不平，醉打了蔣門神，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報讎。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卻把銀酒器皿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拿我解送孟州府裏，強扭做賊，打招了監在牢裏。卻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會受害。又得當案葉孔目仗義疏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個康節級與施恩最好，兩個一力維持，待限滿脊杖，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巨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個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個徒弟踢下水裏去。趕上這兩個烏公人也是一朴刀一個搠死了，都撇在水裏，思量這口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一個養馬的後槽，爬入牆內去，就廚房裏殺了兩個丫嬛，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都殺了，又砍了兩個親隨，下樓來又將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戮死了。四更三點跳出城來，走了一五更路，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卻被這四個綁縛將來。」

那四個搗子便拜在地下道：「我們四個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爲連日博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賣，卻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漓淋漓都是血跡，卻在土地廟裏歇，我四個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只要捉活的。」因此我們只拿撓鉤套索出去，不分付時，也壞了大哥性命。正是「有眼不識泰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恕罪則個！」張青夫婦兩個笑道：「我們因有掛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這四個如何省的我心裏事。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個男女，更有四十個也近他不得！」那四個搗子只顧磕頭。武松喚起他來道：「既然他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碎銀，把與四人將去分。那四個搗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二兩銀子賞了他們四個自去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

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或晚回來，因此上分付這幾個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廝們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撓鉤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誰想果是賢弟！孫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蔣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個來往人不喫驚，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常說到這裏，卻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裏將息，卻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裏睡下，兩口兒自去廚下安排些佳肴美酒，食管待武松。不移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敘。

孟州城裏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更纔敢出來。衆人叫起裏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牢，都來看視。聲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捱到天明時分，卻來孟州府裏告狀。知府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簡點了殺人數，行兇人出沒去處，填畫了圖像，格目，回府裏稟復知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落舊衣二件。次到廚房裏，竈下殺死兩個丫嬛，廚門邊遺下行兇缺刀一把。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二人。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擷死夫人一口。在外擷死玉蘭一口，孀娘二口，兒女三口。——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名，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門，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府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兇人武松。

次日，飛雲浦地保里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下，屍首俱在水中。』知府接了狀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個屍首，都檢驗了。兩個是本府公人，兩個自有苦主，各備棺木盛殮了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拿兇首償命。城裏閉門三日，家至戶到，逐一挨察。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裏不去搜尋。知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各都各村，盡要排家搜捉，緝捕兇首。寫了武松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報告，隨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與犯人同罪。遍行鄰遠州府一同緝捕。

武松在張青家裏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箴刺一般緊急，紛紛擾擾，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只得對武松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久住，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個。我卻尋個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會對你說來——只不知你心中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發，如何在此安身得牢，止有一個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甫能來到這裏，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裏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我哥哥魯智深和甚麼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裏打家劫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那裏去安身，方纔免得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喫拿了。他那裏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爲戀土難移，不會去得。我寫一封書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着你入夥。』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不能湊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身處，此爲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

張青隨即取幅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夜叉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喫人捉了！』武松道：『嫂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喫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賞銀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個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說這癡話！這個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卻有個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叔叔卻不要噴怪。』武松道：『嫂嫂說的定依。』孫二娘道：『二年前，有個頭陀打從這裏過，喫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餡，卻留得他一個鐵戒箍，一身衣服，一頭皂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纏緜，一本度牒，一串一百零八顆人頂骨數珠，一個沙魚皮鞘子，插着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這刀時常

半夜裏鳴嘯得響，叔叔前番也曾看見。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個行者，須遮得額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卻不是前世前緣？叔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好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娘說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個也使得，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孫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裹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裏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卻一似我身上做的。』着了皂直裰，繫了緋把氈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戒箍兒箍起，掛着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個喝采道：『卻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爲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不知何故做了行者。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哥，你聽我說。好像我要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裏的酒器留下在這裏，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路上去做盤纏，萬無一失。』武松道：『大哥見得分明。』盡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裏。

武松飽喫了一頓酒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個錦袋盛了，教武松掛在貼肉胸前。武松臨行，張青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喫，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徑。諸事不可躁心，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兩個在這裏也不是長久之計，只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辭了出門，插起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然好個行者！』

當晚武行者離了大樹十字坡，便落路走。行了十數日，但遇村坊道店，市鎮鄉村，果然都有榜文，張掛在彼處。捕獲武松到處，雖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者，於路卻沒人盤詰他。時遇十一月間，天氣好生嚴寒。當日武行者一路上買酒肉喫，只是敵不過寒威。上得一條土岡，早望見前面有一座高山，生得十分峻峻。武行者下土岡子。



來，走得三五里路，早見一個酒店，門前一道清溪，屋後都是顛山亂石。看那酒店時，卻是個村落小酒肆。武行者過得那土岡子來，逕奔入那村酒店裏坐下，便叫道：『店主人家，先打兩角酒來，肉便買些來喫。』店主人應道：『實不瞞師父說，酒卻有些，柴白酒，肉卻多賣沒了。』武行者道：『且把酒來攪寒。』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大碗價篩來教武行者喫，將一碟熟菜與他過口。片時間，喫盡了兩角酒，又叫再打兩角酒來。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大碗篩來。武行者只顧喫，原來過岡子時，先有三五分酒了，一發喫過這四角酒，又被朔風一吹，酒卻湧上。武松卻大呼小叫道：『主人家，你真個沒東西賣，你便自家喫的肉食也，回些與我喫了，一發還你銀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會見這個出家人，酒和肉只顧要喫，卻那裏去取——師父，你也只好罷休。』武行者道：『我又白喫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我和你說過，只有這些白酒，那得別的東西賣。』

正在店裏論口，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引着三四個人入進店裏。主人笑容可掬，迎接道：『二郎，請坐。』那漢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答道：『雞與肉都已煮熟了，只等二郎來。』那漢道：『我那青花甕酒在那裏？』店主人道：『在這裏。』那漢引了衆人，便向武行者對席上頭坐了，那同來的三四人卻坐在肩下。店主人卻捧出一樽青花甕酒來，開了泥頭，倒在一個大白盆裏。武行者偷眼看時，卻是一甕馨下的好酒，風吹過一陣陣香味來。武行者不住聞得香味，喉嚨癢將起來，恨不得鑽過來搶喫。只見店主人又去廚下把盤子托出一對熟雞，一大盤精肉來，放在那漢面前，便擺了菜蔬，用杓子舀酒去燙。武行者看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兒熟菜，不繇的不氣，正是『眼飽肚中饑』，酒又發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大叫道：『主人家，你來，你這廝好欺負客人！』店主人連忙來問道：『師父，你要焦躁，要酒便好說。』武行者睜着雙眼喝道：『你這廝好不曉道理，這青花甕酒和雞肉之類，如何不賣與我，我也一般還你銀子。』店主人道：『青花甕酒和雞肉都是那二郎家裏自將來的，只借我店裏坐地喫酒。』

武行者心中要喫，那裏聽他分說，一片聲喝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也不會見你這個出家人恁地蠻法！』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爺蠻法？我白喫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倒不會見出家人自稱「老爺」！』武行者聽了，跳起身來，又開五指望店主人臉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個踉蹌，直撞過那邊去。那對席的大漢見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時，打得半邊臉都腫了，半日掙扎不起。那大漢跳起身來，指定武松道：『你這個烏頭陀好不依本分，卻怎地便動手動腳，卻不道是「出家人勿起瞋心」！』武行者道：『我自打他，干你甚事！』那大漢怒道：『我好意勸你，你這烏頭陀敢把言語傷我！』

武行者聽得大怒，便把桌子推開，走出來，喝道：『你那廝說誰！』那大漢笑道：『你這烏頭陀要和我廝打，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便點手叫道：『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武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搶搶到門邊，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武行者趕到門外，那大漢見武松長壯，那裏敢輕敵，便做個門戶等着他。武行者搶入去，接住那漢手，那大漢卻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懷中，只一撥，撥將去，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裏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個村漢看了，手顫腳麻，那裏敢上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來，望門外溪裏只一丟，那三四個村漢叫聲苦，不知高低都下水去，把那大漢救上溪來，自攙扶着投南去了。這店主人喫了這一掌，打得麻了，動彈不得，自入屋後躲避去了。武行者道：『好呀！你們都去了，老爺喫酒了！』把個碗去白盆內舀那酒來，只顧喫。桌子上那對雞，一盤子肉，都未曾喫動。武行者且不用筷，雙手扯來任意喫，沒半個時辰，把這酒肉和鷄都喫個八分。

武行者醉飽了，把直裰袖結在背上，便出店門，沿溪而走。卻被那北風捲將起來，武行者捉脚不住，一路上搶將來，離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牆裏走出一隻黃狗，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趕着吠。武行者大醉，正要尋事，恨那隻狗趕着他，只管吠，便將左手鞘裏掣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趕。那隻黃狗遠着溪岸叫。

武行者一刀砍將去，卻砍個空；用得力猛，頭重腳輕，翻筋斗倒撞下溪裏去，卻起不來。黃狗便立定了叫。冬月天道，雖只有一二尺深淺的水，卻寒冷得當不得，爬起來，淋淋的一身水。卻見那口戒刀浸在溪裏，亮得耀人。便再蹲下去撈那刀時，撲地又落下去，再起不來。只在那溪水裏滾岸上，側首牆邊轉出一夥人來。當先一個大漢，頭戴氈笠子，身穿鵝黃紵絲衲襖，手裏拿着一條哨棒；背後十數個人跟着，都拿木鈹白棍。衆人看見狗吠，指道：『這溪裏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尋不見，大哥哥卻又引了二三十個莊客自奔酒店裏捉他去了，他卻來到這裏！』

說猶未了，只見遠遠地那個喫打的漢子換了一身衣服，手裏提着一條朴刀，背後引着三二十個莊客，都拖鎗拽棒，跟着那個大漢，吹風唸哨，來尋武松；趕到牆邊，見了，指着武松，對那穿鵝黃襖子的大漢道：『這個賊頭陀便是打兄弟的！』那個大漢道：『且提這廝去莊裏細細拷打！』那漢喝聲『下手！』三四十人一發上，可憐武松醉了，掙扎不得，急要爬起來，被衆人一齊下手，橫拖倒拽，捉上溪來。轉過側首牆邊，一所大莊院，兩下都是高牆粉壁，垂柳喬松，圍繞着牆院。衆人把武松推搶入來，剝了衣裳，奪了戒刀，包裹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叫：『取一束藤條來細細的打那廝！』卻纔打得三五下，只見莊裏走出一個人來問道：『你兄弟兩個又打甚麼人？』只見這兩個大漢又手道：『師父聽稟兄弟今日和鄰莊三四個相識去前面小路店裏喫三杯酒，兀耐這個賊行者到來尋鬧，把兄弟痛打了一頓，又將來攬在水裏，頭臉都磕破了，險些凍死，卻得相識救了回來。歸家換了衣服，帶了人再去尋他，那廝把我酒肉都喫了，卻大醉倒在門前溪裏；因此，捉拿在這裏細細的拷打。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出家人——臉上見刺着兩個「金印」，這賊卻把後髮披下來遮了——必是個避罪在逃的囚徒。問出那廝根原，解送官司理論！』這個喫打傷的大漢道：『問他做甚麼！這秃賊打得我一身傷損，不着一兩個月將息不起，不如把這秃賊一頓打死了，一把火燒了他，纔與我消得這口恨氣！』說罷，拿起藤條，恰待又打。

只見出來的那人說道：「賢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這人也像是一個好漢。」此時武行者心中略有些醒了，理會得，只把眼來閉了，繇他打，只不做聲。那個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瘡，便道：「作怪！這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前，便將手把武松頭髮揪起來，定睛看了，叫道：「這個不是我兄弟武二郎？」武行者方纔閃開雙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那人喝道：「快與我解下來，這是我的兄弟。」那穿鵝黃襖子的併喫打的盡皆喫驚，連忙問道：「這個行者如何卻是師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們說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那弟兄兩個聽了，慌忙解下武松來，便討幾件乾衣服與他穿了，便扶入草堂裏來。武松便要下拜，那個人驚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還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武松見了那人歡喜上來，酒早醒了五分，討些湯水洗漱了，喫些醒酒之物，便來拜了那人，相敘舊話。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鄆城縣人氏，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卻如何來在這裏？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宋江道：「我自從和你在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我卻在那裏住得半年。不知家中如何，恐父親煩惱，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後卻收接得家中書信說道：「官司一事全得宋雷二都頭氣力，已自家中無事，只要緝捕正身，因此已動了個海捕文書各處追獲。」這事已自慢了，卻有這裏孔太公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道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裏。此間便是白虎山。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恰纔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廝鬧，到處叫他做獨火星孔亮。這個穿鵝黃襖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兒子，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因他兩個好習鎗棒，卻是我點撥他些個，以此叫我做師父。我在此間住半年了，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這兩日方欲起身。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傳說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蟲，又聽知你在陽穀縣做了都頭，又聞鬪殺了西門慶。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武松答道：「小弟自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去到得景

陽岡上打了大蟲，送去陽穀縣，知縣就擡舉我做了都頭。後因嫂嫂不仁，與西門慶通姦，藥死了我先兄武大，被武松把兩個都殺了，自首告到本縣，轉申東平府。後得陳府尹一力救濟，斷配孟州。至十字坡，怎生遇見張青孫二娘，到孟州，怎地會施恩，怎地打了蔣門神，如何殺了張都監一十五口，又逃在張青家，母夜叉孫二娘教做了頭陀行者的緣故，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遍。

孔明孔亮兩個聽了大驚，撲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禮道：「卻纔甚是衝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弟兄兩個，「有眼不識泰山」，萬望恕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覷武松時，卻是與我烘焙度牒書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這串數珠。」孔明道：「這個不須足下掛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江請出宋太公，都相見了。

當晚宋江邀武松同榻敘說一年有餘的事，宋江心內喜悅。武松次日天明起來，都洗漱罷，出到中堂，相會喫早飯。孔明自在那裏相陪。孔亮捱着痛疼，也來管待。孔太公便叫殺羊宰豬，安排筵宴。是日村中有幾家街坊親戚都來謁拜。又有幾個門下人，亦來拜見。宋江見了大喜。當日筵宴散了，宋江問武松道：「二哥今欲往何處安身？」武松道：「昨夜已對哥哥說了，菜園子張青寫書與我，着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那裏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宋江道：「也好。我不瞞你說，我家近日有書來，說道清風寨知寨小李廣花榮他知道我殺了閻婆惜，每每寄書來與我，千萬教我丟去寨裏住幾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往那裏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攜兄弟投那裏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亦且我又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設疑，倘或有些決撒了，須連累了哥哥。」便是哥哥與兄弟同生同死，也須累及了花知寨不好。只是緣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卻來尋訪哥哥未遲。」

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祐。若如此行，不敢苦勸，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自此，兩個在孔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要行，孔太公父子那裏肯放。又留了三五日，宋江堅執要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管待一日了，次日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皂衣直裰，并帶來的度牒、書信、戒箍、數珠、戒刀、金銀之類交還武松；又各送銀五十兩權爲路費。宋江推卻不受，孔太公父子只顧將來拴縛在包裹裏。

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帶上鐵戒箍，掛了人頂骨數珠，跨了兩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裏。宋江提了朴刀，懸口腰刀，帶上氈笠子，辭別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莊客背了行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辭別了宋江。武行者兩個，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說道：『不須莊客遠送，我自和武兄弟去。』孔明、孔亮相別，自和莊客歸家。

宋江和武松兩個在路上行着，於路說些閒話，走到晚，歇了一宵。次日早起，打夥又行。兩個喫罷飯，又走了四五十里，卻來到一市鎮上，地名喚做瑞龍鎮，卻是個三岔路口。宋江借問那裏人道：『小人們欲投二龍山清風鎮，不知從那條路去？』那鎮上人道：『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這裏要投二龍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清風鎮去，須用投東落路。過了清風山便是。』宋江聽了，備細便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這裏喫三杯相別。』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卻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自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早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攬掇魯智深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刀一鎗，博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做得大事業，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相見。』武行者聽了，酒店上飲了數杯，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來，走到市鎮梢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淚，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你忘了我的言語，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上二龍山投魯智深、楊志入夥去了。

## 第二十三 清風寨〔一〕

宋江自別了武松，轉身投東，望清風山路上來，於路只憶武行者；又自行了幾日，卻早遠遠的望見前面一座高山，生得古怪，樹木稠密，心中歡喜，觀之不足，貪走了幾程，不會問得宿頭。看看天色晚了，宋江心內驚慌，肚裏尋思道：『若是夏月天道，胡亂在林子裏歇一夜，卻恨又是仲冬天氣，風霜正冽，夜間寒冷，難以打熬。——倘或走出一個毒蟲虎豹來時，如何抵當？卻不害了性命！』只顧望東小路裏撞將去。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心裏越慌，看不見地下，躡了一條絆腳索，樹林裏銅鈴響，走出十四五個伏路小嘍囉來，發聲喊，把宋江捉翻一條麻索縛了，奪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將宋江解上山來。宋江只得叫苦。卻早押到山寨裏。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四下裏都是木柵；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後面有百十間草房。小嘍囉把宋江綑做糶子相似，將來綁在將軍柱上。有幾個在廳上的小嘍囉說道：『大王方纔睡，且不要去報。等大王酒醒時，卻請起來，剖這牛子心肝，做醒酒湯，我們大家喫塊新鮮肉！』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心裏尋思道：『我的造物直如此偃蹇！只爲殺了一個煙花婦人，變出得如此之苦！誰想這把骨頭，卻斷送在這裏！』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煖了宋江，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動揮不得，只把眼來四下裏張望，低了頭，歎氣。

約有二三更天氣，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個小嘍囉來，叫道：『大王起來了。』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宋江偷眼看時，只見那個出來的大王，頭上綰着鵝梨角兒，一條紅絹帕裹着，身上披着一領棗紅紵絲襖，便來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那個好漢，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綽號錦毛虎，原是販羊馬客人出身，因爲消折

本錢，流落在綠林叢內打劫。那燕順酒醒起來，坐在中間交椅上問道：「孩兒們那裏拿得這個牛子？」小嘍囉答道：「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只聽得樹林裏銅鈴響，原來這個牛子獨自個背些包裹，撞了繩索，一交絆翻；因此拿得來獻與大王做醒酒湯。」燕順道：「正好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喫。」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廳側兩邊走上兩個好漢來：左邊一個五短身材，一雙光眼，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車家出身，爲因半路裏見財起意，就勢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上清風山，和燕順占住此山打家劫舍。右邊這個生的白淨面皮，三牙掩口髭鬚，瘦長膀闊，清秀模樣，也裹着頂絳紅頭巾，他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壽，爲他生得白淨俊俏，人都號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銀爲生，因他自小好習鎗棒，流落在江湖上，因來清風山過，撞着王矮虎和他鬪了五六十合，不分勝敗，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

當下三個頭領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兒們快動手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只見一個小嘍囉掇一大銅盆水來放在宋江面前，又一個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那個掇水的小嘍囉便把雙手潑起水來澆那宋江心窩裏。原來但凡人心都是熱血裹着，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取出心肝來時，便脆了好喫。那小嘍囉把水直潑到宋江臉上，宋江歎口氣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便喝住小嘍囉道：「且不要潑水！」燕順問道：「他那廝說甚麼？」宋江道：「小嘍囉答道：『這廝口裏說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

燕順便起身來問道：「兀那漢子，你認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見宋江。」燕順走近前來又問道：「你是那裏的宋江？」宋江答道：「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的宋江。」燕順嘆道：「你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殺了閻婆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黑三郎宋江？」燕順喫了一驚，便奪過小嘍囉手內尖刀，把麻索都割斷了，便把自身上穿的棗紅紵絲襖褪下來裹在宋江身上，便抱在中間虎皮交椅上。



便叫王矮虎、鄭天壽快下來。三人納頭便拜。宋江連忙下來答禮，問道：「三位壯士，何故不殺小人，反行重禮？此意如何？」亦拜在地。

那三個好漢一齊跪下。燕順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剗了自己的眼睛，原來不識好人！一時間見不到處，少問個緣繇，爭些兒壞了義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我如何得知仔細！小弟在江湖上綠林叢中走了十數年，聞得賢兄仗義疎財，濟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緣分淺薄，不能拜識尊顏。今日天使相會，真乃稱心滿意！」宋江答道：「量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燕順道：「仁兄禮賢下士，結納豪傑，名聞寰海，誰不欽敬！梁山泊近來如此興旺，四海皆聞，曾有人說道：『盡出仁兄之賜。不知仁兄獨自何來，今卻到此？』」宋江把這救晁蓋一節，殺閻婆惜一節，卻投柴進并孔太公許多時，及今次要往清風寨尋小李廣花榮——這幾件事一一備細說了。三個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一面，叫殺羊宰馬，連夜筵席。當晚直喫到五更，叫小喽囉服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來，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三個頭領跌脚懊恨道：「我們無緣，若得他來這裏，十分是好，卻恨他投那裏去了！」

當時臘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上墳，只見小喽囉山下報上來說道：「大路上有一乘轎子，七八個人跟着，挑着兩個盒子，去墳頭化紙。」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見報了，想此轎子必是個婦人，點起三五十小喽囉，便要下山。宋江、燕順那裏攔當得住，綽了鎗刀，敲一棒銅鑼，下山去了。宋江、燕順、鄭天壽三人自在寨中飲酒。那王矮虎去了約有三兩個時辰，遠探小喽囉報將來，說道：「王頭領直趕到半路裏，七八個軍漢都走了，拿得轎子裏擡着的一個婦人，只有一個銀香盒，別無物件財物。」燕順問道：「那婦人如今擡到那裏？」小喽囉道：「王頭領已自擡在山後房中去了。」燕順大笑。

宋江道：「原來王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燕順道：「這個兄弟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這些毛

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勸他。』燕順鄭天壽便引了宋江，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中，推開房門，只見王矮虎正樓住那婦人求歡，見了三位入來，慌忙推開那婦人，請三位坐。宋江看見那婦人，便問道：『娘子，你是誰家宅眷？這般時節出來閒走，有甚麼要緊？』那婦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便答道：『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爲因母親棄世，今得小祥，特來墳前化紙，那裏敢無事出來閒走。』宋江聽罷，嘆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我正來投奔花知寨，莫不是花榮之妻？我如何不救？』宋江問道：『你丈夫花知寨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那婦人道：『告大王，侍兒不是花知寨的渾家。』宋江道：『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那婦人道：『大王不知，這清風寨如今有兩個知寨：一文一武，武官便是知寨花榮，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知寨劉高。』宋江尋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我不救時，明日到那裏須不好看。』宋江便對王矮虎道：『小人有句話說，不知你肯依麼？』王英道：『哥哥有話但說不妨。』宋江道：『但凡好漢，犯了「溜骨髓」三個字的好生，惹人恥笑。我看這娘子說來，是個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着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義」兩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聽稟，王英自來沒個押寨夫人做伴，況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頭巾弄得歹了，哥哥管他則甚，胡亂容小弟這些個。』宋江便跪一跪道：『賢弟若要押寨夫人時，日後宋江揀一個停當好的，在下納財進禮，娶一個服侍賢弟，只是這個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個人情，放了他則個。』燕順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請起來，這個容易。』宋江又謝道：『怨地時，重承不阻。』

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人，因此，不願王矮虎肯與不肯，喝令轎夫擡了去。那婦人聽了這話，插燭也似拜謝宋江，一口一聲叫道：『謝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謝我，我不是山寨裏大王，我自是鄆城縣客人。』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個轎夫也得了性命，擡着那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這王矮虎又羞

又悶，只不做聲，被宋江拖出前廳勸道：『兄弟，你不要焦躁。宋江日後好歹要與兄弟完娶一個，教你歡喜便了。小人並不失信。』燕順、鄭天壽都笑起來。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雖不滿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清風寨軍人一時間被擄了恭人去，只得回來，到寨裏報知劉知寨，說道：『恭人被清風山強人擄去了。』劉高聽了大怒，喝罵去的軍人：『不了事！如何撇了恭人！』大棍打那去的軍漢。衆人分說道：『我們只有五七個，他那裏三四十人，如何與他敵得？』劉高喝道：『胡說！你們若不去奪得恭人回來時，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裏問罪。』那幾個軍人喫逼不過，沒奈何，只得央浼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各執鎗棒，用意來奪，不想來到半路，正撞見兩個轎夫擄得恭人飛也似來了。衆軍漢接見恭人，問道：『怎地能殺下山？』那婦人道：『那廝捉我到山寨裏，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嚇得我慌忙拜我，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衆軍漢道：『恭人可憐見我們，只對相公說，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權救我衆人這頓打。』那婦人道：『我自知道理說便了。』衆軍漢拜謝了，簇擁着轎子便行。衆人見轎夫走得快，便說道：『你兩個閒常在鎮上擄轎時，只是鵝行鴨步，如今卻怎地這等走的快？』那兩個轎夫應道：『本是走不動，卻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衆人笑道：『你莫不見鬼，背後那得人？』轎夫方纔敢回頭，看了道：『哎，也是我走得慌了，腳後跟直打着腦杓子。』衆人都笑，簇着轎子，回到寨中。劉知寨見了大喜，便問恭人道：『你得誰人救了你回來？』那婦人道：『便是那廝們擄我去，不從奸騙，正要殺我，見我說，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卻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劉高聽了這話，便叫取十瓶酒，一口豬，賞了七十八人。

宋江自救了那婦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來投奔花知寨，當時作別，要下山。三個頭領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席，餞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打縛在包裹裏。當日宋江早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拴束了行李，作別了三位頭領下山。那三個好漢將了酒果餚饌，直送到山下三十餘里，官道傍邊，把酒分別。三人不捨，叮囑

道：『哥哥去清風寨回來，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宋江背了包裹，提了朴刀，說道：『再得相會。』唱個大喏，分手去了。

清風山離青州不遠，只隔得百來里路。這清風寨卻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風鎮。因為這三岔路上通三處惡山，因此特設這清風寨在這清風鎮上。那裏也有三五千人家，卻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路。

當日三位頭領自上山去了。宋公明獨自一個，背着些包裹，迤邐來到清風鎮上，便借問花知寨住處。那鎮上人答道：『這清風寨衙門在鎮市中間。南邊有個小寨，是文官劉知寨住宅；北邊那個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聽罷，謝了那人，便投北寨來。到得門首，見有幾個把門軍漢，問了姓名，入去通報。只見寨裏走出那個少年的軍官來，抱住宋江，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到正廳上，便請宋江當中涼牀上坐了，納頭便拜四拜。起身道：『自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聽得兄長殺了一個潑烟花，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小弟聞得，如坐針氈，連連寫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不知會到也不。今日天賜，幸得哥哥到此，相見一面，大慰平生！』說罷，又拜。宋江扶住道：『賢弟，休只顧講禮。請坐了聽在下告訴。』花榮斜坐着，宋江把殺鬪婆惜一事和投奔柴大官人並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清風山被捉遇燕順……等事，細細地都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答道：『兄長如此多難，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數年，卻又理會。』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裏走一遭。』花榮便請宋江去後堂裏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拜罷，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香湯沐浴，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

當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長，沒來蘇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教滅這廝的口。』宋江道：『卻又作怪！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賢弟同僚面上，特地不顧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卻如何恁的說。』花榮道：『兄長不知，不是小弟說口，這

清風寨是青州緊要處，若還是小弟獨自在這裏守把時，遠近強人，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近日除將這個窮酸餓醋來做個正知寨，這廝又是文官，又不識字，自從到任，只把鄉間些少上戶詐騙。朝廷法度，無所不壞。小弟是個武官副知寨，每每被這廝嘔氣，恨不得殺了這濫污禽獸。兄長卻如何救了這廝的婦人，打緊這婆娘極不賢，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宋江聽了，便勸道：「賢弟差矣。自古道：「冤讎可解不可結。」他和你是同僚官，雖有些過失，你可隱惡而揚善。賢弟休如此淺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明，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過，救了老小之事。」宋江道：「賢弟若如此，也顯你的好處。」花榮夫妻幾口兒，朝暮臻臻至至，獻酒供食，伏侍宋江。當晚安排牀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筵宴款待。

宋江自到花榮寨裏，喫了四五日酒。花榮手下有幾個梯己人，一日喚一個，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諠譁，村落宮觀寺院，閒走樂情。自那日爲始，這梯己人相陪着閒走，邀宋江去市井上開玩。那清風鎮上也有幾座小勾欄，並茶坊酒肆，自不必說得。當日宋江與這梯己人在小勾欄裏閒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己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那裏肯要他還錢，卻自取碎銀還了。宋江回來又不對花榮說。那個同去的人歡喜，又落得銀子，又得身閒。自此每日撥一個相陪，和宋江去閒走。每日又只是宋江使錢，自從到寨裏，無一個不敬愛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裏住了將及一月有餘，看看臘盡春回，又早屆元宵節近。

這清風寨鎮上居民，商量放燈事，準備慶賞元宵。科飲錢物，去土地大王廟前紮縛起一座小鰲山，上面結綵懸花，張掛五七百碗花燈；土地大王廟內，逞賽諸般社火；家家門前，紮起燈棚，賽懸燈火。市鎮上，諸行百藝都有。雖然比不得京師，只此也是人間天上。當下宋江在寨裏和花榮飲酒，正值元宵是日，晴明得好。花榮到已牌前

後，上馬去公廨內點起數百個軍士，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又點差許多軍漢，分頭去四下裏守把柵門；未牌時分回寨來，邀宋江喫點心。宋江對花榮說道：「聽得此間市鎮上今晚點放花燈，我欲去看看。」花榮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長，奈緣我職役在身，不能殷閒步同往。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早早的便回。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杯，以慶佳節。」宋江道：「最好。」

卻早天色向晚，東邊推出那輪明月。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己人兩三個，跟隨着緩步徐行。到這清風鎮上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搭起燈棚，懸掛花燈，燈上畫着許多故事，也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並芙蓉荷花異樣燈，火四五個人，手廝挽着，來到大王廟前。在鰲山前看了一回，迤邐投南走。不過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熒煌，一夥人圍住在一個大牆院門首熱鬧，鑼聲響處，衆人喝采。宋江看時，卻是一夥舞「鮑老」的。宋江矮矮人背後看不見，那相陪的梯己人，卻認的社火隊裏，便教分開衆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身軀，扭得村村勢勢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只見這牆院裏面，卻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和幾個婆娘在裏面看。聽得宋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卻認的宋江，便指與丈夫道：「兀那個笑的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頭。」劉知寨聽了，喫一驚，便喚親隨六七人，叫捉那個笑的黑矮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走，不過十餘家，衆軍漢趕上，把宋江捉住，拿到寨裏，用四條麻索綁了，押至廳前。那三個梯己人，見捉了宋江去，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

劉知寨坐在廳上，叫解過那廝來。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劉知寨喝道：「你這廝是清風山打劫強賊，如何敢擅自來看燈？今被擒獲，有何理說？」宋江道：「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三，與花知寨是故友，來此間多日了，從不會在清風山打劫。」劉知寨老婆卻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喝道：「你這廝兀自賴哩，你記得教我叫你做「大王」時？」宋江告道：「恭人差矣。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亦被擄掠在此間，不能殷下山去。」劉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擄劫在那裏，今日如何能殷下山來，卻到我這裏看燈？」那婦

人便說道：『你這廝在山上時，大刺刺的坐在中間交椅上，繇我叫大王，那裏係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山，如何今日到我強扭做賊？』那婦人聽了大怒，指着宋江罵道：『這等賴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劉知寨道：『說得是。』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廝一連打了兩料，打得宋江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叫把鐵鎖鎖了，明日合個囚車，把鄆城虎張三解上州裏去。

相陪宋江的梯己人慌忙奔回來報知花榮。花榮聽罷，大驚。連忙寫書一封，差兩個能幹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親隨人齎了書，急忙到劉知寨門前。把門軍漢入去報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劉高叫喚至當廳。那親隨人將書呈上。劉高折開封皮，讀道：

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親劉丈，近日從濟州來，因看燈火，誤犯尊威，萬乞情恕放免，自當造謝。草字不恭，煩乞照察不宣。

劉高看了大怒，把書扯的粉碎，大罵道：『花榮這廝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卻與強人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你卻如何寫濟州劉丈？俺須不是你侮弄的，你寫他姓劉，是和我同姓，恁的，我便放了他！』喝令左右把下書人推將出去。

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急急歸來，稟覆花榮知道。花榮聽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備我的馬來！』花榮披掛拴束了弓箭，綽鎗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都拖鎗拽棒，直奔到高寨裏來。把門軍漢見了，那裏敢攔當！見花榮頭勢不好，盡皆喫驚，都四散走了。花榮搶到廳前，下了馬，手中拿着鎗。那三五十人，都擺在廳前。花榮口裏叫道：『請劉知寨說話！』劉高聽得，驚得魂飛魄散，懼怕花榮是個武官，那裏敢出來相見。花榮見劉高不出來，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裏搜人。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早從廊下耳房裏尋見宋江，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又使鐵索鎖着，兩腿打得肉綻。幾個軍漢便把繩索割斷，鐵鎖打開，救出宋江。花榮便叫軍士先送他家。

裏去。花榮上了馬，綽鎗在手，口裏發話道：『劉知寨！你便是個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個親眷，你却甚麼意思，我的一個表兄，直拿在家裏，強扭做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話！』花榮帶了衆人，自回到寨裏來看視宋江。

劉知寨見花榮救了人去，急忙點起二三百人，也叫來花榮，寨眷人。那二三百人內，新有兩個教頭，爲首的教頭，雖然得了些鎗刀，終不及花榮武藝，不敢不從劉高，只得引了衆人，奔花榮寨裏來。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此時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來人擁在門首，誰敢先入去，都懼怕花榮了得。看看天大明了，卻見兩扇大門不關，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着，左手拿着弓，右手挽着箭，衆人都擁在門前。花榮豎起弓，大喝道：『你這軍士們不知！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劉高差你來，休要替他出色。你那兩個新參教頭，還未見花知寨的武藝，今日先教你衆人看花知寨弓箭，然後你那廝們，要替劉高出色，不怕的入來，看我先射大門左邊門神的骨朵頭！』搭上箭，拽滿弓，只一箭，喝聲：『着！』正射中門神骨朵頭，二百人都喫一驚。花榮又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們衆人，再看我第二枝箭，要射右邊門神的這頭盔上朱纓！』颼的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纓頭上——那兩枝箭，卻射定在兩扇門上。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衆人看我第三枝箭，要射你那隊裏穿白的教頭心窩！』那人叫聲：『哎呀！』便轉身先走。衆人發聲喊，一齊都走了。

花榮且教閉上寨門，卻來後堂看覷宋江。花榮說道：『小弟誤了哥哥，受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卻不妨，只恐劉高那廝不肯和你干休，我們也要計較個長便。』花榮道：『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誥，和那廝理會。』宋江道：『不想那婦人將恩作怨，教丈夫打我這一頓，我本待自說出真名姓來，卻又怕閻婆惜事發，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耐劉高無禮，要把我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合個囚車盛我。要做清風山賊首時，頃刻便是一刀一副，不得賢弟自來搭救，便有銅唇鐵舌，也和他分辯不得。』花榮道：『小弟尋思，只想他是讀書人，須念同姓。



之親，因此寫了劉丈，不想他直恁沒些人情！如今既已救了來家，且卻又理會。」宋江道：「賢弟差矣。既然仗你豪勢，救了人來，凡事要三思。自古道：『喫飯防噎，行路防跌。』」他被你公然奪了人來，急使人來搶，又被你一嚇，盡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罷，必然要和你動文書。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你明日卻好和他白賴，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毆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拿出去時，你便和他分說不過。」花榮道：「小弟只是一勇之夫，卻無兄長的高明遠見，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宋江道：「不妨。事急難以耽擱，我自捱到山下便了。」當日敷貼了膏藥，喫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榮處，黃昏時分便使兩個軍漢送出柵外去了。

劉知寨見軍士一個個都散回寨裏，來說道：「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劉高終是個文官，有些算計，當下尋思起來：「想他這一奪去，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去了，明日卻來和我白賴，便爭競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和相毆之事，我卻如何奈何得他？我今夜差二三十軍漢去五里路頭等候。倘若天幸捉着時，將來悄悄的關在家裏，卻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裏報知軍官下來，就和花榮一發拿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時我獨自霸着這清風寨，省得受那廝們的氣！」當晚點了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就夜去了。約莫有二更時候，去的軍漢背剪綁得宋江到來。劉知寨見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且與我囚在後院裏，休教一個人得知。」連夜便寫了一封申狀，差兩個心腹之人，星夜來青州府飛報。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坐視在家，心裏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來保看。劉高也只做不知，兩下都不說着。

青州府知府正值陞廳公座。那知府覆姓慕容，雙名彥達，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爲。正要回衙早飯，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的申狀，飛報賊情公事。知府接來看了劉高的文書，喫了一驚，便道：「花榮是個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這罪犯非小，未審虛實……」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來到廳上，分付他去。原來那個都監，姓黃，名信，爲他本身武藝高強，威鎮青

州，因此稱他爲鎮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惡山：第一便是清風山，第二便是二龍山，第三便是桃花山。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去處。黃信卻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因此喚做鎮三山。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言語出來，點起五十個壯健軍漢，披掛了衣甲馬，擎着那口喪門劍，連夜便下清風寨來，逕到劉高寨前下馬。劉知寨出來接着，請到後堂，鼓禮罷，一面安排酒食款待，一面犒賞軍士，後面取出宋江來，教黃信看了。黃信道：「這個不必問了。連夜做個囚車，把這廝盛在裏面。」頭上帶了紅絹，插一個紙旗，上寫着「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宋江那裏敢分辯，只得絲他們安排。黃信再問劉高道：「你拿得張三時，花榮知也不知？」劉高道：「小官夜來二更拿了他，悄悄的藏在家裏，花榮只道去了，安坐在家。」黃信道：「既是怎的，卻容易，明早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裏公廳上擺着，卻教四下裏埋伏下三五十人預備着。我卻自己去花榮家請得他來，只說道：『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賺到公廳，只看我擲盞爲號，就下手拿住了一同解上州裏去。此計如何？」劉高喝采道：「還是相公高見，此計卻似『甕中捉鼈，手到拿來。』」

當夜定了計策。次日天曉，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幕裏預先埋伏了軍士，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早飯前後，黃信上了馬，只帶三兩個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傳報。花榮問道：「來做甚麼？」軍漢答道：「只聽得教報道，黃都監特來相探。」花榮聽罷，便出來迎接。黃信下馬，花榮請至廳上，鼓禮罷，便問道：「都監相公，有何公幹到此？」高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喚，發落道爲是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和，未知爲甚緣絲。知府誠恐二位因私讎而誤公事，特差黃某齎到羊酒，前來與你二位講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上馬同往。」花榮笑道：「花榮如何敢欺罔劉高，他又是個正知寨，只是他累累要尋花榮的過失，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寨，花榮將何以報！」黃信附耳低言道：「知府只爲足下一人，倘有些刀兵動時，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着我行。」花榮道：「深謝都監過愛。」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上馬。花榮道：「且請都監少飲三杯了去。」黃信

道：『待說開了，暢飲何妨？』花榮只得叫備馬。當時兩個並馬而行，直來到大寨下了馬。黃信攜着花榮的手，同上公廳來。只見劉高已自先在公廳上。三個人同相見了，黃信叫取酒來。從人已自先把花榮的馬牽將出去，閉了寨門。花榮不知是計，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必無歹意。黃信擎一盞酒來，先勸劉高道：『知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憂心，今日特委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話，煩望只以報答朝廷爲重，再後有事，和同商議。』劉高答道：『量劉高不才，頗識些理法，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我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此是外人妄傳。』黃信大笑道：『妙哉！』劉高飲過酒，高信又斟第二杯酒來勸花榮道：『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想必是閒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飲一杯。』花榮接過酒，喫了。劉高拿副盞盞斟一盞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相公降臨敝地，滿飲此杯。』黃信接過酒來，拿在手裏，把眼四下一看，有十數個軍漢簇上廳來。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兩邊帳幕裏走出三五十個健壯軍漢，一發上，把花榮拿倒在廳前。黃信道：『綁了！』花榮一片聲叫道：『我得罪何罪？』黃信大笑，喝道：『你兀自敢叫哩！你結連清風山強賊，一同背反朝廷，當得何罪？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驚動你家老小。』花榮叫道：『也須有個證見。』黃信道：『還你一個證見，教你看真賊真賊，我不屈你。——左右與我推將來！』無移時，一輛囚車，一個紙旗兒，一條紅抹絹，從外面推將入來。花榮看時，卻是宋江目睛口呆，面而廝覷，做聲不得。黃信喝道：『這須不干我事，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道：『不妨！不妨！這是我的親眷，他自是鄆城縣人，你要強扭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辯處。』黃信道：『你既然如此說時，我只解你上州裏，你自己去分辯。』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花榮便對黃信說道：『都監賺我來，雖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他還有分辯。可看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休去我衣服，容我坐在囚車裏。』黃信道：『這一件容易，便依着你。就叫劉知寨一同去州裏折辯明白，休要枉害人性命。』

那黃信上馬，手中橫着這口喪門劍，劉知寨也騎着馬，身上披掛些戎衣，手中拿一把叉，那一百四五十軍漢

寨兵，各執着纓鎗棍棒，腰上都帶短刀利劍；兩下鼓，一聲鑼，解宋江和花榮望青州來。衆人都離了清風寨。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前面見一座大林子。正來到那山嘴邊，前頭寨兵指道：「林子裏有人窺望。」都立住了脚。黃信在馬上問道：「爲甚不行？」軍漢答道：「前面林子裏有人窺看。」黃信喝道：「休係他只顧走。」看看漸近林子前，只聽得噹噹的三二十面大鑼一齊響起來。那寨兵人等都慌了手脚，只待要走。黃信喝道：「且住！都與我擺開！」叫道：「劉知寨，你壓着囚車。」劉高在馬上死應不得，只口裏念：「救苦救難天尊，哎呀呀！十萬卷經三十壇醮救一救。」驚得臉如成精東瓜，青一回黃一回。

黃信是個武官，終有些膽量，便拍馬向前看時，只見林子四邊齊齊的分過三五百個小嘍囉來，一個個身強力壯，都是面惡眼凶，頭裹紅巾，身穿納襖，腰懸利劍，手執長鎗，早把一行人圍住。林子中跳出三個好漢來，一個穿青，一個穿綠，一個穿紅，都戴着一頂銷金萬字頭巾，各跨一口腰刀，又使一把朴刀，當住去路。中間是錦毛虎燕順，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首是白面郎君鄭天壽。三個好漢大喝道：「來往的到此當住脚，留下三千兩買路黃金，任從過去。」黃信在馬上大喝道：「你那厮們不得無禮！鎮三山在此。」三個好漢睜着眼，大喝道：「你便是「鎮萬山」，也要三千兩買路黃金，沒時不放你過去。」黃信道：「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監，有甚麼買路錢與你？」那三個好漢笑道：「莫說你是上司一個都監，便是趙官家駕過，也要三千貫買路錢。若是沒有，且把公事人常在這裏，待你取錢來贖。」黃信大怒，罵道：「強賊怎敢如此無禮！」喝叫左右擂鼓鳴鑼。黃信拍馬舞劍，直奔燕順。三個好漢一齊挺起朴刀來戰黃信。黃信見三個好漢都來併他，奮力在馬上鬪了十合，怎地當得他三個住。亦且劉高已自抖着，向前不得，見了這般頭勢，只待要走。黃信怕喫他三個拿了，壞了名聲，只得一騎馬，撲喇喇跑回舊路。三個頭領挺着朴刀趕將來。黃信那裏顧得衆人，獨自飛馬奔回清風鎮去了。

衆軍見黃信回馬時，已自發聲喊，撇了囚車，都四散走了。只剩下劉高，見頭勢不好，慌忙勒轉馬頭，連打三鞭。

那馬正待跑時，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早把劉高的馬掀翻，倒撞下來。衆小嘍囉一發向前，拿了劉高，搶了囚車，打開車轆。花榮已把自己囚車掀開了，便跳出來，將這縛索都掙斷了，卻打碎那個囚車，救出宋江來。自有那幾個小嘍囉已自反翦了劉高，又向前去搶得他騎的馬，亦有三匹駕車的馬，卻剝了劉高的衣服，與宋江穿了，把馬先送上山去。這三個好漢一同花榮並小嘍囉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押回山寨來。原來這三位好漢因爲不知宋江消息，差幾個能幹的小嘍囉下山直來清風鎮上探聽，聞人說道：『都監黃信擲盞爲號，拿了花知寨並宋江，陷車囚了，解投青州來。』因此報與三個好漢得知，帶了人馬，大寬轉兜出大路來，預先截住去路，小路裏亦差人伺候，因此救了兩個，拿到劉高，都回山寨裏來。

當晚上得山時，已是二更時分，都到聚義廳上相會。請宋江花榮當中坐定，三個好漢對席相陪，一面且備酒食管待。燕順分付叫孩兒們各自都去喫酒。花榮在廳上稱謝三個好漢，說道：『花榮與哥哥皆得三個壯士救了性命，報了冤讎，此恩難報。只是花榮還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必然被黃信擒捉，卻是怎生救得？』燕順道：『知寨放心，料應黃信不敢便拿恭人，若拿時，也須從這條路裏經過。我明日弟兄三個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還知寨。』便差小嘍囉下山先去探聽。花榮謝道：『深感壯士大恩。』宋江便道：『且與我拿過劉高那厮來。』燕順便道：『把他綁在將軍柱上，割腹取心，與哥哥慶喜。』花榮道：『我親自下手割這厮。』宋江罵道：『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讎，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婦人害我？今日擒來，有何理說？』花榮道：『哥哥問他則甚？』把刀去劉高心窩裏只一剗，那顆心獻在宋江面前。小嘍囉自把屍首拖在一邊。宋江道：『今日雖殺了這厮，濫污匹夫，只有那個淫婦不曾殺得，未出那口怨氣。』王矮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婦人，今番還我受用。』衆皆大笑。當夜飲酒罷，各自歇息。次日出來，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燕順道：『昨日孩兒們走得辛苦了，今日歇他一日。明日早下山去也未遲。』宋江道：『也見得是正要將息人強馬壯不在促忙。』

## 第二十四 清風寨 (二)

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大寨內，便點寨兵人馬緊守四邊柵門。黃信寫了申狀，叫兩個教軍頭目飛馬報與慕容知府。知府聽得飛報軍情緊急公務，連夜陞廳，看了黃信中狀，『反了花榮，結連清風山強盜，時刻清風寨不保事在告急，早遣良將保守地方。』知府看了大驚，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秦統制，急來商議軍情軍事。那人原是由後開州人氏，姓秦，諱個明字，因他性格急躁，聲若雷霆，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靂火秦明。祖是軍官出身，使一條狼牙棒，有萬夫不當之勇。那人聽得知府請喚，逕到府裏來見知府。各施禮罷，那慕容知府將出那黃信的飛申狀來，教秦統制看了。秦明大怒道：『紅頭子敢如此無禮！不須公祖憂心，不才便起軍馬，不拿這賊，誓不再見公祖。』慕容知府道：『將軍若是遲慢，恐這廝們去打清風寨。』秦明答道：『此事如何敢遲慢？只今連夜便點起人馬，來日早行。』知府大喜，忙叫安排酒肉乾糧，先去城外等候賞軍。秦明見說反了花榮，怒忿忿地上馬，奔到指揮司裏，便點起一百馬軍，四百步卒，先叫出城去取齊，擺布了起身。

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裏蒸下饅頭，擺了大碗，盪下酒，每一個人三碗酒，兩個饅頭，一斤熟肉。方纔備辦得了，卻望見軍馬出城，引軍紅旗上大書：『兵馬總管秦統制。』慕容知府望見秦明全副披掛了出城來，果是英雄無比。秦明在馬上見慕容知府在城外賞軍，慌忙叫軍漢接了軍器，下馬來和知府相見。施禮罷，知府把了盞，將些言語囑付總管道：『善觀方便，早奏凱歌。』賞軍已罷，放起信砲，秦明辭了知府，飛身上馬，擺開隊伍，催攢軍兵，大刀闊斧，逕奔清風寨來。原來這清風鎮卻在青州東南上，從正南取清風山較近，可早到山北小路。

清風山寨裏這班嘍囉們探知備細，報上山來。山寨裏衆好漢正待要打清風寨去，只聽的報道：『秦明引兵馬到來』都面面廝覷，俱各駭然。

花榮便道：『你衆位都不要慌！自古『兵臨告急，必須死敵』！教小嘍囉飽喫了酒飯，只依着我行，先須力敵，後用智取。如此如此……好麼？』宋江道：『好計！正是如此行！』當日宋江花榮先定了計策，便叫小嘍囉各自去準備。花榮自選了一騎好馬，一副衣甲，弓箭鐵鎗都收拾了等候。

秦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離山十里下了寨柵。次日五更造飯，軍士喫罷，放起一個信砲，直奔清風山來，揀空闊去處，擺開人馬，發起擂鼓。只聽得山上鑼聲震天響，飛下一彪人馬出來。秦明勒住馬，橫着狼牙棒，睜着眼睛，時，卻見衆嘍囉簇擁着小李廣花榮下山來。到得山坡前，一聲鑼響，列成陣勢。花榮在馬上擎着鐵鎗，朝秦明聲個啾。秦明大喝道：『花榮！你祖代是將門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個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祿於國，有何虧你處，卻去結連賊寇，反背朝廷！我今特來捉你，會事的下馬受縛，免得腥手污脚！』花榮陪着笑道：『總管聽稟！量花榮如何肯反背朝廷！實被劉高這廝無中生有，官報私讎，逼迫得花榮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權且躲避在此。望總管詳察救解。』秦明道：『你兀自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刻地花言巧語，煽惑軍心！』喝叫左右兩邊擂鼓。秦明輪動狼牙棒，直奔花榮。花榮大笑道：『秦明！你這廝原來不識好人，饒讓我念你是個上司官，你道俺真個怕你！』便縱馬挺鎗來戰秦明。兩個交手，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連鬪了許多合，賣個破綻，撥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秦明大怒，趕將來。花榮把鎗去了『了事環』上帶住，把馬勒個定，左手拈起弓，右手拔箭，拽滿弓，扭過身軀，望秦明盔頂上只一箭，正中盔上，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卻似報個信與他。秦明喫了一驚，不敢向前追趕，霍地撥回馬，恰要趕殺衆人，卻早一箇地都上山去了。花榮自從別路，也轉上山寨去了。秦明見他都走散了，心中越怒道：『叵耐這草寇無禮！』喝叫鳴鑼擂鼓，取路上山。衆軍齊聲吶喊，步軍先上山來，轉過三兩個山頭，只見上

而搗木，砲石，灰瓶，金汁，從峻峻處打將下來，向前的退後不迭，早打倒三五十個，只得再退下山來。

秦明怒極，帶領軍馬繞下山來，尋路上山，尋到午牌時分，只見西山邊鑼響，樹林叢中閃出一對紅旗軍來。秦明引了人馬趕將去時，鑼也不響，紅旗都不見了。秦明看那路時，又沒正路，都只是幾條砍柴的小路，卻把亂樹折木交又當了路口，又不能上去。正待差軍漢開路，只見軍漢來報道：『東山邊鑼響，一陣紅旗軍出來。』秦明引了人馬，飛也似奔過東山邊來看時，鑼也不鳴，紅旗也不見了。秦明縱馬去四下裏尋路時，都是亂樹折木塞斷了砍柴的路徑。只見探事的又來報道：『西山山上鑼又響，紅旗軍又出來了。』秦明拍馬再奔來西山邊看時，又不見一個人，紅旗也沒了。秦明怒壞，恨不得把牙齒都咬碎了。正在西山邊氣忿忿的，又聽得東山邊鑼聲震地價響，急帶了人馬，又趕過來東山邊看時，又不見有一個賊漢，紅旗都不見了。秦明怒挺胸脯，又要趕軍漢上山尋路，只聽得西山邊又發起喊來。秦明怒氣衝天，大驅兵馬投西山邊來，山上山下看時，並不見一個人。秦明喝叫軍漢兩邊尋路上山，數內有一個軍人稟說道：『這裏都不是正路，只除非東南上有一條大路，可以上去。若是只在這裏尋路上去時，惟恐有失。』秦明聽了，便道：『既有那條大路時，連夜趕將去。』便驅一行軍馬，奔東南角上來，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人困馬乏，巴得到那山下時，正欲下寨造飯，只見上山火把亂起，鑼聲亂鳴。秦明轉怒，引領四五十馬軍，跑上山來，只見山上樹林內亂箭射將下來，又射傷了些軍士。秦明只得回馬下山，且教軍士只顧造飯，恰纔舉得火着，只見山上有八九十火把光呼風唳哨下來。秦明急待引軍趕時，火把一齊都滅了。

當夜雖有月光，亦被陰雲籠罩，不甚明朗。秦明怒不可當，便叫軍士點起火把，燒那樹木。只聽得山嘴上鼓笛之聲，秦明縱馬上來看時，見山頂上點着十餘個火把，照見花榮陪着宋江，在上面飲酒。秦明看了，心中沒出氣處，勒住馬在山下大罵。花榮笑答道：『秦統制，你不必焦躁。且回去將息着，我明日和你併個你死我活的輸贏。』



便罷。」秦明怒喊道：「反賊！你便下來！我如今和你併個三百合，卻再作理會！」花榮笑道：「秦總管，你今日勞困了，我便贏得你也不爲強。你且回去，明日卻來。」秦明越怒，只管在山下罵。本待尋路上山，卻又怕花榮的弓箭因此只在山坡下罵。正叫罵之間，只聽得本部下軍馬發起喊來。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時，只見這邊山上，火炮火箭，一齊燒將下來；背後二三十個小嘍囉做一羣，把弓箭在黑影裏射人。衆軍馬發喊，一齊都擁過那邊山側深坑裏去躲。此時已有三更時分，衆軍馬正躲得弓箭時，只叫得苦。上溜頭滾下水來，一行人馬卻都在溪裏，各自掙扎性命。爬得上岸的，盡被小嘍囉撓鈎搭住，活捉上山去了；爬不上岸的，盡淹死在溪裏。

秦明此時怒得腦門都粉碎了，卻見一條小路在側邊。秦明把馬一撥，搶上山來，行不到三五十步，和人連馬擲下陷坑裏去。兩邊埋伏下五十個撓鈎手，把秦明搭將起來，剗了渾身衣甲，頭盔軍器，拿條繩索綁了，把馬也救起來，都解上清風山來。原來這般圈套都是花榮的計策。先使小嘍囉或在東，或在西，引誘得秦明人困馬乏，策立不定，預先又把這土布袋填住兩溪的水，等候夜深，卻把人馬逼趕溪裏去，上面卻放下水來，那急流的水都結果了軍馬。你道秦明帶出的五百人馬，一大半淹在水中，都送了性命；生擒活捉有一百五七十人。奪了七、八、十匹好馬，不會逃得一個回去。次後陷馬坑裏活捉了秦明。當下一行小嘍囉捉秦明到山寨裏，早是天明時候。五位好漢坐在聚義廳上。小嘍囉縛綁秦明，解在廳前。花榮見了，連忙跳離交椅，接下廳來，親自解了繩索，扶上廳來，納頭拜在地下。秦明慌忙答禮，便道：「我是被擒之人，緣你們碎屍而死，何故卻來拜我？」花榮跪下道：「小嘍囉不識尊卑，誤有冒瀆，切乞恕罪。」隨取錦緞衣服與秦明穿了。秦明問花榮道：「這位爲頭的好漢，卻是甚人？」花榮道：「這位是花榮的哥哥，鄆城縣宋押司，諱江的便是。這三位是山寨之主：燕順、王英、鄭天壽。」秦明道：「這三位我自曉得，這宋押司莫不是喚做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忙答道：「小人便是。」秦明連忙下拜道：「聞名久矣，不想今日得會義士！」宋江慌忙答禮不迭。秦明見宋江腿脚不便，問道：「兄長如何

『貴足不便？』宋江卻把自離鄆城縣起頭，直至劉知寨拷打的事故，從頭對秦明說了一遍。秦明只把頭來搖道：『若聽一而之詞，誤了多少緣故。容秦明回州去對慕容知府說知此事。』燕順相留，且住數日，隨即殺辛率馬，安排筵席飲宴。拿上山的軍漢都藏在山後房裏，也與他酒食管待。秦明喫了數杯，起身道：『衆位壯士，既是你們的好情分，不殺秦明，還了我盔甲馬匹軍器回州去。』燕順道：『總管差矣。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馬，都沒了，如何回得州去？慕容知府如何不見你罪責，不如權在荒山草寨住幾時，本不堪歇馬，權就此間落草論秤分金銀，整套穿衣服，不強似受那大頭巾的氣。』

秦明聽罷，便下廳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爲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馬總管，兼管統制使官職，又不曾虧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強人，背反朝廷？你們衆位要殺時，便殺了我。』花榮趕下廳來，拖住道：『兄長息怒，聽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無可奈何，被逼得如此。總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相逼得你隨順？只請少坐，席終了時，小弟討衣甲，頭盔鞍馬，軍器，還兄長去。』秦明那裏肯坐，花榮又勸道：『總管夜來勞神費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尙自當不得，那匹馬如何不喂得他飽了去？』秦明聽了，肚內尋思：『也說得是。』再上廳來，坐了飲酒。那五位好漢輪番把盞陪話，勸酒。秦明一則軟困，二爲衆好漢勸不過，開懷喫得醉了，扶入帳房睡了。

秦明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跳將起來，洗漱罷，便要下山。衆好漢都來相留道：『總管，且喫早飯動身，送下山去。』秦明急性人，便要下山。衆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頭盔衣甲，與秦明披掛了，牽過那匹馬來，并狼牙棒，先叫人在山下伺候。五位好漢都送秦明下山來，相別了，交還馬匹軍器。秦明上了馬，拿着狼牙棒，趁天色大明，離了清風山，取路飛奔青州來。到得十里路頭，恰好已牌前後，遠遠地望見烟塵亂起，並無一個人來往。秦明見了，心中自有八分疑忌，到得城外看時，原來舊有數百人家，卻都被火燒做白地，一片瓦礫場上，橫七豎八燒死的男子，婦人，不記其數。秦明看了大驚，打那匹馬在瓦礫場上跑到城邊，大叫開門時，只見城邊吊橋

高拽起了，都擺列着軍士，旌旗，播木，砲石。秦明勸着馬，大叫：『城上放下吊橋，度我入城！』城上早有人看見是秦明，便擂起鼓來，吶着喊。秦明叫道：『我是秦總管，如何不放我入城？』只見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牆邊大喝道：『反賊！你如何不識羞恥？昨夜引人馬來打城子，把許多好百姓殺了，又把許多房屋燒了，今日兀自又來賺哄城門，朝廷須不會虧負了你，你這廝倒如何行此不仁！』已自差人奏聞朝廷去了。早晚拿你時，把你這廝碎屍萬段！』

秦明大叫道：『公祖差矣！秦明因折了人馬，又被這廝們捉了上山去，方纔得脫，昨夜何曾來打城子？』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認得你這廝的馬匹、衣甲、軍器、頭盔？城上衆人明明地見你指撥紅頭子殺人放火，你如何賴得過？』便做你輸了被擒，如何五百軍人沒一個逃得回來報信？你如今指望賺開城門取老小，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殺了；你若不信，與你頭看。』軍士把鎗將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鎗上，教秦明看。秦明是個性急的人，看了渾家首級，氣破胸脯，分說不得，只叫得苦屈。城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下來。秦明只得回避，看見遍野火燄，尙兀自未滅。秦明回馬在瓦礫場上，恨不得尋個死處。肚裏尋思了半晌，縱馬再回舊路，行不得十來里，只見林子裏轉出一夥人馬來，當先五匹馬上，五個好漢，不是別人，宋江、花榮、燕順、王英、鄭天壽，隨從一二百小嘍囉。宋江在馬上欠身道：『總管何不回青州獨自一騎投何處去？』

秦明見問，怒氣道：『不知是那個天不蓋地不載該剛的賊裝做我去打了城子，壞了百姓人家房屋，殺害良民，到結果了我一家老小，閃得我如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若尋見那人時，直打碎這條狼牙棒便罷！』宋江便道：『總管息怒。小人有個見識，這裏難說，且請到山寨裏告稟總管可以便往。』秦明只得隨順，再回清風山來。於路無話，早到山亭前下馬。衆人一齊都進山寨內。小嘍囉已安排酒菓肴饌，在聚義廳上。五個好漢邀請秦明上廳，都讓他中間坐定。五個好漢齊齊跪下，秦明連忙答禮，也跪在地。宋江開話道：『總管休怪。昨日因留總

管在山，堅意不肯，卻又是宋江定出這條計來：叫小卒，似總管模樣的，卻穿了總管的衣甲頭盔，騎着那馬，橫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點撥紅頭子殺人，燕順、王矮虎、帶領五十餘人助戰，只做總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殺人放火，先絕了總管歸路的念頭。今日衆人特地請罪。秦明見說了，怒氣攢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廝併，又怕鬪他們不過，因此只得納了這口氣，便說道：『你們弟兄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不恁地時，兄長如何肯死心塌地？若是沒了嫂嫂夫人，花知寨自說有一令妹，甚是賢慧，他情願賠出立辦裝奩，與總管爲室，如何？』秦明見衆人如此相敬相愛，方纔放心歸順。花榮仍請宋江在居中坐了。秦明道：『好。』秦明、花榮及三位好漢依次都坐，大吹大擂，飲酒商議打清風寨一事。

秦明道：『這事容易，不須衆弟兄費心。黃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藝，三乃和我過的最好。明日我先去叫開柵門，一席話，說他入夥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寶眷，拿了劉高的潑婦，與仁兄報讎雪恨，作進見之禮，如何？』宋江大喜道：『若得總管如此慨然相許，卻是多幸，多幸！』當日筵席散了，各自歇息。次日早起來，喫了早飯，都各各披掛了，秦明上馬，先下山來，拿了狼牙棒，飛奔清風鎮來。

黃信自到清風鎮上，發放鎮上軍民，點起寨兵，曉夜提防，牢守柵門，又不敢出戰，累累使人探聽，不見青州調兵策應。當日只聽得報道：『柵外有秦統制，獨自一騎馬到來，叫開柵門。』黃信聽了，便上馬飛奔門邊看時，果是一人一騎，又無伴當。黃信便叫開柵門，放下吊橋，迎接秦總管人來。直到大寨公廳前下馬，請上廳來，敘禮罷，黃信便問道：『總管緣何單騎到此？』秦明當下先說了損折軍馬等情，後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疎財仗義，結識天下好漢，誰不欽敬他？如今見在清風山上，我今次也在山中入了夥。你又無老少，何不聽我言語，也去山寨入夥，免受那文官的氣。』黃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黃信安敢不從？只是不曾聽得說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卻說及時雨宋公明自何而來？』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鄆城虎張三，便是他怕說出真名姓，惹起

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認說是張三。黃信聽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時，路上也自放了他。一時見不到處，只聽了劉高一面之詞，險不壞了他性命！』

秦明和黃信兩個正在公廨內商量起身。只見寨兵報道：『有兩路軍馬，鳴鑼擂鼓，殺奔鎮上來！』當下秦明和黃信兩個到柵門外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馬，卻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一百五十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寨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個百姓，休傷一個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少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小嘍囉盡把應有家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再有馬匹牛羊，盡數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上車，搬取妻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還了。衆多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裏來。車輛人馬都到山寨，鄭天壽迎接向聚義廳上相會。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坐於花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王矮虎拿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己房內。燕順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今番須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燕順道：『與卻與你，且喚他出來，我有一句話說。』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王矮虎便喚到廳前，那婆娘哭着告饒。宋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個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等淫婦，問他則甚！』拔出腰刀，一刀揮爲兩段。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過一把朴刀，便要與燕順交併。宋江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團圓完聚，尙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他，久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衆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叫打掃湯屍首血跡，且排筵席慶賀。次日，花榮請宋江黃信主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執伐，把妹子嫁與秦明。一應禮物都是花榮出備。喫了

三五日筵席。五七日後，小嘍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衆人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四面圍住，如何迎敵？』宋江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諸位心否？』衆好漢都道：『願聞良策。』宋江道：『自這南方有個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宛子城、蓼兒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覷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裏入夥？』秦明道：『既然有這個去處，卻是十分好。只是沒人引進，他如何肯便納我們？』宋江大笑，卻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有金子謝我，因此上殺了閻婆惜，逃去在江湖上。秦明聽了大喜道：『恁地，兄長正是他那裏大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起快去。』只就當日商量定了，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把老小并金銀財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裝在車子上，共有三二百匹好馬。小嘍囉們有不願去的，齎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有願去的，編入隊裏，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通有三五百人。

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軍。山上都收拾得停當，裝上車子，放起火來，把山寨燒作光地，分爲三隊下山。宋江便與花榮引着四五十人，三五十騎馬，簇擁着五七輛車子，老小隊伍先行。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四馬和這應用車子，作第二起；後面便是燕順、王矮虎、鄭天壽三個引着四五十匹馬，一二百人。離了清風山，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旗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因此無人敢來阻當。在路行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

宋江、花榮兩個騎馬在前頭，背後車輛載着老小，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前面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對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卻是一條大闊驛路。兩個在馬上正行之間，只聽得前山裏鑼鳴鼓響。花榮便道：『前面必有強人！』把鎗帶住，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再插放飛魚袋內；一面叫騎馬的軍士催隨後。

面兩起車馬上來，且把車輛人馬扎住了。宋江和花榮兩個引了二十餘騎軍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只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盡是紅衣紅甲，擁着一個穿紅少年壯士，橫戟立馬在山坡前，大叫道：『今日我和你比試，分個勝敗，見個輸贏。』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也是百十餘人，都是白衣白甲，也擁着一個穿白少年壯士，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這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只見兩邊紅白旗搖，震地花腔鼓播，那兩個壯士更不打話，各人挺手中戟，縱坐下馬。兩個就中間大關路上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

花榮與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花榮一步步趨馬向前看時，只見那兩個壯士鬪到深澗裏。這兩枝戟上，一枝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旛，卻攪做一團上面絨絨結住了，那裏分拆得開。花榮在馬上看了，便把馬帶住，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搭上箭，拽滿弓，覷着豹尾絨絨較親處，颯的一箭，恰好正把絨絨射斷。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那二百餘人一齊喝聲采。那兩個壯士便不鬪，都縱馬跑來，直到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喏，都道：『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在馬上答道：『我這個義兄乃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那兩個壯士聽罷，扎住了戟，使下馬，推金山，倒玉柱，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下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那個穿紅的說道：『小人姓呂，名方，祖貫潭州人氏。平昔愛學呂布為人，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人都喚小人做小溫侯呂方。因販生藥到山東，消折了本錢，不能穀還鄉，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近日走這個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廝殺。不想原來緣法注定，今日得遇尊顏。』宋江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那人答道：『小人姓郭，名盛，祖貫四川嘉陵人氏。差販水銀貨賣，黃河裏遭風翻了船，回鄉不得。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向後使得精熟，人都稱小人做養仁貴。郭盛江湖上聽得說對影山有個使

戰的占住了山頭，打家劫舍，因此一逕來比並戰法。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與之幸！」

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便道：「既幸相遇，就與二公勸和，如何？」兩個壯士大喜，都依允了。後隊人馬已到齊，一個個都引着相見了。呂方先請上山，殺牛宰馬筵會。次日，卻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他兩個撞入夥，湊隊上梁山泊去投奔晁蓋聚義，歡天喜地，都依允了，便將兩山人馬點起收拾了財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假如我這裏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他那裏亦有探細的人在四下裏探聽，倘或只道我們真是來收捕他，不是要處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你們隨後卻來還作三起而行。」花榮秦明道：「兄長高見，正是如此計較，陸續進程。兄長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馬隨後起身來。」

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領隨行十數人，先投梁山泊來。在路上行了兩日，當日行到晌午時分，正走之間，只見官道旁邊一個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兒們走得困乏，都叫買些酒喫了過去。」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裏來，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都入酒店裏來。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裏來看時，只有三副大座頭小座頭不多幾副，只見一副大座頭上先有一個在那裏占了。宋江看那人時，裏一頂豬嘴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金不換，紐絲銅鑲，上穿一領皂綢衫，腰繫一條白搭膊，下面腿絛護膝，八搭麻鞋，桌子邊倚着短棒，橫頭上放着個衣包，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臉，一雙鮮眼，沒根鬚髯。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當多，我兩個借你裏面坐一坐，你叫那個客人移換那副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喫些酒。」酒保應道：「小人理會得。」宋江與燕順裏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碗先與伴當一人三碗，有肉便買來，先與他衆人喫，回來我這裏斟酒。』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爐邊，酒保卻去看看那個客人模樣。客人道：「有勞上下挪借這副大座頭與裏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那漢噴怪呼他做『上下』，便焦躁道：「也有個先來後到，甚麼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



老爺不換！燕順聽了對宋江道：『你看他無禮麼？』宋江道：『緣他使了你也和他一般見識。』卻把燕順按住了，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潛保又陪小心道：『上下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漢大怒，拍着桌子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個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老爺也警鳥不換高則聲，大頓子拳不認得你！』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喝道：『量你這廝敢說甚麼？』燕順聽了，那裏忍耐得住，便說道：『兀那漢子，你也鳥強不換便罷，沒可得鳥嚇他。』那漢便跳起來，綽了短棒在手裏，便應道：『我自罵他要你來管老爺天下，只讓得兩個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脚底下的泥。』燕順焦躁，便提起板凳，卻待要打將去。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橫身在裏面勸解：『且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你天下只讓得那兩個人？』那漢道：『我說與你驚得你呆了。』宋江道：『願聞那個好漢大名。』那漢道：『一個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宗的子孫，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宋江暗暗地點頭，又問：『那一個是誰？』那漢道：『這一個又奢遮，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宋江看了燕順，暗暗笑，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老爺只除了這兩個，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

宋江道：『你且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兩個人，我卻都認得；你在那裏與他兩個廝會？』那漢道：『你既認得，我不說謊。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四個月有餘，只不曾見得宋公明。』宋江道：『你便要認黑三郎麼？』那漢道：『我如今正要去找尋他。』宋江問道：『誰教你尋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鐵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宋江聽了大喜，向前拖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漢相了一面，伊拜道：『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裏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問道：『家中近日沒甚事？』那漢道：『哥哥聽稟小人姓名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賭爲生。本鄉起小人一個異名，喚做石將軍，爲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個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

哥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奔哥哥。卻又聽得說道爲事出外，因見四郎。聽得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卻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因小弟要拜識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長作急回來。」宋江見說，心中疑惑，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曾見我父親麼？」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得一夜便來了，不曾得見太公。」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江湖上只聞得哥哥大名，疎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裏入夥，是必攜帶。」宋江道：「這不必你說。何爭你一個人且來和燕順廝見。」叫：「酒保，且來這裏斟酒。」

三杯酒罷，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慌忙遞與宋江。宋江接來看時，封皮逆封着，又沒「平安」二字。宋江心內越是疑惑，連忙扯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後面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遷葬。千萬千萬切不可誤弟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爲，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把頭去壁上磕撞，大哭起來。燕順、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來。燕順、石勇兩個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付分。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義，其實只有這個先父記掛，今已沒了，只是星夜趕歸去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燕順勸道：「哥哥，太公既已沒了，便到家時，也不得見了。天下無不死的父母，且請寬心，引我們弟兄去了，那時小弟卻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爲晚了。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裏如何肯收留我們？」宋江道：「若等我送你們上山去時，誤了我多少日期，卻是使不得。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都說在內，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如今不知便罷，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我馬也不要，從人也不帶，一個連夜自趕回家。」燕順、石勇那裏留得住。宋江問酒保借筆硯，討了一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書，再三叮嚀在上面寫了封皮不黏，交與燕順收了。脫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取了些銀兩，藏在身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

棒，酒食都不肯沾唇，使出門要走。燕順道：「哥哥，也等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可爲我上覆衆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休怪則個。」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

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裏喫了些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卻叫石勇騎了宋江的馬，帶了從人，只離酒店三五里路，尋個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着，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衆人都埋怨燕順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說道：「他聞得父親沒了，恨不得自也尋死，如何肯停腳，巴不得飛到家裏，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教我們只顧去，他那裏看了書，並無阻滯。」花榮與秦明看了書，與衆人商議道：「事在途中，進退兩難，回又不得，散了又不成，只顧且去，還把書來封了，都到山上，看那裏不容，卻別作道理。」

九個好汉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漸近梁山泊來，尋大路上山。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衆人看時，漫山遍野都是雜彩旗旛。水泊中掉出兩隻快船來，當先一隻船上擺着三五十個小嘍囉，船頭上中間坐者一個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那隻哨船上也是三五十個小嘍囉，船頭上也坐着一個頭領，乃是赤髮鬼劉唐。前面林冲在船上喝問道：「汝等是甚麼人，那裏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教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等都下馬立岸邊，答應道：「我等衆人非是官軍，有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哥書札在此，特來相投大寨入夥。」林冲聽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請過前面，到朱貴酒店裏，先請書來看，卻來相請廝會。」船上把青旗只一招，蘆葦裏掉出一隻小船，內有三個漁人，一個看船，兩個上岸來說道：「你們衆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那兩隻哨船，一隻船上把白旗招動，銅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一行衆人看了都驚呆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衆人跟着兩個漁人，從大寬轉，直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說了，迎接衆人都相見了，便叫放翻兩頭黃牛，散了分例酒食。

討書札看了，先向水亭上放一枝響箭，射過對岸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船來。朱貴便喚小嘍囉分付罷，叫把書先齋上山去報知；一面店裏殺宰豬羊，管待八個好漢。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

第二日辰牌時分，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裏迎接衆人。一個個都相見了。敘禮罷，動問備細，然後二三十隻大白棹船來接。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下船。——老小車輛人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灘來，上得岸，松樹徑裏衆多好漢，隨着晁頭領，全副鼓樂來接。晁蓋爲頭，與九個好漢相見了，迎上關來，各自乘馬坐轎，直到聚義廳上。一對對講禮罷。——左邊一帶交椅上卻是晁蓋，吳用，公孫勝，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那時白日鼠白勝，數月之前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逃走到山上入夥，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救他脫身。右邊一帶交椅上卻是花榮，秦明，黃信，燕順，王英，鄭天壽，呂方，郭盛，石勇。——列兩行坐下。中間焚起一爐香來，各設了誓。

當日大吹大擂，殺宰牛馬筵宴。一面叫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自和小頭目管待筵席。收拾了後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秦明花榮在席上稱讚宋公明許多好處。清風山報冤，殺一事，衆頭領聽了大喜。後說呂方郭盛兩個比試戟法，花榮一箭射斷絨絛，分開畫戟。晁蓋聽罷，意思不信，口裏含糊應道：『直如此射得親切，改日卻看比箭。』當日酒至半酣，食供數品，衆頭領都道：『且去山前閒玩一回，再來赴席。』當下衆頭領相謙相讓，下階閒步，樂情觀看山景。行至寨前第三關上，只聽得空中數行賓鴻嘹唳。花榮尋思道：『晁蓋卻纔意思不信我射斷絛，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教他們衆人看，日後敬伏我。』把眼一觀，隨行人伴數內卻有帶弓箭的。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在手看時，卻是一張泥金鵲畫細弓，正中花榮意，急取過一枝好箭，便對晁蓋道：『恰纔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絛，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有一行鴈來，花榮未敢誇口，這枝箭要射鴈行內第三隻鴈的頭上，射不中時，衆頭領休笑。』花榮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親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果然正

中，鷹行內第三隻，直墜落山坡下。急叫軍士取來看時，那枝箭正穿在鷹頭上。晁蓋和衆頭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吳學究稱讚道：『休言將軍比小李廣，便是養由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無一個不欽敬花榮衆頭領，再回廳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

次日，山寨中再備筵席，議定坐次。本是秦明纔及花榮，因爲花榮是秦明大舅，衆人推讓，花榮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坐第六位，劉唐坐第七位，黃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順、王矮虎、呂方、郭盛、鄭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一個頭領坐定。慶賀筵宴已畢，山寨中添造大船屋宇，車輛什物，打造鎗刀軍器，鎧甲頭盔，整頓旌旗袍襖，弓弩箭矢，準備抵敵官軍。

## 第二十五 宋江刺配江州

宋江自離了村店，連夜趕歸；當日申牌時候，奔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裏暫歇一歇。那張社長卻和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了宋江容顏不樂，眼淚暗流。張社長動問道：『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中，今日且喜歸來，如何尊顏有些煩惱，心中爲甚不樂？且喜官事已遇赦了，必是減罪了。』宋江答道：『老叔自說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後。只爲一個生身老父歿了，如何不煩惱？』張社長大笑道：『押司真個也是作耍。令尊太公卻纔在我這裏喫酒了回去，只有半個時辰來去，如何卻說這話？』宋江說：『老叔休要取笑小姪。』——便取出家書教張社長看了。——『兄弟宋清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專等我歸來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呸！那得這般事！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太公在我這裏喫酒了去，我如何肯說謊？』宋江聽了，心中疑影，沒做道理處，尋思了半晌，只等天晚，別了社長，便奔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些動靜。莊客見了宋江，都來參拜。宋江便問道：『我父親和四郎有麼？』莊客道：『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卻是歡喜。只纔和東村裏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裏喫酒了回來，睡在裏面房內。』宋江聽了，大驚，撇了短棒，逕入草堂上來。只是宋清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見他果然不戴孝，心中十分大怒，便指着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親見今在堂，如何卻寫書來戲弄我？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個昏迷！你做這等不孝之子！』宋清卻待分說，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叫道：『我兒，不要焦躁。這個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寫道我歿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攬撥落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爲』

此，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又得柴大官人那裏來的石勇寄書去與你。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埋怨他。我卻纔在張社長店裏回來，睡在房裏，聽得是你歸來了。」宋江聽罷，納頭便拜太公，憂喜相半。宋江又問父親道：「不知近日官事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罪。適間張社長也這般說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時，多得朱全雷橫的氣力，向後只動了一個海捕文書，再也不會來勾擾。我如今爲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開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只該個徒流之罪，不到得害了性命。且繇他，卻又別作道理。」宋江又問道：「朱雷二都頭會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來，這兩個都差出去了。朱全差往東京去，雷橫不知差往到那裏去了。如今縣裏卻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攝公事。」宋太公道：「我兒遠路風塵，且去房裏將息幾時。」

天色看看將晚，玉兔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看時，四下裏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撥個梯子上牆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卻是弟兄兩個，一個叫做趙能，一個叫做趙得，兩個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是不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送將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不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裏喫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裏，你如何賴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縣裏府上都有相識，況已經赦宥的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個刁徒，如今暴得做個都頭，知道甚麼義理？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來他。」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裏，如何能覓見父親？面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的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個好

去處。」

宋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今已赦宥，定是不死。且請二位都頭進敝莊，少敘三杯，明日一同見官。」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你們只願進家裏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個都頭到莊裏堂上坐下，連夜殺雞宰鴨，置酒相待。那一百土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當夜兩個都頭就在莊上歇了。

次早五更，回到縣前，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陞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文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閻婆惜爲妾，爲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鬪毆，致被誤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裏監候。滿縣人見說，拿得宋江，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開豁他，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杻，只散禁在牢裏。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沒了苦主，這張三又沒了粉頭，不來做甚冤家。縣裏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繇，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把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更兼他又有的錢帛使用，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衆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當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

當下兩個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裏等候，置酒管待兩個公人，齎發了些銀兩。教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了麻鞋。宋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裏去。你可寬心守耐。我自使四郎來望你。盤纏有，便人常常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



節牢記於心。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兄弟完聚！宋江灑淚拜辭了父親。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我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爲我到江州來，拋擲父親，無人看顧。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個不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灑淚拜辭了，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

宋江和兩個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銀兩，又因他是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飯喫，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宋江對他們說道：『實不瞞你兩個說，我們今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個好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個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裏過去，寧可多走幾里不妨。』兩個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當夜計議定了。

次日，起個五更來打火。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裏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來的不是別人爲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將領着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個公人。這張千李萬嚇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個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污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兩個人只叫得苦。劉唐把刀遞與宋江。宋江接過，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說道：『奉山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直要來鄆城縣劫牢，卻知道哥哥不會在牢裏，不會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頭，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請上山。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道：『這個不是你們兄弟擡舉宋江，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劉唐慌忙攀住胳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宋江道：『你兄弟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

時卻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裏專等迎迓哥哥，容小弟着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緣你們怎地商量？」

小喽囉去報不多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面數十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敘禮罷，花榮便道：「何不與兄長開了枷？」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思，這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晁頭領多時不曾得與兄長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略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便送登程。」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扶起兩個公人來。宋江道：「要他兩個放心，寧可我死，不可害他。」兩個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

一行人都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時載過山前大路，卻把山轎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小喽囉四下裏去請衆頭領都來聚會。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兄弟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莽，思報無門。」宋江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捎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卻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夥去了，因此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喚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覷，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告辭。」晁蓋道：「直如此忙，且請少坐。」兩個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分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兄弟們相愛之情。宋江是個犯罪囚人，不敢久停，就此告辭。」晁蓋道：「仁兄直如此見怪，雖然仁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在梁山泊搶擄了去，不到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兄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會孝敬得一

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衆位來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個緣故，情願教小可明喫了官司，及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爲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惶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晁蓋、吳用、公孫勝一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裏喫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

吳學究道：『兄長聽稟，吳用有個至愛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爲戴院長。爲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疎財，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個相。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個個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衆頭領回上山去。

宋江等在路上不則一日，早已到了江州。兩個公人取出文書，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前來，正值府尹陞廳。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雙名得章，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個兒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爲官貪濫，作事驕奢，爲這江州是錢糧浩大的去處，抑且人廣物盈，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府。

當時兩個公人常廳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問道：『你爲何枷上沒了本州的封皮？』原來宋江在路上也曾開去過行枷，所以枷上沒了封皮。兩個公人告道：『於路上春雨淋漓，卻被水溼壞了。』知府道：『快寫個帖來，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裏去。』這兩個公人就送

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當時江州府公人齎了文帖，監押宋江並同公人出州衙前，來酒店裏買酒。宋江取三兩來，銀子與了江州府公人，當討了收管，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裏聽候。那公人先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這兩個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萬謝相辭了入城來。兩個自說道：『我們雖是喫了驚恐，卻賺得許多銀兩。』自到州衙府裏伺候，討了回文，兩個取路往濟州去了。

宋江又自央浼人請差撥到單身房裏，送了十兩銀子與他，管營處又自加倍送十兩并人事，營裏管事的人並使喚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茶喫，因此無一個不歡喜。宋江少刻引到點視廳前，除了行枷，參見管營，爲得了賄賂，在廳上說道：『這個新配到犯人宋江，聽着先朝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入流配的人，須先打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宋江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至今未曾痊可。』管營道：『這漢端的像有病的，不見他面黃肌瘦，有些病症，且與他權寄下這頓棒。此人既是縣吏出身，着他本營抄事房做個抄事。』就時立了文案，便教發去抄事。宋江謝了，去單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頓了衆囚徒。見宋江有面目，都買酒來慶賀。次日，宋江置備酒食與衆人回禮，不時間又請差撥牌頭遞杯，管營處常送禮物與他。宋江身邊有的是金銀財帛，單把來結識他們，住了半月之間，滿營裏沒一個不歡喜他。

自古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說與宋江道：『賢兄，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今已一句之上了。他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宋江道：『這個不妨。那人要錢不與他，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只顧問宋江取不妨。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說。差撥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語高低，喫了他些羞辱，卻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道：『兄長，繇他。但請放心，小可自有措置。敢是送些與他，也不見得；他有個不敢要我的，也不見得。』

正怎的說未了，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在這裏了。正在廳上大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常例錢與我！』」差撥道：「我說是麼？那人自來，連我們都怪。」宋江笑道：「差撥哥哥休罪，不及陪侍，改日再得作杯。小可且去和他說話。」差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他。」

當時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見那節級撥條凳子坐在廳前，高聲喝道：「那個是新配到囚徒？」牌頭指着宋江道：「這個便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黑矮殺才，倚仗誰的勢，要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宋江道：「人情願，你如何逼取人財，好小哉相！」兩邊看的人聽了，倒捏兩把汗。那人大怒喝罵：「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顛倒說我小哉！那兜馱的，與我背起來，且打這廝一百訊棍！」

兩邊營裏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見說要打他，一闌都走了，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那人見衆人都散了，肚裏越怒，拿起訊棒，便奔來打宋江。宋江說道：「節級，你要打我，我得罪何罪？」那人大喝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輕咳嗽便是罪過！」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到得該死。」那人怒道：「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個蒼蠅！」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卻該怎地？」那人聽了這話，慌忙丟了手中訊棍，便問道：「你說甚麼？」宋江道：「我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你問我怎地？」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問道：「你正是誰？那裏得這話來？」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那人聽了大驚，連忙作揖說道：「原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長，此間不是說話處，未敢下拜，同往城裏敘懷，請兄長便行。」宋江道：「好節級少待，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

宋江慌忙到房裏取了吳用的書，自帶了銀兩出來，鎖上房門，分付牌頭看管，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裏，奔入江州城裏來，去一個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那人問道：「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宋江懷中取出書來，遞與那人。那人拆開封皮，從頭讀了，藏在袖內，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適間言語衝撞，休怪，休怪。」那

人道：『小弟只聽得說：「有個姓宋的發下牢城營來。」往常時，但是發來的配軍，常例送銀五兩。今番已經十數日不見送來。今日是個閒暇日頭，因此下來取討。不想卻是仁兄。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萬望恕罪。』宋江道：『差撥亦會常對小可說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卻不知足下住處，又無因入城，特地只等尊兄下來，要與足下相會一面，以此就誤日久。不是爲這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只想尊兄必是自來，故意延挨。今日幸得相見，以慰平生之願。』

那人是誰？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那時金陵一路節級都稱呼做『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做『院長』。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齋書飛報緊急軍情事，把兩個甲馬拴在兩隻腿上，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稱做神行太保戴宗。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戴宗宋江俱各大喜。兩個坐在關子裏，叫那賣酒的過來，安排酒菜，餚饌菜蔬來，就酒樓上兩個飲酒。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許多好漢，衆人相會的事務。戴宗也傾心吐膽，把和這吳學究相交來往的事告訴了一遍。兩個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纔飲得兩三杯酒，只聽樓下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關子來對戴宗說道：『這個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沒奈何，煩院長去解拆，則個。』戴宗問道：『在樓下作鬧的是誰？』過賣道：『便是時常同院長走的那個喚做鐵牛，李大哥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戴宗笑道：『又是這廝在下面無禮。我只道是甚麼人——兄長少坐，我去叫了這廝上來。』

## 第二十六 黑旋風

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時，引着一個黑凜凜大漢上樓來。宋江看見，喫了一驚，便問道：「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個是小弟身邊牢裏一個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會還鄉。爲他酒性不好，人多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逵看着宋江，問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對宋江笑道：「押司，你看這廝恁麼麤鹵，全不識些體面。」李逵道：「我問大哥怎地是麤鹵？」戴宗道：「兄弟，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便好。你倒卻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麤鹵卻是甚麼？我且與你說知：這位仁兄便是閒常你要去投奔他的義士哥哥。」

李逵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江？」戴宗喝道：「咄！你這廝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李逵道：「若真個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閒人，我卻拜甚鳥節級哥哥，不要賺我拜了，你卻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爺！你何不早說些個，也教鐵牛歡喜！」撲翻身軀便拜。宋江連忙答禮，說道：「壯士大哥請坐。」戴宗道：「兄弟，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李逵道：「不耐煩小盞喫，換個大碗來篩！」

宋江便問道：「卻纔大哥爲何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一錠大銀，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卻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些使用。叵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卻待要和那廝放對，打得

他家粉碎，卻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道：「只用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逵道：「利錢已有在這裏了，只要十兩本錢去討。」宋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個十兩銀子，把與李逵，說道：「大哥，你將去贖來用度。」戴宗要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逵接得銀子，便道：「卻是好也，兩位哥哥只在這裏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喫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喫幾碗了去。」李逵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子，下樓去了。

戴宗道：「兄長，休借銀子與他便好，卻纔小弟正欲要阻，兄長已把他手裏了。」宋江道：「卻是爲何？」戴宗道：「這廝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卻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喫他賺漏了這個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有得送來還哥哥，若是輸了時，那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戴宗面上須不好看。」宋江笑道：「尊兄何必見外，些須銀子，何足掛齒，繇他去賭輸了罷，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戴宗道：「這廝本事自有，只是心蠶膽大不好，在江州牢裏，但喫醉了時，卻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強的牢子，我也被他連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宋江道：「俺們再飲兩杯，卻去城外閒觀一遭。」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個。」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如此最好。」

李逵得了這個銀子，尋思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兩銀子，果然仗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裏，卻恨我這幾日賭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儻或贏得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張乙賭房裏來，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上，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便道：「大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李逵道：「我不傍猜，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注。」有那一般賭的，卻待一博，被李逵劈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銀子。」



李逵叫聲「快」，脛膝地博一個「叉」。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李逵叫道：「我的銀子是十兩！」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兩。」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李逵又拿起頭錢叫聲「快」，脛膝的又博個「叉」。小張乙笑道：「我教你休搶頭錢，且歇一博，不聽我口，如今一連博了兩個「叉」。」李逵道：「我這銀子是別人的。」小張乙道：「遮莫是誰的也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卻說甚麼？」李逵道：「沒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便送來還你。」小張乙道：「說甚麼閒話，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爭？」

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口裏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大哥，你開常最賭得直，今日如何恁麼沒出豁？」李逵也不答應，他便就地下擄銀子，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都摟在布衫兜裏，睜起雙眼，就道：「老爺開常賭直，今日權不直一遍。」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逵一指，一交十二三個賭博的一齊上，要奪那銀子，被李逵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門前，把門的問道：「大哥，那裏去？」被李逵提在一邊，一脚踢開了門，便走。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你恁地沒道理，都搶了我們衆人的銀子去。」只在門前叫喊，沒一個敢近前來討。

李逵正走之時，聽得背後一人趕上來，扳住肩臂，喝道：「你這廝如何卻搶擄別人財物？」李逵口裏應道：「干你鳥事！」回過臉來看時，卻是戴宗，背後立着宋江。李逵見了，惶恐滿面，便道：「哥哥休怪，鐵牛開常只是賭直，今日不想輸了哥哥銀子，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喉急了，時下做出這些不直來。」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只顧來問我討。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他。」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裏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都付與他。小張乙接過來，說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這十兩原銀，雖是李大哥哥兩博輸與小人，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省得記了冤讎。」宋江道：「你只顧將去，不要記懷。」小張乙那裏肯，宋江便道：「他不曾打傷了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拾錢的，和那把門的都被他

打倒在裏面。宋江道：『既是恁的，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銀。兄弟自不敢來了，我自着他去。』小張乙收了銀子，拜謝了回去。宋江道：『我們和李大哥喫三杯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是唐朝白樂天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杯，就觀江景則個。』宋江道：『可於城中買些僮僕之物將去。』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裏面賣酒。』宋江道：『恁地時，卻好。』

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看時，一邊靠着潯陽江，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來副座頭。戴宗便揀一副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位。戴宗坐在對席，肩下便是李逵。三個坐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菜品海鮮，按酒之類，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開了泥頭。李逵便道：『酒把大碗來篩，不耐煩小盞價喫。』戴宗喝道：『兄弟好村，你不要做弊，只顧喫酒便了。』宋江分付酒保道：『我兩個面前放兩隻盞子。這位大哥面前放個大碗。』酒保應了下去，取隻碗來放在李逵面前，一面篩酒，一面鋪下僮僕。李逵笑道：『真個好個宋哥哥，人說不差了，便知做兄弟的性格。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酒保斟酒，連篩了五七遍。宋江因見了這兩人心歡喜，喫了幾杯，忽然心裏想要魚辣湯喫，便問戴宗道：『這裏有好鮮魚麼？』戴宗笑道：『兄长，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此間正是魚米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江道：『得些辣魚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美器，雖是個酒肆之中，端的好整齊器皿。』拿起篋來，相勸戴宗李逵，喫自也喫了些魚，呷幾口湯汁。李逵並不使篋，便把手去碗裏撈起魚來，和骨頭都嚼喫了。宋江一頭忍笑不住，呷了兩口汁，便放下篋不喫了。戴宗道：『兄长，一定這魚醃了，不中仁兄喫。』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鮮魚湯喫，這個魚真是不甚好。』戴宗應道：『便是小弟也喫不得，是醃的，不中喫。』李逵嚼了自碗裏魚，便道：『兩位哥哥都不喫，我替你們喫了。』便伸手去宋江碗裏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裏也撈過來喫了，滴滴點點，淋一桌子汁水。

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嚼喫了，便叫酒保來，分付道：「我這大哥想是肚饑，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少刻一發算銀還你。」酒保道：「小人這裏只賣羊肉，卻沒牛肉，要肥羊儘有。」李逵聽了，便把魚汁劈臉潑將去，淋那酒保一身。戴宗喝道：「你又做甚麼？」李逵應道：「巨耐這廝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不賣羊肉與我喫。」酒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話。」宋江道：「你去只顧切來，我自還錢。」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三斤羊肉，做一盤將來放桌子上。李逵見了，也不便問，大把價揀來，只顧喫，擦指間，把這三斤羊肉都喫了。宋江看了道：「壯哉！真好漢也！」李逵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喫肉不強似喫魚？」

戴宗叫酒保來問道：「卻纔魚湯家生，甚是整齊，魚卻醃了不中喫，別有甚好鮮魚時，另造些辣湯來，與我這位官人醒酒。」酒保笑道：「不敢瞞院長說，這魚端的是昨晚的。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未曾敢賣動，因此未有好鮮魚。」李逵跳起來道：「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喫。」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魚的，不敢不與我，直得甚麼？」戴宗攔當不住，李逵一直去了。戴宗對宋江說道：「兄长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個體面，羞辱殺人。」宋江道：「他生性是恁的，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實不假。」兩個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

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有八九十隻，都纜繫在綠楊樹下。船上漁人，有斜枕着船梢睡的，有在船頭上結網的，也有在水裏洗浴的。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一輪紅日將及沉西，不見主人來開船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不敢開船。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李逵道：「等甚麼？鳥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我！」那漁人又答道：「紙也未會燒，如何敢開船？那裏先拿魚與你？」李逵見他衆人，不肯拿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裏攔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願便把竹筴篾來拔。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李逵伸手去籬板底下一綫摸時，那裏有一個魚

在裏面。原來那大江裏漁船，船尾開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養着活魚；卻把竹筐籠攔住，以此船艙裏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李逵不省得，倒先把竹筐籠提起了，將那一艙活魚都走了。李逵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筐。那七八十漁人都奔上船，把竹筐來打李逵。李逵大怒，焦躁起來，便脫下布衫，裏面單繫着一條襪子布手巾兒，見那亂竹篙打來，兩隻手一架，早搶了五六條在手裏，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漁人看見，盡喫一驚，卻都去解了纜，把船撐開去了。李逵忿怒，赤條條地，拿了截折竹篙，上岸來趕打行販，都亂紛紛的挑了擔走。

正熱鬧裏，只見一個人從小路裏走出來。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黑大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漁船！』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厮打！』那人搶將過去，喝道：『你這厮喫了豹子心，大蟲膽，也不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李逵看那人時，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柳掩口黑髯，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髯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繫一條絹搭膊，下面青白鼻脚多耳麻鞋，手裏提條行秤。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逵在那裏橫七豎八打人，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趕上前來，大喝道：『你這厮要打誰？』李逵不回答，輪過竹篙，卻望那人便打。那人搶入去，早奪了竹篙。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那人便奔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敵得李逵的牛般氣力，直搶將開去，不能般攏身。那人便望肋下攞得幾拳。李逵那裏着在意裏，那人又飛起腳來踢，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那人怎生掙扎。

李逵正打哩，一個人在背後劈腰抱住，一個人便來幫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頭看時，卻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略得脫身，一道煙走了。戴宗埋怨李逵道：『我教你休來討魚，又在這裏和人厮打，攪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償命坐牢。』李逵應道：『我怕我連累你，我自打死了一個，我自去承當。』宋江便

道：「兄弟，休要論口，拿了布衫，且去喫酒。」李逵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衫，搭在胳膊上，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罵道：「黑殺才！今番要和你見個輸贏！」李逵回轉頭來看時，便是那人脫得赤條條地，匾扎起一條水棍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顯出那個穿心一點紅俏鬢兒來。在江邊獨自一個把竹篙撐着一隻漁船，趕將來，口裏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算好漢走的，不是好漢子！」李逵聽了大怒，吼了一聲，撇了布衫，搶轉身來。那人便把船略攏來，駛在岸邊，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口裏大罵着。李逵也罵道：「好漢便上岸來！」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一蹬，那隻漁船，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上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雙脚一蹬，那隻漁船，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李逵雖然也識得水，不甚高，當時慌了手脚，那人更不叫罵，撇了竹篙，叫聲：「你來！今番和你定要見個輸贏！」便把李逵胳膊拿住，口裏說道：「且和你厮打，先教你喫些水！」兩隻脚把船只一攙，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兩個好漢撲通地翻筋斗，撞下江裏去。宋江戴宗趕至岸邊，那隻船已翻在江裏，兩個只得在岸上叫苦。江岸邊早擁上三五百人在柳陰底下看，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卻着道兒，便扎掙得性命，也喫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邊看時，只見江面開處，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又滄將下去，兩個正在江心裏面清波碧浪中間，一個個顯渾身黑肉，一個個露遍體霜膚，兩個打做一團，絞做一塊。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沒一個不喝采。

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裏揪住，浸得眼白，又提起來，又納下去，老大喫虧，便叫戴宗央人去救。戴宗問衆人道：「這白大漢是誰？」有認得的說道：「這個好漢便是本處賣魚主人，喚做張順。」宋江聽得，猛省道：「莫不是綽號浪裏白條的張順？」衆人道：「正是，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營裏。」戴宗聽了，便向岸邊高聲叫道：「張二哥，不要動手，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這黑大漢是俺們兄弟，你且饒了他，上岸來說話！」

張順在江心裏，見是戴宗叫他，卻也時常認得，便放了李逵，赶到岸邊，爬上岸來，看着戴宗，唱個喏道：「院長，休怪小人無禮。」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卻教你相會一個人。」張順再跳下水裏，趕將開去。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扎掙赴水。張順早赶到分際，帶住了李逵一隻手，自把兩條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浸不過他肚皮，滄着臍下，擺了一隻手，直托李逵上岸來。江邊的人個個喝采。宋江看得呆了半晌，張順李逵都到岸上，李逵喘做一團口裏只吐白水。戴宗道：「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

張順討了布衫穿着，李逵也穿了布衫。四個人再到琵琶亭上來。戴宗便對張順道：「二哥你認得我麼？」張順道：「小人自識得院長，只是無緣，不曾拜會。」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足下日常會認得他麼？今日倒衝撞了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李逵道：「你也滄得我殼了。」張順道：「你也打得我好了。」戴宗道：「你兩個今番做個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識。』」李逵道：「你路上休撞着我。」張順道：「我只在水裏等你便了。」四人都笑起來。大家唱個無禮喏。戴宗指着宋江對張順道：「二哥，你會認得這位兄長麼？」張順看了道：「小人卻不認得。這裏亦不會見。」李逵跳起身來道：「這哥哥便是黑宋江。」張順道：「莫非是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張順點頭便拜道：「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日來時，揭陽嶺下混江龍李俊家裏住了幾日，後在潯陽江，因穆弘相會，得遇令兄張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下，放在營內，不曾帶得來。」原來宋江離了梁山泊，和兩個公人取道望江州來，路過揭陽嶺，結識了揭陽嶺上開酒店的催命判官李立，又結識了在揚子江中撐船爲生的混江龍李俊，和專販私鹽的出洞蛟童威，翻江壓童猛。後來又在揭陽嶺上結識了使鎗棒賣膏藥的薛永，又結識了穆家莊穆太公的兩個兒子沒遮欄穆弘，小遮欄穆春。又在潯陽江邊結識了船火兒張橫。張橫知道宋江斷配江州，想起他的兄弟浪裏白條張順，如今

在江州做賣魚牙子，便託宋江帶一封書去。宋江把這封書放在營內，不曾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這裏琵琶亭喫三杯，就觀江景。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怎當得他定要來討魚，我兩個阻他不住，只聽得江邊發喊熱鬧，叫酒保看時，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廝打。我兩個急急走來勸解，不想卻與壯士相會。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傑，豈非天幸，且請同坐，再酌三杯。」再喚酒保重整杯盤，再備餅饌。

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喫，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李逵道：「我和你去討。」戴宗喝道：「又來了，你還喫得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縮了李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兩個下琵琶亭來，到得江邊，張順略啗一聲，只見江上漁船都撐攏來到岸邊。張順問道：「那個船裏有金色鯉魚？」只見這個應道：「我船上來。」那個應道：「我船裏有。」霎時卻攏攏十數尾金鯉魚來。張順選了四尾大的，折柳條穿了，先叫李逵將來亭上整理。張順自點了行販，分付了小牙子把秤賣魚。張順卻自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多，但賜一尾便穀了。」張順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回行館做下飯。」兩個序齒坐了。李逵道自家年長，坐了第三位。張順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春」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果品之類。張順分付酒保把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叫酒保切鱠。

四人飲酒中間，各敘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只見一個姑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紗衣，來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個萬福，頓開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事務，卻被他唱起來一攪三個且都聽唱，打斷了他的話頭。李逵怒從心起，跳起身來，把兩個指頭去那姑娘額上一點。那姑娘大叫一聲，轟然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姑娘桃腮似土，檀口無言。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說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喚，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千好萬好，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風，先自驚得呆了半晌，那裏敢說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說

得話了。娘母取個手帕，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釵釧。宋江問道：「他姓甚麼？那裏人家？」那老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京師人。只有這個女兒，小字玉蓮。他爹自教得他幾個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爲他性急，不看頭勢，不管官人說話，只顧便唱。今日這哥哥失手傷了女兒些個，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分，便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裏，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將息女兒。日後嫁個良人，免在這裏賣唱。」那夫妻兩口兒便拜謝道：「怎敢指望許多。」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並不會說謊。你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深感官人救濟！」

戴宗埋怨李逵道：「你這廝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壞了許多銀子。」李逵道：「只指頭略擦得一擦，他自倒了。不會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宋江等衆人都笑起来。順便叫酒保去說：「這酒錢我自還他。」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顧去。」宋江那裏肯，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喫酒，倒要你還錢。」張順苦死要還，說道：「難得哥哥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弟兒兩個也兀自要來投奔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意，非足爲禮。」戴宗勸道：「宋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只得曲允。」宋江道：「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卻另置杯復禮。」張順大喜，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個宋老兒，都送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裏。五個人進抄事房裏坐下。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那老兒拜謝了去。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取出張橫書付與張順，相別去了。宋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付與李逵道：「兄弟，你將去使用。」戴宗也自作別，和李逵趕入城去了。

宋江因見魚鮮，貪愛爽口，多喫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刮肚價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宋江爲人最好營裏衆人都來煮粥燒湯，看覷服侍他。次日，張順因見宋江愛喫魚，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就謝宋江寄書之義。卻見宋江破腹瀉倒在床，衆囚徒都在房裏看視。張順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



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贖一貼止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管營，一尾送與趙差撥。張順送了魚，就贖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營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次日戴宗備了酒肉，李逵也跟了，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纔可，喫不得酒肉。兩個自在房面前喫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

## 第二十七 潯陽樓

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一個來。次日早膳罷，辰牌前後，揣了些銀子，鎖了房門，離了營裏，信步出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他又無老小，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菴裏歇。」宋江聽了，直尋訪到那裏，已自鎖了門出去了。卻又來尋問黑旋風李逵時，多人說道：「他是個沒頭神，又無家室，只在牢裏安身，沒地裏的巡箭，東邊歇兩日，西邊歪幾時，正不知他那裏是住處。」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他自在城外村裏住，便是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宋江聽罷，只得出城來，直要問到那裏，獨自一個，悶悶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常觀之不足。

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竿，懸掛着一個青布酒旛子，上寫道：「潯陽江正庫。」雕檐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鄆城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原來卻在這裏。我雖獨自一個在此，不可錯過。何不且上樓去，自己看玩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個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裏坐了，凭欄舉目，喝采不已。酒保上樓來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尊好酒，菓品肉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酒保聽了，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托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攜下菜蔬時新菓品，按酒，列幾盤肥羊、嫩雞、饅鵝、精肉，盡使朱紅盤碟。

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濟楚器皿，端的是好個江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卻也看了真山真水，我那裏雖有幾座名山古迹，卻無此等景致。」獨自一個，一杯兩盞，倚欄暢飲，不覺沈醉。猛然驀上心來，思想道：「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裏我家鄉中，老父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便喚酒保，索借筆硯來，起身觀玩，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榮，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乘着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便寫道：

自幼會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

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報冤讎，血染潯陽江口。

宋江寫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杯酒，不覺歡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蹈，又拏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詩，道是：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呀。

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鄆城宋江作。」寫罷，擲筆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數杯酒，不覺沈醉，力不勝酒，便喚酒保計算了，取些銀子算還，多的都賞了酒保，拂袖下樓來，跟踉跄跄，取路回營裏來，開了房門，便倒在床上一覺直睡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江樓上題詩一節。

這江州對岸另有個城子，喚做無爲軍，卻是個野去處。因有個閒住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卻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狹窄，只要嫉賢妬能，——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來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請訪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閒坐，無可消遣，帶了兩個僕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逕去府裏探問蔡九知府，恰恨撞着府裏公宴，不敢進去，卻再回船，正好那隻船，僕人已纜在潯陽樓下。黃文炳因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閒玩一回，信步入酒庫裏來，看了一遭，轉到酒樓上憑欄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多，也有做得好的，亦有歪談亂道的一回。黃文炳看了冷笑，正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并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個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後面卻書道：「鄆城宋江作」五個大字。黃文炳再讀道：「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冷笑道：「這人自負不淺。」又讀道：「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側着頭道：「那廝也是個不依本分的人。」又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又笑道：「也不是個高尚其志的人，看來只是個配軍。」又讀道：「他年若得報冤讎，血染潯陽江口。」搖頭道：「這廝報讎兀誰，卻要在此間生事，量你是個配軍，做得甚用！」又讀詩道：「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一點頭道：「這兩句兀自可怒！」又讀道：「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伸着舌，搖着頭道：「這廝無禮，他卻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再讀了「鄆城宋江作」，想道：「我也多曾聞這個名字，那人多管是個小吏。」便喚酒保來問道：「這兩篇詩詞端的是何人題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個人獨自喫一瓶酒，寫在這裏。」黃文炳道：「是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人，生得黑矮肥胖。」黃文炳道：「是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

黃文炳下樓，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僕人挑了盒仗，一逕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人入去報復。多時，蔡九知府遣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九知府卻出來與黃文炳敘罷寒溫，已畢，送了禮物，分賓坐下。

黃文炳稟說道：『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聞知公宴，不敢擅入。今日重復拜見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選入來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執事人獻茶。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府太師恩相曾使人來否？』知府道：『前日纔有書來。』黃文炳道：『不敢動問，京師近日有何新聞？』知府道：『家尊寫來書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觀天象，罡星照臨吳楚，敢有作耗之人，隨事體察勦除。」更兼街市小兒謠言四句道：「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因此囑付下官緊守地方。』黃文炳尋思了半晌，笑道：『恩相事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想卻在此處！』

蔡九知府看了道：『這是個反詩，通判那裏得來？』黃文炳道：『小生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可消遣，卻去潯陽樓上避熱鬧玩，觀看閒人吟咏，只見白粉壁上題下這篇。』知府道：『卻是何等樣人寫下？』黃文炳回道：『相公上面明題着姓名，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道：『這宋江卻是甚麼人？』黃文炳道：『他分明寫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眼見得只是個配軍，——牢城營犯罪的囚徒。』知府道：『量這個配軍做得甚麼？』黃文炳道：『相公不可小覷了他，恰纔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見得？』黃文炳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明明是個「宋」字。第二句「刀兵點水工」與起刀兵之人，「水」邊着個「工」字，明是個「江」字。這個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詩，明是天數，萬民有福。』知府又問道：『何謂「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數。』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又道：『不知此間有這個人麼？』黃文炳又回道：『因夜來問那酒保時，說道這人是前日寫下了去。這個不難，只取牢城營文冊一查，便見有無。』知府道：『通判高見極明。』便喚從人於庫內取過牢城營裏文冊簿來看。

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蔡九知府親自簡看，見後面果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黃文炳看了道：『正是應謠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獲，下在牢裏，卻作商議。』知府道：『言之極當。』隨即陞廳，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廳下戴宗聲諾。知府道：『你與我帶了做公的人，快下牢城營裏，捉拏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來，不可時刻違誤。』戴宗聽罷，喫了一驚，心裏只叫得『苦苦』，隨即出府來，點了衆節級牢子都教：『各去家裏取了各人器械，來我下處間壁城隍廟裏取齊。』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去。

戴宗卻自作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營裏，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江正在房裏。見是戴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來，那裏不尋遍，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潯陽樓上飲了一瓶酒，這兩日迷迷不好，正在這裏害酒。』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卻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道：『醉後狂言，誰個記得。』戴宗道：『卻纔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拏捉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喫了一驚，先去穩住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今我特先報你知。哥哥卻是怎地好？如何解救？』宋江聽罷，搔首不知癢處，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戴宗道：『我教仁兄一着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耽擱，回去便和人來捉你。你可披亂頭髮，把屎尿潑在地上，就倒在裏面，詐作瘋魔。我和衆人來時，你便口裏胡言亂語，只做失心瘋，我便好自去替你回復知府。』宋江道：『感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個。』

戴宗慌忙別了宋江，回到城裏，逕來城隍廟，喚了衆做公的一直奔入牢城營裏來，假意喝問：『那個是新配來的宋江？』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裏，只見宋江披散頭髮，倒在屎尿坑裏滾，見了戴宗和做公的人來，便說道：『你們是甚麼鳥人？』戴宗假意大喝一聲：『捉拿這廝。』宋江白着眼，卻亂打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領十萬天兵來殺你。』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與我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殺

你們這般鳥人！衆做公的道：「原來是個失心瘋的漢子！我們拿他去何用？」戴宗道：「說得是。我們且去回話。要拿時再來。」

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話。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個失心瘋的人，屎尿穢污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渾身臭糞不可當，因此不敢拿來。」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時，黃文炳早在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對知府道：「休信這話。本人做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瘋症的人。其中自有詐。好歹只顧拿來——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揀恁地，只與我拿得來。」

戴宗領了鈞旨，只叫得苦；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營裏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長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個大竹籬扛了宋江，直擡到江州府裏當廳歇下。知府道：「拿過這廝來！」衆做公的把宋江押在階下。宋江那裏肯跪，睜着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問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闔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不時我教你們都死！」蔡九知府看了，沒做理會處。黃文炳對知府道：「且喚本營差撥并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瘋，近日卻纔瘋。若是來時瘋，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纔瘋，必是詐瘋。」知府道：「言之極當。」便差人喚到管營差撥，問他兩個時，那裏敢隱瞞，只得直說道：「這人來時不見有瘋病，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

知府聽了大怒，喚過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翻，一連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又沒做道理救他處。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次後喫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時酒後誤寫反詩，別無主意。」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狀，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宋江喫打得兩腿走不動，當廳釘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卻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覷此人。戴宗自

安排飯食供給宋江。

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再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厮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就一發稟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陷車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害，便是今上得知，必喜。』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書上就薦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池，去享榮華。』黃文炳稱謝道：『小生終身皆依托門下，自當銜環背鞍之報。』黃文炳就攬掇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黃文炳問道：『相公，差那個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個兩院節級喚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早便差此人徑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管待了黃文炳。次日，相辭知府，自回無爲軍去了。

蔡九知府安排兩封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玩好之物，上面都貼了封皮；次日早晨，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大師府裏去，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日期將近，只有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討了回書便轉來。我自重重的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料着你的神行的日期，專等你回報。切不可沿途耽擱，有誤事情。』戴宗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知府，挑回下處安頓了，卻來牢裏對宋江說道：『哥哥放心，知府差我上京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裏使些見識，解救哥哥的事，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着他安排送來，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耐幾日。』宋江道：『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個。』

戴宗喚過李逵，當面分付道：『你哥哥誤題了反詩，在這裏喫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又喫差往東京去，早晚



便回。哥哥飯食，朝暮全靠着你。看覷他則個。」李逵應道：「吟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裏誰敢奈何他！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不要貪酒，失誤了哥哥飲食。休得出去，噎醉了，餓着哥哥。」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待你回來，卻開早晚，只在牢裏服侍宋江哥哥，有何不可！」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心，堅意守着哥哥，更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逵真個不喫酒，早晚只在牢裏服侍宋江，寸步不離。

戴宗回到下處，換了腿絆護膝，八搭麻鞋，穿上杏黃衫，整了胳膊，腰裏插了宣牌，換了巾幘，便袋裏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個信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個甲馬，去兩隻腿上，每隻各拴兩個，口裏念起「神行法」咒語來，頃刻離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取數陌金紙燒送了。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喫了酒食，離了客店，又拴上四個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點地。路上略喫些素飯，素點心，又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個五更，趕早涼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了二百里，已是巳牌時分，不見一個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溼，又怕中了暑氣。正飢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店。戴宗擦指間走到跟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副座頭，盡是紅油桌凳，一帶都是靛窗。戴宗挑着信籠，入到裏面，揀一副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搭膊，脫下杏黃衫，噴口水，晾在牕欄上。戴宗坐下，只見個酒保來問道：「上下，打幾角酒？要甚麼肉食？下酒或豬羊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與我做口飯來喫。」酒保又道：「我這裏賣酒賣飯，又有饅頭粉湯。」戴宗道：「我卻不喫葷腥，有甚素湯下飯？」酒保道：「加料麻辣燒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時，燒一碗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碗酒來。戴宗正飢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喫了。卻待討飯喫，只見天旋地轉，頭暈眼花，就凳邊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裏走出一個人來，便是梁山泊旱地忽律朱貴，說道：「且把信籠將入

去，先搜那廝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個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見便袋裏搜出一個紙包，包着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拆開，卻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信，百拜奉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拆開，從頭看去，見上面寫道：「見今拿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一節，聽候施行……」

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做聲不得。火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房裏去開剝，只見堯頭邊溜下搭膊，上掛着硃紅綠漆宣牌。朱貴拿起來看時，上面雕着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朱貴看了，道：「且不要動手！我常聽得軍師說，這江州有個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這一段書卻又天幸撞在我手裏。」叫「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個虛實緣絲。」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爬起來，卻見朱貴拆開家書在手裏，戴宗便喝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卻把蒙汗藥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攔開，拆毀了封皮，卻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要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俺這裏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

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好漢，你卻是誰？願求大名。」朱貴答道：「俺是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貴。」戴宗道：「既是梁山泊頭領時，定然認得吳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俺大寨裏軍師，執掌兵權，足下如何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兄長，莫非是軍師常說的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長麼？」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貴又問道：「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會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卻緣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兄弟，他如今爲吟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如何肯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

戴宗看了，自喫一驚，卻把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的話，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備細說了一遍。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裏與頭領商議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朱貴慌忙叫備分

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覷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處，早有小噴囉搖過船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船，到金沙灘上岸，引至大寨。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戴宗，鼓禮道：「間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到大寨裏來。」與衆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如今宋公明見監在彼。」晁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宋三郎喫官司爲甚麼事。戴宗卻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說了。

晁蓋聽了大驚，便要起請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雖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打草驚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不才，略施小計，只在戴院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晁蓋道：「願聞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卻差院長送書上東京去，討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教院長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須密切差的當人員，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處決示衆，斷絕童謠。」等他解來此間經過，我這裏自差人下山奪了。此計如何？」晁蓋道：「倘若不從這裏過時，卻不誤了大事？」公勝孫便道：「這一個何難！我們自着人去遠近探聽，遮莫從那裏過，務要等着，好夕奪了——只怕不能教他解來。」

晁蓋道：「好卻是好，只是沒人會寫蔡京筆跡。」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裏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體。小生曾和濟州城裏一個秀才相識，那人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又會使鎗，弄棒，舞劍，輪刀。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迹，不若央及戴院長就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嶽廟裏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來。隨後卻使人賺了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夥，如何？」晁蓋道：「書有他寫便好了，也須要使個圖書印記。」吳學究又道：「小生再有個相識，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也是中原一絕，見在濟州城裏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得好石碑文，剔得好圖書，玉石印記，亦會鎗棒廝打。因爲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去，就賺他來鑄碑文。到半路上，卻也

如此行便了。這兩個人山裏亦有用他處。晁蓋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

次日，早飯罷，頌詩、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奔到濟州來。沒兩個時辰，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戴宗徑到門首，咳嗽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個秀才從裏面出來，見了戴宗，卻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戴宗施禮罷，說道：『小可是泰安州嶽廟裏打供太保，今爲本廟重修五嶽樓，本州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齋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才便移尊步，同到廟裏作文，則個選定了日期，不可遲滯。』蕭讓道：『小生只會作文及書冊，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刻字匠作。』戴宗道：『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玉臂匠金大堅刻石，揀定了好日，萬望指引，尋了同行。』

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和戴宗同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前面那個來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堅。』當下蕭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具說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嶽樓，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各齋五十兩銀子，來請我和你兩個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歡喜，兩個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置些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讓道：『天氣暄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個五更，挨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個都約定了來早起身，各自歸家收拾動身。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次日五更，金大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上戶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

這兩個背着了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牌時候，約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唿哨響，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個好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大喝一聲道：『你兩個是甚麼人？』

那裏去？孩兒們拿這廝取心來喫酒！蕭讓告道：『小人兩個是上泰安州刻石鑄文的，又沒一分財賦，止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你兩個聰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蕭讓和金大堅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便挺桿棒徑奔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朴刀來鬪。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身便走。兩個卻待去趕，聽得山下鑼聲又響。左邊走出雲裏金剛宋萬，右邊走出摸著天杜遷，背後卻是白面郎君鄭天壽，各帶三十餘人，一發上把蕭讓金大堅橫拖倒拽，捉投林子裏來。

四籌好漢道：『你兩個放心。我們奉着晁天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蕭讓道：『山寨裏要我們何用？我兩個手無縛雞之力，只好喫飯。』杜遷道：『吳軍師一來與你相識，二乃知你兩個武藝本事，特使戴宗來宅上相請。』蕭讓金大堅都面面廝覷，做聲不得。當時都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內，相待了分例酒食，連夜喚船，便送上山來，到得大寨，晁蓋吳用并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共聚大義。』兩個聽了，都扯住吳學究道：『我們在此趨侍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吳學究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明時便有分曉。』當夜只顧喫酒，歇了次日天明，只見小廝囉報道：『都到了。』吳學究道：『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蕭讓金大堅聽得，半信半不信。兩個下至半山，只見數乘轎子，擡着兩家老小上山來。兩個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說道：『你昨日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裏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一得出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到這裏。』兩家都一般說。蕭讓聽了，與金大堅兩個閉口無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夥。安頓了兩家老小，吳學究卻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京字體回書去救宋公明。金大堅便道：『從來難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名諱字號。』

當時兩個動手做完，忙排了回書，備個筵席，快送戴宗起程，分付了備細書意。戴宗辭了衆頭領下山來時，小

噴囉忙把船隻渡過金沙灘，送至朱貴酒店裏，連忙取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別朱貴，拽開脚步，登程去了。

吳用送了戴宗過渡，自同衆頭領再回大寨筵席。正飲酒間，只是吳學究叫聲苦，不知高低。衆頭領問道：「軍師何故叫苦？」吳用便道：「你衆人不知，是我這封書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衆頭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書上卻是怎地差錯？」吳學究道：「是我一時只顧其前，不顧其後，書中有個老大脫卯。」蕭讓便道：「小生寫得字體和蔡太師字體一般，語句又不曾差了，請問軍師不知那一處脫卯？」金大堅又道：「小生雕的圖書亦無纖毫差錯，怎地見得有脫卯處？」

吳用說道：「早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仔細，見不到處，纔使的那個圖書不是玉筯篆文「翰林蔡京」四字，只是這個圖書便是教戴宗喫官司！」金大堅便道：「小弟每每見蔡太師書，絨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樣圖書。今次雕得無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道：「你衆位不知，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卻使個諱字圖書，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此人到江州必被盤詰，問出實情，卻是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趕喚他回來別寫，如何？」吳學究道：「如何趕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可救他兩個。」晁蓋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吳學究便向前與晁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主將便可暗傳下號令與衆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誤了日期。」衆多好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

## 第二十八 白龍廟小聚會

戴宗扣着日期，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期回來，好生歡喜；先取酒來賞了三鍾，親自接了回書，便道：『你會見我太師麼？』戴宗稟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會見得恩相。』知府拆開封皮，看見前面說：『信籠內許多物件，都收了……』中間說：『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人員連夜解上京師，沿途休教走失……』書尾說：『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府看了喜不自勝，叫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面分付教造陷車，商量差人解發起身。

蔡九知府催併合成陷車，過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道：『無爲軍黃通判特來相探。』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又送些禮物，時新酒菓。知府謝道：『累承厚意，何以得當。』黃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掛齒。』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黃文炳道：『相公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午書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師，通判只在早晚奏過今上，陞擢高任，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主薦，那個入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觀看家書，顯得下官不謬。』黃文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敢擅看，如若相託，求借一觀。』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有何妨。』便令從人取過家書遞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來看了封皮，只見圖書新鮮。黃文炳搖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知府道：『通判錯矣，此是家尊親手筆迹，真正字體，如何不是真的。』黃文炳道：『相公容覆，往常家書來時，曾有這個圖書麼？』知府道：『往常來的家書，卻不曾有這個圖書，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一定是圖書匣在手。』

邊，就便印了這個圖書在封皮上。」黃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瞞過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學得些？只是這個圖書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出來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會見。如今陸轉大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更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不常用諱字圖書。令尊太師恩相是個識窮天下高明遠見的人，安肯造次錯用相公不信小生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裏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休怪小生多說，因蒙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知府聽了說道：「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會到東京，一盤問便顯虛實。」知府留住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即陞廳，叫喚戴宗，有委用的事。當下做公的領了鈞旨，四散去尋。

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裏見了宋江，附耳低言，將前事說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請去酌杯。戴宗正在酒肆中喫酒，只見做公的四下來尋。當時把戴宗喚到廳上。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真個辦事未曾重重賞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連日事忙，未曾問得你個仔細。你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人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已晚，不知喚做甚麼門。」知府又道：「我家府裏門前，誰接着你留你在那裏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尋見一個門子，接了書入去。少刻門子出來，交收了信籠，着小人自己去尋客店裏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期，那裏敢再問備細，慌忙一逕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府裏那個門子，卻是多少年紀？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胖，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鬚的？」戴宗道：「小人到府裏時，天色黑了，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細，只覺不恁麼長，中等身材，敢是有些鬚鬚。」知府大怒，喝一聲：「拿下廳去！」傍邊走過十數個獄卒，牢子，將戴宗拖翻在當面。戴宗告道：「小人無罪！」知府喝道：「你這厮該死！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如今只是個小王看門，如何卻道他年紀大有鬚鬚，況兼門子小王不能入府堂裏去。」



但有各處來的書信，必須經蘇府堂裏張幹辦，方纔去見李都管，然後遞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也須得伺候三日。我這兩籠東西，如何沒個心腹的人出來問你個常便備細，就胡亂收了我昨日一時間倉卒，被你這廝瞞過了。你如今只好好招說，這封書那裏得來？」戴宗道：「小人一時心慌，要趕程途，因此不會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道：「胡說！這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廝！」獄卒牢子情知不好，覷不得面皮，把戴宗細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捱不過拷打，只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廝怎地得這封假書來？」

戴宗告道：「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走出那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綁縛上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卻饒了小人。情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裏卻寫這封書與小人回來脫身。一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卻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廝？」戴宗蘇他拷訊，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裏。」卻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兒誤了大事！」黃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爲黨，若不早除，必爲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個問成了招狀，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申奏。」黃文炳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者，朝廷見喜，知道相公幹這件大功；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見甚遠，下官自當動文書，親自保舉通判。」

次日，蔡九知府陸廳便喚當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疊了文案，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招款黏連了，一面寫了犯繇牌教來日押赴市曹斬首施行。自古「謀逆之人，決不待時。」斬了宋江戴宗，免致後患。」當案卻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卻無緣便救他，只替他叫得苦。當日稟道：「明日是個國家忌日，後日又是七月十五日，

——中元之節，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景命；直至五日後，方可施行。」原來黃孔目也別無良策，只圖與戴宗少延殘喘，亦是平日之心。蔡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飯後點起士兵和刀杖劊子，約有五百餘人，都在大牢門前伺候。已牌時候，獄官稟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黃孔目只得把犯絲牌呈堂，當廳判了兩個「斬」字，便將片蘆席貼起來。江州府衆多節級牢子，雖然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卻沒做道理救得他，衆人只替他兩個叫苦。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裏把宋江戴宗兩個，摳扎起；又將膠水刷了頭髮，網個鵝梨角兒，各插上一朵紅綾紙花，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喫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上利子。六七十個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推擁出牢門前來。

宋江和戴宗兩個面面相覷，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腳來跌，戴宗低了頭，只歎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壓肩疊背，何止一、二千人。押到市曹十字路口，團團鎗棒圍住，把宋江面南背北，將戴宗面北背南，兩個納坐下，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那衆人仰面看那犯絲牌，上寫道：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泊強寇，通同造反，律斬。犯人一名戴宗，與宋江暗遞私書，勾結梁山泊強寇，通同謀反，律斬。監斬官江州府知府蔡某。

那知府勒住馬，只等報來。只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丐者，強要挨入法場裏看，衆士兵趕打不退。正相鬧間，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鎗棒賣藥的，也強挨將入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好不曉事，這是那裏，強挨入來，要看！」那夥使鎗棒的說道：「你倒鳥村，我們衢州撞府，那裏不會去到處看出人，便是京師天子殺人，也放人看你這小去處，砍得兩個人，鬧動了世界，我們便挨出來看一看，打甚麼鳥緊！」正和士兵鬧將起來。監斬官喝道：「且趕退去休放過來！」

鬧猶未了，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擔的脚夫，又要挨將入來。士兵喝道：「這裏出人，你挑那裏去！」那夥人說

道：「我們挑東西送與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何敢阻當我！」士兵道：「便是相公衙裏人，也只得去別處過一過。」那夥人就歇了擔子，都掣了匾擔，立在人叢裏看。只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挨入法場上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那裏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趕路程，可放我們過去。」士兵道：「這裏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趕路程，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得好，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裏鳥路，只是從這大路走。」士兵那裏肯放。那夥客人齊齊地挨定了不動。——四下裏吵鬧不住。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個報報道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兩勢下刀棒，劊子便去開枷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

說時遲，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字，數內一個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鑼兒，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下裏一齊動手。那時快，卻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卻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個行刑的劊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衆士兵急待把鎗去拗時，那裏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士兵便殺；西邊那夥使鎗棒的大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士兵獄卒，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輪起匾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看的人。北邊那夥客人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攔住了人。兩個客商鑽將入來，一個背了宋江，一個背了戴宗。其餘的人，也有取出弓箭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鎗來標的，原來扮客商的這夥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扮使鎗棒的便是燕順、劉唐、杜遷、宋萬、扮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那夥扮丐者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

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個頭領到來，帶領小嘍囉一百餘人，四下裏殺將起來。只見那人叢裏那個黑大漢，輪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等卻不認得，只見他第一個出力，殺人最多。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會說一個

黑旋風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個莽撞之人。」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那漢那裏肯應，火雜雜地掄着大斧只顧砍人。晁蓋便叫背宋江戴宗的兩個小嘍囉，只顧跟着那黑大漢走。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推倒擷翻的，不計其數。衆頭領撇了車輛擔杖，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發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趕近前。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人。晁蓋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那漢那裏來聽，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

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滔滔一派大江，卻無了旱路。晁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裏。」衆人都到來看時，靠江邊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地閉着。黑大漢兩斧砍開，便捨入來。晁蓋衆人看時，兩邊都是老檜蒼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額上四個金書大字，寫道：「白龍神廟。」小嘍囉把宋江戴宗背到廟裏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見了晁蓋，衆人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勸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這個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宋江道：「這個便是叫做黑旋風李逵，他幾番就要大牢裏放了我，卻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他。」晁蓋道：「卻是難得這個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花榮便叫：「且將衣服與俺二位兄長穿了。」

正相聚間，只見李逵提着雙斧，從廊下走出來。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裏去？」李逵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巨耐那厮見神見鬼，白日把烏廟門關上，我指望拿他來祭門，卻尋那厮不見。」宋江道：「你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斧，望着晁蓋跪了一跪，說道：「大哥，休怪鐵牛蠢鹵。」與衆人都相見了，卻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兩個大家歡喜。花榮便道：「哥哥，你教衆人只顧跟着李大哥走，如今來到這裏，前面又是大江攔截住，斷頭路了，卻又沒有一隻船接應，倘或城中官軍趕殺出來，卻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逵便道：「不

要慌！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和那個烏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快活！戴宗此時方纔甦醒，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裏有五七千軍馬，若殺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遠望隔江那裏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兄弟三個，趁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衆人，如何？』晁蓋道：『此計是最上着！』

當時阮家三弟兄都脫剝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鑽入水裏去。約莫赴開得半里之際，只見江面上溜頭流下三隻棹船，吹風唿哨飛也似搖將來。衆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數個人，都手裏拿着軍器，衆人卻慌將起來。宋江聽得說了，便道：『我命裏這般合苦也！』奔出廟前看時，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條大漢，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頭上挽個穿心紅一點髻兒，下面拽起條白絹水襖，口裏吹着唿哨。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張順。宋江連忙便招手，叫道：『兄弟救我！』張順等見是宋江，大叫道：『好了！』飛也似搖到岸邊。三阮看見，退赴過來。一行衆人都上岸來到廟前。宋江看見張順自引十數個壯漢在那隻船頭上，張橫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帶十數個莊客，在一隻船上；第三隻船上，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帶十數個賣鹽火家，都各執鎗棒上岸來。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降，哭拜道：『自從哥哥喫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無路可救，近日又聽得拿了戴院長，李大哥又不見面，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引到穆太公莊上，叫了許多相識，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裏，不敢拜問這夥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麼？』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這個便是晁蓋哥哥，你等衆位都來廟裏敘禮則個！』

張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龍廟聚會。

## 第二十九 無爲軍

江州城外白龍廟中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救得宋江戴宗，正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劉唐燕順杜遷宋萬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共計一十七人，領帶着八九十個悍勇壯健小嘍囉。薄陽江上來接應的好漢，張順張橫李俊李立程弘程春董威董猛薛永九籌好漢，也帶四十餘人，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攆三隻大船前來接應。城裏黑旋風李逵引衆人殺至潯陽江邊兩路救應。——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都在白龍廟裏聚義。只聽得小嘍囉報道：『江州城裏軍兵，擂鼓搖旗，鳴鑼發喊，追趕到來。』那黑旋風李逵聽得，大吼了一聲，提兩把板斧，先出廟門。衆好漢吶聲喊，都挺手中軍器，齊出廟來迎敵。劉唐朱貴先把宋江戴宗護送上船，李俊同張順三阮整頓船隻。就江邊看時，見城裏出來的官軍約有五千馬軍，當先都是頂盔衣甲，全副弓箭，手裏都使長鎗，背後步軍簇擁，搖旗吶喊，殺奔前來。這裏李逵當先輪着板斧，赤條條地飛奔砍將入去，背後便是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將擁護。花榮見前面的軍馬都托住了鎗，只怕李逵着傷，偷手取弓箭出來，搭上箭，拽滿弓，望着爲頭領的一個馬軍，颯地一箭，只見翻筋斗射下馬去。那一夥馬軍喫了一驚，各自奔命，撥轉馬頭便走，倒把步軍先衝倒了一半。這裏衆多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殺得那官軍屍橫野爛，血染江紅，直殺到江州城下。城上策應官軍早把擂木炮石打將下來。官軍慌忙入城關上城門，好幾日不敢出來。衆多好漢拖轉黑旋風，回到白龍廟前下船。晁蓋整點衆人完備，都叫分頭下船，開江便行。卻值順風，拽起風帆，三隻大船載了許多人馬頭領，卻投穆太公莊上來。一帆順風，早到岸邊埠頭。一行衆人都上岸來。穆弘邀請

衆好漢到莊內堂上，穆太公出來迎接。宋江等衆人都相見了。太公道：「衆頭領連夜勞神，且請客房中安歇，將息貴體。」各人且去房裏暫歇，將養整理衣服器械。

當日穆弘叫莊客宰了一頭黃牛，殺了十數個豬羊雞鵝魚鴨，珍肴異饌，排下筵席，管待衆頭領。飲酒中間，說起許多情節。晁蓋道：「若非是二哥衆位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於縲紲！」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卻打從那條路上來？」李逵道：「我自只揀人多處殺將去，他們自要跟我來，我又不曾叫他。」衆人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衆人道：「小人宋江若無衆好漢相救時，和戴院長皆死於非命。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髓，幾番唆毒要害我們，這冤讎如何不報？怎地啓請衆位好漢，再做個天大人情，去打了一無爲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與宋江消了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似此奸賊已有隄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並林冲秦明都來報讎，也未爲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殺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癡想，只是趁這個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徑，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個人去那裏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起身說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衆人，自去了。

宋江自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一事，整頓軍器鎗刀，安排弓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隄備已了。只見薛永去了兩日，將帶一個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宋江便問道：「賢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慣習鎗棒，會拜薛永爲師。人見他黑瘦輕捷，因此喊他做通臂猿。見在這無爲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見了，就請在此。」宋江大喜，便教

同坐商議。宋江便問江州消息，無爲軍路徑如何。薛永說道：「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百姓，被殺死有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門日中後便關，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哥哥被害一事，到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廝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慌，曉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爲軍打聽，正撞見這個兄弟出來喫飯，因是得知備細。」

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健道：「小人自幼只愛習學鎗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小人來他家做衣服，因出來遇見師父，提起仁兄大名，說起此一節事來。小人要結識仁兄，特來報知備細。這黃文炳有個嫡親哥哥，喚做黃文燁，與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這黃文燁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那無爲軍城中都叫他做黃面佛。這黃文炳雖是罷閒通判，心裏只要害人，慣行歹事，無爲軍都叫他做黃蜂刺。他兄弟兩個分開做兩院住，只在一條巷內出入。靠着門裏便是他家。黃文炳貼着城住，黃文燁近着大街。小人在那裏做生活，卻聽得黃通判回家來說：「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瞞過了，卻是我點撥他，教知府先斬了，然後奏去。」黃文燁聽得說時，只在背後罵，說道：「又做這等短命促搭的事！於你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時，報應只在目前，卻不是反招其禍！」這兩日聽得劫了法場，好生喫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與他計較，尙兀自未回來。」

宋江道：「黃文炳隔着他哥哥家有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開，如今只隔着中間一個菜園。」宋江道：「黃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幾房頭？」侯健道：「男子婦人通有四五十口。」宋江道：「天教我報仇，特地送這個人來。雖是如此，全靠衆兄弟維持。」衆人齊聲應道：「當以死向前！正要驅除這等賊濫奸惡之人，與哥哥報讎雪恨！」宋江又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個，卻與無爲軍百姓無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不仁。衆弟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裏，我有一計，只望衆人扶助扶助。」衆頭領齊聲道：「專聽



哥哥指教。」

宋江道：「有煩穆太公對付八九十個布袋，又要百十束蘆柴，用着五隻大船，兩隻小船，夾及張順李俊駕兩隻小船，五隻大船上用着張橫三阮童威和識水的人護船，此計方可。」穆弘道：「此間蘆葦、油柴、布袋，都有。我莊上的人都會使水駕船，便請哥哥行事。」宋江道：「卻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勝先去無爲軍城中藏了，來日三更二點爲期，只聽門外放起帶鈴鶉鴿，便教白勝上城策應，先插一條白絹號帶，近黃文炳家，便是上城去處。」再教石勇杜遷扮做丐者，去城門邊左近埋伏，只看火爲號，便要下手殺把門軍士。李俊張順只在江面上往來巡綽，等候策應。宋江分撥已定，薛永白勝侯健先自去了。隨後再是石勇杜遷扮做丐者，身邊各藏了短刀暗器，也去了。這裏自一面扛擡沙土布袋和蘆葦油柴上船裝載。

衆好漢至期，各各拴束了身上，都準備了器械，船艙裏埋伏軍漢。衆頭領分撥下船：晁蓋宋江花榮在童威船上；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在張橫船上；戴宗劉唐黃信在阮小二船上；呂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上。只留下朱貴宋萬在穆太公莊上看理江州城裏消息。先使童猛棹一隻打魚快船前去探路，小嘍囉并軍健都伏在艙裏。火家莊客水手撐駕船隻，當夜密地望無爲軍來。此時正是七月盡天氣，夜涼風靜，月白風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約莫初更前後，大小船隻都到無爲江岸邊。揀那有蘆葦深處，一字兒纜定了船隻。只見那童猛回船來報道：「城裏並無些動靜。」宋江便叫手下衆人把這沙土布袋和蘆葦乾柴都搬上岸，望城邊來聽那更鼓時，正打二更。宋江叫小嘍囉各各拴了沙土布袋并蘆柴，就城邊堆垛了。衆好漢各挺手中軍器，只留張橫三阮兩童守船接應，其餘頭領都奔城邊來。望城上時，約離北門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放起帶鈴鶉鴿。只見城上一條竹竿，縛着白號帶，風飄起來。宋江見了，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土布袋，分付軍漢一面挑擔蘆葦油柴上城。只見白勝已在那裏接應等候，把手指與衆軍漢道：「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宋

江問白勝道：『薛永侯健在那裏？』白勝道：『他兩個潛入黃文炳家裏去了，只等哥哥到來。』宋江又問道：『你會見石勇杜遷麼？』白勝道：『他兩個在城門邊左近伺候。』

宋江聽罷，引了衆好漢下城來，逕到黃文炳門前，只見侯健閃在房簷下。宋江喚來，附耳低言道：『你去將菜園門開了，放他軍士把蘆葦油柴堆放裏面，可教薛永尋把火來點着，卻去敲黃文炳門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什物搬來寄頓。』敲得門開，我自自有擺布。』宋江教衆好漢分幾個把住兩頭，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軍漢把蘆柴搬堆在裏面，侯健就討了火種，遞與薛永，將來點着。侯健便閃出來，卻去敲門，叫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搬來寄頓，快開門則個。』裏面聽得便起來看時，望見隔壁火起，連忙開門出來。晁蓋宋江等，嗚嗚喊殺將入去。衆好漢亦各動手，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把黃文炳一門內外大小四五十口盡皆殺了，不留一人，只不見了文炳一個。衆好漢把他從前酷害良民積攢下許多家私金銀收拾俱盡，大哨一聲，衆多好漢都扛了箱籠家財，卻奔城上來。

石勇杜遷見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殺把門的軍人，卻見前街鄰舍，拿了水桶梯子，都奔來救火。石勇杜遷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們是梁山泊好漢，數千至此，來殺黃文炳一門良賤，與宋江戴宗報讎，不干你百姓事，你們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來管閒事。』衆鄰舍有不信的，立住了脚看。只見黑旋風李逵輪起兩把板斧，着地捲將來，衆鄰舍方纔吶聲喊，擡了梯子，水桶一闕都走了。這邊後巷也有幾個守門軍漢，帶了些人，挖了麻搭火鉤，都奔來救火。早被花榮張起弓，當頭一箭，射翻了一個。李逵大喝道：『要死的便來救火。』那夥軍漢一齊都退去了。只見薛永拿着火把，便就黃文炳家裏，前後點着，亂亂雜雜火起。當時李逵砍斷鐵鎖，大開城門。一半人從城上出去，一半人從城門下出去。只見三阮張童都來接應，合做一處，扛擡財物上船，無爲軍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殺死無數的人，如何敢出來追趕，只得迴避了。這宋江一行衆好漢，只恨拿着不着黃文炳。

都上了船，搖開了，自投穆弘莊上來。

江州城裏望見無爲軍火起，蒸天價紅，滿城中都講動，只得報知本府。這黃文炳正在府裏議事，聽得報說了，慌忙來稟知府道：『敝鄉失火，急欲回家看覷。』蔡九知府聽得，忙叫開城門，差一隻官船相送。黃文炳謝了知府，隨即出來，帶了從人，慌速下船，搖開江面，望無爲軍來，看見火勢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紅，梢公說道：『這火只是北門裏火。』黃文炳見說了，心裏越慌，看看搖到江心裏，只見一隻小船從江面上搖過去了，少時，又是一隻小船搖將過來，卻不徑過，望着官船直撞將來。從人喝道：『甚麼船敢如此直撞來！』只見那小船上一條大漢跳起來，手裏拿着撓鉤，口裏應道：『去江州報失火的船。』黃文炳便鑽出來，問道：『那裏失火？』那大漢道：『北門黃通判家被梁山泊好漢殺了一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燒着哩。』黃文炳失口叫聲苦，不知高低。那大漢聽了，一撓鉤搭住了船，便跳過來。黃文炳是個乖覺的人，早瞧了一分，便奔船梢後走，望江邊躡身便跳。只見當前又一隻船，水底下早鑽過一個人，把黃文炳劈腰抱住，攔頭掀起，扯上船來。船上那個大漢早來接應，便把麻索綁了。水底下活捉了黃文炳的，便是浪裏白條張順。船上把撓鉤的，便是混江龍李俊。兩個好漢立在船上。那搖官船的梢公只顧下拜。李俊說道：『我不殺你們，只顧捉黃文炳這廝，你們自回去，說與蔡九知府，那賊驢知道，俺梁山泊好漢們權寄下他那顆驢頭，早晚便要來取。』梢公戰抖的道：『小人去說。』

李俊張順拿了黃文炳過自己的小船上，放那官船去了。兩個好漢棹了兩隻快船，逕奔穆弘莊上。早搖到岸邊，望見一行頭領都在岸上等候，搬運箱籠上岸。見說，拿得黃文炳，宋江不勝之喜，衆好漢一齊心中大喜，說：『正要此人見面！』李俊張順早把黃文炳帶上岸。衆人看了，監押着，離了江岸，到穆太公莊上來。朱貴朱萬接着衆人，入到莊裏草廳上坐了。宋江把黃文炳剝了溼衣服，綁在柳樹上，請衆頭領團團坐定。宋江叫取一壺酒來，與衆人把盞。上自晁蓋，下至白勝，共是三十位好漢，都把遍了。宋江大罵：『黃文炳，你這廝，我與你往日無冤，

近日無讎，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殺我兩個！你既讀聖賢之書，如何要做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與你有殺父之讎，你如何定要謀我！你哥哥黃文燁與你這廝一母所生，他怎恁般修善久聞，你那城中都稱他做黃面佛，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這廝在鄉中只是害人——交結權勢，浸潤官長，欺壓良民——我知道無爲軍人民都叫你做黃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個刺。」黃文炳告道：「小人已知過失，只求早死！」晁蓋喝道：「你那賊驢怕你不死，你這廝早知今日，悔不當初！」

宋江便問道：「那個兄弟替我下手？」只見黑旋風李逵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廝！」衆多好漢看割了黃文炳，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只見宋江先跪在地下，衆頭領慌忙都跪下，齊道：「哥哥有甚事，但說不妨，兄弟們敢不聽！」宋江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學吏，初世爲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奈緣力薄才疎，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苦苦相留，宋江因守父親嚴訓，不曾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潯陽江上，又遭際許多豪傑，不想小可不才，一時間酒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衆位豪傑不避凶險，來虎穴龍潭，力救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讎。如此犯下大罪，鬧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繇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衆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只恐事發反遭……」說言未絕，李逵先跳起來，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喫我一鳥斧，砍做兩截便罷！」宋江道：「你這般蠱惑說話，全在各弟兄們心肯意肯，方可同去。」衆人議論道：「如今殺死了許多官軍人馬，鬧了兩處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軍馬來擒獲。今若不隨哥哥去，同死同生，卻投那裏去？」

宋江大喜，謝了衆人。當日先叫朱貴和宋萬前回山寨裏去報知，次後分作五起進程。頭一起便是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第二起便是劉唐、杜遷、石勇、薛永、侯健，第三起便是李俊、李立、呂方、郭盛、童威、童猛，第四起便是黃信、張順、張橫、阮家三弟兄，第五起便是穆弘、穆春、燕順、王矮虎、鄭天壽、白勝。五起二十八個頭領，帶了一千人

等，將這所得黃文炳家財，各各分開，裝載上車子。穆弘帶了穆太公并家小人等，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莊客數內有不願去的，都齋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有願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陸續去了，已自行動。穆弘收拾莊內已了，放起十數個火把，燒了莊院，撇下了田地，自投梁山泊來。

五起人馬登程，節次進發，只隔二十里而行。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五騎馬，帶着車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做黃門山。宋江在馬上與晁蓋道：「這座山生得形勢怪惡，莫不有大夥在內？可着人催趲後面人馬上來，一同過去。」

說猶未了，只見前面山嘴上鑼鳴鼓響。宋江道：「我說麼！且不要走動，等後面人馬來，好和他廝殺。」花榮便拈弓搭箭在手，晁蓋戴宗各執朴刀，李逵拿着雙斧擁護着宋江，一齊趨馬向前，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個小嘍囉，當先簇擁出四籌好漢，各挺軍器在手，高聲喝道：「你等大鬧了江州，劫掠了無爲軍，殺害了許多官軍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個等候你多時，會事的只留下宋江，都饒了你們性命！」宋江聽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說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無伸，今得四方豪傑，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處觸犯了四位英雄，萬望高擡貴手，饒恕殘生！」

那四籌好漢見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滾鞍下馬，撇下軍器，飛奔前來，拜倒在地下，說道：「俺弟兄四個只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大名，想殺也不能個見面，俺聽知哥哥在江州爲事，喫官司，我弟兄商議定了，正要來劫牢，只是不得個實信。前日使小嘍囉直到江州來打聽，回來說道：『已有多少好漢鬧了江州，劫了法場，救出往揭陽鎮去了。』後又燒了無爲軍，劫掠黃通判家。」料想哥哥必從這裏來，節次使人路中來探望，猶恐未真，故作此一番詰問，衝撞哥哥，萬勿見罪。今日幸見仁兄，小寨裏略備薄酒粗食，權當接風，請衆好漢同到敵寨，盤桓片時。」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漢，逐一請問大名。爲頭的那人，姓歐，名鵬，祖貫是黃州人氏，守把大江軍戶，因惡

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熬出這個名字，喚做糜雲金翅。第二個好漢，姓蔣，名敬，祖貫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舉子出身，科舉不第，棄文就武，頗有謀略，精通書算，積萬累千，纖毫不差，亦能刺鎗，使棒布陣排兵，因此人都喚他做神算子。第三個好漢，姓馬，名麟，祖貫是金陵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閒漢出身，吹得雙鐵笛，使得好大滾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喚做鐵笛仙。第四個好漢，姓陶，名宗旺，祖貫是光州人氏，莊家田戶出身，能使一把鐵鍬，有的氣力，亦能使鎗輪刀，因此人都喚做是九尾龜。這四籌好漢，接住宋江、小嘍囉早捧過菓盒，一大壺酒，兩大盤肉，托來把盞。先遞晁蓋、宋江，次遞花榮、戴宗、李逵。與衆人都相見了一面，遞酒。沒兩個時辰，第二起頭領又到了，一個個盡都相見，把盞已遍，邀請衆位上山。兩起十位頭領，先來到黃門山寨內。那四籌好漢，便叫樵牛、宰馬，管待，卻教小嘍囉陸續下山接請後面三起——十八位頭領——上山來筵宴。未及半日，三起好漢已都來了，盡在聚義廳上筵席相會。

宋江飲酒中間，在席上閒話道：「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上梁山泊去，一同聚義。未知四位好漢肯棄了此處，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四位好漢齊答道：「若蒙二位義士不棄貧賤，情願執鞭隨鐙。」宋江、晁蓋大喜，便說道：「既是四位肯從大義，便請收拾起程。」衆多頭領俱各歡喜，在山寨住了一日，過了一夜。次日，宋江、晁蓋仍舊做頭一起，下山進發先去，次後依例而行，只隔着二十里遠近。四籌好漢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帶領了小嘍囉三五百人，便燒毀了寨柵，隨作第六起登程。宋江又合得這四個好漢，心中甚喜，於路在馬上對晁蓋說道：「小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些驚恐，卻也結識得這許多好漢。今日同哥哥上山去，這回只得死心塌地與哥哥同死同生。」一路上說着閒話，不覺早來到朱貴酒店裏了。

守山寨的頭領吳用、公孫勝、林冲、秦明和兩個新來的蕭讓、金大堅已得朱貴、宋萬先回報知，每日差小頭目、棹船出來酒店裏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灘上岸，搥鼓吹笛，衆好漢們都乘馬轎迎上寨來。到得關下，軍師、吳學

究等六人把了接風酒，都到聚義廳上，焚起一爐好香。晁蓋便請宋江爲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那裏肯，便道：『哥哥差矣，感蒙衆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卻讓不才？若要堅執，如此相讓，宋江情願就死。』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干係，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衆？你正該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誰坐？』宋江道：『仁兄論年齡，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再三推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公孫勝坐了第四位。宋江道：『休分功勞高下，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新到頭領去右邊客位上坐。待日後出力多寡，那時另行定奪。』衆人齊道：『此言極當。』左邊一帶：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右邊一帶：（論年甲次序，互相推讓。）花榮、秦明、黃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燕順、呂方、郭盛、蕭讓、王矮虎、薛永、金大堅、穆春、李立、歐鵬、蔣敬童、威童、猛馬、麟、石勇、侯健、鄭天壽、陶宗旺。共是四十位頭領坐下，大吹大擂，且喫慶喜筵席。

宋江說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謠言一事，說與衆頭領：『叵耐黃文炳那廝，事又不干他己，卻在知府面前將那京師童謠解說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不是個「宋」字。「刀兵點水工」，興動刀兵之人，必是三點水着個「工」字，不是個「江」字。這個正應宋江身上。那後兩句道：「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合主宋江造反在山東。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長又傳了假書，以此黃文炳那廝攬撥知府，只要先斬後奏。若非衆好漢救了，焉得到此！』李逵跳將起來道：『好哥哥正應着天上的言語，雖然喫了他些苦，黃文炳那賊也喫我割得快活，放着我們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恁地！晁蓋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國師，我們都做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裏快活，卻不好！——不強似這個烏水泊裏！』戴宗連忙喝道：『鐵牛，你這廝胡說！你今日既到這裏，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兒，須要聽兩位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亦不許你胡言亂語，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這顆頭來爲』

令，以警後人！李逵道：『阿呀！若割了我這顆頭，幾時再長得一個出來！我只喫酒便了！』衆多好漢都笑。宋江又題起拒敵官軍一事，說道：『那時小可初聞這個消息，好不驚恐；不期今日輪到宋江身上！』吳用道：『兄長當初依了兄弟之言，只住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這都是天數註定如此！』宋江道：『黃安那厮如今在那裏？』晁蓋道：『那厮住不穀兩三個月，便病死了！』宋江嗟歎不已。

當日飲酒，各各盡歡。晁蓋先叫安頓程太公一家老小，叫取過黃文炳的家財賞勞了衆多出力的小嘍囉；取出原將來的信籠交還戴院長收用。戴宗那裏肯要，定教收放在庫內公支使用。晁蓋叫衆多小嘍囉參拜了新頭領李俊等，都參見了。連日山寨裏殺牛宰馬，作慶賀筵席。

晁蓋教山前山後各撥定房屋居住；山寨裏再造起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對衆頭領說道：『小可宋江自蒙救護上山，到此連日飲宴，甚是快樂，不知老父在家正是何如？即日江州申奏京師，必然行移濟州，着落鄆城縣追捉家屬，比捕正犯，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念，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絕掛念，不知衆弟兄還肯容否？』晁蓋道：『賢弟，這件是人倫中大事，不成我和你受用快樂，倒教家中老父喫苦如何？不依賢弟，只是衆兄弟們連日辛苦，寨中人馬未定，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人馬，一逕去取了來！』宋江道：『仁兄，再過幾日不妨，只恐江州行文到濟州，追捉家屬，以此事不宜遲。今也不須點多人去，只宋江潛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連夜上山來，那時鄉中神不知，鬼不覺，若還多帶了人伴去，必然驚嚇鄉里，反招不便。』晁蓋道：『賢弟路中倘有疎失，無人可救。』宋江道：『若爲父親，死而無怨。』當日苦留不住。宋江堅執要行，便取個氈笠帶了，提條短棒，腰帶利刀，便下山去。衆頭領送過金沙灘自回。



### 第三十天書

宋江過了渡，到朱貴酒店裏上岸，出大路投鄆城縣來；路上少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一日，奔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趨行，到宋家村時卻早。且在林子裏伏了，等待到晚，卻投莊上來敲後門。莊裏聽得，只見宋清出來開門，見了哥哥，喫那一驚慌，忙道：「哥哥，你回家來怎地？」宋江道：「我特來家取父親和你。」宋清道：「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這裏都知道了。本縣差下這兩個都頭，每日來勾取，管定了我們，不得轉動。只等江州文書到來，便要捉我們父子二人下在牢裏監禁，聽候拿你。日裏夜間，一二百士兵巡綽，你不宜遲，快去梁山泊請下衆頭領來救父親並兄弟。」宋江聽了，驚得一身冷汗，不敢進門，轉身便走，奔梁山泊路上來。是夜，月色朦朧，路不分明。宋江只顧揀僻靜小路去處走，約莫也走了一個更次，只聽得背後有人發喊起來。宋江回頭聽時，只隔一、二里路，看見一簇火把，只聽得叫道：「宋江，休走！」

宋江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不聽晁蓋之言，果有今日之禍。皇天可憐，垂救宋江則個。」遠遠望見一個去處，只顧走。少間，風掃薄雲，現出那個明月。宋江方纔認得仔細，叫聲苦，不知高低，看了那個去處，有名喚做還道村。原來圍圍都是高山峻嶺，山下一遭澗水，中間單單只一條路。入來這村，左來右去走，只是這條路，更沒第二條路。

宋江認得這個村口，欲待回身，卻被背後趕來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奔入村裏來，尋路躲避，抹過一座林子，早看見一所古廟，雙手只得推開廟門，乘着月光入進廟裏來，尋個躲避處。前殿後

殿相了一回，安身不得，心裏越慌。只聽得外面有人道：『都管只走在這廟裏！』宋江聽得是趙能聲音，急沒躲處，見這殿上一所神廚，宋江揭起帳幔，望裏面探身，便鑽入神廚裏，安了短棒，做一堆兒伏在廚內，身體把不住簌簌地抖。只聽得外面拿着火把，將人來。宋江在神廚裏一頭抖，一頭偷眼看時，趙能趙得引着四五十人，拿着火把，各到處照。看看上殿來，宋江抖道：『我今番走了死路，望神明庇佑則個……神明庇佑……神明庇佑……』一個個都走過了，沒人看着神廚裏。宋江抖定道：『可憐天！』只見趙得將火把來神廚裏一照，宋江抖得幾乎死去，趙得一隻手將朴刀，捍挑起神帳，上下把火，只一照，火烟沖將起來，沖下一片黑塵來，正落在趙得眼裏，眯了眼，便將火把丟在地下，一脚踏滅了，走出殿門外來，對土兵們道：『這厮不在廟裏。——別又無路，卻走向那裏去了？』衆土兵道：『多應這厮走入村中山林裏去了。這裏不怕他走脫，這個村喚做還道村，只有這條路出入，裏面雖有高山林木，卻無路上得去，都頭只把住村口，他便會插翅飛上天去也，走不脫了。待天明，村裏去細細搜捉。』趙能趙得道：『也是。』引了土兵出殿去了。宋江抖定道：『卻不是神明庇佑，若還得了性命，必當重修廟宇，再塑……』只聽得有幾個土兵在廟門前叫道：『都頭在這裏了！』趙能趙得和衆人又搶入來。宋江簌簌地又把不住抖。趙能到廟前問道：『在那裏？』土兵道：『都頭，你來看，廟門上兩個塵手跡，一定是卻纔推開廟門，閃在裏面去了。』趙能道：『說得是，再仔細搜一搜看。』

這夥人再入廟裏來搜時，宋江這一番抖，真是幾乎休了。那夥人去殿前殿後搜遍，只不曾翻過磚來。衆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照上殿來。趙能道：『多是只在神廚裏，卻纔兄弟看不仔細，我自照一照看。』一個土兵拿着火把，趙能便揭起帳幔，五七個人伸頭來看，不看萬事俱休，纔看一看，只見神廚裏捲起一陣惡風，將那火把都吹滅了，黑騰騰罩了廟宇，對面不見。趙能道：『卻又作怪，平地裏捲起這陣惡風來，想是神明在裏面定噴怪。我們只管來照，因此起這陣惡風顯應。我們且去罷，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來尋。』趙得道：『只是神廚裏不會

看得仔細，再把鎗去擲一擲。」趙能道：「也是。」兩個卻待向前，只聽得殿前又捲起一陣怪風，吹得飛砂走石，滾將下來，搖得那殿宇岌岌地動，罩下一陣黑雲，布合了上下。冷氣侵人，毛髮豎起。趙能情知不好，叫了趙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樂。」衆人一閃都奔下殿來，望廟門外跑走。有幾個擲翻了的，也有閃腦腿的，爬得起來，奔命走出廟門，只聽得廟裏有人叫：「饒恕我們！」趙能再入來看時，兩三個士兵跌倒，在龍墀裏被樹根鈎住了衣服，死也掙不脫，手裏丟了朴刀，扯着衣裳叫饒。宋江在神廚裏聽了，又抖又笑。趙能把士兵衣服解脫了，領出廟門去。有幾個在前面的士兵說道：「我說這神道最靈，你們只管在裏面纏障，引得小鬼發作起來，我們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須不喫他飛了去。」趙能趙得道：「說得是，只消村口四下裏守定。」衆人都望村口去了。

宋江在神廚裏，口稱慚愧道：「雖不被這廝們拿了，卻怎能殺出村口去……」正在廚內尋思，百般無計，只聽得後面廊下有人出來。宋江又抖道：「又是苦也，早是不鑽出去。」只見兩個青衣童子，逕到廚邊，舉口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請星主說話。」宋江那裏敢做聲答應。外面童子又道：「娘娘有請，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應。外面童子又道：「宋星主，休再遲疑，娘娘久等。」宋江聽得鶯聲燕語，不是男子之音，便從神椅底下鑽出來。看時，卻是兩個青衣女童侍立在牀邊。宋江喫了一驚，卻是兩個泥神，只聽得外面又說道：「宋星主，娘娘有請。」宋江分開帳幔，鑽將出來，只見是兩個青衣螺髻女，童齊齊躬身，各打個稽首。宋江問道：「二位仙童，自何而來？」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請星主赴宮。」宋江道：「仙童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麼星主。」青衣道：「如何差了？請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麼娘娘，亦不曾拜識，如何敢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詢問。」宋江道：「娘娘在何處？」青衣道：「只在後面宮中。」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隨後跟下殿來，轉過後殿側首一座子牆角門，青衣道：「宋星主，從此間進來。」宋江跟入角門來看時，星月滿天，香風拂拂，四下裏都是茂林脩竹。宋江尋思道：「原來這廟後又有這個去處。早知如此，卻不來這裏躲避，不受那許多驚恐。」宋江行時，

覺得香塢兩行，夾種着大松樹，都是合抱不交的；中間平坦一條龜背大街。宋江看了，暗暗尋思道：「我到不想古廟後有這般好路徑！」跟着青衣，行不過一里來路，聽得潺潺的澗水響；看前面時，一座青石橋，兩邊都是朱欄杆，岸上栽種奇花異草，蒼松茂竹，翠柳天桃；橋下翻滾滾雪般的水流，從石洞裏去。過得橋基，看時兩行奇樹，中間一座大朱紅櫺星門。

宋江入得櫺星門看時，擡頭見一所宮殿。宋江尋思道：「我生居郟城縣，不曾聽得說有這個去處！」心中驚恐，不敢動脚。青衣催促，請星主行，一引引入門內，有個龍墀，兩廊下盡是朱紅亭柱，都掛着繡簾。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燈燭煒煌，青衣從龍墀內一步步引到月臺上，聽得殿上階前又有幾個青衣道：「娘娘有請，星主進來。」宋江到大殿上，不覺肌膚戰慄，毛髮倒豎。下面都是龍鳳磚階，青衣入簾內奏道：「請至宋星主在階前。」宋江到簾前御階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稱：「臣乃下濁庶民，不識聖上，伏望天慈俯賜憐憫！」

御簾內傳旨，教請宋星主坐。宋江那裏敢擡頭，教四個青衣扶上錦墩坐。宋江只得勉強坐下。殿上喝聲：「捲簾。」數個青衣早把珠簾捲起，搭在金鈎上。娘娘問道：「宋星主別來無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不敢面覲聖容。」娘娘道：「星主既然如此，不必多禮。」宋江恰纔敢擡頭，看見殿上金輿交輝，點着龍燈鳳燭，兩邊都是青衣女童，持笏捧圭，執旌擎扇侍從。正中七寶九龍牀上坐着那個娘娘，身穿金縷絳綃之衣，手乘白玉圭璋之器，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口中說道：「請星主到此。」命童子獻酒。兩下青衣女童執着蓮花寶瓶，捧酒過來，斟在杯內。一個爲首的女童執杯遞酒來勸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辭，接過杯，朝娘娘跪飲了一杯。宋江覺得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頂，甘露灑心。又是一個青衣捧過一盤仙棗來勸宋江。宋江戰兢兢，怕失了體面，伸着指頭取了一枚，就而食之，懷核在手。青衣又斟過一杯酒來勸宋江。宋江又一飲而盡。娘娘法旨，教再勸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過來勸宋江。宋江又飲了。仙女托過仙棗，又食了兩枚。共飲過三杯仙酒，三枚仙棗。宋江便

覺有些微醺；又怕酒後，醉失體面，再拜道：『臣不勝酒量，望乞娘娘免賜。』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飲酒，可止。』教「取那三卷「天書」賜與星主。」

青衣去屏風背後，青盤中托出黃羅襪子，包着三卷天書，遞與宋江。宋江看時，可長五寸，闊三寸，不敢開看，再拜祇受，藏於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爲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勿忘勿泄。』宋江再拜謹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爲星主魔心未斷，道行未完，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書，可以善觀熟視，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不可見。功成之後，便可焚之，勿留於世。所囑之言，汝當記取。目今天凡相隔，難以久留，汝當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他日瓊樓金闕，再當重會。』

宋江便謝了娘娘，跟隨青衣女童，下得殿庭來，出得櫺星門，送至石橋邊，青衣道：『恰纔星主受驚，不是娘娘護祐，已被擒拿。天明時，自然脫離了此難。——星主看石橋下水裏二龍相戲。』宋江凭欄看時，果見二龍戲水。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聲，卻撞在神廚內，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宋江爬將起來看時，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時分。宋江把袖子裏摸時，手內棗核三個，袖裏帕子包着天書，將出來看時，果是三卷天書，又只覺口裏酒香。宋江想道：『這一夢真乃奇異，似夢非夢，若把做夢來，如何有這天書在袖子裏，口中又酒香，棗核在手裏，說與我的言語都記得，不會忘了一句……不把做夢來，我自分明在神廚裏，一交擲將入來，有甚難見處……想是此間神聖最靈，顯化如此……只是不知是何神明。』揭起帳幔看時，九龍椅上坐着一位妙面娘娘，正和方纔一般。

宋江尋思道：『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閒人也。這三卷天書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天言，不會忘了。青衣女童道：「一天明時，自然脫離此村之厄。」如今天色漸明，我卻出去。」便探手去廚裏摸了短棒，把衣服拂

拭了，一步步走下殿來。從左廊下轉出廟前，仰面看時，舊牌額上刻着四個金字，道：『玄女之廟。』宋江以手加額稱謝道：『慚愧！原來是九天玄女娘娘傳授與我三卷天書，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覓再見天日之面，必當來此重修廟宇，再建殿庭，伏望聖慈俯垂護祐。』稱謝已畢，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來，離廟未遠，只聽得前面遠遠地喊聲連天。宋江尋思道：『又不濟了！——住了脚！——且未可出去，若到他面前，定喫他拿了，不如且在這裏路傍樹背後躲一躲。』卻纔閃得入樹背後去，只見數個士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把刀鎗拄着，一步步攔將入來，口裏聲聲都只叫道：『神聖救命則個！』宋江在樹背後看了尋思道：『卻又作怪！他們把着村口等我出來拿我，卻又怎地捨入來？』再看時，趙能也捨入來，口裏叫道：『神聖——神聖救命！』宋江道：『那厮如何恁地慌？』卻見背後一條大漢追將入來，那個大漢，上半截不着一絲，露出鬼怪般肉，手裏拿着兩把夾鋼板斧，口裏喝道：『舍鳥休走！』

遠觀不親，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风李逵。宋江想道：『莫非是夢裏應？』不敢走出去。那趙能正走到廟前，被松樹根只一絆，一交攔在地下。李逵趕上，就勢一脚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卻待要砍背後，又是兩簪好漢趕上來，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各挺一條朴刀，上首的是歐鵬，下首的是陶宗旺。李逵見他兩個趕來，恐怕爭功壞了義氣，就手把趙能一斧砍做兩半，連胸脯都砍開了，跳將起來，把士兵趕殺，四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來，背後只見又趕上三簪好漢，也殺將來，前面赤髮鬼劉唐，第二石將軍石勇，第三催命判官李立，這六簪好漢說道：『這廝們都殺散了，只尋不見哥哥，卻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樹背後一個人立在那裏！』宋江方纔敢挺身出來說道：『感謝衆兄弟們又來救我性命，將何以報大恩！』六簪好漢見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快去報與晁頭領得知！』石勇李立分頭去了。

宋江問劉唐道：『你們如何得知來這裏救我？』劉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來，晁頭領與吳軍師放心不

下，便叫戴院長隨卽下來探聽，哥哥下落。晁頭領又自己放心不下，再着我等衆人前來接應，只恐哥哥有些疎失。半路裏撞見戴宗道：『兩個賊驢，趕捕捉哥哥。』晁頭領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吳軍師、公孫勝、阮家三兄弟、呂方、郭盛、朱貴、白勝，看守寨柵。其餘兄弟都教來此間尋覓哥哥。聽得人說道：『趕宋江入還道村口了。』村口守把的這廝們盡數殺了，不留一個，只有這幾個奔進村裏來。隨卽李大哥追來，我等都趕入來，不想哥哥在這裏。說猶未了，石勇引將晁蓋、花榮、秦明、黃信、薛永、蔣敬、馬麟到來。李立引將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穆春、侯健、蕭讓、金大堅一行衆多好漢都相見了。宋江作謝衆位頭領。晁蓋道：『我叫賢弟不須親自下山，不聽愚兄之言，險些兒又做出來。』宋江道：『小可兄弟只爲父親這一事懸腸掛肚，坐臥不安，不由宋江不來取。』晁蓋道：『好教賢弟歡喜，令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遷、宋萬、王矮虎、鄭天壽、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宋江聽得大喜，拜謝晁蓋道：『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無怨。』

一時衆頭領各各上馬，離了還道村口。宋江在馬上，以手加額，望空頂禮，稱謝神明庇佑之力，容日專當拜還心願。一行人馬，逕回梁山泊來。吳學究領了守山頭領，直到金沙灘，都來迎接。前到得大寨聚義廳上，衆好漢都見了。宋江急問道：『老父何在？』晁蓋便叫請宋太公出來。不多時，鐵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轎，擡着宋太公到來。衆人扶策下轎，上廳來。宋江見了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再拜道：『老父驚恐，宋江做了不孝之子，負累了父親，喫驚受怕。』宋太公道：『叵耐趙能那廝兄弟兩個，每日撥人來守定了我們，只待江州公文到來，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聽得你在莊後敲門，此時已有八九個土兵在前面草廳上。續後不見了，不知怎地趕出去了。到三更時候，又有二百餘人把莊門開了，將我搭扶上轎，擡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箱籠，放火燒了莊院。那時不繇我問個緣繇，逕來到這裏。』宋江道：『今日父子團圓相見，皆賴衆兄弟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謝了衆頭領。晁蓋衆人都來參拜。宋太公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作賀宋公明父子團圓。當日盡歡方散。次

日又排筵席賀喜。大小頭領盡皆歡喜。

第三日，晁蓋又梯已備個筵席，慶賀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動公孫勝一個念頭：思憶老母在蘄州，離家日久了，未知如何。衆人飲酒之時，只見公孫勝起身對衆頭領說道：『感蒙衆位豪傑相待，貧道許多時，恩同骨肉；只是貧道自從跟着晁頭領到山，逐日宴樂，一向不曾還鄉看視老母——亦恐我真人本師懸望，欲待回鄉省視，一遭暫別，衆頭領三五個月，再回來相見，以滿貧道之願，免致老母望念懸望。』晁蓋道：『向日已聞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無人侍奉，今既如此說時，難以阻當，只是不忍分別。雖然要行，且待來日相送。』公孫勝謝了當日，盡醉方散，各自歸房安歇。次日早，就關下排了筵席，與公孫勝餞行。

公孫勝依舊做雲遊道人打扮了，腰裏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寶劍，肩膊上掛着棕笠，手中拿着鼈殼扇，便下山來。衆頭領接住，就關下筵席，各各把盞送別。餞行已遍，晁蓋道：『一清先生，此去難留，卻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當。百日之外，專望鶴駕降臨，切不可爽約。』公孫勝道：『重蒙列位頭領看待許久，貧道豈敢失信？回家參過本師真人，安頓了老母，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將帶幾個人去，一發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公孫勝道：『老母平生只愛清幽，喫不得驚嚇，因此不敢取來。家中自有田產山莊，老母自能料理。貧道只去省視一遭便來，再得聚義。』宋江道：『既然如此，專聽尊命，只望早早降臨爲幸。』晁蓋取出一盤黃白之資相送。公孫勝道：『不消許多，但只穀盤纏足矣。』晁蓋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裏，打個稽首，別了衆人，過金沙灘，便行，望蘄州去了。



### 第三十一 真假李逵

衆頭領席散，卻待上山，只見黑旋風李逵就闌下放聲大哭起來。宋江連忙問道：「兄弟，你如何煩惱？」李逵哭道：「干鳥氣麼！這個也去取爺，那個也去望娘，偏鐵牛是土掘坑裏鑽出來的。」晁蓋便問道：「你如今待要怎地？」李逵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裏。我的哥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快樂？我要去取他來，這裏快樂幾時也好。」晁蓋道：「兄弟說得是我差幾個人同你去取了上來，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鄉去必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況且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衝撞。他又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個不認得他是黑旋風？這幾時官司如何不行移文書到那裏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兇惡，倘有疎失，路程遙遠，恐難得知。你且過幾時，打聽得平靜了去取未遲。」李逵焦燥，叫道：「哥哥！你也是個不平心的人，你的爺便要取上山來快活，我的娘繇他在村裏受苦兀的不是氣破了鐵牛肚子！」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燥，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

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第二件，因你性急，誰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來。第三件，你使的那兩把板斧，休要帶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這三件事有甚麼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當下李逵拽扎得爽利，只跨一口腰刀，提條朴刀，帶了一錠大銀，三五個小銀子，喫了幾杯酒，唱個大喏，別了衆人，便下山來，過金沙灘去了。

晁蓋宋江與衆頭領送行已罷，回到大寨裏聚義廳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對衆人說道：「李逵這個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衆兄弟們誰是他鄉中人，可與他那裏探聽個消息。」杜遷便道：「只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與他是鄉里。」宋江聽罷，說道：「我卻忘了。前日在白龍廟聚會時，李逵已自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宋江便着人去請朱貴。小喽囉飛奔下山來，直至店裏，請得朱貴到來。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鄉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爲此不肯差人與他同去，誠恐路上有失，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你可去他那裏探聽走一遭。」朱貴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見有一個兄弟喚做朱富，在本縣西門外開着酒店。這李逵，他是本縣百丈村董店東住，有個哥哥喚做李逵，專與人家做長工。這李逵自小兇頑，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會回家。如今着小弟去那裏探聽，也不妨，只怕店裏無人看管。小弟也多時不曾還鄉，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走一遭。」宋江道：「這個看店不必你憂心，我自教候健石勇替你暫管幾時。」朱貴領了這言語，相辭了衆頭領下山來，便走到店裏，收拾包裹，交割鋪面與石勇候健，自奔沂州去了。

李逵獨自一個離了梁山泊取路來到沂水縣界。於路李逵端的不喫酒，因此不惹事，無有話說。行至沂水縣西門外，見一簇人圍着榜着，李逵也立在人叢中，聽得讀榜上道：「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郟城縣人。第二名從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第三名從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李逵在背後聽了，正待指手畫脚，沒做奈何處，只見一個人搶向前來，攔腰抱住叫道：「張大哥，你在這裏做甚麼？」李逵扭過身看時，認得是旱地忽律朱貴。李逵問道：「你如何也來在這裏？」朱貴道：「你且跟我來說話。」

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個酒店內，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朱貴指着李逵道：「你好大膽，那榜上明明寫着賞一萬貫錢捉宋江，五千貫捉戴宗，三千貫捉李逵，你却如何立在那裏看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來，又怕你到這裏做出怪來，續後特使我趕來探

聽你的消息。我遲下山來一日，又先到你一日，你如何今日纔到這裏？」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你如何認得這個酒店裏？你是這裏人家在那裏住？」朱貴道：「這個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裏。我原是此間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便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朱富置酒款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今日我已到鄉里了，便喫兩碗兒，打甚麼要緊？」朱貴不敢阻擋他，纔他喫。

當夜直喫到四更時分，安排些飯食，李逵喫了，趁五更曉星殘月，霞光明朗，便投村裏去。朱貴分付道：「休從小路去。只從大朴樹轉彎，投東大路，一直往百丈村去，便是董店東，快取了母親，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從小路去，卻不從大路走，誰耐煩？」朱貴道：「小路多大蟲，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徑賊人。」李逵應道：「我怕甚鳥！」戴上氈笠兒，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別了朱貴，朱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約行了十數里，天色漸漸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趕出一隻白兔兒來，望前路去了。李逵趕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

正走之間，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時值新秋，葉兒正紅。李逵來到樹林邊廂，只見轉過一條大漢，喝道：「是會的，留下買路錢，免得奪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時，戴一頂紅絹抓髻兒頭巾，穿一領麤布衲襖，手裏拿着兩把板斧，把黑墨擦在臉上，李逵見了，大喝一聲：「你這廝是甚麼鳥人，敢在這裏剪徑！」那漢道：「若問我名字，嚇碎你的心膽！老爺叫做黑旋風，你留下買路錢，並包裹，便饒了你性命，容你過去！」李逵大笑道：「沒你娘鳥！與你這廝是甚麼人，那裏來的，也學老爺名目，在這裏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來奔那漢。那漢那裏抵當得住，卻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撈翻在地，一腳踏住胸脯，喝道：「認得老爺麼？」那漢在地下叫道：「爺爺！饒你孩兒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漢黑旋風，李逵便是你這廝辱沒老爺名字！」那漢道：「孩兒雖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風，爲是爺爺江湖上有名目，提起爺爺大名，鬼也害怕，因此孩兒盜學爺爺名



裏閃了腿？」那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廝見了！你道我晦鳥氣麼？指望出去等個單身的過，整整等了半個月日，不曾發市。甫能今日抹着一個，你道是誰？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卻恨撞着那驢鳥，我如何敵得他過倒喫他一朴刀，擗翻在地，定要殺我。喫我假意叫道：「你殺我一個，卻害了我兩個！」他便問我緣故。我便道：「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定是餓死。」那驢鳥，真個信我，饒了我性命；又與我一個銀子做本錢，教我改了業養娘。我恐怕他省悟了，趕將來，且離了那林子裏，僻靜處睡了一回，從山後走回家來。」那婦人道：「你要高聲，卻纔一個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飯，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門前坐地，你去張一張看；若是他時，你去尋些麻藥來，放在菜內，教那廝喫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卻對付了他，謀得他些金銀，搬往縣裏住去，做些買賣，卻不強似在這裏翦徑？」

李逵已聽得了，便道：「叵耐這廝！我倒與了他一個銀子，又饒了性命，他倒又害我！這個正是天地不容！」一轉，蹺到後門邊。這李鬼恰待出門，被李逵劈鬚揪住。那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邊掣出腰刀，早割下頭來，拿着刀，卻奔前門尋那婦人時，正不知走那裏去了；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有兩個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銀兩，并幾件釵環。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都打縛在包裏裏，卻去鍋裏看時，三升米飯早熟了，只沒菜蔬下飯。李逵盛飯來，喫了一回，喫得飽了，把李鬼的屍首拋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裏去了。李逵趕到董店東時，日已平西，逕奔到家中，推開門，入進裏面，只見聽得娘在床上問道：「是誰入來？」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盲了，坐在床上念佛。李逵道：「娘，鐵牛來家了！」娘道：「我兒，你去了許多時，這幾年正在那裏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那人家做長工，止博得些飯食喫，養娘全不濟事。我時常思量你，眼淚流乾，因此瞎了雙目。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尋思道：「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了。」李逵應道：「鐵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來取娘。」娘道：「恁地卻好也！」——只是你怎生和

我去得？」李逵道：「鐵牛背娘到前路，卻覓一輛車兒載去。」娘道：「你等大哥來，卻商議。」李逵道：「等做甚麼，我自和你去便了。」

恰待要行，只見李逵提了一罐子飯來，入得門，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見！」李逵罵道：「你這厮歸來做甚，又來負累人！」娘便道：「鐵牛如今做了官，特地家來取我。」李逵道：「娘呀，你信他放屁當初他打殺了人，教我披枷帶鎖，受了萬千的苦。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通同，劫了法場，鬧了江州，見在梁山泊做了強盜。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卻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說：「他兄弟已自十來年不知去向，亦不會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鄉貫！」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喫官司杖限追要。見今出榜賞三千貫捉他——你這厮不死，卻走家來胡說亂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躁，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逵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卻又敵他不過，把飯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李逵道：「他一去，必報人來捉我，卻是脫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會見這大銀，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在床上。大哥歸來見了，必然不趕來。」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了一錠大銀放在床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裏去？」李逵道：「你休問我，只顧去快活便了。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當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門，望小路裏便走。

李逵怕李逵領人趕來，背着娘，只奔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晚了，李逵背到嶺下。娘雙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卻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個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嶺來。娘在背上說道：「我兒，那裏討口水來我喫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過嶺去，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飯喫。」娘道：「我日中喫了些乾飯，口渴得當不得！」李逵道：「我喉嚨裏也烟發火出，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尋水與你喫。」娘道：「我兒，端的渴殺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得要不得！」李逵看看捱得到嶺上，松樹邊

一塊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在側邊，吩咐娘道：「耐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喫。」

李逵聽得溪澗裏水響，聞聲尋路去，盤過了兩三處山脚，來到溪邊，捧起水來自喫了幾口，尋思道：「怎生能覓得這水去把與娘喫？」立起身來，東觀西望，遠遠地山頂上見一座廟。李逵道：「好了！好了！」攀藤攬葛，上到庵前，推開門看時，卻是個泗州大聖祠堂，面前只有個石香爐。李逵用手挪撥，原來却是和座子鑿成的。李逵拔了一回，那裏拔得動，一時性起來，連那座子撥出，前面石階上一磕，把那香爐磕將下來，拿了再到溪邊，將這香爐水裏浸了，拔起亂草，洗得乾淨，挽了半香爐水，雙手擎來，再尋舊路，夾七夾八走上嶺來，到得松樹邊石頭上，不見了娘，只見朴刀插在那裏。李逵叫娘喫水，杳無蹤跡，叫了一聲不應，李逵心慌，丟了香爐，定住眼，四下裏看時，並不見娘，走不到三十餘步，只見草地上團團血跡。

李逵見了一身肉發抖，趁着那血跡尋將去，尋到一處大洞口，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裏舐一條人腿。李逵把不住抖道：「我從梁山泊歸來，特爲老娘來取他。千辛萬苦，背到這裏，倒把來與你喫了！那鳥大蟲拖着這條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誰的？」心頭火起，便不抖，赤黃鬚早豎起來，將手中朴刀挺起來，搠那兩個小虎。這小大蟲被搠得慌，也張牙舞爪，鑽向前來，被李逵手起，先搠死了一個，那一個望洞裏便鑽了入去。李逵趕到洞裏，也搠死了。李逵卻鑽入那大蟲洞內，伏在裏面，張外面時，只見那母大蟲張牙舞爪，望窩裏來。李逵道：「正是你這業畜喫了我娘！」放下朴刀，跨邊掣出腰刀。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翦，便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去。李逵在窩裏看得仔細，把刀朝母大蟲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戮，正中那母大蟲囊門。李逵使得力量，和那刀靶也直透入肚裏去了。那母大蟲吼了一聲，就洞口帶着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卻拿朴刀，就洞裏趕將出來。那老虎負疼，直搶下山石巖下去了。李逵恰待要趕，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打將下來。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那

大蟲望李逵勢猛一撲，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蟲勢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蟲頰下。那大蟲不會再掀再鬪，一者護那疼痛，二者傷着他那氣管。那大蟲退不數五七步，只聽得響一聲，如倒半壁山，登時間死在巖下。那李逵一時間殺了母子四虎，還又到虎窩邊，將着刀復看了一遍，只恐還有大蟲，已無有踪跡。李逵也困乏了，走向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

次日早晨，李逵卻來收拾親娘的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衫包裹了，直到泗州大聖廟後掘土坑葬了。李逵大哭了一場，肚裏又餓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拿了朴刀，尋路慢慢的走過嶺來。只見五七個獵戶都在那裏收窩弓弩箭。見了李逵，一身血污，行將下嶺來，衆獵戶喫了一驚，問道：「你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獨自過廟來？」李逵見問，自肚裏尋思道：「如今沂水縣出榜賞三千貫錢捉我，我如何敢說實話，只謊說罷。」答道：「我是客人，昨夜和娘過嶺來，因我娘要水喫，我去嶺下取水，被那大蟲把我娘拖去喫了。我直尋到虎窩裏，先殺了兩個小虎，後殺了兩個大虎，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方纔下來。」衆獵戶齊叫道：「不信你一個人如何殺得四個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個。這兩個小虎且不打緊，那兩個大虎非同小可！我們爲這兩個畜生，不知都喫了幾頓棍棒。這條沂嶺，自從有了這窩虎在上面，整三五個月沒人敢行。我們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逵道：「我又不是此間人，沒來繇哄你做甚麼？你們不信，我和你上嶺去尋着與你，就帶些人去扛了下來。」衆獵戶道：「若端的有時，我們自重重的謝你，卻是好也。」衆獵戶打起胡哨來，一霎時，聚起三五十人都拿了鑊鈎鎗棒，跟着李逵，再上嶺來。此時天大明朗，都到那山頂上。遠遠望見窩邊果然殺死兩個小虎，一個在窩內，一個在外面；一隻母大蟲死在山巖邊，一隻雄虎死在泗州大聖廟前。

衆獵戶見了殺死四個大蟲，盡皆歡喜，便把索子抓縛起來。衆人扛擡下嶺，就邀李逵同去請賞；一面先使人報知里正上戶，都來迎接着擡到一個大戶人家，喚做曹太公莊上。那人曾充縣吏，家中素有幾貫浮財，專在一



鄉放刁把纜，初世爲人，便要結幾個不三不四的人，恐嚇鄰里，極要談忠說孝，只是口是心非。當時曹太公親自接來相見了，邀請李逵到草堂上坐定，動問殺死虎的緣繇。李逵卻把夜來同娘到嶺上要水喫……因此殺死大蟲的話說了一遍。衆人都呆了。曹太公動問：『壯士高姓名諱？』李逵答道：『我姓張，無名，只喚做張大膽。』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膽壯士，不恁地膽大，如何殺得四個大蟲！』一壁廂叫安排酒食管待。

當村裏得知沂嶺殺了四個大蟲，擡在曹太公家講動了村坊道店，闖得前村後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羣拽隊，都來看虎，入見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壯士在廳上喫酒。數中卻有李鬼的老婆，逃在前村爹娘家裏，隨着衆人也來看虎，卻認得李逵的模樣，慌忙來家對爹娘說道：『這個殺虎的黑大漢，便是殺我老公，燒了我屋的。他叫做梁山泊黑旋風。』爹娘聽得，連忙來報知里正。里正聽了道：『他既是黑旋風時，正是嶺後百丈村打死人的李逵。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來，行移到本縣原籍追捉。如今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拿他。他卻走在這裏！』暗地使人去請得曹太公到來商議。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家裏。里正說：『這個殺虎的壯士，正是嶺後百丈村裏的黑旋風李逵，見今官司着落拿他。』曹太公道：『你們要打聽得仔細，倘不是時，倒惹得不好。真個是時，卻不妨，要拿他時也容易。只怕他不是他時，卻難。』里正道：『見有李鬼的老婆認得他，曾來李鬼家做飯喫，殺了李鬼。』曹太公道：『既是如此，我們且只顧置酒請他，卻問他今番殺了大蟲，還是要去縣裏請功，還是要村裏討賞。若還他不肯去縣裏請功時，便是黑旋風了，着人輪換把盞，灌得醉了，縛在這裏，卻去報知本縣，差都頭來取去，萬無一失。』衆人道：『說得是。』

里正與衆人商議定了。曹太公回家來款住李逵，一面且置酒來相待，便道：『適間拋撇，請勿見怪。且請壯士解下腰間腰刀，放過朴刀，寬鬆坐一坐。』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搨在雌虎肚裏了，只有刀鞘在這裏。若開剝時，可討來還我。』曹太公道：『壯士放心，我這裏有的好刀，相送一把與壯士懸帶。』李逵解了腰間刀鞘，並

纏袋包裹，都遞與莊客收貯；便把朴刀倚過一邊。曹太公叫取大盤肉，大壺酒來。衆多大戶並里正獵戶人等，輪番把盞，大碗大鍾，只顧勸李逵。曹太公又請問道：「不知壯士要將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裏討些齋發？」李逵道：「我是過往客人，忙些個，偶然殺了這窩猛虎，不須去縣裏請功。只此有些齋發便罷；若無，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輕慢了壯士？少刻村中斂取盤纏相送。我這裏自解虎到縣裏去。」李逵道：「布衫先借一領與我換了上蓋。」曹太公道：「有，有。」當時便取一領青布衲襖，就與李逵換了身上的血污衣裳。只見門前鼓響笛鳴，都將酒來與李逵把盞作慶。一杯冷，一杯熱。李逵不知是計，只顧開懷暢飲，全不記宋江分付的言語。不兩個時辰，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衆人扶到後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條板凳上，就取兩條繩子，連板凳綁住了，便叫里正帶人飛也似去縣裏報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補了一張狀子。

此時鬧動了沂水縣裏，知縣聽得大驚，連忙陞廳問道：「黑旋風拿住在那裏？這是謀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并獵戶答應道：「見縛在本鄉曹大戶家，爲是無人近得他，誠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來。」知縣隨即喚本縣都頭李雲上廳來分付道：「沂嶺下曹大戶莊上拿住黑旋風李逵，你可多帶人去，密地解來。休要鬧動村坊，被他走了。」李都頭領了台旨，下廳來，點起三十個老郎土兵，各帶了器械，便奔沂嶺村中來。這沂水縣是個小去處，如何掩飾得過。此時街市上講動了，說道：「拿着了開江州的黑旋風，如今差都頭去拿來。」

朱貴在東莊門外朱富家聽得了這個消息，慌忙來後面對兄弟朱富說道：「這黑廝又做出來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爲他誠恐有失，差我來打聽消息。如今他喫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時，怎的回寨去見哥哥？似此怎生是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這李都頭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兩個同心合意，如何敢近他？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敵。」李雲日常時最是愛我，常常教我使些器械。我卻有個道理對他，只是在這裏安不得身了。今晚煮三二十斤肉，將十數瓶酒把肉大塊切了，卻將些蒙汗藥拌在裏面，我兩個五更帶數個火家挑

着去半路裏僻靜處等候，他解來時，只做與他把酒賀喜，將衆人都麻翻了，卻放李逵如何？」朱貴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可以整頓及早便去！」朱富道：「只是李雲不會喫酒，便麻翻了，終久醒得快，還有件事，倘或日後得知，須在此安身不得。」朱貴道：「兄弟，你在這裏賣酒，也不濟事，不如帶領老小，跟我上山，一發入了夥，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卻不快活？今夜便叫兩個火家，覓了一輛車兒，先送妻子和細軟行李起身，約在十里牌等候，都去上山。我如今包裹內帶得一包蒙汗藥在這裏，李雲不會喫酒時，肉裏多搽些，逼着他多喫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道：「哥哥說得是。」便叫人去覓下了一輛車兒，打拴了三五個包箱，揷在車兒上，家中麤物都棄了，叫渾家和兒女上了車子，分付兩個火家跟着車子，只顧先去。

朱貴朱富當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塊，將藥來拌了，連酒裝做兩擔，帶了二三十個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藥來拌了，恐有不喫肉的，也教他着手。兩擔酒肉，兩個火家各挑一擔，弟兄兩個自提了些菓盒之類，四更前後，直接將來僻靜山路口坐等。到天明，遠遠地只聽得敲着鑼響，朱貴接到路口。

那三十來個土兵，自村裏吃了半夜酒，四更前後，把李逵背剪綁了解將來。後面李都頭坐在馬上，看看來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攔住，叫道：「師父且喜，小弟將來接應。」桶內舀一壺酒來，斟一大鐘，上勸李雲。朱貴托着肉來，火家捧過菓盒。李雲見了，慌忙下馬，跳向前來，說道：「賢弟，何勞如此遠接？」朱富道：「聊表徒弟孝順之心。」李雲接過酒來，到口不喫。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師父不飲酒，今日這個喜酒，也飲半盞兒。」李雲推卻不過，略呷了兩口。朱富便道：「師父不飲酒，須請些肉。」李雲道：「夜間已飽，喫不得了。」朱富道：「師父行了許多路，肚裏也飢了。雖不中喫，胡亂請些，以免小弟之差。」揀兩塊好的遞將過來。李雲見他如此懇勸，只得勉強意喫了兩塊。朱富把酒來勸上戶里正，並獵戶人等，都勸了三鍾。朱貴便叫土兵莊客衆人都來喫酒。這夥男女那裏顧個冷熱，好喫不好喫，酒肉到口，只顧喫，正如這風捲殘雲，落花流水，一齊上來搶着喫了。李逵光着眼，看了朱

貴兄弟兩個，已知用計，故意道：『你們也請我喫些！』朱貴喝道：『你是歹人，有酒肉與你喫，這般殺才，快閉了口！』李雲看着士兵，喝叫快走，只見一個個都面面相覷，走動不得，口顫腳麻，都跌倒了。李雲急叫：『中了計了！』

恰待向前，不覺自家也頭重腳輕，暈倒了，軟做一堆，睡在地下。

當時朱貴朱富各奪了一條朴刀，喝聲：『孩兒們休走！』兩個挺起朴刀，來趕這夥不會喫酒肉的莊客，並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得遲的就擗死在地。李逵大叫一聲，把那綁縛的麻繩都掙斷了，便奪過一條朴刀，來殺李雲。朱富慌忙攔住，叫道：『不要無禮！他是我的師父，爲人最好，你只顧先走！』李逵應道：『不殺得曹太公老驢，如何出得這口氣！』李逵趕上手起一朴刀，先擗死曹太公並李鬼的老婆；續後里正也殺了，性起來，把獵戶排頭兒一味價擗將去。那三十來個士兵，都被擗死了。這看的人衆，莊客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腳，都往深野路逃命去了。李逵還只顧尋人要殺朱貴，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你只管傷人！』慌忙攔住李逵，方纔住了手。就土兵身上剝了兩件衣服穿上。三個人提着朴刀，便要從小路裏走。朱富道：『不好，卻是我送了師父性命，他醒時如何見得知縣，必然趕來。你兩個先行，我等他一等。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義，且是爲人忠直，等他起來，就請他一發上山入夥，也是我的恩義，免得教回縣去喫苦。』朱貴道：『兄弟，你也見得是我，便先去跟了車子行，留李逵在路傍，幫你等他。若是他不趕來時，你們兩個休執迷等他。』朱富道：『這是自然了！』當下朱貴前行去了。朱富和李逵坐在路傍，等候。果然不到一個時辰，只見李雲挺着一條朴刀，飛也似趕來，大叫道：『強賊休走！』李逵見他來得兇，跳起身，挺着朴刀來鬪李雲，兩個就官路傍邊鬪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不要鬪，都聽我說！』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師父聽說小弟多蒙錯愛，指教鎗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着他來招管李大哥，不爭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卻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卻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

殺了這些土兵。我們本待去得遠了，猜道師父回不去，必來趕我；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思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個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殺害了多少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風，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喫官司，又無人來相救，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投奔宋公明入了夥，未知尊意若何？」李雲尋思了半晌，便道：「賢弟，只怕他那裏不肯收留我。」朱富笑道：「師父，你如何不知山東及時雨大名，專一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李雲聽了，歎口氣道：「閃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只喜得我並無妻小，不怕喫官司拿了。只得隨你們去休！」李逵便笑道：「我的哥，你何不早說？」便和李雲、剪拂了這李雲，既無老小，亦無家當，當下三人合作一處，來趕車子。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四籌好漢，跟了車仗便行。

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着馬麟、鄭天壽，都相見了，說道：「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個下山來探聽你消息；今既見了我兩個先去回報。」當下二人先上山來報知。次日，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聚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相見衆好漢，說道：「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次後朱貴引朱富參拜衆位，說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笑面虎。」都相見了。

李逵拜了宋江，給還了兩把板斧，訴說假李逵、翦徑一事，衆人大笑，又訴說殺虎一事，爲取娘至沂嶺，被虎喫了，說罷，流下淚來。宋江大笑道：「被你殺了四個猛虎，今日山寨裏卻添得兩個活虎，正宜作慶。」衆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牛宰馬，做筵席慶賀。兩個新到頭領，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吳用道：「近來山寨十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皆是晁宋二兄之德，亦衆弟兄之福也。雖然如此，還令朱貴仍復掌管山東酒店，替回石勇侯健。朱富老少另撥一所房舍住居。目今山寨事業大了，非同舊日，可再設三處酒館，專一探聽吉凶事情，往來義士上山。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可以報知，如何進兵，好做準備。西山地面廣闊，可令童威、童猛弟兄帶領十數個火伴那裏開店。令李立帶十數個火家去山南邊那裏開店。令石勇也帶十來個火伴當去北山那裏開

店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接應船隻。但有緩急軍情，飛捷報來。山前設置二座大關，專令杜遷總行把守。但有一應委差，不許調遣，早晚不得擅離。又令陶宗旺把總監工掘港汊，修水路，開河道，整理苑子城垣，修築山前大路。他原是莊戶出身，修理久慣，令蔣敬掌管庫藏倉廩，支出納入，積萬累千，書算帳目，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上山山下三關，把隘許多行移關防文約，大小頭領號數，令金大堅刊造雕刻一應兵符印信牌面等項。令侯健管造衣袍鎧甲，五方旗號等件。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室廳堂。令馬麟監管修造大小戰船。令宋萬白勝去金沙灘下寨，令王矮虎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令穆春朱富管收山寨錢糧。令呂方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令宋清專管筵宴。都分撥已定。梁山泊自此無事，每日只是操練人馬，教演武藝。水寨裏頭領都教習駕船赴水，船上廝殺。

### 第三十二 楊雄與石秀

忽一日，宋江與晁蓋、吳學究并衆人閒話道：『我等弟兄衆位今日共聚大義，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我想他回蘄州探母參師，期約百日便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莫非昧信不來，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實下落，如何不來。』戴宗願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當日戴宗別了衆人，次早打扮做承局，離了梁山泊，取路望蘄州來。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法』來，於路只喫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來到沂水縣界，只聞人說道：『前日走了黑旋風，傷了好些人，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至今無獲處。』戴宗聽了冷笑。

當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手裏提着一根渾鐵筆管鎗。那人看見戴宗走得快，便立住了脚，叫一聲『神行太保』。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坡下小徑邊立着一個大漢，生得頭圓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疎，腰細膀闊。戴宗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曾拜識，如何呼喚賤名？』那漢慌忙答道：『足下果是神行太保。』撇了鎗，便拜倒在地。戴宗連忙扶住，答禮問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漢道：『小弟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中喫酒相會，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輕易擅進。公孫先生又說：『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山寨中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常，因此喚一聲，看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

心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爲公孫勝先生回薊州去，杳無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薊州探聽消息，尋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卻遇足下。』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薊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棄，就隨帶兄長同去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回梁山泊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結拜爲兄。戴宗收了甲馬，兩個緩緩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置酒請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葷。』兩個只買些素饌相待。

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喫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問道：『兄長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趕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行。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趕得我走？』楊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比不得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我這法諸人都帶得，作用了時，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喫素，並無妨礙。』當時取兩個甲馬替楊林縛在腿上，戴宗也只縛了兩個，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個輕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着戴宗行。兩個於路間說些江湖上的事，雖只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

兩個行到已牌時分，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卻自認得，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兀那高山裏常常有大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爲山勢秀麗，水邊峯環，以此喚做飲馬川。』兩個正來到山邊，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出一二百小嘍囉，攔住去路。當先捧着兩籌好漢，各挺一條朴刀，大喝道：『行人須住脚，你兩個是甚麼鳥人，那裏去的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饒你兩個性命。』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撚着筆管鎗，搶將入去。那兩個好漢見他來得兇，走近前來看，了上首的那個便叫道：『且不要動手。』道：『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楊林住了，卻纔認得上首那個大漢提着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個長漢都來施禮罷。楊林請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兄弟相見。』



戴宗問道：「這兩個壯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便道：「這個認得小弟的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姓鄧名飛，爲他雙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腿，能使一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多會合夥，一別五年，不曾見面。誰想今日卻在這裏相遇着。」鄧飛便問道：「楊林哥哥，這位兄長是誰？不是等閒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是梁山泊好漢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兩個頭領慌忙剪拂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戴宗便問道：「這位好漢貴姓大名？」鄧飛道：「我這兄弟姓孟名康，祖貫是眞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船，曠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棄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一個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

四籌好漢說話間，楊林問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一年多了。只半載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個哥哥，姓裴名宣，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極好刀筆，爲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他鐵面孔目，亦會拈鎗使棒，舞劍輪刀，智勇足備。爲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裏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一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讓他年長，見在山寨中爲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喽囉牽過馬來。戴宗、楊林卸下甲馬，騎上馬，望山寨來，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面白肥胖，四平八穩，心中暗喜。當下裴宣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俱各講禮罷，相請戴宗正面坐了，次是楊林、裴宣、鄧飛、孟康、五籌好漢，賓主相待，坐定筵宴。當日大吹大擂飲酒。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人如何招賢納士，仗義疎財，衆好漢如何同心協力，八百里梁山泊如何廣闊，中間宛子城如何雄壯，四下裏如何都是茫茫煙水，如何許多軍馬，不愁官兵來捉……只管把言語說他三個。裴宣

回道：「小弟也有這個山寨，也有三百來匹馬，財賦也有十餘輛車子，糧食草料不算。也有三五百孩兒們；倘若二兄不棄微賤時，引薦於大寨入夥，也有微力可效。未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物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可便收拾下行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薊州見了公孫勝先生同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往。」衆人大喜。酒至半酣，移後山斷金亭上看那飲馬川景致，喫酒，喝采道：「山沓水匝，真乃隱秀！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鄧飛道：「原是幾個不成材小廝們在這裏屯聚，後被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衆皆大笑。五籌好漢喫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劍助酒。戴宗稱讚不已。至晚便留到寨內安歇次日，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三位好漢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裏收拾行裝，整理動身。

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薊州城外，投個客店安歇了。楊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孫勝先生是個學道人，必在山間林下，不住城裏。」戴宗道：「說得是。」當時二人先去城外一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個人曉得他。住了一日，次早起來，又去遠近村坊街市訪問人時，亦無一個認得。兩個又回店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恐怕城中有人認得他。」當日，和楊林卻入薊州城裏來尋他。兩個尋問老成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剎居住。」

楊林正行到一個大街，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個人來。戴宗、楊林立在街上看時，前面兩個小牢子，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一個捧着若干緞子采繪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罩着一個押獄劊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繡，兩眉入鬢，鳳眼朝天，淡黃面皮，細細有幾根髭髯。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跟一個叔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續後一個新任知府卻認得他，因此就參他做兩院押獄兼充市曹行刑劊子。因為他一身好武藝，面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關索楊雄。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原來纔去市心裏決刑了回來，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前迎

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盞。只見側首小路裏又撞出七八個軍漢來，爲頭的一個叫做踢殺羊，張保。這漢是薊州守禦城池的軍，帶着這幾個都是城裏城外時常討閒錢使的破落戶漢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卻有人懼怕他，因此不怯氣。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緞疋，帶了這幾個沒頭神，喫得半醉，卻好趕來要惹他，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盞，那張保攔開衆人，鑽過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喫酒。」張保道：「我不要喫酒，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楊雄道：「雖是我認得大哥，不會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的，怎麼是詐得百姓的你來放刁！」我與你軍衛有司，各無統屬！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一闕，先把花紅緞子都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廝們無禮！」卻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被張保劈胸帶住，背後又是兩個來拖住了手。那幾個都動起手來，小牢子們各自迴避了。楊雄被張保並兩個軍漢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氣，解拆不開。

正鬧中間，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彈不得。那大漢看了，路見不平，便放下了擔，分開衆人，前來勸道：「你們因甚打這節級？」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脊餓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大怒，性發起來，將張保劈頭只一提，一交顛翻在地。那幾個破落戶見了，卻待要來動手，早被那大漢一拳一個，都打的東倒西歪。楊雄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一對拳頭，攔梭相似，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張保見不是頭，爬將起來，一直走了。楊雄忿怒，大踏步趕將去。張保跟着搶包袱的走，楊雄在後面追着，趕轉一條巷內去了。那大漢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尋人廝打。

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喝采道：「端的是好漢！真正一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便向前邀住，勸道：「好漢，看我二人薄面，且罷休了。」兩個把他扶勸到一個巷內。楊林替他挑了柴擔，戴宗挽住那漢子，邀入酒店裏來。楊林放

下柴擔，同到閣兒裏面。那大漢叉手道：『威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禍。』戴宗道：『我兄弟兩個也是外鄉人，因見壯士仗義之心，只恐一時拳手太重，誤傷人命，特地做這個出場，請壯士酌三杯，到此相會，結義則個。』那大漢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卻又蒙賜酒相待，實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是兄弟，怎如此說？且請坐。』戴宗相讓。那漢那裏肯僭上。戴宗楊林一帶坐了，那漢坐在對席，叫過酒保，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問，但有下飯，只願買來與我們喫了。一發總算。』酒保接了銀子去，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之類。

三人飲過數杯。戴宗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那漢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學得些鎗棒在身，一生執意，路見不平，便要去相助，人都呼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外鄉販賣羊馬，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還鄉不得，流落在此蘄州賣柴度日。既蒙拜識，當以實告。』戴宗道：『小可兩個因來此間幹事，得遇壯士如此豪傑，流落在此賣柴，怎能發發跡？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石秀道：『小人只會使些鎗棒，別無甚本事，如何能發發達快活？』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閉塞，二乃奸臣不明。小可一個薄識，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如今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個官人。』石秀歎口氣道：『小人便要去了，無門路可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時，小可當以相薦。』石秀道：『小人不敢拜問二位官人貴姓？』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兩銀子，送與石秀做本錢。石秀不敢受，再三謙讓，方纔收了，纔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訴說些心腹的話，投托入夥，聽只得外面有人尋問入來。三個看時，卻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都是做公的，趕入酒店裏來。戴宗楊林見人多，喫了一驚，乘鬧闌裏，兩個慌忙走了。石秀起身迎住道：『節級，那裏去來？』楊雄便道：『大

哥，何處不尋你，卻在這裏飲酒。我一時被那廝封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氣力，救了我這場便宜。一時間只顧趕了那廝去，奪他包袱，卻撇了足下。這夥兄弟聽得我廝打都來相助，依還奪得搶去的花紅緞疋回來，只尋足下不見。卻纔有人說道：「兩個客人勸他去酒店裏喫酒。」因此纔知得，特地尋將來。」石秀道：「卻纔是兩個外鄉客人，邀在這裏酌三杯，說些閒話，不知節級呼喚。」楊雄大喜，便問道：「足下高姓大名？貴鄉何處？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執性路見不平，便要丟捨命相護，以此都喚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流落在此蘄州賣柴度日。」楊雄又問：「卻纔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石秀道：「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鬧，以此去了。」

楊雄道：「恁地便喚酒保取兩壘酒來，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喫了先去，明日卻得來相會。」

衆人都喫了酒，自各散了。楊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見外，想你此間必無親眷，我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兄弟，如何？」石秀見說大喜，便說道：「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爲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菓來。楊雄見了，起身道：「喫個盡醉方休。」正飲酒之間，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帶領了五七個人，直尋到酒店裏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山來做甚麼？」潘公道：「我聽得你和人廝打，特地尋將來。」楊雄道：「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廝見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好，且叫這幾個兄弟喫碗酒去了。」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每人三碗，喫了去，便叫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幫，也不枉了公門中出入，誰敢欺負他！叔叔原會做甚買賣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潘公道：「叔叔會省得宰牲口的勾當麼？」石秀笑道：「自小喫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潘公道：「老漢原是屠戶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

這個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下這行衣飯。」

三人酒至半酣，計算酒錢。石秀將這擔柴也都准折了。三人取路回來。楊雄入得門，便叫：「大嫂，快與這叔叔相見。」只見布簾裏應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楊雄道：「你且休問，先出來相見。」布簾起處，走出那個婦人來。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喚做巧雲。先嫁了一個吏員——是蕪州人，喚做王押司——兩年前身故了，方纔嫁得楊雄，未及一年夫妻。石秀見那婦人出來，慌忙向前施禮道：「嫂嫂，請坐。」石秀便拜。那婦人道：「奴家年輕，如何敢受禮？」楊雄道：「這個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你是嫂嫂，可受半禮。」當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那婦人還了兩禮，請入來裏面坐地，收拾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

次日，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幘。」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來。楊雄家裏安放了。

戴宗、楊林自酒店裏看見那夥做公的人來尋訪石秀，鬧闖裏兩個自走了，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尋問公孫勝。兩日絕無人認得，又不知他下落住處。兩個商量了且回去。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蕪州，自投飲馬川來，和裴宣、鄧飛、孟康一行人馬扮作官軍，星夜望梁山泊來。戴宗要見他功勞，糾合得許多人馬上山上，自做慶賀筵席。

楊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開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有一間空房在後面。那裏井水又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在裏面，又好照管。」石秀見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尋了個舊時熟識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帳目。石秀應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綠粧點起肉案子，水盆，砧頭，打磨了許多刀杖，整頓了肉案，打併了作坊豬圈，趕上十數個肥豬，選個吉日開張肉鋪。衆鄰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喫了一兩日酒。楊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都歡喜，自此無話。一向潘公石秀自做買賣。

那潘巧雲嫁了楊雄，不守本分，趁着楊雄不常在家，就和報恩寺裏的和尙海閣黎結識了，卻被石秀看在眼里，就對楊雄說了。不料楊雄聽了那婦人的謊話，反以爲石秀調戲他老婆，把石秀趕走。石秀是一個精細的人，他不和楊雄計較，卻只在近處尋個客店安歇。一天早上，那和尙從楊雄家裏出來，就被石秀殺死在楊家的後門首。楊雄一向在府裏住宿，聽到這個消息，尋思：「此事准是石秀做出來的，我一向錯怪了他。」便自去尋石秀賠罪。石秀就教楊雄託言燒香還願，把那婦人騙上東門外的翠屏山，石秀先在半山裏等候，和那婦人對質明白。楊雄就把那婦人殺了。

楊雄道：「兄弟，你且來，和我商量一個長便。如今一個奸夫，一個淫婦，都已殺了，只是我和你投那裏去安身？」石秀道：「兄弟自有個所在，請哥哥便行。」楊雄道：「卻是那裏去？」石秀道：「哥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不去投梁山泊入夥，卻投那裏去？」楊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裏一個人，如何便肯收錄我們？」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收留？」楊雄道：「凡事先難後易，免得後患。我卻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們。」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裏和我喫酒的那兩個人，一個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尙兀自在包裹裏，因此可去投托他。」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秀道：「哥哥，你也這般搭纏，倘或入城事發，拿住，如何脫身？放着包裹裏見有若干釵釧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有人同去也殼用了，何須又去取討惹起是非來，如何解救？這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後走。」

石秀便背上包裹，拿了桿棒，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朴刀，卻待要離古墓，只見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人割了，卻去投奔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楊雄石秀看時，那人納頭便拜。楊

雄卻認得這人姓時，名遷，祖實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裏做些飛簷走壁跳籬騙馬的勾當，曾在薊州府裏喫官司，卻是楊雄救了，人都叫他做鼓上蚤。當時楊雄便問時遷：「你如何在這裏？」時遷道：「節級哥哥聽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些古墳，覓兩分東西，因見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卻聽說去投梁山泊入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雞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得二位哥哥上山去，卻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否？」石秀道：「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裏如今招賢納士，那爭你一個？若如此說時，我們一同去。」時遷道：「小人卻認得小路去。」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三個人自取小路下後山投梁山泊去了。



### 第三十三 偷雞

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薊州地面，在路夜宿曉行，不則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香林洼，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個人行到門首，店小二卻待關門，只見這三個人撞將入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以此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個入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會打火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沒客歇，竈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問道：『店裏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卻被近村人家買了去，只剩得一甕酒在這裏，並無下飯。』時遷道：『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卻理會。』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就淘了，做起一鍋飯來。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楊雄取出一隻釵兒，把與店小二，先回他這甕酒來，喫明日一發算賬。小二哥收了釵兒，便去裏面掇出那甕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菜放在桌子上，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石秀洗了脚手，一面篩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喫。

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插着十數把好朴刀，問小二道：『你家店裏怎的有這軍器？』小二哥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這裏。』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麼樣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裏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山。山前有一座凜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裏方圓三十里，卻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稱爲「祝氏三傑」。莊前莊後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戶。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裏喚作祝家店，常有數十個家人來店裏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這裏。』石秀道：『他

分軍器在店裏何用？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只恐他那裏賊人來借糧，因此準備下。」石秀道：「與你些銀兩，回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這個卻使不得，器械上都編着字號，我小人喫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顧喫酒。」小二道：「小人喫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寬飲幾杯。」小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喫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要肉喫麼？」楊雄道：「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裏得來？」時遷嘻嘻的笑着去竈上提出一隻老大公雞來。楊雄問道：「那裏得這雞來？」時遷道：「小弟卻纔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雞在籠裏，尋思沒甚下酒，被我悄悄抱去溪邊殺了，提桶湯去後面，就那裏擗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二位哥哥喫。」楊雄道：「你這廚還是這等賊手賊腳！」石秀笑道：「還未改本行！」三個笑了一回，把這雞來手撕開喫了一面盛飯來喫。

只見那店小二略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將起來，前後去炤管；只見廚桌上有些雞毛和雞骨頭，卻去竈上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時，不見了雞，連忙出來問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雞喫？」時遷道：「見鬼了！耶耶！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雞來，喫何曾見你的雞？」小二道：「我店裏的雞卻那裏去了？」時遷道：「敢被野貓拖了，黃犛子喫了，鶴鷹撲去了，我卻怎地得知？」小二道：「我的雞纔在籠裏，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道：「不要爭，直幾錢，賠了你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雞，店內少他不得，你便賠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雞。」石秀大怒道：「你詐哄誰？老爺不賠你便怎的？」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裏討野火喫！只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拿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麼拿了我去請賞？」楊雄也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賠你怎地拿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店裏赤條條地走出三五大漢來，逕奔楊雄石秀來。被石秀手起一拳一個，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拳打腫了臉，做聲不得。這幾個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廚們一定去報人來，我們

快喫了飯走了罷。」三個當下喫飽了，把包裹分開背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鎗架子上揀了一條好朴刀，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便去竈前尋了把草，竈裏點個火，望裏面四下燒着。看那草房被風一煽，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個拽開脚步，望大路便走。

三個人行了兩個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一二百人，發着喊，趕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小路走。」楊雄道：「且住！一個來殺一個，兩個來殺一雙，待天色朗朗卻走！」說猶未了，四下裏合攏來。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遷在中，三個挺着朴刀來戰莊客。那夥人初時不知，輪着鎗棒趕來。楊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個，前面的便走，後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趕入去，又戳翻了六七八。四下裏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頭，都退去了。三個得一步趕一步。正走之間，喊聲又起。枯草裏舒出兩把撓鉤來，正把時遷一撓，鉤搭住，拖入草窩裏去了。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舒出兩把撓鉤來，卻得楊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撥，撥開，望草裏便戳。發聲喊，都走了。兩個見捉了時遷，怕深入重地，亦無心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下裏尋路走罷。」見遠遠的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炤得有路便走，一直望東邊去了。衆莊客四下裏趕不着，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遷背剪綁了，押送祝家莊來。

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肆裏買碗酒飯喫了去，就問路程。」兩個便入村店裏來，倚了朴刀坐下，叫酒保取些酒來，就做些飯喫。酒保一面鋪下菜蔬，燙將酒來。方欲待喫，只見外面一個大漢走入來，生得闊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形粗，穿一領茶褐袖衫，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白絹搭膊，下面穿一雙油膀靴，叫道：「大官人教你們挑了擔來莊上納。」店主人連忙應道：「裝了擔，少刻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卻待出門，正從楊雄石秀前面過。楊雄卻認得他，便叫一聲：「小郎，你如何在這裏，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看，卻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裏？」望着楊雄便拜。

楊雄扶起那人來，叫與石秀相見。石秀便問道：「這位兄弟是誰？」楊雄道：「這個兄弟，姓杜，名興，祖貫是中山府人氏。因爲而顏生得麤莽，以此人都叫做鬼臉兒。上年間做買賣，來到薊州，因一口氣上打死了同夥的客人，喫官司監在薊州府裏。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維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會。」杜興便問道：「恩人爲何公事來到這裏？」楊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薊州殺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個來的火伴時遷偷了他店裏報曉雞喫，一時與店小二鬧將起來，性起，把他店裏都燒了。我三個連夜逃走，不隄防背後趕來。我兄弟兩個糊翻了他幾個，不想亂草中間，舒出兩把撓鈎，把時遷搭了去。我兩個亂撞到此。正要問路，不想遇見賢弟。」杜興道：「恩人不要慌。我叫放時遷還你。」楊雄道：「賢弟少座，同飲一杯。」三人坐下，當下飲酒。杜興便道：「小弟自從離了薊州，多得恩人的恩惠，來到這裏，感承此間一個大官人見愛，收錄小弟在家中做個主管，每日撥萬論千，盡托付與杜興身上，甚是信任，以此不想回鄉去。」楊雄道：「這大官人是誰？」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面有三座山岡，列着三個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家莊，東邊是李家莊。這三處莊上三村裏算來總有一二萬軍馬人家，惟有祝家莊最是豪傑，爲頭家長喚做祝朝奉，有三個兒子，名爲祝氏三傑：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個教師，喚做鐵棒纏廷玉，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莊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莊客。西邊那個扈家莊，莊主扈太公有個兒子，喚做飛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個女兒最英雄，名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這裏東村莊上卻是杜興的主人，姓李，名應，能使一條渾鐵點鋼鎗，背藏飛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沒。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遞相救應。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求書去搭救時遷。」

楊雄又問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喚撲天鵬的李應？」杜興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

聽得說獨龍岡有個撲天鵬李應是好漢，卻原來在這裏。多聞他真個了得，是好男子，我們去走一遭。」楊雄便喚酒保計算酒錢。杜興那裏肯要他，還便自招了酒錢三個，離了村店，便引楊雄石秀來到李家莊上。楊雄看時，真個好大莊院，外面週迴一遭闊港，粉牆傍岸，有數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樹，門外一座吊橋，接着莊門，入得門來，到廳前兩邊有二十餘座槍架，明晃晃的都插滿軍器。杜興道：「兩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報知請大官人出來相見。」

杜興入去不多時，只見李應從裏面出來。杜興引楊雄石秀上廳拜見。李應連忙答禮，便教上廳請坐。楊雄石秀再三謙讓，方纔坐了。李應便教取酒來，且相待。楊雄石秀兩個再拜道：「望乞大官人致書與祝家莊來救時，遷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應教請門館先生來商議，修了一封書，緘填寫名諱，使個圖書印記，便差一個副主管齋了備一匹快馬，去到那祝家莊，取這個人來。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上馬去了。楊雄石秀拜謝罷。李應道：「二位壯士放心。小人書去，便當放來。」楊雄石秀又謝了李應道：「且請去後堂，少敝三杯等待。」兩個隨進裏面，就具早膳相待。飯罷，喫了茶，李應問些鎗法，見楊雄石秀說得有理，心中甚喜。

已牌時分，那個副主管回來。李應喚到後堂，問道：「去取的這人在那裏？」主管答道：「小人親見朝奉下了書，倒有放還之心，後來走出祝氏三傑，反焦躁起來，書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應失驚道：「他和我三家村裏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充。如何恁地起來，必是你說得不好，以致如此。」杜主管你須自去走一遭，親見祝朝奉說個仔細緣繇。」杜興道：「小人願去，只求東人親筆書緘，到那裏方纔肯放。」李應道：「說得是。」急取一幅花箋紙來，李應親自寫了書札，封皮面上，使一個諱字圖書，把與杜興接了。後槽牽過一匹快馬，備上鞍轡，拿了鞭子，便出莊門，上馬加鞭，奔祝家莊去了。李應道：「二位放心。我這封親筆書去，少刻定當放還。」楊雄石秀深謝了，留在後堂飲酒等待，看看天色待晚，不見杜興回來。李應心中疑惑，再叫人去接。只見莊

客報道：『杜主管回來了。』李應便道：『幾個人回來？』莊客道：『只是主管獨自一個跑將回來。』李應搖著頭道：『卻又作怪！往常這廝不是這等兜搭，今日緣何恁地？』走出前廳，楊雄石秀都跟出來，只見杜興下了馬，入得莊門，見他模樣，氣得紫漲了面皮，咨牙露嘴，半晌說不得話。李應道：『你且言備細緣故，怎麼地來？』

杜興氣定了，方纔道：『小人齎了東人書札，到他那裏第三重門下，卻好遇見祝龍祝虎祝彪弟兄三個坐在那裏，小人聲了三個喏。祝彪喝道：『你又來則甚？』小人躬身稟道：『東人有書在此拜上。』祝彪那廝變了臉罵道：『你那主人恁地不曉人事，早晌使個潑男女來這裏下書，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裏去，又來恁地？』小人說道：『這個時遷不是梁山泊夥內人數，他是自薊州來的客人，要投見敵莊東人，不想誤燒了官人店屋，明日東人自當依舊蓋還。萬望俯看薄面，高擡貴手，寬恕寬恕。』祝家三個都叫道：『不還不還！』小人又道：『官人請看，東人親筆書札在此。』祝彪那廝接過書去，也不拆開來看，就手扯得粉碎，喝叫把小人直叉出莊門。祝彪祝虎發話道：『休要惹老爺性發，把你那……』……小人本不敢盡言，實被那三個畜生無禮說——『把你那李……李應捉來，也做梁山泊強寇解了去！』又喝叫莊客原拿了小人，被小人飛馬走了。於路上氣死小人，忍耐那廝，枉與他許多年結生死之交，今日全無些仁義！』

李應聽罷，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按捺不下，大呼：『莊客快備我那馬來！』楊雄石秀諫道：『大官人息怒，休爲小人們便壞了貴處義氣。』李應那裏肯聽，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黃金鎖子甲，前後獸面掩心，穿一副領大紅袍，背膊邊插着飛刀五把，拿了點鋼鎗，戴上鳳翅盔，出到莊前，點起三百悍勇莊客。杜興也披上一副甲，持把鎗上馬，帶領二十餘騎馬軍。楊雄石秀也抓扎起，挺着朴刀，跟着李應的馬，逕奔祝家莊來。日漸銜山時分，早到獨龍岡，前便將人馬排開。原來祝家莊又蓋得好，占着這座獨龍山岡，四下一遭闊港，那莊正造在岡上，有三層城牆，都是頑石壘砌的，約高二丈，前後兩座莊門，兩條石橋，牆裏四邊都蓋窩鋪，四下裏遍插着鎗刀軍器，門

樓上排着戰鼓銅鑼。李應勒馬在莊前大叫：「祝家三子！怎敢毀謗老爺！」只見莊門開處，擁出五六十騎馬來。當先一騎似火炭赤的馬上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李應指着大罵道：「你這廝口邊嬌腥未退，頭上胎髮猶存。你爺與我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共意，保護村坊。你家有事情，要取人時，早來早放，要取物件，無有不奉。我今一個平人，二次付書來討，你如何扯了我的書札，恥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道：「俺家雖和你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協意，共捉梁山泊反賊，掃清山寨。你如何卻結連反賊，意在謀叛？」李應喝道：「你說他是梁山泊甚人，你這廝卻冤平人做賊，當得何罪？」祝彪道：「賊人時遷已自招了，你休要在這裏胡說亂道，遮掩不過。你去便去，不去時，連你捉了也做賊人解送。」李應大怒，拍坐下馬，挺手中槍，便奔祝彪。祝彪縱馬去戰李應，兩個就獨龍岡前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了十七八合。祝彪戰李應不過，撥回馬便走。李應縱馬趕將去。祝彪把槍橫擔在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較親，背翻身一箭。李應急躲時，臂上早着。李應翻身斗墜下馬來。祝彪便勒轉馬來，搶人。楊雄石秀見了，大喝一聲，挺兩把朴刀，直奔祝彪馬前殺將來。祝彪抵當不住，急勒回馬便走。早被楊雄一朴刀截在馬後股上，那馬負疼，壁直立起來，險些兒把祝彪掀在馬下，卻得隨從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將來。楊雄石秀見了，自思又無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趕。杜興早自把李應救起上馬先去了。楊雄石秀跟了衆莊客也走了。祝家莊人馬趕了二三里路，見天色晚來，也自回去了。

杜興扶着李應，回到莊前，下了馬，同入後堂坐定，宅眷都出來看視，拔了箭矢，伏侍卸了衣甲，便把金瘡藥敷了瘡口。連夜在後堂商議。楊雄石秀與杜興說道：「既是大官人被那廝無禮，又中了箭，時遷亦不能殺出來，都是我等連累大官人了。我弟兄兩個只得上梁山泊去求晁宋二公並衆頭領來與大官人報讎，就救了時遷。」因辭謝了李應。李應道：「非是我不用心，實出無奈。兩位壯士只得休怪。」叫杜興取些金銀相贈。楊雄石秀那裏肯受。李應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卻。」兩個方纔收受，拜辭了李應。杜興送出村口，指與大路。杜興作別。

了，自回李家莊。

楊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來，早望見遠遠一處新造的酒店，那酒旗兒直挑出來。兩個到店裏買些酒喫，就問路。這酒店卻是梁山泊新添設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兩個一面喫酒，一面動問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見他兩個非常，便來答應道：『你兩位客人從那裏來？要問上山去怎地？』楊雄道：『我們從薊州來。』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麼？』楊雄道：『我乃是楊雄。這個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子不認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薊州回來，多曾稱說兄長，聞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三個敘禮罷，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隨即叫酒保置辦分例酒來相待，推開後面水亭上窗子，拽起弓放了一枝響箭。只見對港蘆葦叢中早有小鴨囉搖過船來。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鴨嘴灘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報知，早見戴宗楊林下山來迎接，俱各敘禮罷。一同上至大寨裏，衆頭領知道有好漢上山都來聚會。大寨坐下，戴宗楊林引楊雄石秀上廳，參見晁蓋宋江並衆頭領。

相見已罷，晁蓋細問兩個蹤跡。楊雄石秀把本身武藝投托入夥先說了。衆人大喜，讓位而坐。楊雄漸漸說到：『有個來投托大寨，同入夥的時，邊不合偷了祝家店裏報曉雞，一時爭鬧起來，石秀放火燒了他店屋，時邊被捉。李應二次修書去討，怎當祝家三子堅執不放，誓要捉山寨裏好漢，且又千般辱罵。巨耐那厮十分無禮。』不說萬事皆休，纔然說罷，晁蓋大怒，喝叫：『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斬訖報來。』宋江慌忙道：『哥哥息怒，兩個壯士不遠千里來此協助，如何卻要斬他？』晁蓋道：『俺梁山泊好漢自從夥併王倫之後，便以忠義爲主，全施恩德於民。一個個兄弟下山去，不會折了銳氣。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都有豪傑的光彩。這厮兩個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雞喫，因此連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斬了這兩個，將這厮首級去那裏號令。我親領軍馬去洗蕩那個村坊，不要輸了銳氣。孩兒們！快斬了報來。』宋江勸住道：『不然，哥哥不聽這兩位賢弟卻纔所說，那個鼓上



蚤時遷，他原是如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廝來，豈是這二位賢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聽得有人說，祝家莊那廝要和俺山寨對敵了，哥哥權且息怒，即日山寨人馬數多，錢糧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尋他，那廝倒來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勢去拿那廝。若打得此莊，倒有三五年糧食，非是我們生事害他，其實那廝無禮，只是哥哥山寨之主，豈可輕動小可不才親領一支軍馬，啓請幾位賢弟們下山去打祝家莊。若不洗蕩得那個村坊，誓不還山。一是山寨不折了銳氣，二乃免此小輩被他恥辱，三則得許多糧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入夥。」吳學究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豈可山寨自斬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寧可斬了兄弟，不可絕了賢路。」衆頭領力勸晁蓋方纔免了二人。楊雄石秀也自謝罪。宋江撫諭道：「賢弟休生異心，此是山寨號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儻有過犯，也須斬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鐵面孔目，表宣做軍政司，賞功罰罪，已有定例。賢弟只得恕罪，恕罪。」楊雄石秀拜罷，謝罪已了，晁蓋叫去坐在楊林之下。山寨裏都喚小嘍囉來參賀新頭領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撥定兩所房屋教楊雄石秀安歇，每人撥十個小嘍囉伏侍。

當晚席散，次日再備筵席會聚，商量議事。宋江教喚鐵面孔目表宣計較下山人數，啓請諸位頭領同宋江去打祝家莊，定要洗蕩了那個村坊。商量已定，除晁蓋頭領鎮守山寨不動外，留下吳學究、劉唐並阮家三弟兄、呂方、郭盛護持大寨。原撥定守灘守酒店有職事人員俱各不動。又撥新到頭領孟康、管造船隻、頂替馬麟、監督戰船。寫下告示，將下山打祝家莊頭領分作兩起：頭一撥宋江、花榮、李俊、穆弘、李達、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帶領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披掛已了，下山前進。第二撥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馬麟、鄧飛、王矮虎、白勝，也帶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隨後接應。再着金沙灘鴨嘴灘二處小寨，只教宋萬、鄭天壽守把，就行接應糧草，晁蓋送路已了，自回山寨。

宋江並衆頭領逕奔祝家莊來，兩次進攻，都不得手。第一次被祝家莊捉去了楊林、黃信；第二次被一丈青捉

了王矮虎，纔廷玉鎚打傷了歐鵬，絆馬索拖翻捉了秦明鄧飛。只因一丈青追趕宋江過急，被林冲活捉了來。當下宋江收回大隊人馬，到村口下了寨柵，先教將一丈青過來，喚二十個老成的小嘍囉，着四個頭白騎四匹快馬，把一丈青拴了雙手，也騎一匹馬。『連夜與我送上梁山泊去，交與我父親宋太公收管，便來回話，待我回山寨自有發落。』衆頭領都只道宋江自要這個女子，盡皆小心送去。先把一輛車兒教歐鵬上山去將息。一行人都領了將令，連夜去了。宋江其夜在帳中納悶，一夜不睡，坐而待旦。次日只見探事人報來說：『軍師吳學究引將三阮頭領並呂方郭盛帶五百人馬來。』宋江聽了，出寨迎接了軍師吳用，到中軍帳中坐下。吳學究帶酒食來與宋江把盞賀喜，一面犒賞三軍衆將。吳用道：『山寨裏頭領多聽得哥哥先次進兵不利，特地使將吳用並五個頭領來助戰。不知近日勝敗如何？』宋江道：『一言難盡，巨耐祝家那厮，他莊門上立兩面白旗，寫道：『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這厮無禮，先一遭進兵攻打，因爲失其地利，折了楊林黃信，夜來進兵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纔廷玉鎚打傷了歐鵬，絆馬索拖翻捉了秦明鄧飛。如此失利，若不得林教頭活捉了一丈青時，折盡銳氣，今來似此，如之奈何？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莊破，救不得這幾個兄弟來，情願自死於此地，也無面目回去見得晁蓋哥哥。』吳學究笑道：『這個祝家莊也是合當天敗，恰好有這個機會，吳用想來事在旦夕可破。』宋江聽罷，十分驚喜，連忙問道：『這祝家莊如何旦夕可破機會，自何而來？』吳學究笑着對宋公明說道：『今日有個機會，卻是石勇面上來投入夥的人，又與纔廷玉那厮最好，亦是楊林鄧飛的至愛相識。他知道哥哥打祝家莊不利，特獻這條計策來入夥，以爲進身之禮，隨後便至五日之內可行此計，卻是好麼？』宋江聽了，大喜道：『妙哉！』方纔笑逐顏開。

### 第三十四 劫牢

原來這段話正和宋公明初打祝家莊時一同事發：乃是山東海邊有個州郡，喚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來傷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獵戶，當廳委了杖限文書，捉捕登州山上大蟲，又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狀，限外不行解官，痛責枷號不恕。

登州山下有一家獵戶，弟兄兩個，哥哥喚做解珍，兄弟喚做解寶。弟兄兩個都使渾鐵點鋼，又有一身驚人的武藝。當州裏的獵戶們都讓他第一。那解珍一個綽號喚做兩頭蛇。這解寶綽號叫做雙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細膀闊。這兄弟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身材，面圓身黑，兩隻腿，上刺着兩個飛天夜叉，有時性起，恨不得拔樹搖山，騰天倒地。那兄弟兩個當官受了甘限文書，回到家，中整頓窩弓藥箭，弩子鑊叉，穿了豹皮褲，虎皮套體，拿了鋼叉，兩個逕奔登州山上，下了窩弓，去樹上等了一日，不濟事，收拾窩弓下去，次日，又帶了乾糧，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兩個把窩弓下了，爬上樹去，直等到五更，又沒動靜，兩個移了窩弓，卻去西山邊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兩個心焦，說道：『限三日內要納大蟲，遲時須用受責，卻是怎地好！』兩個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時分，不覺身體困倦，兩個背廝靠着且睡，未曾合眼，忽聽得窩弓發響，兩個跳將起來，拿了鋼叉，四下裏看時，只見一個大蟲中了藥箭，在那地上滾，兩個燃着鋼叉向前來。那大蟲見了人來，帶着箭便走，兩個追將向前去，不到半山裏時，藥力透來，那大蟲當不住，吼了一聲，骨淥淥滾將下山去了。解寶道：『好了！我認得這山是毛太公莊後園裏，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討大蟲。』

當時兄弟兩個提了鋼叉，逕下山來投毛太公莊上敲門。此時方纔天明，兩個敲開莊門，進去，莊客報與太公知道。多時，毛太公出來，解珍解寶放下鋼叉，聲了喏，說道：『伯伯，多時不見，今日特來拜擾。』毛太公道：『賢姪如何來得這等早？有甚話說？』解珍道：『無事，不敢驚動伯伯睡寢。如今小姪因爲官司，委了甘限文書，要捕獲大蟲，一連等了三日，今早五更射得一個，不想從後山滾下在伯伯園裏。望煩借一路取大蟲，則個。』毛太公道：『不妨，既是落在我園裏，二位且少坐。敢是肚餓了，喫些早飯去取。』叫莊客且去安排早膳來相待。當時勸二位喫了酒飯，解珍解寶起身謝道：『感承伯伯厚意，望煩引去取大蟲，還小姪。』毛太公道：『既是在我莊後，卻怕怎地？且坐喫茶，卻去取未遲。』解珍解寶不敢相違，只得又坐下。莊客拿茶來教二位喫了。毛太公道：『如今和賢姪去取大蟲。』解珍解寶道：『深謝伯伯。』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莊後，方叫莊客把鑰匙來開門。百般開不開。毛太公道：『這園多時不曾有人來開，敢是鎖簧鏽了，因此開不得。去取鐵鎚來，打開了罷。』莊客手邊取出鐵鎚，打開了鎖，衆人都入園裏去看時，遍山邊去看，尋不見。毛太公道：『賢姪，你兩個莫不錯看了，認不仔細，敢不曾落在我園裏？』解珍道：『恁地得我兩個錯看了，是這裏生長的人，如何認不得？』毛太公道：『你自尋便了，有時自擡去。』解寶道：『哥哥，你且來看。這裏一帶草滾得平平地都倒了，又有血蹟在上頭，如何說不在這裏？必是伯伯家莊客擡過了。』毛太公道：『你休這等說，我家莊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蟲在園裏，便又擡得過你？也須看見方纔當面開鎖來，和你兩個一同入園裏來尋。你如何這般說話？』解珍道：『伯伯，你須還我這大蟲去解官。』毛太公道：『你這兩個好無道理！我好意請你喫酒飯，你顛倒賴我大蟲。』解寶道：『有甚麼賴處？你家也見當里正，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書，卻沒本事去捉，倒來就我見成，你倒將去請功，教我兄弟兩個喫限棒！』毛太公道：『你喫限棒，干我甚事！』

解珍解寶睜起眼來，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麼？』毛太公道：『我家比你家！各有內外！你看這兩個叫化頭

倒來無禮！解寶搶近廳前，尋不見，心中火起，便在廳前打將起來。解珍也就廳前攀折欄杆，打將入去。毛太公叫道：「解珍解寶白晝搶劫！」那兩個打碎了廳前椅桌，見莊上都有準備，兩個便拔步出門，指着莊上罵道：「你賴我大蟲，和你官司裏來理會！」那兩個正罵之間，只見兩三匹馬投莊上來，引着一夥伴當。解珍認得是毛太公兒子毛仲義，接着說道：「你家莊上莊客捉過了，我大蟲，你爹不討還我，顛倒要打我弟兄兩個！」毛仲義道：「這廝村人不省事，我父親必是被他們瞞過了，你兩個不要發怒，隨我到家裏，討還你便了。」解珍解寶謝了毛仲義，叫開莊門，教他兩個進去，待得解珍解寶入得門來，便叫關上莊門，喝一聲「下手」，兩廊下走出二三十個莊客，恰纔馬後帶來的都是做公的。那兄弟兩個措手不及，衆人一齊上，把解珍解寶綁了。毛仲義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個大蟲，如何來白賴我的乘勢搶擄我家財，打碎家中什物，當得何罪？解上本州，也與本州除了一害！」

原來毛仲義五更先把大蟲解上州裏去了，卻帶了若干做公的來捉解珍解寶，不想他這兩個不識局面，正中了他的計策，分說不得。毛太公教把他兩個使的鋼叉，做一包賊物，扛擡了許多碎的家伙什物，將解珍解寶剝得赤條條地，背剪綁了，解上州裏來。本州有個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卻是毛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稟說了，纔把解珍解寶押到廳前，不繇分說，網翻便打，定要他兩個招做「混賴大蟲，各執鋼叉，因而搶擄財物」。解珍解寶喫拷不過，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兩面二十五斤的重枷來，枷了，釘下大牢裏去。毛太公毛仲義自回莊上商議道：「這兩個男女卻放他不得，不如一發結果了他，免致後患。」當時父子二人自來州裏分付孔目王正：「與我一發斬草除根，了此一案。我這裏自行與知府透打關節。」

解珍解寶押到死囚牢裏，引至亭心上來，見這個節級爲頭那人，姓包，名吉，已自得了毛太公銀兩，并聽信王孔目之言，教對付他兩個性命。便來亭心裏坐下。小牢子對他兩個說道：「快過來跪在亭子前。」包

節級喝道：『你兩個便是甚麼兩頭蛇，雙尾蝮，是你麼？』解珍道：『雖然別人叫小人們這等混名，實不會陷害良善。』包節級喝道：『你這兩個畜生！今番我手裏教你「兩頭蛇」做「一頭蛇」，「雙尾蝮」做「單尾蝮」！』

且與我押入大牢裏去！』

那一個小牢子把他兩個帶在牢裏來；見沒人，那小節級便道：『你兩個認得我麼？我是你哥哥的妻舅。』解珍道：『我只親弟兄兩個，別無那個哥哥。』那小牢子道：『你兩個須是孫提轄的弟兄。』解珍道：『孫提轄是我姑舅哥哥，我卻不會與你相會。足下莫非是樂和舅？』那小節級道：『正是我姓樂名和，祖貫茅州人氏。先祖挈家到此，將姐姐嫁與孫提轄爲妻。我自在此州裏勾當，做小牢子。人見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鐵叫子。樂和姐夫見我好武藝，也教我學了幾路鎗法在身。』原來這樂和是一個聰明伶俐的人，諸般樂品學着便會作事，道頭知尾，說起鎗棒武藝，如糖似蜜，價愛爲見。解珍解寶是個好漢，有心要救他，只是單絲不綫，孤掌難鳴，只得他一個信。

樂和說道：『好教你兩個得知：如今包節級得受了毛大公錢財，必然要害你兩個性命，你兩個卻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說孫提轄則休；你既說起他來，只央你寄一個信。』樂和道：『你卻教我寄信與誰？』解珍道：『我有個姐姐，是我爺面上的，卻與孫提轄兄弟爲妻，見在東門外十里牌住。他是我姑娘的女兒，叫做母大蟲。顧大嫂，開張酒店，家裏又殺牛開賭。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孫新這等本事也輸與他。只有那個姐姐和我弟兄兩個最好。孫新孫立的姑娘卻是我母親；以此他兩個又是我姑舅哥哥。央煩得你暗暗地寄個信與他，把我的事說知姐姐，必然自來救我。』樂和聽罷，分付說：『賢親，你兩個且寬心着。』先去藏些燒餅肉食來，牢裏開了門，把與解珍解寶喫了，推了事，故鎖了牢門，教別個小節級看守了門，一逕奔到東門外，望十里牌來。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懸掛着牛羊等肉，後面屋下一簇人，在那裏賭博。樂和見酒店裏一個婦人坐在櫃上，心

知便是顧大嫂，走向前，唱個喏道：「此間姓孫麼？」顧大家慌忙答道：「便是。足下卻要沽酒，卻要買肉，如要賭錢，後面請坐。」樂和道：「小人便是孫提轄妻舅樂和的便是。」顧大嫂笑道：「原來卻是樂和舅。可知尊顏和姆姆一般模樣。且請裏面拜茶。」

樂和跟進裏面客位裏坐下。顧大嫂便動問道：「聞知得舅舅在州裏勾當，家下窮忙少閒，不會相會。今日甚風吹得到此？」樂和道：「小人若無事，也不敢來相惱。今日廳上偶然發下兩個罪人進來，雖不會相會，多聞他的大名，一個是兩頭蛇解珍，一個是雙尾蝎解寶。」顧大嫂道：「這兩個是我的兄弟，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裏？」樂和道：「他兩個因射得一個大蟲，被本鄉一個財主毛太公賴了，又把他兩個強扭做賊，搶擄家財，解入州裏來。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錢財，早晚間要教包節級牢裏做翻他兩個，結果了性命。小人路見不平，獨力難救。只想一者占親，二者義氣爲重，特地與他通個消息。他說道，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若不早早用心着力，難以救拔。」顧大嫂聽罷，一片聲叫起苦來，便叫火家：「快去尋得二哥家來說話。」幾個火家去不多時，尋得孫新歸來，與樂和相見。原來這孫新祖是瓊州人氏，軍官子孫，因調來登州駐紮，弟兄就此爲家。孫新生得身長力壯，全學得他哥哥的本事，使得幾路好鞭鎗，因此人多把他兄弟兩個比尉遲恭，叫他做小尉遲。顧大嫂把上件事對孫新說了，孫新道：「既然如此，教舅舅先回去。他兩個已在牢裏，全望舅舅看覷則個。我夫妻商量個長便道理，卻逕來相投。」樂和道：「但有用着小人處，儘可出力向前。」顧大嫂置酒相待已了，將出一包碎銀，付與樂和道：「煩舅舅特去牢裏，散與衆人，并小牢子們，好生週全他兩個弟兄。」樂和謝了，收了銀兩，自回牢裏來替他使用。顧大嫂和孫新商議道：「你有甚麼道理救我兩個兄弟？」孫新道：「毛太公那廝有錢有勢，他防你兩個兄弟出來，須不肯干休，定要翻了他兩個，似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去劫牢，別樣也救他不得。」顧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孫新笑道：「你好粗鹵，我和你也要算個長便，劫了牢，也要個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和這兩

個人時，行不得這件事。」顧大嫂道：「這兩個是誰？」孫新道：「便是那叔姪兩個，最好賭的，鄒淵鄒閏；如今見在登雲山臺峪裏聚衆打劫。他和我最好。若得他兩個相幫，此事便成。」顧大嫂道：「登雲山離這裏不遠，你可連夜去請叔姪兩個來商議。」孫新道：「我如今便去。你可收拾了酒食餚饌，我去定請得來。」顧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豬，鋪下數盤菓品按酒，排下桌子。天色黃昏時候，只見孫新引了兩簍好漢歸來。那個爲頭的姓鄒名淵，原來是萊州人氏，自小最好賭錢，閒漢出身，爲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藝，性氣高強，不肯容人。江湖上喚他綽號出林龍。第二個好漢名喚鄒閏，是他姪兒，年紀與叔叔彷彿，二人爭差不多，身材長大，天生一等異相。腦後一個肉瘤，往常但和人等爭鬪，性起來，一頭撞去，忽然一日，一頭撞折了潤邊一株松樹，看的人都驚呆了，因此都喚他做獨角龍。

當時顧大嫂見了請入後面屋下坐地，卻把上件事告訴與他，次後商量劫牢一節。鄒淵道：「我那裏雖有八九十人，只有二十來個心腹的。明日幹了這件事，便是這裏安身不得了。我卻有個去處，我也有心要去多時，只不知你夫婦二人肯去麼？」顧大嫂道：「遮莫甚麼去處，都隨你去，只要救了我兩個兄弟。」鄒淵道：「如今梁山泊十分興旺，宋公明大肯招賢納士，他手下見有我的三個相認在彼，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一個是火眼狻猊鄧飛，一個是石將軍石勇，都在那裏入夥了多時。我們救了你兩個兄弟，都一發上梁山泊投奔入夥去，如何？」顧大嫂道：「最好有個不去的，我便亂鎗斃死他！」鄒閏道：「還有一件，我們倘或得了人，誠恐登州有些軍馬追來，如之奈何？」孫新道：「我的親哥哥見做本州軍馬提轄，如今登州只有他一個了得，幾番草寇臨城，都是他殺散了，到處聞名。我明日自去請他來，要他依允便了。」鄒淵道：「只怕他不肯落草。」孫新說道：「我自有良法。」當夜喫了半夜酒，歇到天明，留下兩個好漢在家裏，卻使一個火家帶領了一兩個人，推一輛車子，「快去城中營裏請我哥哥孫提轄，并嫂嫂樂大娘子。說道：「家中大嫂害病沉重，便煩來家看。」顧大嫂又分付



火家道：『只說我病重臨危，有幾句緊要的話，卻是便來，只有一番相見屬付。』火家推車兒去了。孫新專在門前伺候，等接哥哥。飯罷時分，遠遠望見車兒來了，載着樂大娘子，背後孫提轄騎着馬，十數個軍漢跟着，望十里牌來。孫新入去報與顧大嫂得知說：『哥嫂來了。』顧大嫂分付道：『只依我如此行……』

孫新出來接見哥嫂，且請大哥大嫂下了車兒，同到房裏看視弟媳婦病症。孫提轄下了馬，入門來，端的好條大漢淡黃面皮，落腮鬚鬚，八尺以上身材，姓孫名立，綽號病尉遲，射得硬弓，騎得劣馬，使一管長鎗，腕上懸一條虎眼竹節鋼鞭。海邊人見了，望風便跌。當下病尉遲孫立下馬來，進得門，便問道：『兄弟，娘子害甚麼病？』孫新答道：『他害的症候甚是蹊蹺，請哥哥到裏面說話。』孫立便入來。孫新分付火家着這夥跟馬軍士去對門店裏喫酒，便教火家牽過馬，請孫立入到裏面來坐下。

良久，孫新道：『請哥哥嫂嫂去房裏看病。』孫立同樂大娘子入進房裏，見沒有病人。孫立問道：『娘子病在那裏房內？』只見外面走入顧大嫂來，鄒淵鄒閏跟在背後。孫立道：『娘子，你正是害什麼病？』顧大嫂道：『伯伯拜了，我害些救兄弟的病。』孫立道：『卻又作怪，救甚麼兄弟？』顧大嫂道：『伯伯，你不要推諱裝啞。你在城中豈不知道他兩個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孫立道：『我並不知因緣。是那兩個兄弟？』顧大嫂道：『伯伯在上。今日事急，只得直言拜稟，這解珍解寶被登雲山下毛太公同王孔目設計陷害，早晚要謀他兩個性命。我如今和這兩個好漢商量已定，要去城中劫牢，救出他兩個兄弟，都投梁山泊入夥去，恐怕明日事發，先負累伯伯，因此我只推患病，請伯伯姆姆到此，說個長便。若是伯伯不肯去時，我們自去上梁山泊去了。如今天下有甚分曉，走了的倒沒事，見在的倒喫官司。常言道：『近火先焦。』伯伯便替我們喫官司，坐牢，那時又沒人送飯來救你，伯伯尊意如何？』

孫立道：『我卻是登州的軍官，怎地敢做這等事？』顧大嫂道：『就是伯伯不肯，我今日便和伯伯併個你死。』

我活！顧大嫂身邊便掣出兩把刀來。鄒淵鄒問各拔出短刀在手。孫立叫道：「嬌子且住！休要急速。待我從長計較，慢慢地商量。」樂大娘子驚得半晌做聲不得。顧大嫂又道：「既是伯伯不肯去時，即便先送姆姆前行。我們自去下手。」孫立道：「雖要如此行時，也待我歸家去收拾包裹行李，看個虛實，方可行事。」顧大嫂道：「伯伯，你的樂阿舅透風與我們了，一就去劫牢，一就去取行李不遲。」孫立歎了一口氣，說道：「你衆人既是如此行了，我怎地推卻得？終不成日後倒要替你們喫官司罷罷罷！做一處商議了行。」先叫鄒淵去登雲山裏收拾財物馬匹，帶了那二十個心腹的人來店裏取齊。鄒淵去了，又使孫新入城裏來問樂和討信，就約會了暗通消息，解珍解寶得知。

次日，登雲山寨裏鄒淵收拾金銀已了，自和那起人到來相助。孫新家裏也有七八個知心腹的火家，并孫立帶來的十數個軍漢，共有四十餘人。孫新宰了兩口豬，一腔羊，衆人盡喫了一飽。顧大嫂貼肉藏了尖刀，扮做個送飯的婦人先去。孫新跟着孫立，鄒淵領了鄒問，各帶了火家，分作兩路入去。

登州府牢裏包節級得了毛太公錢物，只要陷害解珍解寶的性命。當日樂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牢門裏獅子口邊，只聽得拽鈴子響，樂和道：「甚麼人？」顧大嫂應道：「送飯的婦人。」樂和已自瞧科了，便來開門，放顧大嫂入來，再開了門，將過廊下去。包節級正在亭心裏看見，便喝道：「這婦人是甚麼人，敢進牢裏來送飯？自古『獄不通風』。」樂和道：「這是解珍解寶的姐姐自來送飯。」包節級喝道：「休要叫他入去，你們自與他送進去便了。」樂和討了飯，卻去開了牢門，把與他兩個。解珍解寶問道：「舅舅，夜來所言之事如何？」樂和道：「你姐姐入來了，只等前後相應。」樂和便把匣牀與他兩個開了，只聽得小牢子入來報道：「孫提轄敲門，要走入來。」包節級道：「他自是營官，來我牢裏有何事幹？休要開門！」顧大嫂一蹙蹙下亭心邊去。外面又叫道：「孫提轄焦躁了打門。」包節級忿怒，便下亭心來。顧大嫂大叫一聲：「我的兄弟在那裏！」身邊便掣出兩把明晃

晃尖刀來，包節級見不是頭，望亭外便走。解珍解寶提起枷從牢眼裏鑽將出來，正迎着包節級。包節級措手不及，被解寶一枷梢打去，把臉蓋劈得粉碎。當時顧大嫂手起，早戳翻了三五個小牢子，一齊發喊從牢裏打將出來。孫立孫新兩個把住牢門，見四個從牢裏出來，一發望州衙前便走。鄒淵鄒閻早從州衙裏提出王孔目頭來，一行人大喊，步行者在前，孫提轄騎着馬，彎着弓，搭着箭，壓在後面。街上人家都關上門，不敢出來。州裏做公的人認得是孫提轄，誰敢向前攔當。衆人簇擁着孫立奔出城門去，一直望十里牌來，扶攙樂大娘子上了車兒，顧大嫂上了馬，幫着便行。

解珍解寶對衆人道：「叵耐毛太公老賊冤家，如何不報了去！」孫立道：「說得是。」便令兄弟孫新與舅舅樂和，先護持車兒前行着，我門隨後趕來。」孫新樂和簇擁着車兒先行了。孫立引着解珍解寶鄒淵鄒閻并火家伴當一逕奔毛太公莊上來，正值毛仲義與太公在莊上慶壽飲酒，卻不隄防。一夥好漢，吶聲喊殺將入去，就把毛太公毛仲義并一門老小盡皆殺了，不留一個。去臥房裏搜檢得十數包金銀財寶，後院裏牽得七八匹好馬，把四匹揹帶馱載。解珍解寶揀幾件好的衣服穿了，將莊院一把火，齊放起燒了。各人上馬，帶了一行人，趕不到三十里路，早趕上車仗人馬，一處上路行程。於路莊戶人家又奪得三五匹好馬，一行星夜奔上梁山泊去。

不一二日，來到石勇酒店裏。那鄒淵與他相看了，問起楊林鄧飛二人，石勇說起：「宋公明去打祝家莊，二人都跟去，兩次失利，聽得報來說楊林鄧飛俱被陷在那裏，不知如何。備聞祝家莊三子豪傑，又有教師鐵棒藥廷玉相助，因此二次打不破那莊。」孫立聽罷，大笑道：「我等衆人來投大寨入夥，正沒半分功勞，獻此一條計去，打破祝家莊，爲進身之報，如何？」石勇大喜道：「願聞良策。」孫立道：「藥廷玉和我是一個師父教的武藝，我學的鎗刀，他也知道；他學的武藝，我也盡知。我們今日只做登州對調來鄆州守把，經過來此相望，他必然出來

迎接我們；進身入去，裏應外合，必成大事。此計如何？」

正與石勇說計未了，只見小校報道：「吳學究下山來，前往祝家莊救應去。」石勇聽得，便叫小校快去報知軍師，請來這裏相見，說猶未了，已有軍馬來到店前，乃是呂方郭盛并阮氏三雄，隨後軍師吳用帶領五百餘人到來。石勇接入店內，引着這一行人都相見了，備說投托人夥，獻計一節。吳用聽了大喜，說道：「既然衆位好漢肯作成山寨，且休上莊，便煩疾往祝家莊行此一事，成全這段功勞如何？」孫立等衆人皆喜，一齊都依允了。吳用道：「小生如今人馬先去，衆位好漢隨後一發便來。」

### 第三十五 祝家莊的毀滅

孫立和吳學究商議已定，教自己的伴當跟着車仗人馬投一處歇下，只帶解珍解寶鄒淵鄒閏孫新顧大嫂樂和共是八人來參見宋江。宋江置酒設席款待。

吳用暗傳號令與衆人教第三日如此行，第五日如此行，分付已了，孫立等衆人領了計策，一行人自來和車仗人馬投祝家莊進身行事。

吳用又對戴宗說道：『賢弟可與我回山寨去取鐵面孔目、裴宣、聖手書生、蕭讓、通臂猿猴、健玉臂、匠金大堅，可教此四人帶了如此行頭，連夜下山來，我自有用他處。』戴宗去了。只見寨外軍士來報：『西村扈家莊上，扈成牽羊担酒，特來求見。』宋江叫請入來。扈成來到中軍帳前，再拜懇告道：『小妹一時粗鹵，年幼不省人事，誤犯威顏，今者被擒，望乞將軍寬恕。奈緣小妹原許祝家莊上，前者不合奮一時之勇，陷於縲縵，如蒙將軍饒放，但用之物，當依命拜奉。』宋江道：『且請坐說話。祝家莊那廝好生無禮，平白欺負俺山寨，因此行兵報讎，須與你扈家無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因此還禮，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回放還我，我便把令妹還你。』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莊拿了這個好漢去。』吳學究便道：『我這王矮虎今在何處？』扈成道：『如今拘鎖在祝家莊上，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來還我，如何能贖得你令妹回去？』吳學究道：『兄长休如此說，只依小生一言，今後早晚祝家莊上，但有些響亮，你的莊上切不可令人來救護，倘或祝家莊上有人投奔你處，你可就縛在彼，若是捉下得人時，那時送還令妹到貴莊，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日已使人送在山』

寨，奉養在宋太公處。你且放心回去。我這裏自有個道理。」扈成道：「今番斷然不敢去救應他。若是他莊上果有人來投我時，定縛來奉獻將軍麾下。」宋江道：「你若是如此，便強似送我金帛。」扈成拜辭了去。

孫立便把旗號上改換作「登州兵馬提轄孫立」，領了一行人馬，都來到祝家莊後門前。莊上牆裏，望見是登州旗號，報入莊裏去。欒廷玉聽得是登州孫立到來相望，說與祝氏三傑道：「這孫立是我弟兄，自幼與他同師學藝，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帶了二十餘人馬，開了莊門，放下吊橋出來迎接。孫立一行人都下了馬，衆人講禮已罷。欒廷玉問道：「賢弟在登州守把，如何到此？」孫立答道：「總兵府行文書，對調我來此間鄆州守把城池，隄防梁山泊強寇，便道經過，聞知仁兄在此祝家莊，特來相探。本待從前門來，因見村口莊前俱屯下許多人馬，不好衝突，特地尋覓村里從小路問到莊後，入來拜望仁兄。」欒廷玉道：「便是這幾時連日與梁山泊強寇廝殺，已拿得他幾個頭領在莊裏了。只要捉了宋江賊首，一併解官。天幸今得賢弟來此間鎮守。正如「錦上添花，旱苗得雨。」孫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這廝們，成全兄長之功。」欒廷玉大喜，當下都引一行人進莊裏來，再拽起了吊橋，關上了莊門。孫立一行人安頓車仗人馬，更換衣裳，都在前廳來相見。祝朝奉與祝龍、祝虎、祝彪三傑都相見了。一家兒都在廳前相接。欒廷玉引孫立等上到廳上相見，講禮已罷，便對祝朝奉說道：「我這個賢弟孫立，綽號病尉遲，任登州兵馬提轄，今奉總兵府對調，他來鎮守此間鄆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治下。」孫立道：「卑小之職，何足道哉？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攜指教。」祝氏三傑相請衆位尊坐。孫立動問道：「連日相殺，征陣勞神？」祝龍答道：「也未見勝敗，衆位尊兄鞍馬勞神不易。」孫立便叫顧大嫂引了樂大娘子——叔伯、姆兩個——去後堂拜見宅眷；喚過孫新、解珍、解寶參見了，說道：「這三個是我兄弟。」指著樂和、便道：「這位是此間鄆州差來取的公吏。」指着鄒淵、鄒潤道：「這兩個是登州送來的軍官。」祝朝奉并三子雖是聰明，卻是他又有老小，并許多行李車仗人馬，又是欒廷玉教師的兄弟，那裏有疑心，只顧殺牛宰馬。

做筵席管待衆人飲酒。

過了一兩日，到第三日，莊兵報道：『宋江又調軍馬殺奔莊上來了！』祝彪道：『我自去上馬拿此賊！』便出莊門，放下弔橋，引一百餘騎馬軍殺出來。早迎見一彪軍馬，約有五百來人，當先擁出那個頭領，彎弓插箭，拍馬輪鎗，乃是小李廣花榮。祝彪見了，躍馬挺鎗，向前來鬪。花榮也縱馬來戰祝彪。兩個在獨龍岡前，約鬪數十合，不分勝敗。花榮賣個破綻，撥回馬便走。祝彪正待縱馬要追去，背後有認得的說道：『將軍休要去趕，恐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聽罷，便勒轉馬來不趕，領回人馬，投莊上來，拽起弔橋，看花榮時，已引軍馬回了。祝彪直到廳前下馬，進後堂來飲酒。孫立動問道：『小將軍今日拿得甚賊？』祝彪道：『這廝們夥裏有個甚麼小李廣花榮，鎗法好生了得，鬪了五十餘合，那廝走了，我卻待要趕去追他，軍人們道：那廝好弓箭，因此各自收兵回來。』孫立道：『來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幾個。』當日筵席上叫樂和唱曲，衆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夜。

到第四日午牌，忽有莊兵報道：『宋江軍馬又來在莊前了！』當下祝龍、祝虎、祝彪三子都披掛了，出到莊前門外，遠遠地聽得鳴鑼、擂鼓、吶喊、搖旗，對面早擺下陣勢。這裏祝朝奉坐在莊門上，左旁欒廷玉，右邊孫提轄。祝家三傑並孫立帶來的許多人馬，都擺在門邊。早見宋江陣上豹子頭林冲，高聲叫罵。祝龍焦躁，喝叫放下弔橋，綽鎗上馬，引一二百人馬，大喊一聲，直奔林冲陣上。莊門下播起鼓來，兩邊各把弓弩射住陣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龍交戰。連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兩邊鳴鑼，各回了馬。祝虎大怒，提刀上馬，跑到陣前，高聲大叫：『宋江決戰！』說言未了，宋江陣上早有一將出馬，乃是沒遮欄穆弘來戰祝虎。兩個鬪了三十餘合，又沒勝敗。祝彪見了大怒，便綽鎗飛身上馬，引二百餘騎，奔到陣前。宋江隊裏病關索楊雄一騎馬，一條鎗，飛搶出來戰祝彪。孫立看見兩隊兒在陣前廝殺，心中忍耐不任，便喚孫新：『取我的鞭鎗來，就將我的衣甲頭盔袍襖，把來披掛了！』牽過自己馬來——這騎馬號『烏騮馬』——備上鞍子，拍了三條肚帶，腕上懸了虎眼鋼鞭，綽鎗上

馬。祝家莊上一聲鑼響，孫立出馬在陣前，宋江陣上，林冲穆弘楊雄都勒住馬立於陣前。孫立早跑馬出來，說道：『看小可捉這廝們！』孫立把馬兜住，喝問道：『你那賊兵陣上有好廝殺的出來與我決戰！』宋江陣內響鈴響處，一騎馬跑將出來。衆人看時，乃是拚命三郎石秀來戰孫立。兩馬相交，雙鎗並舉。兩個鬪到五十合，孫立賣個破綻，讓石秀一鎗搥入來，虛閃一個過，把石秀輕輕的從馬上捉過來，直挾到莊前，撒下，喝道：『把來縛了！』祝家三子把宋江軍馬一攪都趕散了。三子收軍回到門樓下，見了孫立，衆皆拱手欽伏。孫立便問道：『共是捉得幾個賊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個時遷，次後拿得一個細作楊林，又捉得一個黃信。』扈家莊一丈青捉得一個王矮虎，陣上捉得兩個秦明鄧飛，今番將軍又捉得這個石秀，這廝正是燒了我店屋的，共是七個了。』孫立道：『一個也不要壞他，快做七輛囚車裝了，與些飯酒，將養身體，休教餓損了他，不好看他日拿了宋江，一併解上東京去，教天下傳名，說這個祝家莊三傑！』祝朝奉謝道：『多幸得提轄相助，想是這梁山泊當滅了。』邀請孫立到後堂筵宴。石秀自把囚車裝了，看官聽說石秀的武藝不低似孫立，要賺祝家莊人，故意教孫立捉了，使他莊上人一發信他。孫立又暗暗地使鄒淵鄒閏樂和去後房裏把門戶都看了出入的路數。楊林鄧飛見了鄒淵鄒閏，心中暗喜，樂和張看得沒人，便透個消息與衆人知了。顧大嫂與樂大娘子在裏面，又看了房戶出入的門徑。

至第五日，孫立等衆人都在莊上閒行。當日辰牌時候，早飯已後，只見莊兵報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來打本莊！』孫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作準備便了。』先安排些撓鉤套索，須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莊上人都披掛了。祝朝奉親自牽引着一班兒上門樓來看時，見正東上一彪人馬，當先一個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便是李俊阮小二，約有五百以上人馬；正西上又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一個頭領，乃是小李廣花榮，隨後是張橫張順，正南門樓上望時，也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三個頭領，乃是沒遮欄穆弘病關索楊雄黑



旋風李逵——四面都是兵馬。戰鼓齊鳴，喊聲大舉。樊廷玉聽了道：「今日這廝們廝殺，不可輕敵。我引了一隊人馬出後門殺這正西北上的人馬。」祝龍道：「我出前門殺這正東上的人馬。」祝虎道：「我也出後門殺那西南上的人馬。」祝彪道：「我自出前門捉宋江，是要緊的賊首。」祝朝奉大喜，都賞了酒。各人上馬，盡帶了三百餘騎，奔出莊門。其餘的都守莊院門樓前吶喊。

此時鄒淵鄒閏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監門左側。解珍解寶藏了暗器，不離後門。孫新樂和已守定前門左右。顧大嫂先撥軍兵保護樂大娘子，卻自拿了兩把雙刀，在堂前窺只聽風聲，便乃下手。

祝家莊上播了三通戰鼓，放了一個砲，把前後門都開，放下吊橋，一齊殺將出來。四路軍兵出了門，四下裏分投去廝殺。臨後孫立帶了十數個軍兵，立在吊橋上。門裏孫新便把原帶來的旗號插起在門樓上。樂和便提著鎗，直唱將出來。鄒淵鄒閏聽得樂和唱，便唿哨了幾聲，輪動大斧，早把守監門的莊兵砍翻了數十個，便開了陷車，放出七隻大蟲來，各各架上拔了鎗，一聲喊起，顧大嫂掣出兩把刀，直奔入房裏，把應有婦人一刀一個，盡都殺了。祝朝奉見勢頭不好了，卻待要投井時，早被石秀一刀剝翻，割了首級。那十數個好漢分投來殺莊兵。後門頭解珍解寶便去馬草堆裏放起把火，黑燄冲天而起。四路人馬見莊上火起，併力向前。祝虎見莊裏火起，先奔回來。孫立守在吊橋上，大喝一聲：「你那廝那裏去！」攔住吊橋。祝虎省得便撥轉馬頭，再奔宋江陣上來。這裏呂方郭盛兩戟齊舉，早把祝虎連人和馬擲翻在地。衆軍亂上，剝做肉泥。前軍四散奔走。孫立孫新迎接宋公明入莊。東路祝龍鬪林冲不住，飛馬望莊後而來，到得吊橋邊，見後門頭解珍解寶把莊客的屍首一個個擡將下來。火燄裏，祝龍急回馬望北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風，躡身便到，輪動雙斧，早砍翻馬脚。祝龍措手不及，倒撞下來，被李逵只一斧把頭劈翻在地。祝彪見莊兵走來報知，不敢回，直望扈家莊投奔，被扈成叫莊客捉了，綁縛下。正解將來，來見宋江，恰好遇著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頭來。莊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輪起雙斧，便看着扈成砍來。

扈成見局面不好，投馬落荒而走，棄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後來中興內也做了個軍官武將。

且說李逵正殺得手順，直捨入扈家莊裏，把扈太公一門老幼盡數殺了，不留一個，叫小嘍囉牽了有的馬匹，把莊裏一應有的財賦，捎搭有四五十馱，將莊院門一把火燒了，卻回來獻納。

宋江已在祝家莊上正廳坐下，眾頭領都來獻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奪得好馬五百餘匹，活捉牛羊不計其數。宋江見了大喜道：「只可惜殺了纓廷玉那個好漢！」正嘆歎間，聞人報道：「黑旋風燒了扈家莊，砍得頭來獻納。」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來投降，誰教他殺了此人如何？」燒了他莊院，只見黑旋風一身血污，腰裏插着兩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個大喏，說道：「祝龍是兄弟殺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廝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殺得乾乾淨淨，兄弟特來請功！」宋江喝道：「祝龍曾有人見你殺了，別的怎地是你殺了？」黑旋風道：「我砍得手順，望扈家莊趕去，正撞見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來，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廝，他家莊上被我殺得一個也沒了！」宋江喝道：「你這廝誰叫你去來，你也須知扈成前日牽羊擔酒前來投降了，如何不聽得我的言語，擅自去殺他一家，故違我的將令？」李逵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廝前日教那個烏婆娘趕着哥哥要殺你，卻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宋江喝道：「你這鐵牛，休得胡說，我如何肯要這婦人，我自有個處置。你這黑廝拿得活的有幾個？」李逵答道：「誰烏耐煩見着活的便砍了！」宋江道：「他這廝違了我的軍令，本合斬首，且把殺祝龍祝彪的功勞折過了。下次違令，定行不饒！」黑旋風笑道：「雖然沒了功勞，也喫我殺得快活！」

只見軍師吳學究引着一行人馬，都到莊上來與宋江把盞賀喜。宋江與吳用商議，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石秀稟說：「我前次到村裏探路，一位姓鍾離的老人對我說：『這村裏都只盤陀路，只要揀有白楊樹轉灣，便是活路。』」因此第一次打祝家莊時，我得引導眾頭領殺出村口。可見這祝家莊上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內，

亦不可屈壞了好人。」宋江聽罷，叫石秀去尋那老人來。石秀去不多時，引着那個鍾離老人來到莊上，拜見宋江吳學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賞與老人，永爲鄉民。『不是你這個老人面上有恩，把你這個村坊盡數洗蕩了，不留一家，因爲你一家爲善，以此饒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那鍾離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我連日在此攪擾你們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莊，與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賜糧米一石，以表人心。』就着鍾離老人爲頭，給散一面把祝家莊多餘糧米盡數載上車，金銀財賦犒賞三軍衆將，其餘牛羊驛馬等物將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莊，得糧米五十萬石。宋江大喜。大小頭領將軍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頭領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潤鄒閏樂和顧大嫂，并救出七個好漢孫立等將自己馬也捎帶了自己的財賦，同老小樂大娘子跟隨了大隊軍馬上山。當有村坊鄉民扶老挈幼，香花燈燭於路拜謝。宋江等衆將一齊上馬，將軍兵分作三隊擺開，連夜便回山寨。且說撲天雕李應恰纔將息得箭瘡平復，閉門在莊上不出，暗地使人常常去探聽祝家莊消息，已知被宋江打破了，驚喜相半。只見莊客入來報說：『有本州知府帶領三五十壯漢到莊，便問祝家莊事情。』李應慌忙叫杜興開了莊門，放下吊橋，迎接入莊。李應把條白絹搭膊絡着手，出來迎迓，邀請進莊裏前廳。知府下了馬，來到廳上，居中坐了。側首坐着孔目，下面一個押番，幾個虞候，階下盡是許多節級牢子。李應拜罷，立在廳前。知府問道：『祝家莊被殺一事，如何？』李應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傷左臂，一向閉門，不敢出去，不知其實。』知府道：『胡說！祝家莊見有狀子告你，結連梁山泊強寇，引誘他軍馬，打破了莊；前日又受他鞍馬羊酒，綵緞金銀，你如何賴得過？』李應告道：『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東西。』知府道：『難信你說，且提去府裏，你自與他對理明白。』——喝教獄卒牢子——『捉了帶他州裏去與祝家分辯。』兩下押番虞候把李應縛了，衆人簇擁知府上了馬。知府又問道：『那個是杜主管杜興？』杜興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狀上也有你名，一同帶去。——也與他鎖了。』一行人都出莊門，當時拿了李應杜興，離了李家莊，脚不離地解來。行不過三

十餘里，只見林子邊撞出宋江、林冲、花榮、楊雄、石秀一班人馬攔住去路。林冲大喝道：「梁山泊好漢合夥在此！」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敵，撇了李應、杜興，逃命去了。宋江喝叫趕上衆人趕了一程，回來說道：「我們若趕上時，也把這個烏知府殺了，但已不知去向。」便與李應、杜興解了縛索，開了鎖，便牽兩匹馬過來與他兩個騎了。

宋江便道：「且請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幾時如何？」李應道：「卻是使不得。知府是你們殺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裏怎肯與你如此分辯？我們去了，必然要負累了你。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稍停幾日，打聽得沒事了時，再下山來未遲。」當下不繇李應、杜興不行。大隊軍馬中間如何回得來。一行三軍人迤邐回到梁山泊了，寨裏頭領晁蓋等衆人擂鼓吹笛下山來迎接，把了接風酒，都上大寨裏聚義廳上，扇圈也似坐下。請上李應與衆頭領都相見了。兩個講禮已罷，李應稟宋江道：「小可兩個已送將軍到大寨了，既與衆頭領亦都相見了。在此趨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則個。」吳學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寶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貴莊一把火已都燒做平地。大官人卻回到那裏去？」李應不信，早見車仗人馬隊隊上山來。李應看時，卻見是自家的莊客並老小人等。李應連忙來問時，妻子說道：「你被知府捉了來，隨後又有兩個巡檢引着四個頭領，帶領三百來土兵，到來抄扎家私，把我們好好地叫上車子，將家裏一應箱籠牛羊馬匹驢騾等項都拿了去；又把莊院放起火來都燒了。」李應聽罷，只叫得苦。晁蓋宋江都下廳伏罪道：「我等兄弟們端的久聞大官人好處，因此行出這條計來。萬望大官人情恕。」李應見了如此言語，只得隨順了。宋江道：「且請宅眷後廳耳房中安歇。」李應又見廳前廳後這許多頭領，亦有家眷老小在樓，便與妻子道：「只得依允他過。」宋江等當時請至廳前敘說閒話，衆皆大喜。宋江便取笑道：「大官人，你看我叫過兩個巡檢，並那知府過來相見。」那扮知府的是蕭讓扮巡檢的兩個是戴宗、楊林、扮孔目的是裴宣，扮虞候的是金大堅、侯健，又叫喚那四都頭，卻是李俊、張順、馬麟、白勝、李應都看了，目瞪口呆，言語不得。宋江喝叫小頭目快殺牛宰馬與大官人陪話慶賀。」

新上山的十二位頭領，乃是李應、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潤、鄒剛、杜興、樂和、時遷、扈三娘、顧大嫂、女頭領同樂大娘子李應宅眷，另做一席在後堂飲酒。大小三軍自有犒賞，正廳上大吹大擂，衆多好漢飲至晚方散。新到頭領俱各撥房安頓。

次日又作席面會請衆頭領作主張。宋江喚王矮虎來說道：『我當初在清風寨時許下你一頭親事，懸懸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願。今日我父親有個女兒，招你爲婿。』宋江自去請出宋太公來，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親自與他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他一頭親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賢妹認義我父親了，衆頭領都是媒人，今朝是個良辰吉日，賢妹與王英結爲夫婦。』一丈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卻不得。兩口兒只得拜謝了。晁蓋等衆人皆喜，都稱頌宋明公真乃有德有義之士。當日盡皆筵宴，飲酒慶賀。

## 第三十六 雷橫朱全的入夥

宋江主張一丈青與王英配爲夫婦，衆人都稱讚宋公明仁德，當日又設席慶賀。正飲宴間，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上，一夥客人經過，小嘍囉出去攔截，數內一個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朱頭領邀請住了，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先使小校報知。』晁蓋宋江聽了大喜，隨即同軍師吳用三個下山迎接。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了，慌忙下拜道：『久別尊顏，常切思想，今日緣何經過賤處？』雷橫連忙答禮道：『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東昌府公幹回來，經過路口，小嘍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朱兄堅意留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衆頭領都相見了，置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閒話。晁蓋動問朱全消息，雷橫答道：『朱全見今參做本縣當牢節級，新任知縣好生歡喜。』宋江婉曲把話說來，說雷橫上山入夥，雷橫推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卻來相投。』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宋江晁蓋自不必說。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衆頭領都送至路口辭別，把船渡過大路，自回鄆城縣去了。

晁蓋宋江同至大寨聚義廳上，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中職事。吳用與宋公明商議已定，次日會合衆頭領聽號令。先撥外面守店頭領。宋江道：『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着令夫婦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別用。』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樂和去幫助朱貴，鄭天壽去幫助李立，東西南北四座店內賣酒賣肉，每店內設兩個頭領，招接四方入夥好漢。一丈青王矮虎，在後山下寨監督馬匹。金沙灘小寨，童威童猛兄弟兩個守把。鴨嘴灘小

寨，鄒淵、鄒閻、叔姪兩個守把。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關。杜遷、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劉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監造戰船。李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銀糧金帛。陶宗旺、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鴈臺、侯健專管監造衣袍、鎧甲、旌旗、戰襖。朱富、朱清提調筵宴。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柵、蕭讓、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裴宣專管軍政，司賞功罰罪。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陽、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八面安歇。晁蓋、宋江、吳用居於山頂寨內。花榮、秦明居於山左寨內。林冲、戴宗居於山右寨內。李俊、李逵居於山前。張橫、張順居於山後。楊雄、石秀守護聚義廳兩側。一班頭領分撥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山寨體統甚是齊整。

雷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參見老母，更換些衣服，齎了回文，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聽候差使。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回來？』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卻是本縣一個幫閒的李小二。雷橫答道：『我卻纔前日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個東京新來打聽的行院，色藝雙絕，叫做白秀英，那妮子來參都頭，卻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見在勾欄裏，說唱諸般品調。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是戲舞，或是吹彈，或是歌唱，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都頭如何不去賤一陵端的好個粉頭！』雷橫聽了，又遇心閒，便和那李小二勾欄裏來看。只見門首掛着許多金字帳額，旗杆吊着等身靠背。入到裏面，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看戲臺上，卻做笑樂院本。那李小二人叢裏撇了雷橫，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院本下來，只見一個老兒裹着磕腦兒頭巾，穿着一領茶褐羅衫，繫一條皂緋，拿把扇子上來開科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是。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參拜四方，拈起鑼棒，如撒豆般點動，拍下一聲界方，念出四句七言詩道：

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  
人生衣食真難事，不及鴛鴦處處飛！

雷橫聽了，喝聲采。那白秀英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繡耕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說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合棚價衆人喝采不絕。那白秀英唱到務頭，這白玉喬按喝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明鑑事人。』看官喝采是過去了，我兒且下來這一回便是襯交鼓兒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盤子，指着道：『財門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過。』白玉喬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白秀英托着盤子，先到雷橫面前。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會帶得些出來，明日一發賞你。』白秀英笑道：『頭醋不釀二醋薄。』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記得帶錢橫通紅了面皮道：『我一時不會帶得出來，非是我捨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雷橫道：『我賞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卻恨今日忘記帶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眼見一文也無，提甚三五兩銀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白玉喬叫道：『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裏人村裏人，只顧問他討甚麼，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告個標首。』雷橫道：『我怎地不是曉事的？』白玉喬道：『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狗頭上生角！』衆人齊和起來。雷橫大怒，便罵道：『這忤奴，怎敢辱我！』白玉喬道：『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麼緊！』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個是本縣雷都頭。』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雷橫那裏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綻齒落，衆人見打得兇，都來解拆，又勸雷橫自回去了。勾欄裏人一闕盡散。』

原來這白秀英卻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個來往，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勾欄。那花娘見父親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叫一乘轎子，逕到知縣衙內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攪散勾欄，意在欺騙奴家。』知縣聽了大怒道：



「快寫狀來！」這個喚做「枕邊靈」便教白玉喬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證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替他來知縣處打關節。怎當那婆婆娘守定在縣內，撒嬌撒癡，不認知縣不行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具枷來枷了，押出去號令示衆。那婆婆娘要逞好手，又去知縣行說了，定要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第二日，那婆婆娘再去做場，知縣卻教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如何肯緝扒他。這婆娘尋思一會：「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走出勾欄門去茶坊裏坐下，叫禁子過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尾，卻放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緝扒他，你到做人情少刻，我對知縣說了，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發怒，我們自己去緝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兄長，沒奈何且胡亂緝一緝。」把雷橫緝扒在街上。

人鬧裏，卻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看見兒子喫他緝扒在那裏，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出入的人，錢財直這般好使，誰保得常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卻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緝，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去找知縣說，苦害我們，因此上做不得面皮。」那婆婆道：「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說話便送了我們，因此兩難。」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頭口裏罵道：「這個賊賤人直恁的倚勢，我自解了這案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卻在茶坊裏聽得，走將過來，便道：「你那老婢子卻纔道甚麼？」那婆婆那裏有好氣，便指着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母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蟲，乞貧婆，賤人怎敢罵我！」婆婆道：「我罵你，待怎的？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個跟頭。那婆婆卻待掙扎，白秀英再趕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這雷橫已是啣憤在心，又見母親喫打，一時怒從心發，扯起枷來，望着白秀英腦蓋上，只一枷梢，打個正着，劈開了腦蓋，撲地倒了。衆人看

時，腦漿迸流，眼珠突出，動彈不得，情知死了。

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帶了雷橫，一發來縣裏首告，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會集廂官，拘喚里正鄰佑人等，對屍檢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了，並無難意，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把雷橫枷了，下在牢裏，常牢節級卻是美髯公朱全，見發下雷橫來，也沒做奈何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安頓了雷橫。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着哀告朱全道：『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看着這個孩兒，望節級哥哥看日常間兄弟而上，可憐見我這個孩兒，看覷，看覷！』朱全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不必來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橫娘道：『哥哥救得孩兒，卻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全道：『小人專記在心，老娘不必掛念。』那婆婆拜謝去了。

朱全尋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他處，又自央人來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縣雖然愛朱全，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娘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喬那廝催併疊成文案，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囚在牢裏，六十日限滿，斷結解上濟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卻教朱全解送雷橫。朱全引了十數個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鄆城縣，約行了十數里地，見個酒店。朱全道：『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衆人都到店裏喫酒，朱全獨自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來後面僻靜處，開了枷，放了雷橫，分付道：『賢弟自回，快去取了老母，星夜去別處逃難。這裏我自替你喫官司。』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朱全道：『兄弟，你不知，知縣怪你打死了他娘子，把這文案都做死了，解到州裏，必是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死罪。況兼我又無父母掛念，家私盡可賠償。你願前程萬里，快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

朱全拿這空枷擯在草裏，卻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喫雷橫走了，卻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

家裏捉！』朱全故延遲了半晌，料着雷橫去得遠了，卻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全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願甘罪無辭。』知縣本愛朱全，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喬要赴上司陳告朱全故意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全所犯情緣申將濟州去。朱全家中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卻解朱全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全只得帶上行枷。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文案，押送朱全上路。家間自有人送衣服盤纏，先齋發了兩個公人。當下離了鄆城縣，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於路無話。到得滄州，入進城中，投州衙裏來。正值知府陞廳，兩個公人押朱全在廳階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見朱全一表非俗，貌如重棗，美髯過腹，知府先有八分歡喜，便教：『這個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當下除了行枷，便與了回文，兩個公人相辭了自回。

朱全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那滄州府裏，押番虞候，門子承局，節級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見朱全和氣，因此上都歡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朱全在階下侍立。知府喚朱全上廳問道：『你緣何放了雷橫，自遭配在這裏？』朱全稟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只是一時間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也不必得此重罪。』朱全道：『被原告人執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橫如何打了那娼妓？』朱全卻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見他孝道，爲義氣上放了他。』朱全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正問之間，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小衙內來，年方四歲，生得端嚴美貌，乃是知府親子。知府愛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內見了朱全，逕走過來便要他抱。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裏。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全長髯，說道：『我只要這鬚子抱。』知府道：『孩兒快放了手，休要囉唆。』小衙內又道：『我只要鬚子抱和我去耍。』朱全稟道：『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閒走，耍一回了來。』知府道：『孩兒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了來。』朱全抱了小衙內，出府衙前來，買些細糖菓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再抱入府裏來。知府看見，問衙內

道：『孩兒那裏去來？』小衙內道：『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耍，又買糖和菓子請我喫。』知府說道：『你那裏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喫？』朱全稟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掛齒。』知府教取酒來與朱全喫，府裏侍婢捧着銀瓶菓盒篩酒，連與朱全喫了三大賞鍾。知府道：『早晚孩兒要你要時，你可自行去抱他要去。』朱全道：『恩相台旨，怎敢有違。』自此爲始，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開耍。朱全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見喜，小衙內面上儘自賠費。時過半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日，盂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修設好事。當日天晚，堂裏侍婢嬾子叫道：『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鬢，從裏面走出來。朱全拴在肩膀上，轉出府衙門前來，望地藏寺裏去看點放河燈。那時纔交初更時分，朱全肩背着小衙內，邊寺看一遭，卻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那小衙內爬在闌干上，看了笑耍，只見背後有人拽朱全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說話。』朱全回頭看時，卻是雷橫，喫了一驚，便道：『小衙內，且下來坐在這裏，我去買糖來與你喫，切不可走動。』小衙內道：『你快來，我要橋上看河燈。』朱全道：『我便來也。』轉身卻與雷橫說話。朱全道：『賢弟因何到此？』雷橫扯朱全到靜處，拜道：『自從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無處歸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夥。小弟說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甚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衆頭領皆感激不淺，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朱全道：『吳先生見在何處？』背後轉過吳學究道：『吳用在此。』言罷便拜。朱全慌忙答禮道：『多時不見，先生一向安樂。』吳學究道：『山寨裏衆頭領多多致意，今番教吳用和雷橫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見。今夜時候，得着請仁兄便挪尊步，同赴山寨，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全聽罷，半晌答應不得，便道：『先生差矣。這話休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雷橫兄弟，他自己犯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他出頭不得，上山入夥。我自爲他配在這裏，天可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爲良民，我卻如何肯做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此間惹口。』

「面不好。」雷橫道：「哥哥在此，無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不是小弟糾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遲延有誤。」朱全道：「兄弟，你是甚麼言語！你不想我爲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到來陷我爲不義！」吳學究道：「既然都頭不肯去時，我們自告退，相辭了去休。」朱全道：「說我賤名，上覆衆位頭領。」

一同到橋邊，朱全回來，不見了小衙內，叫起苦來，兩頭沒路去尋。雷橫扯住朱全道：「哥哥休尋，多管是我帶來兩個伴當，聽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倒抱了小衙內去了。我們一同去尋。」朱全道：「兄弟，不是要處，若這個小衙內有些好歹，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了。」雷橫道：「哥哥，且跟我來。」朱全幫住雷橫，吳用三個離了地藏寺，逕出城外。朱全心慌，便問道：「你的伴當抱小衙內在那裏？」雷橫道：「哥哥，且走到我下處，包還你小衙內。」朱全道：「遲了時，恐知府相公見怪。」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個伴當是個沒分曉的，一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朱全道：「你那伴當姓甚名誰？」雷橫答道：「我也不認得，只聽聞叫做黑旋風。」朱全失驚道：「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人。」朱全跌脚叫苦，慌忙便趕。離城約走到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這裏。」朱全搶近前來問道：「小衙內放在那裏？」李逵唱個喏道：「拜揖，節級哥哥。小衙內有在這裏。」朱全道：「你好好的抱出來還我。」李逵指着頭上道：「小衙內頭鬚兒卻在我頭上。」朱全看了，慌問：「小衙內正在何處？」李逵道：「被我拿些麻藥抹在口裏，直抱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裏，你自請去看。」朱全乘着月色，明朗逕搶入林子裏尋時，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朱全便把手去扶時，只見頭劈做兩半個，已死在那裏。當時朱全心下大怒，奔出林子來，早不見了三個人。四下裏望時，只見黑旋風遠遠地拍着雙斧，叫道：「來來來。」朱全性起，奮不顧身，拽扎布衫，大踏步趕將來。李逵回身便走，背後朱全趕來。這李逵卻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朱全如何趕得上，先自喘做一塊。李逵卻在前面又叫：「來來來。」朱全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只

是趕他不上。天色漸明，李逵在前面急急趕急走，慢慢慢行，不趕不走。看看趕入一個大莊院裏去了，朱全看了道：『那厮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

朱全直趕入莊院內廳前去，見裏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全道：『想必也是個官宦之家……』立住了脚，高聲叫道：『莊裏有人麼？』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人來——那人是誰？正是小旋風柴進。問道：『兀的是誰？』朱全見那人趨走如龍，神儀照日，慌忙施禮答道：『小人是鄆城縣當牢節級朱全，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被黑旋風殺了小衙內。見今走在貴莊望煩添力捉拿送官。』柴進道：『既是美髯公且請坐。』朱全道：『小人不禮拜問官人高姓。』柴進答道：『小可小旋風便是。』朱全道：『久聞柴大官人』連忙下拜道：『不期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美髯公亦久聞名，且請後堂說話。』朱全隨着柴進直到裏面。朱全道：『黑旋風那厮如何卻敢送入貴莊躲避？』柴進道：『空覆小可小旋風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爲是家間祖上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敕賜丹書鐵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無人敢搜近間有個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目今在那梁山泊做頭領，名喚及時雨宋公明，寫一封密書，令吳學究雷橫黑旋風俱在敝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因見足下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先絕了足下歸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先生雷橫如何不出來陪話？』

只見吳用雷橫從側首閣子裏出來，望着朱全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曉。』朱全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個。』柴進一力相勸。朱全道：『我去則去，只教我見黑旋風罷。』柴進道：『李大哥哥，你快出來陪話。』李逵也從側道出來，唱個大喏。朱全見了心頭一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按納不下，起身搶近前來，要和李逵性命相搏。柴進雷橫吳用三個苦死勸住。朱全道：『若要我上山時，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吳用道：『休說一件事，遮莫幾十件也都依你。願聞那件事。』

當下朱全對衆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殺了黑旋風，與我出了這口氣，我便罷。』李逵聽了大怒道：『教你咬我烏冕，宋二位哥哥將令，干我屁事！』朱全怒發，又要和李逵廝併。三個又勸住了。朱全道：『若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上山去。』柴進道：『恁地卻也容易，我自有個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在我這裏便了。你們三個自上山去，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全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足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朱全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個臨晚辭了柴大官人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不可胡亂惹事欺人。待半年三個月，等他性定，卻來取你還山。多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三個自上馬去了。

### 第三十七 高唐州

李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個來月，忽一日，見一個人齎一封書，火急奔莊上來。柴大官人卻好迎着，接書看了，大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便問道：「大官人，有甚緊事？」柴進道：「我有個叔叔，柴皇城，見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般天錫那厮來要占花園，嘔了一口氣，臥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潰囑的言語分付，特來喚我叔叔無兒無女，必須親身去走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人去時，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柴進道：「大哥肯去時，就同走一遭。」柴進即便收拾行李，選了十數匹好馬，帶了幾個莊客，次日五更起來，柴進李逵并從人都上了馬，離了莊院，望高唐州來。一日來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逵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內。柴進自逕入臥房裏來看視叔叔，坐在榻前，放聲慟哭。皇城的繼室出來勸柴進道：「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初到此間，且休煩惱。」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繼室答道：「此間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裏無所不爲，帶將一個妻舅般天錫來人，盡稱他做般直閣。那厮年紀卻小，又倚仗他姊夫的勢要，又在這裏無所不爲，有那等獻勤的賣科，對他說我家宅後有個花園，水亭蓋造得好，那厮帶將許多奸詐不良的三二十人，進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便要發遣我們出去，他要來住。皇城對他說道：「我家是金枝玉葉，有先朝丹書鐵券在門，諸人不許欺侮，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趕我老小那裏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們出屋。皇城去扯他，反被這厮推搶毆打，因此受這口氣，一臥不起，飲食不喫，服藥無效。眼見得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來家做個主張，便有山高水低，也更不



憂。」柴進答道：「尊嬪放心，只願請好醫士調治叔叔。但有門戶，小姪自使人回滄州家裏去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繼室道：「皇城幹事全不濟事，還是大官人理論得是。」

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卻出來和李逵并帶來從人說知備細。李逵聽了，跳將起來，說道：「這廝好無道理！我有大斧在這裏教他喫我幾斧，卻再商量。」柴進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沒來繇和他粗鹵做甚麼？他雖倚勢欺人，我家放着有護持聖旨，這裏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那廝若還去告狀，和那鳥官一發都砍了！」柴進笑道：「可知朱全要和你廝併，見面不得，這裏是禁城之內，如何比得你山寨裏橫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無爲軍，偏我不會殺人！」柴進道：「等我看了頭勢，用着大哥時，那時相央，無事只在房裏請坐。」正說之間，裏面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柴進入到裏面，臥榻前，只見皇城閣着兩眼淚，對柴進說道：「賢姪志氣軒昂，不辱祖宗。我今被殷天錫毆死，你可看骨肉之面，親齋書往京師攔駕告狀，與我報讎。九泉之下也感賢姪親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囑。」言罷，便放了命。

柴進痛哭了一場。繼室恐怕昏暈，勸住柴進道：「大官人煩惱有日，且請商量後事。」柴進道：「誓書在我家裏，不曾帶得來，星夜教人去取，須用將往東京告狀。叔叔尊靈，且安排棺槨盛殮，成了孝服，卻再商量。」柴進教依官制，備辦內棺外槨，依禮鋪設靈位，一門穿了重孝，大小舉哀。李逵在外面，聽得堂裏哭泣，自己摩拳擦掌，價氣問從人，都不肯說。宅裏請僧修設好事，功果。

至第三日，只見這殷天錫，騎着一匹攢行的馬，將引開漢三二十人，手執彈弓川弩，吹筒氣毬，粘竿樂器；城外遊玩了一遭，帶五七分酒，佯醉假顛，逕來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裏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柴進聽得說，掛着一身孝服，慌忙出來答應。那殷天錫在馬上問道：「你是他家甚麼人？」柴進答道：「小可是柴皇城親姪柴進。」

殷天錫道：『我前日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語？』柴進道：『便是叔叔臥病，不敢移動。夜來已自身故待斷了搬出去。』殷天錫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這廝枷號起，先喫我一百訊棍。』柴進道：『直閣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着先朝丹書鐵券，誰敢不敬？』殷天錫喝道：『你將出來我看。』柴進道：『見在滄州家裏，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廝正是胡說，便有誓書鐵券，我也不怕。』左右與我打這廝！衆人卻待動手，原來黑旋風李逵在門縫裏張着聽得，喝打柴進，便拽開房門，大吼一聲，直搶到馬邊，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拳打翻。那二三十人卻待搶他，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個，一閃都走了，卻再拿殷天錫起來，拳頭脚尖一發上。柴進那裏勸得住，看那殷天錫時，早已打死在地。柴進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柴進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裏，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你。』柴進道：『我自誓書鐵券護身，你便去是事不宜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盤纏，出後門，自投梁山泊去了。

不多時，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鎗棒，圍住柴皇城家。柴進見來捉人，便出來說道：『我同你們府裏分訴去。』衆人先縛了柴進，便入家裏搜捉行兇黑大漢，不見，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錫，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只待拿人來，早把柴進毆翻在廳前階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進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間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見在滄州居住，爲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來看視，不幸身故，見今停喪在家。殷直閣將引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趕逐出屋，不容柴進分說，喝令衆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救護，一時行兇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見在那裏？』柴進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個莊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縱他逃走了，卻來瞞昧官府，你這廝不打如何肯招？』李下手加力與我打這廝！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主，誤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打我？』

高廉道：『誓書有在那裏？』柴進道：『已使人回滄州去取來了。』高廉大怒，喝道：『這廝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頭加力，好生痛打！』衆人下手，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架釘了，發下牢裏監收。殷天錫屍首檢驗了，就把棺木殮殮，不在話下。這般夫人要與兄弟報讎，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監禁下人口，封占了房屋園院。柴進自在牢中受苦。

李逵連夜回梁山泊，到得寨裏來見衆頭領。朱全一見李逵，怒從心起，掣條朴刀，逕奔李逵。黑旋風拔出雙斧，便鬪朱全。晁蓋宋江并衆頭領一齊向前勸住。宋江與朱全陪話道：『前者殺了小衙內，不干李逵之事，卻是軍師吳學究因請兄長不肯上山，一時的計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記心，只顧同心協助，共興大義，休教外人恥笑。』便叫李逵：『兄弟，與美髯公陪話。』李逵睜着怪眼，叫將起來，說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氣力，他又不曾有半點之功，卻怎地倒教我陪話？』宋江道：『兄弟，卻是你殺了小衙內，雖是軍師嚴令，論齒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面，與他伏個禮，我卻自拜你便了。』李逵喫宋江及不過，便道：『我不是怕你，爲是哥哥逼我，沒奈何了，與你陪話。』李逵喫宋江逼住了，只得撇了雙斧，拜了朱全兩拜。朱全方纔消了這口氣。山寨裏晁頭領且教安排筵席，與他兩個和解。李逵說起：『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要奪屋宇花園，毆罵柴進，喫我打死了殷天錫，那廝。』

宋江聽罷，失驚道：『你自走了，須連累柴大官人喫官司。』吳學究道：『兄長休驚。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曉。』李逵問道：『戴宗哥哥那裏去了？』吳學道：『我怕你在大官人莊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來喚你回山。他到那裏不見你時，必去高唐州尋你。』說言未絕，只見小校來報：『戴院長回來了。』宋江便去迎接，到了堂上坐下，便問柴大官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莊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逕奔那裏去打聽，只見滿城人傳說：『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被一個黑大漢打死了。』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繯綫，下在牢裏。柴皇

城一家人口家私盡都抄扎了。柴大官了性命早晚不保！晁蓋道：「這個黑廝又做出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城被他打傷，嘔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叫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晁蓋道：「柴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親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輕動？」小可與柴大官人舊來有恩，情願替哥哥下山。」

吳學究道：「高唐州城池雖小，人物稠穰，軍廣糧多，不可輕敵。煩請林冲、花榮、秦明、李俊、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飛、馬麟、白勝十二個頭領，都引馬步軍兵五千作前隊，先鋒中軍主帥宋公明、吳用、并朱全、雷橫、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楊雄、石秀十個頭領，都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共該二十二位頭領，辭了晁蓋等衆人，離了山寨，望高唐州進發。

梁山泊前軍到得高唐州地界，早有軍卒報知高廉。高廉聽了，冷笑道：「你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求勦捕你，今日你倒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令，整點軍馬出城迎敵，着那衆百姓來上城守護。」這高知府上馬管軍，下馬管民，一聲號令下去，那帳前都統監軍統領統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都領軍馬，就教場裏點視已罷，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已軍士，號爲「飛天神兵」，一個個都是山東河北江西湖南兩淮兩浙選來的精壯好漢，知府高廉親自引了披甲背劍，上馬出到城外，把部下軍官週迴排成陣勢，却將神軍列在中軍，搖旗吶喊，擂鼓鳴金，只等敵軍來到。

林冲等引領前隊人馬到來，兩軍相接，高廉用妖法趕得林冲等軍馬星落雲散，七斷八續，五千軍馬，折了一千餘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宋江引領中軍人馬到來，又被高廉用妖法殺得大敗虧輸。吳用料定高廉要來劫營，預先埋伏弩手。那夜高廉果引兵來劫營，被亂箭射中了左肩。高廉回到城中養病，令軍士守護城池，晝夜提備，待箭瘡平復，捉宋江未遲。

宋江見折了人馬，心中憂悶。吳用對宋江說道：『要破高廉妖法，除非快教人去薊州尋取公孫勝來。』宋江便教戴宗同着李逵到薊州管下名山勝跡處找尋公孫勝。戴宗李逵去了多日，果然尋得公孫勝回來。李逵又在武岡鎮上遇見一個打鐵的叫做金錢豹子湯隆，引來參見宋江。

宋江見公孫勝到來，大喜，擺了接風酒，敘問閒闊之情，請入中軍帳內。宋江便和公孫勝商議破高廉一事。公孫勝道：『主將傳令，且着拔寨都起，看敵軍如何，小弟自有區處。』當日宋江傳令各寨一齊引軍起身，直抵高唐州城壕，下寨已定。次日五更造飯，軍人都披掛衣甲。宋公明吳學究公孫勝三騎馬直到軍前，搖旗擂鼓，吶喊篩鑼殺到城下來。

却好此時高廉箭瘡已痊，隔夜小軍報知宋江軍馬又到，早晨都披掛了衣甲，便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出來迎敵。高廉的法術那裏敵得過公孫勝，殺了幾陣，高廉大敗。

高廉見自己法術被破，便急修書二封，使人去鄰近東昌寇州兩處求救。却被吳用探悉，便使兩枝人馬，詐作救應軍兵，賺開城門，攻破了高唐州。高廉引着敗兵殘卒，投山僻小路而走，行不到十里之外，便被伏兵殺了。

宋江已知殺了高廉，收軍進高唐州城內，先傳下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無犯，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來。那當牢節級押獄禁子，已都走了，止有三五十個罪囚，盡數開了枷鎖釋放。數中只不見柴大官人一個，宋江心中憂悶，尋到一處監房內，却監着柴皇城一家老小，又一座牢內，監着滄州捉到柴進一家老小，同監在彼。——爲是連日廝殺，未曾取問發落。——只是沒尋柴大官人處。吳學究教喚集高唐州押獄禁子跟問時，數內有一個稟道：『小人是當牢節級蘭仁，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專一牢固監守柴進，不得有失，又分付道：『但有凶吉，你可便下手。』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進出來施刑，小人爲見本人是個好男子，不忍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不必下手。』後又催併得緊，小人回稱：『柴進已死。』因是連日廝殺，知府不聞。

小人却恐他差入下來看視，必見罪責；昨日引柴進去，後面枯井邊，開了枷鎖，推放裏面躲避，如今不知。宋江聽了，慌忙着蘭仁引入，直到後牢枯井邊，望時見裏面黑洞洞地，不知多少深淺，上面叫時，那得人應？把子放下去探時，約有八九丈深。宋江道：「柴大官人眼見得多是沒了！」宋江垂淚，吳學究道：「主帥且休煩惱，誰人敢下去探看？」一遭便見有無。」

說猶未了，轉過黑旋風李逵來，大叫道：「等我下去！」宋江道：「正好。當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報本。」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們莫要割斷了繩索。」吳學究道：「你却也忒奸猾！」且取一個大篋籠，把索子絡了接長索頭，繫起一個架子，把索掛在上面。李逵脫得赤條條的手，拿兩把板斧，坐在籠裏，却放下井裏去。索上縛兩個銅鈴，漸漸放到底下。李逵却從籠裏爬將出來，去井底下摸時，摸着一堆却是骸骨。李逵道：「爺娘甚鳥東西在這裏！」又去這邊摸時，底下濕漉漉的，沒下腳處。李逵把雙斧拔放籠裏，兩手去摸底下，四邊却寬，一摸摸着一個人，做一堆兒，蹲在水坑裏。李逵叫一聲：「柴大官人！」那裏見動，把手去摸時，只覺口內微微聲喚。李逵道：「謝天地恁地時，還有救哩！」隨即爬在籠裏，搖動銅鈴。衆人扯將上來，却只李逵一個，備細說了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籠裏，先發上來，却再放下籠來取你。」李逵道：「哥哥不知，我去薊州着了兩道兒，（原來李逵在去薊州的路上吃過神行太保戴宗的虧，又被公孫勝的師父羅真人作弄過一回。）今番休撞第三遍。」宋江笑道：「我如何肯弄你？你快下去。」李逵只得再坐籠裏，又下井去。到得底下，李逵爬將出籠去，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籠裏，搖動索上銅鈴。上面聽得，早扯起來。到上面，衆人大喜，及見柴進頭破額裂，兩腿皮肉打爛，眼目略開又閉，衆人甚是悽慘，叫請醫生調治。李逵却在井底下發喊大叫。宋江聽得，急叫把籠放將下去，取他上來。李逵到得上面，發作道：「你們也不是好人，便不把籠放下來救我！」宋江道：「我們只顧看顧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

宋江就令衆人把柴進扛扶上車睡了；先把兩家老小并奪轉許多家財，共有二十餘輛車子，叫李逵雷橫先送護上梁山泊去，却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賤三四十口處斬於市，賞謝了蘭仁，再把府庫財帛倉廩糧米并高廉所有家私，盡數裝載上山。大小將校，離了高唐州，得勝回梁山泊。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在路已經數日，回到大寨。柴進扶病起來，稱謝晁宋二公并衆頭領。晁蓋教請柴大官人就山頂宋公明歇處，另建一所房子與柴進并家眷安歇。自高唐州回來，又添得柴進湯隆兩頭領，晁蓋宋江等衆皆大喜。

### 第三十八 連環馬

東昌寇州兩處已知高唐州殺了高廉，失陷了城池，只得寫表，差人申奏朝廷；又有高唐州逃難官員，都到京師，說知真實。高太尉聽了，知道殺死他兄弟高廉，便在天子面前保薦汝寧州統制呼延灼領兵征剿梁山泊。呼延灼是河東名將，呼延贊嫡派子孫，使兩條銅鞭，有萬夫不當之勇，人呼爲雙鞭呼延灼。天子准奏，降下聖旨，着樞密院即便差人齎勅前往汝寧州宣取。

呼延灼奉了聖旨，星夜赴京，見過高太尉。高太尉問慰已畢，與了賞賜；次日早朝，引見道君皇帝。天子看見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動天顏，就賜踢雪烏騮一匹。那馬渾身墨錠，似黑四蹄雪練，價白，因此名爲「踢雪烏騮」。那馬日行千里，奉聖旨賜與呼延灼騎坐。呼延灼謝恩已罷，隨高太尉再到殿帥府，商議起軍勦捕梁山泊一事。呼延灼道：「稟明恩相，小人觀梁山泊兵粗將廣，馬劣鎗長，不可輕敵小覷。乞保二將爲先鋒，同提軍馬到彼，必獲大功。」高太尉聽罷大喜，問道：「將軍去保誰人，可爲前隊先鋒？」呼延灼稟道：「小人舉保陳州團練使，姓韓，名滔，原是東京人氏，曾應過武舉出身，使一條棗木槊，人呼爲百勝將軍；此人可爲正先鋒。又有一人，乃是潁州團練使，姓彭，名玘，亦是東京人氏，乃累代將門之子，使一口三尖兩刃刀，武藝出衆，人呼爲天目將軍；此人可爲副先鋒。」高太尉聽了大喜道：「若是韓彭二將爲先鋒，何愁狂寇不滅。」當日高太尉就殿帥府押了兩道牒文，着樞密院差人星夜往陳潁二州調取韓滔彭玘，火速赴京。不旬日間，二將已到京師，逕來殿帥府參見了太尉，并呼延灼。



次日，高太尉帶領衆人都往御教場中操演武藝；看軍了當，却來殿帥府會同樞密院官計議軍機重事。高太尉問道：『你等三路總有多少人馬在此？』呼延灼答道：『三路軍馬計有五千，連步軍數及一萬。』高太尉道：『你三人親自回州揀選精銳馬軍三千，步軍五千，約會起程，收勦梁山泊。』呼延灼稟道：『此三路馬步軍兵都是訓練精熟之士，人強馬壯，不必殿帥憂慮；但恐衣甲未全，怕誤了日期，取罪不便，乞恩相寬限。』高太尉道：『既是如此說時，你三人可就京師甲仗庫內，不拘數目，任意選擇衣甲盔刀，關領前去。務要軍馬整齊，好與對敵。』出師之日，我自差官來點視。』呼延灼領了鈞旨，帶人往甲仗庫關支。呼延灼選得鐵甲三千副，熟皮馬甲五千副，銅鐵頭盔三千頂，長鎗二千根，滾刀一千把，弓箭不計其數，火砲鐵砲五百餘架，都裝載上車。臨辭之日，高太尉又撥與戰馬三千匹，三個將軍，各賞了金銀緞匹。三軍盡關了糧賞。呼延灼和韓滔、彭玘都與了必勝軍狀，辭別了高太尉，並樞密院等官。三人上馬，都投汝寧州來，於路無話。到得本州，呼延灼便遣韓滔、彭玘各往陳穎二州起軍，前來汝寧會合。不到半月之上，三路兵馬都已完足。呼延灼便把京師關到衣甲盔刀、旗鎗鞍馬，并打造連環鐵鎧、軍器等物，分俵三軍已了。伺候出軍。高太尉差到殿帥府兩員軍官前來點視，犒賞三軍已罷。呼延灼擺布三路兵馬出城，前軍開路韓滔，中軍主將呼延灼，後軍催督彭玘。馬步三軍人等，浩浩蕩蕩，殺奔梁山泊來。

梁山泊遠探報馬逕到大寨，報知此事。聚義廳上，當中晁蓋、宋江、上首軍師吳用、下首法師公孫勝并衆頭領，各與柴進賀喜，終日筵宴。聽知報道汝寧州雙鞭呼延灼引着軍馬來來征戰，衆皆商議迎敵之策。吳用便道：『我聞此人乃開國功臣河東名將呼延贊之後，武藝精熟，使兩條銅鞭，卒不可近。必用能征戰之將，先以力敵，後用智擒。』說言未了，黑旋風李逵便道：『我與你去捉這廝。』宋江道：『你怎去得？我自自有調度。可請霹靂火秦明打頭陣，豹子頭林冲打第二陣，小李廣花榮打第三陣，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陣，病尉遲孫立打第五陣。將前面五陣一隊隊戰罷，如紡車般轉作後軍。我親自帶引十個兄弟引大隊人馬押後。左軍五將朱仝、雷橫、穆

弘黃信呂方；右軍五將，楊雄石秀歐鵬馬麟郭盛。水路中，可請李俊張橫張順阮家三兄弟駕船接應。却教李遠與楊林引步軍分作兩路埋伏救應。

宋江調撥已定，前軍秦明早引人馬下山，向平山曠野之處列成陣勢。此時雖是冬天，卻喜和暖。等候了一日，早望見官軍到來，先鋒隊裏百勝將韓滔領兵紮下寨，當晚不戰。次日天曉，兩軍對陣，三通畫鼓，出到陣前，馬上橫着狼牙棍，望對陣門旗開處，先鋒將韓滔橫槊勒馬，大罵秦明道：『天兵到此，不思早早投降，還敢抗拒，不是討死，我直把你水泊填平，梁山踏碎，生擒活捉你這夥反賊，解京碎屍萬段！』秦明本是性急的人，聽了也不打話，便拍馬舞起狼牙棍，直取韓滔。韓滔挺槊躍馬來戰秦明，兩個鬪到二十餘合，韓滔力怯，只待要走，背後中軍主將呼延灼已到。見韓滔戰秦明不下，便從中軍舞起雙鞭，縱坐下那匹御賜踢雪烏騮，咆哮嘶喊，來到陣前。秦明見了，欲待來戰，呼延灼第二撥豹子頭林冲已到，便叫：『秦統制少歇，看我戰三百合，卻理會！』林冲挺起蛇矛，奔呼延灼。秦明自把軍馬從左邊遁向山坡後去，這裏呼延灼自戰林冲，兩個正是對手，鎗來鞭去，花一團鞭去鎗來，錦一簇兩個鬪到五十合之上，不分勝敗。第三撥小李廣花榮軍到陣門下大叫道：『林將軍少歇，看我擒捉這廝！』林冲撥轉馬便走。呼延灼因見林冲武藝高強，也回本陣。林冲自把本部軍馬一轉，轉過山坡後去，讓花榮挺鎗出敵。呼延灼後軍也到，天目將彭玘橫着那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驟着五明千里黃花馬，出陣大罵花榮道：『反國逆賊，何足爲道，與吾併個輸贏！』花榮大怒，也不答話，便與彭玘交馬。兩個戰二十餘合，呼延灼看見彭玘力怯，縱馬舞鞭，直奔花榮。鬪不到三合，第四撥一丈青扈三娘人馬已到，大叫：『花將軍少歇，看我捉這廝！』花榮也引軍望右邊遁，轉山坡下去了。彭玘來戰一丈青未定，第五撥病尉遲孫立軍馬早到，勒馬於陣前擺着，看這扈三娘去戰彭玘，兩個正在征塵影裏，殺氣陰中，一個使大桿刀，一個使雙刀，兩個鬪到二十餘合，一丈青把雙刀分開，回馬便走。彭玘要逞功勞，縱馬趕來。一丈青便把雙刀掛在馬鞍韉上，袍底下取出紅

錦套索，——上有二十四個金鈎，——等彭玘馬來得近，扭過身軀，把套索望空一撒，看得親切。彭玘措手不及，早拖下馬來。孫立喝教衆軍一發向前，把彭玘捉了。呼延灼看見大怒，奮力向前來救。一丈青便拍馬來迎敵。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兩個鬪到十合之上，急切贏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心中想道：「這個潑婦人，在我手裏鬪了許多合，倒恁地了得！」心忙意急，賣個破綻，放他入來，卻把雙鞭只一蓋，蓋將下來。——那雙刀卻在懷裏。——提起右手銅鞭，望一丈青頂門上打下來。卻被一丈青眼明手快，早起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飛起來。卻好那一鞭打將下來，正在刀口上，錚地一聲響，火光迸散。一丈青回馬望本陣便走。呼延灼縱馬趕來，病尉遲孫立見了，便挺鎗縱馬向前迎住廝殺。背後宋江卻好引十對良將都到，列成陣勢。一丈青自引了人馬，也投山坡下去了。

宋江見活捉得天目將彭玘，心中甚喜；且來陣前，看孫立與呼延灼交戰。孫立也把鎗帶住手腕上，綽起那條竹節鋼鞭，來迎呼延灼。兩個都是使鞭，卻更一般打扮。病尉遲孫立是交角鐵幟頭，大紅羅抹額，百花點翠皂羅袍，烏油戩金甲，騎一匹烏騾馬，使一條竹節虎眼鞭，賽過尉遲恭。這呼延灼卻是冲天角鐵幟頭，鎗金黃羅抹額，七星打釘皂羅袍，烏油對嵌鎧甲，騎一匹御賜踢雪烏騾，使兩條水磨八稜銅鞭。——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的重十三斤。——真似呼延贊兩個在陣前左盤右旋，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敗軍官陣裏韓滔見說折了彭玘，使去後軍隊裏，盡起軍馬，一發向前廝殺。宋江只怕衝將過來，便把鞭梢一指，十個頭領引了大小軍士，掩殺過去。背後四路軍兵分作兩路夾攻攔來。呼延灼見了，急收轉本部軍馬，各敵個住。爲何不能全勝？卻被呼延灼陣裏，都是「連環馬軍」，馬帶馬甲，人披鐵鎧。馬帶甲，只露得四蹄懸地；人披鎧，只露出一對眼睛。宋江陣上雖有馬甲，只是紅纓面具，銅鈴雉尾而已。這裏射將箭去，那裏甲都護住了。那三千馬軍各有弓箭，對面射來，因此不敢近前。宋江急叫鳴金收軍。呼延灼也退二十餘里下寨。宋江收軍，退到山西下寨，屯住軍馬，且教左右牽刀手，簇

擁彭玘過來。宋江望見，便起身喝退軍士，親解其縛，扶入帳中，分賓主而坐。宋江便拜。彭玘連忙答拜道：「小子被擒之人，理合就死，何故將軍寶禮相待？」宋江道：「某等衆人，無處容身，暫占水泊權時避難。今者朝廷差遣將軍前來收捕，本合延頸就縛，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負罪交鋒，誤犯虎威，敢乞恕罪。」彭玘答道：「素知將軍仗義行仁，扶危濟困，不想果然如此。義氣倘蒙存留微命，當以捐軀報効。」宋江當日就將天目將彭玘使人送上大寨，教與晁天王相見，留在寨裏。這裏自一面犒賞三軍，并衆頭領，計議軍情。

呼延灼收軍下寨，自和韓滔商議如何取勝梁山泊。韓滔道：「今日這廝們見俺催軍近前，他便慌忙掩擊過來；明日盡數驅馬軍向前，必獲大勝。」呼延灼道：「我已如此安排下了，只要和你商量相通。」——隨即傳下將令，教三千匹軍馬，做一排擺着，每三十四一連，卻把鐵環連鎖，但遇敵軍，遠用箭射，近則使鎗直衝入去，三千「連環馬軍」，分作一百隊鎖定，五千步軍在後策應。——「明日休得挑戰，我和你押後掠陣。但若交鋒，分作三面衝將過去。」計策商量已定，次日天曉出戰。

宋江次日把軍馬分作五隊在前，後軍十將簇擁；兩路伏兵分於左右。秦明當先，搦呼延灼出馬交戰，只見對陣，但只吶喊，並不交鋒。爲頭五軍都一字兒擺在陣前，中是秦明，左是林冲，一丈青，右是花榮、孫立。在後隨即宋江引十將也到，重重疊疊擺着人馬。看對陣時，約有一千步軍，只見搥鼓發喊，並無一人出馬交鋒。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傳號令，教後軍且退，卻縱馬直到花榮隊裏窺望。猛聽對陣裏連珠礮響，一千步軍忽然分作兩下，放出三面「連環馬軍」。直衝將來兩邊把弓箭亂射，中間盡是長鎗。宋江看了大驚，急令衆軍把弓箭施放。那裏抵敵得住，每一隊三十四匹馬，一齊跑發，不容你不向前走。那「連環馬軍」漫山遍野橫衝直撞將來。前面五隊軍馬望見，便亂攙了，策立不定；後面大隊人馬攔當不住，各自逃生。宋江慌忙飛馬，便走十將擁護而行，背後早有一隊「連環馬軍」追將來，卻得伏兵——李逵、楊林——引人從蘆葦中殺出來，救得宋江逃至水邊，卻有

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個水軍頭領——擺下戰船接應。宋江急急上船，便傳將令，教分頭去救應衆頭領下船。那「連環馬」直趕到水邊，亂箭射來，船上卻有傍牌遮護，不能損傷。慌忙把船掉到鴨嘴灘頭，盡行上岸。就水寨裏整點人馬，折其大半，卻喜衆頭領都全，雖然折了些馬匹，都救得性命。少刻只見石勇時遷孫新顧大嫂都逃命上山，卻說「步軍衝殺過來，把店屋平拆了去。我等若無號船接應，盡被擒捉！」宋江一一親自撫慰，計點各頭領時，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橫李逵石秀孫新黃信，小喽囉中傷帶箭者不計其數。

晁蓋聞知，同吳用公孫勝下山來動問。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用勸道：「哥哥休憂，勝敗乃兵家常事，何必掛心。別生良策，可破「連環軍馬」。晁蓋便傳號令，分付水軍，牢固寨柵船隻，保守灘頭，曉夜隄備，請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鴨嘴灘寨內駐紮，只教帶傷頭領上山養病。

呼延灼大獲全勝，回到本寨，開放「連環馬」。都次第前來請功，殺死者不計其數，生擒得五百餘人，奪得戰馬三百餘匹。隨卽差人前去京師報捷，一面犒賞三軍。高太尉正在殿帥府坐衙門上，報道：「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勝，差人報捷。」心中大喜。次日早朝，越班奏聞天子。天子甚喜，勅賞黃封御酒十瓶，錦袍一領，差官一員，齎錢十萬貫，前去行營賞軍。高太尉領了聖旨，回到殿帥府，隨卽差官齎捧前去。

呼延灼已知有天使到，與韓滔出二十里外迎接，接到寨中，謝恩受賞已畢，置酒管待天使。一面令韓先鋒俵錢賞軍，且將捉到五百餘人囚在寨中，待拿到賊首，一併解赴京師示衆施行。天使問：「彭團練如何不見？」呼延灼道：「爲因貪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今次羣賊必不敢再來。小可分兵攻打，務要肅清山寨，掃盡水陸擒獲衆賊，拆毀巢穴，但恨四面是水，無路可進。遙觀寨柵，只除非得火炮飛打，以碎賊巢。久聞東京有個砲手凌振，名號轟天雷，此人善造火炮，能去十四五里遠近，石砲落處，天崩地陷，山倒石裂。若得此人，可以攻打賊巢。」更兼他深通武藝，弓馬熟嫻，若得天使回京於太尉前言知此事，可以急急差遣到來，尅日可取賊巢。」天

使應允，次日起程，於路無話，回到京師，來見太尉，備說呼延灼求索砲手，凌振要建大功。高太尉聽罷，傳下鈞旨，教喚甲仗庫副使砲手凌振那人來，原來凌振祖貫燕陵人，是宋朝天下第一個砲手，所以人都稱他是轟天雷。更兼他武藝精熟，當下凌振來參見了高太尉，就受了行軍統領官文憑，便教收拾鞍馬軍器起身。

凌振把應用的烟火藥料，就將做下的諸色砲并一應的砲石砲架裝載上車，帶了隨身衣甲鎗刀行李等件，並三四十個軍漢，離了東京，取路投梁山泊來。到得行營，先來參見主將呼延灼，次見先鋒韓滔，備問水寨遠近路程，山寨險峻去處，安排三等砲石攻打。第一是風火砲，第二是金輪砲，第三是子母砲，先令軍健整頓砲架，直去水邊豎起，準備放砲。

宋江在鴨嘴灘上小寨內，和軍師吳學究商議破陣之法，無計可施。有探細人來報道：「東京新差一個砲手，喚作轟天雷凌振，即日在於東邊豎起架子，安排施放火砲，攻打寨柵。」吳學究道：「這個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離水又遠，縱有飛天火砲，如何能發得到城邊？且棄了鴨嘴灘小寨，看他怎地設法施放，卻做商議。」當下宋江棄了小寨，便都起身，且上關來。晁蓋公孫勝接到聚義廳上，問道：「似此如何破敵？」動問未絕，早聽得山下砲響，一連放了三個火砲，兩個打在水裏，一個直打到鴨嘴灘邊小寨上。宋江見說，心中展轉憂悶，衆頭領盡皆失色。吳學究道：「若得一人誘引凌振到水邊，先捉了此人，方可商議破敵之法。」晁蓋道：「可着李俊、張橫、張順、阮六人掉船，如此行事。」岸上朱仝雷橫如此接應。

六個水軍頭領領了將令，分作兩隊。李俊和張橫先帶了四五十個會水的，用兩隻快船，從蘆葦深處悄悄過去，背後張順、阮掉四十餘隻小船接應。李俊、張橫上到對岸，便去砲架子邊，吶聲喊，把砲架推翻。軍士慌忙報過，凌振知道，凌振便帶了風火二砲，拿鎗上馬，引了一千餘人趕將來。李俊、張橫領人便走。凌振追至蘆葦灘邊，看見一字兒擺開四十餘隻小船，船上共有百十餘個水軍。李俊、張橫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開，看看人馬到。

來吶聲喊都跳下水裏去了。

凌振人馬已到，便來搶船。朱全雷橫卻在對岸吶喊搗鼓。凌振奪得許多船隻，叫軍健盡數上船，便殺過去。船纔行到波心之中，只見岸上朱全雷橫鳴起鑼來。水底下早鑽起四五十水軍，盡把船尾楔子拔了，水都滾入船裏來。外邊就勢扳翻船，軍健都撞在水裏。凌振急待回船，船尾舵槽已被拽下水底去了。兩邊卻鑽上兩個頭領來，把船只一扳，仰合轉來。凌振卻被合下水裏去，底下卻是阮小二一把抱住，直拖到對岸來。岸上早有頭領接着，便把索子綁了，先解上山來。水中生擒二百餘人，一半水中澆死，些少逃得性命回去。呼延灼得知，急領馬軍趕將來時，船都已過鴨嘴灘去了。箭又射不着，人都不見了，只忍着氣，呼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人馬回去。

衆頭領捉得轟天雷凌振，解上山寨，先使人報知。宋江便同滿寨頭領下第二關迎接，見了凌振，連忙親解其縛，便埋怨衆人道：「我教你們禮請統領上山，如何恁地無禮！」凌振拜謝不殺之恩。宋江與他把盞已了，自執其手，相請上山。到大寨，見了彭玘，已做了頭領。凌振閉口無言。彭玘勸道：「晁宋二頭領替天行道，招納豪傑，專等招安，與國家出力。既然我等到此，只得從命。」宋江卻又陪話。凌振答道：「小的在此趨侍不妨，爭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倘或有人知覺，必遭誅戮，如之奈何！」宋江道：「但請放心，限日還統領。」凌振謝道：「若得頭領如此週全，死亦瞑目！」晁蓋道：「且教做筵席慶賀。」

次日廳上大聚會衆頭領飲酒之間，宋江與衆人商議破「連環馬」之策。正無良法，只見金錢豹子湯隆起身道：「小人不材，願獻一計。除是得這般軍器，和我一個哥哥，可以破得「連環甲馬」。」吳學究便問道：「賢弟，你且說用何等軍器？你這個令親哥哥是誰？」湯隆不慌不忙，又手向前，對衆頭領說道：「小可是祖代打造軍器爲生。先父因此藝上遭際，老種經略相公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這「連環甲馬」取勝。欲破陣時，須用「鉤鎌鎗」可破。湯隆祖傳已有畫樣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湯隆須是會打，卻不會使。若要爲使的人，只除非是

我那個姑舅哥哥。會使這鉤鏢鎗法，只有他一個教頭。他家祖傳習學，不教外人。或是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則；端的使動，神出鬼沒！」說言未了，林冲問道：「莫不是見做金鏢班教師徐寧？」湯隆應道：「正是此人。」林冲道：「你不說起，我也忘了這徐寧的『金鏢法』、『鉤鏢鎗法』。端的是天下獨步。在京師時多與我相會較量武藝，彼此相敬相愛；只是如何能殺得他上山來？」湯隆道：「徐寧祖傳一件寶貝，世上無對，乃是鎮家之寶。湯隆比時曾隨先父知寨往東京視探姑母時，多曾見來。是一副鴈翎砌就圈金甲。這副甲披在身上，又輕又穩，刀劍箭矢急不能透，人都喚做『養唐猊』。多有貴公子要求一見，造次不肯與人看。這副甲是他的性命，用一個皮匣子盛着，直掛在臥房中梁上。若是先對付得他這副甲來時，不難他不到這裏。」吳用道：「若是如此，何難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今次卻用着鼓上蚤時遷去走一遭。」時遷隨即應道：「只怕無此一物在彼，若端的有時，好歹定要取了來。」湯隆道：「你若盜得甲來，我便包辦賺他上山。」宋江問道：「你如何去賺他上山？」湯隆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數句。宋江笑道：「此計大妙。」吳學究道：「再用得三個人同上山走一遭。一個到東京收買烟火藥料并砲內用的藥材，兩個去取凌統領家老小。」彭玘見了，便起身稟道：「若得一人到潁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實拜成全之德。」宋江便道：「團練放心，便請二位修書，小可自教人去。」便喚楊林可將金銀書信，帶領伴當，前往潁州取彭玘將軍老小。薛永扮作使鎗棒賣藥的，往東京取凌統領老小。李雲扮作客商，同往東京收買煙火藥料等物，樂和隨湯隆同行，又掣薛永往來作伴，一面先送時遷下山去了。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來探聽事情。



### 第三十九 盜 甲

時遷離了梁山泊，身邊藏了暗器，諸般行頭，在路迤邐來到東京，投個客店安下了；次日，窺進城來，尋問金鐘班教師徐寧家。有人指點道：『入得班門裏，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是。』時遷轉入班門裏，先看了前門；次後窺來，相了後門，見是一帶高牆，牆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側首卻是一根戲柱。時遷看了一回，又去街坊問道：『徐教師在家裏麼？』人應道：『直到晚方歸家，五更便去內隨班。』時遷叫了『相擾』，且回客店裏來，取了行頭，藏在身邊，分付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歸，照管房中則個。』小二道：『但放心自去。這裏禁城地面，並無小人。』

時遷再入到城裏，買了些晚飯，喫了，卻窺到金鐘班徐寧家左右看時，沒有一個好安身處。看看天色黑了，時遷揆入班門裏，是夜，寒冬天色，卻無月光。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柏樹，便把兩隻腿夾定，一節節爬將樹頭頂上去，騎馬兒坐在枝柯上，悄悄望時，只見徐寧歸來，望家裏去了。只見班裏兩個人提着燈籠出來關門，把一把鎖鎖了，各自歸家去了。早聽得譙樓禁鼓，卻轉初更。雲寒星斗無光，露散霜花漸白。只見班裏靜悄悄地，卻從樹上溜將下來，窺到徐寧後門邊，從牆上下來，不費半點氣力，爬將過去，看裏面時，卻是個小小院子。時遷伏在廚房外張時，見廚房下燈明，兩個姪孃兀自收拾未了。時遷卻從戲柱上盤到膊風板邊，伏做一塊兒，張那樓上時，見那金鐘手徐寧和娘子對坐爐邊，向火懷裏抱着一個六七歲孩兒。時遷看那臥屋裏時，見梁上果然有個大皮匣拴在上面；房門口掛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掛着各色衣服；徐寧口裏叫道：『梅香，你來與我

摺了衣服。』下面一個嫗嬾上來，就側首春臺上先摺了一領紫繡圓領；又摺一領綠綉裏襖子并下面五色花繡踢串一個護頂彩色錦帕一條紅綠結子并手帕一包；另用一個小黃帕兒包着一條雙額尾荔枝金帶；共放在包袱內，把來安在烘籠上。時遷多看眼裏。

約至二更以後，徐寧收拾上牀，娘子問道：『明日隨直也不？』徐寧道：『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宮，須用早起五更去伺候。娘子聽了，便分付梅香道：『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隨班，你們四更起來燒湯，安排點心。』時遷自忖道：『眼見得梁上那個皮匣子便是盛甲在裏面。我若趕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鬧將起來，明日出不得城，卻不誤了大事？』且推到五更裏下手不遲。』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牀睡了，兩個嫗嬾在房門外打鋪房裏桌上，卻點着碗燈。那五個人都睡着了。兩個梅香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胸胸打呼。時遷溜下來，去身邊取個蘆管兒，就銜樞眼裏，只一吹，把那碗燈早吹滅了。看看伏到四更左側，徐寧起來，便喚嫗嬾起來燒湯。那兩個使女從睡夢裏起來，看房裏沒了燈，叫道：『呵呀！今夜卻沒了燈！』徐寧道：『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那個梅香開樓門下扶梯響。時遷聽得，卻從柱上只一溜，來到後門邊黑影裏伏了。嫗嬾正開後門出來，便去開牆門，時遷卻潛入廚房裏，貼身在廚桌下。梅香討了燈火入來，又去關門，卻來灶前燒火。這使女便也起來生炭火上樓去多時，湯滾捧面湯上去，徐寧洗漱了，叫燙些熱酒上來。嫗嬾安排肉食炊餅上去，徐寧喫罷，叫把飯與外面當直的喫。時遷聽得徐寧下來，叫伴當喫了飯，背着包袱，拿了金鎗出門。兩個梅香點着燈送徐寧出去，時遷卻從廚桌下出來，便上樓去，從榻子邊直蹺到梁上，卻把身軀伏了。兩個嫗嬾又關閉了門戶，吹滅了燈火，上樓來，脫了衣裳，倒頭便睡。時遷聽得兩個梅香睡着了，在梁上把那蘆管兒指燈一吹，那燈又早滅了。時遷卻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正要下來，徐寧的娘子覺來，聽得響，叫梅香道：『梁上甚麼響？』時遷做老鼠叫，嫗嬾道：『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因廝打，這般響。』時遷即便學老鼠廝打，溜將下來，悄悄地開了樓門，款款地背着皮匣，下

得胡梯，從裏面直開到外面；來到班門口，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四更便開了鎖。

時遷得了皮匣，從人隊裏趁鬧出去；了一口氣奔出城外，到客店門前，此時天色未曉，敲開店門，去房裏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擔兒挑了，計算還了房錢，出離店肆，投東便走。行到四十里外，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飯喫，只見一個人也撞將入來。時遷看時，不是別人，卻是神行太保戴宗。見時遷已得了物，兩個暗暗說了幾句話。戴宗道：「我先將甲投山寨去，你與湯隆慢慢地來。」時遷打開皮匣，取出那副鴈翎鎖子甲來，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門，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時遷卻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擔子上，喫了飯食，還了打火錢，挑上擔兒，出店門，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見湯隆，兩個便入酒店裏商量。湯隆道：「你只依我從這條路去。但過路上酒店、飯店、客店——門上若見有白粉圈兒——你便可就在那店裏買酒買肉喫，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頭，離此間一程外等我。」時遷依計去了。湯隆慢慢地喫了一回酒，卻投東京城裏來。

徐寧家裏天明，兩個姪孃起來，只見樓門也開了，下面中門大門都不關，慌忙家裏看時，一應物件多有兩個姪孃上樓來對娘子說道：「不知怎的，門戶都開了！——卻不會失了物件。」娘子便道：「五更裏聽得梁上響，你說是老鼠厮打，你且看那皮匣子沒甚事麼？」兩個姪孃看了，只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裏去了！」那娘子聽了，慌忙起來道：「快央人去龍符宮裏報與官人知道，教他早來跟尋。」姪孃急急尋人去龍符宮裏報徐寧，連央了三四替人，都回來說道：「金鎗班直隨駕內苑去了，外面都是親軍護禦，守把誰人能殺入去，直須等他自歸。」徐寧娘子并兩個姪孃如「熱鑿子上螞蟻」走頭無路，不茶不飯，慌做一團。徐寧直到黃昏時候，方纔卸了衣袍服色，着當直的背着金鎗慢慢家來。到得班門口，鄰舍說道：「娘子在家失盜，等候得觀察不見回來。」徐寧喫了一驚，慌忙走到家裏，兩個姪孃迎門道：「官人五更出去，卻被賊人閃將入來，單單只把梁上

那個皮匣子盜將去了！」

徐寧聽罷，只叫那連聲的苦，從丹田底直滾出口角來。娘子道：「這賊正不知幾時閃在屋裏……」徐寧道：「別的不打緊，這副鴈翎甲乃是祖宗留傳四代之寶，不曾有失。花兒王太尉曾還我三萬貫錢，我不曾捨得賣與他，恐怕久後軍前隨後要用，生怕有些差池，因此拴在梁上。多少人要看看我的，我只推沒了。今次聲張起來，枉惹他人恥笑，今卻失去，如之奈何？」徐寧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甚麼人盜了去……也是會知我這副甲的人……」娘子想道：「敢是夜來滅了燈時，那賊已躲在家裏了……必然是有人愛你的，將錢問你買不得，因此使這個高手賊來盜了去。你可央人慢慢緝訪出來，別作商議，且不要「打草驚蛇。」

徐寧聽了，到天明起來，坐在家中納悶。早飯時分，只聽得有人扣門，當直的出去問了名姓，入來報道：「有個延安府湯知寨兒子湯隆，特來拜望。」徐寧聽罷，教請進客位裏相見。湯隆見了徐寧，納頭拜下，說道：「哥哥一向安樂？」徐寧答道：「聞知舅舅歸天去了一者，官身羈絆，二乃路途遙遠，不能前來弔問，並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處，今次自何而來？」湯隆道：「言之不盡，自從父親亡故之後，時乖運蹇，一向流落江湖。今從山東逕來京師探望兄長。」徐寧道：「兄弟少坐。」便叫安排酒食相待。湯隆去包袱內取出兩錠蒜條金，重二十兩，送與徐寧，說道：「先父臨終之日，留下這些東西，教寄與哥哥做遺念。爲因無心腹之人，不曾捎來。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師，納還哥哥。」徐寧道：「感承舅舅如此掛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順處，怎地報答？」湯隆道：「哥哥，休恁地說。先父在日之時，常是想念哥哥這一身武藝，只恨山遙水遠，不能覿相見一面，因此留這些物與哥哥做遺念。」徐寧謝了湯隆，交收過了，且安排酒來管待。

湯隆和徐寧飲酒中間，徐寧只是眉頭不展，面帶憂容。湯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顏有些不喜？心中必有憂疑不決之事。」徐寧嘆口氣道：「兄弟不知一言難盡，夜來家間被盜。」湯隆道：「不知失去了多少物事？」徐

寧道：「單單只盜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鷹翎鎖子甲，又喚作「賽唐猊」。昨夜失了這件東西，以此心下不樂。」湯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見來，端的無比。先父常常稱讚不盡，卻是放在何處被盜了去？」徐寧道：「我把一個皮匣子盛着，拴縛在臥房中梁上，正不知賊人甚麼時候入來盜了去。」湯隆問道：「卻是甚麼樣皮匣子盛着？」徐寧道：「是個紅羊皮匣子，裏面又用香綿裹住。」湯隆失驚道：「紅羊皮匣子……」問道：「不是上面有白線刺着綠雲頭如意，中間有獅子滾繡毬的？」徐寧道：「兄弟你那裏見來？」湯隆道：「小弟夜來離城四十里，在一個村店裏沽酒喫，見個鮮眼睛黑瘦漢子擔兒上挑着，我見了，心中也自暗忖道：「這個皮匣子卻是盛甚麼東西的……」臨出店時，我問道：「你這皮匣子作何用？」那漢子應道：「原是盛甲的，如今胡亂放些衣服。」必是這個人了。我見那厮卻似閃閃了腿的，一步步挑着了走，何不我們追趕他去？」徐寧道：「若是趕得着時，卻不是天賜其便！」湯隆道：「既是如此，不要耽擱，便趕去罷。」徐寧聽了，急急換上麻鞋，帶了腰刀，提條朴刀，便和湯隆兩個出了東郭門，拽開脚步，迤邐趕來，前面見有白圈壁上酒店裏，湯隆道：「我們且喫碗酒了趕，就這裏問一聲。」湯隆入得門坐下，便問道：「主人家借問一聲，會有個鮮眼黑瘦漢子挑個紅羊皮匣子過去麼？」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這般一個人挑着個紅羊皮匣子過去，一似腿上喫跌了的一步一擻走。」湯隆道：「哥哥你聽卻如何？」徐寧聽了，做聲不得，兩個連忙還了酒錢，出門便去。前面又見一個客店，壁上有那白圈，湯隆立住了腳，說道：「哥哥，兄弟走不動了，和哥哥且就這客店裏歇了，明日早去趕。」徐寧道：我卻是官身，倘或點名不到，官司必然見責，如之奈何？」湯隆道：「這個不用兄長憂心，嫂嫂必自推個事故。」當晚又在客店裏問時，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個鮮眼黑瘦漢子在我店裏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纔去了，口裏只問山東路程。」湯隆道：「恁地，可以趕了。」當夜兩個歇了，次日起個四更，離了客店，又迤邐趕來，湯隆但見壁上有白粉圈兒，便做買酒買食喫了問路，處處皆說得一般。徐寧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顧跟

隨着湯隆趕了去。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見前面一所古廟，廟前樹下，時遷正放着擔兒在那裏坐地。湯隆看見，叫道：『好了！前面樹下那個不是哥哥？』盛甲的紅羊皮匣子，徐寧見了，搶向前來，一把揪住了時遷，喝道：『你這廝好大膽！如何盜了我這副甲來！』時遷道：『住！住！不要叫是我盜了！你這副甲來，你如今卻要怎地？』徐寧喝道：『畜生無禮！倒問我要怎的！』時遷道：『你且看匣子裏有甲也無？』湯隆便把匣子打開看時，裏面卻是空的。徐寧道：『你這廝把我這副甲那裏去了？』時遷道：『你聽我說，小人姓張，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個財主要結識老種經略相公，知道你家有這副鷹翎鎖子甲，不肯貨賣，特地使我同一個李三兩人來你家偷盜，許俺們一萬貫，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來，閃腦了腿，因此走不動，先教李三拿了甲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要奈何我時，便到官司，就拼死我也不招。若還肯饒我時，我和你去討來還你。』徐寧躊躇了半晌，決斷不下。湯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飛了去，只和他去討甲。若無甲時，須有本處官司告理。』徐寧道：『兄弟也說得是。』三個廝趕着，又投客店裏來歇了。徐寧、湯隆、盛甲住時遷一處宿歇。原來時遷故把些絹帛繫縛了腿，只做閃腦了的。徐寧見他又走不動，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

三個又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再行。時遷一路買酒買肉陪告。又行了一日，次日，徐寧在路上心焦起來，不知畢竟有甲也無。正走之間，只見路傍邊三四個頭口，拽出一輛空車子，背後一個人駕車，傍邊一個客人，看着湯隆，納頭便拜。湯隆問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鄭州做了賣買，要回泰安州去。』湯隆道：『最好！我三個要搭車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那人道：『莫說三個上車，再多些也不計較。』湯隆大喜，叫與徐寧相見。徐寧問道：『此人是誰？』湯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燒香，結識得這個兄弟，姓李，名榮，是個有義氣的人。』徐寧道：『既然如此，這張一又走不動，都上車子坐地。』只叫車客駕車子行。

四個人坐在車子上，徐寧問道：『張一，你且說與我那個財主姓名。』時遷推托再三，說道：『他是有名的郭

大官人。」徐寧卻問李榮道：「你那泰安州曾有個郭大官人麼？」李榮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個上戶財主，專好結識官宦來往，門下養着多少閒人。」徐寧聽罷，心中想道：「既有主坐，必不礙事……」又見李榮一路上說些鎗棒，唱幾個曲兒，不覺又過一日。

看看到梁山泊只有兩程多路，只見李榮叫車客把葫蘆去沽些酒來，買些肉來，就車子上喫三杯。李榮把出一個瓢來先傾一瓢來勸徐寧。徐寧一飲而盡。李榮再叫傾酒，車客假做手脫，把這一葫蘆酒都翻在地下。李榮喝叫車客再去沽些，只見徐寧口角流涎，撲地倒在車子上了。李榮是誰，便是鐵叫子樂和三個從車上跳將下來，趕着車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

衆人就把徐寧扛扶下船，都到金沙灘上岸。宋江已有人報知，和衆頭領下山接着。徐寧此時麻藥已醒，衆人又用解藥解了。徐寧開眼見了衆人，喫了一驚，便問湯隆道：「兄弟，你如何賺我來到這裏？」湯隆道：「哥哥聽我說：小弟今次聞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傑，因此上武岡鎮拜黑旋風李逵做哥哥，投托大寨入夥。今被呼延灼用「連環甲馬」衝陣，無計可破，是小弟獻此「鈎鐮鎗法」——只除是哥哥會使。繇此定這條計，使時遷先來偷了你的甲，卻教小弟賺哥哥上路；後使樂和假做李榮，過山時，下了蒙汗藥，請哥哥上山來坐把交椅。」徐寧道：「卻是兄弟送了我。」宋江執杯向前陪告道：「見今宋江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非敢貪財好殺，行不仁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林冲也把盞陪話道：「小弟亦到此間，兄長休要推卻。」徐寧道：「湯隆兄弟，你卻賺我到此，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如之奈何？」宋江道：「這個不妨，觀察放心，只在小可身上，早晚便取寶眷到此完聚。」

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來與徐寧陪話，安排筵席作慶；一面選擇精壯小嘍囉，學使鈎鐮鎗法，一面使戴宗和湯隆星夜往東京搬取徐寧老小旬日之間，楊林自潁州取到彭玘老小，薛永自東京取到凌振老小，李雲收買到

五車烟火藥料回寨。更過數日，戴宗湯隆取到徐寧老小上山。徐寧見了妻子到來，喫了一驚，問是如何便到得這裏。妻子答道：「自你轉背，官司點名不到，我使了些金銀首飾，只推道患病在牀，因此不來叫喚。忽見湯叔叔齎着鴈翎甲來，說道：『甲便奪得來了，哥哥只是於路染病，將次死在客店裏，叫嫂嫂和孩兒便來看視。』把我賺上車子，我又不識路，逕迤邐來到這裏。」徐寧道：「兄弟，好卻好了，只可惜將我這副甲陷在家裏了。」湯隆笑道：「好教哥哥歡喜，打發嫂嫂上車之後，我便翻身去賺了這甲，誘了這兩個姪孃，收拾了家中應有細軟，做一擔兒挑在這裏。」徐寧道：「恁地時，我們不能殺回東京去了。」湯隆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來：在半路上撞見一夥客人，我把哥哥鴈翎甲穿了，搽畫了臉，說哥哥名姓，劫了這夥客人的財物，這早晚，東京已逼行文書捉拿哥哥。」徐寧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淺。」晁蓋宋江都來陪話道：「若不是如此，觀察如何肯在這裏住？」隨即撥定房屋與徐寧安頓老小。

宋江早叫湯隆打起一把鈎鎌鎗做樣，卻教雷橫提調監督。此時雷橫監造鈎鎌鎗已都完備，晁蓋宋江吳用公孫勝與衆頭領就聚義廳上，啓請徐寧教使鈎鎌鎗法。衆人看徐寧時，果是一表好人物，六尺五六長身體，團團的一個白臉，三牙細黑鬚髯，十分腰圍膀闊。選軍已罷，便下聚義廳來，拿起一把鈎鎌鎗，自使一回。衆人見了喝采。徐寧便教衆軍道：「但凡馬上使這般軍器，就腰膀裏做步上來，上中七路，三鈎四撥一擗一分，共使九個變法。若是步行使這鈎鎌鎗，亦最得用。先使八步四撥，蕩開門戶；十二步一變；十六步大轉身。分鈎鎌擗繳二十四步，挪上攢下鈎東撥西三十六步，渾身蓋護，奪硬鬪強。此是「鈎鎌鎗正法」，有詩訣爲證——

四撥三鈎通七路，共分九變合神機。

二十四步挪前後，一十六翻大轉圈。」

徐寧將正法一路路教演，教衆頭領看。衆軍漢見了徐寧使鈎鎌鎗，都喜歡。就當日爲始，將選揀精銳壯健之



人曉夜習學。又教步軍藏林伏草，鉤蹄拽腿；下面三路暗法。不到半月之間，教成山寨五七百人。宋江并衆頭領看了大喜，準備破敵。

呼延灼自從折了彭玘凌振，每日只把馬軍來水邊搦戰。山寨中只教水軍頭領守各處灘頭，水底釘了暗椿。呼延灼雖是在山西山北兩路出哨，決不能殺到山寨邊。梁山泊卻叫凌振製造了諸般火炮，尅日定時下山對敵。學使鈎鑰鎗軍士已都成熟。宋江道：『不才淺見，未知合衆位心意否？』吳用道：『願聞其略。』宋江道：『明日並不用一騎馬軍，衆頭領都是步戰。孫吳兵法卻利於山林沮澤。今將步軍下山分作十隊誘敵，但見軍馬衝掩將來，都望蘆葦荆棘林中亂走。卻先把鈎鑰鎗軍士埋伏在彼，每十個會使鈎鑰鎗的，間着十個撓鈎手。但見馬到，一攪鈎翻，便把撓鈎搭將入去捉了。平川窄路也如此埋伏。此法如何？』吳學究道：『正應如此。藏兵捉將。』徐寧道：『鈎鑰鎗并撓鈎正是此法。』宋江當日分撥十隊步軍人馬。劉唐杜遷引一隊，穆弘穆春引一隊，楊雄陶宗旺引一隊，朱仝鄧飛引一隊，解珍解寶引一隊，鄒淵鄒閏引一隊，一丈青王矮虎引一隊，薛永馬麟引一隊，燕順鄭天壽引一隊，楊林李雲引一隊。這十隊步軍先行下山，誘引敵軍。再差李俊張橫張順三阮童威童猛孟康九個水軍頭領，乘駕戰船接應。再叫花榮秦明李應柴進孫立歐鵬六個頭領乘馬引軍，只在山邊搦戰。凌振杜興專放號砲，卻叫徐寧湯隆總行招引使鈎鑰鎗軍士。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戴宗呂方郭盛統制軍馬指揮號令其餘頭領俱各守寨。

宋江分撥已定。是夜三更，先載使鈎鑰鎗軍士過渡，四面去分頭埋伏已定。四更，卻渡十隊步軍過去。凌振杜興載過風火炮架，上高埠去處豎起砲架，攔上火砲。徐寧湯隆各執號帶渡水。平明時分，宋江守中軍人馬隔水擂鼓呐喊搖旗。呼延灼正在中軍帳內聽得探子報知，傳令便差先鋒韓滔先來出哨，隨即鎖上連環甲馬。呼延灼全身披掛，騎了踢雪烏騮馬，仗着雙鞭，大驅軍馬殺奔梁山泊來。隔水望見宋江引着許多人馬，呼延灼教擺

開馬軍先鋒韓滔來與呼延灼商議道：「正南上一隊步軍不知多少的。」呼延灼道：「休問他多少，只顧把連環馬衝將去。」韓滔引着五百馬軍飛哨出去，又見東南下一隊軍兵起來，卻欲分兵去哨，只見西南上又擁起一隊旗號招颯，吶喊韓滔再引軍回來，對呼延灼道：「南邊三隊賊兵都是梁山泊旗號。」呼延灼道：「這廝許多時不出來廝殺，必有計策。」

說言未了，只聽得北邊一聲砲響，呼延灼罵道：「這砲必是凌振從賊，教他施放。」衆人平南一望，只見北邊又擁起三隊旗號，呼延灼對韓滔道：「此必是賊人奸計，我和你把人馬分爲兩路，我去殺北邊人馬，你去殺南邊人馬。」正欲分兵之際，只見西邊又是四隊人馬起來，呼延灼心慌，又聽得正北上連珠砲響，一帶直接到土坡上。那一個母砲週迴接着四十九個子砲，名「子母砲」，響處風威大作。呼延灼軍兵不戰自亂，急和韓滔各引馬步軍兵四下衝突。這十隊步軍東趕東走，西趕西走。呼延灼看了大怒，引兵望北衝將來。宋江軍兵盡投蘆葦中亂走。呼延灼大驅連環馬捲地而來，那甲馬一齊跑發，收勒不住，盡望敗葦折蘆之中枯草荒林之內跑了去。只聽得裏面唿哨響處，鈎鎌鎗一齊舉手，先鈎到兩邊馬脚，中間的甲馬便自咆哮起來。那攙鈎手軍士一齊搭住蘆葦中，只顧縛人。

呼延灼見中了鈎鎌鎗計，便勒馬回南邊去趕韓滔。背後風火砲當頭打將下來；這邊那邊，漫山遍野，都是步軍追趕着。韓滔呼延灼部領的連環甲馬亂滾滾都擲入荒草蘆葦之中，盡被捉了。二人情知中了計策，縱馬去四面跟尋馬軍奪路奔走時，更兼那幾條路上麻林般擺着梁山泊旗號，不敢投那幾條路走。一直便望西北上來。行不到五六里路，早擁出一隊強人，當先兩個好漢攔路——一個是沒遮攔穆弘，一個是小遮攔穆春——攔兩條朴刀，大喝道：「敗將休走。」呼延灼忿怒，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穆弘穆春。路鬪四五合，穆春便走。呼延灼只怕中了計，不來追趕，望正北大路而走。山坡下又轉出一隊強人，當先兩個好漢攔路，一個是兩頭蛇解珍，一

個是雙尾蝎解寶。各挺鋼叉，直奔前來。呼延灼舞起雙鞭來戰兩個。鬪不到五七合，解珍解寶拔步便走。呼延灼趕不過半里多路，兩邊鑽出二十四把鉤鎌鎗，着地捲將來。呼延灼無心戀戰，撥轉馬頭望東北上大路便走；又撞着王矮虎一丈青夫妻二人截住去路。呼延灼見路徑不平，四下兼有荆棘遮攔，拍馬舞鞭，殺開條路直衝過去。王矮虎一丈青趕了一直趕不上，呼延灼自投東北上去了，殺得大敗虧輸，雨零星亂。

宋江鳴金收軍回山，各請功賞。三千連環甲馬，有停半被鉤鎌鎗撥倒，傷損了馬蹄，剝去皮甲，把來做菜馬；二停多好馬，牽上山去喂養，作坐馬帶甲軍士都被生擒上山。五千步軍，被三面圍得緊急，有望中軍躲的，都被鉤鎌鎗拖翻捉了；望水邊逃命的，盡被水軍頭領圍裹上船去。拽過灘頭，拘捉上山。先前被拿去的馬匹，並捉去軍士，盡行復奪回寨。劉唐杜遷，拿得韓滔，把來綁縛解到山寨。宋江見了，親解其縛，請上廳來，以禮陪話，相待筵宴，令彭玘凌振說他入夥。韓滔就梁山泊做了頭領。宋江便教修書，使人往陳州搬取韓滔老小來山寨中完聚。

## 第四十 衆虎歸山

呼延灼折了許多官軍人馬，不敢回京，獨自一個騎着那匹踢雪烏驢馬，把衣甲拴在馬上，於路逃難，卻無盤纏；解下束腰金帶，賣來盤纏。在路尋思道：『不想今日因得我如此，卻是去投誰好？』猛然想起：『青州慕容知府舊與我有一面相識，何不去那裏投奔他？』卻打慕容貴妃的關節，那時再引軍來報讎不遲。在路行了二日，當晚又餓又渴，見路傍一個村酒店，呼延灼下馬，把馬拴住在門前樹上，入來店內，把鞭子放在桌上，坐下了，叫酒保取酒肉來喫。酒保道：『小人這裏只賣酒，要肉時，村裏卻纔殺羊，若要小人去回買。』呼延灼把腰裏料袋解下來，取出些金帶倒換的碎銀兩，把與酒保道：『你可回一脚羊肉與我煮了，就對付草料，喂養我這匹馬。今夜只就你這裏宿一宵，明日自投青州府裏去。』酒保道：『官人此間宿不妨，只是沒好牀帳。』呼延灼道：『我出軍的人，但有歇處便罷。』酒保拿了銀子，自去買羊肉。呼延灼把馬背上揷的衣甲取將下來，鬆了肚帶，坐在門前等了半晌，只見酒保提一脚羊肉歸來。呼延灼便叫煮了，回三筋麵來打餅，打兩角酒來。酒保一面煮肉打餅，一面燒腳湯與呼延灼洗了腳，便把馬牽放屋後小屋下。酒保一面切草煮料，呼延灼先討熱酒喫了一回。少刻肉熟，呼延灼叫酒保也與他些酒肉喫了，分付道：『我是朝廷軍官，爲因收捕梁山泊失利，特往青州投慕容知府，你好生與我喂養這匹馬。』是今上御賜的名爲「踢雪烏驢馬」。明日我重重賞你。』酒保道：『感承相公，卻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雖此間不遠有座山，喚做桃花山，山上有一夥強人，爲頭的是打虎將李忠，第二個是小霸王周通，（原來李忠自那日與魯達史進在曹州酒樓上分散後，次日聽得魯達打死鄭屠，

慌忙也走了。路過桃花山，和周通廝殺了一陣，周通敵不過，就請他在山上做寨主。聚集五百小嘍囉，打家劫舍，時常來攪惱村坊。官司累次着仰捕盜官軍來收捕，他不得。相公夜間須用小心醒睡。『呼延灼說道：『我有萬夫不當之勇，便道那廝們全夥都來也待怎生！只與我好生喂養這匹馬。』喫了一回酒肉餅子，酒保就店裏打了一鋪，安排呼延灼睡了一着。呼延灼連日心悶，二乃又多喫了幾杯酒，就和衣而臥。一覺直睡到三更方醒，只聽得屋後酒保在那裏叫屈起來。呼延灼聽得，連忙跳將起來，提了雙鞭，走去屋後問道：『你如何叫屈？』酒保道：『小人起來上草，只見籬笆推翻，被人將相公的馬偷將去了！遠遠地望見三四里火把向明，一定是那裏去了。』呼延灼道：『那裏卻是何處？』酒保道：『眼見那條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嘍囉偷得去了。』呼延灼喫了一驚，便叫酒保引路，就田塍上趕了二三里，火把看看不見，正不知投那裏去了。呼延灼說道：『若無了御賜的馬，卻怎的好！……』酒保道：『相公明日須去州裏告了，差官軍來勦捕，方能奪回這匹馬。』

呼延灼悶悶不已，坐到天明，叫酒保挑了衣甲，逕投青州。來到城裏時，天色已晚了，且在客店裏歇了一夜。次日天曉，逕到府堂階下，參拜了慕容知府。知府大驚，問道：『聞知將軍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卻到此間？』呼延灼只得把上項訴說了一遍。慕容知府聽了道：『雖是將軍折了許多人馬，此非慢功之罪，中了賊人姦計，亦無奈。』下官所轄地面多被草寇侵害，將軍到此，可先掃清桃花山，奪取那匹御賜的馬，卻連那二龍山、白虎山兩處強人一發勦捕了時，下官自當一力保奏，再教將軍引兵復讎，如何？』呼延灼再拜道：『深謝恩相主監，若蒙如此，誓當效死報德。』慕容知府教請呼延灼去客房裏暫歇，一面更衣宿食。那挑甲酒保，自叫他回去。一住三日，呼延灼急欲要這匹御賜馬，又來稟復知府，便教點軍。慕容知府便點馬步軍二千，借與呼延灼，又與了一匹青鬃馬。呼延灼謝了恩相，披掛上馬，帶領軍兵前去奪馬，逕往桃花山進發。

桃花山上打虎將李忠與小霸王周通自得了這匹踢雪烏騾馬，每日在山上慶喜飲酒。當日有伏路小嘍囉

報道：『青州軍馬來也！』小霸王周通起來道：『哥哥守寨，兄弟去退官軍。』便點起一百小嘍囉，綽鎗上馬，下山來迎敵官軍。

呼延灼引起二千兵馬來到山前，擺開陣勢。呼延灼出馬厲聲高叫：『強賊蚤來受縛！』小霸王周通將小嘍囉一字擺開，便挺鎗出馬。呼延灼見了，便縱馬向前來戰。周通也躍馬來迎，二馬相交，鬪不上六七合，周通氣力不加，撥轉馬頭，往山上便走。呼延灼趕了一直，怕有計策，急下山來紮住寨柵，等候再戰。

周通回寨，見了李忠，訴說：『呼延灼武藝高強，遮攔不住，只得且退上山。倘或趕到寨前來，如之奈何！』李忠道：『我算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在彼，多有人伴，更兼有個甚麼青面獸楊志，又新有個行者武松，多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如寫一封書，使小嘍囉去那裏求救，若解得危難，拚得投託大寨，月終納他些進奉也好。』周通道：『哥哥也說得是。』就寫了一封書，差兩個了事的小嘍囉，從後山滾將下去，取路投二龍山來，行了兩日，早到山下，那裏小嘍囉問了備細來情。

寶珠寺裏大殿上坐着三個頭領，爲首是花和尚魯智深，第二是青面獸楊志，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前面山門下坐着四個小頭領，一個是金眼彪施恩，——原是孟州牢城施管營的兒子，爲因武松殺了張都監一家人，官司着落他家追捉凶身，以此連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後來父母俱亡，打聽得武松在二龍山連夜投奔入夥，一個是操刀鬼曹正，——原是同魯智深楊志奪取寶珠寺，殺了鄧龍，後來入夥，一個是菜園子張青，一個是母夜叉孫二娘，夫妻兩個，原是孟州道十字坡賣人肉饅頭的因魯智深武松連連寄書招他亦來投奔入夥。曹正聽得說桃花山有書，先來問了詳細，直上殿去稟復三個大頭領，知道智深便道：『酒家當初離五臺山時，到一個桃花村劉太公莊上投宿，俺看到太公模樣不甚歡喜，問起情由，原來劉太公有一個女兒被桃花山上那撮鳥看中了，選定那日晚間要來入贅，俺教劉太公將女兒藏過了，俺自躲在他女兒床上，好生打了那撮鳥一

頓。那撮鳥逃了回去，請他哥哥李忠下山來尋酒家廝殺。李忠那廝卻爲認得酒家，倒請上山去喫了一日酒，結識酒家爲兄，卻便留俺做個寨主。俺見這廝們慳吝，被俺偷了若干金銀酒器撒開他。如今卻來求救，且放那小嘍囉上關來，看他說甚來。」曹正去不多時，把那小嘍囉引到殿下，唱了喏，說道：「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個進征梁山泊失利的雙鞭呼延灼。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掃蕩俺這裏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幾座山寨，卻借軍與他收捕梁山泊復讎。俺的頭領今欲啓請大頭領將軍下山相救，明朝無事了時，情願來納進奉。」楊志道：「俺們各守山寨，保護山頭，本不去救應的是。酒家一者怕壞了江湖上豪傑，二者恐那廝得了桃花山，便小覷了酒家這裏，可留下張青、孫二娘、施恩、曹正看守寨柵，俺三個親自走一遭。」隨即點起五百小嘍囉，六十餘騎軍馬，各帶了衣甲軍器，逕往桃花山來。

李忠知二龍山消息，自引了三百小嘍囉下山策應。呼延灼聞知，急領所部軍馬，攔路列陣，舞鞭出馬，來與李忠相殺。原來李忠祖貫濠州定遠人氏，家中祖傳，靠使鎗棒爲生，人見他身材壯健，因此呼他做打虎將。當時下山來與呼延灼交戰，卻如何敵得呼延灼過，鬪了十合之上，見不是頭，撥開軍器便走。呼延灼見他本事低微，縱馬趕上山來。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裏看見，便飛下鵝卵石來。呼延灼慌忙回馬下山來，只見官軍迭頭吶喊。呼延灼便問道：「爲何吶喊？」後軍答道：「遠望見一彪軍馬飛奔而來。」

呼延灼聽了，便來後軍隊裏看時，見塵頭起處，當頭一個胖大和尚，騎一匹白馬，正是花和尚魯智深，在馬上大喝道：「那個是梁山泊殺敗的撮鳥，敢來俺這裏唬嚇人？」呼延灼道：「先殺你這個禿驢，豁我心中怒氣。」魯智深輪動鐵禪杖，呼延灼舞起雙鞭，二馬相交兩邊吶喊。鬥至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暗暗喝采道：「這個和尚到恁地了得！」兩邊鳴金，各自收軍暫歇。呼延灼少停，卻耐不得，再縱馬出陣，大叫：「賊和尚再出來與你定個輸贏，見個勝敗！」魯智深卻正待要出馬，楊志叫道：「大哥少歇，看酒家去捉這廝。」舞刀出馬來與呼

延灼交鋒。兩個鬥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又暗暗喝采道：「怎的那裏走出這兩個來！恁地了！得不是綠林中手段！」楊志也見呼延灼武藝高強，賣個破綻，撥回馬，跑回本陣。呼延灼也勒轉馬頭，不來追趕。兩邊各自收軍。魯智深便和楊志商議道：「俺們初到此處，不宜逼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卻再來廝殺。」帶領小嘍囉，自過附近山岡下寨去了。

呼延灼在帳中納悶，心內想道：「指望到此勢如破竹，便拿了這夥草寇，怎知卻又逢着這般對手！我直如此命薄！」正沒擺布處，只見慕容知府使人來喚道：「叫將軍且領兵回來保守城中。今有白虎山強人孔明、孔亮，引入馬來青州劫牢。怕府庫有失，特令來請將軍回城守備。」呼延灼聽了，就這機會，帶領軍馬，連夜回青州去了。

次日，魯智深和楊志、武松又引了小嘍囉，搖旗吶喊，直到山下來看時，一個軍馬也無了，倒喫了一驚。山上李忠、周通引入下來，拜請三位頭領到山寨裏，殺羊宰馬，筵席相待，一面使人下山探聽前路消息。

呼延灼引軍回到城下，卻見了一彪軍馬，正來到城邊，為頭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的兒子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兩個，因和本鄉一個財主爭競，把他一門良賤盡都殺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因為青州城裏有他的叔叔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下，監在牢裏，孔明、孔亮特地點起山寨小嘍囉來，打青州要救叔叔出去。正迎着呼延灼軍馬，兩邊擁着敵住廝殺。呼延灼出馬到陣前，慕容知府在城樓上觀看，見孔明當先挺鎗出馬，直取呼延灼。兩馬相交，鬪到二十餘合，呼延灼要在知府跟前顯本事，又值孔明武藝低微，只辦得架隔遮欄。鬪到間深裏，呼延灼就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孔亮只得引了小嘍囉便走。慕容知府在城樓上指着，叫呼延灼引兵去趕官兵。一掩，活捉得百十餘人。孔亮大敗，四散奔走，至晚尋個古廟安歇。

呼延灼活捉得孔明，解入城中，來見慕容知府。知府大喜，叫把孔明大枷釘下牢裏，和孔賓一處監收。一面賞



勞三軍，一面管待呼延灼，備問桃花山消息。呼延灼道：「本待是一壺中捉鼈，手到拿來，」無端又被一夥強人前來救應。數內一個和尚，一個青臉大漢，二次交鋒，各無勝敗。這兩個武藝不比尋常，不是綠林中手段。因此未曾拿得。」慕容知府道：「這個和尚便是延安府老種經略帳前軍官提轄魯達，今次落髮爲僧，喚做花和尚魯智深。這一個青面大漢亦是東京殿帥府制使官，喚做青面獸楊志，再有一個行者，喚做武松，原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這三個占住了二龍山，打家劫舍，累次拒敵官軍，殺了三五個捕盜官，直至如今未曾捉得。」呼延灼道：「我見這廝們武藝精熟，原來卻是楊制使魯提轄，真名不虛傳，恩相放心。」呼延灼今日在此，少不得一個個活捉了解官。」知府大喜，設筵管待已了，且請客房內歇。

孔亮引了敗殘人馬，正行之間，猛可裏樹林中撞出一彪人馬，當先一籌好漢，便是行者武松。孔亮慌忙滾鞍下馬，便拜道：「壯士無恙？」武松連忙答應，扶起問道：「聞知足下弟兄們占住白虎山聚義，幾次要來拜望，一者不得下山，二者路途不順，以此難得相見。今日何事到此？」孔亮把救叔叔孔賓陷兄之事告訴了一遍。武松道：「足下休慌。我有六七个弟兄，現在二龍山聚義，今爲桃花山李忠、周通被青州官軍攻擊得緊，來我山寨求救。魯楊二頭領同了孩兒們先來與呼延灼交戰，兩個廝併了一日，不知何故，呼延灼忽然夜間去了。桃花山留我弟兄三人筵宴，把這踢雪馬送與我們。今我部領頭隊人馬回山，他二位隨後便到我，叫他去打青州，救你叔兄如何？」孔亮拜謝武松等了半晌，只見魯智深、楊志兩個並馬都到。武松引孔亮拜見二位，備說：「那時我與宋江在他莊上相會，多有相擾。今日俺們可以義氣爲重，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殺了慕容知府，擒獲呼延灼，各取府庫錢糧，以供山寨之用如何？」魯智深道：「洒家也是這般思想，便使人去桃花山報知，叫李忠、周通引孩兒們來，俺三處一同去打青州。」楊志便道：「青州城池堅固，人馬強壯，又有呼延灼那廝英勇，不是俺自滅威風，若要攻打青州時，只除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武松道：「哥哥，願聞其略。」楊志道：「若要打青州，須用

大隊軍馬，方可得濟。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喚他做及時雨宋江，更兼呼延灼是他那裏人。俺們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馬，都併做一處酒家這裏，再等桃花山人馬齊備，一面且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卻親身星夜去梁山泊請下宋公明來，併力攻城，此爲上計。亦且宋三郎與你至厚，你們弟兄心下如何？」魯智深道：「正是如此。我只見今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可惜酒家不曾相會。衆人說他的名字，聽得酒家耳朵也聾了，想必其人是個真男子，以致天下聞名。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風山時，酒家有心要去和他厮會，及至酒家去時，又聽得說道去了，以此無緣不得相見罷了。孔亮兄弟，你要救你哥哥時，快親自去那裏告請他來。酒家等候在這裏，和那撮鳥們厮殺。」孔亮交付小嘍囉與了魯智深，只帶一個伴當，扮做客商，星夜投梁山泊。

魯智深、楊志、武松三人去山寨裏喚將施恩、曹正再帶一二百人下山來相助。桃花山李忠、周通得了消息，便帶本山人馬，盡數點起，只留三五十個小嘍囉看守寨柵，其餘都帶下山來青州城下聚集，一同攻打城池。

孔亮自離了青州，迤邐來到梁山泊邊，催命判官李立酒店裏買酒喫，問路。李立見他兩個來得面生，便請坐地問道：「客人從那裏來？」孔亮道：「從青州來。」李立問道：「客人要去梁山泊尋誰？」孔亮答道：「有個相識在山上，特來尋他。」李立道：「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住處，你如何去得？」孔亮道：「便是尋宋大王。」李立道：「既是來尋宋頭領，我這裏有分例。」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來相待。孔亮道：「素不相識，如何見款？」李立道：「客官不知，凡是來尋山寨頭領，必然是社火中人故舊交友，豈敢有失。祇應便當去報。」孔亮道：「小人便是白虎山前莊戶孔亮的便是。」李立道：「曾聽得宋公明哥哥說大名來，今日且喜上山。」二人飲罷分例酒，隨即開棹，就水亭上放了一枝響箭，見對港蘆葦深處，早有小嘍囉棹過船來，到水亭下。李立便請孔亮下了船，一同搖到金沙灘上岸，卻上關來。孔亮看見三關雄壯，鎗刀劍戟如林，心下想道：「聽得說梁山泊與旺，不

想做下這等大事業！已有小噴囉先去報知，宋江慌忙下來迎接。孔亮見了，連忙下拜。宋江問道：「賢弟緣何到此？」孔亮拜罷，放聲大哭。

宋江道：「賢弟心中有何危厄不決之難，但請盡說不妨。便當不避水火，一力與汝相助。賢弟且請起來。」孔亮道：「自從師父離別之後，老父亡化，哥哥孔明與本鄉上戶爭些閒氣起來，殺了他一家老小，官司來捕捉得緊，因此反上白虎山，聚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青州城裏卻有叔父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了，重枷釘在獄中。因此我弟兄兩個去打城子，指望救取叔叔孔賓。誰想到城下，正撞了那個使雙鞭的呼延灼。哥哥與他交鋒，致被他捉了，解送青州，下在牢裏，存亡未保。小弟又被他追殺一陣。次日，正撞着武松，他便引我去拜見同伴的一個是花和尚魯智深，一個是青面獸楊志。他二人一見如故，便商議救兄一事。他道：「我請魯楊二頭領并桃花山李忠、周通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你可連夜快去梁山泊內告你師父宋公明來救你叔兄兩個。」以此今日一逕到此。」宋江道：「此是易爲之事，你且放心。」宋江便引孔亮參晁蓋、吳用、公孫勝并衆頭領，備說呼延灼走在青州投奔慕容知府，今來捉了孔明，以此孔亮來到，懇告求救。晁蓋道：「既然他兩處好漢，尙兀自仗義行仁，今者三郎和他至愛交友，如何不去三郎賢弟，你連次下山多遍，今番權且守寨，愚兄替你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這個是兄弟的事，既是他遠來相投，小可若不自去，恐他們弟兄心下不安，小可情願請幾位弟兄同走一遭。」說言未了，廳上廳下一齊都道：「願效犬馬之勞，跟隨同去。」宋江大喜，當日設筵管待孔亮。

飲筵中間，宋江喚鐵面目裴宣定撥下山人數，分作五軍起行。前軍便差花榮、秦明、燕順、王矮虎開路作先鋒；第二隊便差穆弘、楊雄、解珍、解寶；中軍便是主將宋江、吳用、呂方、郭盛；第四隊便是朱仝、柴進、李俊、張橫；後軍便差孫立、楊林、歐鵬、凌振催軍作合。梁山泊點起五軍，共計二十個頭領，馬步軍兵三千人馬。其餘頭領，自與

晁蓋守把寨柵，當下宋江別了晁蓋，自同孔亮下山前進。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已到青州，孔亮先到魯智深等軍中報知，衆奸漢安排迎接。宋江中軍到了，武松引魯智深、楊志、李忠、周通、施恩、曹正都來相見了。宋江讓魯智深坐地，魯智深道：「久聞阿哥大名，無緣不曾拜會。今日且喜認得阿哥。」宋江答道：「不才何足道哉！江湖上義士甚稱吾師清德，今日得識慈顏，平生甚幸。」楊志起身再拜道：「楊志舊日經過梁山泊，多蒙山寨重義相留，爲是酒家愚迷，不曾首住。今日幸得義士壯觀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宋江答道：「制使威名播於江湖，只恨宋江相見太晚！」魯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一一都相見了。

次日宋江問青州一節，近日勝敗如何。楊志道：「自從孔亮去了，前後也交鋒三五次，各無輸贏。如今青州只憑呼延灼一個，若是拿得此人，覷此賊子，如湯撥雪。」吳學究笑道：「此人不可力敵，可用智擒。」宋江道：「用何智可獲此人？」吳學究道：「只除如此如此……」宋江大喜道：「此計大妙！」當日分撥了人馬。次早起軍，前到青州城下，四面盡着軍馬圍住，擂鼓搖旗，吶喊搦戰。城裏慕容知府見報，慌忙教請呼延灼商議道：「今次羣賊又去報知梁山泊宋江到來，似此如之奈何？」呼延灼道：「恩相放心，羣賊到來，先失地利。這廝們只好在水泊裏張狂，今卻擅離巢穴，一個來捉一個，那廝們如何施展？請恩相上城看呼延灼廝殺。」

呼延灼連忙披掛衣甲上馬，叫開城門，放下吊橋，領了一千人馬，近城擺開。宋江陣中一將出馬，那人手擎狼牙棍，厲聲高罵知府：「濫官害民，賊徒把我全家誅戮，今日正好報讎雪恨！」慕容知府認得秦明，便罵道：「你這廝是朝廷命官，國家不會負你，緣何便敢造反？若拿住你時，碎屍萬段，呼將軍可先下手拿這賊！」呼延灼聽了，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秦明。秦明也出馬，舞動狼牙大棍來迎呼延灼。二將交馬，正是對手，直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慕容知府見鬪得多時，恐怕呼延灼有失，慌忙鳴金收軍入城。秦明也不追趕，退回本陣。宋江教衆頭領軍校且退十五里下寨。

呼延灼回到城中，下馬來見慕容知府，說道：『小將正要拏那秦明，恩相如何收軍？』知府道：『我見你鬪了許多合，但恐勞困，因此收軍暫歇。秦明那廝，原是我這裏統制，與花榮一同背反，這廝亦不可輕敵。』呼延灼道：『恩相放心，小將必要擒此背義之賊。適間和他鬪時，棍法已自亂了，來日教恩相看我立斬此賊。』知府道：『既是將軍如此英雄，來日若臨敵之時，可殺開條路，送三個人出去，一個教他去東京求救，兩個教他去鄰近府州會合起兵，相助勦捕。』呼延灼道：『恩相高見極明。』當日知府寫了求救文書，選了三個軍官，都發放了當伏。呼延灼回到歇處，卸了衣甲暫歇，天色未明，只聽得軍校來報道：『城北門外土坡上有三騎，私自在那裏埋伏。』呼延灼道：『那一個穿紅袍騎白馬的，兩邊兩個，只認得右邊那個是小李廣，花榮左邊那個道裝打扮。』呼延灼道：『那個穿紅的眼，是宋江了。道裝的必是軍師吳用。你們且休驚動了他，便點一百軍馬，跟我捉這三個。』呼延灼連忙披掛上馬，提了雙鞭，帶領一百餘騎馬軍，悄悄地開了北門，放下吊橋，引軍趕上坡來，只見三個正自呆了臉看城。呼延灼拍馬上坡，三個勒轉馬頭，慢慢走去。呼延灼奮力趕到前面幾株枯樹邊，廂只見三個齊齊的勒住馬，呼延灼方纔趕到枯樹邊，只聽得吶聲喊，呼延灼正踏着陷坑，人馬都跌將下坑去了。兩邊走出五六十個撻鈎手，先把呼延灼撻鈎將起來，綁縛了去，後面牽着那匹馬，其餘馬軍趕來，花榮射倒當頭五七個，後面的勒轉馬一闌都走了。

宋江回到寨裏，那左右羣刀手卻把呼延灼推將過來。宋江見了，連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繩索，親自扶呼延灼上帳坐定。宋江拜見呼延灼道：『何故如此？』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蓋爲官吏污濫，威逼得緊，悞犯大罪，因此權借水泊裏隨時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動將軍，致勞神力，實慕將軍虎威。今者悞有冒犯，望乞恕罪。』呼延灼道：『被擒之人，萬死尚輕，義士何故重禮陪話？』宋江道：『景宋江怎敢壞得將軍性命。』呼延灼道：『只是懇告哀求。』呼延灼道：『兄長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東京告請招安，到山赦罪？』宋江道：『皇天可表寸心。』

「將軍如何去得？高太尉那厮是個心地褊窄之徒，忘人大恩，記人小過。將軍折了許多軍馬錢糧，他如何不見你罪責，如今韓滔彭玘凌振已多在敵山入夥，倘蒙將軍不棄山寨微賤，宋江情願讓位與將軍等朝廷見用，受了招安，那時盡忠報國，未爲晚矣。」呼延灼沈吟了半晌，一者是宋江禮數甚恭，二者見宋江言語有理，嘆了一口氣，跪下在地道：「非是呼延灼不忠於國，實感兄長義氣過人，不容呼延灼不依願隨鞭鐙，決無還理。」宋江大喜，請呼延灼和衆頭領相見了，叫問李忠周通討這匹踢雪烏騮馬，還將軍坐騎，衆人再議救孔明之計。吳用道：「只除非教呼延灼將軍賺開城門，唾手可得。」更兼絕了這呼延灼將軍念頭。」

宋江聽了，來與呼延灼陪話道：「非是宋江貪却城池，實因孔明叔姪陷在縲絏之中，非將軍賺開城門，必不可得。」呼延灼答道：「小弟既蒙兄長收錄，理當效力。」當晚點起秦明花榮孫立燕順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歐鵬王英十個頭領，都扮作軍士模樣，跟了呼延灼。共是十一騎軍馬，來到城邊，直至濠塹上，大呼：「城上開門！我逃得性命回來！」城上人聽得，是呼延灼聲音，慌忙報與慕容知府。此時知府爲折了呼延灼，正納悶間，聽得報說呼延灼逃得回來，心中歡喜，連忙上馬，奔到城上，望見呼延灼有十數騎馬跟着，又不見面顏，只認得呼延灼聲音。知府問道：「將軍如何走得回來？」呼延灼道：「我被那厮的陷坑捉了我，到寨裏，卻有原跟我的頭目暗地盜這匹馬與我騎，就跟我來了。」知府只聽得呼延灼說了，便叫軍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十個頭領跟到城門裏，迎着知府，早被秦明一棍，把慕容知府打下馬來。解珍解寶便放起火來，歐鵬王矮虎奔上城，把軍士殺散。宋江大隊人馬，見城上火起，一齊擁將入來。

宋江急急傳令休教殘害百姓，且收倉庫錢糧。就大牢裏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賓一家老小，便教救滅了火，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盡皆斬首，抄扎家私，分俵衆軍。天明計點在城百姓被火燒之家，給散糧米救濟。把府庫金帛倉廩米糧，裝載五六百車，又得了二百餘匹好馬，就青州府裏，做個慶喜筵席，請三山頭領同歸大寨。李忠

周通使人回桃花山盡數收拾人馬錢糧下山，放火燒毀寨柵。魯智深也使施恩曹正回二龍山與張青孫二娘收拾人馬錢糧也燒毀寶珠寺寨柵。數日之間，三山人馬都皆完備。宋江領了大隊人馬，班師回山，先叫花榮秦明呼延灼朱仝四將開路。所過州縣，分毫不擾。鄉村百姓，扶老挈幼，燒香羅拜迎接。

數日之間，已到梁山泊邊。衆多水軍頭領具舟迎接。晁蓋引領山寨馬步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直至大寨，向聚義廳上列位坐定。大排筵席，慶賀新到山寨頭領。呼延灼魯智深楊志武松施恩曹正張青孫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共十二位新上山頭領。坐間林冲說起相謝魯智深相救一事。魯智深問道：『洒家自與教頭別後，無日不念阿嫂，近來有信息否？』林冲道：『自火併王倫之後，使人回家搬取老小，已知拙婦被高太尉逆子所逼，隨卽自縊而死。妻父亦爲憂疑染病而亡。』楊志舉起舊日王倫手內山前相會之事。衆人皆道：『此皆註定，非偶然也。』晁蓋說起黃泥岡劫取『生辰綱』一事，衆皆大笑。

## 第四十一 假太尉

宋江見山寨又添了許多人馬，如何不喜，便叫湯隆做鐵匠總管，提督打造諸般軍器并鐵葉連環等甲，侯健管做旌旗袍服總管，添造三才九曜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飛龍飛虎飛熊飛豹旗，黃鉞白旄，朱纓皂蓋，山邊四面築起墩臺，重造西路南路二處酒店，招接往來上山好漢，一就探聽飛報軍情，山西路酒店今令張青孫二娘——夫婦二人原是酒家——前去看守，山南路酒店仍令孫新顧大嫂夫婦看守，山東路酒店依舊朱貴樂和山北路酒店還是李立時遷三關上添造寨柵，分調頭領看守，部領已定，各各遵依。

忽一日，花和尚魯智深來對宋公明說道：『智深有個相識，是李忠兄弟徒弟，喚做九紋龍史進，見在華州華陰縣少華山上，和那一個神機軍師朱武，又有一個跳澗虎陳達，一個白花蛇楊春，四個在那裏聚義，記得那年酒家離五臺山路過瓦官寺，遇到一個和尚，一個道士，都是殺人放火的人。酒家和他們廝殺，只因肚餓無食，又走了許多程途，一時鬥他們不過。後來在赤松林中遇見史大官人，他那時尋師父王進不着，盤纏使盡，就在赤松林窮徑。我和他再回瓦官寺，把那兩個強徒殺了。酒家到大相國寺，史大官人自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夥。酒家常思念他，自從瓦官寺與他別了，無一日不在心上。今酒家要去那裏探望他，一遭就取他四個同來入夥，未知尊意如何？』宋江道：『我也曾聞得史進大名，若得我師去請他來最好。雖然如此，不可獨自行李。魯智深只做禪和子打扮，武松裝做隨侍行者，兩個相辭了衆頭領下山，過了金沙灘，曉行夜宿，不止一日。』



來到華州華陰縣界，逕投少華山來。宋江自魯智深武松去後，一時容他下山，常自放心不下；便喚神行太保戴宗隨後跟來探聽消息。

魯智深兩個來到少華山下，伏路小嘍囉出來攔住，問道：「你二個出家人那裏來？」武松便答道：「這山上有史大官人麼？」小嘍囉說道：「既是要尋史大王的，且在這裏少等。我上山報知，頭領便下來迎接。」武松道：「你只說魯智深到來相探。」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并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三個下山來接魯智深武松，卻不見史進。魯智深便問道：「史大官人在那裏，卻如何不見他？」朱武近前上覆道：「吾師不是延安府魯提轄麼？」魯智深道：「洒家便是。這行者便是景陽岡打虎都頭武松。」三個慌忙翦拂道：「聞名久矣！聽知二位在二龍山紮寨，今日緣何到此？」魯智深道：「俺們如今不在二龍山了，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夥，今者特來尋史大官人。」朱武道：「既是二位到此，且請到山寨中，容小可備細告訴。」魯智深道：「有話便說。」史家兄弟又不見，誰鳥耐煩到你山上去！」武松道：「師兄是個急性的人，有話便說甚好。」

朱武道：「小人等三個在此山寨，自從史大官人上山之後，好生興旺。近日史大官人下山，因撞見一個畫匠，原是北平大名府人氏，姓王，名義，因許下西嶽華山金天聖帝廟內裝畫影壁，前去還願。因為帶將一個女兒，名喚玉嬌枝同行，卻被本州賀太守——原是蔡太師門人，那廝爲官貪濫，非理害民——一日因來廟裏行香，不想正見了玉嬌枝有些顏色，累次着人來說，要娶他爲妾。王義不從，太守將他女兒強奪了去，卻把王義刺配遠惡軍州。路經這裏過，正撞見史大官人，告訴這件事。史大官人把王義救在山上，將兩個防送公人殺了，直去府裏要刺賀太守，被人知覺，倒喫拿了，見監在牢裏，又要聚起軍馬掃蕩山寨。我等正在這裏無計可施。」魯智深聽了道：「這撮鳥敢如此無禮，倒恁麼利害。洒家便去結果了那廝。」朱武道：「且請二位到寨裏商議。」魯智深立意不肯。武松一手挽住禪杖，一手指着道：「哥哥不見日色已到樹梢盡頭？」魯智深看一看，吼了一聲憤

着氣，只得都到山窠裏坐下。朱武便叫王義出來拜見，再訴太守貪酷害民，強占良家女子。三人一面殺牛宰馬，管待魯智深武松。

魯智深道：「史家兄弟不在這裏，酒是一滴不喫，要便睡一夜，明日卻去州裏打死那廝罷！」武松道：「哥哥不得造次。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報知宋公明，領大隊人馬來打華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魯智深叫道：「等俺們去山寨裏叫得人來，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裏去了！」武松道：「便打殺了太守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武松卻決不肯放哥哥去。」朱武又勸道：「師兄且息怒，武都頭實論得是。」魯智深焦躁起來，便道：「都是你這般性慢直娘賊，送了俺史家兄弟！今性命在他人手裏，還要飲酒細商！」衆人那裏勸得他呷一杯半盞。當晚和衣歇宿，明早起個四更，提了禪杖，帶了戒刀，不知那裏去了。武松道：「不聽人說，此去必然有失。」朱武隨即差兩個精細小嘍囉前去打聽消息。

魯智深奔到華州城裏，路傍借問州衙在那裏。人指道：「只過州橋，投東便是。」魯智深卻好來到浮橋上，只見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過來。魯智深道：「俺正要尋他，卻正好撞在洒家手裏，那廝多敢是當死！」賀太守頭踏一對對擺將過來，看見太守那乘轎子，卻是矮轎，轎牕兩邊各有十個虞候簇擁着，人人手執鞭鎗鐵鍊，守護兩下。魯智深看了尋思道：「不好打那撮鳥，若打不着，倒喫他笑……」賀太守卻在轎牕眼裏，看見了魯智深，欲進不進，過了渭橋，到府中下了轎，便叫兩個虞候分付道：「你與我去請橋上那胖大和尚到府裏赴齋。」虞候領了言語，來到橋上，對魯智深說道：「太守相公請你赴齋。」魯智深想道：「這廝台當死在洒家手裏，俺卻纔正要打他，只怕打不着，讓他過去了。俺要尋他，他却來請洒家。」魯智深便隨了虞候，逕到府裏。太守已自分付下了一見魯智深進到廳前，太守叫放了禪杖，去了戒刀，請後堂赴齋。魯智深初時不肯，衆人說道：「你是出家人，好不曉事。府堂深處如何許你帶刀杖入去？」魯智深想道：「只俺兩個拳頭也打碎了那

「斷腦袋！」廊下放了禪杖，戒刀，跟虞候入來。賀太守正在後堂坐定，把手一招，喝聲：「捉下這賊禿！」兩邊壁衣內走出三四十個做公的來，橫拖倒拽，捉了魯智深。賀太守正要開口勘問，只見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害民貪色的直娘賊！你敢便拿倒洒家，俺死了與史進兄弟一處死，倒不煩惱，只是洒家死了，宋公明阿哥須不與你干休。俺如今說與你：天下無解不得的冤仇，你只把史進兄弟還了洒家，玉嬌枝也還了洒家，等洒家自帶去交還王義，你卻連夜也把華州太守交還朝廷。量你這等賊頭鼠眼，專一歡喜婦人，也做不得民之父母！若依得此三事，便是佛眼相看；若道半個不的，不要懊悔不迭！如今你且教俺去看看史家兄弟，卻回俺話。」賀太守聽了氣，得做聲不得，只道得個：「我心疑是個行刺的賊，原來果然是史進一路那廝。」你看那廝，且監下這廝，慢慢處置。這禿驢原來果然是史進一路，也不拷打，取面大枷來釘了，押下死囚牢裏去；一面申聞都省，乞請明降禪杖，戒刀，封入府堂裏去了。

此時鬧動了華州一府，小廝囉得了這個消息，飛報上山來。武松大驚道：「我兩個在華州幹事，折了一個，怎地回去見衆頭領？」正沒理會處，只見山下小廝囉報道：「有個梁山泊差來的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宗，見在山下。」武松慌忙下山來，迎接上山，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見了，訴說魯智深不聽勸諫失陷一事。戴宗聽了，大驚道：「我不可久停了，就便回梁山泊，報與哥哥知道，早遣兵將前來救取。」武松道：「小弟在這裏專等，萬望兄長早去急來。」戴宗喫了些素食，作起「神行法」，再回梁山泊來。三日之間，已到山寨，見了晁宋二頭領，訴說魯智深因救史進，要刺賀太守被陷一事。

晁蓋聽罷，失驚道：「既然兩個兄弟有難，如何不救我？今不可耽擱，便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山寨之主，未可輕動，原只兄弟代哥哥去。」當日點起人馬，作三隊而行。前軍點五員先鋒，林冲、楊志、花榮、秦明、呼延灼，引領一千甲馬，二千步軍先行，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中軍領兵主將宋公明、軍師吳用和朱全、徐寧、解珍、解寶共

是六個頭領，馬步軍兵二千；後軍主掌糧草，李應、楊雄、石秀、李俊、張順，共是五個頭領，押後，馬步軍兵二千，共計七千人馬，離了梁山泊，直取華州來。在路趨行，不止一日，早過了半路，先使戴宗去報少華山上。朱武等三人，安排下豬羊牛馬，醞造下好酒等候。

宋江軍馬三隊都到少華山下，武松引了朱武、陳達、楊春三人下山，拜請宋江、吳用並衆頭領都到山寨裏坐下。宋江備問城中之事。朱武道：「兩個頭領已被賀太守監在牢裏，只等朝廷明降發落。」宋江與吳用說道：「怎地定計去救取便好？」朱武道：「華州城郭廣闊，濠溝深遠，急切難打，只除非得裏應外合，方可取得。」吳用笑道：「明日且去城邊看那城池如何，卻再商量。」

宋江飲酒到晚，巴不得天明，要去看城。吳用諫道：「城中監着兩隻大蟲在牢裏，如何不做提備？白日不可去看。今夜月色必然明朗，申牌前後下山，一更時分可到那裏窺望。」當日捱到午後，宋江、吳用、花榮、秦明、朱全共是五騎馬下山，迤邐前行。初更時分，已到華州城外，在山坡高處，立馬望華州城裏時——正是二月中旬天氣，月華如畫，天上無一片雲彩——看見華州週圍有數座城門，城高地壯，塹濠深闊，看了半晌，遠遠地也便望見那西嶽華山。宋江等看見城池厚壯，形勢堅牢，無計可施。吳用道：「且回寨裏去，再作商議。」五騎馬連夜回到少華山上。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用道：「且差十數個精細小嘍囉下山去，遠近探聽消息。」

兩日內，忽有一人上山來報，道：「如今朝廷差個殿司太尉，將領御賜『金鈴吊掛』來西嶽降香，從黃河入渭河而來。」吳用聽了，便道：「哥哥休憂，計在這裏了。」便叫李俊、張順：「你兩個與我如此如此而行。」李俊道：「只是無人識得地境，得一個引領路道最好。」白花蛇楊春便道：「小弟相幫同去，如何？」宋江大喜，三個下山去了。

次日，吳用請宋江、李應、朱全、呼延灼、花榮、秦明、徐寧共七個人，悄悄止帶五百餘人下山，到渭河渡口，李俊

張順楊春已奪下十餘隻大船在彼。吳用便叫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四個伏在岸上。宋江吳用朱全李應下在船裏。李俊張順楊春分船都去灘頭藏了。衆人等候了一夜。次日天明，聽得遠遠地鑼鳴鼓響，三隻官船下來，船上插着一面黃旗，上寫『欽奉聖旨西嶽降香太尉宿』。朱全李應各執長鎗，立在宋江背後。吳用立在船頭。太尉船到，當港截住。船裏走出紫衫銀帶虞候二十餘人，喝道：『你等甚麼船隻，敢當港攔截住大臣！』宋江執着骨朵，躬身聲喏。吳學究立在船頭上，說道：『梁山泊義士宋江，謹參祇候。』船上客帳司出來答道：『此是朝廷太尉奉聖旨去西嶽降香。汝等是梁山泊亂寇，何故攔截！』宋江躬身不起，船頭上吳用道：『俺們義士只要求見太尉尊顏，有告覆的事。』客帳司道：『你等是何等人，敢造次要見太尉！』兩邊虞候喝道：『低聲！』宋江卻躬身不起。船頭上吳用道：『暫請太尉到岸上，自有商量的事。』客帳司道：『休胡說！太尉是朝廷命臣，如何與你商量！』宋江立起身來道：『太尉不肯相見，只怕孩兒們驚了太尉！』

朱全把鎗上小號旗，只一招動，岸上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引出軍馬，一齊搭上弓箭，都到河口，擺列在岸上。那船上梢公都驚得鑽入艙裏去了。客帳司人慌了，只得入去稟覆。宿太尉只得出到船頭上坐定。宋江又躬拜唱喏道：『宋江等不敢造次。』宿太尉道：『義士何故如此邀截船隻！』宋江道：『某等怎敢邀截太尉！只欲求請太尉上岸，別有稟覆。』宿太尉道：『我今特奉聖旨，自去西嶽降香，與義士有何商議。朝廷大臣如何輕易登岸！』船頭上吳用道：『太尉若不肯時，只怕下面伴當亦不相容。』李應把號帶鎗一招，李俊張順楊春一齊撐出船來。宿太尉看見，大驚。張順明晃晃掣出尖刀在手，早跳過船來，手起，先把兩個虞候擲下水裏去。宋江連忙喝道：『休得胡做，驚了貴人。』李俊張順撲通地跳下水去，早把這兩個虞候又送上船來。自己兩個也便托地又跳上船來。嚇得宿太尉魂不着體。宋江吳用一齊喝道：『孩兒們且退去，休得驚着貴人。俺自慢慢地請太尉登岸。』宿太尉道：『義士有甚事，就此說不妨。』宋江吳用道：『這裏不是說話處，謹請太尉到山寨告稟。』

並無損害之心，若懷此念，西嶽神靈誅滅！」

到這時候，不容太尉不上岸，宿太尉只得離船上了岸。衆人在樹林裏牽出一匹馬來，扶策太尉上了馬，不得已隨衆人同行。宋江吳用先叫花榮秦明陪奉太尉上山，宋江吳用也上了馬，分付教把船上一應人等並御香祭物金鈴吊掛齊齊收拾上山，只留下李俊張順帶領一百餘人看船。一行衆頭領都到山上，宋江吳用下馬入寨，把宿太尉扶在聚義廳上當中坐定，兩邊衆頭領拔刀侍立。宋江獨自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覆道：「宋江原是郟城縣小吏，爲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權借梁山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今有兩個兄弟，無事被賀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裏，欲借太尉御香儀從並金鈴吊掛去賺華州事畢，并還於太尉身上並無侵犯，乞太尉鈞鑑。」宿太尉道：「不爭你將了御香等物去，明日事露，須連累下官。」宋江道：「太尉回京，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樣，怎生推托得，只得應允了。宋江執盞擎杯，設筵拜謝，就把太尉帶來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於小嘍囉數內，選揀一個俊俏的，剃了鬚鬢，穿了太尉的衣服，扮作宿元景。宋江吳用扮做客帳司，解珍解寶楊雄石秀扮作虞候，小嘍囉都是紫衫銀帶，執着旌節，旗幟儀仗，法物，擎擡了御香祭禮，金鈴吊掛，花榮徐寧，宋全李應扮作四個衙兵，朱武陳達楊春款住太尉並跟隨一應人等，置酒管待。卻教秦明呼延灼引一隊人馬，林冲楊志引一隊人馬，分作兩路取城，教武松預先去西嶽門下伺候，只聽號起行事。一行人等離了山寨，逕到河口下船而行，不去報與華州太守，一逕奔西嶽廟來。戴宗先去報知雲臺觀觀主並廟裏職事人等，直至船邊，迎接上岸。香花燈燭，幢幡寶蓋，擺列在前，先請御香上了香亭，廟裏人夫扛擡了，導引金鈴吊掛前行。觀主拜見了太尉，吳學究道：「太尉一路染病不快，且把媛轎來。」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轎，逕到嶽廟裏官廳內歇下。客帳司吳學究對觀主道：「這是特奉聖旨齋捧御香，金鈴吊掛來與聖帝供養緣何。本州官員輕慢，不來迎接。」觀主答道：「已使人去報了，敢是便到。」說猶未了，本州先使一員推官帶領做公

的五七十人，將着酒果，來見太尉。原來那小嘍囉，雖然模樣相似，卻語言發放不得；因此只教粧做染病，把靠褥圍定在牀上坐。推官一眼看那來的旗節，門旗牙仗等物，都是內府製造出的，如何不信。客帳司匆匆入去，稟覆了兩遭，卻引推官入去，遠遠地階下參拜了，見那太尉只把手指，並不聽得說甚麼。客帳司直走下來，埋怨推官道：「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不辭千里之遙，特奉聖旨到此降香，不想於路染病未痊。本州衆官，如何不來遠接？」推官答道：「前路官司雖有文書到州，不見近報，因此有失迎迓。不期太尉先到廟裏，本是太守便來，奈緣少華山賊人糾合梁山泊強盜要打城池，每日在彼隄防，以此不敢擅離。特差小官先來貢獻酒禮。太守隨後便來參見。」客帳司道：「太尉涓滴不飲，只叫太守快來商議行禮。」推官隨即教取酒來，與客帳司親隨人把盞了。客帳司又入去，稟一遭，將了鑰匙出來，引着推官去開了鎖，就香帛袋中取出那御賜金鈴吊掛來，把條竹竿叉起，叫推官仔細自看。果然好一對金鈴吊掛，乃是東京內府高手匠人做成的，渾是七寶珍珠嵌造，中間點着碗紅紗燈籠，乃是聖帝殿上正中掛的，不是內府降來，民間如何做得。客帳司叫推官看了，再收入櫃匣內，鎖了。又將出中書省許多公文與推官，便叫太守快來商議，揀日祭祀。推官和衆多做公的都見了許多物件文憑，便辭了客帳司，逕回到華州府裏報賀太守。

宋江暗地喝采道：「這厮雖然好猾，也騙得他眼花心亂了！」此時武松已在廟門下了；吳學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也來廟門下相幫武松行事，卻又換戴宗扮做廣侯，雲臺觀主進獻素齋，一面教執事人等安排鋪陳。嶽廟宋江開步看那西嶽廟時，果然是蓋造得好，殿宇非凡，真乃人間天上。宋江看了一回，回至官廳前，門上報道：「賀太守來也。」宋江便叫花榮徐寧未全李應四個衙兵，各執着器械，分列在兩邊，解珍解寶楊雄戴宗各藏暗器，侍立在左右。

賀太守將領三百餘人，來到廟前下馬，簇擁入來。客帳司吳學究宋江見賀太守帶着三百餘人，都是帶刀公

吏人等入來。客帳司喝道：「朝廷貴人在此，閒雜人不許近前！」衆人立住了脚，賀太守獨自進前來拜見太尉。客帳司道：「太尉教請太守入來廝見。」賀太守入到官廳前，望着小樓囉使拜客帳司道：「太守，你知罪麼？」太守道：「賀某不知太尉到來，伏乞恕罪。」客帳司道：「太尉奉勅到此西嶽降香，如何不來遠接？」太守答道：「不曾有近報到州，有失迎迓。」吳學究喝聲：「拿下！」解珍解寶，颯地掣出短刀，一脚把賀太守踢翻，便割了頭。宋江叫道：「兄弟們動手！」早把那跟來的人三百餘個，驚得呆了，正走不動，花榮等一齊向前，把那一千人，算子般都倒在地下，有一半抬出廟門下，武松石秀舞刀殺將入來，小樓囉四下趕殺，三百餘人不剩一個，回去續後到廟裏的都破張順李俊殺了。

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及弔掛下船，都趕到華州時，早見城中兩路火起，一齊殺將入來，先去牢中救了史進魯智深，就打開庫藏，取了財帛，裝載上車。魯智深逕奔後堂，取了戒刀、禪杖、玉嬌枝，早已投井而死。衆人離了華州，上船回到少華山上，都來拜見宿太尉，納還了御香、金鈴弔掛、旌節、門旗、儀仗等物，拜謝了太尉恩相。宋江教取一盤金銀相送太尉，隨從人等不分高低，都與了金銀，就山寨裏做了個送路筵席，謝承太尉。衆頭領直送下山，到河口交割了一應什物船隻，一些不少，還了原來的人等。宋江謝別了宿太尉，回到少華山上，便與四籌好漢商議收拾山寨錢糧，放火燒了柵寨。一行人等，軍馬糧草，都望梁山泊來，王義自齎發盤纏投奔到別處不題。宿太尉下船來到華州城中，已知被梁山泊賊人殺死軍兵人馬，劫了府庫錢糧，城中殺死軍校一百餘人，馬匹盡皆擄去。西嶽廟中又殺了許多人性命，便叫本州推官動文書申達中書省起奏，都做：「宋江先在途中劫了御香弔掛，因此賺知府到廟，殺害性命。」宿太尉到廟裏焚了御香，把這金鈴弔掛分付與了雲臺觀主，星夜急急自回京師奏知此事。

宋江救了史進魯智深，帶了少華山四個好漢，仍舊作三隊分使人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先使



戴宗前來上山報知。晁蓋並衆頭領下山迎接，宋江等一同到山寨裏聚義廳上，都相見已罷，一面做慶喜筵席。次日，史進、朱武、陳達、楊春各以己財做筵宴，拜謝晁宋二公。酒席間，晁蓋說道：「我有一事，爲是公明賢弟連日不在山寨，只得權時攔起；昨日又是四位兄弟新到，不好便說出來。三日前，有朱貴上山報說：『徐州沛縣芒碭山中，新有一夥強人，聚集着三千人馬，爲頭一個先生，姓樊名瑞，綽號混世魔王，能呼風喚雨，用兵如神，手下兩個副將：一個姓項名充，綽號八臂哪吒，能使一面團牌，牌上插飛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無有不中；手中仗一條鐵標鎗；又有一個姓李名衰，綽號飛天大聖，也使一面團牌，牌上插標鎗二十四根，亦能百步取人，無有不中；手中使一口寶劍。這三個結爲兄弟，占住芒碭山，打家劫舍。三個商量了，要來吞併俺梁山泊大寨。』我聽得說不繇不怒。」宋江聽了，大怒道：「這賊怎敢如此無禮！小弟便再下山走一遭。」只見九紋龍史進便起身道：「小弟等四個初到大寨，無半米之功，情願引本部人馬前去收捕這夥強人。」宋江大喜，當下史進點起本部人馬，與同朱武、陳達、楊春都披掛了，來辭宋江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路逕奔芒碭山來。

宋江見史進去了，放心不下，自和吳學究、公孫勝等帶領了三千人馬，來到芒碭山下。史進見宋江，備說項充、李衰飛刀標鎗、滾牌難近，折了人馬。宋江大驚。此時天色已晚，望見芒碭山上都是青色燈籠。公孫勝看了，便道：「此寨中青色燈籠，便是會行妖法之人在內，來日貧道獻一個陣法，要捉此二人。」宋江大喜。

次日，公孫勝佈陣已畢，項充、李衰衝入陣裏，早被捉住，解至宋江帳下。宋江見了，勸二人同上梁山，共聚大義。二人感宋江恩義，自請回山，說樊瑞前來投降。樊瑞雖會些妖法，卻不識陣勢，見項充、李衰被擒，已自膽怯。又聽二人訴說宋江如何義氣，便同來宋江寨前，拜伏在地。宋江扶起三人，請入帳中坐定。三個見了宋江，沒半點相疑之意，彼此傾心吐膽，訴說平生之事。三人拜請衆頭領都到芒碭山寨中，殺牛宰馬，管待宋公明等衆多頭領，一面賞勞三軍。樊瑞大喜，數日之間，捲了山寨錢糧，馱了行李，收聚人馬，燮了寨柵，跟宋江等班師回梁山泊。

## 第四十二 晁蓋之死

宋江同衆好漢軍馬已到梁山泊邊，卻欲過渡；只見蘆葦岸邊大路上，一個大漢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下馬扶住，問道：『足下姓名誰何？』那人道：『小人名段景住，人見小人赤髮黃鬚，都喚小人爲金毛犬。祖貫是涿州人氏，生平只靠去北邊地面盜馬，今春去到鎗竿嶺北邊，盜得一匹好馬，雪練也似，白淨身並無一根雜毛，頭至尾長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馬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喚做『照夜玉獅子馬』，乃是大金王子騎坐的，放在鎗竿嶺下，被小人盜得來。江湖上只聞及時雨大名，無路可見，欲將此馬前來進獻與頭領權表我進身之意，不期來到凌州西南上曾頭市，過被那曾家五虎奪去了。小人稱說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廝多有污穢的言語，小人不該盡說，逃走得脫，特來告知。』宋江看這人時，雖是黃髮卷鬚，卻也一表不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同到山寨裏商議。』帶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灘上岸，晁天王並衆頭領接到聚義廳上。宋江教樊瑞瑣充李袞和衆頭領相見，段景住一同都參拜了。打起聒廳鼓來，且做慶賀筵席。

宋江見山寨連添了許多人馬，四方豪傑望風而來，因此叫李雲陶宗旺監工添造房屋，並四邊寨柵。段景住又說起那匹馬的好處，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曾頭市探聽那馬的下落。戴宗去了四五日，回來對衆頭領說道：『這個曾頭市上共有三千餘家，內有一家喚做曾家府。這老子原是大金國人，名爲會長者，生下五個孩兒，號爲曾家五虎大的兒子喚做曾塗，第二個喚做曾密，第三個喚做曾索，第四個喚做曾魁，第五個喚做曾昇。又有一個教師史文恭，一個副教師蘇定，去那曾頭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馬，紮下寨柵，造下五十餘輛陷車，發願

要與我們勢不兩立，定要捉盡俺山寨中頭領，做個對頭。那匹千里玉獅子馬見今與教師史文恭騎坐，更有一般堪恨之處，那廝杜撰幾句言語，教市上小兒們都唱道：

一搖動鐵鑲鈴，神鬼盡皆驚。

鐵車並鐵鎖，上下有尖釘。

掃蕩梁山清水泊，勦除晁蓋上東京！

生擒及時雨，活捉智多星！

會家生五虎，天下盡聞名！

沒一個不唱，真是令人忍耐不得！

晁蓋聽罷，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怎敢如此無禮！我須親自走一遭，不捉得這畜生，誓不回山！我只點五千人馬，啓請二十個頭領相助下山；其餘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當日晁蓋便點林冲、呼延灼、徐寧、穆弘、張橫、楊雄、石秀、孫立、黃信、燕順、鄧飛、歐鵬、楊林、劉唐、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杜遷、宋萬，共是二十個頭領，都領三軍人馬下山。宋江與吳用、公孫勝、衆頭領就山下金沙灘饒行，飲酒之間，忽起一陣狂風，正把晁蓋新製的認軍旗半腰吹折，衆人見了，盡皆失色。吳學究諫道：『哥哥方纔出軍，風吹折認旗，於軍不利。不若停待幾日，卻去和那廝理會。』晁蓋道：『天地風雲，何足爲怪！趁此春暖之時，不去拿他，直待養成那廝氣勢，卻去進兵，那時遲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宗下山去探聽消息。

晁蓋領着五千人馬二十個頭領來到會頭市相近，對面下了寨柵。次日，先引衆頭領上馬去看會頭市。衆多好漢立馬正看之間，只見柳林中飛出一彪人馬來，約有七八百人。當先一個好漢，便是會家第四子會魁，高聲

喝道：『你等是梁山泊反國草寇；我正要來拿你解官請賞，原來天賜其便，還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晁蓋大怒，回頭一看，早有一將出馬去戰會魁。那人是梁山初結義的好漢豹子頭林冲，兩個交馬，鬪了二十餘合，會魁料道：『林冲不過，掣鎗回馬，便往柳林中走。』林冲勒住馬不趕，晁蓋引轉軍馬回寨，商議打會頭市之策。林冲道：『來日直去市口搦戰，就着虛實如何，再作商議。』次日天明，引領五千人馬向會頭市口平川曠野之地列成陣勢，搥鼓吶喊。會頭市上砲聲響處，大隊人馬出來，一字兒擺着七個好漢，中間便是都教師史文恭，上首副教師蘇定，下首便是會家長子會塗，左邊會密會魁，右邊會引會索——都是全身披掛，教師史文恭彎弓插箭，坐下那匹便是千里玉獅子馬，手裏使一枝方天畫戟，三通鼓能，只見會家陣裏推出數輛陷車，放在陣前。會塗指着對陣罵道：『反國草賊，見俺陷車麼？我會家府裏殺你死的，不算好漢！我一個個直要捉你活的，裝載陷車裏，解上東京，方顯是五虎手段！你們趁早納降，還有商議。』晁蓋聽了大怒，挺鎗出馬，直奔會塗，衆將一發掩殺過去，兩軍混戰。會家軍馬一步步退入村裏，林冲呼延灼東西趕殺，卻見路途不好，急退回來收兵。

當日兩邊各折了些人馬。晁蓋回到寨中，中心甚憂。衆將勸道：『哥哥且寬心，休得愁悶，有傷貴體。往常宋公明哥哥出軍，亦曾失利，好歹得勝回寨。今日混戰，各折了些軍馬，又不曾輸了與他，何須憂悶。』晁蓋只是鬱鬱不樂。一連三日搦戰，會頭市上並不會見一個。第四日忽有兩個僧人直到晁蓋寨裏投拜，軍人引到中軍帳前，兩個僧人跪了告道：『小僧是會頭市上東邊法華寺裏監寺僧人，今被會家五虎不時常來本寺作踐囉唆，索要金銀財帛，無所不至。小僧盡知他的備細，出沒去處，只今特來拜請頭領入去劫寨，勦除了他時，當坊有幸。』晁蓋見說大喜，便請兩個僧人坐了，置酒相待。獨有林冲諫道：『哥哥休得聽信，其中莫非有詐。』晁蓋道：『他兩個出家人，怎肯妄語？我梁山泊久行仁義之道，所過之處並不擾民，他兩個與我何仇，卻來掇賺？況兼會家未必贏得我們大軍，何故相疑？兄弟休生疑心，誤了大事。我今晚自去走一遭。』林冲苦諫道：『哥哥必要去時，林

冲分一半人馬去劫寨，哥哥只在外面接應。」晁蓋道：「我不自去，誰肯向前？你卻留一半軍馬在外接應。」林冲道：「哥哥帶誰人去？」晁蓋道：「點十個頭領，分二千五百人馬入去。」十個頭領是：劉唐、呼延灼、阮小二、歐鵬、阮小五、燕順、阮小七、杜遷、白勝、宋萬。

當晚造飯，喫了馬摘鈴軍銜枚，夜色將黑，便悄悄地跟了兩個僧人，直奔法華寺來。晁蓋看時，卻是一座古寺。晁蓋下馬，入到寺內，見沒僧衆，問那兩個僧人道：「怎地這個大寺院沒一個和尚？」僧人道：「便是曾家畜生，薄惱不得已，各自歸俗去了；只有長老並幾個侍者，自在塔院裏居住。頭領暫且屯住了人馬，等更深些，小僧直引到那廝寨裏。」晁蓋道：「他的寨在那裏？」和尚道：「他有四個寨柵，只是北寨裏便是曾家弟兄屯軍之處。若只打得那個寨子時，這三個寨便罷了。」晁蓋道：「那個時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天氣，且待三更時分，便無準備。」晁蓋聽會頭市上時，整整齊齊打更鼓響，又聽了半個更次，絕不聞更點之聲。僧人道：「這廝想是都睡了。如今可去。」僧人當先引路。晁蓋帶同諸將上馬，領兵離了法華寺，跟着便走。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處不見了兩個僧人，前軍不敢行動，看四邊時，又且路迳甚雜，都不見有人家。軍士卻慌起來，報與晁蓋知道。呼延灼便叫急回舊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見四下裏金鼓齊鳴，喊聲震地，一望都是火把。晁蓋衆將引軍奪路而走，纔轉得兩個灣，撞見一彪軍馬，當頭亂箭射將來，撲的一箭正中晁蓋臉上，倒撞下馬來，卻得三阮、劉唐、白勝、五個頭領，死併將去，救得晁蓋上馬，殺出村中來。村口林冲等引軍接應，剛纔敵得個住。

兩軍混戰，直殺到天明，各自歸寨。林冲回來點軍時，燕順、歐鵬、宋萬、杜遷只逃得自家性命，帶去二千五百人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虧得跟着呼延灼都回到寨中。衆頭領且來看晁蓋時，那枝箭正射在面頰上，急拔得箭出血，暈倒了。看那箭時，上有「史文恭」字。林冲叫取金鎗藥敷貼上，原來卻是一枝藥箭。晁蓋中了箭毒，已自言語不得。林冲叫扶上車子，便差劉唐、三阮、杜遷、宋萬先送回山寨。其餘十四個頭領在寨中商議：「今番晁

天王哥哥下山來，不想遭這一場，止應了風折認旗之兆。我等極該收兵，一齊回去。但是必須等公明哥哥將令下來，方可回軍，豈可半塗撇了？曾頭市自去。當晚二更時分，天色微明，十四個頭領都在寨中嗟齊不安，進退無措，忽聽得伏路小校慌急來報：『前面四五路軍馬殺來，火把不計其數。』林冲聽了一齊上馬，三面上火把齊明，照見如同白日，四下裏吶喊到寨。林冲領了衆頭領，不去抵敵，拔寨都起回馬，便走。曾家軍馬背後捲殺將來，兩軍且戰且走，走過五六十里，方纔得脫。計點入兵，又折了五七百人，大敗虧輸，急取舊路，望梁山泊回來。

衆頭領回到水滸寨上山，都來看視屍首。領時，已自水米不能入口，食飲不進，渾身虛腫。宋江守定在床前啼哭，衆頭領都守在帳前看視。當日夜至三更，屍蓋身體沉重，轉頭看着宋江，囑付道：『賢弟莫怪我，說苦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罷，便瞑目而死。衆頭領都聽了，屍蓋遺囑，宋江見屍蓋已死，放聲大哭。『如喪考妣。』衆頭領扶策宋江出去主事。吳用公孫勝勸道：『哥哥且省煩惱，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傷？且請理會大事。』

宋江哭罷，便教把香湯沐浴了屍首，裝殮衣服巾幘，停在聚義廳上。衆頭領都來舉哀祭祀，一面令造內棺外槨，選了吉時，盛放在正廳上，建起靈幃，中間設個神主，上寫道：『梁山泊主天王屍公神主。』山寨中頭領自宋公明以下，都帶重孝，小頭目並衆小嘍囉亦帶孝頭巾。林冲卻把那枝箭，就供養在靈前。寨內揚起長旛，請附近寺院僧衆上山做功德，追薦屍天王。宋江每日領衆舉哀，無心管理山寨事務。林冲與吳用公孫勝并衆頭領商議立宋公明爲梁山泊主，諸人拱聽號令。次日清晨，香花燈燭，林冲爲首與衆等請出宋公明，在聚義廳上坐定。林冲開話道：『哥哥聽稟國一日不可無君，家一日不可無主。屍頭領是歸天去了，山寨中事業，豈可無主？四海之內，皆聞哥哥大名，來日吉日良辰，請哥哥爲山寨之主，諸人拱聽號令。』

宋江道：「晁天王臨死時囑付：『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爲梁山泊主。』」此話衆頭領皆知。誓箭在彼，豈可忘了？又不曾報得讎，雪得恨，如何便居得此位？」吳學究道：「晁天王雖是如此說，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豈可一日無主？若哥哥不坐時，其餘便都是哥哥手下之人，誰人敢當此位？況兼衆人多是哥哥心腹，亦無人敢有他說。哥哥便可權臨此位坐一坐，待日後別有計較。」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今日小可權當此位，待日後報讎雪恨已了，拿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須當此位。」黑旋風李逵在側邊叫道：「哥哥休說做梁山泊主，便做個大宋皇帝，你也肯！」宋江大怒道：「這黑廝又來胡說，再若如此亂言，先割了你這廝舌頭！」李逵道：「我又不敢哥哥不做，說請哥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頭！」吳學究道：「這廝不識時務的人，衆人不到得和他一般見識，且請息怒，主張大事。」宋江焚香已罷，林冲吳用攙到主位，居中正面坐了，第一把椅子，上首軍師吳用，下首公孫勝，左一帶林冲爲頭，右一帶呼延灼居長，衆人參拜了兩邊坐下。

宋江便說道：「小可今日權居此位，全賴衆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爲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如今山寨人馬數多，非比往日，可請衆兄弟分做六寨，駐扎聚義廳，今改爲忠義堂。前後左右立四個旱寨。後山兩個小寨，前山三座關隘，山下一個水寨，兩灘兩個小寨。今日各請弟兄分投去管。忠義堂上是我權居尊位，第二位軍師吳學究，第三位法師公孫勝，第四位花榮，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呂方，第七位郭盛。左軍寨內第一位林冲，第二位劉唐，第三位史進，第四位楊雄，第五位石秀，第六位杜遷，第七位宋萬。右軍寨內第一位呼延灼，第二位朱仝，第三位戴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李逵，第六位戴鵬，第七位穆春。前軍寨內第一位李應，第二位徐寧，第三位魯智深，第四位武松，第五位楊志，第六位馬麟，第七位施恩。後軍寨內第一位柴進，第二位孫立，第三位黃信，第四位韓滔，第五位彭玘，第六位鄧飛，第七位薛永。水軍寨內第一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張橫，第六位張順，第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六寨計四十三員頭領。山前第一關令雷橫樊瑞守把，第二

關令解珍解寶守把，第三關令項充李袞守把，金沙灘小寨令燕順鄭天壽孔明孔亮四個守把，鴨嘴灘小寨令李忠周通鄒潤鄒閏四個守把。山後兩個小寨，左一個旱寨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右一個旱寨令朱武陳達楊春六人守把。忠義堂內，左一帶房中掌文卷，蕭讓掌賞罰，裴宣掌印信，金大堅掌算錢糧，蔣敬右一帶房中管炮，凌振管造船，孟康管造衣甲，侯健管築城垣，陶宗旺忠義堂後兩廂房中管事，人員監造房屋，李雲鐵匠總管，湯隆監造酒醋，朱富監備筵宴，宋清掌管什物，杜興白勝山下四路作眼酒店，原撥定朱貴樂和時遷李立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管北地收買馬匹，楊林石勇段景住分撥已定，各自遵守，毋得違犯。

梁山泊水滸寨內，大小頭領自從宋公明爲寨主，盡皆一心，拱聽約束。明日，宋江聚衆商議：『本要與晁天王報讎，興兵去打曾頭市，卻思庶民居喪，尚且不可輕動。我們豈可不待百日之後，然後興兵？』衆頭領依宋江之言，守在山寨，每日修設好事，只做功果，追薦晁蓋。一日，請到一僧，法名大圓，乃是在北京大名府城龍華寺法主，只爲游方來到濟寧，經過梁山泊，就請在寨內做道場。因喫齋閒話，問宋江問起北京風土人物，那大圓和尚說道：『頭領如何不聞河北玉麒麟之名？』宋江聽了，猛然省起，說道：『你看我們未老，卻恁地忘事。北京城裏是有個盧大員外，雙名俊義，綽號玉麒麟，是河北三絕，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對。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時，小可心上還有甚麼煩惱不釋？』吳用笑道：『哥哥何故自喪志氣？若賺此人上山，有何難哉？』宋江答道：『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長者，如何能彀得他來落草？』吳學究道：『吳用也在心多時了，不想一向忘卻。小生略施小計，便教本人上山。』宋江便道：『人稱足下爲智多星，端的名不虛傳。敢問軍師用甚計策，賺得本人上山？』吳用道：『小生憑三寸不爛之舌，直往北京說盧俊義上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拈來，只是少一個奇形怪狀的伴當和我同去。』說猶未了，只見黑旋風李逵高聲叫道：『軍師哥哥，小弟與你走一遭。』宋江喝道：『兄弟，你且住着，若是上風放火，下風殺人，打家劫舍，衝州撞府，合用着你，這是做細作的勾當，你這性子怎去』



得！李逵道：『別遭，你道我生得醜，嫌我，不要我去……』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極多，倘或被人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李逵叫道：『不妨，我不去也料無別人中得軍師的意。』吳用道：『你若依得我三件事，便帶你去；若依不得，只在寨中坐地。』李逵道：『莫說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吳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斷了酒，回來你卻開；第二件，於路上做道童打扮，隨着我，我但叫你，不要違拗；第三件，最難，你從明日爲始，並不要說話，只做啞子一般；依得這三件，便帶你去。』李逵道：『不喫酒，做道童都依得。閉着這個嘴，不說話，卻是癩殺我。』吳用道：『你若開口，便惹出事來。』李逵道：『也容易，我只口裏啣着一文銅錢便了。』衆頭領都笑，那裏勸得住。當日忠義堂上做筵席送路，至晚各自去歇息。次日清早，吳用收拾了一包行李，教李逵打扮做道童，挑擔下山。宋江與衆頭領都在金沙灘送行，再三分付吳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吳用李逵別了衆人下山。宋江等回寨。

## 第四十三 玉麒麟〔一〕

吳用李逵二人往北京去，行了四五日路程，每日天晚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於路上，吳用被李逵嘔得苦行了幾日，趕到北京城外店肆裏歇下。當晚李逵去廚下做飯，一拳打得店小二吐血。小二哥來房裏告訴吳用道：『你家啞道童忒狠，小人燒火遲了些，就打得小二吐血。』吳用慌忙與他陪話，把十數貫錢與他將息，自埋怨李逵不在話下。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安排些飯食喫了，吳用喚李逵入房中分付道：『你這斷苦死要來，一路上嘔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耍處，你休送了我的性命。』李逵道：『我難道不省得。』吳用道：『我再和你打個暗號：若是我把頭來一搖時，你便不可動彈。』李逵應承了。兩個就店裏打扮入城，吳用戴一頂烏縐紗抹眉頭巾，穿一領皂沿邊白絹道服，繫一條雜綵呂公條，一雙方頭青布履，手裏拿一副滲金熟銅鈴杵；李逵戴幾根蓬鬆黃髮，綰兩枚渾骨丫髻，穿一領纈布短褐袍，勒一條雜色短鬚條，穿一雙蹬山透土靴，擔一條過頭木拐棒，挑着個紙招兒，上寫着『講命談天，卦金一兩。』兩個打扮了，鎖上房門，離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門來。此時天下各處盜賊生發，各州府縣俱有軍馬守把。此處北京是河北第一個去處，更兼又是梁中書統領大軍鎮守，如何不擺得整齊？

吳用李逵兩個搖搖擺擺，卻好來到城門下。守門的約有四五十軍士，簇捧着一個把門的官人，在那裏坐定。吳用向前施禮。軍士問道：『秀才那裏來？』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這個道童姓李，江湖上賣卦營生，今來大郡與人講命。』身邊取出假文引，教軍士看了。衆人道：『這個道童的鳥眼恰像賊一般看人。』李逵聽得，正

待要發作；吳用慌忙把頭來搖，李逵便低了頭。吳用向前與把門軍士陪話道：『小生一言難盡！這個道童，又聾又啞，只有一分蠻氣力，卻是家生的孩兒，沒奈何帶他出來。這廝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辭了便行。李逵跟在背後，脚高步低，望市心裏來。吳用手搖着鈴杵，口裏念着口號道：『甘羅發早子牙遲，彭祖顏回壽不齊，范丹貧窮石崇富，八字生來各有時。此乃時也，運也，命也。知生知死，知貴知賤。若要問前程，先賜銀一兩。』說罷，又搖鈴杵。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六十個，跟着看了笑，卻好轉到盧員外解庫門首，一頭搖頭，一頭唱着，去了復又回來。小兒們鬧動越多了。

盧員外正在解庫廳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只聽得街上喧闐，喚當直的問題道：『如何街上熱鬧？』當直的道：『員外，端的好笑。街上有一個別處來的算命先生，在街上賣卦，要銀一兩，算一命，誰人捨得？後頭一個跟的道童，且是生得滲瀨，走又走得沒樣範，小的們跟定了笑。』盧俊義道：『既出大言，必有廣學。當直的，與我請來。』當直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員外有請。』吳用道：『是那個員外請我？』當直的道：『盧員外相請。』吳用便與道童跟着轉來，揭起簾子，入到廳前，教李逵只在鵝項椅上坐定等候。吳用轉過前來，向盧員外施禮。盧俊義欠身答着，問道：『先生貴鄉何處，尊姓高名？』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別號天口，祖貫山東人氏。能算皇極先天神數，知人生死貴賤。卦金白銀一兩，方纔排算。』盧俊義請入後堂，小閣兒裏分賓主坐定，茶湯已罷，叫當直的取過白銀一兩，奉作命金。『煩先生看賤造則個。』吳用道：『請貴庚月日下算。』盧俊義道：『先生君子問災不問福，不必道在下豪富，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在下今年三十二歲，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時。』吳用取出一把鐵算子來，搭了一回，拿起算子一拍，大叫一聲：『怪哉！』盧俊義失驚問道：『賤造主何吉凶？』吳用道：『員外，必當見怪。豈可直言？』盧俊義道：『正要先生與迷人指路，但說不妨。』吳用道：『員外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內，必有血光之災。家私不能保守，死於刀劍之下。』盧俊義笑道：『先生差矣。盧某生於北京，長

在豪富；祖宗無犯法之男，親族無再婚之女，更兼俊義作事謹慎，非理不爲，非財不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災？吳用改容變色，急取原銀付還，起身便走，嗟嘆而言：「天下原來都要阿諛諂佞罷罷！」分明指與平川路，卻把忠言當惡言。」小生告退。盧俊義道：「先生息怒，盧某偶然戲言，願得終聽指教。」吳用道：「從來直言原不易信。」盧俊義道：「盧某專聽，願勿隱匿。」吳用道：「員外貴造，一切都行好運，獨今年時犯歲星，正交惡限，恰在百日之內，要見身首異處。此乃生來分定，不可逃也。」盧俊義道：「可以迴避否？」吳用再把鐵算子搭了一回，沉吟自語道：「只除非去東南方巽地上一千里之外，可以免此大難；然亦還有驚恐，卻不得傷大體。」盧俊義道：「若是免得此難，當以厚報。」吳用道：「貴造有四句卦歌，小生說與員外寫於壁上；日後應驗，方知小生妙處。」

盧俊義叫取筆硯來，便去白壁上平頭自寫。吳用口歌四句道：——

「蘆花灘上有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

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

當時盧俊義寫罷，吳用收拾算子，作揖便行。盧俊義留道：「先生少坐，過午了去。」吳用答道：「多蒙員外厚意，小生恐誤買卦，改日有處拜會。」抽身便起。盧俊義送到門首，李逵拿了拐棒，走出門外。吳學究別了盧俊義，引了李逵，逕出城來，回到店中，算還房宿飯錢，收拾行李，包裹——李逵挑出卦牌——出離店肆，對李逵說道：「大事了也！我們星夜趕回山寨，安排迎接盧員外去。他早晚便來也！」

盧俊義自送吳用出門之後，每日傍晚，便立在廳前，獨自個看着天，忽忽不樂；亦有時自言自說，正不知甚麼意思。這一日卻耐不得，便叫當直的去喚衆主管商議事務。少刻，都到那一個爲頭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這李固原是東京人，因來北京投奔相識不着，凍倒在盧員外門前，盧員外救了他性命，養在家中，因見他勤謹，寫

得算得，教他管顧家間事務，五年之內，直擡舉他做了都管；一應裏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着四五十個行財管幹，一家內外都稱他做李都管。當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隨李固來堂前聲喏。盧員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見我那一個人？」說猶未了，階前走過一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三牙掩口髭鬚，十分腰細膀闊，戴一頂木瓜心攢頂頭巾，穿一領銀絲紗團領白衫，繫一條蜘蛛斑紅線壓腰，着一雙土黃皮油膀夾靴，腦後一對挨獸金環，鬚畔斜簪四季花朵。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雙亡，盧員外家中養得他大，爲見他一身雪練，也似白肉，盧員外叫一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繡，卻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若養錦體，繇你是誰都輸與他，不止一身好花繡，更兼吹得彈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有不能，無有不合，亦是說得諸路鄉談，省得諸行百藝的市語。更且一身本事，無人比得，拿着一張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並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間入城，少殺也有百十個蟲蟻。若養錦標社，那裏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頭知尾，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單諱個青字。北京城裏人口順，都叫他做浪子燕青。原來他卻是盧員外一個心腹之人，也上廳聲喏了，做兩行立住：李固立在左邊，燕青立在右邊。

盧俊義開言道：「我夜來算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因想東南方有個去處，是泰安州，那裏有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災厄。我一者去那裏燒炷香，消災滅罪；二者躲過這場災晦；三者做些買賣，觀看外方景致。李固，你與我覓十輛太平車子，裝十輛山東貨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乙，看管家裏庫房鑰匙，只今日便與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內便要起身。」李固道：「主人誤矣。常言道：『賣卜賣卦，轉回說話。』休聽那算命的胡言亂語，只在家中怕甚麼？」盧俊義道：「我命中註定了，你休逆我。若有災來，悔卻晚矣。」燕青道：「主人在上，須聽小乙愚言。這一條路，去山東泰安州，正打梁山泊邊過。近年泊內是宋江一夥強人，在那裏打家劫舍，官兵捕盜，近他不得。主人要去燒香，等太平了去。

休信夜來那個算命的胡講。倒敢是梁山泊夕人假裝做陰陽人來煽惑主人。小乙可惜夜來不在家裏；若在家時，三言兩語，盤倒那先生倒敢有場好笑。」盧俊義道：「你們不要胡說，誰人敢來賺我梁山泊那夥賊男女打甚麼緊！我看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捉他，把目前學成武藝顯揚於天下，也算個男子大丈夫。」

說猶未了，屏風背後走出娘子賈氏來，也勸道：「丈夫，我聽你說多時了。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裏。』休聽那算命的胡說，撇下海闊一個家業，就驚受怕，去虎穴龍潭做買賣。你且只在家裏收拾別室，清心寡慾，高居靜坐，自然無事。」盧俊義道：「你婦人家省得甚麼，我既主意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語。」燕青又道：「小人靠主人福蔭，學得些個棒法在身，不是小乙說嘴，幫着主人去走一遭，路上便有些個草寇出來，小人也敢發落得三五十個開去，留下李都管看家，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盧俊義道：「便是我買賣上不省得，要帶李固去，他須省得，便替我大半氣力；因此留你在家看守。自有別人管帳，只教你做個樁主。」李固便道：「小人近日有些腳氣的症候，十分走不得多路。」盧俊義聽了，大怒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要你跟去走一遭，你便有許多推故。若是那一個再阻我的，教他知我拳頭的滋味。」李固嚇得只看娘子，娘子便漾漾地走進去，燕青亦更不再說。衆人散了，李固只得忍氣吞聲，自己去安排行李，討了十輛太平車子，喚了十個脚夫，四五十拽車頭口，把行李裝上車子，行貨拴縛完備。盧俊義自己去結束。第三日，燒了神福，給散了家中大男小女一個個都分付了。當晚先叫李固引兩個當直的盡收拾了出城。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車仗，流淚而入。

次日五更，盧俊義起來，沐浴罷，更換一身新衣服，喫了早膳，取出器械，到後堂裏辭別了祖先香火，臨時出門上路，分付娘子：「好生看家，多便三個月，少只四五十日便回。」賈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頻寄書信回來。」說罷，燕青流淚拜別。盧俊義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向前，不可出去。三瓦二舍打鬪。」燕青道：「主人如此出行，小乙怎敢怠慢？」盧俊義提了棍棒，出到城外。李固接着，盧俊義道：「你可引兩個伴當先去。但有乾淨客店，先

做下飯等候；車仗脚夫，到來便喫，省得耽擱了路程。」李固也提條桿棒，先和兩個伴當去了。盧俊義和數個當直的，隨後押着車仗行，但見途中山明水秀，路闊坡平，心中歡喜道：「我若是在家，那裏見這般景致！」行了四十餘里，李固接着主人，喫點心中飯罷，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十里，到客店裏，李固接着車仗人馬宿食。盧俊義來到店房內，倚了棍棒，掛了氈笠兒，解下腰刀，換了鞋襪宿食，皆不必說。

次日清早起來，打火做飯，衆人喫了，收拾車輛頭口上路又行。自此在路夜宿曉行，已經數日，來到一個客店裏宿食。天明要行，只見店小二哥對盧俊義說道：「好教官人得知，離小人店不到二十里，正打梁山泊邊口子前過去。山上宋公明大王，雖然不害來往客人，官人須是悄悄過去，休得大驚小怪。」盧俊義聽了道：「原來如此。」便叫當直的取下衣箱，打開鎖，去裏面提出一個包包，包內取出四面白絹旗，問小二哥討了四枝竹竿，每一枝縛起一面旗來，每面栲栳大小七個字，寫道：「慷慨北京盧俊義，金裝玉匣來深地。太平車子不空回，收取此山奇貨去！」李固當直，脚夫店小二，看了一齊叫起苦來。店小二問道：「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親麼？」盧俊義道：「我自是北京財主，卻和這賊們有甚麼親！我特地要來捉宋江這廝！」小二哥道：「官人低聲些，不要連累小人，不是耍處，你便有一萬人馬，也近他不得。」盧俊義道：「放屁！你這廝們都合那賊人做一路！」店小二掩耳不迭。衆車夫都癡呆了。李固和當直的跪在地下告道：「主人可憐見衆人，留了這條性命，回鄉去，強似羅天大醮。」盧俊義喝道：「你省得甚麼？這等燕雀，安敢和鴻鵠併？我思量平生學得一身本事，不曾逢着買主，今日幸然逢此機會，不就這裏發賣，更待何時？我那車子上又袋裏不是貨物，卻是準備下一袋熟麻索，倘或這賊們當死合亡，撞在我手裏，一朴刀一個砍翻，你們衆人與我便縛在車子裏，貨物撇了，不打緊，且收拾車子裝賊，把這賊首解上京師，請功受賞，方表我平生之志。若你們一個不肯去的，只就這裏把你們先殺了！」前面擺四輛車子，上插了四把絹旗，後面六輛車子，隨後行了。那李固和衆人，哭哭啼啼，只得依他。盧俊義取出朴

刀裝在桿棒上，三個丫兒扣牢了，趕着車子奔梁山泊路上來。衆人見了崎嶇山路，行一步怕一步。盧俊義只顧趕着要行，從清早起來，行到巳牌時分，遠遠地望見一座大林，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樹，卻好行到林子邊，只聽得一聲胡哨響，嚇得李固和兩個當直的沒躲處。盧俊義教把車仗押在一邊，車夫衆人都躲在車子下叫苦。盧俊義喝道：『我若擲翻你們與我便縛！』

說猶未了，只見林子邊走出四五百小嘍囉來；聽得後面鑼聲響處，又有四五百小嘍囉截住後路。林子裏一聲砲響，托地跳出一籌好漢，手搭雙斧，厲聲高叫：『盧員外認得啞道童麼？』盧俊義猛省，喝道：『我時常有心要來拿你這夥強盜，今日特地到此快教宋江下山投拜，倘或執迷，我片時間教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李逵大笑道：『員外，你今日被俺軍師算定了命，快來坐把交椅！』盧俊義大怒，挺着手中朴刀來鬪李逵。李逵輪起雙斧來迎。兩個鬪不到三合，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來，轉過身望林子裏便走。盧俊義挺着朴刀隨後趕去。李逵在林木叢中東閃西躲，引得盧俊義性發，破一步，搶入林來。李逵飛奔亂松林中去了。盧俊義趕過林子這邊，一個人也不見了，卻待回身，只聽得松林傍轉出一夥人來，一個人高聲大叫：『員外不要走，難得到此認認酒家去！』盧俊義看時，卻是一個胖大和尚，身穿皂直裰，倒提鐵禪杖。盧俊義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和尚？』魯智深大笑道：『洒家便是花和尚魯智深！今奉軍師將令，着俺來迎接員外避難。』盧俊義焦躁，大罵：『禿驢敢如此無禮！』挺着朴刀，直取魯智深。魯智深輪起鐵禪杖來迎。兩個鬪不到三合，魯智深撥開朴刀，回身便走。盧俊義趕將去，正趕之間，嘍囉裏走出行者武松，輪兩口戒刀，直奔將來叫道：『員外，只隨我去，不到得有血光之分！』盧俊義不趕智深，逕取武松。又不到三合，武松拔步便走。盧俊義哈哈大笑道：『我不趕你，你這廝們何足道哉！』說猶未了，只見山坡下一個人在那裏叫道：『盧員外，你不要誇口，豈不聞一人怕落蕩，鐵怕落爐！』軍師定下計策，猶如落地定了八字。你待走那裏去？』盧俊義喝道：『你這廝是誰？』那人笑道：『小可是赤髮鬼劉唐！』



盧俊義罵道：「草賊休走！」挺手中朴刀，直取劉唐。方纔鬪得三合，刺斜裏一個人人大叫道：「員外，沒遮攔！穆弘在此！」當時劉唐穆弘兩個，兩條朴刀，雙鬪盧俊義。正鬪之間，不到三合，只聽得背後脚步響。盧俊義喝聲「着！」劉唐穆弘跳退數步。盧俊義急轉身看背後那人時，卻是撲天雕李應。三個頭領，丁字腳圍定。盧俊義全然不慌，越鬪越健，正好步鬪，只聽得山頂上一聲鑼響，三個頭領，各自賣破綻，齊拔步走了。

盧俊義此時也自一身臭汗，不去趕他，卻出林子外來尋車仗人伴時，十輛車子，人伴頭口，都不見了。盧俊義便向高阜處四下裏打一望，只見遠遠地山坡下一夥小嘍囉把車仗頭口趕在前面，將李固一千人，連連串串，縛在後面，鳴鑼播鼓，解投松樹那邊去。盧俊義望見，心頭火熾，鼻裏烟生，提着朴刀，直趕將去。約莫離山坡不遠，只見兩籌好漢，喝一聲道：「那裏去！」一個是美髯公朱全，一個是插翅虎雷橫。盧俊義見了，高聲罵道：「你這夥草賊，好好把車仗人馬還我！」朱全手撚長髯大笑道：「盧員外，你還恁地不曉事！我常聽俺軍師說：「一盤星辰，只有飛來，沒有飛去。」事已如此，不如坐把交椅。」盧俊義聽了大怒，挺起朴刀，直奔二人。朱全雷橫各將兵器相迎，鬪不到三合，兩個回身便走。盧俊義尋思道：「須是趕翻一個，卻纔討得車仗。」捨着性命，趕轉山坡，兩個好漢都不見了，只聽得山頂上鑼鼓吹笛，仰面看時，風刮起那面杏黃旗來，上面繡着「替天行道」四字，轉過來打一望，望見紅羅鎗金傘下，蓋着宋江，左有吳用，右有公孫勝，一行部從六七十人，一齊聲喏道：「員外，且喜無恙！」盧俊義見了越怒，指名叫罵。山上吳用勸道：「員外，且請息怒。宋公明久慕威名，特令吳某親詣門牆，迎員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請休見外。」盧俊義大罵：「無端草賊，怎敢賺我！」宋江背後轉過小李廣花榮，拈弓取箭，看着盧俊義，喝道：「盧員外，休要逞能，先教你看花榮神箭！」說猶未了，聽地一箭，正射落盧俊義頭上，氈笠兒的紅纓，喫了一驚，回身便走。山上鼓聲震地，只見霹靂火秦明豹子頭林冲引一彪軍馬，搖旗吶喊，從東邊殺出來，又見雙鞭將呼延灼金鎗手徐寧，也領一彪軍馬，搖旗吶喊，從山西邊殺出來，嚇得盧俊義走頭無

路。

看看天又晚，脚又痛，肚又饑，正是「慌不擇路」，望山僻小徑只顧走。約莫黃昏時分，平烟如水，霧霧沉山；月少星多，不分叢莽。看看走到一處——不是天盡頭，須是地盡處——擡頭一望，但見滿目蘆花，浩浩大水。盧俊義立住脚，仰天長歎道：「是不聽人言，今日果有此禍！」正煩惱間，只見蘆葦裏面一個漁人，搖着一隻小船出來，那漁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膽，這是梁山泊出沒的去處，半夜三更怎地來到這裏？」盧俊義道：「便是我迷蹤失路，尋不着宿頭，你救我則個！」漁人道：「此間大寬轉有一個市井，卻用走三十餘里向開路，更兼路雜，最是難認；若是水路去時，只有三五里遠近，你捨得十貫錢與我，我便把船載你過去。」盧俊義道：「你若渡得我過去，尋得市井客店，我多與你些銀兩。」那漁人搖船傍岸，扶盧俊義下船，把鐵篙撐開。約行三五里水面，只聽得前面蘆葦叢中櫓聲響，一隻小船飛也似來，船上有兩個人，前面一個赤條條地拿着一條木篙，後面那個搖着櫓，前面的人橫定篙，口裏唱着山歌道：

『英雄不會讀詩書，只合梁山泊裏居。』

『準備窩弓收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

盧俊義聽得，喫了一驚，不敢做聲。又聽得左邊蘆葦叢中，也是兩個人搖一隻小船出來；後面的搖着櫓，有啞之聲；前面的橫定篙，口裏也唱山歌道：

『雖然我是潑皮身，殺賊原來不殺人。』

『手拍胸前青豹子，眼睜船裏玉麒麟。』

盧俊義聽了，只叫得苦。只見當中一隻小船飛也似搖將來，船頭上立着一個人，倒提鐵鑽木篙，口裏亦唱着山歌道：

「蘆花灘上有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

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

歌罷，三隻小船一齊唱喏，中間是阮小二，左邊是阮小五，右邊是阮小七。那三隻小船一齊撞將來，盧俊義心內自想又不識水性，連聲便叫漁人：「快與我攏船近岸！」那漁人哈哈大笑，對盧俊義說道：「上是青天，下是綠水，我生在潯陽江，來上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綽號混江龍，李俊的便是。員外還不肯降，枉送了你的性命！」

盧俊義大驚，喝一聲：「不是你，便是我！」拿着朴刀，望李俊心窩裏擲將來。李俊見朴刀擲將來，拿定掉牌，一個背拋筋斗，撲通的翻下水去了。那隻船滴溜溜在水面上轉，朴刀又擲將下水去了。只見船尾一個人從水底下鑽出來，叫一聲：「我是浪裏白條張順。」把手挾住船梢，腳踏水浪，把船只一側，船底朝天，英雄落水。

盧俊義雖是了得，卻不會水，被浪裏白條張順扳翻小船，倒撞下水去。張順卻在水底下攔腰抱住，鑽過對岸來。只見岸上早點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裏等，接上岸來，團團圍住，解了腰刀，盡脫下溼衣服，便要將索綁縛。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傳令高叫將來：「不得傷犯了盧員外貴體！」只見一人捧出一袱錦衣繡襖，與盧俊義穿了。只見八個小喽囉抬過一乘轎來，推盧員外上轎便行。只見遠遠地早有二三十對紅紗燈籠，照着一簇人馬，動着鼓樂，前來迎接。爲頭宋江，吳用，公孫勝，後面都是衆頭領。只見一齊下馬。盧俊義慌忙下轎，宋江先跪，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盧俊義亦跪在地下道：「旣被擒捉，只求早死！」宋江笑道：「且請員外上轎。」衆人一齊上馬，動着鼓樂，迎上三關。直到忠義堂前下馬，請盧俊義到廳上，明晃晃地點着燈燭。宋江向前陪話道：「小可久聞員外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幸得拜識，大慰平生。卻纔衆兄弟甚是冒瀆，萬乞恕罪。」吳用向前道：「昨奉兄長之命，特令吳某親詣門牆，以賣卦爲繇，賺員外上山，共聚大義，一同替天行道。」

宋江便請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盧俊義大笑道：「盧某昔日在家，實無死法；盧某今日到此，並無生望。要殺便殺，何得相戲？」宋江陪笑道：「豈敢相戲，實慕員外盛德，如飢如渴，已非一日，所以定下計策，屈員外作山寨之主，早晚共聽嚴命。」盧俊義道：「住口！盧某要死極易，要從實難。」吳用道：「來日卻又商議。」當時置酒備食，管待盧俊義無計奈何，只得飲數杯，小嘍囉請去後堂歇了。次日，宋江殺牛宰馬，大排筵宴，請出盧員外來赴席，再三再四假留在中間坐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把盞陪話道：「夜來甚是衝撞，幸望寬恕。雖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馬，員外可看「忠義」二字之面，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卻。」盧俊義道：「咄！頭領差矣。盧某一身無罪，薄有家私，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若不提起「忠義」兩字，今日還胡亂飲此一杯，若是說起「忠義」來時，盧某頭頸熱血，可以便濺此處。」吳用道：「員外既然不肯，難道逼勒？只留得員外身，留不得員外心，只是衆兄弟難得員外到；既然不肯入夥，且請小寨略住數日，卻送回還宅。」盧俊義道：「頭領既留盧某不住，何不便放下山？實恐家中老小，不知這般消息。」吳用道：「這事容易，先教李固送了車仗回去，員外遲去幾日，卻何妨？」吳用便問李都管：「你的車仗貨物都有麼？」李固應道：「一些兒不少。」宋江叫取兩個大銀，把與李固兩個小銀，打發當直的，那十個車脚，共與他白銀十兩。衆人拜謝。盧俊義分付李固道：「我的苦，你都知道了，你回家中說與娘子，不要憂心。我若不死，可以回來。」李固道：「頭領如此錯愛，主人多住兩月，但不妨事。」辭了，便下忠義堂去。吳用隨即起身說道：「員外寬心少坐，小生發送李都管下山便來。」吳用一騎馬，卻先到金沙灘等候。少刻，李固和兩個當直的并車仗頭口人伴都下山來。吳用將引五百小嘍囉圍在兩邊，坐在柳陰樹下，便喚李固近前說道：「你的主人已和我們商議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時預先寫下四句反詩在家裏壁下。我叫你們知道：壁上二十八個字，每一句頭上出一個字。「蘆花灘上有扁舟」頭上「盧」字，「俊傑黃昏獨自遊」頭上「俊」字，「義士手提三尺劍」頭上「義」字，「反時須斬逆臣頭」頭上「反」字。這

四句詩包藏「盧俊義反」四字。今日上山，你們怎知本待把你衆人殺了，顯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姑放你們回去，便可布告京城，主人決不回來！」李固等只顧下拜。吳用教把船送過渡口，一行人上路奔回北京。

吳用回到忠義堂上，再入筵席，各自默默飲酒，至夜而散。次日，山寨裏再排筵會慶賀。盧俊義道：「感承衆頭領不殺，但盧某殺了倒好罷休，不殺便是度日如年，今日告辭。」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識員外，來日宋江梯已備一小酌，對面論心一會，望勿推卻。」又過了一日，次日，宋江請；次日，吳用請；又次日，公孫勝請。話休絮繁，三十餘個上廳頭領每日輪一個做筵席。光陰荏苒，日月如流，早過一月有餘。盧俊義性發，又要告別。宋江道：「非是不留員外，爭奈急急要回；來日忠義堂上安排薄酒送行。」次日，宋江又梯已送路。只見衆頭領都道：「俺哥哥敬員外十分，俺等衆人當敬員外十二分，偏我哥哥餞行便喫。」磚兒何厚，瓦兒何薄。」李逵在內大叫道：「我受了多少氣悶，直往北京請得你來，卻不容我餞行了去，我和你眉尾相結，性命相撲。」吳學究大笑道：「不曾見這般請客的，我勸員外鑒你衆人薄意，再住幾時。」便不覺又過四五日。盧俊義堅意要行，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將引一班頭領直到忠義堂上，開話道：「我等雖是以次弟兄，也曾與哥哥出氣力，偏我們酒中藏着毒藥，盧員外若是見怪，不肯喫我們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們做出事來，老大不便。」吳用起身便道：「你們都不要煩惱，我與你央及員外再住幾時，有何不可？常言道：『將酒勸人，本無惡意。』」

盧俊義抑衆人不過，只得又住了幾日。——前後卻好三五十日。自離北京是五月的話，不覺在梁山泊早過了兩個多月。但見金風淅淅，玉露泠泠，正是深秋時分。盧俊義一心要歸，對宋江訴說。宋江笑道：「這個容易，來日金沙灘送行。」盧俊義大喜。次日，還把舊時衣裳刀棒送還員外，一行衆頭領都送下山。宋江把一盤金銀相送。盧俊義笑道：「山寨之物，從何而來，盧某好受。若無盤纏，如何回去。盧某好卻，但得度到北京，其餘也是無用。」宋江等衆頭領直送過金沙灘，作別自回。

## 第四十四 玉麒麟 (二)

盧俊義拽開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日，方到北京；日已薄暮，趕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日早晨，盧俊義離了村居，飛奔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見一人，頭巾破碎，衣裳襤褸，看着盧俊義，伏地便哭。盧俊義擡眼看時，卻是浪子燕青，便問：「小乙，你怎地這般模樣？」燕青道：「這裏不是說話處……」盧俊義轉過土牆側首，細問緣故。燕青說道：「自從主人去後，不過半月，李固回來對娘子說：『主人歸順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當時便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一路，嗔怪燕青違拗，將一房家私盡行封了，趕出城外，更兼分付一應親戚相識，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捨半個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來城外求乞度日。——小乙非是飛不得別處去，因為深知主人必不落草，故此忍這殘喘，在這裏候見主人一面。若主人果自山泊裏來，可聽小乙言語，再回梁山泊去，別做個商議。若入城中，必中圈套。」

盧俊義喝道：「我的娘子不是這般人，你這廝休來放屁。」燕青又道：「主人腦後無眼，怎知就裏？主人平日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娘子舊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門相就，做了夫妻，主人回去，必遭毒手。」盧俊義大怒，喝罵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誰不識得量？李固有幾顆頭，敢做恁般勾當，莫不是你做出歹事來。今日到來反說我到家中問出虛實，必不和你干休！」

燕青痛哭，爬倒地下，拖住員外衣服。盧俊義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來。奔到城內，逕入家中，只見大小主管都喫一驚。李固慌忙前來迎接，請到堂上，納頭便拜。盧俊義便問：「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問，

端的一言難盡！辛苦風霜，待歇息定了卻說。」賈氏從屏風後哭將出來。盧俊義說道：「娘子見了，且說燕小乙怎地來？」賈氏道：「丈夫且休問，端的一言難盡！辛苦風霜，待歇息定了卻說。」盧俊義心中疑慮，定死要問燕青來歷。李固便道：「主人且請換了衣服，拜了祠堂，喫了早膳，那時訴說不遲。」一邊安排飯食與盧員外喫。

方纔舉筋，只聽得前門後門喊聲齊起，二三百個做公的搶將入來。盧俊義驚得呆了，就被做公的綁了，一步一棍，直打拘留守司來。其時梁中書正坐公廳，左右兩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個，把盧俊義拿到當面。李固和賈氏也跪在側邊。廳上梁中書大喝道：「你這廝是北京本處良民，如何卻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倒來裏勾外連，要打北京，今被擒來，有何理說？」盧俊義道：「小人一時愚蠢，被梁山泊吳用，假做賣卜先生來家，口出訛言，煽惑良心，掇賺到梁山泊，軟監了兩個多月。今日幸得脫身歸家，並無歹意。望恩相明鏡。」梁中書喝道：「如何說得過？你在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住了許多時？見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狀出首，怎地是虛？」李固道：「主人既到這裏，招伏了罷。家中壁上見寫下藏頭反詩，便是老大的證見，不必多說。」賈氏道：「不是我們要害你，只怕你連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誅。』」盧俊義跪在廳下，叫起屈來。李固道：「主人不必叫屈，是真難滅，是假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喫苦。」賈氏道：「丈夫，虛事難入公門，實事難以抵對。你若做出事來，送了我的性命，不奈有情皮肉，無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喫得有數的官司。」

李固上下都使了錢。張孔目上廳稟道：「這個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書道：「說得是！」喝叫一聲：「打！」左右公人把盧俊義細翻在地，不鬆分說，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昏暈去了三四次。盧俊義打熬不過，伏地歎道：「果然命中合當橫死，我今屈招了罷。」張孔目當下取了招狀，討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釘了，押去大牢裏監禁。府前府後看的人，都不忍見。當日推入牢門，押到庭心內，跪在面前。獄子炕上坐着，那個兩院押牢節級——兼充行刑劊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為他手段高強，人呼他爲鐵臂膊。傍邊立着這個嫡親

兄弟小押獄，生來愛帶一枝花，河北人順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那人拄着一條水火棍，立在哥哥側邊。蔡福道：「你且把這個死囚帶在那一間牢裏，我家去走一遭便來。」蔡慶把盧俊義且帶去了。蔡福起身，出離牢門來，只見司前牆下轉過一個人來，手裏提着飯罐，滿面掛淚。蔡福認得是浪子燕青。蔡福問道：「燕小乙哥，你做甚麼？」燕青跪在地下，眼淚如拋珠撒豆，告道：「節級哥哥，可憐見小的主人盧員外，喫屈官司，又無送飯的錢財，小人城外叫化得這半罐子飯，權與主人充饑。節級哥哥，怎地做個方……」說不了，氣早咽住，爬倒在地。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飯，把與他喫。」燕青拜謝了，自進牢裏去送飯。

蔡福行過州橋來，只見一個茶博士，叫住唱喏道：「節級有個客人在小人茶房內樓上，專等節級說話。」蔡福來到樓上看時，正是主管李固。各施禮罷，蔡福道：「主管有何見教？」李固道：「好不廝瞞，悄不廝欺，小人的事都在節級肚裏。今夜晚間，只要光前絕後，無甚孝順。五十兩蒜條金在此，送與節級。廳上官吏，小人自去打點。」蔡福笑道：「你不見正廳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蒼難欺」，你那瞞心昧己勾當，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謀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兩金子與我，結果了他性命，日後提刑官下馬，我喫不得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節級嫌少，小人再添五十兩。」蔡福道：「李主管，你「割貓兒尾，拌貓兒飯」，北京有名恁地一個盧員外，只值得這一二百兩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也不是我詐你，只把五百兩金子與我！」李固便道：「金子有在這裏，便都送與節級，只要今夜完成此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邊，起身道：「明日早來扛屍。」李固拜謝，歡喜去了。蔡福回到家裏，卻纔進門，只見一人揭起蘆簾，跟將入來，叫一聲：「蔡節級相見。」蔡福看時，但見那一個人生得十分標緻，且是打扮整齊，身穿鴉翅青圓領腰繫羊脂玉鬪妝頭帶駿驪冠，足躡珍珠履。那人進得門，看着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禮，便問道：「官人高姓，有何見教？」那人道：「可借裏面說話。」蔡福便請入來一個商議閣裏分賓坐下。那人開話道：「節級休要喫驚，在下便是滄州橫海郡人，姓氏柴名進，大周皇帝嫡派子孫，綽



號小旋風的便是。只因好義疏財，結識天下好漢，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號令，差遣前來，打聽盧員外消息，誰知被賊官污吏淫婦奸夫，通情陷害，監在死囚牢裏，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來到宅告知。若是留得盧員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兒差錯，兵臨城下，將至濠邊，無賢無愚，無老無幼，打破城池，盡皆斬首。久聞足下是個仗義全忠的好漢，無物相送，今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倘若要捉柴進，就此便請繩索，誓不皺眉。」蔡福聽罷，嚇得一身冷汗，半晌答應不得。柴進起身道：「好漢做事，休要躊躇，便請一決。」蔡福道：「且請壯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進便拜道：「既蒙允諾，當報大恩。」出門喚個從人，取出黃金遞與蔡福，唱個喏便走。外面從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個不會走的。蔡福得了這個消息，擺撥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項的事，卻對兄弟說了一遍。蔡慶道：「哥哥生平最會斷決，量這些小事，有何難哉？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既然有一千兩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山泊好漢，俺們幹的事，便完了。」蔡福道：「兄弟這一論，正合我意。你且把盧員外安頓好處，早晚把些好酒食將息他，傳個消息與他。」

蔡福蔡慶兩個商議定了，暗地裏把金子買上告下，關節已定。次日，李固不見動靜，前來蔡福家催併。蔡慶回說：「我們正要下手，結果他，中書相公不肯，已叫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囑付下來，我這裏何難？」李固隨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間過錢人去囑託梁中書道：「這是押獄節級的勾當，難道教我下手過一兩日，教他自死？」兩下裏廝推。張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就裏又打關節，教極早發落。張孔目將了文案來，稟梁中書道：「這事如何決斷？」張孔目道：「小吏看來，盧俊義雖有原告，卻無實跡，雖是在梁山泊住了許多時，這個是扶同誣誤，難同真犯。只宜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心下如何？」梁中書道：「孔目見得極明，正與下官相合。」隨喚蔡福，牢中取出盧俊義來，就當廳除了長枷，讀了招狀文案，決了四十

脊杖換一具二十斤鐵葉盤頭枷，就廳前釘了；便差董超、薛霸押前去，直配沙門島。

原來這董超、薛霸從開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滄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來被高太尉尋事，刺配北京。梁中書因見他兩個能幹，就留在留守司當常。今日又差他兩個監押盧俊義。當下董超、薛霸領了公文，帶了盧員外離了州衙，把盧俊義監在使臣房裏，各自歸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李固得知，只叫得苦，便叫人來請兩個防送公人說話。董超、薛霸到得那裏酒店內，李固接着，請至開兒裏坐下，一面鋪排酒食相待。三杯酒罷，李固開言說道：『實不相瞞，盧員外是我離家，今配去沙門島路途遙遠，他又沒一文教你兩個空費了盤纏。急待回來，也得三四個月。我沒甚的相送，兩錠大銀，權爲壓手。多只兩程，少無數里。就便的去處，結果了他性命，揭取臉上金印回來表證。教我知道，每人送五十兩蒜條金與你。你們只動得一張文書，留守司房裏，我自理會。』董超、薛霸兩個相覷。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這李固官人，有名一個好男子，我便也把這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要他照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義的人，慢慢地報答你兩個。』董超、薛霸道：『你便閉了別歸家，收拾包裹，連夜起身。』盧俊義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瘡作痛，容在明日上路罷。』薛霸罵道：『你便閉了鳥嘴，老爺自晦氣，撞着你這窮神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費多少盤纏，你又沒一文教我們如何擺布。』盧俊義訴道：『念小人負屈含冤，上下看覷，則個。』董超罵道：『你這財主們，閒常一毛不拔，今日天開眼，報應得快！你不要怨恨，我們相幫你走。』

盧俊義忍氣吞聲，只得走動。行出東門，董超、薛霸把衣包、雨傘，都掛在盧員外枷頭上。兩個一路上做好做惡，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約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個村鎮，尋覓客店安歇。當時小二哥引到後面房裏，安放了包裹。薛霸說道：『老爺們苦殺是個公人，那裏倒來伏侍罪人。你若耍喫飯，快去燒火。』盧俊義只得帶着枷來到廚下，問小二哥討了個草柴，縛做一塊，來竈前燒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飯，洗刷碗盞。盧俊義是財主出身，這

般事卻不會做，草柴火把又溼，又燒不着，一齊滅了；甫能盡力一吹，被灰眯了眼睛。董超又喃喃的罵，做得飯熟，兩個都盛喫了。盧俊義並不敢討喫。兩個自喫了一回，剩下些殘湯冷飯，與盧俊義喫了。薛霸又不住聲罵了一回，喫了晚飯，又叫盧俊義去燒腳湯。等得湯滾，盧俊義方敢去房裏坐地。兩個自洗了腳，掇一盆百煎滾湯，賺盧俊義洗腳，方纔脫得草鞋，被薛霸扯兩條腿納在滾湯裏，大痛難禁。薛霸道：「老爺伏侍你，顛倒做嘴臉！」兩個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條鐵索將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聲喚到四更，兩個公人起來，叫小二哥做飯，自喫飽了，收拾包裹要行。盧俊義看腳時，都是潦漿泡，點地不得。當日秋雨紛紛，路上又滑，盧俊義一步一顛，薛霸拿起水火棍攔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勸，一路上埋冤叫苦，離了村店，約行了十餘里，到一座大林。盧俊義道：「小人其實走不動了，可憐見權歇一歇！」

兩個公人帶入林子來，正是東方漸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兩個起得早了，好生困倦，欲要就林子裏睡一睡，只怕你走了。」盧俊義道：「小人插翅也飛不去。」薛霸道：「莫要着你道兒，且等老爺縛一縛。」腰間解下麻索來，兜住盧俊義肚皮去那松樹上只一勒，反拽過腳來綁在樹上。薛霸對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着，若有人來撞着，咳嗽爲號。」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個。」薛霸道：「你放心去看着外面。」說罷，拿起水火棍，看着盧員外道：「你休怪我兩個，你家主管李固教我們路上結果你。」——便到沙門島也是死，不如及早打發了你。到陰司地府不要怨我們。明年今日是你週年。」盧俊義聽了，淚如雨下，低頭受死。薛霸兩隻手拿起水火棍望着盧員外腦門上劈將下來。董超在外面，只聽得一聲撲地響，只道完事了，慌忙走入來看時，盧員外依舊縛在樹上，薛霸倒臥在樹下，水火棍撇在一邊。董超道：「卻又作怪，莫不你使得力猛，倒喫一交？」用手去扶時，那裏扶得動，只見薛霸口裏出血，心窩裏露出三四寸長一枝小小箭桿。卻待要叫，只見東北角樹上，坐着一個人，聽得叫聲「着！」撒手響處，董超頓項上早中了一箭，兩腳蹬空，撲地也倒了。那人托地從樹上跳將下來，

拔出解腕尖刀，割斷繩索，劈碎盤頭枷，就樹邊抱住盧員外放聲大哭。

盧俊義因眼看時，認得是浪子燕青，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見麼？」燕青道：「小乙直從留守司前跟定這廝兩個到此，不想這廝果然來這林子裏下手。如今被小乙兩弩箭結果了，主人見麼？」盧俊義道：「雖是你強救了我性命，卻射死了這兩個公人，這罪越添得重了，待走那裏去的是？」燕青道：「當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時，別無去處。」盧俊義道：「只是我杖瘡發作，脚皮破損，點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遲，我背着主人去。」心慌手亂，便踢開兩個死屍，帶着弩弓，插了腰刀，拿了水火棍，背着盧俊義，一直望東便走，不到十數里，早歇不動，見了個小小村店，入到裏面，尋房住下，叫做做來權，且充饑。兩個暫時安歇這裏。

過往的看見林子裏射死兩個公人在彼近處，社長報與里正得知，卻來大名府裏首告，隨即差官下來檢驗，卻是留守司公人董超薛霸，回復梁中書，着落大名府緝捕觀察，限了日期，要捉兇身。做公的人都來看了一論這弩箭，眼見得是浪子燕青的。事不宜遲！一二百做公的分頭去，一到處貼了告示，說那兩個模樣，曉諭遠近村房道店，市鎮人家，挨捕捉拿。卻說盧俊義正在店房將息杖瘡，正走不動，只得在那裏且住。店小二聽得有殺人公事，無有一個不說又見畫他兩個模樣，小二心疑，卻走去告本處社長：「我店裏有兩個人，好生脚又不知是也不是。」社長轉報做公的去了。

燕青爲無下飯，拿了弩弓，去近邊處尋幾個蟲蟻喫，卻待回來，只聽得滿村裏發喊。燕青躲在樹林裏張時，看見一二百做公的鎗刀圍匝，把盧俊義縛在車子上，推將過去。燕青要搶出去救時，又無軍器，只叫得苦，尋思道：「若不去梁山泊報與宋公明得知，叫他來救，卻不是我誤了主人性命。」當時取路，行了半夜，肚裏又饑，身邊又沒一文，走到一個土岡子上，叢叢雜雜，有些樹木，就林子裏睡到天明，心中憂悶，只聽得樹枝上喜鵲咕噪，尋思道：「若是射得下來，村坊人家討些水煮溲得熟，也得充饑。」走出林子外，擡頭看時，那喜鵲朝着燕青

噪燕青輕輕取出弩弓，搭上箭，叫聲：『如意子，不要誤我！』弩子響處，正中喜鵲後尾，帶了那枝箭直飛下岡子去。燕青大踏步趕下岡子去，不見喜鵲，卻見兩個人從前面走來，前頭的帶頂豬嘴頭巾，腦後兩個金裹銀環，上穿香皂羅衫，腰繫銷金膝膊，穿半膝軟襪麻鞋，提一條齊眉棍棒；後面的人，正和燕青打個肩廝拍。燕青轉身一看，尋思：『我正沒盤纏，何不兩拳打倒他兩個，奪了包裹，卻好上梁山泊……』揣了弩弓，抽身回來。這兩個低着頭只顧走。燕青趕上，把後面帶氈笠兒的後心一拳，撲地打倒；卻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卻被那漢子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後面那漢子爬將起來，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門便剝。燕青大叫道：『好漢！我死不妨，可憐無人報信！』那漢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問道：『你這廝報甚麼信？』燕青道：『你問我待怎地？』前面那漢把燕青手一拖，卻露出手腕上花繡，慌忙問道：『你不是盧員外家甚麼浪子燕青？』燕青想道：『左右是死，索性說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陰魂做一處！』便道：『我正是盧員外家浪子燕青！』

二人見說，一齊看一看道：『早是不殺了你，原來正是燕小乙哥！你認得我兩個麼？我是梁山泊頭領病關索楊雄，他便是拚命三郎石秀。』楊雄道：『我兩個今奉哥哥將令，差往北京，打聽盧員外消息。軍師與戴院長亦隨後下山，專候通報。』燕青聽得是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兩個說了。楊雄道：『既是如此說時，我和小乙哥上山稟報知哥哥，別做個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聽消息，便來回報。』石秀道：『最好。』便取身邊燒餅乾肉與燕青喫，把包裹與燕青背了，跟着楊雄連夜上梁山泊來。見了宋江，燕青把上項事備細說了一遍。宋江大驚，便會衆頭領商議良策。

石秀只帶自己隨身衣服，來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飯罷，入得城來，但見人人嗟歎，個個傷情。石秀心疑，來到市心裏問市戶人家時，只見一個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這北京有

個盧員外等地財主，因被梁山泊賊人擄掠前去，逃得回來，倒喫了一場屈官司，送配去沙門島，又不知怎地路上壞了兩個公人，昨夜擎來，今日午時三刻，解來這裏市曹上斬他。客人可看一看。」石秀聽罷，兜頭一杓冰水，急走到市曹，卻見一個酒樓，石秀便來酒樓上，臨街古個閣兒坐下。酒保前來問道：「客官還是請人，還是獨自酌杯？」石秀睜着怪眼道：「大碗酒，大塊肉，只顧賣來，問甚麼鳥？」酒保倒喫了一驚，打兩角酒，切一大盤牛肉將來。石秀大碗大塊，喫了一回，坐不多時，只聽得樓下街上熱鬧，石秀便去樓窗外看時，只見家家閉戶，鋪鋪關門。酒保上樓來道：「客官醉也，樓下出人公事，快算了酒錢，別處去迴避。」石秀道：「我怕甚麼鳥？你快走下去，莫要討老爺打。」酒保不敢做聲，下樓去了。不多時，只聽得街上鑼鼓喧天，價來。石秀在樓窗外看時，十字路口，迴迴圍住法場，十數對刀棒，劊子前排後擁，把盧俊義綁押到樓前跪下。鐵臂牌蔡福拿着法刀，一枝花蔡慶扶着柳梢，說道：「盧員外，你自精細着，不是我兄弟兩個救你不得事，做拙了。前面五聖堂裏，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你可一魂去那裏領受。」

說罷，人叢裏一聲叫道：「午時三刻到了。」一邊開枷，蔡慶早擎住了頭，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當案孔目高聲讀罷犯繇牌，衆人齊和一聲。樓上石秀只就一聲和裏掣出腰刀在手，應聲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蔡福蔡慶撇了盧員外，扯了繩索先走。石秀樓上跳將下來，手舉鋼刀，殺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殺翻十數個。一隻手拖住盧俊義，投南便走。原來這石秀不認得北京的路，更兼盧員外驚得呆了，越走不動。梁中書聽得報來，大驚，便點帳前頭目，引了人馬分頭去把城門關上，差前後做公的合將擁來。

當時石秀和盧俊義兩個在城內走投沒路，四下裏人馬合來，衆做公的把撓鈎套索一齊上，可憐寡不敵衆，兩個當下盡被捉了，解到梁中書面前，叫押過劫法場的賊來。石秀押在廳下，睜圓怪眼，高聲大罵：「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聽着哥哥將令，早晚便引軍來打你城子，踏爲平地，把你砍爲三截，先教老爺來和你們說。」

知！石秀在廳前千奴才萬奴才價罵。廳上衆人都嚇呆了。梁中書聽了，沈吟半晌，叫取大枷來，且把二人枷了，監放死囚牢裏分付蔡福在 meaning 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結識梁山泊好漢，把兩個做一處牢裏關鎖着，忙將好酒好肉與他兩個喫，因此不曾喫苦。

梁中書喚本州新任王太守當廳發落，就城中計點被傷人數，殺死的七八十個，跌傷頭面磕折腿脚者不計其數，報名在官。梁中書支給官錢醫治燒化了當。

次日城裏城外報說將來：『收得梁山泊沒頭帖子數十張，不敢隱瞞，只得呈上。』梁中書接着念道：

『梁山泊義士宋江仰示大名府官吏員外盧俊義者：天下豪傑之士，吾今啓請上山，一同替天行道，如何妄狗奸賄，屈害善良，吾令石秀先來報知，不期反被擒捉，如是存得二人性命，獻出淫婦奸夫，吾無多求，儻若故傷羽翼，屈壞股肱，便當拔寨興師，同心雪恨，大兵到處，玉石俱焚，剿除奸詐，殄滅愚頑，天地咸扶，鬼神共祐，談笑而來，鼓舞而去。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安分良民，清慎官吏，切勿驚惶，各安職業，諭衆知悉。』

當時梁中書看畢，驚得面如土色，剖決不下。即時便喚王太守到來商議：『此事如何剖決？』王太守是個善儒之人，聽得說了這話，便稟梁中書道：『梁山泊這一夥，朝廷幾次尙且收捕他不得，何況我這裏一郡之力，倘若這亡命之徒引兵到來，朝廷救兵不迭，那時悔之晚矣。若論小官愚見，且姑存此二人性命，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二即奉書呈上蔡太師恩相知道，三着可教本處軍馬出城下寨，隄備不虞。如此可保大名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個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亂，深爲未便。』梁中書聽了道：『知府言之極當。』先喚押牢節級蔡福來，便道：『這兩個賊徒非同小可，你若是拘束得緊，誠恐喪命，若教你寬鬆，又怕走了你弟兄兩個，早早晚晚，可緊可慢，在意堅固管候發落，休得時刻怠慢。』蔡福聽了心

中暗喜，「如此發放，正中下懷。」領了鈞旨，自去牢中安慰兩個。

梁中書便喚兵馬監大刀關達，天王李成，兩個都到廳前商議。梁中書備說梁山泊沒頭告示，王太守所言之事，兩個都監聽罷，李成便道：「量這夥草寇如何敢擅離巢穴，相公何必有勞神思？李某不才，食祿多矣，無功報德，願施犬馬之勞，統領軍卒，離城下寨。草寇不來，別作商議；如若那夥強寇，年衰命盡，擅離巢穴，領衆前來，不是小將誇口，定令此賊片甲不回！」梁中書聽了大喜，隨即取金花繡緞賞勞二將，兩個辭謝，別了梁中書，各回營寨安歇。次日，李成降帳喚大小官軍上帳商議，傍邊走過一人，威風凜凜，相貌堂堂，便是急先鋒索超，又出頭相見，李成傳令道：「宋江草寇早晚臨城，要來打俺大名，你可點本部軍兵離城三十里下寨；我隨後卻領軍來。」索超得了將令，次日點起本部軍兵至三十五里地名飛虎峪，靠山下寨。次日，李成引領正偏將，離城二十里地名槐樹坡，下了寨柵。周圍密布鎗刀，四下深藏鹿角，三面掘下陷坑。衆軍摩拳擦掌，諸將協力同心，只等梁山泊軍馬來，便要建功。

原來這沒頭帖子，卻是吳學究開得燕青楊雄報信，又叫戴宗打聽得盧員外石秀都被擒捉，因此盧寫告示向沒人處撒下，及橋梁道路上貼放，只要保全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戴宗回到梁山泊，把上項事備細與衆頭領說知。宋江聽罷大驚，就忠義堂上打鼓集衆，大小頭領各依次序而坐。宋江開話對吳學究道：「當初軍師好計，啓請盧員外上山，今日不想卻叫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再用何計可救？」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不才，乘此機會，要取大名錢糧，以供山寨之用。明日是個吉辰，請兄長分一半頭領把守山寨，其餘盡隨出去攻打城池。」

宋江當下便喚鐵面孔目裴宣，派發大小軍兵來日起程。黑旋風李逵便道：「我這兩把大斧，多時不曾發市，聽得打州劫縣，他也在廳邊歡喜哥哥撥與我五百小嘍囉，搶到大名，把那烏城池砍做肉地，救出盧員外石三。」



郎，也使我啞道童吐口宿氣！又教我做事做徹，卻不快活？」宋江道：「兄弟雖然勇猛，這所在，非比別處州府。那梁中書又是蔡太師女婿，更兼手下有李成開達，都是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李逵大叫道：「哥哥前日曉得我一生口快，便要我去粧啞子，今日曉得我歡喜殺人，便不教我去做個先鋒，依你這樣用人之時，卻不是屈殺了鐵牛！」吳用道：「既然你要去，便教做先鋒，點與五百好漢相隨，就充頭陣。來日下山。」當晚宋江和吳用商議，撥定了人數，裴宣寫了告示，送到各寨，各依撥次施行，不得時刻有誤。

此時秋末冬初天氣，征夫容易披掛，戰馬久已肥滿，軍卒久不臨陣，皆生戰鬪之心。正是有事爲榮，無不歡天喜地，收拾鎗刀，拴束鞍馬，吹風唢哨，卽刻下山。第一撥當先哨路黑旋風李逵，部領小嘍囉五百。第二撥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部領小嘍囉一千。第三撥女頭領一丈青扈三娘，副將母夜叉孫二娘，母大蟲顧大嫂，部領小嘍囉一千。第四撥撲天雕李應，副將九紋龍史進，小尉遲孫新，部領小嘍囉一千。中軍主將都頭領宋江，軍師吳用，護帳頭領四員：小溫侯呂方，賽仁貴郭盛，病尉遲孫立，鎮三山黃信。前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副將百勝將韓滔，天目將彭玘。後軍頭領豹子頭林冲，副將鐵笛仙馬麟，火眼狻猊鄧飛。左軍頭領雙鞭呼延灼，副將摩雲金翅歐鵬，錦毛虎燕順。右軍頭領小李廣花榮，副將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並帶炮手轟天雷凌振，接應糧草，探聽軍情頭領一員，神行太保戴宗。軍兵分撥已定，平明各頭領依次而行，當日進發。只留下副軍師公孫勝，並劉唐、朱仝、穆弘四個頭領，統領馬步軍兵，守把山寨。三關水寨中自有李俊等把守，不在話下。索超正在飛虎峪寨中坐地，只見流星報馬前來報說：「宋江軍馬，大小人兵，不計其數，離寨約有二三十里，將近到來。」索超聽得，飛報李成、槐樹坡寨內。李成聽了一面報馬入城，一面自備了戰馬，直到前寨。索超接着，說了備細。次日五更造飯，天明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疇，列成陣勢，擺開一萬五千人馬。李成、索超，全副披掛，門旗下勒住戰馬。平東一望，遠遠地塵土起處，約有五百餘人，飛奔前來。當前一員好漢，乃是黑旋風李逵，手搭雙斧，

高聲大叫：『認得梁山泊好漢「黑爺爺」麼！』李成在馬上看了，與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說梁山泊好漢，原來只是這等腌臢草寇，何足爲道！先鋒，你看麼？何不先捉此賊？』索超笑道：『不須小將有人建功。』言未絕，索超馬後一員首將姓王名定，手撚長鎗，引領部下百軍馬，飛奔衝將過來。李逵被馬軍一衝，當下四散奔走。索超引軍直趕過庾家疇時，只見山坡背後鑼鼓喧天，早撞出兩彪軍馬，左有解珍孔亮，右有孔明解寶，各領五百小嘍囉衝殺將來。索超見他有接應軍馬，方纔喫驚，不來追趕，勒馬便回。

李成問道：『如何不拿賊來？』索超道：『趕過山去，正要拿他，原來這廝們倒有接應人馬，伏兵齊起，難以下手。』李成道：『這等草寇，何足懼哉！』將引前部軍兵，盡數殺過庾家疇來。只見前面搖旗吶喊，擂鼓鳴鑼，另是一彪軍馬，當先一騎馬上，卻是一員女將引軍，紅旗上金書大字，『美人一丈青』。左手顧大嫂，右手孫二娘，引一千餘軍馬，盡是七長八短漢，四山五嶽人。李成看了道：『這等軍人，作何用處？先鋒與我向前迎敵。我卻分兵勦捕四下草寇！』索超領了將令，手搭金蘸斧，拍坐下馬，殺奔前來。一丈青勒馬回頭，望山凹裏便走。李成分開人馬，四下趕殺。忽然當頭一彪人馬，喊聲動地，卻是撲天鵬李應，左有史進，右有孫新，着地捲來。李成急忙退入庾家疇時，左衝出解珍孔亮，右衝出孔明解寶，部領人馬，重復殺轉馬頭，隨後殺來，趕得李成等四分五落。將及近寨，黑旋風李逵當先攔住。李成索超衝開人馬，奪路而去；比及至寨，大折無數。宋江軍馬也不追趕，一面收兵暫歇，紮下營寨。

李成索超慌忙差人入城報知梁中書。梁中書連夜再差聞達領本部軍馬前來助戰。李成接着，就槐樹坡寨內商議退兵之策。聞達笑道：『疥癩之疾，何足掛意！』當夜商議定了。明日四更造飯，五更披掛，平明進兵。戰鼓三通，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疇，只見宋江軍馬潑風也似價來。聞達便教將軍馬擺開，強弓硬弩，射住陣腳。宋江陣中早已捧出一員大將，紅旗銀字，大書『霹靂火秦明』。勒馬陣前，厲聲大叫：『大名濫官污吏聽着，多時要

打你這城子誠恐害了百姓良民，好好將盧俊義、石秀送將出來，淫婦奸夫一同解出，我便退兵罷戰，誓不相侵。若是執迷不悟，亦須有話早說！」聞達聽了大怒，便問：「誰去力擒此賊？」說猶未了，索超早已出馬，立在陣前，高聲喝道：「你這廝是朝廷命官，國家有何負你？你奸人不做，卻落草爲賊！我今拿住你時，碎屍萬段！」秦明聽了這話，一發爐中添炭，火上澆油，拍馬向前，輪狼牙棍直奔將來。索超縱馬直取秦明。二匹劣馬相交，兩個急人發憤，衆軍吶喊，鬪過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前軍隊裏轉過韓滔，就馬上拈弓搭箭，覷得索超較親，聽地只一箭，正中索超左臂，撇了大斧，回馬望本陣便走。宋江鞭梢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捲殺過去，正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大敗虧輸。直追過庾家疇，隨即奪了槐樹坡小寨。當晚，聞達直奔飛虎峪，計點軍兵三停去一。宋江就槐樹坡寨內屯劄。吳用道：「軍兵敗走，心中必怯，若不乘勢追趕，誠恐養成勇氣，急忙難得。」宋江道：「軍師之言極當。」隨即傳令當晚就將精銳得勝軍馬，分作四路，連夜進發，殺奔將來。

聞達奔到飛虎峪，方在寨中坐了喘息。小校來報東邊山上一帶火起，聞達帶領軍兵上馬投東看時，只見遍山遍野通紅，西邊山上又是一帶火起，聞達便引軍兵急投西時，聽得馬後喊聲震地。當先首將小李廣、花榮，引副將楊春、陳達，從東邊火裏直衝出來，聞達一時心慌，領兵便回飛虎峪。西邊火裏當先首將雙鞭呼延灼，引副將歐鵬、燕順，直衝出來。兩路併力追來，後面喊聲越大，火光越明，又是首將霹靂火秦明，引副將韓滔、彭玘，人喊馬嘶，不計其數。聞達軍馬大亂，拔寨都起。只見前面喊聲又發，火光晃耀，聞達引軍奪路，只聽得震天震地一齊炮響，卻是轟天雷凌振將帶副手從小路直轉飛虎峪那邊放起這炮。炮響裏一片火把，火光裏一彪軍馬攔路，乃是首將豹子頭林冲，引副將馬麟、鄧飛，截住歸路。四下裏戰鼓齊鳴，烈火競舉，衆軍亂攢，各自逃生。聞達手舞大刀，苦戰奪路，恰好撞着李成合兵一處，且戰且走，直到天明，方至城下。梁中書聽得這個消息，驚得三魂失二，七魄剩一，連忙點軍出城，接應敗殘人馬，緊閉城門，堅守不出。次日，宋江軍馬追來，直抵東門下寨，準備攻城。

## 第四十五 關勝

梁中書在留守司聚衆商議如何解救。李成道：『賊兵臨城，事在危急；若是遲延，必至失陷。相公可修告急家書，差心腹之人，星夜趕上京師，報與蔡太師知道，早奏朝廷，調遣精兵前來救應。此是上策。』第二作緊行文，關報鄰近府縣，亦教早早調兵接應。第三北京城內，着仰大名府起差民夫上城，同心協助，守護城池，準備擂木炮石，強弩硬弓，灰瓶金汁，曉夜隄備。如此，可保無虞。』梁中書道：『家書隨便修下，誰人去走一遭？』當日差下首將王定，全副披掛，又差數個馬軍，領了密書，放開城門，吊橋望東京飛報聲息，及關報鄰近府分發兵救應。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護。

宋江分調衆將，引軍圍城，東西北三面下寨，只空南門不圍，每日引軍攻打，一面向山寨中催取糧草，爲久屯之計，務要打破大名，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李成聞達連日提兵出城交戰，不能取勝，索超箭瘡將息，未得痊可。首將王定齋領密書，三騎馬，直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入去，太師教喚王定進來。直到後堂拜罷，呈上密書。蔡太師拆開封皮看了，大驚，問其備細。王定把盧俊義的事一一說了。『如今宋江領兵圍城，聲勢浩大，不可抵敵。』庾家疇、槐樹坡、飛虎峪——三處廝殺，盡皆說罷。蔡京道：『鞍馬勞困，你且去館驛內安下，待我會官商議。』王定又稟道：『太師恩相大名危如疊卵，破在旦夕，倘或失陷，河北縣郡如之奈何？望太師恩相早早發兵剿除。』蔡京道：『不必多說，你且退去。』王定去了。太師隨即差當日府幹請樞密院官急來商議軍情重事。不移時，東廳樞密使童貫，引三衙太尉，都到節堂參見太師。蔡京把大名危急之事，備細說了一遍。『如今將』

何計策，用何良將，可退賊兵，以保城郭？」說罷，衆官互相廝覷，各有懼色。

只見那步軍太尉背後，轉出一人，乃是衙門防禦保義使，姓宣，名贊，掌管兵馬。此人生得面如鍋底，鼻孔朝天，卷髮赤鬚，彪形八尺，使口鋼刀，武藝出衆，先前在王府曾做郡馬，人呼爲醜郡馬。因對連珠箭贏了番將，郡王愛他武藝，招做女婿，誰想郡主嫌他醜陋，懷恨而亡，因此不得重用，只得得個兵馬保義使。當時卻忍不住，出班來稟太師道：「小將當初在鄉中，有個相識，此人乃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嫡派子孫，姓關，名勝，生得規模與祖上雲長相似，使一口青龍偃月刀，人稱爲大刀關勝，見做蒲東巡檢，屈在下僚，此人幼讀兵書，深通武藝，有萬夫不當之勇，若以禮幣請他，拜爲上將，可以掃清水寨，殄滅狂徒，保國安民，乞取鈞旨。」蔡京聽罷大喜，就差宣贊爲使，齎了文書鞍馬，連夜星火前往蒲東，禮請關勝赴京計議。衆官皆退。

宣贊領了文書，上馬進發，帶將三五個從人，不則一日，來到蒲東巡檢司前下馬。當日關勝正和郝思文在衙內論說古今興廢之事，聞說東京有使命至，關勝忙與郝思文出衙來迎接。各施禮罷，請到廳上坐地。關勝問道：「故人久不相見，今日何事遠勞親自到此？」宣贊回言：「爲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大名，宣某在太師面前一力保舉，兄長有安邦定國之策，降兵斬將之才，特奉朝廷勅旨，太師鈞命，綵幣鞍馬，禮請起行。兄長勿得推卻，便請收拾赴京。」關勝聽罷大喜，與宣贊說道：「這個兄弟，姓郝，雙名思文，是我拜義兄弟。當初他母親夢井木犴投胎，因而有孕，後生此人。因此人喚他做井木犴。這兄弟十八般武藝，無有不能，可惜至今屈沉在此，只今同去協力報國，有何不可？」宣贊喜諾，就行催請登程。當下關勝分付老小，一同郝思文，將引關西漢十數個人，收拾刀馬盔甲行李，跟隨宣贊，連夜起程。來到東京，逕投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蔡太師得知，教喚進。宣贊引關勝郝思文直到節堂，拜見已罷，立在階下。

蔡京看了關勝，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軀，細細三柳髯鬚，兩眉入鬢，鳳眼朝天，面如重棗，唇若塗硃。

太師大喜，便問：『將軍青春多少？』關勝答道：『小將三十有二。』蔡太師道：『梁山泊草寇圍困大名，請問將軍施何妙策以解其圍？』關勝稟道：『久聞草寇占住水泊，驚羣動衆，今擅離巢穴，自取其禍。若救大名，虛勞人力，乞假精兵數萬，先取梁山，後拿賊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顧。』太師見說，大喜，與宣贊道：『此乃圍魏救趙之計，正合吾心。』隨即喚樞密院官調撥山東河北精銳軍兵一萬五千，教郝思文爲先鋒，宣贊爲合後，關勝爲領兵指揮使，步軍太尉段常接應糧草，犒賞三軍，限日下起程，大刀關斧，殺奔梁山泊來。

宋江與同衆將每日攻打城池，李成聞達那裏敢出對陣。索超箭瘡深重，又未平復，更無人出戰。宋江見攻打城子不破，心中納悶。離山已久，不見輸贏，是夜在中軍帳裏悶坐，忽小校報說：『軍師來見。』吳用到得中軍帳內，與宋江道：『我等衆軍圍許多時，如何杳無救軍來到？城中又不出戰，向有三騎馬奔出城去，必是梁中書使人去京師告急。他丈人蔡太師必然上緊遣兵，中間必有良將，倘用圍魏救趙之計，且不來解此處之危，反去取我梁山，大寨如之奈何？』吳用道：『我等先着軍士收拾，未可都退。』正說之間，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到來報說：『東京蔡太師拜請關善薩玄孫蒲東郡大刀關勝，引一彪軍馬，飛奔梁山泊來。寨中頭領主張不定，請我長軍師早早收兵回來，且解梁山之難。』吳用道：『雖然如此，不可急還。今夜晚間，先教步兵前行，留下兩支軍馬，就飛虎峪兩邊埋伏。城中知道我等退軍，必然追趕，若不如此，我兵先亂。』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傳令便差小李廣花榮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左邊埋伏，豹子頭林冲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右邊埋伏，再叫雙鞭呼延灼引二十五騎馬軍，帶着凌振，將了風火等炮，離城十數里遠近，但見追兵過來，隨即施放號炮，令其兩下伏兵齊去併殺追兵。一面傳令前隊退兵，要如雨散雲行，遇兵勿戰，慢慢退回。步軍隊裏半夜起來，次第而行，直至次日已牌前後，方纔盡退。

城上望見宋江兵馬，手拖旗幟，肩擔刀斧，紛紛滾滾拔寨都起，有還山之狀。城上看了仔細，就報與中書知道。

『梁山泊軍馬，今日盡數收兵都回去了。』梁中書聽得，隨即喚李成聞達商議。聞達道：『想是京師救軍去取他梁山泊，那廝們恐失巢穴，慌忙歸去，可以乘勢追殺，必擒宋江。』說猶未了，城外報馬來，齋東京文字，約會引兵去取賊巢，他若退兵，可以速追。梁中書便叫李成聞達各帶一支軍馬，從東西兩路追趕宋江軍馬。

宋江引兵正回，見城中調兵追趕，捨命便走。一邊李成聞達直趕到飛虎峪那邊，只聽得背後火炮齊響。李成聞達喫了一驚，勒住戰馬看時，後面旗旛對刺，戰鼓亂鳴。李成聞達措手不及，左手下撞出小李廣花榮，右手下撞出豹子頭林冲，各引五百軍馬兩邊殺來。李成聞達知道中計，火速回軍。前面又撞出呼延灼，引着一支軍馬，死併一陣，殺得李成聞達，頭盔不見，衣甲飄零，退入城中，閉門不出。宋江軍馬次第方回。漸近梁山泊邊，卻好迎着醜郡馬官贊攔路。宋江約住軍兵，權且下寨，暗地使人從偏僻小路赴水上山報知，約會水陸軍兵兩下救應。

水寨內船火兒張橫與兄弟浪裏白條張順商議道：『我和你兄弟兩個，自來寨中，不曾建功。現今蒲東大刀關勝三路調軍，打我寨柵，不若我和你兩個先去劫了他寨，捉得關勝，立這件大功。衆兄弟面上也好爭口氣。』張順道：『哥哥，我和你只管得些水軍，倘或不相救應，枉惹人恥笑。』張橫道：『你若這般把細，何年月日能建功？你不去便罷，我今夜自去。』張順苦諫不聽，當夜張橫點了小船五十餘隻，每船上只有三五人，渾身都是軟戰，手執苦竹鎗，各帶蓼葉刀，趁着月光微明，寒露寂靜，把小船直抵旱路。此時約有二更時分，卻說關勝正在中軍帳裏點燈看書。有伏路小校悄悄來報：『蘆花蕩裏，約有小船四五十隻，人人各執長鎗，盡去蘆葦裏面兩邊埋伏，不知何意，特來報知。』關勝聽了，微微冷笑，回顧貼旁首將，低低說了一句。

張橫將引二三百人，從蘆葦中間竄蹤躡跡，直到寨邊，拔開鹿角，逕奔中軍，望見帳中燈燭熒煌，關勝手捋鬚髯，坐着看書。張橫暗喜，手搭長鎗，搶入帳房裏來。傍邊一聲鑼響，衆軍喊動，如天崩地塌，山倒江翻，嚇得張橫拖長鎗轉身便走。四下裏伏兵亂起，張橫同二三百人，不會走得一個，盡數被縛，推到帳前。關勝看了，笑罵：『無端

草賊，安敢張我！喝把張橫陷車盛了，其餘的盡數監着；直等捉了宋江，一併解上京師。

水寨內三阮頭領正在寨中商議使人去宋江哥哥處聽令。只見張順到來報說：「我哥哥因不聽小弟苦諫，去劫關勝營寨，不料被捉，囚車監了。」阮小七聽了，叫將起來，說道：「我兄弟們同死同生，吉凶相救，你是他嫡親兄弟，卻怎地教他獨自去，被人捉了？你不去救我弟兄三個，自己去救他？」張順道：「爲不會得哥哥將令，卻不敢輕動。」阮小七道：「若等將令來時，你哥哥喫他剝做泥了！」阮小二阮小五都道：「說得是！」張順說他三個不過，只得依他。當夜四更，點起大小水寨頭領，各駕船一百餘隻，一齊殺奔關勝寨來。岸上小軍望見水面上戰船如螞蟻相似，都傍岸邊，慌忙報知主帥。關勝笑道：「無見識奴！」回顧首將，又低低說了一句。卻說三阮在前，張順在後，吶聲喊，搶入寨來，只見寨內燈燭熒煌，並無一人。三阮大驚，轉身便走。帳前一聲鑼響，左右兩邊馬軍步軍，分作八路，簸箕掌，栲栳圈，重重疊疊圍裹將來。張順見不是頭，撲的先跳下水去。三阮奪路得到水邊，後軍卻早起上，撓鉤齊下，套索飛來，早把活閻羅阮小七橫拖倒拽捉去了。阮小二阮小五張順卻得混江龍李俊帶領童威童猛死救回去。

水軍報上梁山泊來，劉唐便使張順從水路裏直到宋江寨中報說這個消息。宋江便與吳用商議怎生退得關勝。吳用道：「來日決戰，且看勝敗如何。」正定計間，猛聽得戰鼓亂起，卻是醜郡馬宣贊部領三軍直到大寨。宋江舉衆出迎，看了宣贊在門旗下勒戰，便問：「兄弟，那個出馬？」只見小李廣花榮拍馬持鎗，直取宣贊。宣贊舞刀來迎，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到十合，花榮賣個破綻，回馬便走。宣贊趕來，花榮就了事環帶住鋼鎗，拈弓取箭，側坐雕鞍，輕舒猿臂，翻身一箭，宣贊聽得弓弦響，卻好箭來，把刀只一隔，錚地一聲響，射在刀面上。花榮見一箭不中，再取出第二枝箭，看得較近，望宣贊胸膛上射來。宣贊鎗裏藏身，又射個空。宣贊見他弓箭高強，不敢追趕，霍地勒回馬跑回本陣。花榮見他不趕，連忙便勒轉馬頭，望宣贊來，又取第三枝箭，望得宣贊後心較近，再射



一箭。只聽得鏗地一聲響，正射在背後護心鏡上。宣贊慌忙馳馬入陣，使人報與關勝。關勝得知，便喚小校：『快牽我那馬來！』霍地立起身，綽青龍刀，騎火炭馬，門旗開處，直臨陣前。宋江看見關勝，天表亭亭，與吳用指指點點，喝采，回頭又高聲對衆將道：『將軍英雄名不虛傳！』只這一句，林冲大怒，叫道：『我等弟兄，自上梁山，大小五七十陣，未嘗挫了銳氣，今日何故滅自己威風！』說罷，挺鎗出馬，來取關勝。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單喚宋江出來，吾要問他何意背反朝廷！』宋江在門旗下聽了，喝住林冲，縱馬親自出陣，欠身與關勝施禮，說道：『鄆城小吏宋江謹參，一惟將軍問罪。』關勝喝道：『汝爲小吏，安敢背叛朝廷？』宋江答道：『蓋爲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不許忠良進身，布滿濫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喝道：『分明草賊替何天行何道？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若不下馬受縛，着你粉骨碎身！』猛可裏霹靂火秦明聽得，大叫一聲，舞狼牙棍，縱馬直搶過來。林冲也大叫一聲，挺鎗出馬，飛搶過來。兩將雙取關勝。關勝一齊迎住。三騎馬向征塵影裏，轉燈般廝殺。宋江忽然指指點點，便教鳴金收軍。林冲秦明回馬，一齊叫道：『正待擒捉這廝，兄長何故收軍罷戰？』宋江高聲道：『賢弟，我等忠義自守，以兩取一，非所願也。縱使一時捉他，亦令其心不服。吾看大刀義勇之將，世本忠臣，乃祖爲神，家家家廟，若得到此人上山，宋江情願讓位。』林冲秦明變色各退。當日兩邊各自收兵。

關勝回到寨中，下馬卸甲，心中暗忖道：『我力鬪二將不過，看看輪與他了。宋江倒收了軍馬，不知是何意思……』便叫小軍推出陷車中張橫、阮小七過來，問道：『宋江是個鄆城縣小吏，你這廝們如何伏他？』阮小七應道：『俺哥哥，山東河北聞名，叫做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你這廝不知忠義之人，如何省得！』關勝低頭不語，且教推過陷車。當晚坐臥不安，走出中軍看月，寒色滿天，霜華遍地。關勝嗟歎不已，有伏路小校前來報說：『有個鬍鬚將軍，匹馬單鞭，要見元帥。』關勝道：『與我喚來！』

沒多時，來到帳中，拜見關勝。關勝回顧首將，剔燈再看：形貌也略認得，便問：「那人是誰？那人來？」  
 「乞退左右。」關勝大笑道：「大將身居百萬軍中，若還不是一德一心，安能用兵如指吾帳下，無大無小，盡是機密之人，你有話，但說不妨。」那人道：「小將呼延灼的便是。前日曾與朝廷統領連環馬軍征進梁山泊，誰想中賊奸計，失陷了軍機，不得還京見駕。昨者聽得將軍到來，真乃不勝之喜。早間陣上，林冲秦明待捉將軍，宋江火急收軍，賊恐傷犯足下。此人素有歸順之意，獨奈衆賊不從。方纔暗與呼延灼商議，正要驅使衆人歸順。將軍若是聽從，明日夜間，輕弓短箭，騎着快馬，從小路直入賊寨，生擒林冲等寇，解赴京師，不惟將軍建立大功，亦令宋江與小將得贖重罪。」關勝聽了大喜，請入帳中，置酒相待。

次日宋江舉兵搦戰，關勝與呼延灼商議：「晚間雖有此計，今日不可不先贏此將。」呼延灼借副衣甲穿了，上馬都到陣前。宋江獨自大罵呼延灼道：「山寨不曾虧負你半分，因何夤夜私去？」呼延灼回道：「無知小吏，成何大事！」宋江便令鎮三山黃信出馬，直奔呼延灼。兩馬相交，鬪不得十合，呼延灼手起一鞭，把黃信打死。馬下。關勝大喜，令大小三軍一齊掩殺。呼延灼道：「不可追掩。吳用那厮廣有神機，若還趕殺，恐賊有計。」關勝聽了，火急收軍都回本寨，到中軍帳裏，置酒相待，動問鎮三山黃信如何。呼延灼道：「此人原是朝廷命官，青州都監，與秦明、花榮一時落草，平日多與宋江意思不合。今日要他出馬，正要打殺此賊。」

關勝大喜，傳下將令，教宣贊、郝思文兩路接應，自引五百馬軍，輕弓短箭，叫呼延灼引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後，直奔宋江寨中，炮響爲號，裏應外合，一齊進兵。是夜月光如晝，黃昏時候，披掛已了，馬摘鬃鈴，人披軟戰，軍卒衝枚疾走，一齊乘馬。呼延灼當先引路，衆人跟着，轉過山徑，約行了半個更次，前面撞見三五十個小軍，低聲問道：「來的不是呼將軍麼？」呼延灼喝道：「休言語，隨在我馬後走。」呼延灼縱馬先行，關勝乘馬在後。又轉過一層山嘴，只見呼延灼把鎗尖一指，遠遠地一碗紅燈。關勝勒住馬，問道：「有紅燈處是那裏？」呼延灼道：「那

裏便是宋公明中軍。急催動人馬。將近紅燈，忽聽得一聲炮響，衆軍跟定關勝，殺奔前來。到紅燈之下看時，不見一個，便喚呼延灼時，亦不見了。關勝大驚，知道中計，慌忙回馬，聽得四面山上一齊鼓響鑼鳴，正是慌不擇路，衆軍各自逃生。關勝連忙回馬時，只剩下數騎馬軍跟着，轉出山嘴，又聽得腦後樹林邊一聲炮響，四下裏撓鈎齊出，把關勝拖下雕鞍，奪了刀馬，卸去衣甲，前推後擁，拿投大寨裏來。

林冲花榮自引一枝軍馬，截住宣贊。月明之下，三馬相交，鬪無二三十合，宣贊氣力不加，回馬便走。肋後撞出個女將，一丈青扈三娘，撒起紅錦套索，把宣贊拖下馬來。步軍向前，一齊捉住，解投大寨。

這邊秦明孫立自引一支軍馬去捉郝思文，當路劈面撞住。郝思文拍馬大罵：『草賊匹夫！當吾者死，避我者生！』秦明大怒，躍馬揮狼牙棍直取郝思文。二馬相交，約鬪數合，孫立側首過來，郝思文慌張，刀法不依古格，被秦明一棍擲下馬來。三軍齊喊一聲向前捉住。再有撲天鵬李應引領大小軍兵，搶奔關勝寨內來，先救了張橫。阮小七并被擒水軍人等，奪去一應糧草馬匹，卻去招安四下敗殘人馬。

宋江會衆上山，此時東方漸明。忠義堂上分開坐次，早把關勝宣贊郝思文分投解來。宋江見了，慌忙下堂，喝退軍卒，親解其縛，把關勝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叩首伏罪，說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呼延灼亦向前來伏罪道：『小可既蒙將令，不敢不依。萬望將軍免恕虛誑之罪！』關勝看了一班頭領，義氣深重，回顧宣贊郝思文道：『我們被擒在此，所事若何？』二人答道：『并聽將令。』關勝道：『無面還京，願賜早死！』宋江道：『何故發此言？將軍倘蒙不棄微賤，可以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關勝道：『人稱忠義宋公明，果然有之。人生世上，君知我報君，友知我報友，今日既已心動，願住部下爲一小卒。』宋江大喜，當日一面設筵慶賀，一邊使人招安逃竄敗軍，又得了五七千人馬，軍內有老幼者，隨即給散銀兩，便放回家。一邊差薛永齋書往蒲東，搬取關勝老幼。

## 第四十六 大名府

宋江收降了關勝，便又引兵圍攻大名。時值嚴冬，天降大雪。吳用差步軍去大名城外靠山邊河路被處掘成陷坑，引着索超出戰。索超連人和馬顛將坑裏去，後面伏兵擒了索超。梁中書見折了索超，便下令堅閉城門，不許出戰。

宋江一時攻大名不下，心中憂悶。一連數日，宋江覺得神思疲倦，身體發熱，頭如斧劈，一臥不起。衆頭領都到帳中看視，只見宋江背上鑿子一般紅腫起來，急切無有醫人。浪裏白條張順說道：「小弟舊在潯陽江時，因母親患背疾，百藥不能得治，後請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自此小弟感他恩德，但得些銀兩，便着人送去請他。今見兄長如此病症，只除非此人醫得。只是此去東途路遠，急速不能便到。爲哥哥的事，只得星夜前去。」吳用便叫張順快去。一面傳令諸將火速收軍，罷戰還山。

張順趕到建康府，果然逼得安道全同上梁山。在路上又碰着戴宗，作起神行法，先引安道全連夜趕到梁山。安道全替宋江悉心醫治，不過十日，雖然瘡口未完，卻得飲食如舊。只見張順引着二人拜見宋江并衆頭領。張順訴說在揚子江邊碰到開酒店的活閻婆王定六，久慕山寨忠義，無緣投奔，因此就帶了他父子二人上山。衆頭領聽罷，俱各大喜。

宋江纔得病好，便又對衆洒淚，商量要打大名，救取盧員外石秀。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完，不可輕動；動則急難痊可。吳用道：『不勞兄長掛心，只顧自己將息，調理體中元氣。吳用雖然不才，只就目今春初時候，定要

打破大名城池，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性命，擒拿淫婦姦夫，以滿兄長報仇之意。」宋江道：「若得軍師真報此仇，宋江雖死瞑目！」

吳用對宋江道：「今日幸喜得兄長無事，又得安太醫在寨中看視貴疾，此是梁山泊萬千之幸。比及兄長臥病之時，小生累累使人去大名探聽消息，梁中書晝夜憂驚，只恐俺軍馬臨城，又使人直往大名城裏城外市井去處遍貼無頭告示，曉諭居民勿得疑慮，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大軍到郡，自有對頭。因此梁中書越懷鬼胎，又聞蔡太師見說降了關勝，天子之前更不敢提，只是主張招安，大家無事，因累累寄書與梁中書，教且留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好做手脚。」宋江見說，便要催趨軍馬下山去打大名。吳用道：「卽今冬盡春初，早晚元宵節近，大名年例大張燈火，我欲趁此機會，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驅兵大進，裏應外合，可以破之。」宋江道：「此計大妙，便請軍師發落。」吳用道：「爲頭最要緊的是城中放火爲號，你衆弟兄中誰敢與我先去城中放火？」只見階下走過一人道：「小弟願往。」衆人看時，卻是鼓上蚤時遷。時遷道：「小弟幼年間曾到大名城內有座樓，喚做翠雲樓，樓上樓下大小有百十個關子，眼見得元宵之夜必然喧闐，小弟潛地入城，到得元宵節夜，只盤去翠雲樓上，放起火來爲號，軍師可自調遣人馬入來。」吳用道：「我心正待如此，你明日天曉，先下山去，只在元宵夜一更時候，樓上放起火來，便是你的功勞。」時遷應允，得令去了。

吳用次日卻調解珍解寶扮做獵戶，去大名城內官員府裏獻納野味；正月十五日夜間，只看火起爲號，便去留守司前截住報事官兵，兩個得令去了。再調杜遷宋萬，扮做糶米客人，推輛車子去城中宿歇；元宵夜，只看號火起時，卻來先奪東門，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孔明孔亮扮做僕者，前去大名城內關子裏房簷下宿歇，只看樓前火起，便要往來接應，兩個得令去了。再調李應史進扮做客人，去大名東門外安歇，只看城中號火起時，先斬把門軍士，奪下東門，好做出路，兩個得令去了。再調魯智深武松扮做行腳僧，前去大名城外菴院掛搭，只看城中

號火起時，便去南門截住大軍，衝擊去路。兩個得令去了。再調鄧淵、鄧門扮做賣燈客人，直往大名城中尋客店安歇。只看樓中火起，便去司獄司前策應。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劉唐、楊雄扮作公人，直去大名州衙前宿歇。只看號火起時，便去截住一應報事人員，令他首尾不能救應。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公孫勝先生扮做雲遊道人，卻教凌振扮做道童，跟着將帶風火轟天等砲數百個，直去大名城內淨處守待。只看號火起時，施放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張順、張燕、青從水門裏入城，逕奔盧員外家，單捉淫婦姦夫。再調王矮虎、孫新、張青、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扮做三對村裏夫妻，入城看燈，尋至盧俊義家中放火。再調柴進帶同樂和扮做軍官，直去蔡節級家中，要保救二人性命。——衆頭領俱各得令去了。

此是正月初頭，大名梁中書喚過李成、聞達、王太守等一千官員商議放燈一事。梁中書道：「年例城中大張燈火，慶賀元宵，與民同樂，全似東京體例。如今被梁山泊賊人兩次侵境，只恐放燈因而惹禍。下官意欲住歇放燈，你衆官心下如何計議？」聞達便道：「想此賊人潛地退去，沒頭告示亂貼，此是計窮，必無主意，相公何必多慮。若還今年不放燈時，這廝們細作探知，必然被他恥笑，可以傳下鈞旨，曉示居民。比上年多設花燈，添扮社火，市心中添搭兩座鰲山，照依東京體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燈五夜。教府尹點視居民，勿令缺少。相公親自行春，務要與民同樂。聞某親引一彪軍馬出城，去飛虎峪駐劄，以防賊人奸計。再着李都監親引鐵騎馬軍，遶城巡邏，勿令居民驚擾。」

梁中書見說大喜。衆官商議已定，隨即出榜曉諭居民。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頭一個大郡，衝要去處卻有諸路買賣，雲屯霧集，只聽放燈，都來趕趁。在城坊隅巷陌，該管廂官每日點視，只得裝扮社火，豪富之家催促懸掛花燈。遠者三二百里買，近者過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將燈到城貨賣。家家門前紮起燈柵，都要簪掛好燈，巧樣烟火，戶內縛起山棚，擺放五色屏風燈砲，四邊都掛名人書畫，并奇異骨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

都要點燈。大名府留守司州橋邊搭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紅黃大龍兩條，每片鱗甲上點燈一盞，口噴淨水。去州橋河內週圍上下點燈，不計其數。銅佛寺前紮起一座鰲山，上面盤青龍一條，週迴也有千百盞花燈翠雲樓前也紮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着一條白龍，四面點火，不計其數。原來這座酒樓，名貫河北，號爲第一，上有三簷滴水，雕梁繡柱，極是造得好。樓上樓下，有百十處閣子，終朝鼓樂喧天，每日笙歌聒耳。城中各處宮觀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設燈火慶賀豐年，三瓦兩舍，更不必說。

那梁山泊探細人，得了這個消息，報上山來。吳用得知大喜，去對宋江說知備細。宋江便要親自領兵去打大名安道全諫曰：『將軍瘡口未完，切不可輕動，稍若怒氣相侵，實難痊可。』吳用道：『小生替哥哥走一遭。』隨即與鐵面孔目裴宣點撥八路軍馬：第一隊大刀關勝領宣贊郝思文爲前部，鎮三山黃信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二隊豹子頭林冲引領馬麟鄧飛爲前部，小李廣花榮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三隊雙鞭呼延灼引領韓滔彭玘爲前部，病尉遲孫立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四隊霹靂火秦明引領歐鵬燕順爲前部，跳澗虎陳達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五隊調步軍頭領沒遮攔穆弘將引杜興鄭天壽第六隊步軍頭領黑旋風李逵將引李立曹正第七隊步軍頭領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第八隊步軍頭領混世魔王樊瑞將引項充李袞這八路馬步軍兵各自取路，卽今便要起行，毋得時刻有誤。正月十五日二更爲期，都要到大名城下。馬軍步軍一齊進發，那八路人馬依令下山，其餘頭領盡跟宋江保守山寨。

時遷越牆入城，城中客店內卻不着單身客人。他自白日在街上閒走，到晚來東嶽廟神座底下安身。正月十三日，卻在城內往來觀看那搭縛燈棚，懸掛燈火。正看之間，只見解珍解寶挑着野味，在城中往來觀看；又撞見杜遷宋萬兩個從瓦子裏走將出來，時遷當日先去雲樓上打一個套，只見孔明披着頭髮，身穿羊皮破衣，右手挂一條杖子，左手拿個碗，腌腌臢臢在那裏求乞，見了時遷，打抹他去背後說話。時遷道：『哥哥，你這般一個

漢子，紅紅白白皮面，不像叫化的。城中做公的多，倘被他看破，須誤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閃迴避。」

說不了，又見個丐者從牆邊來，看時，卻是孔亮。時遷道：「哥哥，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來，亦不像忍饑受餓的人；這般模樣，必然決撒！」

卻纔道罷，背後兩個人，劈角兒揪住，喝道：「你們做得好事！」回頭看時，卻是楊雄、劉唐。時遷道：「你驚殺我也！」楊雄道：「都跟我來。」帶去僻靜處埋怨道：「你三個好沒分曉，卻恁地在那裏說話？倒是我兩個看見，倘若被他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卻不誤了大事？我兩個都已見了，弟兄們不必再上街去。」孔明道：「鄒淵、鄒潤昨日街上賣燈，魯智深、武松已在城外巷裏，再不必多說，只顧臨期各自行事。」五個說了，都出一個寺前，正撞見一個先生，從寺裏出來。衆人擡頭看時，卻是人雲龍、公孫勝，背後凌振扮作道童，跟着七個人都點頭會意，各自去了。

看相近上元，梁中書先令大刀關達將引軍馬出城，去飛虎峪駐劄，以防賊寇。十四日，卻令李天王、李成親引鐵騎馬軍五百，全副披掛，遶城巡視。次日正是正月十五日，是日好生晴明，梁中書滿心歡喜。未到黃昏，一輪明月卻湧上來，照得六街三市，鎔作金銀一片。士女挨肩疊背，烟花砲比前越添得盛了。是晚，節級蔡福分付教兄弟蔡慶看守着大牢，「我自回家看看便來。」方纔進得家門，只見兩個人閃將入來，前面那個軍官打扮，後面僕者模樣，燈光之下看時，蔡福認得是小旋風柴進，後面卻不曉得是鐵叫子樂和。蔡福便請入裏面去，見成杯盤，隨即管待。柴進道：「不必賜酒。在下到此，有件緊事相央。盧員外石秀全得足下相顧，稱謝難盡。今晚小子欲就大牢裏趕此元宵熱鬧，看望一遭，望你相煩引進，休得推卻。」蔡福是個公人，早猜了八分，欲待不依，誠恐打破城池，都不見了好處，又陷了老小一家性命，只得擔着血海的干係，便取些舊衣裳，教他兩個換了，也扮做公人，換了巾幘，帶柴進樂和逕奔牢中去了。



初更左右，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三對兒村裏夫妻，喬喬畫畫，裝扮做鄉村人，挨在人叢裏，便入東門去了。公孫勝帶同凌振，挑着荆籃，去城隍廟裏坐下地。（這城隍廟只在州衙側邊。）鄒淵鄒閏挑着燈在城中閒走，杜遷宋萬各推一輛車子，逕到梁中書衙前，閃在人鬧處。（原來梁中書衙只在東門裏大廊住。）劉唐楊雄各提着水火棍，身邊都自有暗器，來州橋上兩邊坐定，燕青領了張順，自從水門裏入城，靜處埋伏，都不在話下。

不移時，樓上鼓打二更。卻說時遷挾着一個籃兒——裏面都是硫黃、焰硝（放火的藥頭），籃兒上插幾朵鬧蛾兒——趲入翠雲樓後，走上樓去，只見閣子內吹笙簫、動鼓板、掀雲鬧社子弟們鬧鬧嚷嚷，都在樓上打鬧賞燈。時遷上到樓上，只做賣鬧蛾兒的，各去閣子裏去看。撞見解珍解寶，拖着鋼叉，叉上掛着兔兒，在閣子前。時遷便道：「更次到了，怎生不見外面動擲？」解珍道：「我兩個方纔在樓前見探馬過去，多管兵馬到了，你只願去行事。」言猶未了，只見樓前都發起喊來，說道：「梁山泊軍馬到西門外了！」解珍分付時遷：「你自快去，我自去留守司前接應！」奔到留守司前，只見敗殘軍馬一齊奔入城來，說道：「聞大刀喫劫了寨也！梁山泊賊寇引軍都到城下也！」李成正在城上巡邏，聽見說了，飛馬來到留守司前，教點軍兵，分付閉上城門，守護本州。王太守親引隨從百餘人，長枷鐵鎖，在街鎮壓。聽得報說這話，慌忙回留守司前，卻說梁中書正在衙前醉了閒坐，初聽報說，尚自不甚慌；次後沒半個更次，流星探馬接連報來，嚇得一言不吐，單叫：「備馬備馬！」說言未了，只見翠雲樓上烈焰冲天，火光奪目，十分浩大。梁中書見了，急上得馬，卻待要去，看時只見兩條大漢，推兩輛車子，放在當路，便去取碗掛的燈來，望車子點着，隨即火起。梁中書要出東門時，兩條大漢口稱：「李應史進在此！」手撚朴刀，大踏步殺來，把門官軍嚇得走了，手邊的傷了十數個。杜遷宋萬卻好接着出來，四個合做一處，把住東門。梁中書見不是頭勢，帶領隨行伴當，飛奔南門。南門傳說道：「一個胖大和尚，輪動鐵禪杖，

一個虎面行者，掣出雙戒刀，發喊殺人城來。梁中書回馬，再到留守司前，只見解珍解寶，手撚鋼叉，在那裏東衝西撞，急待回州衙，不敢近前。王太守卻好過來，劉唐楊雄兩條水火棍齊下，打得腦漿迸流，眼珠突出，死於街前。虞候押番，各逃殘生去了。梁中書急急回馬奔西門，只聽得城隍廟裏火礮齊響，轟天震地。鄒淵鄒閏，手拿竹竿，只顧就房簷下，放起火來。南瓦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殺將來，孫新顧大嫂身邊掣出暗器，就那裏協助。銅佛寺前，張青孫二娘人去，爬上鰲山，放起火來。此時大名城內百姓黎民，一個個鼠竄狼奔，一家家神號鬼哭。四下裏十數處火光互天，四方不辨。卻說梁中書奔到西門，接着李成軍馬，急到南門城上，勒住馬在鼓樓上看時，只見城下軍馬擺滿，旗號寫「大刀關勝」，火焰光中，抖擻精神，施逞驍勇。左有宣贊，右有郝思文，黃信在後，催動人馬，雁翅般橫殺將來，已到門下。梁中書出不得城去，和李成躲至北門城下，望見火光明亮，軍馬不知其數，卻是豹子頭林冲，躍馬橫鎗，左有馬麟，右有鄧飛，花榮在後，催動人馬，飛奔將來。再轉東門，一連火把叢中，只見沒遮欄穆弘，左有杜興，右有鄭天壽。三籌好漢當先，手撚朴刀，引領一千餘人，殺入城來。梁中書逕奔南門，捨命奪路而走。弓橋邊火把齊明，只見黑旋風李逵，左有李立，左有曹正，李逵渾身脫剝，手搭雙斧，從城濠裏飛殺過來。李立曹正，一齊俱到。李成當先，殺開條血路，奔出城來，護着梁中書便走。只見左手下殺聲震響，火把叢中，軍馬無數，雙鞭呼延灼，拍動坐下馬，舞動手中鞭，逕搶梁中書。李成手舉雙刀，前來迎敵。那時李成無心戀戰，撥馬便走。左有韓滔，右有彭玘，兩肋裏撞來。孫立在後，催動人馬，併力殺來。正鬪間，背後趕上小李廣花榮，拈弓搭箭，射中李成副將，翻身落馬。李成見了，飛馬奔走。未及半箭之地，只見右手下鑼鼓亂鳴，火光奪目，卻是霹靂火秦明，躍馬舞棍，引着燕順歐鵬，背後陳達，又殺將來。李成渾身是血，且走且戰，護着梁中書衝路而去。

且說城中杜遷宋萬去殺梁中書一門良賤。劉唐楊雄去殺王太守一家老小，孔明孔亮已從司獄司後牆爬將入去。鄒淵鄒閏卻在司獄司前接住往來之人。大牢裏柴進樂和看見號火起了，對蔡福蔡慶道：「你弟兄兩

個見也不見？更待幾時？蔡慶在門邊看時，鄒淵鄒閏，便撞開牢門，大叫道：『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好好送出盧員外石秀哥哥來！』蔡慶慌忙報蔡福時，孔明孔亮早從牢屋上跳將下來，不辭他兄弟兩個肯與不肯，柴進身邊取出器械，便去開枷，放了盧俊義石秀。柴進說與蔡福：『你快跟我去家中保護老小！』一齊都出牢門來。鄒淵鄒閏接着，合做一處。蔡福蔡慶跟隨柴進來家中保全老小。盧俊義將引石秀孔明孔亮鄒淵鄒閏五個弟兄，逕奔家中來捉李固賈氏。

李固聽得梁山泊好漢引軍馬入城，又見四下裏火起，正在家中有些眼跳，便和賈氏商量，收拾了一包金珠細軟，背了，便出門奔走。只聽得排門一帶都倒，正不知多少人搶將入來。李固和賈氏慌忙回身，便望裏面開了後門，蹺過牆邊，逕投河下來尋躲避處。只見岸上張順大喊：『那婆娘走那裏去！』李固心慌，便跳下船中去躲。卻待攢入船裏，又見一個人伸出手來，劈角兒揪住，喝道：『李固！你認得我麼？』李固聽得是燕青聲音，慌忙叫道：『小乙哥！我不會和你有甚冤讎，你休得揪我上岸！』岸上張順早把那婆娘挾在肋下，拖到船邊。燕青拿了李固都望東門來了。

盧俊義奔到家中，不見了李固和那婆娘，且叫衆人把應有家私金銀財寶都搬來裝在車子上，往梁山泊給散。柴進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資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殘害。』柴進見說，便去尋軍師吳用。比及尋着，吳用急轉下號令去時，城中將及損傷一半。當時天色大明，吳用柴進在城內鳴金收軍。衆頭領卻接着盧員外併石秀都到留守司相見，備說牢中多虧了蔡福蔡慶弟兄兩個看覷，已逃得殘生。燕青張順早把這李固賈氏解來。盧俊義見了，且教燕青監下，自行看管，聽候發落。

再說李成保護梁中書出城逃難，正撞着聞達領着敗殘軍馬回來，合兵一處，投南便走。正走之間，前軍發起

喊來，卻是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項充，右有李袞，三籌步軍好漢，舞動飛刀，飛鎗，直殺將來；背後又是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軍，前來截住退路。

李成聞達護着梁中書，併力死戰，撞透重圍，逃得性命，投西一直去了。樊瑞引項充、李袞，追趕不上，自與雷橫、施恩、穆春等同回大名府裏聽令。

軍師吳用在城中傳下將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滅了火。梁中書、李成、聞達、王太守各家老小，殺的殺了，走的走了，也不來追究，便把大名府庫藏打開，應有金銀寶物，都裝載上車子，又開倉廩，將糧米表濟滿城百姓了。餘者亦裝載上車，將回梁山泊貯用，號令衆頭領人馬，都皆完備，把李固、賈氏釘在陷車內，將軍馬標撥作三隊。回梁山泊來，卻叫戴宗先去報宋公明。宋江會集諸將，下山迎接，都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盧俊義，納頭便拜。盧俊義慌忙答禮。宋江道：『宋江不揣，欲請員外上山同聚大義，不想卻陷此難，幾致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佑，今日再得相見！』盧俊義拜謝道：『上托兄長虎威，下感衆頭領義氣，齊心併力，救拔賤體，肝腦塗地，難以報答！』便請蔡福、蔡慶拜見宋江，言說：『在下若非此二人，安得殘生到此！』

當下宋江要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盧俊義大驚道：『盧某是何等人，敢爲山寨之主？但得與兄長執鞭隨鏡，做一小卒，報答救命之恩，實爲萬幸！』宋江再三拜請。盧俊義那裏肯坐。只見李逵叫道：『哥哥偏不直性，前日肯坐坐了，今日又讓別人，這把烏交椅，便真個是金子做的，只管讓來讓去，不要討我殺將起來！』宋江大喝道：『你這廝……』盧俊義慌忙拜道：『若是兄長苦苦相讓着盧某安身不牢。』李逵又叫道：『若是哥哥做個皇帝，盧員外做個丞相，我們今日都住在金殿裏，也直得這般烏亂，無過只是水泊子裏做個強盜，不如仍舊了罷！』宋江氣得說話不出，吳用勸道：『且教盧員外東邊耳房安歇，賓客相待，等日後有功，卻再讓位。』宋江方纔住了，就叫燕青一處安歇。另撥房屋，叫蔡福、蔡慶安頓老小。關勝、家眷、薛永已取到山寨，宋江便叫大設筵宴。

犒賞馬步水三軍，令大小頭目并衆嘍囉軍健各自成團作隊去喫酒。忠義堂上，設宴慶賀；大小頭領，相謙相讓，飲酒作樂。

盧俊義起身道：『淫婦姦夫，擒捉在此，聽候發落。』宋江笑道：『我正忘了，叫他兩個過來。』衆軍把陷車打開，拖在堂前，李固綁在左邊將軍柱上，賈氏綁在右邊將軍柱上。宋江道：『休問這廝罪惡，請員外自行發落。』盧俊義手拿短刀，自下堂來，大罵潑婦賊奴，就將二人凌遲處死，拋棄屍首，上堂來拜謝衆人。

# 第四十七 曾頭市

大名府梁中書探聽得梁山泊軍馬退去，再和李成開達引領敗殘軍馬入城來看，觀者小時，十損八九，便寫表申奏朝廷。太師蔡京得報大怒，調遣凌州兩個團練使：一個姓單名珪，善用決水浸兵之法，人皆稱爲聖水將軍；一個姓魏名定國，精熟火攻之法，人皆稱爲神火將軍，帶領人馬，每日掃清水泊。

宋江得報，派關勝領五千軍馬，先去攻打凌州。李逵也想去，宋江不許，他就拿了板斧，私自下山去了。不上幾日，關勝已擒得單定珪，李逵抄小路投凌州，路上收得祖傳三代會打拳的沒面目焦挺，又去寇州枯樹山說喪門神鮑旭，都去凌州，打破北門，殺入城中。魏定國見凌州已失，也就投降了關勝。

關勝等軍馬回到金沙灘邊，水軍頭領掉船接濟軍馬陸續過渡，只見一個人氣急敗壞跑將來。衆人看時，卻是金毛犬段景住。林冲便問道：『你和楊林石勇去北地裏買馬，如何這等慌速跑來？』段景住道：『我與楊林石勇前往北地買馬，到彼選得壯騾有筋力好毛片駿馬，買了二百餘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夥強人爲頭一個喚做險道神郁保四，聚集二百餘人，盡數把馬劫奪，解送曾頭市去了！石勇楊林不知去向，小弟連夜逃來，報知此事。』林冲見說，叫且回山寨與哥哥相見了，卻商議此事。衆人且過渡來，都到忠義堂上，見了宋江。關勝引單廷珪魏定國與大小頭領，俱各相見了。李逵把下山殺了韓伯龍，遇見焦挺鮑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說了一遍。宋江聽罷，又添四個好漢，正在歡喜，段景住備說奪馬一事。宋江聽了，大怒道：『前者奪我馬匹，至今不曾報仇，晁天王又遭他射死，今又如此無禮，若不去勦這廝，惹人恥笑不小！』吳用道：『卽日春暖無事，正好廝殺取樂。』

前者天王失其地利，如今必用智取。且教時遷，他會飛簷走壁，可去探聽消息。一遭回來，卻作商量。」時遷聽命去了。無三二日，只見楊林石勇逃得回寨，備說曾頭市史文恭口出大言，要與梁山泊勢不兩立。宋江見說，便要起兵。吳用道：「再待時遷回報，卻去未遲。」宋江怒氣填胸，要報此仇，片時忍耐不住，又使戴宗飛去打聽，立等回報。

不過數日，卻是戴宗先回來說：「這曾頭市要與凌州報仇，欲起軍馬。見今曾頭市口紮下大寨，又在法華寺內做中軍帳，數百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進。」次日，時遷回寨報說：「小弟直到曾頭市裏面探知備細。見今紮下五個寨柵，曾頭市前面三千餘人守住村口。總寨內是教師史文恭執掌，北寨是曾塗與副教師蘇定南寨是次子曾密，西寨是三子曾索，東寨是四子曾魁，中寨是第五子曾昇與父親曾弄守把。這個青州郁保四，身長一丈，腰闊數圍，綽號險道神，將這奪的許多馬匹都喂養在法華寺內。」吳用聽罷，便教會集諸將，一同商議：「既然他設五個寨柵，我這裏分調五支軍將，可作五路去打。」盧俊義便起身道：「盧某得蒙救命上山，未能報効，今願盡命向前，未知尊意若何？」宋江便問吳用道：「員外如肯下山，可屈爲前部否？」吳用道：「員外初到山寨，未經戰陣，山嶺崎嶇，乘馬不便，不可爲前部先鋒。別引一支軍馬前去平川埋伏，只聽軍中炮響，便來接應。」宋江大喜，叫盧員外帶同燕青，引領五百步軍，平川小路聽號。再分調五路軍馬：曾頭市正南大寨，差馬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小李廣花榮，副將馬麟鄧飛，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東大寨，差步軍頭領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副將孔明孔亮，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北大寨，差馬軍頭領青面獸楊志，九紋龍史進，副將楊春陳達，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西大寨，差步軍頭領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副將鄒淵鄒潤，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中總寨，都頭領宋公明，軍師吳用，公孫勝，隨行副將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戴宗時遷，領軍五千攻打。合後步軍頭領黑旋風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副將項充李袞，引馬步軍兵五千。其餘頭領各守山寨。

曾頭市探事人探知備細，報入寨中。會長官聽了，便請教師史文恭、蘇定商議軍情重事。史文恭道：「梁山泊軍馬來時，只是多使陷坑，方纔捉得他強兵猛將。這夥寇草，須是這條計，以爲上策。」會長官便差莊客人等，將了鋤頭鐵鍬，去村中掘下陷坑數十處，上面虛浮土蓋。四下裏埋伏了軍兵，只等敵軍到來，又去曾頭市北路也掘下數十處陷坑。比及宋江軍馬起行時，吳用預先暗使時遷又去打聽。過數日之間，時遷回來報說：「曾頭市寨南寨北盡都掘下陷坑，不計其數，只等俺軍馬來。」吳用見說，大笑道：「不足爲奇！」引軍前進，來到曾頭市相近。此時日午時分，前隊望見一騎馬來，項帶銅鈴，尾拴雉尾，馬上一人，青巾白袍，手執短槍。前隊望見，便要追趕。吳用止住，便教軍馬就此下寨，四面掘了濠塹，下了鐵蒺藜，傳下令去，教五軍各自分頭下寨，一般掘下濠塹，下了蒺藜。

一住三日，曾頭市不出交戰。吳用再使時遷扮作伏路小軍，去曾頭市寨中探聽他不知何意。所有陷坑，暗暗地記着離寨多少路遠，總有幾處。時遷去了一日，都知備細，暗地使了記號，回報軍師。次日，吳用傳令，教前隊步軍各執鐵鋤，分作兩隊，又把糧車一百有餘，裝載蘆葦、乾柴，藏在中軍。當晚傳令與各寨諸軍頭領，來日已牌，只聽東、西兩路步軍先去打寨。再教攻打曾頭市北寨的楊志，史進把馬軍一字兒擺開，只在那裏擂鼓搖旗，虛張聲勢，切不可進。吳用傳令已了。

曾頭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軍馬打寨，便趕入陷坑。寨前路狹，待走那裏去。次日已牌，只聽得寨前炮響，軍兵大隊都到南門。次後只見東寨邊來報道：「一個和尚輪着鐵禪杖，一個行者舞起雙戒刀，攻打前後。」史文恭道：「這兩個必是梁山泊魯智深、武松。」卻恐有失，便分人去幫助曾魁。只見西寨邊又來報道：「一個長髯大漢，一個虎面大漢，旗號上寫着「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前來攻打甚急。」史文恭聽了，又分撥人去幫助曾索。又聽得寨前炮響。史文恭按兵不動，只要等他入來，搗了陷坑，山下伏兵齊起，接應捉人。這裏吳用卻調



馬軍從山背後兩路抄到寨前，前面步軍只顧看寨，又不敢去；兩邊伏兵都擺在寨前；背後吳用軍馬趕來，盡數逼下坑去。史文恭卻待出來，吳用鞭梢一指，軍寨中鑼響，一齊推出百餘輛車子，盡數把火把點着上面蘆葦，乾柴，硫黃，焰硝，一齊着起，烟火迷天。比及史文恭軍馬出來，盡被火車橫攔當住，只得回避，急待退軍。公孫勝早在陣中揮劍作法，刮起大風，捲那火焰燒入南門，早把敵樓排柵盡行燒燬，已自得勝，鳴金收軍，四下裏入寨。當晚權歇。史文恭連夜修整寨門，兩下當住。

次日，曾塗對史文恭計議：『若不先斬賊首，難以追滅。』囑付教師史文恭，牢守寨柵。曾塗率領軍兵，披掛上馬，出陣搦戰。宋江在中軍聞知曾塗搦戰，帶領呂方、郭盛，相隨出到前軍，門旗影裏看見曾塗，心頭怒起，用鞭指道：『誰與我先捉這廝，報往日之仇？』小溫侯呂方拍坐下馬，挺手中方天畫戟，直取曾塗；兩馬交鋒，二器並舉，鬪到三十合以上，郭盛在門旗下，看見兩個中間將及輸了一個。原來呂方本事敵不得曾塗；三十合已前，兀自抵敵不住；三十合已後，戟法亂了，只辦得遮架躲閃。郭盛只恐呂方有失，便驟坐下馬，撚手中方天畫戟，飛出陣來，夾攻曾塗。三騎馬在陣上絞成一團。原來兩枝戟上都拴着金錢豹尾。呂方郭盛要捉曾塗，兩枝戟齊舉，曾塗眼明，使用鎗只一撥，卻被兩條豹尾攪住，朱纓奪扯不開。三個各要掣出軍器使用。小李廣花榮在陣中看見，恐怕輸了兩個，便縱馬出來，左手拈起雕弓，右手急取鈞箭，搭上箭，拽滿弓，望着曾塗射來。這曾塗卻好掣出鎗來，那兩枝戟兀自攪成一團。說時遲，那時疾，曾塗掣鎗，使望呂方項根搠來。花榮箭早先到正中曾塗左臂，翻身落馬。呂方郭盛，雙戟並施，曾塗死於非命。十數騎馬軍飛奔回來，報知史文恭，轉報中寨。會長官聽得大哭，只見旁邊惱犯了一個壯士曾昇，武藝絕高，使兩口飛刀，人莫敢近。當時聽了大怒，咬牙切齒，喝叫：『備我馬來，要與哥哥報仇！』會長官攔當不住，全身披掛，綽刀上馬，直奔前寨。史文恭接着，勸道：『小將軍不可輕敵。宋江軍中智勇猛將極多，若論史某愚意，只宜堅守五寨，暗地使人前往凌州，便教飛奏朝廷，調兵選將，多撥官軍，分作兩處征』

勳——一打梁山泊，一保曾頭市——令賊無心戀戰，必欲退兵急奔回山。那時史某不才，與汝兄弟趕來追殺，必獲大功。』說言未了，北寨副教師蘇定到來，見說堅守一節，也道：『梁山泊吳用那廝詭計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待救兵到來，從長商議。』曾昇叫道：『殺我哥哥，此冤不報，真強盜也。直等養成賊勢，退敵則難。』史文恭蘇定阻當不住。曾昇上馬，帶領數十騎馬軍，飛奔出寨搦戰。

宋江聞知，傳令前軍迎敵。當時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陣鬪這曾昇，只見黑旋風李逵，手搭板斧，直奔軍前，不問事緣，搶出垓心。對陣有人認得，說道：『這個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曾昇見了，便叫放箭。原來李逵但是上陣，便要脫膊，全得項充李袞攔牌遮護。此時獨自搶來，被曾昇一箭，腿上正着，身如泰山，倒在地上。曾昇背後馬軍齊搶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花榮飛馬向前死救，背後馬麟鄧飛呂方郭盛一齊接應歸寨。曾昇見了宋江陣上人多，不敢再戰，以此領兵還寨。宋江也自收軍駐紮。

次日，史文恭蘇定只是主張不要對陣，怎禁得曾昇催併道：『要報兄讎。』史文恭無奈，只得披掛上馬。那匹馬便是先前奪的段景住的千里龍駒。『焠夜玉獅子馬。』宋江引諸將排開陣勢迎敵，對陣史文恭出馬。宋江看見好馬，心頭火起，便令前軍迎敵。秦明得令，飛奔坐下馬來迎。二騎相交，軍器並掣。約鬥二十餘合，秦明力怯，望本陣便走。史文恭奮勇趕來，神鎗到處，秦明後腿股上早着，倒跌下馬來。呂方郭盛馬麟鄧飛四將齊出死命來救。雖然救得秦明，軍兵折了一陣，收回敗軍，離寨十里駐紮。宋江叫把車子載了秦明，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將息。密與吳用商量，教取大刀關勝，金鎗手徐寧，并要單廷珪魏定國四位下山，同來協助。宋江又自己焚香祈禱，暗卜一課。吳用看了卦象，便道：『恭喜大事無損，今夜倒主有賊兵入寨。』宋江道：『可以早作準備。』吳用道：『請兄長放心，只願傳下號令，先去報與三寨頭領，今夜起東西二寨，便教解珍在左，解寶在右，其餘軍馬各於四下裏埋伏。』已定。

是夜，天清月白，風靜雲閒。史文恭在寨中對曾昇道：「賊兵今日輸了兩將，必然懼怯，乘虛正好劫寨。」曾昇見說，便教請北寨蘇定、南寨曾密、西寨曾索引兵前來，一同劫寨。二更左側，潛地出哨，馬摘鸞鈴，人披軟戰，直到宋江中軍寨內，見四下無人，切着空寨，急叫中計，轉身便走。左手下撞出兩頭蛇解珍，右手下撞出雙尾蝎解寶，後面便是小李廣花榮，一發趕上。曾索在黑地裏被解珍一鋼叉拗於馬下，放起火來，後寨發喊，東西兩邊，進兵攻打寨柵，混戰了半夜。史文恭奪路得回，曾長官又見折了曾索，煩惱倍增。次日，要史文恭寫書投降。史文恭也有八分懼怯，隨即寫書，速差一人齎擎，直到宋江大寨。小校報知曾頭市有人下書。宋江傳令教喚入來。小校將書呈上。宋江拆開看時，寫道：

「曾頭市主曾弄頓首再拜。宋公明統軍頭領麾下：前者小男無知，倚仗小勇，搶奪馬匹，冒犯虎威。向日天王下山，理合就當歸附，無端部卒施放冷箭，罪累深重，百口何辭，然竊自原非本意也。今頑犬已亡，遣使請和，如蒙罷戰休兵，願將原奪馬匹盡數納還，更齎金帛犒勞三軍，免致兩傷。謹此奉書伏乞照察。」

宋江看罷來書，目顧吳用，滿面大怒，扯書罵道：「殺吾兄長，焉肯下休！只待洗蕩村坊，是吾本願！」下書人俯伏在地，凍顫不已。吳用慌忙勸道：「兄長差矣。我等相爭，皆為氣耳。既是曾家差人下書講和，豈為一時之忿，以失大義？」隨即便寫回書，取銀十兩賞了來使。回還本寨，將書呈上。曾長官與史文恭拆開看時，上面寫道：「梁山泊主將宋江手書回示曾頭市主曾弄：自古無信之國，終必亡；無禮之人，終必死。無義之財，終必奪；無勇之將，終必敗。理之自然，無足奇者。梁山泊與曾頭市，自來無仇，各守邊界，總緣爾行一時之惡，遂惹今日之冤。若要講和，便須發還二次原奪馬匹，并要奪馬兇徒郁保四、犒勞軍士金帛。忠誠既篤，禮數休輕。如或更變，別有定奪。」

會長官與史文恭看了，俱各驚駭。次日會長官又使人來說：『若要郁保四，亦請一人質當。』宋江與吳用隨即差時遷、李逵、樊瑞、項充、李袞五人前去爲信。臨行時，吳用叫過時遷，附耳低言：『倘或有變如此如此……』時遷等去了。關勝、徐寧、單廷珪、魏定國也到了，當時見了衆人，就在中軍紮住。

時遷引四個好漢來見會長官。時遷向前說道：『奉哥哥將令，差時遷引李逵等四人前來講和。』史文恭道：『吳用差這五個人來，未必無謀。』李逵大怒，揪住史文恭打。會長官慌忙勸住。時遷道：『李逵雖然粗獷，卻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來，休得疑惑。』會長官心中要講和不聽史文恭之言，便教置酒相待，請去法華寺寨中安歇，撥五百軍人前後圍住，卻使曾昇帶回郁保四來。宋江大寨講和，二人到中軍相見了，隨後將原奪二次馬匹并金帛一車送到大寨。宋江看罷道：『這馬都是後次奪的，正有先前段景住送來那匹千里白龍駒。』昭夜玉獅子馬如何不見將來？曾昇道：『是師父史文恭坐着，以此不會將來。』宋江道：『你疾忙快寫書去，教早牽那匹馬來還我。』曾昇便寫書叫從人還寨討這匹馬來。史文恭聽得，問道：『別的馬將去不吝，這匹馬卻不與他！』從人往復去了幾遭，宋江定死要這匹馬。史文恭使人來說道：『若還定要我這匹馬時，着他即便退軍，我便送來還他。』宋江聽得這話，便與吳用商量。尙然未決，忽有人來報道：『青州、凌州兩路有軍馬來。』宋江道：『那厮們知得必然變卦。』暗傳下號令，就差關勝、單廷珪、魏定國去迎青州軍馬，花榮、馬麟、鄧飛去迎凌州軍馬。暗地叫出郁保四來，用好言撫恤他，十分恩義相待，說道：『你若肯建這場功勞，山寨裏也教你做個頭領，奪馬之仇，折箭爲誓，一齊都罷。你若不從，曾頭市破在旦夕，任從你心。』

郁保四聽言，情願投拜，從命帳下。吳用授計與郁保四道：『你只做私逃還寨，與史文恭說道：『我和曾昇去宋江寨中講和，打聽得真實了，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賺這匹千里馬，實無心講和，若還與了他，必然翻變。如今聽得青州、凌州兩路救兵到了，十分心慌，正好乘勢用計不可有誤。』他若信從了我自有處置。』郁保四領了言

語，直到史文恭寨裏，把前事具說了一遍。史文恭領了郁保四來見曾長官，備說宋江無心講和，可以乘勢劫他寨柵。曾長官道：「我那曾昇尚在那裏，若還翻變，必然被他殺害。」史文恭道：「打破他寨，好歹救了今晚傳令與各寨，盡數都起，先劫宋江大寨，如斷去蛇首，衆賊無用，回來卻殺李逵等五人未遲。」曾長官道：「教師可以善用良計。」當下傳令與北寨蘇定，東寨曾魁，南寨曾密，一同劫寨。郁保四卻閃來法華寺大寨內，看了李逵等五人，暗與時遷走這個消息。

宋江同吳用說道：「未知此計若何？」吳用道：「若是郁保四不回，便是中俺之計。他若今晚來劫我寨，我等退伏兩邊，卻教魯智深武松引步軍殺入他東寨，朱仝雷橫引步軍殺入他西寨，卻令楊志史進引馬軍截殺北寨。此名一番犬伏窩之計，百發百中。」

當晚史文恭帶了蘇定曾密曾魁盡數起發。是夜，月色朦朧，星辰昏暗。史文恭蘇定當先，曾密曾魁押後，馬摘鸞鈴人披軟戰，盡都來到宋江總寨。只見寨門不關，寨內并無一人，又不見些動靜。情知中計，即便回身。急望本寨去時，只見曾頭市裏鑼鳴炮響，卻是時遷爬去法華寺鐘樓上，撞起鐘來。東西南北，火炮齊響，喊聲大舉。正不知多少軍馬殺將入來。卻說法華寺中，李逵樊瑞項充李袞一齊發出，殺將出來。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時，尋路不見。曾長官見寨中大鬧，又聽得梁山泊大軍兩路殺將來，就在寨裏自縊而死。曾密逕奔西寨，被朱仝一朴刀斫死。曾魁要奔東寨時，亂軍中馬踏如泥。蘇定死命奔出北門，卻有無數陷坑，背後魯智深武松趕殺將來，前途楊志史進，一時亂箭射死。後頭撞來的人馬，都擲入陷坑中去，重重疊疊，陷死不知其數。

史文恭得這千里馬行得快，殺出西門，落荒而走。此時黑霧遮天，不分南北。約行了二十餘里，不知何處，只聽得樹林背後，一聲鑼響，撞出四五百軍來。當先一將，手提桿棒，望馬脚便打。那匹馬是千里龍駒，見棒來時，從頭上跳過去了。史文恭正走之間，卻撞着浪子燕青，又轉過玉麒麟盧俊義來，喝一聲：「強賊待走那裏去！」腿股

上只一朴刀擲下馬來，便把繩索綁了，解投會頭市來。燕青牽了那匹龍駒，逕到大寨。宋江看了，心中一喜一惱；先把會昇就本處斬首。會家一門老少盡數不留；抄擄到金銀財寶，米麥糧食，盡行裝載上車，回梁山泊給散各都頭領，犒賞三軍。

關勝領軍殺退青州軍馬，花榮領軍殺退凌州軍馬，也都回來了。大小頭領不缺一個，已得了這匹千里龍駒。『炤夜玉獅子馬；其餘物件盡不必說。陷車內囚了史文恭，便收拾軍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村坊，并無侵攪。回到山寨忠義堂上，都來參見，晁蓋之靈。林冲請宋江傳令，教聖手書生蕭讓作了祭文，令大小頭領人人掛孝，個個舉哀，將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蓋已罷。

## 第四十八 梁山泊大聚義

宋江就忠義堂上與衆兄弟商議立梁山泊之主。吳用便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其餘衆弟兄各依舊位。」宋江道：「向者晁天王遺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揀是誰，便爲梁山泊之主。』今日盧員外生擒此賊，赴山祭獻晁兄報仇雪恨，正當爲尊，不必多說。」盧俊義道：「小弟德薄才疎，怎敢承當此位；若得居末，尙自過分。」宋江道：「非某某多謙，有三件不如員外處：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員外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衆人無能相及；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威蒙衆兄弟不棄，暫居尊位；員外生於富貴之家，長有豪傑之譽，又非衆人所能得及；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衆，手無縛雞之力，身無寸箭之功；員外力敵萬人，通今博古，一發衆人無能得及。」員外有如此才能，正當爲山寨之主。他時歸順朝廷，建功立業，官爵陞遷，能使弟兄們盡生光彩。宋江主張已定，休得推托。」盧俊義拜於地下，說道：「兄長枉自多談，盧某寧死，實難從命。」

吳用又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皆人所伏。兄長若如是再三推讓，恐冷了衆人之心。」原來吳用已把眼視衆人，故出此語。只見黑旋風李逵叫道：「我在江州，捨身拼命，跟將你來，衆人都饒讓 you 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讓來讓去，假甚鳥！我便殺將起來，各自散火！」武松見吳用以目示人，也上前叫道：「哥哥手下許多軍官，都是受過朝廷誥命的，他只是讓哥哥，如何肯從別人？」劉唐便道：「我們起初七個上山，那時便有讓哥哥爲尊之意。今日卻讓後來人。」魯智深大叫道：「若這兄長要這許多禮數，酒家們各自撒開！」

宋江道：「你衆人不必多說，我別有個道理。看天意是如何，方纔可定。」吳用道：「有何高見，便請一言。」宋

江道：「目今山寨錢糧缺少，梁山泊東有兩個州府，卻有錢糧：一處是東平府，一處是東昌府。我們自來不曾攪擾他那裏百姓，今去問他借糧，可寫下兩個鬪兒，我和盧員外各拈一處。如先打破城子的，便爲梁山泊之主，如何？」吳用道：「也好。」盧俊義道：「休如此說，只是哥哥爲梁山泊主，某聽從差遣。」此時不繇盧俊義當下便喚鐵面孔目裴宣，寫下兩個鬪兒，焚香對天祈禱已罷，各拈一個。宋江拈着東平府，盧俊義拈着東昌府。衆皆無語。當日設筵飲酒中間，宋江傳令，調撥人馬。宋江部下，林冲、花榮、劉唐、史進、徐寧、燕順、呂方、郭盛、韓滔、彭玘、孔明、孔亮、解珍、解寶、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孫新、顧大嫂、石勇、郁保四、王定六、段景住——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領水軍船接應。盧俊義部下，吳用、公孫勝、關勝、呼延灼、朱全、雷橫、索超、楊志、單廷珪、魏定國、宣贊、郝思文、燕青、楊林、歐鵬、凌振、馬麟、鄧飛、施恩、樊瑞、項充、李袞、時遷、白勝——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李俊、童威、童猛——引水軍船接應。其餘頭領并中傷者，看守寨柵，分倭已定。宋江與衆頭領去打東平府，盧俊義與衆頭領去打東昌府。衆多頭領各自下山。此是三月初一日的話，日暖風和，草青沙軟，正好廝殺。

宋江領兵前到東平府，離城只有四十餘里路，地名安山鎮，紮住軍馬。宋江道：「東平府太守程萬里，和一個兵馬都監，乃是河東上黨郡人氏，此人姓董，名平，善使雙鎗，人皆稱爲雙鎗將，有萬夫不當之勇。雖然去打他城子，也和他通些禮數，差兩個人齎一封戰書去那裏下，若肯歸降，免致動兵；若不聽從，那時大行殺戮，使人無怨，誰敢與我先去下書？」只見部下走過郁保四道：「小人認得董平，情願齎書去下。」又見部下轉過王定六道：「小弟新來，也並不會與山寨中出力，今日情願幫他去走一遭。」宋江大喜，隨即寫了戰書與郁保四、王定六兩個去下書，上只說借糧一事。

東平府程太守聞知宋江起軍馬到了安山鎮駐紮，便請本州兵馬都監雙鎗將董平商議軍情重事。正坐間，



門人報道：『宋江差人下戰書。』程太守教喚至郁保四王定六當堂廝見了，將書呈上。程萬里看罷來書，對董都監說道：『要借本府錢糧，此事如何？』董平聽了大怒，叫推出去，即便斬首。程太守說道：『不可。自古一兩國相戰，不斬來使。一於禮不當，只將二人各打二十訊棍，發回原寨，看他如何。』董平怒氣未息，喝把郁保四王定六一索捆翻，打得皮開肉綻，推出城去。兩個回到寨，哭告宋江說：『董平那廝無禮，好生藐視大寨！』

宋江見打了兩個，怒氣填胸，便要平吞州郡，先叫郁保四王定六上車，回山將息。只見九紋龍史進起身說道：『小弟舊在東平府時，與院子裏一個娼妓有交，喚做李睡蘭，往來情熱。我如今多將些金銀，潛地入城，借他家裏安歇，約定時日，哥哥可打城池。』待董平出來交戰，我便爬去更鼓樓上放起火來，裏應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史進隨即收拾金銀，安在包袱裏，身邊藏了暗器，拜辭起身。宋江道：『兄弟善觀方便，我且頓兵不動。』

史進轉入城中，逕到西瓦子李睡蘭家。大伯見是史進，喫了一驚，接入裏面，叫女兒出來廝見。李睡蘭引入樓上坐了，便問史進道：『一向如何不見你頭影？聽得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官司出榜捉你，這兩日街上亂鬩鬩地說宋江要來打城借糧，你如何卻到這裏？』史進道：『我實不瞞你說，我如今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不曾有功。如今哥哥要來打城借糧，我把你家備細說了。我今特地來做細作，有一包金銀相送與你，切不可走漏了消息。明日事完，一發帶你一家上山快活。』李睡蘭葫蘆應承，收了金銀，且安排些酒肉相待，卻來和大伯商量道：『他往常做客時，是個好人在我家出入不妨。如今他做了歹人，倘或事發，不是耍處。』大伯說道：『梁山泊宋江這夥好漢，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無有不破。若還出了言語，他們有日打破城子入來，和我們不干罷。』虔婆便罵道：『老蠢物！你省得甚麼人事！自古道：『蜂刺入懷，解衣去趕。』天下通例，自首者即免本罪，你快去東平府裏首告，拿了他去，省得日後負累不好。』大伯道：『他把許多金銀與我家，不與他擔些三千係，買我們做甚麼？』

虔婆罵道：「老畜生，你這般說，卻似放屁！我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万萬的人，豈爭他一個？你若不去首告，我親自去衙前叫屈，和你也說在裏面。」大伯道：「你不要性發，且叫女兒款住他，休得「打草驚蛇」。」喫他走了。待我去報與做公的先來拿了，卻去首告。」

史進見這李睡闌上樓來，覺得面色紅白不定。史進便問道：「你家莫不有甚事，這般失驚打怪？」李睡闌道：「卻纔上胡梯，踏了個空，爭些兒跌了一交，因此心慌撩亂。」爭不過一盞茶時，只聽得胡梯邊脚步響，有人奔上來，窗外吶聲喊，數十個做公的，搶到樓上，把史進似抱頭獅子，綁將下樓來，逕解到東平府廳上。程太守看了大罵道：「你這廝膽裏包身體，怎敢獨自個來做細作？若不是李睡闌父親首告，誤了我一府良民，快招你的情！」宋江教你來怎地？」史進只不言語。董平便道：「這等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程太守喝道：「與我加力打這廝！」兩邊走過獄卒牢子，先將冷水來噴腿，上兩腿各打一百大棍。史進繇他拷打，只不言語。董平道：「且把這廝長枷木杻，送在死囚牢裏，等拿了宋江，一並解京施行。」

宋江自從史進去了，備細寫書與吳用知道。吳用看了宋公明來書，說史進去娼妓李睡闌家做細作，大驚；急與盧俊義說知，連夜來見宋江問道：「誰叫史進去來？」宋江道：「他自願去，說這李行首是他舊日的婬子，好生情重，因此前去。」吳用道：「兄長欠些主張，若吳某在此，決不教去。從來娼妓之家，迎新送舊，陷了多少好人，更兼水性無定，縱有恩情，也難出虔婆之手。此人今去必然喫虧。」宋江便問吳用請計，吳用便叫顧大嫂：「勞煩你去走一遭，可扮作貧婆，潛入城中，只做求乞的。若有些動靜，火急便回。若是史進陷在牢中，你可去告獄卒，只說：「有舊情恩念，我要與他送一口飯。」」換入牢中，暗與史進說知：「我們月盡夜，黃昏前後，必來打城。你就水火之處，安排脫身之計。」月盡夜，你就城中放火為號，此間進兵，方好成事。」——兄長可先打汶上縣，百姓必然都奔東平府；卻叫顧大嫂雜在數內，乘勢入城，便無人知覺。」吳用設計已罷，上馬便回東昌府去了。宋江

點起解珍解寶，引五百餘人，攻打汶上縣；果然百姓扶老攜幼，鼠竄狼奔，都奔東平府來。

顧大嫂頭髻蓬鬆，衣服藍縷，雜在衆人裏面，揜入城來，遶街求乞。到州衙前，打聽得史進果然陷在牢中；次日，提着飯鍾，只在司獄司前往來伺候。見一個年老公人從牢中出來，顧大嫂看着便拜，淚如雨下。那年老公人問道：『你這貧婆哭做甚麼？』顧大嫂道：『牢中監的史大郎是我舊時主人，自從離了，又早十年。只說道在江湖上做買賣，不知爲甚事陷在牢裏。眼見得無人送飯，老身叫化得這一口兒飯，特要與他充飢。哥哥怎生可憐見，引進則個。強如造七層寶塔！』那公人道：『他是梁山泊強人，犯着該死的罪，誰敢帶你入去？』顧大嫂道：『便是一刀一剮，自教他瞑目而受；只可憐見引老身入去送這口兒飯，顯得舊日之情！』說罷又哭。那老公人尋思道：『若是個男子漢，難帶他入去。一個婦人家，有甚利害……』當時引顧大嫂直入牢中來，看見史進項帶沉枷，腰纏鐵索。史進見了顧大嫂，喫了一驚，做聲不得。顧大嫂一頭假啼哭，一頭喂飯。別的節級便來喝道：『這是該死的歹人！』獄不通風，誰放你來送飯，卽忙出去，饒你兩棍！』顧大嫂更住不得，只說得『月盡夜叫你自己掙扎！』史進再要問時，顧大嫂被小節級打出牢門。史進只聽得『月盡夜』三個字，原來那個三月卻是大盡，到二十九，史進在牢中，見兩個節級說話，問道：『今朝是幾時？』那個小節級卻錯記了，回說道：『今日是月盡，夜晚些，買帖孤魂紙來燒。』史進得了這話，巴不得晚一個小節級喫得半醉，帶史進到水火坑邊，史進哄小節級道：『背後的是誰？』賺得他回頭，掙脫了枷，只一枷梢，把那小節級面上正着一下，打倒在地，就拾磚頭敲開了木柵，睜着鵝眼，搶到亭心裏，幾個公人都酒醉了，被史進迎頭打着，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拔開牢門，只等外面救應；又把牢中應有罪人盡數放了，總有五六十人，就在牢內發起喊來。有人報知太守，程萬里驚得面如土色，連忙便請兵馬都監商議。董平道：『城中必有細作，且差多人圍困了這賊，我卻乘此機會領軍出城去捉，宋江相公便緊守城池，差數十公人圍定牢門，休教走了！』董平上馬點軍去了。程太守便點起一應節級，虞候押番

各執鎗棒，去大牢前吶喊。史進在牢裏不敢輕出。外廂的人又不敢進去。顧大嫂只叫得苦。

都監董平，點起兵馬，四更上馬，殺奔宋江寨來。伏路小軍報知宋江。宋江道：「此必是顧大嫂在城中又喫虧了。他既殺來，準備迎敵。」號令一下，諸軍都起。當時天色方明，卻好接着董平軍馬。兩下擺開陣勢。董平出馬。原來董平心靈機巧，三教九流，無所不通。品竹調絃，無有不會。山東河北皆號他爲風流雙鎗將。宋江在陣前看了董平這表人品，一見便喜。又見他箭壺中插一面小旗，上寫一聯道：「英雄雙鎗將，風流萬戶侯。」宋江遣韓滔出馬迎敵。韓滔手執鐵槊，直取董平。董平那對鐵鎗，神出鬼沒，人不可當。宋江再叫金鎗手徐寧仗「鈎鐮鎗」前去替回韓滔。徐寧飛馬使出，接住董平廝殺。兩個在戰場上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交戰良久，宋江恐怕徐寧有失，便教鳴金收軍。徐寧勒馬回來，董平手舉雙鎗，直追殺入陣來。宋江乘勢鞭梢一展，四下軍兵一齊圍住。宋江勒馬上高阜處看望，只見董平圍在陣內。他若投東，宋江便把號旗望東指，軍馬向東來圍他；他若投西，號旗便望西指，軍馬便向西來圍他。董平在陣中橫衝直撞，兩枝鎗直殺到申牌已後，衝開條路殺出去了。宋江不趕。董平因見交戰不勝，當晚收軍回城去了。宋江連夜起兵，直抵城下，圍圍調兵圍住。顧大嫂在城中未敢放火，史進又不敢出來，兩下拒住。

原來程太守有個女兒，十分顏色，董平無妻，累累使人去求爲親，程萬里不允。因此，日常間有些面和意不和。董平當晚領軍入城，其日使個就裏的人，乘勢來問這頭親事。程太守回說：「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贅爲婿，正當其理；只是如今賊寇臨城，事在危急，若還便許，被人恥笑，待得退了賊兵，保護城池無事，到那時議親，亦未爲晚。」那人把這話回復董平。董平雖是口裏應道：「說得是。」只是心中躊躇，不十分歡喜，恐怕他日後不肯。這裏宋江連夜攻打得緊，太守催請出戰。董平大怒，披掛上馬，帶領三軍，出城交戰。宋江親在陣前門旗下喝道：「量你這個寡將，怎當我手下雄兵十萬，猛將千員！汝但早來就降，可以免汝一死。」董平大怒，回道：「文面小吏，該

死狂徒，怎敢亂言！說罷，手舉雙鎗，直奔宋江。左有林冲，右有花榮，兩將齊出，各使軍器來戰董平。約鬪數合，兩將便走。宋江步軍佯敗，四散而奔。董平要逞驍勇，拍馬趕來。宋江等卻好退到壽春縣界。宋江前面走，董平後面追。雖城有十數里，前至一個村鎮，兩邊都是草屋，中間一條驛路。董平不知是計，只顧縱馬趕來。宋江因見董平了得，隔夜已使王矮虎、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四個帶一百餘人，先在草屋兩旁埋伏，卻拴數條絆馬索在路上，又用薄土遮蓋。只等來時，鳴鑼爲號，絆馬索齊起，准備捉這董平。董平正趕之間，來到那裏，只聽得背後孔明孔亮大叫：『勿傷吾主！』卻好到草屋前，一聲鑼響，兩邊門扇齊開，拽起繩索，那馬卻待回頭，背後絆馬索齊起，將馬絆倒。董平落馬，左邊撞出一丈青、王矮虎，右邊走出張青、孫二娘，一齊都上，把董平捉了。頭盔、衣甲、雙鎗、隻馬，盡數奪了。兩個女頭領將董平捉住，用麻繩背剪綁了。兩個女將，各執鋼刀，監押董平來見宋江。

宋江過了草屋，勒住馬，立在綠楊樹下，迎見這兩個女頭領解着董平。宋江隨即喝退兩個女將：『我教你相請董平將軍，誰教你們綁縛他來！』二女將諾諾而退。宋江慌忙下馬，自來解其繩索，便脫護甲錦袍，與董平穿着，納頭便拜。董平慌忙答禮。宋江道：『倘蒙將軍不棄微賤，就爲山寨之主。』董平答道：『小將被擒之人，萬死猶輕，若得容恕安身，已爲萬幸。若言山寨爲主，小將受驚不小。』宋江道：『敵寨缺少糧食，特來東平府借糧，別無他意。』董平道：『程萬里那廝原是童貫門下門館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若是兄長肯容董平回去，賺開城門，殺入城中，共取錢糧，以爲報效。』宋江大喜，便令一行人將過盜甲鎗馬，還了董平，披掛上馬。董平在前，宋江軍馬在後，捲起旗旛，都往東平城下。董平軍馬在前，大叫：『城上快開城門！』把門軍士將火把照時，認得是董都監，隨即大開城門，放下吊橋。董平拍馬先入，砍斷鐵鎖，背後宋江等長驅入城來。都到東平府裏，急傳將令，不許害百姓，放火燒人房屋。董平逕奔私衙，殺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奪了這女兒。宋江先叫開了大牢，救出史進，便開府庫，盡數取了金銀財帛，大開倉廩，裝載糧米上車，先使人護送上梁山泊金沙灘，交割與三

阮頭領接遞上山。史進自引人去西瓦子裏李睡蘭家，把虔婆老幼，一門大小，碎屍萬段。

宋江將太守家私俵散居民，仍給沿街告示，曉諭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殺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告示已罷，收拾回軍。

宋江打了東平府，收軍回到安山鎮，正待要回山寨，只見白勝前來報說：盧俊義去打東昌府，一連輸了兩陣。城中有個猛將，姓張名清，原是彰德府人，虎騎出身，善會飛石打人，百發百中，人呼爲沒羽箭。手下兩員副將：一個喚做花項虎龔旺，渾身上刺着虎斑，額項上吞着虎頭，馬上會飛鎗；一個喚做中箭虎丁得孫，面頰連項都有疤痕，馬上會使飛叉。盧員外提兵臨境，一連十日，不出廝殺。前日張清出城交鋒，郝思文出馬迎敵，戰無數合，張清便走，郝思文趕去，被他額角上打中一石子，跌下馬來，卻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張清戰馬，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輸了一陣。次日，混世魔王樊瑞引項充、李袞、舞牌去迎，不期被丁得孫從肋窩裏飛出標叉，正中項充。因此又輸了一陣。二人見在船中養病，軍師特令小弟請哥哥早去救應。宋江見說，便對衆人歎道：『盧俊義直如此無緣！特地教吳學究、公孫勝都去幫他，只想要他見陣成功，坐這第一把交椅，誰想又逢敵手！既然如此，我等衆兄弟引兵都去救應。』當時傳令，便起三軍。諸將上馬，跟隨宋江，直到東昌境界。盧俊義等接着，具說前事，權且下寨。

正商議間，小軍來報：『沒羽箭張清搦戰。』宋江領衆便起，向平川曠野擺開陣勢；大小頭領一齊上馬，隨到門旗下。三通鼓罷，張清在馬上蕩起征塵，往來馳走；門旗影裏，左邊閃出那個花項虎龔旺，右邊閃出這個中箭虎丁得孫。三騎馬來到陣前，張清手指宋江罵道：『水洼草賊，願決一陣！』宋江問道：『誰可去戰此人？』只見陣裏一個英雄，忿怒躍馬，手舞鉤鏢鎗，出到陣前。宋江看時，乃是金鎗手徐寧。宋江暗喜，便道：『此人正是對手！』徐寧飛馬直取張清，兩馬相交，雙鎗並舉，鬪不到五合，張清便走。徐寧趕去，張清把左手虛提長鎗，右手便向錦

囊中摸出石子，扭回身，覷得徐寧面門較近，只一石子，眉心早中，翻身落馬。龔旺丁得孫便來捉人。宋江陣上人多，早有呂方郭盛兩騎馬，兩枝戟，救回本陣。宋江等大驚，盡皆失色；再問那個頭領接着廝殺，宋江言未盡，馬後一將飛出，看時，卻是錦毛虎燕順。宋江卻待阻當，那騎馬已自去了。燕順接住張清，鬪無數合，遮攔不住，撥回馬，便走。張清望後趕來，手取石子，看燕順後心一擲，打在鎧甲護鏡上，鏗然有聲，伏鞍而走。宋江陣上一人大叫：「匹夫何足懼哉！」拍馬提槊，飛出陣去。宋江看時，乃是百勝將韓滔，不打話，便戰張清。兩馬方交，喊聲大舉。韓滔要在宋江面前顯能，抖擻精神，大戰張清。不到十合，張清便走。韓滔疑他飛石打來，不去追趕。張清回頭不見，趕來，翻身勒馬，便轉。韓滔卻待挺鎗來迎，被張清暗藏石子，手起，望韓滔鼻凹裏打中，只見鮮血迸流，逃回本陣。彭玗見了大怒，不等宋公明將令，手舞三尖兩刃刀，飛馬直取張清。兩個未曾交馬，被張清暗藏石子在手，手起，正中彭玗面頰，丟了三尖兩刃刀，奔馬回陣。

宋江見輸了數將，心內驚惶，便要將軍馬收轉。只見盧俊義背後一人大叫：「今日將威風折了，來日怎地廝殺！且看石子打得我麼？」宋江看時，乃是醜郡馬宣贊，拍馬舞刀，直奔張清。張清便道：「一個來，一個走，兩個來，兩個逃，你知我飛石手段麼？」宣贊道：「你打得別人，怎近得我！」說話未了，張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贊嘴邊，翻身落馬。龔旺丁得孫卻待來捉，怎當宋江陣上人多，衆將救了回陣。宋江見了，怒氣冲天，掣劍在手，割袍爲誓：「我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軍。」呼延灼見宋江設誓，便道：「兄長此言要我們弟兄何用！」便拍踢雪鳥騮，直臨陣前，大罵張清：「小兒得寵，一力一勇，認得大將呼延灼麼？」張清便道：「辱國敗將，也遭吾毒手！」言未絕，一石子飛來，呼延灼見石子飛來，急把鞭來隔時，卻中在手腕上，早着一下，便使不動銅鞭，回歸本陣。宋江道：「馬軍頭領，都被損傷，步軍頭領，誰敢捉得這廝？」只見部下劉唐，手撚朴刀，挺身出戰。張清見了大笑，罵道：「你這敗將！馬軍尚且輸了，何況步卒！」劉唐大怒，逕奔張清。張清不戰，跑馬歸陣。劉唐趕去，人馬相迎。劉唐手疾，一朴

刀砍去，卻砍着張清戰馬。那馬後蹄直踢起來，劉唐面門上掃着馬尾，雙眼生花，早被張清只一石子打倒在地，急待掙扎，陣中走出軍來，橫拖倒拽，拿入陣中去了。宋江大叫：『那個去救劉唐？』只見青面獸楊志便拍馬舞刀直取張清。張清虛把鎗來迎。楊志一刀砍去。張清鎗裏藏身，楊志卻砍了個空。張清手拿石子，喝聲道：『着！』石子從肋窩裏飛將過去。張清又一石子，鏗的打在盔上，嚇得楊志膽喪心寒，伏鞍歸陣。

宋江看了，輾轉尋思：『若是今番輸了銳氣，怎生回梁山泊……誰與我出得這口氣？』朱全聽得，目視雷橫說道：『一個不濟事，我兩個同去夾攻。』朱全居左，雷橫居右，兩條朴刀，殺出陣前。張清笑道：『一個不濟，又添一個！纔你十個，更待如何！』全無懼色，在馬上藏兩個石子在手。雷橫先到，張清手起勢如『招寶七郎』，雷橫額上早中一石子，撲然倒地。朱全急來快救，顛頂上又一石子打着。關勝在陣上看見中傷，大奮神威，輪起青龍刀，縱開赤兔馬，來救朱全。雷橫剛捨得兩個奔走回陣，張清又一石子打來。關勝急把刀一隔，正中着刀口，迸出火光。關勝無心戀戰，勒馬便回。雙鎗將董平見了，心中暗忖：『吾今新降宋江，若不顯我些武藝，上山去必無光彩。』手提雙鎗，飛馬出陣。張清看見，大罵董平：『我和你隣近州府，唇齒之邦，共同滅賊，正當其理！你今緣何反背朝廷，豈不自羞？』董平大怒，直取張清。兩馬相交，軍器並舉，三條鎗陣上交加，四隻臂環中撩亂。約鬪七合，張清撥馬便走。董平道：『別人中你石子，怎近得我！』張清帶住鎗桿，去錦囊中摸出一個石子，右手纔起，石子早到。董平眼明手快，撥過了石子。張清見打不着，再取第二個石子，又打將去。董平又閃過了兩個石子，打不着。張清卻早心慌。那馬尾相銜，張清走到陣門左側，董平望後心刺一鎗來。張清一閃，鎗裏藏身，董平卻拗空了，那條鎗卻拗將過來。董平的馬和張清的馬兩廝並着，張清便撇了鎗，雙手把董平和鎗連臂膊只一拖，卻拖不動，兩個攪做一塊。宋江陣上索超望見輪動大斧，便來解救。對陣裏旺了得孫兩騎馬齊出，截住索超，斫殺。張清董平又分拆不開，索超裏旺了得孫三匹馬攪做一團。林冲花榮呂方郭盛四將一齊盡出，兩條鎗兩枝戟來救董平。



索超張清見不是勢頭，棄了董平，跑馬入陣。董平不捨，直撞入去，卻忘了隄備石子。張清見董平追來，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馬近，喝聲道：「着！」董平急躲，那石子抹耳根上擦過去了。董平便回。索超撇了龔旺丁得孫，也趕入陣來。張清停住鎗，輕取石子，望索超打來。索超急躲不迭，打在臉上，鮮血迸流，提斧回陣。

林冲花榮把龔旺截住在一邊，呂方郭盛把丁得孫也截住在一邊。龔旺心慌，便把飛鎗標將來，卻標不着花榮。林冲龔旺先沒了軍器，被林冲花榮活捉歸陣。這邊丁得孫舞動飛叉，死命抵敵呂方郭盛，不隄防浪子燕青在陣門裏看見，暗忖道：「我這裏被他片時連打一十五員大將，若拏他一個偏將不得，有何面目！」放下桿棒，身邊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聲響，正中了丁得孫馬蹄，那馬便倒。卻被呂方郭盛捉過陣來。張清要來救時，寡不敵衆，只得拿了劉唐，且回東昌府去。太守在城上看見張清前後打了梁山泊一十五員大將，雖然折了龔旺丁得孫，也拿得這個劉唐，回到州衙，把蓋相賀。先把劉唐長枷送獄，卻再商議。

宋江收軍回來，把龔旺丁得孫先送上梁山泊。宋江再與盧俊義吳用道：「我聞五代時，大梁王彥章，日不移影，連打唐將三十六員。今日張清無一時連打我一十五員大將，真是不在此人之下，定當是個猛將。」衆人無語。宋江又道：「我看此人全仗龔旺丁得孫爲羽翼。如今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獲此人。」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見了此將出沒，久已安排定了。雖然如此，且把中傷頭領送回山寨，卻教魯智深武松孫立黃信李立盡數引領水軍，安排車仗船馬，水陸並進，船馬相迎，賺出張清，便成大事。」吳用分撥已定。

張清在城內與太守商議道：「雖是贏了兩陣，賊勢根本未除，可使人去探聽虛實，卻作道理。」只見探事人來回報：「寨後西北上，不知那裏將許多糧米，有百十輛車子；河內又有糧草船，大小有五百餘隻。水陸並進，船馬同來，沿路有幾個頭領監管。」太守道：「這賊們莫非有計，恐遭他毒手。再差人去打聽端的，果是糧草，也不是。」次日，小軍回報說：「車上都是糧草，尙且撒下米來。水中船隻，雖是遮蓋着，盡有米布袋露將出來。」張清

道：「今晚出城，先截岸上車子，後去取他水中船隻。太守助戰，一鼓而得。」太守道：「此計甚妙，只可善覷方便。」叫軍漢飽餐酒食，盡行披掛，捎馱錦袋；張清手執長鎗，引一千軍兵，悄悄地出城。是夜月色微明，星光滿天，行不到十里，望見一簇車子，旗上明寫「水滸寨忠義糧」。張清看了，見魯智深擔着禪杖，皂直裰拽扎起，當頭先走。張清道：「這禿驢腦袋上着我一下石子！」魯智深擔着禪杖，此時自望見了，只做不知，大踏步只顧走，卻忘了隄防他石子。正走之間，張清在馬上喝聲「着！」一石子正飛在魯智深頭上，打得鮮血迸流，望後便倒。張清軍馬一齊吶喊，都搶將過來。武松急挺兩口戒刀，死去救回魯智深，撇了糧車便走。

張清奪得糧車，見果是糧米，心中歡喜，不來追趕魯智深，且押送糧草，推入城來。太守見了大喜，自行收管。張清要再搶河中米船，太守道：「將軍善覷方便。」張清上馬，轉過南門。此時望見河港內糧船不計其數。張清便叫開城門。一齊吶喊，搶到河邊，都是陰雲布滿，黑霧遮天；馬步軍兵回頭看時，你我對面不見。此是公孫勝行持道法。張清看見，心慌眼暗，卻待要回，進退無路。四下裏喊聲亂起，正不知軍兵從那裏來。林冲引鐵騎軍兵，將張清連人和馬都趕下水去了。河內卻是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兩童，八個水軍頭領，一字兒擺開那裏。張清扎掙不脫，被阮氏三雄捉住，繩纏索綁，送入寨中。水軍頭領飛報宋江，吳用便催大小頭領連夜打城。太守獨自一個，怎生支吾得住，聽得城外四面砲響，城門開了，嚇得太守無路可逃。

宋江軍馬殺入城中，先救了劉唐，次後便開倉庫，就將錢糧一分發送梁山泊，一分給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饒了不殺。宋江等都到州衙裏聚集衆人會面。只見水軍頭領，早把張清解來。衆多兄弟被他打傷，咬牙切齒，盡要來殺張清。宋江見解將來，親自直下堂階迎接，便陪話道：「誤犯虎威，請勿掛意。」邀上廳來，說言未了，只見階下魯智深，使手帕包着頭，拿着鐵禪杖，逕奔來要打張清。宋江隔住，連聲喝退。張清見宋江如此義氣，叩頭下拜受降。宋江取酒奠地，折箭爲誓：「衆弟兄若要如此報讎，皇天不佑，死於刀劍之下。」衆人聽了，誰敢再言說。

誓已罷，衆人大笑，盡皆歡喜，收拾軍馬，都要回山。只見張清在宋公明面前舉薦東昌府一個獸醫，覆姓皇甫，名端，此人善能相馬，知得頭口寒暑病症，下藥用針，無不痊可，真有伯樂之才，原是幽州人氏，爲他碧眼黃鬚，貌若番人，以此稱爲紫鬚伯。梁山泊亦有他用處，可喚此人帶引妻小一同上山。宋江聞言大喜：『若是皇甫端肯來相聚，大稱心懷。』張清見宋江相愛甚厚，隨即便去喚到獸醫皇甫端來拜見宋江，並衆頭領。宋江看他一表非俗，碧眼重瞳，虬髯過腹，誇獎不已。皇甫端見了宋江如此義氣，心中甚喜，願從大義。

宋江大喜，撫慰已了，傳下號令，諸多頭領收拾車仗糧食金錢，一齊進發，把這兩府錢糧運回山寨。前後諸軍都起於路無話，早回到梁山泊忠義堂上。宋江叫放出龔旺、丁得孫來，亦用好言撫慰，二人叩頭拜降，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專工醫獸。董平、張清亦爲山寨頭領。宋江歡喜，忙叫排筵慶賀。

宋公明一打東平，兩打東昌，回歸山寨，計點大小頭領，共有一百單八員，心中大喜，遂對衆兄弟道：『宋江自從鬧了江州，上山之後，皆托賴衆兄弟英雄扶助，立我爲頭。今者共聚得一百八員頭領，心中甚喜。自從晁蓋哥哥歸天之後，但引兵馬下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縱有被擒之人，陷於縲絏，或是中傷回來，且都無事。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會，端的古往今來，實爲罕有。從前兵刃到處，殺害生靈，無可禱謝，我心中欲建一羅天大醮，報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則祈保衆弟兄身心安樂；二則惟願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衆當竭力捐軀，盡忠報國，死而後已；三則上薦晁天王，早生天界，世世生生，再得相見，就行超度，橫亡惡死，火燒水溺，一應無辜受害之人，俱得善道。我欲行此一事，未知衆兄弟意下若何？』衆頭領都稱道：『此是善果好事，哥哥主見不差。』吳用便道：『先請公孫勝一清主行醮事，然後令人下山，四遠邀請，得道高士，就帶醮器赴寨，仍使人收取一應香燭，紙馬，花果，祭儀，素饌，潔食，並合用一應物件。』

商議選定四月十五日爲始，七晝夜好事。山寨廣施錢財，督併幹辦。日期已近，向那忠義堂前，掛起長幡；四首

堂上，繫縛三層高臺；堂內鋪設七寶三清聖像；兩班設二十八宿，十二宮辰，一切主離星官真宰；堂外仍設監壇；崔盧鄧寶神將，擺列已定，設放醮器齊備。請到道衆，連公孫勝，共是十九員。是日晴明得好，天氣和朗，月白風清。宋江盧俊義爲首，吳用與衆頭領爲次拈香。公孫勝作高功，主行齋事，關發一應文書符命，與那四十八員道衆，每日三朝。至第七日滿散，宋江要求天上報應，特教公孫勝專拜請詞，奏聞上帝。每日三朝，卻好至第七日三更時分，公孫勝在盧皇壇第一層，衆道士在第二層，宋江等衆頭領在第三層，衆小頭目並將校都在壇下，衆皆懇求上蒼務要拜求報應。

是夜三更時候，只聽得天上一聲響，如裂帛相似，衆人看時，有一火塊如栲栳之形，直滾下盧皇壇。衆道士下壇來。宋江隨即叫人將鐵鍬鋤頭，掘開泥土，跟尋火塊。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淺，只見一個石碣，正面兩側各有天書文字。當下宋江且教化紙滿散。

平明，齊衆道士，各贈與金帛之物，以充襯資。方纔取過石碣看時，上面乃是龍章鳳篆蝌蚪之書，人皆不識。衆道士內，有一人姓何，法諱玄通，對宋江說道：『小道家開祖上留下一冊文書，專能辨驗天書。那上面都是自古蝌蚪文字，以此符道善能辨認。譯將出來，便知端的。』宋江聽了大喜，連忙捧過石碣，教何道士看了，良久說道：『此石都是義士大名鐫在上面。側首一邊是「替天行道」四字，一旁是「忠義雙全」四字。頂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卻是尊號。若不見責，當以從頭一一敷宣。』宋江道：『幸得高士指迷，緣分不淺。倘蒙見教，實感大德。唯恐上天見責之言，請勿藏匿。萬望盡情剖露，休遺片言。』

宋江喚過聖手書生蕭讓，用黃紙膽寫。何道士乃言：『前面有天書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後也有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註着衆義士的姓名。』

石碣前面書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員：

天魁星	呼保義宋江	天罡星	玉麒麟盧俊義	天機星	智多星吳用
天閒星	入雲龍公孫勝	天勇星	大刀關勝	天雄星	豹子頭林冲
天猛星	霹靂火秦明	天威星	雙鞭呼延灼	天英星	小李廣花榮
天貴星	小旋風柴進	天富星	撲天鵬李應	天滿星	美髯公朱仝
天孤星	花和尚魯智深	天傷星	行者武松	天立星	雙鎗將董平
天捷星	沒羽箭張清	天暗星	青面獸楊志	天佑星	金鎗手徐寧
天空星	急先鋒索超	天速星	神行太保戴宗	天異星	赤髮鬼劉唐
天殺星	黑旋風李逵	天微星	九紋龍史進	天究星	沒遮欄穆弘
天退星	插翅虎雷橫	天壽星	混江龍李俊	天劍星	立地太歲阮小二
天平星	船火兒張橫	天罪星	短命二郎阮小二	天損星	浪裏白條張順
大敗星	活閻羅阮小七	天牢星	病關索楊雄	天慧星	拚命三郎石秀
大暴星	兩頭蛇解珍	天哭星	雙尾蝎解寶	天巧星	浪子燕青

石碣背面書地煞星七十二員

地魁星	神機軍師朱武	地煞星	鎮三山黃信	地勇星	病尉遲孫立
地傑星	醜郡馬宣贊	地雄星	井木犴郝思文	地威星	百勝將韓滔
地英星	天目將彭玘	地奇星	聖水將軍單廷珪	地猛星	神火將軍魏定國
地文星	聖手書生蕭讓	地正星	鐵面孔目裴宣	地關星	摩雲金翅歐鵬
地闔星	火眼狻猊鄧飛	地強星	錦毛虎燕順	地暗星	錦豹子楊林

水 帶 梁山泊大聚義

- |     |    |        |     |    |         |     |    |        |
|-----|----|--------|-----|----|---------|-----|----|--------|
| 地輔星 | —— | 轟天雷凌振  | 地會星 | —— | 神算子蔣敬   | 地佐星 | —— | 小溫侯呂方  |
| 地佑星 | —— | 賽仁貴郭盛  | 地靈星 | —— | 神醫安道全   | 地獸星 | —— | 紫髯伯臯甫端 |
| 地微星 | —— | 矮脚虎王英  | 地拜星 | —— | 一丈青扈三娘  | 地暴星 | —— | 喪門神鮑旭  |
| 地默星 | —— | 混世魔王樊瑞 | 地猖星 | —— | 毛頭星孔明   | 地狂星 | —— | 獨火星孔亮  |
| 地飛星 | —— | 八臂哪吒項充 | 地走星 | —— | 飛天大聖李袞  | 地巧星 | —— | 玉臂匠金大堅 |
| 地明星 | —— | 鐵笛仙馬麟  | 地進星 | —— | 出洞蛟童威   | 地退星 | —— | 翻江蜃童猛  |
| 地滿星 | —— | 玉旛竿孟康  | 地遠星 | —— | 通臂猿侯健   | 地周星 | —— | 跳淵虎陳達  |
| 地隱星 | —— | 白花蛇楊春  | 地異星 | —— | 白面郎君鄭天壽 | 地理星 | —— | 九尾龜陶宗旺 |
| 地俊星 | —— | 鐵扇子宋清  | 地樂星 | —— | 鐵叫子樂和   | 地鎮星 | —— | 花項虎農旺  |
| 地速星 | —— | 中箭虎丁得孫 | 地捷星 | —— | 小遮欄程存   | 地羈星 | —— | 操刀鬼曹正  |
| 地魔星 | —— | 雲裏金剛宋萬 | 地妖星 | —— | 撲着天杜遷   | 地幽星 | —— | 病大蟲薛永  |
| 地僻星 | —— | 打虎將李忠  | 地空星 | —— | 小霸王周通   | 地孤星 | —— | 金錢豹子湯隆 |
| 地全星 | —— | 鬼臉兒杜興  | 地短星 | —— | 出林龍鄒淵   | 地角星 | —— | 獨角龍鄒閻  |
| 地囚星 | —— | 旱地忽律朱貴 | 地藏星 | —— | 笑面虎朱富   | 地伏星 | —— | 金眼彪施恩  |
| 地平星 | —— | 鐵臂膊蔡福  | 地損星 | —— | 一枝花蔡慶   | 地奴星 | —— | 催命判官李立 |
| 地察星 | —— | 青眼虎李雲  | 地惡星 | —— | 沒面目焦挺   | 地醜星 | —— | 石將軍石勇  |
| 地數星 | —— | 小尉遲孫新  | 地陰星 | —— | 母大蟲顧大嫂  | 地刑星 | —— | 菜園子張青  |
| 地壯星 | —— | 母夜叉孫二娘 | 地劣星 | —— | 活閻婆王定六  | 地健星 | —— | 險道神郁保四 |

地耗星

白日鼠白勝

地賊星

鼓上蚤時遷

地狗星

金毛犬段景住

當時何道士辨驗天書，教蕭讓寫錄出來，讀罷，衆人看了，俱驚訝不已。宋江與衆頭領道：「鄙猥小吏，原來上應星魁，衆多兄弟，也原來都是一會之人，上天顯應，合當聚義。今已數足，分定次序，衆頭領各守其位，各休爭執，不可逆了天言。」衆人皆道：「天地之意，理數所定，誰敢違拗？」宋江遂取黃金五十兩，酬謝何道士，其餘道衆，收得經資，收拾醮器，四散下山去了。

宋江與軍師吳學究、朱武等計議，堂上要立一面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斷金亭也換個大牌扁，前面册立三關，從新置立旌旗等項。山頂上立一面杏黃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字。忠義堂前，繡字紅旗二面，一書「山東呼保義」，一書「河北玉麒麟」。外設飛龍飛虎旗，飛熊飛豹旗，青龍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黃鉞白旄，青旛皂蓋，緋纓黑纛，中軍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曜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週天九宮八卦旗，一百二十四面鎮天旗。

一切完備，選定吉日良時，殺牛宰馬，祭獻天地神明，掛上忠義堂斷金亭額牌，立起「替天行道」杏黃旗。當日宋江大設筵宴，親捧兵符印信，頒布號令，各各遵守。

明日，宋江鳴鼓集衆，都到堂上，焚一爐香，又對衆人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我等既是天星地曜相會，必須對天盟誓，各無異心，生死相托，患難相扶，一同扶助宋江，仰答上天之意。」衆皆大喜，齊聲應道：「是。」各人拈香已罷，一齊跪在堂上，宋江爲首，誓曰：

「維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梁山泊義士宋江等同乘至誠，共立大誓，竊念江等昔分異地，今聚一堂，準星辰爲弟兄，指天地作父母，一百八人人無同面，面面崢嶸；一百八人人各一心，心心皎潔。樂必同樂，憂必同憂，生不同生，死必同死。既列名於天上，無貽笑於人間。一日之聲氣，既孚，終身之

肝膽無二。倘有存心不仁，創絕大義，外是內非，有始無終者，天昭其上，鬼闕其旁；刀劍斬其身，雷霆滅其跡；永遠沈于地獄，萬世不得人身！報應分明，神天共祭！」

誓畢，衆人同聲發願：「但願生生相會，世世相逢，永無間阻，有如今日！」當日衆人歃血飲酒，大醉而散。



民國廿四年十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潔水  
“澗”

不 准 翻 印

敍訂者 宋雲彬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七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開明書店分店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橋梅竹斜街

# 潔本

## 小

## 說

### 紅樓夢

茅盾敘訂 七角

### 水滸

宋雲彬敘訂 五角

### 三國演義

周振甫敘訂 五角

作爲中等學生國文科課外讀物的文藝書籍，不但要估量牠的文藝價值，同時還要估量牠的教育價值。有許多好書，因爲有一些不適用於青年的部分，從教育的觀點看來，是應該排斥到學校的門外頭去的。然而青年不看這種好書究竟是一種精神上的損失。爲此，我們就打算出版潔本舊小說。所選的是水滸三國志紅樓夢等具有普遍性的作品，經過專家訂定，把其中不適宜於青年的部分逐一刪去，使它成爲並不缺乏教育價值的東西。又由訂定者撰作序文，對於各書本身既有公允的批評，對於閱讀方法又作詳細的指導。讀者閱讀這種本子，在理解與欣賞上，自然比較閱讀他種本子便當得多了。

## 開明書店印行

